七十二峰足徵集八十八卷文集十六卷（文集卷三未刻）（二）

〔清〕吴定璋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年吴氏依緣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二峰足徵集一百一卷》提要

七十二峰足徵集卷六十四

武峰吴定璋友篁蒐録

虞山王繼良嵋雪編訂

葉樹廉

樹廉字石君南葉之隱君子也僑居虞山博學嗜古讀書務盡其藴論議不肯拾人牙慧又好為詩時錢宗伯為文章宗匠著述箋疏舉世宗之惟石君時有異同之見居恒損衣食以購書多至數千卷會鼎革遭兵燹書盡散失貲亦盡獨身歸洞庭

其鄉人相與勞苦石君顰蹙曰貲財無足言獨惜我書耳鄉人皆笑之已復居虞山購書倍多于前藏樸學齋中石君所好書與世異每遇宋元抄本乃收藏古帙雖零缺單卷必重價購之世所常見者勿貴也其所得書條別部居精辨眞贋手識其所由来識者皆以為當東海徐司寇慕其名而未相識石君既殁司寇乃為作傳且論曰江南藏書家有金陵焦氏虞山錢氏四明范氏錢氏絳雲半野之藏甚富皆厄于火澹園先生之後亦多散軼

惟范氏天一閣尚存予亦有聚書之癖積半生所
得度之一樓曰傳是樓然較之諸家所藏多有目
無書殊尺憾也洞庭林屋洞相傳禹于此得異書
如古所云宛委石倉者石君得居之其亦不偶然
也其稱賞如此後何義門侍講亦最喜石君所閱
書謂考訂精審訂隲古今源流瞭然别見手眼一
時好事者因義門之言爭購其書于是楼學齋所
藏又皆不脛而走當日東海所為與天一閣傳是
樓並稱者閱世而下又與絳雲𤖉園同盡矣能無

慨乎石君得東海義門之嘆賞雖其書無存而其
人可以不死矣

懷古

老氏流沙去莊生一榻眠去者聞見絶眠者塵勞
捐惟有尼山聖棲棲瘁道邊為憐天下溺反復摟
陳編桓魋驁中土盜跖恣山嶺聖德自巍巍過惡
終莫悛所以千古來肖小多蔓延譬之草木中良
材自挺然瞻彼野田草彼鋤此芊芊物理本有定
人情圖目前歲寒不驟至徒羡老莊賢

獨居咏懷

獨居固無聊出門亦誰契詩書不療飢難將對徒
隷留侯爾何人乃能悟高帝王猛杖策來豈受桓
溫繫隆中高臥人未遇何足計朱紫非其時不如
衣薜荔曠觀今古間逍遥山水際茅齋却無機驅
雞與牧彘

雜感

嶧陽有枯桐生于石壁間下臨萬仞淵清水自潺
湲上有拂雲枝喬喬不可攀歲久風霜古金石聲

班班牙曠久不作知者何其慳緑綺安在哉猶與
山水閒

白卉媚陽春花狂遍阡陌一朝零落盡蜂蝶去如
隔惟有寒叢菊秋霜伴黄白為咲冶遊子浪將桃
李惜桃李滿前蹊紅塵埋幾尺只看籬閒花能傲
陶彭澤秋風兮秋風何者高人客

古意次韻

軍書急如電征戍何時見曉鏡淚千行暮砧愁一
片聞道夷陵灰未信天山箭歲歲守空閨賓鴻更

侶燕

將進酒

洞庭春花月村臨風慷慨烏兎奔撃樽四望欲銷魂功名富貴焉足道今古英雄休等倫鴻門失聽范亞父轉眼不見項家土至親莫如平原君長夜爲歡底自苦何況嫉疑作假王後車縛載猶噲伍阮嗣宗陶淵明遭逢世亂輕浮生日䑛狂藥不耐醒土看醉鄉真太平

江南曲

春雲如夢春潮漲白蘋烟暖緑絲颺夫容樓上嬋娟子憎見弄潮潮已上如何夫婿客瞿塘江船日下猶飄蕩縦使明珠大貝裝滿囊寧免江頭朝暮凝眸望

鴻門行

祖龍死鹿狂走長者入關自啞手鴻門高宴劍光昏𦬊目無噇對杯酒五采雲從芒碭去秦室河山皆漢有空中龍虎早爭拏亞父徒勞撞玉斗當筵不殺隆準公縱畫鴻溝豈能久

雜詠

百鍊精英塵一片黒雲壓盡千年面道傍忽遇貿局生摩拂圓光秋水現鳳翠龍翔菱藻分秦臺軒室爭驚羡試看魑魅及妖狐泣露真形不及變當時士飫無人知等比頑銅同厭賤

逢退將談往事因贈

紉憑勇徤誇無敵二十從軍防北狄遍體金瘡歷陣多手斬名王逐鳴鏑册勲不見姓名傳侯王已為他人績歸来華髩盡侵霜老屋蕭蕭傍蘆荻古

時名將豈平人衛霍本是椒宮戚

五更聞角

去歳秋風裡城頭畫角催今年春正半又到枕邊来節序忽已過此身猶未回不勝殘夢後歸思幾

潫洄

鷗

泛泛復悠悠沙汀幾處遊江湖真寄跡風浪自安流忽送客帆遠時同釣艇留本来雲鷺友看破世沉浮

詠雪

古人于雪詠有徵事避事之例其體嚴於晚唐盛于北宋至南渡則風斯下矣溫李之作已極其致可得而效也蘇長公才筆橫放不為閑範所域務為新奇主於白戰白戰者避事之說也後世以白戰之名掩其踈陋之質一概空衍曾無所得且不知題之難易牘累篇連其實不成章句余竊鄙之今冬偶因雪飛或有白戰之作呼余同之余成八韵二首一遵古人之禁雖不

能遠駕前賢庶不至隨流後進云

日暝西郊迥風嚴北陸來衾裯嫌水潑庭院漸銀堆席拂梁園去波凌洛水廻未春先舞蝶緣冷豫粧梅天界琉璃淨山屏雲母開謝家矜玉樹王母宴瑤臺寡和懷高調占豊喜免災路迷袁卧穩門外任皚皚　右徵事

風緊雲連陌空林朔氣稠乍看霏作屑久待擲成毬狂捲隨高下交飾任去留巷深人悄悄村靜路悠悠時送雁聲遠偏臨水面休倚寒欺薄酒戀坐穩重裘山迥樵歌絕暝添鳥宿愁夜窓猶淅瀝端欲滯鷄籌

黃金臺

行人勒馬此追尋戰國巍臺歲月深祇有荒堆添蔓草更無朽骨買黃金未終樂毅平齊業寧遂昭王待士心徵管功名堪與並南陽除却少知音

生公講臺

繞臺頑石尚參差猶似當初聽法時高座已經塵

作刼中庭祇有月如規梅花樓迥歌喉咽坐石場寬醉影欹多少僧鶬陪貴客真孃墓上正題詩

上元後五日為余五十初度偶來古梅下計此樹亦五十年矣感而賦之

短墻荒圃夕陽烟指點春光五十年野態定宜巖石畔寒枝曾耐朔風前開齊月映千林夜望遠雲迷數里天鐵石心腸還强在莫嫌虛擬廣平篇

春日還山

家山到日值春芳蝶鬧蜂忙日自長無任是非閑

步去不知名字野花香林泉深處愛浮俗鳥雀喧時正夕陽一曲狂歌一盃酒歸来准擬醉爲鄉

立秋

大火西流節乍遷怕炎因喜得凉天幾聲蟋蟀吟堦後一葉梧桐落井先赤馭當空猶似火奇峰到晚暑如綿今朝昨日人情别便道金風玉露妍

和秋日言懷

曾將方朔三餘較帷外多教歲月移自信折肱堪療病豈知袖手但看棋吟同幽砌蟲相答興屬高空隼浪期魯論半編囊底在村中只指是蒙師

寄歸

天風海鶴莫爭喧道路悠悠摠萬端欹枕夢邊遺富貴陶輪世外報平安從軍浪説從軍樂行路方知行路難分付江南好風月准將書劍返江干

秋夜作

酒醒中宵萬籟休道心生處省閑愁三更月上偏窺我四壁蟲多只訴秋世事日從塵裏鬧人心誰要死前收果能高枕無憂也夢息封王與建侯

尋春偶成

忽覺風從東面来枝頭春色映雲開氷消春澗寒泉活雨洗沙汀病草田沿路緩行聽好鳥倚柯獨立向高臺年年野服春中過錦繡江山媿不才

和友人嚴園有感

曲巷斜門舊有名平時絃管抵三更於今蘇小歌聲杳爲值麻姑笑語輕雁去燕來俱是夢臺平樹禿不勝情栽桑瀛海都如蓋應向東波悟此生

平泉草木已難名北里風流又變更華表柱頭仙語在銅駝陌上刼灰輕向来花榜千春地化作烟雲一叚情惟有池蛙與田雀夕陽荒艸話平生

夜坐

萬籟至此寂萬愁亦自平鷄鳴過夜半猶伴讀書聲

漁父雪景

濁酒鮮鱗不道冷拍手高歌風雪景船頭醉倒一餉眠醒来留印簑衣影

密雪江天一舴艋鷺鷗飛盡蘆花靜摩挲醉眼笑

人寰頓失玻璃萬千頃

風鳶

遜盎春風高下鳴山空䆷得野人聽宮商謀沓潭無賴也逍遥清吟向杳冥

題村居圖

幾緩茅簷幾縷烟桑麻鷄犬自年年若將花片隨流水便許陶潛記一篇

葉 奕

奕字林宗好學多藏書名與石君上下于祖仁祖裕皆少有才名林宗後娶妻二子俱失愛以憂死士論少之

七十二峯足徵集 【四】東山葉氏合編 卷六十四 十

讀王大宗伯製鴛鴦塚文有述

秩宗人倫師文筆贊化理遠綴雅頌辭高摘謨誥旨清風揚民彝直道扶世紀斯文信在茲世禍哀未弭吳門占德星鑱口肇休祉烈婦彼何人節義感君子文表鴛鴦塚字勒蝌蚪軼華袞三百言風厲千萬禩嗜彼臣子心忠孝棄如屣三復琬琰篇無乃額有泚

新春寄吳門友人

病起驚年換長嗟世事蕪故人山外遠黑髮鏡前疎隱几空隨蝶裁書嬾寄魚隴梅新歲思聊折問吾徒

葉 修

修字祖德林宗長子與弟祖仁守其家學迭爲酬倡有謝庭風致名其集曰華蕚集書學顏魯公用筆頗似之

村居守歲二首

七十二峯足徵集 【四】東山葉氏合編 卷六十四 十一

一尊愁不寐淚燭共殘更臘去寒無賴春來風有情爐中香氣冷檻外曙光明急景添離思相催爆竹聲

歲月今將盡窮通尚未更野梅村舍暖岸栁故園情不奈愁來促那堪坐到明回燈檢詩句西寺又鐘聲

吳門感事

朱門亭館半燒殘羅綺傷心塞雪寒何事狹邪歌舞地依然紅袖凭闌干

繞郭笙歌與畫船白公堤畔白年年朔風吹破鷩華夢衰柳猶籠七里烟

山中探梅醉吟四首

煖氣方從地底廻前山已見早梅開小園蕪沒交親遠不爲花時不肯來

愁臈消得幾多廻飲罷醒餘意便開算得花開詩酒主是誰同是去年來

苔枝逆蕋覺春廻月影風香次第開盡日衝寒水邊坐醉時來勝醒時來

尋行水複又山廻簇眼繁枝向日開半醉蕭蕭驢背上一林殘雪獨歸來

葉裕

裕字祖仁林宗次子右手駢指自稱枝指生性潁悟甫就傅讀書即能曉大義十歲咏鄉社云里空時老迎鄉社旐得朱旗賽遠村盡道來年是豊稔醉歸燈下戲兒孫又咏雪句云有意飄歌扇無情入酒樓詩壇老宿咸以神童目之長遊錢牧齋陳確庵之門其爲詩風情輕麗矩矱唐賢牧齋稱其落花詩確庵從游集中多載其篇什可謂詩人已惜以後毋故失愛于父竟欝欝以死年止二十五

虞山陸豈凡好道志恬之士也庚子歲四月九日去祖仁之亡將朞年矣豈凡於紫雪壇扶乩忽飛筆書云遠山微抹送橫波細骨輕軀艷綺羅攧髓暈添紅玉潤猩唇香唾紫櫻和雲知度曲當筵駐風亦憐卿入袂多便結同心松柏下一鈎新月夜舒荷右山下逢妓鬼仙葉祖仁作林宗寶藏其筆以爲真亡乎之作每出以示人嗟乎抑何厭惡于生前而愛惜于身後耶申生伯奇千古同聲一哭

矣葉石君東山詩紀載其事故附録之

冬白紵歌

梧宮落葉點霏霜玉壺錚樅夜未央寒光閃閃透羅幕揭鐘置酒開華堂吳娃二八腰如束戔戔白紵團香玉廻雪風前不自持一樹梨花烟簇簇地衣疊錦花蒙茸獸爐博山香霧濃龜甲屏風開翡翠金鯨瀉酒琉璃紅節促牽繫生百媚蘭釵墜髮盤雲膩柳枝拍盡畫筵收金盤淚重吹香穗

初夏重過錢遵王臨水居有感

粉痕廻合畫欄通剝啄棋聲小院空潑緑池塘蚪蚪水嫩涼簾幔鯉魚風茶煙禪榻悠揚細花雨琴床秀壁紅腸斷昔年曾過處紫荆花下更誰同

贈蓋師[illegible]

白眼看天鎮不平幾年從事亞父營每嫌詞客無佳句又恨將軍不解兵雪壓朝飧丹甑冷雨侵孤館晏裘輕單衣梲杖軍門坐人道疎狂如禰衡

晚渡石湖

片帆遙指闔閭城浪細風微緑水澄近郭烟横遮[illegible][illegible]寒山木落出觚稜乾蘆淺瀨翹雙鷺斜日長行過一僧回首故山看漸遠篷窗閒倚思騰騰

塞上曲爲友人作

從軍數載事疆場冷角悲笳暗斷腸青塚魂歸番恨月玉關人臥戍樓霜雲連烽火驚鵰陣風捲塵沙掠雁行休怨香閨音信杳夢中時得到家鄉

讀宋遺民錄

浮雲慘淡蔭扶桑一樹冬青對夕陽赤伏荒唐天尚醉白翎哀怨國終亡孤兒抱杜空舒瓜野老登臺暗斷腸世界幾時歸本穴至今留得憶翁狂

情

着處詩魔與病魔良辰半自恨蹉跎花間避逅常嫌少酒後思量始較多書去不堪抽若繭夢迴從道渺如波暮春時節黃昏後斜月輕風奈爾何

無題

中門鎖動後堂深緑齒依稀隱畫屏綉箔麒麟金冉冉雕籠鸚鵡語星星空教密信傳來急每到佳期總莫經自恨此生仙分薄思量宜醉不宜醒

詠史

生計迂疎可自由古人寧乏稻粱謀臥龍捫蝨皆王佐八百桑田十具牛

驕脅諸侯竄逐時斬袪休怨寺人披當時同向新城去桐葉河山却屬誰

古來快事屬炎劉亭長還鄉帶冕旒猶道未能稱大度當時羹頡但封侯

衲衣贈馮定遠

華髮霜輕未滿頭詩中酒裏舊風流美人衫子仙人帔總與先生衲毳裘

辛卯春貞服許兄客于淮上有憶故園之作歸而見示因答其意

日煖風輕百草香嬌鶯聲滑蝶飛忙遥知此際多歸思愁泥東風暗斷腸

春水悠悠浸碧天赤欄橋外柳如烟輕風斜日歸來路十里笙歌簇酒船

揚州烟月謾多情杜牧風流最得名爭似白堤春

雨夜畫船紅燭聽彈箏

白紵衫輕雪樣新長街走馬蹴香塵滿樓紅袖垂纖手爭軸珠簾笑指人

簾幙東風柳絮飄江魚朔雁兩迢迢玉樓此日須廻首惆悵西飛望伯勞

柘彈銅牙結伴遊垂楊拂面過朱樓雙鬟自向壚邊笑斜控青絲駿馬頭

高箱金犢見神仙咽路香塵落翠鈿惆悵夜深墻下立露寒風細月娟娟

草薰花暖柳鬖鬖春思離情兩不堪料得迢迢歸夢裡酒旗蘭槳見江南

效元微之春詞二首

綉戶鶯聲白日長撲簾風暖柳花狂門前撩亂香塵起踏踏斑騅送陸郎

花遶廻廊柳拂簷玉階無迹草痕纖香眠正穩鶯聲早日影絲絲透錦簾

春夜

杏香如蜜透簾櫳歌管聲殘小院空獨倚畫闌人

寂寂秋千影過粉墻東

葉善徵

公字德明號朗齋余外祖母之所自出也矜才負氣目空一世崑山歸莊狂士也来遊洞庭與公議論不協偶涉訕訶遂彼此遺書往復朗齋之狂名亦著

春前一日漫興

簷喧鳥雀驚商略變新聲香動梅心見春含草意生食貧占歲稔踐土望時清載月鋤雲處何人釋

釣耕

秋夜宿張桂吾幕府

天近重陽節園亭爽氣清蝶殘花底夢烏冷樹頭聲官裡聞時事人前學世情月光移榻影搔首聽嚴更

送梁正愷還越

作客累年月歸心水向東送君行萬里不敢看孤鴻別思浮萍雨愁聲落葉風五羊城外路時有夢相通

蘭

衆草常爲伍羣芳敢並妝攜歸高士室香在野人叢夢蝶窺花外遊蜂醉葉傍坐深惟戰茗紉佩再飛觴

水月庵冬夜

疎影動風簾初痕月映纖霜欺人鬢短事促客眉尖天冷鳴砧急燈昏借蠟添相如今夜夢何處酒家帘

義蜂

北固山頭有羣蜂擁王出鷹啄啗其王羣蜂環繞飛鳴三日皆赴水死楊文襄公紀其事余義而咏之

蜂王鷹攫去花叢蠢類能知殉主忠魚腹飽沈湘水夢龍髯攀落鼎湖弓魂招宋玉愁中月氣化田橫島外風五姓三公長樂老腆顏搔首笑痴虫

病懷

一榻支離半欲穿頹然輸我北窗眠折腰鄉里曾無米使鬼經營別有錢綠綺聲稀簾外月青萍鼠老匣中天閒來莫漫悲身世叅破東坡滿腹禪

朱玲素較書出扇索書走筆戲成

夜堂客到捲垂簾歌板頻催酒政嚴曲韻停雲行緩緩蛾眉妬月學纖纖人從艷燭花前醉愁在秋聲樹杪添如此頭顱猶落魄敢消紅袖捧牙籤

白秋海棠

殘粧卸却茜紅來不是梨花帶月開秋到舊宮人易老白頭相對立蒼苔

鍾山

龍盤虎踞舊瑤京荒草斜陽牧馬鳴愁看五雲松栢路於今無樹起秋聲

阻風燕子磯

烏衣巷口王家月燕子磯頭漢代雲舞月歌雲人去後新聲不似舊時聞

卷六十四終

七十二峯足徵集卷六十五

武峯吳定璋友篁𮌎錄

練祁申　珩叔佩編訂

席啓疆

啓疆字文遠號卒山候補府佐未仕而卒

送蘇覲庭

祖澤宗賢兩不忘子身萬里赴吳閶今朝又向吳閶別却把蕭關作故鄉

御盃駐馬立斜陽塞北江南兩故鄉中道莫登高處望白雲來去斷人腸

席永勗

永最字敏功號漱岩啓疆子由太學生候選州佐不樂仕進優游泉石以終

絡緯

絡緯一何苦秋宵啼到明西風吹斷續殘月照淒清似助機中織遥連砧上聲緣知閨夢醒少婦不勝情

同社會課贈諸友

高會論文晝妙年乘風標格自翩翩六經奧義胸中蘊萬頃洪濤筆下懸鵬翮健依鸞禁柳墨花香染鳳池蓮他時緩步叨陪從共羨浮槎到日邊

席永思

永思字儼若號芳洲永昜之弟家本素封惟詩酒自娛不問家人生産遂至中落晚年爲句讀師所得脩脯盡償酒債蕭然四壁意澹如也嘗作安定月旦評謂已志大才疎非狂非狷雖高自位置其梗概亦約略相似云

秋日過蓼懷姪園亭讀壁間葉瘦君句

小阮林亭清且閒瘦君曾此共追歡至今壁上題詩處猶覺行間尺蠖蟠近水窓虛雲氣潤空山秋老葉聲乾眼前好景難描畫總入才人彩筆端

舟過橫塘欲訪葉瘦君不果

蒼松翠竹橫山下中有詩人葉瘦君風緊片帆飛渡處幾回回首望烟雲

題吟社卷後

一卷烏絲展夕曛新詩箇箇爛春雲少陵法律青蓮句更愛橫山葉瘦君

席永恢

永恢字任弘號東村太學生

白沙訪吳鼎公晚歸

握手綢繆久歸來暮靄中亂山啣落照殘葉舞廻風烟隔村俱暝林深路不通羊牛兩兩下茅屋一燈紅

鄭笠峰招飲靄碧樓次韻

檻泉悅耳故潺潺瀉出層崖匝小山喜我偶來工壑裏輸君長在畫圖間池翻乳鴨波紋皺雲護湘簾日色閒勝地更欣逢勝友晚霞明處醉松關

春日尋梅晚歸

閒裏尋梅上翠微暖風晴日試春衣遲遲不憚前山遠折得南枝帶月歸

夏 校

校字書文所著有燕遊草棲梧吟

秋夜感懷

與徹層霄秋氣清天涯蕭瑟旅愁生披襟長嘯風

千里酌酒遥看月滿城夜靜猶聞梁燕語霜飛早
促候蛩鳴淩雲有賦憑誰賞起舞劉琨志未平

送家少文入粤尋親

萬里尋親非壯遊弟兄握別正新秋燕山氣爽催
征騎粤水波澄送客舟陸賈多金看笑傲陳蕃有
榻待遲留行行早遂趨庭願好寄梅花慰遠愁

夏銘

銘字麗中校之子邑諸生

蘇臺懷古

楚冗高臺跡尚留霸圖銷歇已千秋螢屯不散真
[illegible]花落空填短簿樓耐可夜烏啼柳市不勝晚
[illegible]出菱洲低回欲問興亡事雲自浮空水自流

邱賡熙

賡熙字南懷號悔齋恩貢生候選儒學教諭所著
有篘帽山人詩草

擬古次薛石臣韻

昨歲我在吳有客歸自越侈談釣臺高欲上愁顛
蹶先生豈屑仕光武真唐突堪笑殷深源去後猶

咄咄
我爱無名公擊壤老布衣著書盈篋笥甕牖燦德
輝黨分蜀洛爭曾莫解其圍回視高蹈踪寞寞仰
鴻飛
山中有道士綽約疑仙姿朝夕自奉薄所食惟園
葵園葵豈豐腴處順而安時快哉逍遥遊蒙叟吾
之師
有樹大百圍散木何足重得終其天年有用在無
用達觀富若貴雲浮天宇空我憂在貧賤醯雞限
於甕

少遊真解人自許良不虛伏波紆金紫釁起嚴敦
[illegible]信蓬蒿安儉巇華屋居哀哉城西葬行路爲
[illegible]
賈生相長沙楊子校天禄亦有文中子河汾嘗苜
蓿志士貴脩德厚福委庸碌緬懷古之人日夕中
心恧

翠微納凉

古人逃暑事數數飲以碧筩或河朔長安公子丈

八溝翠黛紅裂日相逐吾今解衣盤薄僧舍襄意
同趣異分清濁一盃日鑄自敲石火煎一柄麈尾
自向爐煙握蒲團聊作趺跏坐香積伊蒲箸可捌
披襟盤桓樂忘返過午論詩互批剥翠微詩僧常
繼武折柬招朋皆卓卓詩成擊鉢沁骨洗心脾盛
夏雷霆風雨兼冰雹請君決擇韻事否令人夢想
高風邈惜少丹青繪此圖[illegible][illegible]長老呼不覺吁嗟
乎振衣千仞岡頭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流萬里將足濯

讀吳半園信目吟

半園博物張茂先半園才藻蘇髯仙氣如龍馬姿
如鶴[illegible]上比綠野裴公肩湖山靈秀萃此翁鐵網珊
網羅詩篇具區萬頃峰七十二一時文獻臚真詮才
高學富聲譽溢典型在望來招延繪圖入志掃訛
謬著書滿篋讐疏箋更鼓餘勇嘯且咏凌轢皮陸
參王錢水人居水矗栽舸何來物議空喧闐敝衣
野服走詞之爲撥雲霧開青天漁家俎豆當百世
竹枝佳唱千秋傳半園下問及芻蕘芙蓉盥手翻
瑶編詩中有畫兼有史非君獨擅誰能然珠璣錯
落瑚璉陳目迷五色膺服拳嗟余後君生五歲自
慙才盡霜毛顛君何偉哉筆扛鼎始信衰盛非關
年還君詩卷猶戀戀口已流沫手已胼

真州道中

策蹇過真州衝寒去不休冰鬚呵再合皴手袖難
柔空翠江岑遶晴霞天塹流顧瞻有快意莫學旅
人愁

秋杪將有渡江之役臨發口占

家食經年久遊踪欲買舟林泉容我老身世妬人

幽厚祿千鍾粟高文五鳳樓甘心讓年少只作崦
嵫謀

賦得陰陰夏木囀黃鸝

投林何事必深深遮却炎歊住綠沉不爲知音絻
百囀每逢得意便長吟麥天露湛迎晨氣槐日風
清趁午陰飲啄自如誰獲慕棲身記取看微禽

將至嘉禾微雨

長虹橋上望嘉禾城郭人民浸碧波莫訝晴明轉
陰晦樓頭烟雨待經過

邱覲

覲字賓宣虞熙季子邑諸生好古篤志能文工詩惜不永年

夏日即事

庭樹陰陰日正長擁書萬卷坐匡牀松風響沸盧仝茗蘭露清瀹荀令香只恐門前來俗客最憐牖外剩斜陽不須秉燭深宵坐月下清酤醉羽觴

夏日偕金玉翰讀書紫金庵

好友周旋樂易尋書聲相應晝沉沉山中有鳥知

人意蚕晚嚶嚶取次吟水迴環寺徑深晨鐘暮鼓滌塵襟非關烈日行人少空谷原應斷足音

吳中朗

中朗字玉潤號筆巖任廣西桂林府通判

立夏前汪渭斯妹倩見過

九十韶光剩一旬漫勞車馬到柴荆桃紅李白皆零落水綠山青不變更老邁我成疎懶癖慇懃君慰別離情相逢莫話當年事貧富興亡百感生

吳兆麟

兆麟字廷璧

園居

雨餘畦菜摘來青爛煮堪供此暮齡百事未成歸舉箸不勝慙愧對園丁

日長門巷似深村坐撿遺編席正温笑作白頭村學究時將句讀訓諸孫

吳兆鯉

兆鯉字望儒長邑諸生

暮春雜詠

春色隣家滿綠誰到小庭有情蜂趁蝶無伴影隨形柳絮紛紛白榆錢箇箇青何如君子竹獨具節亭亭

何處金庭是白雲天際封愁添三月雨夢醒五更鐘客館紅初減家山綠自濃一聲孤鶴唳轉憶數株松

燈花

誰將火樹帶烟栽紅蕋中含荳蔻胎侵曉只愁風

妬落深宵不待月催開香生學士金蓮炬光映佳人玉鏡臺睡醒殘粧曾照未海棠枝上夢初回

五十初度書懷

瘦影臨風怯怯支愁腸恰是九廻時入山豈有逃名想把酒寧無弔古思騎省悼亡霜點鬢謝庭得句草生池北堂幸睹金萱茂畫荻恩難報母慈

單于閼氏王嫱

愁將心事寄琵琶邊塞風高憶漢家莫怨畫工須自怨紅顏只合老黃沙

吳曾

曾字魯傳號萊庭府學諸生

題墨畫荔枝石榴

絳襦乃丹荔緋衣是石醋嬌艷本天生各各自矜負誇此尺幅中一抹皆縞素墨痕清露流紙影白雲護畫者有深意思之得其故恥博玉環笑怕惹紅裙妬龎幾減顏色於人無好惡好惡既兩惹何處生災禍所以君子容若愚不敢露

述懷

啞啞屋上烏搖搖風中木風木有餘悲陟岵十年哭憶昔先君子持身如執玉有教必義方清白最諄復是時風未漓人猶敬耆宿老成既凋謝世事亦反覆頗懼玷典型不虞怒衆目吾母燭禍機訓言戒雌伏志士不亡壑愚公豈無谷庶幾劑經權身名兩不辱我憂母亦憂母欲我亦欲欲我不遠遊客館依鄉曲欲我無苗得舌耕奉米粟聊以慰親心非曰罪可贖上堂缺晨昏入廚乏旨蓄顯揚不可期依人徒碌碌顧彼反哺烏能無起慙恧安

貧賴母賢菽水等粱肉膝下繞孫曾庭中植杞菊時詠白華篇相娛亦相勗今年八月秋擬効南山祝敬持潔白心佐以樽酒綠願天佑聖善永錫安閒福

白羽扇歌

嗚呼此扇兮用無不周曾聞渡江劃水坦若履平地又聞臨陣卻賊紛若驅蚍蜉吳猛術固奇顏榮功亦優伯仲伊呂非其儔南陽草廬有臥龍三顧而起興炎劉一揮再揮定荊益祁山六出風飈飈

大星不隕五丈原許洛吳越易氣將全收嗚呼見扇如見漢丞相綸巾鶴氅餘風流豈若齊紈團扇兒女情只堪班姬謝女持障紅顏羞

舊吳淞所

海上孤城踞如虎扶桑曙色明樓櫓左縈右拂淞與婁半壁東南重鑰鎖盛時咸惠息鯨波風飈旌旗瑞氣多聞說前朝兵燹處釆淘港口血成河

寶山

金山之北福山南版築平江功不刊表識海涯三

百載舳艫彌望收風帆山頭芳草繡如褥山下奔潮利如鏃一朝山影落鮫宮摩抄僅有碑堪讀

吳淞江

尾閭滄海首震澤四十二灣灣下尺一江干浦近何如成叢兩岸茭蘆碧茭蘆生處長新泥黃渡村東滬瀆西斜日滿灘港汊小蚤潮已落晚潮低

老狐行

妖狐百歲能通神顱形毳與狐爲群髑髏戴徧荒塜骨星月拜徹深宵氛擊尾出火夜自照久趨人步亦相肖招搖無畏入市城唾餘拾得詞人妙鷄來便向同類誇評今論古何喧譁自矜學識世所希博聞乃想欺張華張華才知難籠絡老表憂心早如灼世間安得此少年疑妖疑鬼何曾錯此時抗禮正分庭談天衍耶炙轂髡豈知一騎燕山道神謀別逞追其魂嗚呼彼狐效人罪可恕人而效狐幻莫測千年枯木照狐不照人世有茂先惟太息

賦得風雨亦來過

豈便無晴日難忘是故人畢箕從我好雲水有前因只覺泥塗坦應添佳話新世誰工畫者笠屐爲傳神

白燕

門巷烏衣莫漫誇潔身愛爾絶纖瑕來逢社雨塵應洗飛掠晴雲影欲賒剛羽似嫌沾柳絮啣香常恨失梅花喃喃教子無他語只要能傳清白家

並頭牡丹

錦衾疊疊綉幃重百寶欄邊倚艷風顧盼若爲分

左右妍媸難與辨西東半濶不讓全花艷一捻能添兩朶紅我欲借詩雙國色晨妝美女對青銅

長圻觀梅失赴諸同人各示以詩率爾奉和

落照空園獨掩門勝遊孤負酒盈樽意中古蹟春風路夢裏梅花夜月村好句讀來香滿頰諸君疑是玉爲魂何時石上留題處續我淋漓醉墨痕

哭徐南州

賞音猶憶昔論文交許忘年誼最殷人到白頭誰不死世無青眼更如君燈前殘夢疑還在笛裏新

哀忍乍聞一事敢忘遺稿囑會留清淚灑香芸

春寒

臘去不將寒共去春回那見暖俱回縮身笑我如蟲蟄掉臂游行待放雷

雪積山頭水滿池東風吹不上南枝梅花莫怨寒威逼正是天心玉汝時

送葉耕埜入都

迎養爭傳令子賢此行誰弗羨登仙獨教酒社詩盟侶白髮相看欲黯然

離筵客散夜啼烏明發扁舟渡太湖從此相思秋色遠驛亭風月接　皇都

練陂何日利行舟國計民生佇借籌到日教忠須話及故鄉有客正凝眸

吳嵩

嵩字子瞻號悟泉太學生能詩文嘉靖間應京兆試卒於京邸稿俱散佚雲孫定周徧爲蒐輯僅得七律一首

山園看梅

山園十里路層層話及看梅興倍增瘦影最宜晴雪照冷香還待曉雲蒸隴頭探信欣先得驢背尋詩笑未能好是夜深人靜後天邊寒月掛如燈

吳岑

岑字子望號毅泉悟泉之弟太學生

烏衣巷

王謝風流自古誇當年誰與鬬清華我來欲問烏衣巷怕見殘陽巷口斜

朱雀橋

依舊鍾山翠作堆尋思往事暗生哀偶經朱雀橋
邊過野草迷離花亂開

吳定周

定周字季文號庭山悟泉公之後壯歲往來齊魯間中年歸隱故里杜門謝絕世務於所居屋後臨池搆一室顏曰不浪舟以寓息影銷聲之意惟與二三同志晨夕倡和性喜蒔菊每至秋深璀璨滿目有籬間草不浪舟集子克昌亦能詩

古雪居納凉

曲磴山藏寺危岩石架樓窓虛風滌暑樹密葉生
陰茗真堪瀹甘瓜不用濼披襟終日坐樂事在

友篁弟輯家不官公遺稿有斂性就幽蓬篇一時詩人屬和成帙因亦依韻追和

獨識幽蓬好應參未醉禪蒲團逃浩劫佛火伴餘
年憶阻通津轍曾經植杖田挽頹無道力澆俗有
山泉俯碧憐清影窮源感舊篇一生工著作大半
委塵烟可老真徒爾同聲亦偶然 公詩有可老豈吟同聲集

緣時不待始覺退爲賢欲去尋鷗侶宜先友鹿眠
恐如避秦者難絕捕魚船

小閣落成前搆一蓬名不浪舟家芝巖賦詩見贈依韻奉答

偶成小閣正新秋得遂安居謝遠遊怯對酒盃因
老大欠多詩債儘風流細嘗道味籬邊菊靜悟浮
名浪裏舟從此將身寄丘壑看山何用更登樓
幽棲聊喜隔囂塵閒看霜花闘色新每藉長吟消
寂靜却因種菊發精神襟懷潭水清如洗鬢髮秋

風白已勻羸得古稀還矍鑠籬邊來往不辭辛

琢山蝸廬次韻

一室偏多風月新琴書隨分樂天真交情耐久惟
君我話舊忘形無主賓清茗儘容消白晝芒鞋未
擬走紅塵吟餘自得閒中趣莫管雙扉剝啄頻

對菊

菊徑雙扉向北開杳無俗跡破蒼苔榜門非寔誠
多事不是閒人自不來

附吳克昌

克昌字顯如季文子

廿四橋

如虹如帶復如琴橋廢徒存廿四名賴是揚州明
月在至今人憶舊簫聲

答劉廷璋

烟雲重疊定山遥音問年來正寂寥昨日忽驚江
水上雙飛赤鯉到紅橋

葉德大

德大字舜平太學生候補州佐所居有凌蒼閣擅

湖山之勝日於其間賦詩染翰鬚髯皓偉望若神
仙年七十四卒嘗僑寓崑之千墩里故其生平懿
行詳載崑山淞南志

雨後泛石湖

西子湖頭雨後山開憑雙槳出溪灣波光浩渺無
人渡野色微茫有鶴還幾處樓臺罷歌舞就中澗
壑響潺湲停盃默坐蓬窻下雅澹相看一解顏

山居

秋風江上歸來客林靜深山獨夜琴明月乍來人
已醉捲簾相對一開襟

葉近

近字漢韶邑諸生

雜詠

哲人日以遠我思日以深良夜不能寐微風送好
音中天來明月庭木散清陰此時捲簾坐烱然見
吾心

薄暮遊東郊春氣滿園林和風吹清響為我開塵
襟溪流聲斷處忽聞山鳥鳴觸物多殊感履坦凜

險心徙倚不能去斜陽落遠岑

秋感雜吟

秋林積空翠暮山帶餘碧偶然策杖來掃徑坐苔
石林欲縱遊觀興至聊自適日落聞樵歌休嗟晚
景迫深谷有人家白雲遥相隔

我思陶居士失足落風塵恥食五斗粟返朴全其
真一朝歸田園躬耕不辭辛結廬南山下甘守黔
婁貧倘徉以終老無愧葛天民

隋堤

十里雷塘路春風處處舟綠楊新渡口芳草舊迷樓山色連雙闕雲光逐亂流千年歌舞歇何計問邗溝

蜀岡

蜀脉斯岡接巍然舊有名險臨淮海地勝占廣陵域山色從天落江聲逐雨生憑高遥望處烟樹暮縱横

廿四橋

隋苑風流歇簫聲逐逝波玉人今已矣明月夜如

何翠滴三峯雨紅揺十里荷何年橋外水依舊接

玉鉤斜

寒烟鎖落日此處玉鉤斜粉黛同時盡風流千古誇輕雲埋艷骨明月弔琦花剩有堤邊柳秋來集暮鴉

竹西亭

小杜題詩處亭亡名尚傳春風新歌吹夜月舊山川重醉紅橋酒還移保障船保障湖在平山下長堤波水潤一棹破蒼烟

壯觀亭

老米題何在亭還號壯觀風流全歇絶勝蹟半凋殘潮落江聲細秋深日色寒不勝懷古意薄暮且盤桓

筆花

漫向江郎夢裏尋開時好去傍龍賓亂飄硯水横波影碎點雲箋滿紙春腕下風生呈艷色眉尖描黛想丰神中書若到河陽縣應對凡葩更吐新

自毘陵至梁溪訪王習溪不值

毘陵歸棹夕陽斜春漲溶溶沒淺沙綠點江皐橋外柳紅烘野岸驛前花馬嘶芳草停金勒燕啄香泥過酒家四面烟蘿飛晚翠梁溪何處訪仙槎

寒夜吟

爐餘榾柮火微紅畏冷頻將薄被烘窗破補來猶漏雪牀空遮處尚攢風積多客思憑誰訴剩有鄉心藉夢通料得故園春信早梅花消息遍山中

風滿山谿月滿村半殘燈火伴黄昏名心空對書

千卷別緒難消酒一樽五夜悲秋思泖水十年立雪哭程門含愁莫讀招魂賦恐滯江流咽不吞

初晴

林外曉聞鳩喚婦天清如洗爱初晴溪流響繞雲根落山色青從屋角生空谷久無遊騎跡隅隣常有賣花聲含毫最是閑情處草滿池塘夢未成

賦得二十四橋明月夜

何處隋家廿四橋玉鈎斜畔柳條條二分明月常如此千古風流竟寂寥無計可消南國夢有情空憶美人簫最憐十里雷塘路腐草荒烟遍野燒

歲暮雜感

無邊春色入殘年香破寒梅笑臘前過眼風光偏綺麗閑心時序頓推遷金尊銀燭愁中句江樹山雲望裏天生計自憐老更拙鬢毛如雪照皤然

僕僕征途感歲華山居未許老烟霞因違俗好謀多左得合時宜事便嘉抱病朝朝親藥裏懐人夜夜卜燈花離情暗逐流光轉愁對西窻月影斜

無題

閒悶悶閒愁終日纏良辰多變惡因緣春風小院鳴鶗鴂暮雨深山泣杜鵑燭淚流殘空作燼蠶絲抽盡不成綿傷心莫望天西月十二樓頭幾夜圓

欲訴相思寄甚難畫堂深處曲欄杆機中錦字和愁織馬上琵琶帶淚彈柳折灞橋人去去月殘紫塞夜團團莫將雲鶴天台路認作桃根渡口看

舊院

長橋一望水瀰漫廢井頹垣野徑寬莫羨風流香粉地寒煙衰草露漙漙

自揚州回鎣江

乍凉乍熱氣如秋曉趂邗江江上舟風送潮來天忽暝柳烟莎雨暗汀洲

夜宿資福禪院

蕭蕭梧竹影生凉病不成眠怯夜長清磬一聲聲斷處半輪殘月照禪房

雨泊婁門

推篷風雨正蕭蕭記過婁門第幾橋想到舊遊零落盡憑誰詩酒話無聊

甘露庵晚泊

夾岸毿毿遍柳條籠烟鎖雨晚蕭蕭支頤獨向蓬
窗坐愁聽寒江夜落潮

送陸巳非往維揚

遊與輸君一往濃邗江曲曲半帆風相思此後知
多少盡在紅橋夜月中

登黃山望大江

蓉城勝槩在黃山千里長江咫尺間潮落海門天
欲暝孤帆遥帶夕陽還

萬延卷

延卷字幼開

再送徐若霖遊楚

兩度遊三楚江天樹影踈再看彭蠡雁重食武昌
魚客路秋風外吟懷夕照餘羨君才甚捷倚棹賦
匡廬

莫戀陳蕃榻深秋有社期菊催陶令酒楓俟杜陵
詩晚鱠初堪薦霜螯正可持湖山吟眺處差勝習
家池

白雲仍在望黃鶴見還無路接東西粵山分大小
孤艇懷思赤壁韶樂想蒼梧知爾奚囊滿詩中有
畫圖

漢水來西北瀟湘下洞庭雲山開楚甸烟樹接巴
亭萍實江中遇仙音浦上聽故園叢菊綻歸棹莫
教停

秦中泰

中泰字嶽在邑諸生

寒江

如練澄波朔氣橫凝眸慘淡望中生片帆高掛人
千里孤影低垂雁一聲破浪全憑風有力衝寒好
倩酒為兵絕憐客子停橈處蘆荻蕭蕭倍愴情

陸瑞鶴

瑞鶴字仙驥

落梅

玉樹璚枝一夜空曉來簾外度踈風銅缾粉墮香
猶在紙帳燈昏怨未窮解珮江邊春寂寂佳期林
下悔匆匆空山流水增惆悵擬托冰絃訴月中

題楊石公翠谷圖

半椽瀟洒俯清溪春老山漲石色西花落林中時見鹿客來雲外忽聞鶏層巒過雨容加潤嫩竹含風緑漸齊荷杖不知身入畫柳陰一路聽鶯啼

陳　猷

猷字聖謨號𤅰霜邑諸生有越遊草倚樵吟

與杜樾濵食鮮荔枝有感

側生産炎方絳體輕紅膜手擘啖甘液芳鮮溅齒齶珍異屬傳聞未躡三山矯空談聊快意奚啻屠門嚼海舶遠郵致餘惠及旅泊薦以白定盤色減味不惡過從有杜子嘗新破寂寞當食如有思沉吟難忖度須臾擇數顆携歸懐袖着起云非貪饕母氏性所樂家貧缺甘旨藉此歡娛博感君純孝心横臆淚迸落爾欣有母遺我親不可作陸橘幼未懐奇果何由索悲來不下咽磊磊置高閣

雨中泛舟西湖

西湖山水窟風景無不宜坡詩譽其妙晴好雨亦奇索居尠惟悰臥遊聊自怡空濛米顛畫夢想見依稀晨起天宇黒濕雲四野垂友約泛湖去愛此雨霏微津亭喚船渡盪入碧玻璃皴綃靜明鏡一片影迷離峰巒如潑墨濃淡無定姿叢木蒼翠滴隄柳颺烟絲孤山與湖亭宛在水中坻遥睇南屏鐘隱隱出雲遲喜極踰素料不見何由知以之比西子誠非阿所私歸途有餘慕回首情依依笑顧謂我友秋雨訂後期

送李存齋還山左

六橋桃正花君來自無棣只今堤柳暗又鼓渡江枻景光跳丸疾長繩不可繫投分曾幾時感此我心悸蒲帆挂蒼烟矢激飽風駛雲樹晩蒼茫悵望徒徙倚遥知到山莊圖書拂塵翳晴牕展麥光銀鈎指頭試（君善指墨）興來哦小詩沖澹有真意君歸樂事稠而我獨留滯索居念伊人翹首渺天際秋期慎弗爽雨峯霜葉麗

署齋病中自遣

舟行逆霜風凜冽肌栗凸陰寒客膚腠爽散何齒熱書齋新掃除几席位置潔南榮負暄和可與舒

氣血孰知年齒衰二豎爲禍烈正如壁傾敎雀鼠恣穿穴重簾到地垂一榻寄孤子旅病雖困人心境却清絕疎鐘風斷續殘月窓明滅悠然念慮捐茹茶轉怡悅以玆悟微軀何者非幻設怛化須臾間萬事悲瓦裂堅忍在平時庶不至蹉跌小疾直玉汝鍛鍊起尩劣凌寒嶺上梅英英燦冰雪

署齋西偏雜蒔花卉夏秋之交嫣然可愛因賦短歌自嘲

窓前隙地叢穢惡蒿艾縱橫難着脚呼僮芟薙蒔花草寒泉日汲清晨濯栽培轉眼得氣盛嫩葉青青花吐萼紅似丹砂白傅粉點綴閒庭致疎落花似能言解笑人笑我底事棄所樂故園松菊任荒蕪却向此間同束縛我思其意劇堪憐翹首烟波一惘然何日布帆歸舊隱分花乞竹了餘年

贈南陽艾義亭時方就婚茗溪

南陽點染花欲笑彷彿徐熙沒骨妙還將餘事去寫眞頰上三毫神逼肖盛年挾技客京師朱邸公卿多故知屢貌和羹冰雪質慣圖待漏鳳麟姿經濟羅胸詎得似筆墨雖工遊戲耳綰腰黃綬旣無心珠米桂薪何戀此南田欵段走風沙孤鶴閒雲到處家直榦未成連理樹寒梅不放並頭花年來運策西平幕明聖湖波隣下若紅芳刚被曉風吹一枝綽約臨粧閣密意無煩綠綺傳參媒氏妁赤繩牽合歡被剪葡萄錦却扇詞書翡翠箋旭日湖山雪初霽粼粼綠浪舟搖曳秦樓駕瓦碧參差騎鳳乘龍雙艷麗流水桃源許問津絲灰不必歎眞眞黛螺好把春山掃莫向生綃畫美人

胥江旅舍晤族叔彥奇時叔將之京師余亦赴浙東幕

鄉國廿年別劇於逆旅逢兩心同想象一笑始從容城上漏方永罏頭酒正醲休論明日事南北各萍踪

武林送麗中之蘭谿

客裏紛愁緒那堪又別離相攜聊慰藉此去更淒其潮落水清淺霜凝路嶮巇錦鱗江上便時一寄相思

送友篁之高陽

獵獵朔風厲關山歲欲闌愁君違故里衝雪躍征鞍荒戍凍旗裂長湖落日寒壯心千里在行矣勉加餐

燕

紅杏芳菲海燕忙自矜輕捷故迴翔啣泥細葺將雛壘葳蕤還飄舞席香入耳好音驚曉夢旁人絮語送春陽烏衣王謝偏憐惜污盡堂前玳瑁梁

豖山蝸廬次韻

傳舍浮雲轉眼新一椽聊復養吾真胡牀曲几堪容膝乞竹分花鮮雜賓虛白常生趺坐室軟紅不趁陌頭塵攜家若許相隣並杖履過從肯厭頻

鳥傷署中同此景象撫今追昔感而有作

署齊窗前植蕉一株清陰可愛憶庚子歲在

葉醒成陰綠映眸客窗曾與共淹留一千里外傷離別十八年來等夢遊仍卷寸心如我結已皤短髮對君羞飄蓬書劍何時已悵觸蕭蕭暮雨秋

畫眉鳥

不須京兆畫雙尖澹遠長䊵一抹山水落巖灘清照影雲深刻曲倦知還輕圓古買絙羅禍佀瓜籠輸鷗鷺閒猶自聞聲思鬪巧蛾眉從此鎖人間

雪窗和紫瑞韻

塞鴻行斷六花中一片遊聲咽朔風歲暮稻粱何處覓閉門偃臥與君同

秋柳

長條雨洗復烟含曾漾春江水染藍今日西風殘裏照靈和誰憶綠毿毿

秋雨

響振林梢暑氣清紛紛葉落客心驚季鷹爲爾牽歸興蓴菜鱸魚無限情

鄭茂協

茂協字和生號笠峰樵風詩人鄭元亨之孫年高德邵里黨推重當事舉鄉飲介賓表其閭曰齒德雙尊所著有吟香集

歲交詩呈補雪和尚

迎送一宵新陳兩日冰消鏡水臘憑寒漏

滴殘梅綻瑤葩春被曉風吹到別歲三杯
草草已結前番增年兩鬓星星又戊今我
敢求如願且作傳生修證無緣莫解這場
懡㦬聰明何有頻添此日痴獃好將宿釁
盡驅除夢迴爆火須把閒愁都擱起香散
椒盤花發九枝話舊不逢知己詩成四韻

試新聯賀上人

忽從忙裏着閒身却訝今宵歲已陳扼腕祗應書
咄咄披肝誰信語諄諄別翻奇局賓為主肯負初
心我薄人騰有匣中霜刃在不平時為嘯風塵
釜底年來踪跡浮塵容俗狀換春秋鶯花零落揚
[illegible]夢臺榭荒涼茂苑遊自分辛勤成畫足那堪牽
繫似籠頭韶華暗覺催人老種種新絲織舊愁

右甲戌除夕

五十餘年指一彈又逢椒酒祝平安放懷擬並江
湖適入世徒聞宇宙寬兒女關心都是累親朋過
我强為歡情悰落落尋同調墻角南枝破曉寒
昨非今是費推詳自笑從前一味狂荒徑好成新

結構雄心已斂舊鋒鋩忍隨世態同寒暖獨對春
風驗雨暘閒叩禪關叅妙諦坐看物我兩相忘

右乙巳元旦

鄭 棟

棟字寓功又字迂公幼失怙恃祖母嚴守節撫孤
弱冠補博士弟子康熙戊子登賢書任婺源縣教
諭陞國子監典籍所著有聊復集子世燾璇乾隆
庚午同榜獲雋

雪美人次韻

欺冰丰神白玉腰不隨狂絮共飄搖縱饒霜節心
常冷為有冰肌態亦嬌積恨到春當骨化凝粧向
日便魂消瑤池不夂乘風去暫立寒窗慰寂寥

無題

空想仙家十二闌臨風常把淚珠彈鴛鴦夢重迷
雙宿翡翠文多闕合歡金屋一生人悵望銀河七
夕水瀰漫朝來痴魄消磨盡帷有枝頭露未乾

賦得樓臺倒影入池塘

複閣層樓勢幾重池塘凝碧浸虛空珠簾不礙鶯

鸞浴畫棟時牽荇藻風穿柳月移窺海市濺荷珠
激砑鮫宮美人閒倚闌干側玉宇飛仙出鏡中

七十二峰足徵集卷六十六

武峰吳定璋友篁蒐錄
西金吳中梅爾和編訂

金有芳

有芳字與潤

分賦筆格山壽吳餘生

神禹當年註石函遺將筆格化奇嵒不隨畫日彤
廷獻猶帶青泥古篆緘高下三峰存揖讓波濤萬
頃亘巉巖如椽五色誰爲架高枕於斯亦隔凡

金汝劭

汝劭字大猷縣諸生

分賦小隮山壽吳餘生

三峰稍南有二隮小隮青青更可憐墮髻不煩膏
沐潤鬟螺常染黛痕鮮若移湘水應生竹倘嫁彭
郎亦是仙半閣一尊時可玩愛他浮玉點湖天

金植

植字天立號卓庵居橘社里少工舉子業爲雲間
幾社白眉丁外艱後遂不應試居恒喜怒不形言

行無少苟而尤敦孝友大節鄉黨推重寧都魏叔子浙江嚴顥亭陽羨陳其年長洲汪苕文崑山葉子吉諸先生皆慕其賢行造廬定交而去且樂以其文銘表君先人之墓及侑君母夫人之壽君天賦異才五官並用與席太僕本楨姻婭也太僕廉君才且賢以勾檢經畫之任委托君受事克盡心力婁東吳梅村先生與席亦姻親也嘗居停席氏偶見君兩手握算目視冊籍口授各執事措辦機宜而座上賓友談諧笑樂復錯綜酬對無一失梅

村大駭曰此鼎甲才也何埋沒於此力勸之北遊太學時徐立齋先生爲祭酒亦深器重之然君性恬於仕進不久即歸葺觀濤閣修宗譜祠堂族之煢獨者收之里之匱乏者賑之年彌高而德彌劭康熙間蘇州太守其公嘉其行誼延賓鄉飲其卒而塟也徐東海先生誌其墓銘曰讀父之書竭子之力不疑在躬如山之立處己以約急人而豐靡赴不決如水之東斯人若仕民社其休斯人之逝州里其憂管嶺嵳峩君所藏也神猶格思觀濤閣

下著自嬉草一卷

聞絡緯

秋夜庭階靜蟲音出豆棚似憐衣未授轉覺軸空橫軋軋能驚懶凄凄似守更吾山與紡織端藉爾先聲(席舍人文輿方伯松郡布工教山中婦女習紡織爲本業)

延陵諸昆玉過觀濤閣值雨小飲

話舊同登閣平湖夕照開五言詩未賦一陣雨相催水鳥多飄泊風帆獨去來床頭有斗酒曷不少徘徊

秋日同計漸于席文輿登雨花臺

愛此秋山靜清尊對佛開雁聲雲外度帆影鏡中來月起水光動酒乾霜氣催天花曾未雨落葉滿經臺

席惠吉樂志軒賦贈

剝啄衙門犬不驚主人氣杳秋雲輕一株丹桂足招隱幾葉緑蕉堪寫情擊劍袖翻飛雁影投壺矢雜落碁聲知君逸概同前喆豈媿斯軒樂志名

永寧橋步月遥和平仲韵

清溪一曲石橋橫早有幽人步月明薄靄漸收知野曠涼颸初起覺身輕藕塘魚躍波光淨柳岸蟬唱露氣清自媿棲遲在城市相思遙望水盈盈

觀濤閣

小閣濱湖傍麓開風帆雲樹共徘徊衘憁夕照巒峰落撼檻濤聲渡闕來井有神龍恒霧雨社無遺橘祇莓苔三秋好月尤堪咏敢待登高作賦才

金衡

衡字平仲號澄庵世居金塘里孝友溫醇忠信明決爲鄉黨所推重少無宦情博學無方工楷隸所居綠筠書屋冬榮亭位置古尊彝名磁琴書畫冊終日婆娑其間嘯歌自適課童子洗𥫗焚香以俟嘉賓之至先王父南村公嘗稱澄庵胸無點塵亦室無點塵目無難事亦目無難題詩一卷子翊文世襄乞徐壇長太史序沈寶研先生跋今孫洪并摹公修竹鳴琴小照諸名公題咏於卷首令世之讀其詩者並可挹其高致云

遣興

庭森晚桂枝砌茁春蘭葉晴日影遲遲幽禽來跕跕中有歎歌人寒暑不少輟丹黃讀杜詩肥瘦橅晉帖仰止心殷勤千載如可接

題沈眉瞻畫

山勢何峭聳古寺嵌深穴陰崖古木攢鳥道亦陡絕東嶺素月生西澗寒泉咽遠水有歸舟煙中自鼓枻

寄許竹溪

天闕嵬嵬不可攀天門蕩蕩何從入玄圃中峰冠大羅億青萬翠皆環立清氣浮空散作霞朝來沆瀣誰能吸吐納常教腸胃清人間煙火不堪食空無所空玄又玄大道難名衆妙集衆妙由來不易傳當今孰是陶貞白鍊金精餐玉粒丹爐砂煖光熠熠君能授我枕中書吾願長從負雲笈

獨立

不盡蒼茫意空堦獨立時砧聲來遠巷雁影落寒陂旅況閒多感鄉書遠更遲秋霖何日歇愁絕對花枝

歲暮歸舟

急景催歸思山陰轉棹時鷺拳擎雪听鴉頸縮風枝荻浦澌流疾炊烟突起遲推篷出岕口不覺斷吟髭

冬榮亭雜興

白鳥堪爲客青山可作隣形衰聊習靜性拙但存眞把盞長怠倦收書不願貪此中閑坐卧遲日上松筠

買山差可省逃世亦何爲采藥常攜钁停柯或看棋紀時簷外樹清課眼前詩生事何須問從來一

瓢

屏山閣小集分韻

依山構高閣四望攬雲烟野浦歸帆處踈林落照邊酒攜花氣入吟共鳥聲聯良夜重留客風清月正圓

從西楊澱出小曹港

楓葉紅於錦蘆花白似霜人來魚稻國路入水雲鄉雅意耽吟癖嘗思作酒狂漁莊連荻浦何事客程忙

平湖道中

秋水深如許輕舠獨泛時日斜歸鳥疾湖濶去帆遲野店依桑下禪關傍水涯望中幽意愜鼓枻且哦詩

野望

籬落殘梅雪村墟嫩柳風一筇收野趣萬象入春融小店臨江旆輕舟遠岸篷何來清磬響古剎晚煙中

山居

曳杖步東岡寒梅正吐芳路從林杪出泉看石凹藏貰酒嬾村遠吟詩喜晝長翛然人境外一室自春光

過南村草堂

一徑依修竹雙橋度小溪池亭開別境魚鳥共幽棲酒熟催吟笈花繁引杖藜素心惟爾我相對夕陽西

青溪觸目

千頃荻花白一林霜葉肥橋危江路阻村僻爨烟稀杼軸聲俱寂倉箱願已違時艱空蒿目不忍看啼飢

夜坐

層樓聊習靜入夜頗相宜愁對長天月閒吟感舊詩烹魚書未達化蝶夢偏遲何不竟歸去秋風歎路岐

曉發疁城

孤艇夷猶處無端感物華何方能避世此日欲浮

家生計懸漁網寒聲出紡車遥思洞庭曲春信到梅花

風息渡湖

石尤初歛勢蓬背射朝暾鳩語爭晴雨雲容半吐吞平林龍女廟野水葛仙墩指點家山近依依誰候門

偶書所見

畫樓明月夜妙選集名姬按拍歌聲沸迴波舞態欹空閨偏獨守遠道正相思多少凄涼夢蕭郎知不知

秋日郊外訪馬侍先二首

郊行兼訪友徑過市西頭纔霽稻花雨蚤成楓葉秋柴門環野竹書屋對溪流邂逅高人語忘機似海鷗

開襟騁高步出郭共閒遊遠道連秋草清風送客舟我生終役役君意自悠悠笑指斜陽外孤雲任去留

雨牕同朱柏廬趙子偉話舊

東風吹動雨絲絲留客西牕話舊時一卷古書攤淨几半池淡墨寫新詩叩看往事都成夢未息機心總是癡儘有吾人生事在鋤雲耨月歎歸遲

獨坐

磁盆綺石蒔幽蘭作伴蕭齋似懶殘細雨拂簾成獨坐幽香盈室助清歡老看兒女身爲累病對圖書興未闌何日塵緣能了却一節雙履入煙巒

同施彪文登瞻雲閣

開牕恰對莫釐峯萬木扶踈綠正濃雲出水心飛

不斷鶴行天路去無踪簷前果熟供佳客檻外花繁集亂蜂遥望南湖明似鏡風帆過處影重重

月下過崑山寄席次文

漁燈隱隱月光寒秋水盈盈隔幾灘野笛淒清飄古渡孤帆倏忽過長干淒悲冉冉年華去難記紛紛客夢殘三斗俗塵緣底事知君爲我發長歎

遣悶

客中雙鬢漸添華不羨凌秋海上槎鷗鷺有心常作伴烟波無恙即爲家弄晴雲漏暉暉日障雨牕

糊薄薄紗正遇湖平江岍濶伊人何處望蒹葭

題醉月樓

醉月樓頭月影低幽人獨向此中栖開樽有影成三客得句無人笑六迷湖濶常煩和靖鶴牕虛惟聽處宗鷄清談許我頻來往載酒相隨學阮嵇

過友人别館

曲徑疎籬稱隱居高閣風致在琴書寒香入座花開半清影穿牕月上餘倚枕忘人是蝶臨流安見我非魚輞川舊識王維畫對此應知畫不如

題秋山圖

斷雲飛處雁行斜一抹煙巒襯晚霞黄葉半林村舍靜竹門深掩滿庭花

春遊

千絲垂柳拖煙綠萬片桃花映水紅陌上誰家金勒馬春衫小隊畫橋東

金世章

世章字濳文澄菴長子師承家學兼饒經緯所覩者於運剝之日授以北門鎖鑰義不獲辭任其勞

怨祁寒暑雨不遑寧居者二十餘年竟以過用其心嘔血而卒人咸惜之有陶庵集一卷附刻澄菴集後

秋日山居

山家饒别趣閒對艸亭秋紅葉開圖幛黄花佐酒籌夢餘空覆鹿機盡可盟鷗剩欲攜筇屐相期汗漫遊

梅屏

冷色拔芳徑幽姿護艸堂蓝含珠作幛花發雪爲

墻曲遶穿籬月低分遶屋香若教移入座殊勝錦帷張

焦山四首

探奇策杖陟層巒浮玉今從對面看處士千秋供俯仰名山一徑足盤桓地連吳楚江流急波撼魚龍海氣寒古洞倘逢丹訣在肯從塵世學彈冠

春城紺宇倚虛空山翠遥看染黛濃渡濶西津殘照杳樓高北固亂雲封何人荷鍤尋靈藥有客停舟聽梵鐘蚤晚定多奇絕境穿雲移坐最高峰

澹蕩風光萬象明碧空無際見蓬瀛天開画卷雙峰峻日熨波光一鏡平空谷散花龍匿影盧堂說法鶴停聲當年鱗鱗横戈地細數興亡百感生

漁唱空江落晚霞徵君祠對白鷗沙三花寂寞荒樵徑萬壑蒼茫隱釣槎枯木堂深雲影覆竹林寺近樹痕遮今來瘞鶴探奇蹟傳與人間好古家

玉峰懷端文弟

客中風物正凄清忽見江天雁影横姜氏被寒人獨去謝家詩好夢頻驚踈砧擣月秋無寐落葉翻堦夜有聲燕樹吳雲勞悵望何時笠澤共歸程

幽溪

一溪環遶遠囂塵此日尋幽倍可人啼鳥及春留好語飛花隨意疊香茵携爐傍岍親燒笋泛艇沿流試采蓴若問紅塵眞隔斷敢教忙事到閒身

蠟梅次宋人韻

一樹凌寒自吐奇孤山標格傲東籬調羹已換人間種嚼蠟偏成世外姿磬口離離松竹畔檀心宛宛雪霜時飄英不入含章殿嬌額輕塗事可疑

感懷

落拓風塵未了時浮雲變幻路多岐楚弓失後茫無主姜被眠來冷共支宛宛春蠶營繭苦依依林鳥覆巢危滄桑翻覆渾閒事整翮青霄好自隨

登金山

不盡江天浩無際孤撑一柱屹中流蓬瀛何處分深淺祗見茫茫接斗牛

鶯花三月揚州路曾見千官扈蹕來賦就昇平猶未獻鼎湖龍去獨徘徊

韓岳勳名問南渡空餘江水照斜陽神州北望憑
欄處海嶽樓高接大荒
徑艸巖花遞開落蒼江野鶴自廻翔桐陰小院棋
聲動閑客閑時一局忙

題畫

虛亭閑覆曲池東徑轉橋橫是處通紅樹青山雲
四碧不應楚客怨秋風

金友焯

友焯字闇公性嗜酒精通篆隸摹古金玉文奄有
文三橋朱修能之長所著黙齋詩一卷筆意近擊
壤集

雨夜

颼颼寒風夕淒淒細雨時閑懷聊飲酒寄興且吟
詩健是天爲眷閒於老更宜榮枯難自主不學賣
獃癡

書事

一事無成鬢髮蒼隔宵郁有剩餘糧朝來若問閒
生計剪取巖雲補衲裳

金友謨

友謨字猷廷一字峴亭美丰姿善談論究心六書
之學凡秦漢以來大小篆籀分隸諸家之字書靡
不通其意而能散變以出之與從兄闇公友焯俱工
鐵筆各有印譜行世於吳門之沈石民常熟之林
鶴田可以比肩而峴亭尤讀書博古能詩稱風雅
不徒以一藝見長繼室陳氏亦能詩嘗僦居仙掌
樓擅湖山之美極琴瑟之樂自以爲趙靈均後身
也有仙居集一卷

西湖

涵水靜於鏡環山錦作屏千年靈隱寺一箇冷泉
亭彩舫湖心去香車柳下停勝遊無所紀何以慰
山靈

客中雜詩用杜韵

白髮天涯暮淒涼海角春形骸雖故我行止半隨
人野僻長途賤鄉殊俚語新門前風日暗塵染舊
車巾

歸意

歲暮東來歎白頭華亭鶴去已難求海氣吹散[illegible]
三伏涼思催歸月一鈎無事可為忘善惡明時洪
筆記春秋意豈有句休誇富黃浦驚濤一葉舟

金士官

士官字天仕號不齋學於元台先生孝友真朴規言矩行授徒四十餘載門生有登上第者行年七十猶矻矻窮經箸述不倦有木齋集二卷

讀杜集

史筆詩才千古推當年遇合數偏奇半生家室嗟

飄泊兩代君臣痛亂離稷契心期真不忝靈均忠旁孰能知浣花溪水依然在誰為先生進一卮

傳半村寫瓶菊

離離秋菊供軍持宛見霜中古淡姿留取晚香常在目何須携酒問東籬

偶成

扶筇信步過村莊嫩綠殘紅覆短墻拂面暖風來陌上遞來何處焙茶香

七十二峯足徵集卷六十七

武峰吳定璋友篁蒐錄
武邱吳建中立人編訂

吳之昌

之昌字公全號鹿民賦性清和淡于名利工詩能畫居西金山下有隙地一區流泉屈曲遶之因構室數椽于其上顏曰濯息齋日與賓朋觴詠與至輒染翰揮毫人爭持去嘗畫二扇寄葉石君葉謝之以詩曰嘯傲西金度好春擬于物外遠咸秦筆

端便有琉璃地不染人間一點塵扁舟惟與酴醿似雲滿山頭花滿湖便西寄將知雅意家山今後有林逋所著東軒小草尤西堂太史序之稱其詩中有畫欲乞其以大幅畫七十二峰下為三萬六千頃塞四壁為卧遊具其為名流推重如此孫希亮字吟褒亦能詩早卒不傳

聽鸝

綠陰深坐金衣客圓音宛轉紗窗碧鼓吹詩腸百轉嬌携柑載酒停遊屐罷織流黃少婦驚飛去落

花春可惜

蔣公晉贈金萱供膳執中

春晝花應盡萱能啟衆芳尋君三徑覓惠我一枝香含露離堦影當風引蝶忙忘憂如可信永與伴愁牀

種竹和友人韵

寒玉分深翠偏宜僻地栽梢雲初得勢籠月待成材葉潤滋新雨根深長綠苔嶽之有同好不問主人來

春日園居

小築傍溪灣鋤烟只閉關病憐梅共瘦夢愛蝶俱閒世事催霜鬢幽懷賦小山勝情偏自覺耽寂不知還

坐射鵰山石浪

山於盡處別成邨吞吐吳江一望收鷥避矢蔽從遠颭石隨濤湧自雕鏤可堪揖戰時供漱不事鞭驅勢無流自靡不知明月上都疑身在古滄洲

小遊仙

歷遍名山赴玉京樵歌聲雜步虛聲緱山烟雨秦樓月鳳背吹簫鶴背笙

杏林

午橋莊下燕飛遲貼樹輕紅映酒巵來自日邊初著雨和烟和露濕臙脂

吳中才

中才字熏三習刑名之學老成練達為時推重不家食者三十餘年而囊無餘貲貧病以老

江寧臬署除夕步友人韻

春到經旬歲始除江天草木喜昭蘓年光有意催人老椒酒多情伴客孤目送雙丸流峻阪身飄一葉畏泥途巡簷索向梅花笑墻角香生雪裡株

胸懷渣滓日消除氣静神清病骨蘓家住洞庭歸夢遠身羈棲葉旅情孤絲添霜鬢風吹幕寒入香醅雪載途明歲勝如今歲否新花還發舊時株

吳浩

浩字孟直號蓼汀少失母育於乳者朱媪倫嘗辛苦乃祖鑑菴憐之甫授室即令出居外園自食其

力毋藴孺人嘗刲股以療姑疾浩思表母孝行而無由與人言輒流涕爰貸以授徒餬其口為文章根柢經史而才氣橫厲筆情奇恣吳江費巽來洪學進士掄選政於一時多取其佳篇借刻他氏以為風氣之先中年遭外侮避禍入林屋山中究心刑名家言得其要領出遊江右後從蔡墨濤書雲於靈武時軍興旁午羽檄交馳芻米駝羊之役運濟于上游數千里外短衣匹馬與弓刀健兒相先後六月披裘三春吃雪中宵莽宿仰面見北斗賓主相

視而嘻曰於馬背得詩磨盾鼻書之意氣雄邁所與交皆塞上豪儁浩身不踰中人而鬚眉如戟好論議每事當棘手衆相顧莫敢為浩至則指掌決成敗扺郤導窾經權互用莫不推為能手名藉甚即上官亦時時借才於靈武卒年六十有六所著知非草北征雜咏三秦游草虞山汪荼園稱其才學精深橫目之所擊橫口之所出未嘗與詞人角聲采而自非蟲魚月露之流所得窺㑂感物造端最得詩之原本者

謁伏羲廟

劈窐立一畫天地鴻濛開奇耦含變化萬彙從中胎降靈溯成紀帝秦州人古名成紀宮闕瞻崔巍古木協卦數廟中古栢計六十四株清畫藏風雷再拜敢仰視精誠動疑猜斯文推奠祖頑我同嬰孩屏息促跬步徘徊重徘徊

漢紀將軍墓 諱信

一炬楚人火阿房泣塗炭烈焰熾滎陽直欲灰炎漢卓哉紀將軍捐軀脫君難中原久逐鹿從此雌

雄判浩浩大風歌封侯及留酇萬死出重圍有骨空糜爛我來拜高冢側足蓬茅亂漢帝真少恩英風仰天半不見韓彭徒一朝身首斷懷古意難平臨風發長嘆

羊皮渾脫

靖遠界華夷黄河逺西北渡河用渾脫驚詫目未睹其製取老羊奏刀去毛肉脫皮貴完好緘頸纏三足留一以灌氣膨脝類果腹鋪列數十八上下交三木編次務堅牢巨絙加紮縛隨手擲河滑況

汎同鷗鷺旁可坐兩人中能容十斛左右互撥[illegible]
旋轉如車轂棹槳入河心山根無舩觸撓若寧[illegible]
翅迅若箭飛鏃歸途怕逆流洑氣無留蓄層疊便
輕舉懷挾走山谷依然立河干招招繼飄旭更聞
西南或其皮或用犢氣大力益厚安坐同轅輻苦
憶江淮間羶艨受傾覆中流阻風濤掀簸如蹋踘
波臣酷逼命往往葬閭巽安得處其法澤國皆私
以平穩渡行人比戶同尸祝固知人工巧造物難
拘束渡水不用舟居民沿舊俗帆檣置高閣篙櫓

棄平陸舟師告技窮長年空名目得此輕便法享
盡安閒禍幾魁神聖功刳木徒勞碌

　合喃歌

形雲捧朝日大地光復旦明　詔下蠲租騈肩爭
諦看癸卯迄甲寅恆河數莫筭　天言徹底除歡
聲達霄漢乃知河水清其理非汗漫卿雲與麟鳳
休徵豈荒誕不然何以得此　聖人者頓使普天
同慶無愁嘆
供賦乃常職輸將守舊圖急公勿敢後恐遭吏怒

呼縣吏持帖下名我問錙銖高原極榛莽下隰窮
菰蘆泥塗露體足棘刺叢肌膚我豈諳尋尺渠亦
心胡盧但云勞已甚乞汝青銅沽　詔書忽然下
徵輸依舊租茅簷擁布袍僵卧忘朝晡
石田不可耕洿池難藕殖猶之饗豚彘毛骨原棄
擲長吏促報墾群公工粉飾九土且同然中州尤
努力殊非　明主意烈熖頓時熄沙磧與河濆虛
煩定額則回首望山頭青青不改色
嗇戒怙惡　聖人重改過一朝觸駭機八口遭

遠坐豈無悔禍心何術逃寒餓金鷄忽飛來伴侶
交相賀但願得生還何暇愁家破其間豈無漏網
說吞舟不經寧釋恩寬大叶度從茲攜手話還鄉五
襦五袴同安作叶做
聖朝富境土開拓極八荒地名語支離六月飛雪
霜嗟彼放流人去死爭毫芒一朝改內地恩波嘆
汪洋滇黔與巴蜀繡錯稱嚴疆古粵號東西土沃
足稻粱有罪不敢赦但令去故鄉羈縻閱寒暑且
夕蒙休光保赤務哀矜懷刑慎福堂殊方雖可樂

終非父母邦
治末當求本過流須尋源滇南產礦砂億萬不足
論旁及粵東西貢輸達國門九府古圜法範鑄忘
朝昏綖縲與榆莢棄置無留存天乎胡不此山早
開鑿免使斑斕剥落之尊彝晟粧曉抹之菱花千
椎萬拓擲付洪爐香
醜類自相殘兩鼠酣鬪穴 天子急頎問撻伐期
朝滅庚戌説奇寒指隋膚爭裂狂胡假便利未倫
恣喋血懦帥各心驚飢兵告力竭御守有 聖人

仁風消萌蘖稽顙瞻 闕廷悔罪守臣節移兵戍
哈密防秋遵古掐連年促輓輸長路一朝絕
宣尼戮少正虞廷誅四凶先聖與後聖其理無弗
同世有大姦慝公憤填心胸傳聞膏斧鑕獨斷由
宸衷仰視日皎皎陰翳捲長空
稽古勸士禮忠信必重祿况乃輦轂下食米等食
肉國制有常經崇卑廿四斛 帝心眷近臣加倍
充口腹波及苜蓿盤俸亦沾優足天庾重積貯飛
輓念勞碌食焉忠其事慎勿覆公餗

帝德務博施天災傳古昔九年堯水橫七年湯地
赤天欲顯仁聖借此勞肇畫九土奏頻仍 皇衷
常刺刺箕畝每徵輸計口謀朝夕鴻雁息哀鳴劬
勞究安宅發粟無虛歲恩波等潮汐愚賤苦無識
太倉愁蓄積精誠告彼蒼無為此相厄歲歲慶豐
穰深宮安枕席

朱母吟

我生未及週痛哉失所恃懷抱不即離辛勤誰撫
字賴有朱母恩相依偎牀第亦復遠新人遺雛等

棄置吾母老且醜鬅鬙謝簪珥礦面垢衣裳兩目
時留眥唯此卵翼心愛養生無異血枯乳水乾飼
我惟飲食提携慎寒暑步趨防顛躓頑劣性所成
時或怒目視失歡遭撻責護持垂涕泗六年就外
傅伴我常相倚隨身事僮績習勞工針刺如此載
寒暄依依無二致我年始九齡一朝動去志幾同
燕辭巢略如鳥避鷙抱我相痛哭孤帆去如駛我
悲幾欲絕恍惚若癡醉自此益伶仃憐苦靡不至
艱難五十年萬事隨軒輕未死留至今何莫非天

意猶憶我母居吳城南園地里名木行橋破屋塗茅墍弱齡尋母至跳躍恣遊戲見有兩兒郎荷鍤勤栽蒔我弟彼為兄稱呼無顧忌歲月雖已徂默默心能誌十三童子試入城僦廛肆百計名母來相見淚如潰勗我年已長潛心攻學肄汝母係孝母刲股療姑痾為我所目擊轉念心頻悸汝當矢上進黼黻光幽隧母孝豈敢忘母言尤切記無奈不逢時輾轉心常媿是時見吾母問年五十二閱今又倍之計年百有四别後杳無音蹤跡求非易

人生豈久存一杯何所寄我欲奠椒漿此願無由遂悲哉乳母恩奚忍同委棄聊為哀痛詞一字一滴淚

詠風堂玉蘭樹歌

五行有木土受尅木之盛衰由地脉托根旺地自敷榮歲月何愁旱潦厄僕公巔下詠風堂高祖經營讀書宅檐楹高敞廣庭除范公長白書題額少傅名軒曰徵鳳河樓臨水微嬿窄堂前有株玉蘭樹挺然圍抱高百尺憶予童子時就塾陳几席密葉布濃陰盛夏忘絺綌旁列兩桂樹方秋供折摘閱今六十年恍惚如朝夕虬枝霜幹不加損唯見春來千花萬蕊依舊光潔白湖中遠見三十里峯頂遥看同曳帛香風馥郁每經旬紛紜來往勞遊屐高曾暨我及兒孫七世相傳爭護惜搆堂種樹手屈指計壽此花幾二百所嗟人壽不如花逆旅光陰成過客此樹高竦旁無枝登緣攀折人絶迹盤根屈曲占地靈柔條霡霂從天益依稀猜測結妄想大椿千歲同今昔從來蘭桂比兒孫臨風王

樹稱嘖嘖前人手植良有意奕世其無忘祖澤

夏不雨湖水盡涸徐子受章拉遊龍渚慨然題石時己丑七月廿三日也

苦旱幾百日湖水縮數里山脚多淺灘磷磷露石齒好奇有徐子邀我遊龍渚緣崖穿石罅泠然忘殘暑空覆若夏屋矗立如檐柱猙獰起鬼怪蹲踞同虎兕神龍毀淵毆羣蛟失水府歸語鄉父老驚駭未曾睹予昔慕此山移舟兩度看怪石沒浪底穴竅鳴狂瀾何如今年夏波面皆嶙峋天公亢旱

原有意要使山根水竅盡露成奇觀茲遊洵可喜還為農夫慮且區之水且如此車頭淺落皆泥淤石龍果有靈我欲鞭之起飛入怒濤中變化興雲雨馮夷鼓舞風伯號頃刻傾盆潤禾黍湖水忽添幾尺深山脚依然沒舊址玲瓏既盡失其美余雖好游亦已矣嗚呼大夫之志在憂時探奇尋勝成何為

[illegible]茶園浮海圖分韻得二十六宥

十洲三島渺難覿求仙終古成紕繆博望河源姑妄言咄哉萬里疇能究淼茫更欲悖神溷鯨魚跋浪龍鼉吼嗤君漫赴魯連招軒眉鼓勇欣相就我欲勸君歸去來震澤湖山綺如繡汪汪萬頃浴長天染得春風波盡綠玉柱金庭指顧間兩峯依約蓬瀛秀靈威洞口問奇書石公山頂探雲竇皓月澄波宿畫船姓名好繼三高後風流還可載嬋娟梨雲夢裡人依舊何用乘槎騁壯懷一帆天外從風走裂君綃素改君裝其勿謂我言之謬

蔡墨濤邀遊天壇次家孝燾客槎韻

中郎[illegible]能好事天壇邀我同遊轀高明視聽孰主宰[illegible]古[illegible]帝與皇就中神樂閟靈府聾俗未許聞琳[illegible]人門三松挺怪偉歲閱燔瘞奠斝觴天衢廣漠[illegible]玉闕何將將別開神宇禮八蜡迎貓祀[illegible]三層陛九級皇穹大饗雄相當[illegible]皆古柏叢除榆柳槐檀楊天庭配饗列群聖精誠對越神飛揚黃琮蒼璧古典禮旋龍舞鳳輝天章長廊隱靜白日暗松風謖謖生清涼麻姑酸棗萊龍鬚天厨珍品何由嘗咄哉高門儼金闕妖狐窟踞殊披猖周遊未遍日西墜圜邱回首雲蒼蒼跨驢東西各歸路塵埃依舊天昏黃[illegible]枯坐神恍惚夢魂應入白雲鄉

秦州武侯祠 古天水郡

[illegible]營苦千秋俎豆馨祁山勞險遠天水慶安[illegible]能藏日（諸葛壘在城東三里誌載六月六日無影）前軍遷落星鞠躬師未捷遺恨說街亭

李廣墓 在秦州城南二里

突兀瞻高塚爭傳漢將名封侯知有數引劍恨難

以羽推猿臂深山息虎聲至今秋草碧髑石尚心驚

蘇蕙故里

靈氣恣磅礴偏於閨閣多將軍心若此思婦意如何錦織花開字文迴月下梭經行來故里何處聽吟哦

拜王將軍墓（將軍諱進寶崎嶇遇異人遂籌畫變國原提督王輔臣叛應將軍以偏師挫之世傳其鞭打臨洮夜奪寧羌皆奇功也）

談笑偏師起西南半壁撐一鞭停上將三鼓下嚴城帶礪家聲遠松楸墓道橫我來高塚下凜凜氣如生

峙口早行

不愁風撲面難得酒消寒頓我吟方苦憐人衣尚單村荒雞唱遠樹隱月痕殘立馬頻翹首烟巒秀可餐

留別李南宮明府再疊前韻

去日追難及悲歌喚奈何浮生知有幾人壽慮無多客路千盤磨歲年一擲梭得歸方是我敢羨考

槃過

諸同人各賜和章留別賦此鳴謝八疊前韻

好句情何限驪歌唱已真早知愁裡別轉悔客中親落墨箋成綵飛毫管足銀恰如菴李艷著意鬥芳春

別離今似此投贈欲如何腸聽三聲斷情留五字多騷壇人立幟黃絹句爭梭賈島吟偏苦推敲闖道過

筆疑天上賜花向夢中生韻和無聲泬吟聯不斷情太邱瞻入座公瑾笑相迎觸目紛披錦官齋候月明

幽恨無時已詩思不費尋浮雲隨處合潭水本來深秀奪千山翠聲傳百鳥音到家勞夢寐展卷憶同心

庚申元宵前一日讌集周魚門齋頭卜疊前韻

不與人同樂其如良夜何空聞仙侶集何處彩雲多冶艷唯謝粉明粧只炫梭（西人呼布曰梭婦女多戲之）秋歌聲漸

近來道笑言過
歸路迢迢遠愁心點點生紅燈今夜夢白髮故鄉
情莫想寒温話誰將色笑迎獨留邊月冷偏照客
星明

清水署中贈寧遠劉明府 仲熙 呈張掖李明
府 廷桂 二十韻 時分閘事竣

蜀郡才名大秦關雅化成鳴琴知事理校士誦冰
清恭滴憐才淚人收泣玉聲昔年心力苦今日鑑
衡精古驛馳歸騎嚴裝促曉旌隴山經遠道清水

駐宵程菊放東籬色杯深舊雨情同袍欣款曲下
士喜將迎不謂雲泥隔都緣意氣傾微聞勞撓足
盡說得傾城 時劉公於秦州買妾四寧 夜靜譙鼙急燈昏倦僕吏鵬
飛秉海運獲落負時名褒髩依蓮幕逢年恃筆畊
誦仙虛左席季重許長征無那鄉心切燕之感慨
生春風歸社燕喬木聽遷鶯契合良非偶心交久
乃貞前途傳碩問藉口達專誠麥積 山名 丹楓艷邽
峰落日明伊人牢犖父秋水望盈盈

已未立春日天水署中作

緇衣長作客白髮又逢春天水風先暖韶華氣自
勻三更遊子夢萬里別家人社火豐年樂官齋臘
酒醇銀川悲浩劫 時寧夏地震災 震澤想閒身遙計歸時路
江南柳色新

清水送李太守回郡用岑參水亭送華陰王
少府韻

別路晨光靜遙天雪意酣有懷供掃榻何計勸停
驂祖道趨僚佐班荊戀盍簪馬嘶穿古澗旗影遍
晴巒殘臘知無幾離情自不堪臨風空佇立千尺

對寒潭

燕臺懷友詩 存四

琢山子翁子

莫叠巒翠插晴空海內爭傳兩鉅公 謂施宗銘王文格 一自
文章開作手直教夫子挽頹風天開已識空群馬
學海仍留點額龍立雪程門虛歲月深慚朽質負
良工

繡谿蔡爾浚

卜居近市路三叉閉戶窮經鬢未華彩筆自能干

氣象神魚終不困泥沙百年俎豆忠臣淚四海文章博士家山斗聲名饒世德庭前還發舊時花（山斗堂忠襄公舊宅也）

茶圃汪沈琇

縱橫四庫費畋漁落筆爭看錦繡如最是功名淹歲月可堪心力盡蟲魚（開注禹貢郇集未成）梨花夢斷情無那滄海槎迴願豈虛（茶圃有滄海小照題咏甚多夢梨其會心處也）拂水烟巒吾谷許令人錯認子雲居

凝雪樓主人

十年噩夢走蓬婆萬里歸來兩鬢皤豈有勳名書竹帛漫將血淚灑干戈驚心兒女燈前聚笑口親朋酒後多彷彿淵明三徑在摩挲還認舊庭柯

社樹坪拜杜工部祠（去東柯草堂十五里刺史賈公移像於此）

半生奔走亂離間卜築東柯也便安辛苦當年求橡栗風流今日見衣冠隻身詞闕孤忠在紀事成詩信史看欲問草堂何處是水村山郭路漫漫

蘭城九日

客裡經秋易感傷況逢今日是重陽艱難閱世頭

先白歲序驚心菊又黃莫問臺前看戲馬好憑[illegible]底話傳觴樂蘭擬約同登眺老我還誇足力強

謁查大將軍劉大冢宰於五泉寺時大將軍班師入覲

奉詔歸來覲紫宸雲旌獵獵麗秋旻弓刀十萬歌韓范劍珮三千頌甫申禮數儘寬容揖客盤飧特設娛嘉賓趨承冠蓋紛來往落木寒林氣象春

贈莊浪世職魯參戎　鳳翥

分茆直比古諸侯賜姓傳家邁等儔功勒禺鍾誇閥閱威專節鉞擁貔貅秋原獵射風鳴鏑北海尊開月滿樓裘帶雍容依化日不教些事上眉頭溯厥淵源靖不毛酬庸歷歷話前朝直教南粵消蠻霧何似錢塘射怒潮世德傳從麟閣迥新銜頒自鳳池遙罡昇泥首同遵化細柳青青長嫩條

將之秦州留別蔡墨濤

揖攜琴書促曉程空將往事費沉吟青箱問世無長技白首論交有寸心四野謳歌原自好無端風雨忽相侵艱難老友輕分手別淚盈盈口似瘖

桑榆猶自戀斜曛撫景能無暗愴神萬里關山隨斷梗半生蹤跡等勞薪眼邊敢笑藏珠賈門外唯留泣玉人頭白只今趨幕府驅馳早信是前因

途中寄畢濤用前韻

觸勢山行趁早程擦鞍不發短長吟懷人空洒千行淚去國誰憐一片心但得窮途筋力健仕教霜鬢雪霜侵從今有口唯三緘舊日懸河類病瘖

旅客蕭條對夕曛低頭嘿嘿自傷神處雖誰見囊中未遺鄉還留釁後薪無那久交終戀別可堪垂

老尚依人歸田好作三休侶聚散由來事有因

已未新春天水署中述懷八首寄蔡墨濤時將赴甘州幕

知音千載說中郎入爨枯桐對錦囊形影每依邊月冷驅馳還共塞垣長敢云落筆驚風雨實有中腸照雪霜今日一尊人兩地相思那許鬢相忘

猶記過庭聽唱籌驅羊叱石敢淹留燕支山下三春雪嘉峪關前六月裘跋涉自甘忘路遠饔飧誰許為身謀平沙萬幕軍容壯白草連天處處愁

一身飄泊等浮雲聚散能無感慨深幕下風流人自好屋梁月落夢難尋九霄惟怯傷弓羽千里猶存老驥心白髮蕭蕭憐日暮臨風有淚欲沾襟

奉和子翁子蝸盧三首

一庭花草逐時新愛築吾廬肯自真昔史校讎辰夕伴烟雲聚散去來賓埋頭莫訝千絲雪拂袖能消萬斛塵斗室寬閒心境適焚香掃地肯辭頻

朱門綺户一時新石火光中景未真珠履難邀前度客雀羅誰是舊來賓酒邊傀儡三更夢眼底穠

華一窖塵何似考槃高寤寐過從親串得頻頻

迷途入久悟方新飛鳥還巢倦是真閱世已知同過客虛名從古視為賓提携鳩杖難辭老拂拭荷衣不惹塵況復玄亭欣咫尺侯芭敢惜往來頻

秦淮雜感次蔡竹坪韵

景陽宮外柳初凋結綺臨春總寂寥嗚咽秦淮舊江水只今猶似恨南朝

巷冷烏衣帶碧沙畫堂人去夕陽斜停鞭無限低徊處二月東風燕子家

楓林霜醉暮秋天曾上鍾山儘放顛寂莫孝陵原
上草西風落日鎖寒烟
小閣疎簾乜字開青溪一曲晚潮寬江流洗盡繁
華夢笛裡秋聲起暮寒

平番口號

旌旗獵獵陣雲開萬馬驍騰戰鼓催但使先零常
莽伏西圖丕許上雲臺

送周魚門赴蘭州

尋把皋蘭雪半消夕陽影裡路迢迢此行到處逢
青眼二月春風上柳條

吳元衍

元衍字慶蕃號柳亭家多藏弃古玉宣爐法書名
畫窓几明淨陳設楚楚瀹茗焚香意趣閒遠無嗣
有女子二長雪帽次氷香皆有慧性清才拈題
握管能與乃翁相賡和各有集載閨秀卷中

登吟風岡看丹楓入翠峰亭

薄暮登崇岡斜陽亂疎影綴日得所如蕭騷感斯
景樹頭變霜痕湖外淡烟嶺孤鴻下寒沙聲影遁

悲哽坐久心神怡小立各延頸駕言訪僧於開鑿
發深省山僧致殷勤為我煮龍井井噴忽西傾有
然四山靜余亦返茫鞋塵勞付幽屏一笑成虎溪
孤懷自耿耿

石眠朱子將歸吳門以詩留別依韵奉答

青山未肯賣借君作遊草烟霞滿筐筥泉石敦情
好雨餘拉故人雪嶠訪遺老歲月相追隨觴咏祛
愁惱一東忽飛來飄然就長道挑燈賦贈行千古
見懷抱

得古梅一枝作清供韵甚

老梅一枝真奇絕蛟蟠螭紐勢百折深山偃仰不
計年碧蘚輪囷繡古鐵托根懸蛭身倒垂下俯寒
泉聽幽咽疑是峰頭一片雲隨風洒作林間雪草
堂得此生清香紙窓日暖喧蜂簧軍州磁瓶大如
甕汲水浸花花自芳山茶紅淺略為襯水仙態雅
宜其傍堂中位置無長物筆牀硯几咸精良瑤琴
錦瑟儼在御撫之時與花增光主人胸中無一事
閉門讀書足其志不求聞達干公卿寄傲筠軒足

幽致竹爐湯浮蚓竅鳴採梅却有高僧至蔣垂亭上人過訪
論詩淪名盡日看不負清貞發奇思廣平詞賦真
天才笑我荒疎興偏熾

品茶

廟片天池水煨來折脚鐺細花翻雪浪虛籟沸松
聲色滌幽蘭嫩香捐茉莉清午窓深竹裡與爾訂
詩盟

舟過水村

雨漲一溪水蓬門綠柳遮蛙聲連岍草鷗夢傌汀

沙煮繭蚕姑聚穿魚稚子譁村莊堪寄跡我欲便
移家

晚泊林瀆

輕舠逆巨浪薄莫下孤村日落猶鳴柝天寒早閉
門渚遺歸鴨跡橋帶漲秋痕自笑徵租客何從覓
酒尊

雨後同石眠觀瀑循澗至雲石庵

雨餘信步不知遠話入烟巒鳥道邊隔塢却傳雷
隱隱斷崖斜落雪翩翩寒生遂發幾千樹味敵中

泠第一泉却怪老僧看易足典雲軒裡枕琴眠

雨後山窓獨酌醉題

溟濛春雨暗湖汀洗出春山無盡青天與幽人開
畫幛我將豪興付銀瓶雲烟落紙狂猶在醽醁浮
尊夜未停自笑生涯原不惡醒時難醉醉難醒

避暑虎邱玉蘭房

坐箇籃輿上虎邱納涼偏愛背山幽一庭樹蔭不
知午滿閣竹聲渾似秋性嗜瑰奇搜古跡意耽高
曠眺平疇銷沉覇業英雄恨劍氣常看射斗牛

渡湖

太湖新漲桃花水風湧寒濤遠拍天西望長沙窅
無際片帆衝破萬層烟

七十二峰足徵集卷六十七

武峰吳定璋友篁蒐録
汝南周立柱夫編訂

張振先

振先字有光東洞庭楊灣人好古力學與葛震甫吳疑甫周尚平稱同調所著左癖軒存稿二卷游藝齋存稿一卷

四月十九日雨中赴成宇社集携具山舘賦懶性從來水竹居分得竹字

我家無二頃日飲酒一斛雅性巳自懶眈醉更樸遨眼空邋遢花心許檀欒竹昨過嚴君平豈爲季主卜彌旬苦淫霖向晚愁饘粥嚴子亦大佳相邀坐板屋南窻納嵩山北牖聳高木梅鷹水晶塩筍剝琅玕肉陰晴任彼蒼煩惱徒自戕且復飲如何黑甜歸去熟

小姑山

一峰側如髻上有小姑廟小姑廟前風波惡行人乞靈崩厥角平生不作繞指柔郍能來此暫低頭掛帆固佳住亦可會聽枕背敲颸颸

泊九江寄震甫

江州淚濕未休我來夜將午琵琶不鳴江水流世上相逢只如此剖肝瀝胆爲誰死白傅才情今巳遐賈生寂寞委長沙青鞋夢裡君來此春雲蹈破三千里

黄鶴樓

千古黄鶴樓見在此江上五百年前身是誰來登斯樓幾惆悵長江渺渺無還期今人摸索前人詩

濁酒獨斟白日暮刲腸自許青天知樓兮樓兮不忍去隔江無限傷心樹

西窻觀刈麦

去年洪水沉閭閻家家舴艋歸茅檐緑秧黄麦飽魚腹陳紅一釜酬一縑催租猶然酷吏怒忍餓安有貪夫廉今年淫雨仍厭厭太湖一夜十尺添哀鴻洶洶憂危阽豚蹄奔走著龜占來趂萬頃今漸漸頴得皎皎揮腰鐮天公似憫蒼生訴却斬癡龍掃雲霧赤日行空濕欲收黄雲捲地人爭赴千門

萬户歌且謡去歲無襦今有袴張生抱關如江淹西窓一望掀長鬚呼童急把菑畬礒種秫謀與麴君兼餔糟啜醨同飴甜醉人爲瑞吾何讝

郭聖僕唐研歌

葛鬚遠從金陵來向予撫手稱奇哉天生神物未枚見郭郎片石神工裁金星歷歷同雲紀玉露津津紫烟起端溪三種遡難群銅雀臺荒寂不聞長安富貴選珠玉千金萬金貯出櫝錦帶蒼鷹橫自誇綠鞭驕馬紛相逐郭郎嗜書亦有年齋頭片鐵

磨欲穿一朝市上識此物錯愕長跽心纏綿倒囊不惜兼金價持歸珍重芸窓下摩娑想見武德初天策諸賢曾並駕攄才逞藝各紛紜此物於時天所借明皇幸蜀胡馬狂王公奔走原廟荒汾陽功勲塞天地兩京再復開重光功成斂手歸阡陌一束圖書一片石圖書片石竟如何貽厥兒孫好田宅迄今幾帝更幾王胡哉斯物還斯郎樹穴探環知姓羊

晚過金山

一拳浮水面百尺柱天中世路英雄老江流日夜東客心憑歷亂僧臘樹龍葱我已爲行脚歸來謁梵宮

不見震甫蓋十年矣杜弔先君值雨止宿同佩卿長卿夜坐得閒字

風木無窮恨蓬蒿久閉關生芻勞杜玉細雨忽連山席上餞春酒刀頭暗月環十年心宛在千里驥難攀旗鼓雲霄上鞭弭俎豆間探珠銀燭短説劒布衣閒顧我非三影窺君見一斑相望類河漢可

得驟言還

暮春登碧螺峰同尚平凝甫

小徑縈紆石磴重振衣偕上碧螺峰綠波蕩日金光鑠翠靄籠山黛色濃酒力不因春老困詩情還仗興來工去天尺五頻搔首呼吸丹臺顥氣通

北行留別敬承諸丈

東風倚棹太湖濱仗劒高歌别故人千里相思分此日百年行樂記今春桃花渠上風流句楊柳尊前獨醉身回首天涯須努力肯因惜别淚沾巾

二月一日喜晴風便自江陰過揚子

十日春惟一日晴試花風信愜西行宿酲未解毘陵酒朝食遄過鐵甕城孤夢喜無兒女態大江横作丈夫情吹簫賣卜人何處我欲因之紀姓名

瓶中蚕梅

誰傳消息解争先未雪開來分外妍碧膽瓶中勞驛使烏皮几上憶逋仙傳神巧借穿窗月續骨還憑漱玉泉清韻向人看未足醉歸紙帳不成眠

庭中晚梅

處處梅花看盡發窗前一樹獨蕭條久埋寒雪身如石未飽春風口若椒芳信易傳南國近冰魂難待北江遥今朝才見枝頭白笛裡誰家已亂飄

震甫過訪秉月泛湖口占却寄

萬頃空濛一葉舟微風容裔比輕鷗酒醒却憶夜來事疑與謫仙江上遊

張善道

善道字仁卿詩品高潔宗襄陽輞川所著寒齋集擊筑吟顧瑞屏陳眉公序之子明俊刋以行世

飲吳昌侯小閣

主人愛客深日暮猶開閣携酒對青山凌風引黃鶴四野起烟嵐千家半城郭五株門外樹歲歲見花落

薊門雪中寄葛震甫

薊門風雪出無馬思君不見山陰舟安得舟中大白浮相過同話故鄉愁故鄉路遠三千里家在一山同一水山寒酒熟梅花開日日醉眠香夢來

同鄭進之賦得浮梁月

踏月浮梁上與君幾遍看山疑黛色遠潮落鏡光寒露白人烟寂風清鳥夢安向來詩思溢今夜酒腸寬

山居

一徑柴門外蕭條客過稀夕陽人獨立寒水雁初飛山色酣紅葉秋殷冷翠微盈盈蘿月上向晚却忘歸

九日客崇邑

天涯逢節序昨夜見霜花烟氣涵虛閣秋光冷畫

又白衣經雨潤烏帽受風斜慚媿依劉客看山即是家

客夜

淒其風露下秋氣冷孤幃有月還同照無家可當歸漫勞今夜夢空授故園衣最是砧敲裡啼烏遶樹飛

寒山訪趙凡夫

一路山光裡行行問酒船人來寒食後客過夕陽前花瓣隨蝴蝶鄉愁見杜鵑隱君家不遠只在白雲邊

懷汪會符

納涼亭子上獨酌不成醺空憶人千里愁看雁一群花香風外轉夜色月中分猶憶題詩處漁歌隔水雲

嚴任夫見過

真率忘賓主貧厨菜作羹日沉山閣靜月上艸堂清劍長英雄氣茶疑風雨敲籬花霜後綻紅白鬬盈盈

別周振玉

一身去國等閒輕飄泊隨雲過此生醇酒不辭終日醉春風難盡故人情艸迷極浦愁分路月掛遥峯夢入城別後莫教消息斷未秋先聽雁來聲

彭城寄弟

黃河曲曲盡沙灘滚滚洪濤擁日寒憶弟有書千里寄高堂無恙寸心寬但知對酒開懷抱不解逢人說路難燕趙十年曾作客彭門風雨舊衣单

寒夜

鈴塔何勞擾夜嘈孤燈清酒讀離騷寒衣自是秋雲薄不爲西風似剪刀

懷葛實甫

濕雲初散曉烟輕陌上遊驄柳外鶯盡日思君花下飲酒旗摇曳過清明

雪中懷葉肇禧中翰

瓶花香冷凍難分漠漠江天一色雲欲出不如僵卧穩滿城風雪正思君

張明俊

明俊字伯聖號憩齋仁卿子幼孤嗜學能讀父書嗣響騷壇有張子合刻詩數卷葉蒼舒序之云俾世之嗜風雅者知仁卿之有子伯聖之有父爲清河佳話也

·暮春同人東皋晚眺和陶詩時運四章

唐虞已邈復覩清朝春醪既熟挈榼東郊謳歌擊壤敍遏雲霄薄言西疇膴膴良苗

洗耳上流我纓可濯箕山潁水于古遐矚稱心固好無求亦足風日斯美曷不爲樂

暮春烟景童冠浴沂同心合志薄言旋歸有詩可歌有觴可揮歲月易逝斯樂莫追

寄形宇宙隨處遽廬泛乎中流夕景曠如月明移舟疑坐氷壺欣覩盛世樂豈只余

連雨懷湯天逸和陶詩停雲四章

南軒岑寂剡薕風雨孔懷伊人道路艱阻春醪獨酌素琴閒撫雲樹莅茫徒勞延佇

停雲八表四野空濛菊芳老圃楓冷寒江形留神往兀坐山窗雙魚尺素道遠靡從

有蘭有芷雨滋敷榮溯洄孔艱獨傷予情何當稅駕肅肅宵征欣焉傾盖敢託平生

終風霾雨葉落庭柯懷美人兮翹望羲和伊余獨處歡寡愁多歲云已暮霜霰如何

有所思

秋月中夜皎流光入孤幃幃中人不寐披衣起徘徊徘徊望明月雲中鴻雁哀嗷嗷凌風翔雙雙塞北來如何遠行人十載還不歸含情入空帷憂思當告誰

采石磯舟發至涼山宿

揚舲至涼山接上三十里風微潮亦平漾舟晴江裡落日亂帆歸斯須江月起江月映蘆葭流光入蓬底有客不能寐坐起復倚徙沆瀣氣何肅碧天淨如洗何處無明月悵然寡知己萬籟亘深寂雁聲度寒水

閱畊樓爲葉蒼舒賦

既讀亦已耕登樓望南陌南陌多良苗青青遠君宅晨與出荷鋤日入返檐隙曖曖桑麻交梟梟烟

村白輿至酒一尊醉醒隨所適寄言躬耕者溪南俱種秫

飲酒和陶

羲皇去不返千載猶思之吾生歷季世盛衰無定時故人攜酒至詎肯待來茲恬然有餘樂歡飲復奚疑醉中有深趣壺罄杯還持

山雨夜來過門外泉殺喧洗心一清聽吾廬欣地偏名花開後園好鳥鳴前山歲月不我待逝水不復還美酒若可得此外復何言

長貧何足悶憂世復憂道道喪世日漓昨少今衰老譬彼東鄰花經霜枝忽槁人生非金石容顏豈常好日月易去來惜陰如惜寶濁醪有妙理醉中遊八表

曩昔澤畔人憤世還憂時衆醉君獨醒中懷激楚詞詞意感且深高風每念茲行藏箕潁間湘水共九疑搴芳憶美人璽均不我欺常哂榮利流茫茲欲何之

和陶酬劉柴桑

虛室絕人事蘧蘧蝶夢周空庭走落葉客枕巳驚秋課童覓長鑱理穢事西疇妄求憂患干斯言是還不曷若固窮節良辰恣天遊

月夜

今夕月倍皎更喜塵事泯斗酒娛衰顏孤興自滿飲征鴻天外鳴客心中夜靜爽氣襲人襟微風動雲影清光遍庭除露濕衣裳冷四宇寂無譁秋梧落葉井

採蓴曲

蓴生太湖採自鄒舜五先生始雲間陳眉公作歌紀之辛未秋杪泛舟湖上補作是曲

蓼紅蘋白蓴香冷白鷗衝破溪雲影萬屏開處夕陽沉沙明浩蕩空中景逸思奇懷擬季鷹秋風起兮憶採蓴採來細摘烹爲羨品之佐酒流清芬醉來浩歌傍溪宿補作徵君採蓴曲臨風倚棹想先生數殺欸乃秋波綠

采石磯弔李太白

岧嶢獨聳江邊樸樓臺縹緲雲中浮仰瞻千尺之長松俯瞰萬里之長流巍然浩氣冲斗牛詩仙酒聖孰與儔若使磯作詩壇江作酒如君醉月題詩復何有

中秋對月歌

去年看月黃蘆村晴光徹夜秋風清平湖萬頃淨於練小艇棹出蕭葭横今年看月浦莊北高歌對酒懈幽獨銀河萬里無纖雲中宵宛聽霓裳曲風景依然歲歲同酒醒人在月明中月高風定人散寂何處征鴻度遠空

二妙歌爲葉林屋豈僧昆季賦

元方季方迥絕倫謝郤薄俗浮名心伯氏著書撰歲月窮經皓首尤耽吟仲氏丹青入神妙寫真不讓曾波臣時懷風采啟余思清襟磊落澹且真超然高蹈塵壒外一琴一鶴常隨君遍遊五嶽擬禽向擔簦芒屩衝烟雲君家兄弟真吾師詩中有畫畫有詩詩工畫妙各擅奇相逢二子天下稀

范聖孚惠朱白民愛日圖讀之有感而作

范子惠我愛日圖斯篇教孝世所無實與孝經相表裡發明不啻周程朱白民先生之著述亂書堆裡藏瑤瑜昔聞荆山有良玉卞子不識終成玦金朱二公搜其秘（金孝章朱聖隣）至孝豈特聞三吳范何二子較而訂（范聖孚何立方）立言當代稱名儒珍重置之几案間人子當自遵規模三復讀至買笑錢（白氏每歲百文于父母枕席間使二人見之歡然一笑謂之買笑錢約歲錢盡復如是）可謂善令親歡娛洗心更讀未終卷不覺感嘆涕泗俱同爲人子吾幼孤對此能無風樹之思乎

江村暮歸

獨立望晴川江村欲暮天舟爭寒水渡鳥曳夕陽烟牢落悲鬢鬢蹉跎逼歲年鄉園花月好春半未言旋

憶聖隣舍弟

裘葛已三易授衣又杪秋夕陽紅葉寺秋水白蘋洲南北時聞警風塵久浪遊家園幾與廢日日望歸舟

宿不染上人山房

深坐竹林暮浩然天地秋凉風動高樹皎月溯中流得酒引孤興敲詩消百憂老夫如有得遂此將奚求

舟次

未明催解纜遊子畏宵征天外雁無影水邊蛩有聲淒清鄉夢短黯淡客愁生問路江城近悲聽畫角鳴

同余孝朋野望

握手平原上與君心共閒風高驚落雁木脫露寒

山一水秋雲外孤村夕照閒樵歸林欲暝凉月逐人還

同致遠訪研雲上人

停輿尋勝地振策訪研公寺古千峯抱雲藏一逕通鳥鳴清磬外樵語翠微中莫遽言歸去銀蟾在碧空

訪泰存古山居

斗室聊容膝紫扉日日開露香浮曉竹春色上寒梅一水碧能住千峰翠自來北窓閒試茗新綠遍莓苔

雲巖懷古

籃輿曲折上晴峰古殿崔巍聳碧空一水倒流青嶂外片帆遥出白雲中苧蘿人去歌聲杳響屧廊虛鳥道通芳艸不知興廢事年年綠遍館娃宮

和張朋鶴鍊師

不問黃初與永嘉歲深無歷紀年華雙鳧飛去王喬舄一鶴歸來丁令家石室久藏丹篆字洞門開遍碧桃花空山盡日無人到獨坐長松吸絳霞

漢陽晚眺

春晴香霧花冥冥春光莫負江上行遠村疎柳見帆影古寺隔溪聞磬聲鷗占烟江一水白沙鋪夕照千山明王孫欲歸正無賴芳草萋萋空復情

秋杪胥口道中

寒山一帶若錦叢老眼却擬春花紅隔嶺鐘聲白雲外綠溪樵語丹楓中長天秋水落孤鶩遠岫夕陽明斷虹猶憶當年牧之句停車吟嘯霜林東

古意

妾心似江水郎心若明月明月有盈虧江水流不絕

君心池上蓮妾心池中藕藕絲不斷頭蓮開不悠久

昭君怨

誰恨丹青畫不真自嗟薄命不逢辰妾身顏色豈足惜顧惜後來宮裡人

江上曉行

日出未出天將明潮落未落江水平長年蕩槳出溪口嫋嫋竹枝烟際報

楚中懷洞庭故人

春艸萋萋綠到門踟躕搔首獨傷神雲山萬疊遮歸路空對梅花憶故人

張昺

昺字定九金灣人遊橘社金先生之門篤信好學以羸疾卒無嗣

館夜

虛室梧凋受月寬孫康雪窖郄同看杜陵顧置千間廈賸有蕭蕭半榻寒

張御採

御採字天遴馬蹟張青灣人祖正道有世職乃讓于兄弟而不襲父瀛官都司又性不好武而喜文專心舉業補邑弟子員旋以奏銷詿誤阻其進取之階遂作汗漫遊銷磨壯志而已

黃州懷古

才曠謫黃州山高月色秋雪堂遲獨步赤壁放扁舟孤鶴來清夢浮鷗遣別愁清風足千古灑酒向中流

湖口縣

澤國蒼茫裡山城儼一龕地分江左右水下海東南湖氣連天濶嵐烟匝地涵匡廬何處是雲木曉相參

蕪湖舟次寄內

別來頻幾日契濶抵三秋寒煖卿應憶饔飧我自周風淒江上色月杷枕邊愁寂寞孤燈下還知悔遠遊

送屠大東歸

青青楊栁拂前岡何事春風送客忙黃鶴烟雲浮落照清江尊酒對愁腸依微吳楚山千里寂寞東西水一方同在他鄉又離别片帆斜月太蒼涼

晚過赤壁

千年赤壁壯臨皐山月江風一葉舠斷岸半隨秋水落殘霞長接楚天高黃泥坂下孤烟緲白雪堂前兩賦豪漫道英雄橫槊處只今鶴夢不驚濤

子夜春歌

小園梨花暗飛肩東風吹妾妾心咽低頭月白不堪眠五夜長于十年别

砧聲

誰家八月搗秋衣斷續敲邉木葉飛此夜關山無限意西風可送到金微

張震亨

震亨字羽霜東泉灣人

石屏

籬落傍山麓蹊行石徑斜錦屏開秀色朝暮飫烟

霞

張鶴

鶴字鳴皐長沙山人

咏水中栁影

綠映青青色更鮮離情依約碧波天一雙燕剪空相掠百囀鶯簧不碍眠眉黛想留西子恨腰肢虛鬪洛神姸朝霞夕照長相見多在隋堤灞岸邉

七十二峯足徵集卷六十八終

武峰吳定璋友篁蒐録
同懐弟定球友梅編訂

吳　高

公字子高號思隱武山人賦性孝友耕讀自好築室錦鳩峰下祝京兆允明題曰碧梧翠竹之堂王文恪公鏊爲之記

幽居

白日掩荆扉青春自息機懶看芳艸遍閒數落花飛得酒輕榮辱無詩泯是非悠然三徑裡松菊永相依

秋海棠

亦似幽栖者從來未入林不無紅粉怨枉煞白頭吟綽約皆前態凄凉月下心有香惟見汝識得是情深

曬梅

草茵石枕獨横身老去猶生一點春高卧似他難物色從今堪媿着裘人

吳從聖 九十三老人 姜森玉塡諱

公字遵宇南京禮部儒士璋本生高祖也狀貌魁梧美鬚髯優於經濟天崇之際賦役繁興吳民苦之適廣平路皓月振飛巡按蘇松問民疾苦遵宇爲條陳賦役積弊七事曰布解白糧兑漕櫃收金花差役義租得奏免其五當是時路公面諭良久并問里居知其洞庭山人也弘光初路公任總漕與馬阮忤罷去丁内艱兵戈載道不能扶柩北上栖栖江淮間乃憶吳某慷慨不凡宜可倚緩急遂之洞庭山而遵宇已先卒於臨清州路公嘆悼呼其孤孫時雅語來意席太僕本楨知之即賃屋爲居停謀所以保守山中者所著居易居詩草客臨清猝被兵逸去僅有古樂府一首附葉仲衍集中録之以見其概

久别離

别君昔日楊栁青霜天十過鴻冥冥北来豈無人棄妾如浮雲紅顔不待令人老青銅何心照昏曉依稀雪綴鬢雲消礙眼山川望中小封緘一寄淚

一滋萬里迢迢空自思燈花今燈花報我消息使還家凄凄贖不花夢魂長夜飛天涯

吳從明 九十三老人 姜森玉填諱

公字侍宇璋嗣高祖也家素封喜交遊學書於雲間莫雲卿是龍學詩于吳門范長白允臨生平吟咏率皆近體不事雕琢自寫性靈

范先生問莫釐之勝詩以述之四首

高峰巘業鎮湖西東去湖流遶百溪田舍盡圖青草岸漁家風月綠楊隄征帆渡轉山將遠去鳥廻翔水欲迷高隱畸人雲樹裡接天喬木蔭平畦

插天文筆莫釐東西望包山廿里中風豁盡同千嶂隱人家都住百花叢秋酣橘柚霜林重春富櫻桃夜雨紅林屋隔凡親歷過醉眠應勝廣寒宮

峰高閬塢北圻長天入湖南一望洋春雨蕭蕭蘆葉暗秋風漠漠稻花香山雲隔斷烟波界水月空明震澤鄉還有詩人吟不盡弁峰茗霅遠蒼茫

太湖一水兩山分北眺吳門殷暮雲風物隔城應自異林花着袂總含薰風流白傅移歌舫綽約仙姝曳舞裙佳話千秋傳紀載洞天福地有前聞

劉太守試浴鶴軒題

鑿開混沌竅清流幻作蓬萊海鶴洲出水頂鮮紅杏雨臨風身潔白雲裘羽儀高逐鸞凰友清喚頻驚鷄鶩儔愛爾憑欄看不厭茶烟未許溷斯邱

湖亭秋望

山色湖光一片秋西風颯颯響溪頭厭聞清世遥傳譬喜得餘生老自由目與落霞隨去鳥心將空水共閒鷗寄情亭上時時到爲問山童酒在不

同友人遊法海寺夜宿華嚴寺

山人老去已無能贏得名山日日登雲外有天皆是佛塵中無刹不歸僧花當晚節秋尤勝月落寒江水更澄莫怪灰心證禪寂靈臺原只玉壺冰

吳嘉鈷 九十三老人 姜森玉填諱

公字毓恒璋曾祖也賦性温厚訥訥然言若不能出諸口而讀書貫穿古今下筆了了錢吉士棻聖野徐雲子至山訂交有縞紵之歡焉作詩宗陶嘗集其句其字爲詩一卷曰樂陶

訪吉士不值集陶

故人賞我趣閒暇輙相思樂與數晨夕言笑無厭時行行至斯里顧眄莫誰知一朝出門去不知竟何之虛室有餘閒我來淹已彌遙遙望白雲離言亦云悲欲留不得住旋駕悵遲遲

集桃花源記字題許元燮小桃源

晉有捕魚者停船緣小溪林間初見犬屋外忽聞鷄具食儼扶子延人親率妻田家往來便焉得路終迷

遠訊武陵路行行絕徑通見聞隔世外髣髴近山中曠論欣相屬高人得所從桃源良足誌數往樂何窮

約葉聖野許德先遊王園集桃花源記字

村南有絕境便欲往從之避地漁爲葉尋芳酒自隨林開山隔岸花落水平池相得怡然樂餘人不遺知

遲恭先不至集陶

所如不相捨間隔嘆從今未得便親往還欣忽遠尋犬驚人欲至酒設語初停隨步知何處無緣問竹林

吳時德

公字明之别號不官詩多苦吟以手指向胸作圈衣爲之穿壯歲遭喪亂歷涉窮困來往大江南北採詩訪友無間寒暑至老不衰在棠邑與汪御公湯聖弘天邑兄弟倡酬在金陵與顧與治杜于皇紀伯紫王元倬諸公結社拈歛性就幽邃句爲詩從人索和和軸如牛腰盖其遺世自得之懷于此可見錢牧齋吾炙集中載其詩表其行列在舊京

孤臣之次按先生有過徐武子話舊之作云相逢衰老日猶慟甲申年過王璞庵云舉目天難問低頭淚轉多述懷云酒中尋世界夢裡整衣冠乃知先生固不止一吟一咏寄其志也嘗與包山秦存古選兩山風雅所著來瘦集蘆中草可老吟厭孫定儀定鶴梓以行世

琴山

片石可盤坐耳淨空明中清音逐時發安用絲與

桐悠悠移我情豈在滄海東

夜同孤公坐碧雪泉上

一泓澄寺門竹色同水光到來必信宿滌我塵土腸愛茲不能寐與僧吟短章月落山磬徹清露滴荷裳

初春同諸子登崇邑靈巖山

策蹇春城東不若秋冬際放我浩蕩懷遥愛凌雲勢芳郊草漸青時鳥囀猶細顧語諸同游花時難值霽村村聞梅椰金粉成佳麗停鞍近白雲馴雉

莫知避曳杖穿松陰跏趺宜少憇轉憶兵燹餘遊踪幸能繼躡頂解我裳盤礴得古意頃豁天際睥八荒見虧蔽江帆類飛蝶薄暮覺風厲採石循澗流(山產文石可爲盆玩)烟嵐互開閉燈影閃浮屠樽罍罷傳通禪房聞妙香曲肱枕雙袂佳句成夢中山靈得所寄

碧螺峯看秋色

尋秋上山椒步止失翠微盤石獨趺跏默審百物機衰容既如此化工多是非消我平生心漫隨黃葉飛

雛燕學語曲

薰風日拂塘西宅出壘雙雛初颺翮乘風忽爾到簷端若謝居停托晨夕口張舌露音不生良久喃喃語未成治長聰耳且難悉阿誰吻下能分明閨中少婦捲簾顧對此于飛感遲暮滿懷幽怨非等閒却似雙雛語難吐

採蓴歌

采菱採蓮兒女情年年不斷橫塘行獨有西山採

蓴者千秋誰得同芳蔌我今採蓴太湖沚紫絲牽向清波裏任爾漁郎笑我爲野鷗亦漸成知已歸來月上放歌頻一片幽心照古人

蘭亭石歌爲君美作(靈璧石上鐫刻小楷石背有飛翠二小篆)

右軍蘭亭天下稀定武石本傳瘦肥書家辨論如聚訟凡骨學面古所譏中山收淛得飛翠稧帖縮本儼在位大功郎第久珍藏墨榻曾爲坦翁遺好事爭求一見難南唐北宋成疑團崑岡刼火玉遭燬此石完好鮮缺殘叔兮嗜古夙成癖雅擅臨池

秉愛石何意蘭亭落雙手摩挱朝夕勤心畫空傳都下人艷之匹夫懷璧來徵辭朱門勢力奪不得王覺斯錢受之爭購之五湖一舸真吾師速營寶晉居石友偕隱東山謝虎口神遊岩壑墨光融永和群賢相左右藏之洞天勿浪傳連城之璧延陵專君不見辯才弗悟磨兜堅梁間墨寶終化昭陵烟

觀任允功畫山水歌

洞庭文士稱畫師西有叔平東四可兩公當日俱絕倫芳毅及今猶未墮百餘年後生允功胸藏五嶽開鴻濛中年落魄始放筆六法那能拘此公雲片片烟重重細雲吞吐峯外峯不知梵刹在何處恍惚星星聞遠鐘泉涓涓石齒齒泉石相齧何年止獨木橋邊一艸堂山翁留客聽泉水得維前身是摩詰再來斯世成高逸幽棲各占水一方輞川笠澤真堪匹我今欲乞家山圖長松石上坐潛夫抱膝長吟無了日兒孫日日來招呼

寄甘菊與林茂之

采摘非吾手收藏向爾心風霜經不淺香氣自能深倘得加餐力應增樂志吟何須薇與蕨固守吾高岑

九月望夜對月懷陸漢敖

今夜中庭月清光更可憐遙思故人處此際亦遲眠雁過書難定蟲哀語不全前宵曾對飲雖雨未淒然

長至前一日寄柔顒弟於白下

隔面及三載其如手足何況逢佳節至各在異鄉過近日書來少高堂入夢多計歸仍未就愁疊似江波

旅況寄王雙鳧

病目如禪坐經年秉筆難靜心疎應接高趣出飢寒知已惟詩卷逃名豈釣竿一春江柳色幸未客中看

訪龔半千

久謀今始面互喜意中人道氣通吾黨家聲復比隣畫歸流俗少詩向亂離真且得乘秋興江頭採白蘋

白下浮橋忽遇王璞庵因識陳挹蒼

一氣交千古其如我輩何河梁逢落日草莽見銅駝舉目天難問低頭淚轉多當壚尚容醉無筑且高歌

次葉士毅客舍之作

極目高樓上江峰點點青鄉心搖落日邊吹起離亭夢斷三更月霜高四野星那堪哀雁過同在客中聽

過翁徵同

入門先見竹不遇亦欣然況值同尊酒從容話雨天里深鷄犬寂村斷水雲連却似巴山夜何當燭更然

艸衣庵爲東上人賦

但索題精舍何曾見一椽以空開慧業隨處可栖禪破衲秋雲片殘燈夜雪篇他時訪遺跡應在化城邊

落葉

錦樹飄零盡山光漸覺微句因臨水得情似送春歸幽坐肅寒氣静觀生息機較花猶耐久寧敢怨霜飛

湖上雜咏

群峰青不了在在接湖光自幸居圖畫何知是水鄉漁歸紅葉渡僧過白雲岡猶羨功高者蛾眉載一航

仰看浮雲迴天難問此辰龍蛇新顯晦蜂蟻舊君臣竹下常懐晋桃邊似隔秦殘春傷往事脈脈自沾巾

窮喜增詩譽閒思作酒傭詩堪留後代酒缺過三冬愛客隣常乞求仙侶未逢山南耶縱目深省一殸鐘

清宵燈影絶山月到寒廬佳客無如此閒情況有道書

餘桐音通别院花瓣下前除不獨焚香坐悠然讀

一方雲水合獨泛豈無聊晚翠合重嶂秋紅映斷橋采蒓驚縮項爆芋代長腰爲愛當頭月空明弄玉簫

雨止曉風微簷前曝草衣向琴摹聖操罷奕絕兵
機入室籬花瘦懸墻豆莢肥忽聞哀雁過敢怨北
書稀

杪冬遇龔半千問上人即集鍾山酒樓

偶爾成高會悲歡動晚天殘年無賴客當代有心
禪兵氣連江外山光減目前醉吟非得計恐誤後
人傳

吟風閣

縱目凌千仞山寒落日西詩亡懷雅頌蕨老慨夷
齊古渡波濤迥荒村艸木迷莫云衣未振高臥白
雲低

雲石庵

院落多叢桂還疑舊隱君山厨泉自至木食鳥平
分塢小天無象雲深石盡文為言趺坐者應亦妙
香聞

過望雲庵

最愛入長林其如谷更深閣虛生衆影山靜落空
音碧雪時堪飲蒼龍夜亦吟塵勞方外盡堅我卧

雲心

過徐武子齋中話舊即別

出郭循河曲衡門起暮烟相逢衰老日猶慟甲申
年晚捺霜中菊清心石上泉又憐分手處風送采
蓮船

秋海棠

離群如有意相見半年餘艸澤無高位墻陰是故
居豈憎人下視偏動我長歔多少新承寵幽閒正
未知

菊影 居易居社題

半壁宛籬落幽姿混筆端愛薰彭澤易餐到汨羅
難風外神方定燈前態亦寒去留同一夢何處帶
霜看

賦得飲性就幽蓮

敢道乾坤窄歸來亦似禪一懷空萬物半世属餘
年短髮冠枯籜微軀衣水田葺茅憐怪石開户向
飛泉親老堪娛志兒頑不課篇化城無道力護壁
有雲烟師友陶元亮蹉跎孟浩然塗窮安用哭計

拙轉爲賢野鶴窺歌咏山花照醉眠莫嫌桃未種
仍恐引漁船

秋日尋化香樹葉染布袍寄贈袁漢排

欲製仙人服因傳世外方遠尋黃葉寺滿摘白雲
鄉染自分濃淡裁還較短長未容沾栤汁翻覺帶
荷香舊衲同三事新秋附八行却慚非錦叚聊以
寄清狂

次陽聖宏伯仲香艸堂詩韻

一院縈書帶幽棲得令名當年張仲蔚此日鄭康

成乍歷欄前逕頻聞幕外鶯引賓穿月窟命僕掃
花英粉壁臨山影茅簷接豆棚倚窗疑雪皎疊石
類雲橫却似歸巖穴何曾慮甲兵秉風聽竹坐護
菊遶籬行橘社將詩課梅天蓄雨烹墨香蜂脊戀
春靜燕逢迎豈放灘頭釣翻嫌谷口耕無松思處
士種栁嗣先生紋衡烏皮几斑凝白玉罌有年忘
甲子無事即蓬瀛心遠誰能繼風高我欲盟到來
題最晚或可附同賡

穀日同許宸卿佳哉閣晴望得微字

欣逢此日放春暉吾黨悠然向翠微萬戶烟光隨
水合半空雲勢帶山飛奇懷醉後無今古高趣詩
中定是非莫道西疇將有事目前何處不生薇

過張文寺隱居

苔逕逡巡破翠痕蕭然南郭似荒村滿畦野菜初
生葉近水垂楊半露根著述可消閒日月香光偏
到小柴門幽棲自是吾儕事秦後桃花且莫論

寄題鄭世貞竹閣

萬竿深處結茅庵想見高居愛避炎客到碧陰送

逕曲鳥啣黃籜補巢尖風來靜聽如流水月上遥
看恍隔簾每憶此中閒咏日幾回詩就落枯髯

訂葛震甫遺稿成追贈

貧從垂老已難禁風雅方知得意深久客固煩鄉
井夢微官何礙水山音裁成片帙千秋事不枉同
人十載心生死論交未陵替玉樓鏊此亦開襟
年當杖國始還山白社興歌勝栁攀雙舄曾飛萬
里外一瓢仍泛五湖間揮金名著家應破攻玉情
深州更删幾向月明懷故處吟壇酒社冷漁灣

輯顧與治遺稿有作

自省哭君誠淺夫斯編三復真良圖國風已盡古今變心血都當貧病枯後輩才華得誰繼同時友道能相扶栽成藉火寄泉下尚有葛翁商訂無（與寢甫交善）

鄭晉之從館山樓

村落久荒存古樓硯田携到秉清幽六時閒聽鳥相語一榻醉眠花上頭雲化殘峰向窗落湖生早月隨烟浮長吟抱膝自娛老世上那知春與秋

題王文恪公廳壁畫竹

從來太傅眈邱壑清節誰標在粉墻座上喜風通嶰谷燈前疑雨過瀟湘成林隔代非槐比結寔何年引鳳翔幸見此君留此第孝陵松栢久無光

秋晚閲魏惟度詩選中載林茂之遺詩因以志悼

君從艸澤表遺才更慰同人在夜臺佳句正當驚死後悲風猶覺帶秋來一生高骨愁中見半世鄉心夢裡回衰眼細看迎返照碧空雲盡雁報哀

過鄭薇令園居

善病文園今再見文章空嘆老湖濱數竿風氣猶如晉滿地花陰不偏秦瘞鶴乍題三尺碣摇琴時弄七絃春素心樂與同晨夕閒得墻東可結隣

角里梨花

時逢風雨中花發高士境遊人倚棹看湖光增一頃

貞勝庵嶺西口號

山開古刹雨新晴吹面香風細細生萬樹梅花三里路斷人行處一人行

答林茂之問予山中近況

日日蕭閒閉艸廬莫將踪跡問樵漁山中自是無他供一樹梅花一卷書

送孤公

荆榛滿道混山薇來去何曾礙衲衣半偈偶從黄葉得一筇惟帶白雲歸

聞存古出山遥寄

梅花飛盡即揚舲此際高踪亦類萍慨我未歸吾

又出兩山今日向誰青

柳毅井

橘樹無踪澄往年寒泉都落尚依然青鬟罷汲猶相聚閒坐銀牀語舊緣

吴時升

時升字柔顕不官之弟

次不官長兄歛性篇韻

約束聞鷄舞誰云即近禪祇因傷去路聊爾度餘年委巷盤山澗寒廬帶水田自甘栖艸澤不厭酌

清泉喜茂田家樹愁深杜老篇他方多喪亂此地少烽烟鼓枻從茲已吹塤豈未然飲當開卷痛餓覺采薇賢永慰高堂望還同大被眠考槃雖得所身世尚如船

邱爲章入山志喜

片帆南下渡春紅嶫肯湖東一畝宮絕技繇來嗟和寡勝情何必問途窮有懷杖屨方縈夢未溯薰篋得拜風但訂素心閒靜裡雲山不恡與君同

壽吴餘生

一望桃花淌瀰春春風花下正相親三千客裡逃名久八十年來見性真倚杖細聽枝上鳥流觴撩亂水邊人孰知吾子長生訣囊裡詩章歲歲新

吴時雅 九十三老人 姜森玉瑱譔

先王父字份文亦字斌雯年十四歲漕撫路皓月振飛流寓東洞庭一見器之呼爲小友當甲酉之際湖中多故席太僕本楨受方略於路公出家財練鄉勇立水城以固吾圍先王父寔左右劻臂指之使康熙四年初設太湖營分汛東山把總無官署居

翠峰寺中東山司巡檢亦無官署僦民房以居先王父倡言於衆曰設兵本以衛民今寺居深山内去湖口三四里將何以制湖盜設官本以治民今賃民居民不愜則索屋遷徙無常於體殊褻首爲鳩貲卜地湖濱剏建文武二署升堂視事出入呼殿山民始見官長威儀焉繆雙泉太史彤爲記其事於石性愛林泉依綠水以結廬蜀中李學士仙根題曰南村艸堂人亦遂以南村稱之生平行事詳具家傳暨蔡冢宰[illegible]墓誌及徐司寇乾學脩譜序中

陶庵張先生爲余築圃成賦此志喜

杖笠飄然至雲烟滿袖持意能驅右走巧可引泉漸落落七松立毵毵五柳垂輞川何可擬樂此竟忘疲

高下都因勢廻環倍有情空中能結撰險處費經營綠野開生面桃源斷世情會心池上句五畝足平生

金澄庵書來訊余近況書此代柬

叠石種花處何知別有天苦心留一片得意可千

年鶴向庭前舞鷗從苹上眠斯卯吾可老不必話平泉

顥氣淨遙天晨興意灑然幽花滴冷露秋葉吟孤蟬携帚掃苔逕呼童煮山泉動中有靜趣君來可鳴弦

把釣

水漲春溪躍錦鱗持竿閒向小池亭驚人白鷺忽飛去點破遥山一抹青

欣稼閣觀禾坐雨

綠野如雲稻葉清農人豚酒祝秋成華堂縱有笙歌沸不及虛簷瀉雨聲

吳永順（九十三老人 姜森玉輯諱）

府君字次程南村公仲子也王母席安人娠七月夢紫燕投懷而誕故別號燕公少遊吳庠受業於嚴賓聞陸鳩峰朱柏廬三先生與山中能文之士結社講習者數年河南湯文正公（斌）撫吳觀風取士府君名列超等第七襄平甘立軒（國璧）中丞任江甯臬司時與語竟日夜不倦有洞庭一士之目十

試棘闈數奇不售有文起堂文稿還讀齋詩稿二卷

柏廬師坐雨艸堂賦詩志喜依韵敬和

山堂留杖屨時雨澍空堦鶴浴添詩料魚跳助酒懷醒來今歲麦消盡昨朝霾憂國雖無當爲霖願豈乖

孏明秀閣主人王叔玠

山麗螺紋當戶秀湖開鏡面達簷明四時風月君家占一額龍蛇我意傾（明秀閣係趙凡夫[illegible]其雄偉）鐵樹濃陰當

晚煞綺筵薄醉喜春晴不辭月上還登眺來[illegible]
帆別恨生

甪里梨雲

誰把閒雲甪里封相看玉樹遍山中恍如積雪晴
初候錯認寒濤凍未融一片迷離憐暮雨二分零
落怨東風憑高試望花深處閬苑蓬瀛同不同

秋思

一庭風雨晚涼生獨坐書齋擁百城世態任如雲
樣薄襟懷要似月光明虫吟露艸聲聲冷句入秋

天宇宇清此際悠然誰識得自拈四韵賦閒情

初夏感興

壘穿燕子已成功初着絺衣尚怯風岸水響聞村
遠近賣花聲斷路西東過墻竹漸添新綠礙户桃
還剩淺紅嘆息年華容易去未能投筆思何窮

依綠園文讌分韻得青字二首

舊交落落似晨星喜睹新知集小亭曲沼漣漪環
檻綠遠山蜒蜿到窗青文章吞吐雲霞氣詩格刪
除月露形愧我十年荒硯圃欲隨群彥更横經

何幸高軒肯暫停敢將禊事擬蘭亭不教絲竹闐
雙耳但放山花燦一庭飲興淋漓浮大白文情瀟
蕩入空青細思此會原非偶牛斗宵占聚德星

風車詩 并敘

風車之製斲木爲座肖雙軨立兩轊上下
貫以軿参分軿寸而竅之以植物左琴右
劍蓮臺中聳扇六柄蒂是而衡出焉臺承
以蓮莖下作鉤曲欲鼓風則携琴爲坐具
以劍鐔管曲處而轉之凉飀四達舉座泠

然製既成喜賦二律聊以自娛并乞騷壇
君子屬而和之

公輸呈技斲靈杼巧奪天工感物華象法斗杓能
合度用如蓬轉更無差披襟小坐携松雪得意忘
言運鏌鋣披拂敢云君子德逢時消遣與非賒
飈輪不用走天涯六幅飛帆剪斷霞爽氣送來堪
敵酒炎威驅却勝浮瓜佳人且罷吟團扇才子真
須賦九華揺曳風光憑妙手品題端藉大方家

立夏前一日雲棲道中和葉世南韵

炎岈新陰別有天從教今夕放春還不知何處雲
栖止策馬臨江又一山

吳姬㨾舟和徐亮直韵

桂楫蘭橈蕩碧波妖姬顔色勝新荷勾留自有魂
消處一曲偷聞水調歌

中秋家宴以秋宵花月為韵

桂子天香一片秋老來還作少年遊新詩吟就妻
兒和弦管人家有此不

琥珀頻斟香細燒莫教辜負可憐宵清詞麗句宮

商協好倩紅兒譜玉簫

輕雲片片彩交加蟾窟中宵正吐華玉宇瓊樓開
頃刻要看天女散瑤花

空庭露下商飈發世界琉璃懸碧月美景良辰共
賞心詩成金谷何須罰

延陵葛氏和

曠懷舒嘯坐岑樓月色花光分外幽共道繁華
春似海一年清景最中秋

花影迷離疊畫橋秋殺蕭瑟夜迢迢酒闌未忍
言歸去拚對銀蟾坐一宵

碎剪金秋萬點葩茸茸碧葉映瑤華璧根淘是
蟾宮種三品天香壓眾花

高樓簾捲透明月玉匣新開光艷發人在影娥
池上遊鶴鳴于和神飛越

男定璋敬和

團圓桂樹擁高樓滿座濃香送酒甌天意亦如
人意好不教風雨壞中秋

九十秋光數此宵風清露白洗炎熇高歌一曲

湘簾外秦缶居然和舜韶

澄澄玉宇淨無瑕明滅銀河一道斜坐向廣庭
看不厭未須羯鼓更催花

井梧葉飄少女風魚鱗浪縐平池月尊前秋思
落來多吟到参橫猶未歇

吳永棫

季父字楚山號節庵郡學歲貢生少有胸膈之疾
求醫四方曰有能治者重酬不吝於是薦醫者屢
至數年卒無效後竟為醫者所誤累遣成寧古塔

有五公者見其誼視矩步言氣卑弱異之細訊知其爲人受瘧也慨然曰撫州秀才難得到此告都統免其打爲差使延至家俾授子弟書遂抗顔而爲師誦貫倫常日用之道忠孝節義之事聽者戶外之屨恒滿踰年生徒日進塞外苦無書籍乃以意括古今史作四字經傳寫以授生徒寧古塔之有四字經自季父始在戍所十有四年或勸之娶婦者則舉禪心泥絮之句以謝之所著有適意吟荷戈艸二卷

新柳

六道春猶淺誰知柳色鮮葉疎不碍月枝小未臨川露重腰無力烟籠態獨妍行人莫攀折留取待鶯遷

春日集飲周煥先姑夫園居

復擬醉春風重尋嫛鑠翁酒爭新柳綠苔襯落花紅羯鼓催何此牙籌記不窮主人能令肅不放一杯空

遊華山

夾道盡蒼松蓮華湧翠峯山深鳥語樂雨足瀑聲雄曲徑穿雲岫微風遞寺鐘憑高一放目遠近落霞紅

初至寧古塔宿五公倉房

耿耿清宵寐不成殘燈孤焰照淒情風偷餘粒全無忌雪打虛窗靜有聲偶爾一寒同范叔居然乞食類淵明從今莫問君平卜且向茅廬事筆耕

近況告次程長兄及循一友篁兩姪兼呈故山諸同學用東坡獄中寄子由韻

殊方落魄兩經春倒指誰憐萬里身作伴但邀天上月訂交罕遇意中人難星過度驚魂夢苦海沉寃動鬼神（出山海關日闕夫子曾賜余當歸夢兆）那得烏頭今再白曰歸舊好話前因

節近清明倍慘淒紙錢飛過帽簷低三春屢得先人夢兩載無聞丙舍雞黍稷是供憑穉子蘋蘩有薦托山妻天涯遙憶心如刺涕淚交流日轉西

再用前韻

否本生涯又一春布衣艸草僅週身艱難險阻皆

嘗我雪月風花盡付人笑裹藏刀心上冕死邊得活暗中神從今萬事皆安命了却前生未了因

相依形影各悽悽近日眉頭轉覺低落落朋儕同過雁寥寥鄉夢斷荒鷄鶴歸遼海原非子（余祥兄欲將其子若望爲予義子）梅在孤山終是妻（鄉親諸王兩兄屢勸余娶胡婦）我獨儒冠存禮法任人譏笑海風西

夢余夫子

社履追隨付夢魂清宵曾得共山村忘機魚鳥依稀至可意圖書隱約存頓覺襟期如水活瞥逢色笑似春温中心未竟肝腸語袖染天香過栁門（夢先生在飛霞亭折桂一枝出栁門而去）

寄琢山

文壇酒社記相隨鄉國無端悵久離追憶年華如昨日遥憐人事異當時平生知己應無幾寒夜青燈却共誰南北迢遥悲兩地大家顔色夢中思

春夜思家

燈青火冷不成眠惆悵身家各一天骨月自餘心上痛鶯花空結夢中縁愁同芳艸生三四跡寄浮雲變萬千多少不如人意事凄其風雨乞誰憐

七夕後一日夜坐寄友篁

静聽鴻雁又南賓愁熬邊關遠戍人幾度萍忘七夕節數年不見五湖春鄉思易起翻增病歸計難成不怨貧熱血一腔心火沸霜毛日夕鬢邊新

睡不成眠面向關披衣起坐客窓寒風飄笛韵愁千疊帳咽笳聲慘百端整日呻吟徒自苦暫時談笑强爲歡此時不盡相思意取汝家書再細看

秋夜寄内四首

碧空雲淨月團團爾我今宵兩地看冷落粧樓燈焰小凄其客舍漏聲殘音書每恨經年斷余枕遥憐幾載寒爲語近來消瘦甚帶圍更比昔年寬

寂寂空庭風露寒夜深誰念客衣單看來月影腸先斷聽到砧聲心更酸異地光陰愁裡度膝前兒女夢中歡撫躬未了生平事總有長箋寫不完

南北迢遥各一天寸心日夜苦憂煎身留絶塞三千日淚落深閨八九年春錦囘文蘇氏句清輝玉臂杜陵篇寄衣入夜忙針線不向樓頭看月圓

堪笑吾生命不辰謫居萬里一孤身傳家詩禮嗟余已致祭蘋蘩賴爾陳豹霧迷天方避害熊丸教子冀成人他年倘有生還日歌哭淋漓說苦辛

吳克恭

克恭予弟定球之子字德基少有至性讀書勤懇請業於外祖翁琢山時藝詩字皆楚楚可觀年十九歲會克恭父因至戚人命事干連逮捕逮勢洶洶克恭驚惶憤懑如不欲生奔走上下賣田以供所費比事得白而克恭母復染時症幾危克恭侍

湯藥寢食俱廢面無人色籲天愿減己筭以益母或私自飲泣迨母病向愈而克恭亦病作積數月之驚憂勞苦以成疾遂至不起人咸惜之

記夢 并引

七月二十四日初更就枕夢與席子纘曾葉子應時又有若仙侶者共登一樓樓可四望山色烟光林泉花鳥環繞樓前覺華胥幻境與大塊無異也顧而樂之心曠神怡相與分韵賦詩詩成而寤因記之

何處來仙境登臨迥不同三山如拱揖萬象盡牢籠禽有啣花碧雲多襯脚紅若教生羽翰飛去蘂珠宮

三月廿八日獨坐水香簃因懷衛斐叔

大阮同遊此地時杏花將放柳如綵只今絮落紅埋盡無處商量險韵詩

同衛斐叔孟公兄探梅家園

向榮卉木共爭春先裂紅椒數點新行過板橋香冉冉嫣然林下見風神

夕陽影裡共留連翠羽驚飛入淡烟群玉山頭花不睡吟魂挤住暗香邊

七十二峯足徵集卷六十九終

七十二峰足徵集卷七十

武峰吳定璋友篁蒐錄
桃源席　曾蓼懷編訂

余弘道

弘道字曾唯號貫庵天資高妙過目不忘作書不名一家而自言得力於孫過庭嗜酒工詩善奕幼時父爲人所殺孤窮訟理無倚有司竟以一子侍養例活兇罪弘道籲號無路奉母避仇射鶚山中泣血飲恨二十餘年卒不獲執仇報父悲憤成疾

發狂以死無子友朋歛錢葬之鷄山之北周柱夫題石志之所著挹翠艸鶚峰艸銀床集鈍齋稿數卷

飲酒

升沉日月速貧賤親戚踈自我居玆村忽忽五載餘蓬蒿翳荒徑疇能枉軒車足音豈無人相過惟樵漁師友邈已遠百感憑誰攄賴此一尊酒晨暮相容與吾真苟不全浮名復何如

過澗上書屋

精廬俯幽磵晝日聞泉㪽夜中山雨過枕上秋濤生坐來始一聽頓覺心神清觴咏懽相持悠然遺世情愧我謀生拙五載塵滿纓歎息重惜别月印前溪明

經俞塢小坐

夕照明遠峯深塢暝色裡雲陰合空翠踈雨滴還止柴門秋樹根掩戸鳥驚起冷然清肺肝坐愛石橋水塵心静以忘古寺晚鐘始

野酌

今日風日佳開尊南村前田疇饒秀色艸木有餘妍情話悅親戚何必陳管絃頹然一揮觴薦此山肴鮮感時不能默禽鳥㪽相宣脱巾掛芳樹濯足臨流泉殘陽浮桑榆遠舍横炊烟欵乃春塘曲一棹歸漁船

夜讀

秋㪽中夜來戰我北窗竹攬衣不能寐挑燈展書讀淡泊剩硯田猶堪給饘粥常媿古聖賢兼旬餒其腹析理患弗精所志豈云禄衆籟息空堦踈鐘

發空谷歎枕暫欲眠晨光上東屋

日蝕 己丑八月朔

耀靈如月淡欲滅陰風慘慄宇宙閉老蛟躍波天吳舞哀羆啼烟山鬼咽妖蘖搖頭唖饒口半規嚙落金鏡缺羲御顛僵輿脫輻三足烏飛雙翅折燭龍屛息深潛首白帝重宮坐愁絶鼓鼉門析空震天春秋筆洒斑斑血

雪中忽起從戎之興戲作

萬里同雲三尺雪長安城外行人絶將軍獨跨連

錢鐵射虎歸來生飲血青氈帳厚風不搖火爐獸炭山堆蒸葡萄酒拓拔鼓興酣耳熱自起舞醉來笑枕胡姬股速行樂毋自苦君不見伊唔呵凍老儒腐日午飢寒猶閉户

虎在柙 九月廿一日聽橋虎觀虎作

虎在柙尾半禿歛牙潛爪枵其腹雄心磨滅猛氣消日給恩深四兩肉兒童捋鬚婦料頭瘦骨山蹲默瞪目偶然展轉不供役碧眼髯奴持杖扑嗟爾獸中君胡爲出林麓一朝觸陷阱取等犬彘畜想當得勢嘅負時一吼威赫震山谷木偃讓遲風依呼等鬼逐尒聞精魄喪卒遇毛髮豎凡平飛將墮弓矢馮婦廻轅走原陸夕陽滿樹尚明輝寂寂山家鍵户宿三人成市尚不信親眼今旋驚㲉觫吁嗟乎蠢兹惡物豈足齒驥負鹽車失聲哭

葉葦士許西洋火鏡久不見與賡士出山戲作促之

島夸西製誇奇絶昆吾巧把玻璃切滄海鯨波佔舶來豹囊齎得鴻門玦碧落羲輪萬里遥等閑吸

下金烏血感召陽精妙理窮斫冰笑殺張華拙(博物志斫冰令圓向日承之則得火)我昔從君乍見時把玩咨嗟不忍輟于金季諾久相期滑稽誰料東方舌鑽敲木石老力盡幾度思之腸内熱今兒出山爲我謀火攻獨擅阿奴劣君今惠我一篇詩他日歸囊定教孥輿來濡墨發狂叫不覺毛錐揮灑折

金鶴洲指頭畫題贈

昔聞長史艸以頭今見鶴洲畫以指絶藝千秋伯仲間數幸塵端安足齒墨潑淋漓花葉生縱觀使

襟心神清只今已飲韝鷹手可許山牕捧硯行

虛谷夫子枉過志感

兩地數年隔千秋一日情艱危惟母子慘淡只師生慰我安存歿憐余鮮弟兄寸心銜感激涕泗忽交并

渡湖入郡城氷阻余山

魚貫敲氷過舟行曲折盤堅椎銛拍滑濺水裂膚寒柁底春雷響湖中蜀道難晚來收港宿反怯轉頭看

葉陋庵昆仲招遊長圻看梅風阻不果遂至尚錦於麗叟家沽酒即酌其花下歸探天池由平嶺僧舍乞茗明日登箬雲峰訪炬公讀其新詩晚飲陋庵齋中既醉詩以紀之

十里長圻路寒梅萬樹開擬挐湖外艇快把石前杯（長圻覽勝石王文恪公所題）雪浪蕪山動香塵撲面來封姨應妬客花信勒教回

看花無定所尚錦且幽尋峭嶺穿雲逈晴香壓逕深此間真豁目何處更開襟風日初和麗今朝愜素心

峰廻山逕斷却有野人家門掩新栽竹園開舊接花芳蘭從客采美酒許人賖高隱風塵外鹿門誰道遐

酒渴有餘興來探第一泉山空寒印月雲淨冷涵天荒僻誰曾問幽清自合傳夕陽催客去回首望蒼烟

行行還暫憩小寺占山腰樹色半窻畫茶甌一屋潮到來幽意愜坐久俗情消自笑躭游癖重過不用招

蠟屐青無齒相扶上碧岑艸香春雨渥晴綠遠山蒸窻外筆成塚屏間墨悮蠅更吟新句穩羨殺貫休能

月滿南陽舍清吟共此時友生皆解飲昆季總能詩樹影遷苔砌花光冷酒卮明朝分手去多恐費相思

久雨書懷

山勢東南下春温雨澤深蛟龍出平地烟霧塞空

[illegible]一室孤燈夜三喪百感心休驚顏面瘦辛苦正
難禁

依綠園觀荷同張素中歸觀成吳永侯賦

暑向名園避心從勝地降亭亭花覆沼灩灩水平
杠綠竹細紋簾紅欄卍字窓玉分毛女井錦濯羡
人江紫禁清宵漏金仙極樂邪木天鷩寶炬法座
想經幢白傳曾誇面相如舊蘼麗雨盤珠競走風
柄翠交撞莫訝頭先並須知蒂自雙生香空羨步
吠影不聞尨桂槳西湖曲蘭橈太液腔葉裁偏稱

服篇飲絕勝鉒艷思宜春曉奇情蜀峽淙群公爭
藻發有客獨旨麗畫就矜持酒吟遲愧剔釭誰云
雄繡虎筆咼佇君扛

看梅和友人韵

世外相知爾最深未妨病酒復春陰溪橋興發𩣑
孤往紙帳月明時獨吟烏帶冷烟過別樹鶴盤晴
雪下平林客來訪我童能答只向此花深處尋

書感示内

三十無成尚此身於君忍作負心人親朋二月春

[illegible]薄骨肉孤燈夜夢真貸米踏殘東郭履懸棺愴
絕北邙神百年世事支撑苦愁累寒梅共受貧

登莫釐峯

萬仞孤峯藴遠襟春晴呼酒一登臨日光浴赤層
瀾潤山色浮青半塢陰張碩香車雲路杳靈威金
簡洞門深醉中西望偏惆悵縹緲烟霞尚未尋

登天平山由龍門而下

攀盡藤蘿到上頭湖山千里豁雙眸群峯拱極青
疑逼萬笏衆天翠欲流日射吳城浮雉堞烟開震

澤見漁舟此行大有堪誇處曾向龍門絕頂遊

無題

十五知情乍避人王昌且喜住東隣芙蓉臉艷常
生暈楊柳腰輕不動塵月下悄攜雙袖露同心小
誓一簾春可堪此意難忘却顆顆經年獨愴神
習習花陰卧小尨珊珊環珮出瑶窓紅箋蜀國相
思字玉笛陽關怨別腔荳蔻同心休綰結鴛鴦對
舞自成雙六更漏盡銅龍咽愁抵春潮漲一江
水精簾下見晨粧枕印霞横怨海棠半嚲金釵雲

淸斜舒玉釧楚腰長春花有恨終芟尾秋草無
情亦斷腸通德銀燈休話舊漢宮往事正凄凉
好是盈盈髮覆眉康成家學舊能詩金蟾夜鬬燒
香鎖雪繭朝繅織錦絲桃葉有情還喚渡桺枝無
賴苦填詞紅闌十二深如海那得崑崙挾一窺
不教海外有層城爭得人間感慨生魏北楊花空
寄怨江南桺葉舊知名半簾疎雨明河淡一枕濃
香午夢淸費盡陳思才八斗碧天無際水盈盈
天與多情天與癡年來憔悴損腰肢巫山一覺襄

王夢洛水千秋子建辭折到綠楊應贈別賦來紅
藥字將離錦江牋紙湘江管嘔出心肝寄阿誰

落花和蔡竹坪韻

淡蕩隨風拂玉除人間又是斷腸時招魂月漾千
金夜續命晴牽五色絲翡翠枝頭芳景晩鞦韆架
畔夕陽遲當筵莫唱秋娘曲消得樊川淚一巵
桃根桃葉總烟消茵廁何堪到處飄人去紫駝迷
漢月魂歸青塚認南朝泣殘暮雨神猶艷舞罷迴
風態尚嬌但得東皇留國色髩絲禪榻任倏倏

壁蘭橈自此停曲欄獨凴怨黃昏爲憐臺上仙
袂綉翩愈惜樓頭舞袖翻庭院綠陰方中酒池塘艸
色又消魂阿誰不信江淹賦試向青衫驗淚痕
月扶瘦影上簾櫳賸有餘香殢故叢老我六千三
萬日愁伊二十四番風畫欄雨暗銀屏冷金谷雲
横錦幛空離別有情偏易感驪歌南浦太怱怱
旖旎當空颺舞衣糸都重到轉凄迷紅香只合承
龍輦碧艷寧堪襯馬蹄桺陌鶯簧憐粉靨杏園燕
剪惜春泥傷心最是登樓處布穀穀中雨一犂

傾國傾城畫未如曉來和雨漲堦除金鈿信杳蓬
山遠玉珮聲殘漢帳虛窗外鳥啼人散後梁間燕
語夢回初維摩丈室眞無賴天女何曾伴索居
蘼纖細雨嫩寒天粉腿香凋一徑蔫杜宇血殘枝
上月莊周夢斷樹頭烟隔簾掩映新粧靚臨水低
徊素影姸無限風情勞想像於今薄命信嬋娟
青帝迴鑾不暫遲連天芳艸動離思垂楊小閣燒
燈夜流水平橋策杖時未忍鋪茵堆艷質寧煩剪
彩綴高枝深宮不解春歸恨貼地黃金羨玉兒

惆悵東風又一年人生根蒂總難堅紅啼長洲朱闌雨翠殘雕輪紫陌烟深苑蜂房粘宿粉廻廊蛛網罥輕鈿多情剩有騷人在擬借柔鄉半席眠

莫怪奚奴也笑狂錦囊金粉恣收藏因探玉樹千株艷欲葬青春萬斛香綠綺寫懷彈夜月烏絲抒怨餞年光惜花未必能經世差見山林一日長

狂愈有感呈友篁大兄

浩然正氣拄乾坤細小恩讐豈足論運轉諸蟲皆化蜮天留一鶴不隨猿桑田滄海成今古雪浪銀濤立變遷我欲鸞臺長嘯去橫琴相對默無言

過周景堯廬有感

周郎然諾好襟期三載新知勝舊知推我酒豪同白也看君墨妙到羲之海棠月下琵琶曲楊柳風前蛺蝶詞歷數清歡猶在目可堪聞笛夕陽時

席參懷桃源寄廬有贈

無多屋宇真幽絕不礙雲山好卜居流水溪橋人不到閉門靜玩養生書

題文姬歸漢圖

中郎女慧早知音未必交情等斷金贖取蛾眉原有意悠悠千載孰論心

破賊今年正爲奴五官提足每踟躕風沙若解留顏色銅雀春深笑捋鬚曹丕爲五官中郎將

夢至瑤宮玉宇雲綃霧縠少年仙姝數輩行酒調琴請余賦詩覺理其意而作

西傾銀漢拂欄斜九點青烟俯視賒瑤琴調清雲液冷樓前開盡碧桃花

五色斑虬駕七香六銖衣薄耐新凉歌殘黃竹彩雲合回首西清空斷腸

潘坤元

坤元字含章賦性潔清落落穆穆不因人熱好苦吟工於賦物師事葉橫山先生先生序其[illegible]略曰含章童年即好古力學往往不肯居人後其窮愁坎壈一舉足即蹎蹶則奮發以興而不肯稍屈其志其生涯冷淡寂寞至矣顧時時爲詩爲詩輒掩卷而嘆曰當今之世我尚與誰合而可與語哉每至朔風凜冽層氷峨峩天地皆愁潘子乃浩

然顏冰而語之曰天地間惟冰之寒而勁與我有同焉者是可與之爲合矣惟此冰可與相告語矣於是發爲詩歌除冰之外不見有可與語者横山之許可如是其清介絶俗可想見矣

寓言

鴻濛一小兒好事現幻形手摶赤白九抉河竪崑崙斯人生其際耶哉不足論既如蛙在井亦如虱處褌頼彼一二士揮手運經綸瀰漫塞天地造化失其尊何來任公子妄想地軸翻有鼇亦可釣所

難理絲緡

石公山紀遊

靈威丈人夢寐逢舉手長揖邀過從頻年恨隔衣帶水羽翰未假凌清風今年九日風雨急莫釐林麓藏空濛登高自應謝俗客故遣翠幙爲烟籠勁秋主人興不淺慷慨相約來石公半渡濕雲猶黯淡抵岸屏翳開新容風爲少減雨暫止青山秀削秋芙蓉緑崖峭石盡刻露不覺拍手驚奇蹤何年五丁鑿混沌運以鬼斧兼神工天生穴欲爲梯磴相與賈勇登龍嵸下視震澤三萬頃泊如鷹隼盤秋空聳身毛髮欲倒竪失足或墮黿鼉宫須臾山雨颯沓至倉卒未得詣所窮蓬窓回首試一望翠黛依然雲霧重恍如美女送帷別背面掩映歸簾櫳歸來竟作數日惡猶幸得慰夙願廿載中雲夢雖未吞八九已有好山好水一二羅心胸

西湖浮亭和盧殿揚韵

亭上問奇字真須載酒船未通門外路别有鏡中天巢燕栖難定堤楊近可牽飛來峰在望佳話兩

堪傳

巢居與穴處討未及波浮座納千峰影窓涵六月秋幻疑呈海市鱗許卜陽侯平地風濤險斟宜此境休

送横山夫子

吾師行色已匆匆三載離愁語未終社約共嗟人似繭（師屢招集横山社以一湖之隔不果往）别懷深訝跡如蓬賦成南國才華異談及西京感慨同幸得高峰晴翠好山靈相訂一攜筇

謙庵和余閨情濺字韵詩至再叠前韵索和

辛苦春蠶起復眠愁絲抽盡總無邊薰爐有待三更夢錦字難邀尺幅憐蕉卷到頭心轉碧荷珠多半淚同圓年來博望歸槎久可許支機錦更濺

因緣輪與驛亭眠夢醒新愁到枕邊弱柳似腰銷未甚小桃如面見猶憐癡情對酒觥籌緩倦眼看書燈影圓欲寄相思了無益墨花徒染淚濺濺

月下菊影

霓裳飛彩夜光清圖出秋容別幅新高士寫生寒覺傲素娥分艷幻疑真朦朧空作餐英想黷淡虛星對鏡身後夜氷輪原有約早來三徑覔丰神

落葉吟和謙庵

誰言綠樹久成陰老至飄零恨更深縱異風花齊下淚那能艸木不關心影銷良夜閒中月敲雜蹤林斷處砧待得酒醒殘燭後籬頭脩簌和宵吟

飄蓬斷梗遍荒原欲下仍留弄影翩自分身輕同椰絮悔曾春老笑榆錢黃埋孤舘愁來徑翠盡高樓望裡天莫讀懷人秋遠句青楓江上只寒烟

橫山夫子和張超然泥美人詩十首意無重複亦命效顰謹次五首

深宮曾否警鳴鷄鎮日雙眉舉案齊未必雨雲常入夢祇憑你我兩和泥用趙松雪管夫人詞事怕隨洛水凌波伴妬煞林家紙帳妻縱是相思常不語無情嘿勝有情啼

能言却遜處宗鷄態度端嚴雜珮齊艷冶經年憑粉澤恩情覿面隔雲泥效顰恥似東隣女竊藥終輸后羿妻牢倩繡簾遮雨露莫教揾作淚痕啼

庡房不解為烹鷄侍立雙肩玉削齊幻態縱孤鸞鏡影化身還上燕巢泥呼之欲出輸真女我見猶憐訝妬妻失足莫貽兒女笑墜珠樓下有鵑啼

不鳴絕似會稽鷄靜處深閨四德齊可念同根曾弄瓦休蒙不潔更沾泥薰爐有待難尋夢揮塵何煩更畏妻一別母家水土異幾番離思欲悲啼

情深何必詛丹鷄薦侍經年舉止齊罷是假中重覔幻不須土上更加泥用古靈語未經離妬猶凡女待得能言定巧妻一片塵心灰㨗冷任人争妬雜歡

啼

和葛木公五十書懷原韵

繞屋梅開萬樹氷咏梅風雅見中興（其高祖鳴玉公有梅花百咏傳世）青山依舊傳家物白社常來問偈僧琹少知音憐爨尾紙傳名句貴溪藤旁人莫訝謀生拙裾曳侯門術未能

校讐晷夜惜分陰胸次都無俗慮侵貧可工詩真有效山容高卧不求深支撑氷雪松筠骨組織烟霞錦繡心五十年来陳迹換緣知白髮未盈簪

風月閒情莫便消有溪堪釣嶺堪樵璞呈俗眼常虞剖蓮出天池不藉澆霜落千林秋似錦浪奔萬馬勢如潮笑他問字玄亭客時爲閒居嘆寂寥

擁書南面百城圍郢曲高吟和者稀竟自相忘肴雪爪巧能無縫刃天衣蒼松獨向霜中老黃菊多因雨後肥他日鳩峰尋處士柴桑風景是耶非

秋懷

蕭條景物怕登樓故國平居嬾卧遊日落恰逢三楚雁風高又老一年秋天邊桂樹八如玉江上芙容客獨愁到處砧殸聽不盡紛紛歌吹說揚州

迢迢銀漢路三千枉有西風苦作緣觸處秋殸憐宋玉何年支石寄張騫霜沉青嶂人殘夢風送寒砧月半天却笑漢宮題葉句浪隨別怨出甘泉

不信蝸蠻着意爭鉛刀能割也豊城飯牛休戀青簑短跨鶴何妨腰纏輕砯捲秋林風作意波沉楚水雁無情搠憐不及黃花戍枕戟中宵卧月明

當門秋水正娟娟門外青山落日邊漢樹當年曾繞鶻吳臺無恙但聞鵑心驚老圃晚香外入憶西

樓暮雨前最是丹楓成薄命苦將霜態媚寒烟

不須咄咄問空頻世路羊腸幾許平交失荆卿憐太子罵加曹瞞惜狂生雲陰屢換巖前態菊淚仍含他日情莫向雪中尋爪影青雲枳棘正難名

聞道雲霄一羽尊呂梁洪畔暮烟屯石衘精衛新填血鐵鑠支祁舊失痕萬里西風吹戍鼓六軍皂蓋駐江村書生漫作河清頌落葉蕭蕭正掩門

荒原衰意近如何一片寒烟接遠蕪香艸幽懷誰作佩秋風歸與每思鱸孤燈對劍寒仍壯獨樹凌

霜響自枯謾憶江潭搖落甚洞庭幅畫也模糊
秋心如椰正垂垂謾向江頭話別時牝牡隊中埋
駿骨風塵窄處泣蛾眉露寒金井依依夢月上淮
南渺渺枝一片吟魂銷不盡非關風雨寄相思

仲春

竹扉深掩欝薮悠幸有閒雲解送留笋未出林梅
落盡春山一片似清秋

戴銘

銘字景常西山人

全溪清隱

數椽卜築向全溪塵事多年不受羈盤谷文章歸
李愿輞川圖畫重王維半窗蘿月宵吟愜一榻松
風午夢遲寄語烟霞猿共鶴往來不用起驚疑

戴紀

紀字允年

春行

兩兩聯鑣出禁城東風蹀躞馬蹄輕百年身世牢
籠裡得遂看花幾度行

行樂圖爲長洲韋縣丞賦

十年轍跡遍塵寰謁告歸來暫得閒行路斷橋流
水外數聲啼鳥落花間

七十二峰足徵集卷七十一

武峰吳定璋友篁纂錄

瀆川盛　錦庭堅編訂

張延基

延基字埴允號芙嶼别號溆薗子泒出東山葉巷先世流寓金陵占籍上元爲縣諸生食餼廩娶未踰歲即讀書僧舍三年不歸中順治壬辰科進士初任山東蓬萊縣知縣再任四川龍安府石泉縣知縣當是時氷清甫定凋瘵未起官署燬於兵火虎狼晝遊城郭公與一友一僕栖息古廟中問民疾苦召集流亡緩催科勤撫字會平籓遷徙之役至臺臬徵夫檄下如雨民情皇皇公爲力請獲免民歡噪若雷僉曰吾儕自頂至踵悉受侯賜苟有所用吾力罔敢靳公曰免於公而役於私非情且爾民甚矣憊吾奚忍重勞之以自求安逸予民固請不已乃計口授糧除荆榛建堂廡治書室并文廟倉庫而新之於是有到石泉任記重建公廨紀事重建石泉縣文廟碑文非隱齋落成序數篇皆

傳誦於時治泉六載卒於官士民哭之哀臺臬廉得其清苦狀厚賻而遣歸葬焉所著擬上封事擬上銓府書教養論皆救時經濟鑿鑿可行者有東海遊艸燕帆紀事蜀吟石紐集非隱齋偶集數種

蜀中弔古 有引

去鄉萬里遊蜀三年每開卷則友古人愧乏雪車之句或登山而懷舊事能無猿鶴之悲筆驛觴亭慕遺風於巴國笮橋錦里攬勝跡于梁州荔枝樓上憶香山高風如接味諫軒頭思魯直逸興翩來廼至草閣魚城故蹤雲散以及琴臺蓝宅麗質烟消繫心不盡追維觸目具堪凴弔豈無異聞足採寧略而勿傳苟其大節有虧雖才而弗録故曬經留古多標荒誕之辭而載酒探奇不救美新之失如彼南山薈蔚免入譏評凡茲西土榛苓輙深洄溯庶幾破倦遊之歎息聊以代登岳之長謡

杜宇 古蜀主也

是誰鑿蜀道遂令天可至開峽有鼈靈厥功傳鼂鼂民西獲陸處勿復長蛇避受禪既云宜豈尚抱慚愧胡爲化怨鳥當春叫紅淚不若留渾沌且以還天地名利所弗爭縱險亦如易山川何容心古人實多事

尹吉甫 周宣王時江陽人

中興第一流策命憲文武赫然薄伐功襃周闢舊土不無白璧瑕嫡子遭私怒傷心操履霜千載少慈父

萇弘 周敬王大夫

大夫死無罪人宗或淪喪禮崩刑復失嗣王安所仰忠魂不可招碧血千秋葬

文翁 漢蜀郡太守

漢世崇儒術文景稱頡頏石渠與白虎經學後前昌獨有化俗功藝苑知翺翔三巴變齊魯唐宋遥相望蘇季曠世才異代摛天章公實振興首蜀士安能忘

司馬相如 漢景帝時成都人

少年學書劍意氣頗沉雄方其未得志病免亦已窮獻賦動至尊策名金華中持節諭父老指顧定唐蒙建節復乘傳縣官走匆匆弩矢塞郊野一時誰比隆從茲西南境遂與邛筰通還報賦大人飄飄凌空天子真愛才詎以客遊終茂陵多著述髣影看春風

張綱 漢張皓子少明經學仕爲御史彭山人

不愧立班心寧甘學卷舌埋輪止都亭稜稜振風節豺狼骨已寒舉朝欽壯烈单騎諭嬰壘廣陵刃未血將軍誠跋扈裔固死縲紲公獨免中傷於此見豪杰七侯六貴人終亦遭誅滅封事十五言直毅千古絕

諸葛亮 後漢時領益州牧

我思王佐才望古起遥集慷慨隆中吟高風尚可挹出本救蒼生一手漢鼎執嘗自校簿書爲政日不給矯俗貴嚴峻肆赦弗輕蘘刑平死者甘法當廢者泣惟其心如秤所以誅罰立亮語也自足方伊吕管樂詎能及遺恨在千秋渭濱反旗入畫瘁死

繼之掩卷空嗚唈

李白 唐玄宗時翰林學士彰明人

康山崔醉聾夢星辜偶然應召稱供奉賦才壓群賢立進清平調天子空見憐落拓江湖外斗酒驚百篇舉世直欲殺李璘獨拳拳名山藉揮斤夜郎終放還

韋皐 唐貞元初西川節度使

有唐奇男子秉鉞貞元初鎮蜀二十年禍亂能手除破敵五十萬功烈爲何如拊士務愛民人廼獲

安居矢志奠宗社遠上監國書大節既侃侃功名皆其餘見者拜遺像何怪淚霑裾

李德裕 唐太和中成都尹西川節度使

生平建大業竭忠謀公府初獻丹扆箴曾持淛西斧再上籌邊樓講習皆桑土南詔不敢窺欵關還俘擄維州殺降人深切公咻噢臂指聯河朔澤潞唖手取憂勤歷四朝牛李别門户傷哉去海濵國事歎靡盬誰將中原民更被相公雨

趙抃 宋英宗時益州路轉運使再知成都府西安人

治道尚寬恕民瘼不忍疑此心本無愧何妨告帝知孤高共誰許祇餘琴鶴隨允矣人中表清白久久遺 韓魏公稱聞道爲人中表儀

蘇軾 宋神宗朝舉制科累官至兵部尚書眉州人

天實生偉人豈因眉山秀世風日僾薄誕公亦云救經濟爲文章煌煌映列宿一時宰執賢罕能出公右振筆驅經史直令名山壽詩學得曹劉一洗綺華舊時政論得失當陛三言奏免役敢力争忠讜質希覯才高忌者多飛語易爲售黄州坐詩禍

黨碑樹元祐策士規獨斷武林遂出守太行送征鞍僕僕海上走所入嘆不合已知事大謬捧腹笑朝雲温女死邂逅當年多鬚眉見落裙釵後寧必合時宜英毅千古留

文同 宋時舉進士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梓潼人

雁門海岱士操行冠儒林瀟洒出塵表皎皎雪月襟 文潞公云與可襟懷瀟洒如晴雪秋月 墨竹妙天下古篆工摹臨曠致輕緑綬時寄篔簹吟陵洋昭慶閣丹淵集清音素交不可復公獨懷盍簪慇懃送朋友藥言何情深患

難欲相保迺見古人心

胡壽安 明永樂間知新繁縣

作令冣卑卑想公亦其偶既高於陵風何如卧畝畝治圃尋常事烏足爲公取意公茹淡心生平隨處有蕭蕭一蓑書濯濯五株栁人呼菜知縣三字傳不朽

落魄僊 嘗賣藥於梓州市

業巳謚仙班胡爲稱落魄不獨貴尸觧精氣亦須滅溷跡城市中凡子詎能别投餌皆凤緑化龍真

奇絶昔聞唐公房飛昇鷄犬挈社君未易腸棄之爲不潔因嘆舉世間何物非饕餮恨無太上丹消其利名熱注心繫三清塵土視一切賣藥人不來此市但空設

薛濤 唐名妓

兒家在何處聞說萬里橋水國蒹葭詞鸞牋十樣描風流女相如芳魂詎可邀試看花潭水紅泪傾輭綃

筰索橋

橋在石泉縣南門外織竹爲索凡十股粗尺餘長可五十丈兩岸以巨石爲紐復造閣其上鎮之中鋪葛藤少許下瞰飛流不啻懸身千尺崖上土人往來如平地余初履之弗禁股栗使兩人翼而行猶顫顫欲墮昔大蘇謂能置身危地者必能殺人予自顧不子厚若也

長緪貫修崖空中御風走海童鞭秦橋雀步同馭朽人路本阽危禍福惟所取安得崑崙柱中流握

吾手

蜀國絃

一撥一敲秋心手細于髮雲際落驚啼耳感清以越危柱閒促管哀響成恍惚獨雁夜叫群沙鷄寒泣月連延或悠颺商調應指發别情欲沾臆摘阮思難竭頹緑辭風鶯老紅怨芳歇隴頭歌流水掩抉動心骨

移竹

空庭誰爲伴揺風宜碧篠雨餘劚南山移春荒院

小寫月到跡𡑆天帚入雲掃歎枕聽清鼓弄影落
烟鳥日夕報平安奠成上畨豖露滋長犢角柔青
始嫋嫋慎勿忝版師致令龍孫少

董父豢龍處 聞喜縣東四十里

於戲帝澤何深長蒼梧已成白雲鄉當時得人治
神物遂能福世綿無疆我来桐邑城東野美陂決
決大麓下相傳皆曰豢龍區特賜姓名董父者董
父好龍眞足奇嗜欲飲食求其宜擾畜復能馴厭
性以故神龍多歸之虞皇天縱具英識封諸鬷川

俾世食四千餘年霖雨心端爲斯民重稼穡嗚呼
姚華難再逢空存大壑無真龍絳郊或見衹爲怪
時門曾闢慮終凶所幸留兹一泓水歲歲猶然助
秉耒飂叔有子遭盛時廟貌千秋故應爾

代悲白頭嫗 臯月廿六日舟泊淮陰

偃卧邗關十日多輕裝瑟瑟過淮河河上清風一
帆滿舟中老嫗雙髩皤老嫗自言有二子長年弄
舸淮河裡大者承顔小者隨景雖衰暮猶堪喜自
從人各有妻兒冷暖一身曾着誰欲去不忍留半

强笑笑無告将安之人生于嬪樂權聚何獨而今
只覺苦細思骨月本寃親坐對孤蓬淚如雨吁嗟
人子有母遐有身此身之自弗恤將何親有母而
在不若死痛殺吾儕陟屺人

南郊行

南郊行南郊静雲爲籓籬山作屏野竹香侵客衣
冷碧空盻斷來鴻影知希豈獨昔年虞遊薄堪羞
今日邪江水漭漭艸芊芊蕎紅五月飛寒烟雊鴿
雙翻去翩翩塗睛萬里人未還 雊鴿伯勞也以其目脂和人乳研勻點睛可見烟霄之外

手挽藤花上石壁長想青溪白壘邊

王子旭青劉子介繁濶別垂二十年邂逅於

東昌舟次話舊感賦

不記何時別相逢話正長孤樽聽夜雨小艇納微
凉故舊多零落乾坤半游柔中年㒭感慨況復在
他鄉

過雁子河

漲痕纔欲落買渡過青灣一葉飄烟水残虹掛斷
山榜人乗浪慣估客歎途艱雁子知何處西飛猶

未還

秋影

已見天光淡偏宜水氣清雁從雲外落人向鏡中行碧宙星初動金河斗半横娥池飛素月笑弄逐波生

久客次貢州牧韻

歳行且欲盡遊子念三餘親老家山遠官寒故舊疎年年因病卧日日併秋居風雪蕭寥甚遑思灞上驢

咏茉莉

離離清影靜無塵國色從教絶比倫嗅去秖疑香在玉看來真覺淡於人素馨種裡仙家品聯縞亭中倩女身熊嫱嘗月夜露袒坐梨花下元帝見其身與梨花一色因名其亭曰聯縞粉黛六宮何足羡定須佛國結爲鄰

晚望

對面看山山却無茫茫烟水滿平蕪半生蕭瑟哀庾賦幾月窮愁哭阮途活活河流千里漲瀟瀟野店一燈孤可憐秋夜誰爲伴身在秦關夢入吳

山莊偶成

馳驅一載餘鞅塵嗟鹿鹿一自入深山宿夜抱雲宿

題所作畫

遥遥一水歸晴壑歷歷雙峰入草樓自是織塵飛不到何人肯向此中休

白水道中即事

塞上春風覺更賒立春十日見桃花桃花開處思桃葉一夜曾歸萬里家

張士枋

士枋字魯望松郡學廩貢生原名熈雍正間以與大惡者同名具呈督學使者改今名家傳孝友賦性温醇生平無疾言遽色內外化之朋友信之學者視爲楷模其八分書以孝正金先生爲宗晩年傳其筆法於門生席夔

冬杪偕上洋周斐若遊林屋

好山日在望欲往誰結伴茲來催臘鼓寒巖景色換杖策扣洞府瑶草尚覆岸攀援陟危岫殘雪屐

齒散象王久蹲伏龍卧山南研尚有無礙庵結茅在山半老僧堦下迎烹茶置几案丙洞及暘谷拍點尋巖畔風日大晴好登臨豈所憚憶昔戊寅歲襆被寄山館星霜已十易世事傳舍看師友半凋零棖觸發長嘆古今一俯仰何用留墨翰

插秧

綠鳩啼徹黃梅雨岸水無需桔槔具園丁曉起整簑衣共騎秧馬插秧去西陌東阡碧浪堆繞田蛙鼓爭喧陘溪頭小立未移步却值前山雨又來

包山寺

夾徑穿松竹禪栖問野樵未須入空翠（寺有空翠閣最勝）且自坐溪橋山勢到門繞泉聲帶雪消已知春信到梅蕋綻寒條

新秋雜興 存一

虀鹽風味笑儒酸好景當頭俯仰寬庭樹露濃花氣濕井梧風老葉聲乾世情冷暖知心少人事盈虛適意難須識此中消息理閒愁何用上眉端

長圻探梅

一白千山失曉青氷魂雪魄自冥冥微風小艇清晨出泛得寒香滿洞庭

張尚絅

尚絅字素中業儒而以青烏術行於湖山間善説詩遇有感觸借題爲游戲之文如原筆俗解虎邱乞等篇皆爲世所稱有耦耕集碧梧軒集二卷

喜晴

晦冥十日餘竹響雨聲共朝來天氣清晴光入烏呼巖雲忽滿前冉冉仍歸棟試看湖外山新沐烟鬟衆峰藏龍女祠樹隱靈威洞農歌處處聞帆影尊前動風景愜幽情閒將枯筆弄小詩取次成揮洒氣豪縱筆畊無陰晴南畆以時種先生雖不出敢謂晴無用

包山行

洞庭遠接神仙宅水色霞光連漢碧西有包山露翠微洞門花落無人跡當年銷夏建梧宮水檻涼生一葉風歌罷采蓮歸去晚錦帆斜掛夕陽紅一朝人去清江曲宮址春餘芳艸綠明月灣頭度彩

雲樵歌漁唱殸相續玉柱金庭千古閟毛壇春暖
花飛雨葛洪井畔野棠開石公山下波濤巨由來
奇跡歷千秋卜築層巖路阻修俯仰不知時序去
數殸長嘯白雲留

輓蔣于方

人生歲月如奔電桑田滄海須臾變窮達難移志
士心畫圖每想幽人面縹緲峰高靈氣鍾耆舊如
公真罕見三徑家風守一經譽重文壇誰不羨青
鬢曾思躍鳳池白頭轉痛看龍戰童子渾忘漢臘

移漁人只愛桃花岸與徐俟齋先生稱莫逆鼎革後遂隱遯不出抵排異學障
狂瀾晦跡毛壇栖絕巘浮生塵世本如漚何須名
震金華殿昨夜江南隕少微從此山中失文獻竹
徑烟迷曉月寒清江水咽秋雲濺千秋猶自仰高
踪緬想遺風淚如霰震川萬頃瀉餘哀素心已遂
先生願

次韻答周同齋

病騤休懷千里心自甘老大卧長林雨拋短劍花
凝繡塵壓殘編蠹嚙深酒熟帶泥封小甕香清和
月抱孤琴閒居更喜當初夏時有黃鸝送好音

五十初度

知非知命兩茫然慚愧浮生五十年歲月半消書
卷裡行藏止在水山前逢花不覺添詩興遇酒還
須了醉緣擬洗昔時塵面目一泓清貯石澌泉
初度何勞須月恒詹端喜見一鈎橫綠抽蕉葉疑
鸞柬韵起松濤代鳳笙白首壎箎尤慰意青雲桃
李轉多情炎涼莫問當清夏新試荷衣稱體輕
敢云衰懶輟耕耘盡日爲農四體勤壯不如人奚

足畏老猶故我尚無聞傳家剩有窓前艸贈客難
分嶺上雲蕙帳不空猿鶴靜他年應免北山文
欲乞仙家却老方飛仙難挾寄徜徉素封虛擬三
千橘淡薄誠希八百桑郎壑怡情思靖節雪霜催
鬢老馮唐良朋不用春醪祝如水交情味更長

串月　有引

月色如銀湖光似練鷗邊綠漲蟾影共水
族交馳萍末風生桂枝與浪花相送行春
橋畔玉鏡重重范石湖邊冰輪疊疊此串

月所由名也惜乎前人未及詠物獨遺其
也因病得閒緣愁覓句深慚下里同溥陽
春庚幾增韵事於騷壇傳良辰於佳什
月印澄波漾綠蘋素輝如練接芳津匣開皺室千
重鏡風走雷車萬箇輪如貫不愁蟾影亂相聯偏
愛玉盤勻青蓮此際應難捉一串牟尼採洛神

王奕仁

奕仁字魯公號志山占籍華亭康熙辛卯舉於鄉
癸巳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辛丑會試同考官

歷充尚書館三朝國史館省方盛典萬壽盛典纂
修官雍正甲辰督學黔中振恤孤寒教養備至請
增廣弟子員額許苗人子弟入義學歲科試量取
以示勸隸五開銅鼓二衛於黎平俾治邨界楚絕
兩籍獘疏上皆報可黔人士愛之如父母丙午晉
詹事府左春坊左贊善加一級任滿當代
上廉知公清慎　命再任三年當是時太夫人在堂
年已七十有九矣乃陳情拜疏乞歸終養得
俞旨丁未冬抵里門蓋母子之不面者七年矣明年

省墓於山中又踰年卒遺命歸葬於寒山之下焦
廣期先生誌其墓銘曰出則勞臣處爲孺子君親
所求如斯而已

飛雲巖

九天落奇峰倒插黔江側朵朵雲肖形葉葉雲呈
色龍蛇紛攫拏鬼魅森跳躑如蓋蔽千人如幢豎
萬尺上梟凌青霄下蔭賽廣宅一龕佛火明燦然
耀圭璧四面畫奇觀危亭起峭壁由巖復登亭盤
屈歷險仄苔滑草不芟步窘徑愈窄蝙鼠同繚繞

猿鳥偕攀陟亭中揖獅座相望分主客左懸瀑布
長右矗蒼官直飛流注田中孤根蟠石隙俯仰有
奇趣嘆賞殊自得拾級下層巒方塘水湜湜琳宮
數百弓老僧如舊識留客茗荈香對景心神適回
想卅年來耳聞及身歷落伽海外峰燕子江頭石
視此定何如恐無此絕特會當拾茅茨結廬茲山
僻餐霞朝露清采藥靈芝碧豁然襟期開超然利
名釋烏能久局促俯首困轅軛

踰辰龍關

巨靈手揮一片石高揷蠻荒黔楚隔鳥飛不過猿猱愁遠古曾無往來跡後王有事西南夷高山却遣五丁闢頑石堆中一線通日光不到石乳滴一夫守此却萬夫嚴關自昔扼大敵時平嶺上少烽烟策馬牽車人絡繹我來正值初夏時萬木陰森晝昏黑竹輿遙指崔巍中僕夫惴惴勞登陟入關身在兩崖間自上直下驚魂魄峭壁摩掌題咏多驅馳未得停游屐使旋他日過山頭應把新詩巖畔勒

謁諸葛武侯祠

牂牁分野屬參井古爲梁益之邊境鬼方伐後終强梁莊蹻通來尚頑梗自從丞相奮南征蠻王濟火率先迎披荆斬棘滇池遠策勳加爵羅甸榮南征以濟火爲先鋒封羅甸國王即水西安氏之始祖今配享祠中百蠻屏息歸王化銅鼓殺高震夷夏至今夜郎千里間春秋競走祠堂下富水之北貴山陽綵虹高跨流湯湯選茲名勝妥俎豆頂禮人持一瓣香穌生來此三年久訪求遺跡仰山斗今朝入廟肅衣冠恰逢戊祭羅尊卣華燭

明禋牲醴全綸巾羽扇尚依然出師兩表堪垂涕躬雖盡瘁祠永傳鄴臺銅雀久荒廢天塹長江一葦濟滄桑日月幾更移只有先生名不替天生賢哲與奸雄一時伸屈隨遭逢是非論定百世後富貴浮雲轉眼空我師先生真氣節出處不苟忠誠竭薄田幾頃桑幾株將相之中誰得埒黔江流共蜀江深功在西南照古今風吹古柏發清響如和當年梁父吟

籠鳥

不是能言鳥偏工宛轉啼幾聲清可聽萬里遠相携眉細真如翠衣鮮欲賽鸝雕籠隨桂楫莫厭篛蓬低

酬張月槎張雲南人由史臣出守河南

鳳池筆硯未全荒擬向南天闢講堂敷教自應先禮樂起衰不獨在文章惟將忠藎酬　明主敢以顓蒙鄙互鄉晝錦他年君過處還期公論訪黔陽

除夜思親

極目吳雲各一天每懷雪鬢涕潸然十年京國還

鄉夢萬里黔山陂吔篙宦況如冰冬更冷客愁似海夜空煎自憐縮地曾無術難奉辛盤到膝前

山行有感

禿盡青山無櫛枝東風終日雨絲絲身經百嶂千峰裡心怯泥深石滑時一歲總成行路客三春半寫紀程詩坦途世上由來少叱馭王尊是我師

冰葉

西風如剪雨如繒一夜裁成葉葉冰照眼忽驚珠滿樹脫胎新剥玉千層不關雕琢纔相肖但覺輕勻得未曾自是化工羞刻楮瓊枝片片曉光澄

歸舟偶述

附贅懸瘤歷四年蠻爭蝸鬬總紛然羞依門戶營三窟愛倩風帆剪百川桂楫合隨鷗鷺隊萊衣不結市朝緣南陔一曲歌還泣敢詡清時晝錦旋

生朝遣興四首

雙轂天邊轉不休吾生閱歷幾春秋廿年辜負人青眼兩月遭逢浪白頭已分氷銜抛逝水更堪風力阻歸舟篙蓬江上誰為伴榾柮爐烘一敝裘

榷爵要知口說騰論材自是百無能鶴飛甘擬身同退蛟負常憂力不勝十載責文慚里名三年行脚責山僧從今且說休官好圭組平生樂未曾

忠孝何曾判古今　君親恩與海同深桑弧遂矢男兒願陂吔循陔游子心烏鳥微情陳魏闕清風萬里拂華簪越江過去吳淞近好取氷魚付釜鬵

潞河別去淚沾衣欲傍慈顏夢裡歸久曠晨昏真自誤底須五十始知非蟪蛄歲月羞稱壽氷雪般名不療飢一葉寒江愁萬斛青氈還仗日光輝

王金增

金增字師李號眉庵長洲縣諸生有報𥫗序乾隆甲辰科闈中卷擬魁以後場字句微疵置之監臨制府查公郯納深惜之送鍾山書院肄業讀書之暇與南豐湯椿年首輯鍾山書院志制府查公為之序其先世滌之先生文恪公兄也有棲隱之地名壑舟文恪公作記沈石田寫圖李旻楊廷和諸名公各有題咏時移世改莫莫知其處眉庵得朱氏廢圃乃臨流築室顏曰壑舟以承先澤賦詩二

十章收詞人歌詠之今冢宰陳公大受撫吳日以事至太湖居停縹緲樓覽其先世墨蹟圖畫有嘆美焉眉庵恭兄友弟內外無閒言輕財重義公私有急呼之必應死之日有聞而涕泣者

壑舟園雜詠 輞川集載名勝之地凡二十絶句茲止拈十題每賦二絶句以足其韻

壑舟 池旁作室類舫左臨清渠右蔭喬木取余祖滌之公壑舟之名踵而加焉并摹先文恪所書圖冊卷端壑舟二字作額因以名其園念先澤也

泊舟碧溪口纜繫溪邊柳不作深藏心寧為力者

有

仰視簷楹間墨妙成三色池中亦養鶩人往情何極

得月亭 此先大傅惟道公亭名也亭在王巷湖濱吳匏庵爲賦詩載震澤編并邑志園舊有亭址高而面山每月出山頭清光先得因移舊名名之癸亥歲雙橋姪來過謂石橋曲水有亭翼然雅似滄浪亭題曰小滄浪

先世錫嘉名恍然登玉宇月好正當頭明朝占畢雨

蘋子樂未往檻外瞰清漪魚樂我亦樂我樂魚豈知

縹緲樓 樓對縹緲峯俯瞰巨浸雲峯四合向爲朱氏歌舞地名洒醨集無虛日吳梅村錢牧齋各賦詩載具區志

身疑入蓬瀛長風震濤響心怯起憑闌嵐翠集衣上

清詞壽珧琰慨然慕前侶夕陽自滿樓歌舞歸何所

雲津堂 堂臨曲池周遭綠滐隔岸有巨石特立若丈人峯者向係朱珩璧累成間其臨卒舉斗酒酹之作別事載足徵集詩人小傳

堂前異峯起吸嶫鬼斧開襄陽下拜後不惜更傾杯

庭畔覆新槐津頭長水苔空聞有龍躍願得高人來

天繪閣 閣在縹緲樓之北有八咏賦其景

欲豁登臨目行行入閣來天工嫻繪事面面畫圖開

畫圖終日展可望亦可即俯仰百變呈雲山無舊識

留屧廊 廊隨地勢之高下逶迤宛轉上得月亭通縹緲樓壁間多古名人碑刻好古之士每摩挲不忍去

投轄留上客何物持贈君搨摹古石本滿紙生烟雲石碣何晶瑩倒影動漣漪我來長廊下拂拭未忍離

培荊 池東有小軒臨流可憩索顏未得伯兄槐亭曰予讀斯干之詩室成燕飲首歌兄弟我與若賴先人緒業爰處于斯非式好無以善似續也軒之西有荊樹一株因顏曰培荊暇日必偕坐其中敘天倫樂事焉

面溜各涓涓同源方傾瀉孔懷老彌篤共醉紫荊下荊茂欣同株滋培厚晚歲斗室樂融融花萼傲庚

帝

護蘭室 予弟忍庵性耐煩劇園中量度布置悉出一人花木無不寶護而尤愛蘭嘗曰此吾家善人花也非種鋤之恐不速徒種護之恐未至其生平嫉惡好善亦如之作室曰護蘭以寄予弟意

久與善人居芳馨未忍把休令寒風欺旭日紙窗下光風轉初氾緗葉映雕闌應嚴非種鋤滋蔓恒無端

碧螺書屋 園遶當碧螺峰下搆室于園之東北隅頗僻靜予姪輩讀書其中夜半月明彀琅琅出戶外較絲竹嘈雜其雅俗何如也

不寐聽讀書起來助清嘯篝火耿長宵為謝明月照生意寄庭花隔歲已含萼庭有杜鵑花故借以起興小學貴日新不殖虞將落

耘芸館 余不敏而好積書讀書畧觀大意不求甚解閱訖隨手拋置恐有散佚裒而藏諸室不能取益愧筍徒耘芸辟蠹方自課云

積書勝積珍書田子孫務籤軸羅琳瑯勿羨珊瑚樹柴關無剝啄晤言盡古人掩卷不相識枉號百城

君

天繪閣八咏

縹緲晴巒

本是虛無最上峯分明巨浸插芙蓉雲旗不掩丹梯路日觀同膺玉檢封檻外遠延青一帶牕間平浥翠千重清秋欲豁登臨目兔得芒鞵策短筇

碧螺擁翠

結廬只合傍林邱樹色嵐光望裏收谷口雲生滋薜荔峰頭日落翳松楸茗芽三月初經雨橘柚千

行未到秋坐久渾忘明月上忽驚螺黛鏡中浮

石公晚照

晚霞片片雜歸鴻指點孤峯一抹紅休道夜光然栗石湏知暮景屬山翁龍門剩耀虛明錦鰲背橫拖斷續虹飛閣何當臨海上蓬萊日出破溟濛

三山遠帆

也頗乘槎到日邊壯心空逐片帆懸孤岑遠混依依影蘋席遥篩漠漠烟泛宅波心范蠡楫登仙天際李膺船儂家壑裏藏舟慣肯趂風濤上下顛

石橋漁艇

小閣濱湖望轉睐紛紛漁艇自横斜錦鱗伏藻蘋敲榜華尾吹漚疾挺又青艸浪高沈罟罭綠波風急傍蕪葭緣知每歲鱸肥日多少羈人正憶家

豸嶺歸樵

坐聽丁丁伐木音歸樵逐隊出踈林穿雲詎怯蒼苔滑踏月方驚落葉深學步猱升緣薜荔甘心鹿走歷崎嶔晚風吹下歌嘈切野調山腔信口吟

雙墩出月

山腰雙聳碧雲堆鏬裡清輝入閣來鏡啟峯頭螺擁髻珠擎仙掌蚌離胎當窗咫尺銀潢接闊座依希玉宇開自是天工位置巧漫誇勝地似瑶臺

弁山積雪

浪説瓊樓與玉京凭闌舉目最分明吳門練影兼天淨庾嶺梅花共月清披氅熟無仙侶望泛舟空抱故人情好憑酒力衝寒陣倒盡金罍更兕觥

七十二峯足徵集卷七十一

武峰吳定璋友篁蒐錄
東山邱觀利賓編訂

席　敖

敖守漢翔善彈琴與許紫眉稱同調布衣蔬食儼如老禪和遊精内典而不屑機鋒鬬捷詩惟墨守選裁安章頓句而已

觀穫

調飢苦長夏秋至怯風寒挈杖出蓬户原野霜露繁田父方刈稻饁餉邀我飡細語耕耨力收穫亦孔艱自憊四體逸畢竟荒游盤歲月一以逝春潦秋傷乾西成僅獲半賦稅不暫寬凶年損恒業耗費出無端相與長嘆息身世終摧殘

小春十三日同人集致遠山樓即事分得十三覃韵

安居求素志爲學老彌耽折簡招同好臨文誰獨諳寧將游末技時復縱高談情洽思投轄交新快盍簪坐深遺百慮物外得孤探顧我無他技非能

賦雅南蹟然厠群彥徒使濫沉酣

旅夜

旅夜涼生簟江城鼓角清篝燈官閣靜斷雁枕函明月色愁中見家書夢裡成故園歸未得秋老若爲情

詠桂招隱社集得五微

山中秋思滿叢桂隱巖扉樹出高雲古花分片月輝坐聞香自好禪喻理仍微足慰淹留意淮南孰可依

過紫眉過飲景生齋頭

風雪閉門時相過非有期肯迴深巷屐來賦考槃詩石影周簷白瓶花向盞欹陶然將日暮歸路任委蛇

東止白上人

虛堂端坐自長年户外山川共寂然五畆風花酣獨夢一春浪迹等枯禅非關吐語頻驚世直使無疑可問天擬扣巖扉談在昔茶畦烟煖濫新泉

寄許紫眉

數行頻得故人書不獨離愁悶索居拙病莫敎辭
凍餒衰年猶足共樵漁烟深大澤過帆盡木落連
峯度雁初旦夕相望來畝畝將歸何事更躊躇

席後沆

後沆字次文號滄池縣諸生以奏銷罣誤不復事
帖括肆力於古文辭每爲人捉刀訴諧間出或致
招尤不顧也

和葛木公書懷韵

煉藥遺洲綠未消采山釣水侶漁樵朐懷日借清
泉洗塊壘時憑濁酒澆詩就一門皆白雪社歸雙

頰上紅潮飛昇自是君家事莫認仙踪太泬寥
鬓點新霜帶減圍床頭金盡故交稀姜肱友愛常
聯被范叔孤寒特解衣可與沙鷗同去住不因裘
馬羨輕肥百年過半還如昨滄海桑田事總非

賀友新婚

誰道蓬萊不可尋雲霞朗徹仰仙岑三腮寶鼎廻
文古四角珠簾繡字深窓映月華應對句筆翻花
景遇知音屏間亦有雙栖鳳不及君家子夜心

深居雜興和友人韻

鳳舉鴻軒莫浪扳得逢良友且開顏主賓對景耽
清聖早晚餐霞與大還翻覆世情隨水逝飄零詩
卷逐年刪此時自合同招隱擬向淮南賦小山

燕地何人更築臺十年伏櫪老龍媒救時雅重弘
羊策作賦誰當宋玉才恩怨未忘存血性勳名久
已絕胚胎樂飢泌水真吾事肯信黃金散復來

席永鑑

永鑑字楚章別號辛垣岸然道貌舉止安詳善吟
詩無日不成數首子孫男女濡染家風咸能賡和

以相娛樂孫紹雄尤秀出天不假年早卒無成悲
哉所著有著香集二卷葵村復稿四卷秣陵遊草
一卷

幽蘭吟

幽蘭生空谷高潔莫與京春風嫁桃李此花獨抱
貞烟霞作供養月露滋精英清芬沁詩脾玉立遠
俗情賤夫足不履君子合締盟我來陟山阿嗅之
醒宿酲移置傍泉石污濁無相攖尼父發猗操楚

辭歌不平語若道遙梆朝攀夕復萌

秋夜登御香閣

傑閣橫空翠凭闌豁遠眸雲眠孤寺冷月出亂山秋烏宿經三匝虫吟感百愁披襟動涼思緩步下林邱

舟過寶應湖

竹西歌吹地信宿又睽違雙槳長湖出孤城一水圍臨風懷艸檄陳琳墓在是問俗訝珠輝孫華見珠光於社湖應登第沽酒依村岸漁舟弄夕暉

莫愁湖

湖水盈盈處當年載莫愁蛩聲今夕感月影舊時秋廢址眠黃犢荒汀起白鷗嘔啞雙槳去還向石城頭

訪友虎邱山房

入城剛臘盡訪友到山房背郭停殘雪孤村冷夕陽鐘敲來古寺帆影落寒塘相顧思疇昔徒嗟鬢髮蒼

秋夜翠峯逕

乾坤肅以靜夜氣生秋穀月正西山出風和萬木平上方磬朗發古澗泉幽鳴來此憩寂寞深得山水情

小閣即事

几簟涼生醒倦眸斷雲疎雨識高秋一湖雪浪奔騰起幾點螺峯淺淡浮山寺烟消孤月上漁舟風急亂帆收窓光一隙寬如許差抵元龍百尺樓

江上有懷寄陳虎文

獵騎呼鷹玉粒肥寒蘆葉戰雁初飛樹敲故惱他鄉夢虫語如催久客歸露冷秋江晨拂杵月明西閣夜裁衣數行封裹憑雙翼一字相思一泪揮

客夜有懷家季韓光九成

微茫雲月現漁釭感得新愁欲滿腔烏兎無情物換幾關河不禁雁來雙郵程人老西風棹故里花寒雨夜窗惆悵哀翁獨飄泊鵜鴂吟罷嘯秋江

秋夜寄翁山人湘中

海棠花下逢君飲芍藥欄前唱渭城楚水羈情詩可述吳山別恨夢難平波翻彭蠡天無際秋到匡

臘月正明此日潯陽江上客鄉亭曽否許歸程

秋雁

蘆花如雪映寒潭雁字行行寫二三萬里家鄉書未寄不勝秋思滿江南

秋蛩

凉宵露白夜缸紅蟋蟀聲𣪍出艸叢秖怕杼空驚嬾婦至今勤嗇頌唐風

席紹雄

紹雄字上飛辛垣之孫資性絶倫詩文信手而成

皆落落自異時有神童之目卒年二十有三著鈎溪稿一卷

金紫瑞表叔擬廣連珠四首詞意激楚因效其體用以解嘲

蓋聞炎凉成習世固如斯貧賤興悲僕猶若此是以拒賓張纘佚然成客之難容罷將䖏頗痛矣交情之如市

蓋聞是非有定十載方知貧富何常百年難恃是知郭家豪貴當年金穴尚存乎鄧氏驕奢昔日銅山今巳矣

蓋聞從來豪傑半出風塵自古英雄多由貧賤是以吹簫伍子還須樹節于東吳乞食王孫終得稱孤于南面

蓋聞雄心未冷終奮青雲壯志須伸寧辭白首是以無財可耀十二謝客亦何妨有筆堪投萬里封侯還自取

古意

妾家欝金堂雙雙栖海燕何事玉關人不憶桃花

面洞庭春色深紫塞軍容練寂寞晚粧慵却倚闌干徧

席錢巖

巖字大臨康熙甲午科舉人孝友温恭讀書自好與人言辭氣卑弱藹然可親恃才矜名之輩望而却走也

依綠園社集分得園字

相逢都勝友雅集並西園過雨毫初潤臨風紙欲翻閣虛延野色樹豁見漁村獨愧巴人曲難同白

雪論

席玗

玗字貢珍别號貢湖太僕之裔孝弟醇謹友誼真摯登康熙辛夘賢書延名師課諸子俾各執一經以應試裒集東西兩山諸名家詩十有六卷名曰湖山靈秀集所著摅懷稾一卷同年杜雲川太史序以行世

夏日琢山見訪用少陵韻貽詩勉和

吾嬾君多病鍵户少出遊居處可相望高樹遮層樓南北不數武造訪如羊求論文同尊酒循念此樂不在昔陪硯席健筆超輩流雷電出雙腕風濤撼高秋今兹結騷壇密幄紅翠稠松梧扇坐凉潺暑逾清幽勞君蹣跚步來此少遲留且爲觴詠歡勿作築室謀

寒蟲篇

百年雖長要有終句東坡 達人肯受煩憂攻儒冠悞盡少年華殫心翰墨求其工引錐刺股良自苦欲與造化爭窮通命蹇空研案頭鐵時來已焦爨下桐豈知仕路更傾仄劇驂九折迷横縱獲君信友竟無術鬱鬱烈火燔五中不啻馬蹄受羈靮爭病翮辭樊籠樂吾性天適吾志安用纓組纓厥躬日不營求夜無夢癡兒一任嘲[illegible]東君不見王侯里第車馬轟青青旋拱北邙松繁華消歇一轉瞬草頭之露日下濃我欲訪道尋崆峒神仙之事亦欺儂爐中鉛汞資玄功盛年不再難希蹤試聽屋上號寒蟲得過且過將毋同

春雪

春雪忽霏霏餘寒已歛威積來鴛瓦薄露向鳳樓稀似約梅花放還爭栁絮飛何人歌郢曲高調出柴扉

過葛軼凡園題贈

幽人闢佳境結搆奪天然竹木消塵慮禽魚結淨緣栽花依怪石瀹茗引甘泉小阜堪憑眺湖山滿目前

贈别葉淇園鍊師

丹臺舊註名鶴骨獨蹁躚採藥經三島開山役五

丁晝眠雲繞榻夜坐月盈庭側帳携琴返梅花壓
户扃

過高峰寺訪陸公榮遺詩不獲遂登白冢嶺
至湖沙

徑僻兼逢仄林深又隔灣尋幽忘地遠訪古遠心
閒落木風號野流泉雨過山松脂粘屐滑楓葉染
衣斑持鉢僧朝出携琴客暮還名流遺片石佳句
落塵寰興盡何堪駐峰高尚可攀披茸穿木末拾
級出雲間野水茭蒲亂平沙雁鶩環回看吟嘯處
丹翠鎖孱顏

冬暮携酒登山夜分始歸次翁式金韵

壺榼相携入翠微夜寒深坐各依依山腰月落老
猿嘯松頂露濃孤鶴歸煮雪茶甘醒屢涸探梅句
好筆爭飛相逢勝友成佳會不放傷心淚濕衣

寒月

滿意冰輪出太清愛臨寒夜玩分明雪光凍合踈
梅影霜氣衝回落雁聲思婦城南長笛怨征人塞
北大刀情莫容點滓纖埃起不得憑樓望玉京

次韵答同年程斗文

投足何堪畫畏途祇緣身計誤爲儒求仙未敢尋
三島謀隱聊應托五湖風翮摩空看俊鶻霜蹄下
坂識名駒元龍豪氣何曾减笑我烟波狎釣徒

人日式金有寄次韵答之

欸歲探春不厭忙早逢人日好風光蔬芽爭逐仙
蓂放柳綫猶輸縷長弄舌鶯雛将試巧銜寒梅
蕋漸舒香多君吟興從今始倒有新詩寄草堂

排悶

敢誇搖筆氣如虹識字何如學挽弓我自在郊同
棄馬誰能聞爨出焦桐交遊零落緣金盡魂魄消
磨仗酒功幸有薄田聊自給扣門辭拙免西東

西泠懷古

天意不教戡宋難孤忠容易殄强金權臣猜忌功
難立庸主偷安冦實深北寺漫冤三字獄南枝猶
表九原心到來祠墓餘悲慨誰使神州竟陸沉
土木蒙塵倉猝中奠安社稷實惟公南宮争欽奪
門績北狩誰論守土功信史終難泯大節豊碑還

爲表遺忠英靈異代胥瞻仰試穆爲羣感慨同

喜金天士過訪

一水衡門想溯洄忽逢蠟屐冒寒来厨餘夏槁難充饌甕折春醪易舉盃每貸酒籌思避席未償詩債欲登臺莫忘攺歲圖良會選勝湖山飽看梅

宋謹涵招𢌿同年雅會賦呈諸子

五湖烟月獨行吟緬想群賢感慨深踪跡浮雲多聚散功名流水易升沉披襟本叶金蘭契劊臂重堅縞紵心放浪形骸師痛飲敢將簑笠傲纓簪

江景初招同宋謹涵陪雲間朱旦平酌叠前韻

重來池館共聯吟春水盈盈一望深滿引芳樽惭小户苦無佳句費思沉攀花夙擅掞天手視艸猶懸向日心獨有盛名喧海内何妨白鬓戴華簪

小雲臺晚眺

緩循梯磴上層巒一展湖山眼界寛恠石倚巖驚獸互老松欹壑似蛟蟠烟屯平楚千村晚月浸澄波萬境寒值得雲臺振衣客丹青併入畫圖看

浙行

綠桂飄香八月秋吳山越水豁雙眸功名已屬兒曹事西子湖頭作勝遊

寓樓

高樓百尺俯清流樓外群山爽氣浮濟勝不勞登頓力四圍秋色望中收

席王芳

王芳字采若貢湖次子歲貢生

和東園榔枝詞

滿園紅紫艷陽時偏是鍾情在榔枝一葉蟬翳藏不見令人笑煞愷之癡

鎖烟籠雨翠眉開腸斷征人不復來風起桃花共飄蕩好尋劉阮去天台

席陸莐

陸莐字叔旆貢湖三子占籍浙江中雍正己酉科舉人

涵空閣

高閣寄山巔秉秋過竹邉晴開千里色曉動萬家

烟野鶴雲中友踈鐘世外縁遠峰無限好雲氣吐
青蓮

登君山

君山留勝蹟短策探幽遐浮遠（堂名）得奇境晴江帶
淺沙欲尋黄歇墓難得野人家祇有遺碑在摩抄
起嘆嗟

蜀人繪萬里省親圖贈蔡君卧子題後二絶

中郎年少蜀江遊三峽風濤一葉舟西指官衙心
似鐵杜鵑啼煞不回頭

瞿塘路險接成都省覲身經萬里途若個頻年離
父母披圖引出淚痕無

七十二峯足徵集卷七十三

武峯吴定璋友篁氏輯
茂苑袁　鉞正業編訂

蔡士寧

士寧字中介西洞庭山消夏灣人

昭潭夜泊

昭山瞰深潭其下不可測或云蛟龍藏或云通溟
渤或云覆膠舟南巡不返蹕其説皆荒唐安足為
表式閭有好事者諛辭多鄙率遂使山水情至今

猶汨沒妙在靈動時嫵媚而質直水則有妍皮山
則無癡骨楚風莫能淫粗悍為斂色越洞庭而南
實不可多得泊舟當暮時群動方嚮息餘霞斂晴
波魚梭亂如織策杖踞層岩寒翠粘衣舄積水浮
太空群山倒垂笏娟娟秀可餐愛此莫能釋為之
鼓瑶琴流響入空碧

觀音巖精舍小憩

巖以險則奇嵌空而突起高高者天耶其勢竟相
倚日星避其鋒烟霞生杖底仙家有輿匾所以藏

靈髓玲瓏萬竅通微茫一柱砥瀰氣涵古今清光渾遐邇蓬瀛不可知可知者此耳一錚自天開巨靈難措指絕無斧鑿痕混沌留種子中有大士像趺坐青蓮莖將無憫濁世垂目不忍視左象右青獅或拜或長跪其傍有精廬編竹碎荒枳深徑上巑岏苔濃不受屐蟻盤足並胸蛇行腹代趾衣沾薜荔香鬚染雲霞紫蹋蹶竟躋扳餘怖猶未止策杖采新蕨瀹茗烹芳芷開軒俯清流枯坐觀無始湛湛者為天沄沄者為水天水静相依禪心洵如是

永興舟中

郴陽奇在怒神勇不可制突如其來如不知其所自雲出石欲飛霧鎖山仍閉越永興而西突兀尤足異或如虎負嵎或如鵬展翅或如星覈天或如雲委地或免冑而趨或帶甲而戲或箕踞不恭或傴僂自癈又或如神龍出海波濤沸騰空天馬飛造父不敢覷高者插層霄末腫而根細今古絕躋攀日月停輪馭鳥飛莫能窺猿掛無從遞惟有雪寒松無根而自繫冷然氷雪姿翩翩有仙意怒瀑挂長虹珠玉相連綴交厓一線通魚貫舟相繼驪鼷向人啼青春死陰翳乍見神欲迷深入心轉悸爾既不善游何由到靈閟古來山水人性情有默契静以挹其神淡以平其氣淵然太古懷五岳蟠胸際一枝入雲峰高深失所據剜兹掌大石敢攖我神智舉袖拂烟雲寒岩墮蒼翠紛紛滿衣舄用以清寤寐

游僊山

有仙山則名靈境自瀟洒出郭訪崔嵬曲屈隨青野飛泉左右逢天半松濤瀉白鹿杳難尋其洞頗閒雅直上破青冥荒祠餘碧瓦仙人去不回雞犬雲中寡山本不甚高衆山反在下郴城一點烟氤氳蔽野馬曠懷空古今況此骷髏假奚為戀徵名雞肋不忍舍長歌下山來老淚空盈把

戊寅春日自湘至郴途中作

吴儂生長本邱壑七十二峰雲漠漠中有鴻濛真氣藏采芝種朮殊堪樂奚為碌碌困風塵不肯安

貧守耕鑿去秋截泛佑人航懸壺星市傷墝埆墧
足侯門漫自誇昂藏七尺為人縛牛馬奔馳歲月
徂俛仰不堪留愧作朝來鵲噪報新齋有命郴陽
自鈴閣水麓洲前理舊帆詩脾重把清流沃是日
看山眼倍青青山愛我亦如昨晚泊潭洲訪故人
燒燈置酒傾杯酌酒酣拂袖便移舟曉起推窓見
衡岳名山自不同培塿體勢尊嚴氣渾噩祝融紫
蓋遥相望日星蕩漾互回薄須臾膚寸白雲生失
去岣嶁峯半角扳躋未及歷崔嵬又向衡陽訪花

蕚石鼓峯前水合流烝湘左右分清濁形勝西南
據上游湖山百二連城郭豈知在德不在險戎衣
一着臬元惡何如山上七賢祠萬古宗風開聖學
朱陵洞口草萋萋回雁峯前花灼灼燕子初從海
上歸柳綿已向風中落憑將舴艋溯溪流盡檢高
深入囊橐計程明日到郴州仙山髣髴芙蓉削橘
井淒清在也無杜陵荒塚誰堪托留連往事不勝
情夜宿荒塘抱山脚一曲滄浪靜有餘烟村微茫
混寥廓回瀾激月盪崩厓喟呟响應疑天樂於焉

抱膝坐宵分收斂神情歸寂寞不但窮愁不敢侵
熱中至此亦蕭索始知移情在山水還家須救斷
家事多耳芒鞋折角巾來往千山萬山裡

宜山草堂歌為鎮將王文安作

將軍氣度何閒寂上馬揮戈下草檄輕裘緩帶自
翩翩殊異乎射生格殺之惡習生不逢時負虎頭
難將談笑覓封侯洗兵魚海天山定戢矢櫜弓春
復秋秋去春來自有情草堂搆得兩三楹墻砮圓
洞看山入池鑿芳塘受月明斑竹湘簾文木几不

事喧囂絶綺靡琴劍尊彝古罷陳蕭然高寄圖書
裏武將能文聲籍籍班荆而語傾疇昔自媿山阿
散髮人敢辱將軍稱揖客開君桃李園坐我草堂
之南軒當堦紅藥影翩翩下君翡翠床卧我草堂
之北窓尋巢紫燕語雙雙草堂飲我東西序剪韭
烹葵佐雞黍芙蓉別墅劈紅箋楊柳迴廊題白苧
竟日攜尊醉夕陽留髡卜夜更飛觴霜刀膾鯉銀
絲細雪盎承漿玉露香勝會難逢纔信宿驪駒又
唱宜山麓雅量多君重旅人乞我草堂留一曲鳴

呼男兒不文當學武手提三尺逐猛虎功成絕口不言兵悠悠噲等羞為伍閒情偶托辟彊園花木扶疎手自搴美酒開筵三百盞奇書涉筆五千言八窓窈窕敞玲瓏坐我春風卧落紅安得抱琴常載酒從君問字草堂中筠屋松軒薜荔窩池中蓮葉貼青簑帘外峰巒湧碧螺寢食琴書嘯且哦聖世優游奈樂何壯心未改鬢毛皤猶能力挽魯陽戈安不忘危知也未英雄有骨莫蹉跎

為曹淳也題遂園

曹子讀書識所守結納常傾天下友浮湘三度訪紫荆蕭疎四壁留蝌蚪今春扶我郴江走處處晴光媚花柳家住仙人橘井傍綠水青山環左右登堂携手略寒暄床頭斗酒謀諸婦斯須雞黍雜園蔬花下藏鬮角奇偶彈紅子夜剔殘燈浮白芳辰剪新韭酒酣耳熱縱談鋒抵掌古今逾八九時而落腕洒珠璣不覺清風生兩肘朝來示我遂園吟筆墨空靈豁心手英英寶氣五雲蒸上徹層霄貫珠斗急呼南岳白雲封同勒岣嶁垂不朽

月夜寄內

已是還家月仍從客路看清輝憐此夕孤影憶當年零露濃秋草澄河落遠天砧聲何切切吹夢落愁邊

夜泊

夜霽合靈液空江靜見聞一燈初著夢萬籟各依群遠壑迷青靄寒郊擁白雲此心清似水何用滌塵氛

宿湖上山房

借得曹溪榻心閒夢自恬林深山氣滿石落水痕添白月當空小青霜隋地嚴枯吟忘永夜獨坐卷疎簾

法螺庵

百折盤螺頂層層翠掩関俗塵人自鬧地僻境仍閒花裹雲中鬭鶯啼樹裡山摩娑歸去晚題遍綠琅玕

舟夜

杳冥非人境援琴美紫烟山留雲作海月化水為

天一葉聲初動千林籟未傳茫茫塵世内此夕扶
飛仙

金陵懷古

王氣横霄燭斗牛龍蟠虎踞帝王州雲山此日仍
分向江漢何年始合流見説衣冠通萬國更聞日
月出重樓吾生也晚無由識觸目偏深今古愁
嵬嵬孤峙石頭城海岳來朝紫氣横聖主龍飛清
絶域英雄鵲起奠神京一言覆楚山河裂三户亡
秦天地驚莫笑南風多不競八千子弟舊横行

可憐南渡事何如不失龜玆計已疎相業共推長
柄塵風流争羡短轅車盈盈桃葉徵歌艷步步蓮
花出舞餘自是無心酣擊楫百年鎬洛任邱墟
禺湖莫挽痛遺弓天塹休誇百二雄一夜星芒沉
塞北千年王氣掩江東龍媒狩去金墉遠燕子歸
來玉殿空愁絶御溝河畔月霜鐘夜斷景陽宮

釣臺懷古

物色殷勤訪漢廷朝游北海暮東溟偶逢山水開
生面暫向乾坤托幻形垂釣一綸心寂寂披裘六
月跡寘寘足加帝腹渾閒事何用嘵嘵奏客星
釣得鱸魚覓舊徒紫簑青笠老江湖意中尚且忘
天子身外安知有大夫曲曲溪流秋影瘦重重嵐
翠晚痕鋪曳裾來往侯門客羞見先生不敢呼

落花

芳今正何非大遲平橋水漲綠差差風刀已剪無
情片月斧翦修有恨枝一點殘春還自惜千金良
夜不堪思疏宨杜宇空啼血叫破天閽那得知
亦知寥落已蒙塵且逐東風暫結隣下上虚空周

列子往來篤幙李夫人月明繪出羅浮夢浪暖粧
成洛浦春果是多才偏好事幻形猶自費精神

次蔣亦宣過張賓樵舊廬有感韻

亂水穿雲沸石根潺湲曾焰舊柴門可憐蝶化莊
周夢尚有鵑啼杜宇魂蛛網竹樓迷燕子烟横苔
徑冷梧孫風流何處堪回溯千樹梅花月一痕

江村即事

不飽江飢水不流捨舟從陸興偏幽雲霞横獸樵
夫背桃李叢開村婦頭紫燕差池營舊壘白鷗浩

蕩沒滄洲倩言南北馳驅客掀柁收纜休便休

宿靈隱寺呈湛禪師

扶笻闖入亂峰堆踏遍春光到講臺水急欲流山影去林深時有梵音來只愁路隔仙凡杳不怕詩成風雨催珍重遠公留說法客心久已煆寒灰

白門寒食

客舍炊烟絕凄涼入暮春可憐三月草看盡六朝人

為夏晉民題畫

樹遠青欲來石險勢將落溪橋可永日洗耳聽飛瀑

燕子磯夜泊

重岩綠捲月華明烟水微茫隔帝京一夜思親萬行淚隨風洒遍石頭城

月下再別英才

客去堂空夜已悠為君心折更淹留不妨坐盡窓前月莫待相思獨倚樓

明宮詞

龍飛萬國會衣裳奠鼎金陵作未央蕭相不須誇壯麗聖朝恭儉法虞唐

六宮夜靜試砧親自裁衣賜羽林高后當年崇儉德至今累葉嗣徽音

九天閶闔日遲遲諫草淋漓出鳳池不似開元全盛日詞臣惟賦早朝詩

宣宗勤政御文華玳瑁簾移日影斜罷獵長楊芳草綠春風不敢鬪鈿車

本朝端化自雎麟肅肅威儀幸至尊漫說豹房多內嬖宮幃曾不染纖塵

玉熙春暖柳絲輕曲按梁州歌吹清一自河南烽火急梨園久絕步虛聲

妖火常侵太乙壇宮門夜半羽書傳可憐內殿凄涼月照徹焦勞十七年

長門人去夜悠悠金井霜飛玉簟秋一曲哀蟬歌未闋椒房陰火碧燐浮（田貴妃卒思陵哀悼擬哀蟬曲章因羽書夜警未終篇而止）

滔天逆賊肆么魔夜半乘墉盡楚歌血染未央宮草綠至尊揮淚自橫戈

劍光凜凜耀秋霜手刃星姬血滿裳獨有愛民心
倍切一行遺詔淚千行

血書滿把恨纏綿慷慨投繯大義全萬歲峰前春
不到龍衣常掛海棠烟

巾幗鬚眉事總非幸留正氣在宮幃殉身報主全
高節彤管千秋映日輝

葉時從

時從字大立西洞庭山人著拜石居稿一卷

山居

食貧固易適升斗亦滿欲兒女欣然飽不分蔬與
肉窓前理素琴几上展書讀白晝共開顏倦來安
穩宿死生各有分何事爭贏縮

達人貴識時哲士羞干祿摩詰輞川詩淵明東籬
菊清泉飲一瓢素布裁幾幅嘯咏山頭月時穿溪
外竹既足侶魚蝦亦堪友麋鹿

返洞庭述懷

少小棲深山隨分入城郭洗眼看人忙如風捲秋
籜闤闠走貪癡蘭舟蕩輕薄高軒者夔龍載筆者
伊霍往哲不可追時彥徒相儀研席共升沉知心
嘆離索懷人徒搔首豈若盟鷗鶴鼓枻泛具區還
山尋舊壑泉石猶嶢涘喬林已非昨昔隱商山皓
今奚不古若托跡如寒萍秋來悲水涸歲月易人
情吐茹摵強弱投身止高山療俗無良藥素心自
有托勿用傷瓠落但師寥廓意不受樊籠縛開襟
挹太和白雲歸蕉箔

輓虞部叔 叔居汾湖世變棄家予在洞庭未能相從

宦情仕亦澹宦操隱亦堅秋霜烙秋月凜冽生孤

鮮酬君平日志豈受七尺牽慷慨有餘憤一往仍
自然俗子悲其往浩氣伸重泉

在周仲連逝在宋太虛亡 汾大師降乩云叔前身為秦太虛前之前為魯仲連梅福 死者
原非死生者心傍徨譬之芳筵散後會不得常泰
山頹於前梁木仆於旁縱解幽明理悲恨與時長

蕭然作野僧拋家如敝屣撒手出門去再拜辭考
妣今日綠溪頭明日碧山裡可仰不可追飄搖無
定趾此正後人師長臥不復起天府聘脩文奚以
安姻里

汾湖距洞庭不踰三百里兵戈滿江□欲行還復止陸郵不巢雁水郵不食鯉方將追高蹤悲哉忽已矣仁者造物壽今日胡賝爾天心不可憑痛恨

太湖水

東苑 王井功 徵賦

大道不一轍衆人不一心請觀翔集鳥各自遐喬林川瀆爈未遠巖阿恐不深掛帆命東指長作海濱吟

秋悲

窈窕輕雲捲秋碧豆花徐吐纖纖白亂螢迴序晝商音織女拋梭想疇昔月焰城南人遠戍思家靜夜悲行役紅顏不識骨如山夢裡相逢尚相讁衣帶飄風吹別離海棠白露凝愁色明星燦燦殞郊原彼黍離離誰得食把卷常思學古人古人生今徒嗔息

和金孝章十七夜候月

雲際孤光寂相邀把盞遲若淹游賞意偏慊靜觀私香爐琴初歇林昏蟲話滋一輪方在望露氣滿

瓊枝

聞星期提音

未提何妨逸士名一時駿足不停行儒衣漸撇經生仁鼓角猶聞岐路聲方討世人專重武忽驚文目不俱盲遲遲得雋因無意非是今年學始成髫年案首入學

稻熟前疇想昔年黃雞紫蟹樂堯天山河不改汾干舊禮樂猶存俎豆邉徧地干戈筆固在滿汀烟火硯還全瑤章愈高光逾燄莫禁雲衢早著鞭

葉青

青字萬峯少攻舉業間為詩歌即見推於吳曰千王玠右諸前輩乃數奇不偶晚年手定一編研友錢廣吳序之謀剞劂壬辰秋有覆舟之厄詩卷盡失萬峯嘆曰古人三不朽吾匪敢望或留此一卷如劍南所云後世但作詩人看爾乃又不可得尚何言哉子仁搜輯零篇剩句彙為一編題曰慎獨齋遺草

南浦四民詠

蕭芷厓年登大耋倘當世故其所得頗奇

蕭翁真大隱揮斤雜藝士溷淖汙泥中不受塵埃滓探道好淵徵沉思得妙理情性豈外求尋遊展高視懷故感滄桑含情憶蘭芷

周方城歷遊四方歸潛大室足跡不入城市

周子深情士高懷屬古人薄遊太行道攬轡望蒼旻南登鹿門山桃李感陽春義和安可頓爲樂當及辰枳棘況充路流潦恐濡輪拂衣九州外溷跡

東海濱

胡玉如守業不移蕭然自得頗有先民風

玉如守鍾鍜囂市日流連食力不求贏屢空亦欣然志與古人友興來自成篇高歌和者稀引杯如吸川俯仰任宇宙樂以忘吾年

咸龍山心存厚道動與時乖未免有憂生之嗟

龍山高尚士性本好詩書潔身懷大義此志取不移落落塵區中悠悠多背違陽烏知歲序越禽避

涼颸披褐吟海濱學問師良知戒彼庾桑言無庸牽所思

吳姬怨

平江落日花繽紛年少懷人在楚軍寂寞慵粧理新夢倚樓和淚數行雲笙歌初罷鴒夷渡牛羊漸下要離墓江南江北同芳草王孫不歸春又老

相逢行贈王次典

憶昔僑居申浦里翩翩名輩蛟龍起肝膽意氣臭味同壇上相推執牛耳落魄窮途二十年將軍負

腹常爾爾世人白眼重黃金貧賤交遊寧復齒秋來潦倒鶴市傍范叔一寒今若此俯仰宇內無知音末路相逢有王子交臂遽作綈袍憐不惜游揚季布美却來綠水泛紅蓮信陵門下陪珠履慷慨高談術未工屈曲低眉道乃是天涯握手爲君言君言磊落殊可喜不如長嘯歸柴門與君坐看吳山紫

金陵懷古

西風落日下平蕪走馬江城雁影孤故國飄零晉

社燕行人來賓聽啼烏傷心勝負同棋局回首繁
華轉轆轤一片蔣山頭上月夜來猶照莫愁湖
風流南國勝長安天子歡娛徹夜闌辱井未能忘
玉樹青衣猶自憶雕欄空憐石馬風霜古誰信銅
駝蔓草寒滿耳砧聲催薄暮可堪獨立望長干

五十述懷

荏苒韶華五十年驚看鏡裡鬓皤然喜無榮辱何
求貴苟不飢寒即是仙沒齒永懷風木恨痛心忍
讀蓼莪篇知非豈特今方始久矣虛心愧聖賢

立德稱名一未曾捫心應自笑何能爵來世味真
同蠟歷過人情恰似冰搔首不禁悲老大拊髀還
欲望升騰行藏若只仍如此歲月空教日漸增

次韻隔窗美人

隱約窗紗望眼朧天姿疑在画圖中嫦娥神靜恒
居月飛燕身輕合避風綠綺無心求鳳侶藍橋有
路許誰通疎櫺春色微微露蝶舞蜂翻小院東

葉士鑑

士鑑字漢光號讓庵白沙里素封之家也喜吟詠
敦氣誼學詩於葉横山先生横山修南陽世講主
其家者二載四方名士來遊洞庭而問奇字於横
山者莫不以讓庵為東道主嘗與吴邑侯楊棠交
楊蜀人也罷官後滯跡吴門貧至不能舉火時讓
庵家巳中落猶拮据以周其急楊病卒讓庵經理
其喪事且計扶柩還蜀費無所出乃葬之於東洞
庭之沙嶺交遊生死之際其有始終如此可以概
其生平矣所著勁秋草數卷

堤柳

堤上一楊柳亭亭水之曲弱榦非後凋秋冬枝葉
秃入歲餞春風新黄可人目舞招燕剪輕拂曉
烟絲轉盼絮將飛即被東風逐造化多幻端物情
有往復盛衰同一途何論久與促寄語蛾眉人休
使黛痕蹙

看雲有感

平生雅愛雲與雲成莫逆晴看雲出山雨想雲觸
石舒卷兩無心行止共閒適今春過六峰道院聊
寄跡舉頭見雲飛薄似蜻蜓翼不意艷陽天變此

涼秋色悶雲雲無言仰天長嘆息

雪朝以粟賑雀

晨窓亂群雀冒冷競謀食積雪遍郊原何處見顆粒哀其廹困窮握粟散窓側聊以賑爾飢少救此朝夕雀鷇群驚飛俄頃閧然集滿腹起懼心患得復患失一飽能幾何蹈此不可測雀乎吾語汝飲啄好自適去此慎飛翔大地多荊棘

採茶詞

朝採茶暮採茶採茶女兒顏如花柔荑纖指綠雲裊颺柳雙眉時一鎖採茶辛苦年復年定茶知賣誰家邊紅絲一縷茶一股昨夜睡魔來賺我

寄衣曲

兒夫戟枕沙場月妾心望斷邊城窟西風刺骨白苧涼馬嘶塞草連天黃寒衣打疊寄將去暗中著意多添絮塵沙萬里迢迢路幾時得到黃花戍

賣花詞

碧紗窓外鶯啼曉賣花花叟出門早一聲叫罷一聲續畫樓驚起人如玉乘髻侍兒門前立帯露擷花纖指温含笑迴身入粧閣說道今朝花勝昨不惜青錢買花朶對鏡粧成幾回顧美人頭上花雖好容顏暗裡隨花換

老牛嘆

炎炎酷日正當午老牛車水不辭苦骨出猶然鞭兩股主人不恤老牛憊只怪老牛筋力敗夫婦請論商早賣老牛代耕年已久自分此身亦無負但愿賣牛心莫起老牛不死耕不已

虞山慎高士作浮亭於西湖有詩賦之次和

悟得浮生趣僑居屋似船繞梁湖面月捲幕水中天境許魚蝦共垣非薜荔牽他年訪高士人與物俱傳

一椽如蓋小不定逐雲浮波皺層層影風迴面面秋桑田頻易主澤國自封侯歷盡蘇堤勝生涯占海鷗

小除金陵寓中同健南企石兩弟

卒歲猶為客鄉心轉轆轤弟兄羈建業氷雪憶菱湖籬落陰風吼窓前冷月孤寒衣新寄到憐殺夜

工夫
皇厥河晤公立大阮漢尊漢蒼諸弟
胥月五年別離懷各自知春風楊柳夢秋雨桂花
詩同有人琴感能無邱隴思今朝重握手不覺淚
雙垂
同徐南州孫卑人吳魯傳家善伯訪慧真上
人松蘿雲禪院拈得房字
殘訪山僧約携筇到上方盛衰松記憶冷暖鶴商
量梅老猶遲信蜂寒未出房乾坤自寥落何處問

行藏
吳允仁表姪招集天香書屋分韻得又字
春口園林好和風育物華香泥勾燕子癡雨哭桃
花酒罰依三爵詩成愧八叉醉歸携短策新霽夕
陽斜
橫山六子偕張獄維洸歸愚談雲兮錢立山
潘語冰諸同學遊高峰卧佛寺
重陪几杖過山門事憶他年跡半陳隅嶂松風仍
別調當年春色屬閒身餐分齋鉢留餘飫話續禪

房去後因試看壁間題句在蘚墻今復記同人
無窮浩刼轉風輪生怕茫茫色界深夢斷半橋山
下路燈懸一點佛前心衆流合派終歸海雜響爭
喧敢廢琴浪說措身天地濶大千此際隱纖針
路轉峰迴深復深愛他禪榻最多情半生知己松
相契廿載孤懷月共盟佛卧并忘無我相溪流空
作不平鳴年來未得安心訣好向支公卜去程
秋懷八首
秋到傷心想月圓碧城無夢鵲空傳露零青桂香

應溼被擁黃紬夜怕眠金鑰會須聽寂寂玉池誰
復憶田田遥知廿四橋邊路滿地霜華亦可憐
玉石紛紜殿上爭由他碩璞亦連城文章魑魅千
秋價氷雪神魂國士情落葉江潭憐宋玉西風易
水憶荆卿近來鬢影蕭踈甚怕聽梧桐夜雨鳴
寒林紅葉酒旗斜偏仄寰區浪作家風雨綠蓑湖
上棹衣冠黃土夢中花斷鐘古寺敲殘照衰柳長
堤噪暮鴉幽憤漁陽休盡聽調悲原不待三撾
烏鵲南飛恨月明露寒城柝夜無聲書傳塞外人

無恙龍吼床頭劍不平月扇雲衣成底事酒帘欹
板自多情寒砧莫便催歸戍好讓韶華占鳳城
洪爐何處著氷霜飽聽松風夢自凉烏兎局中憑
轉刧魚龍隊裡儘排場亂峰斷水秋仍老荒逕疎
籬意不忘去去天涯休極目寸心久已怯瞿塘
槎上人歸路杳然孤蓬無復想河源井梧霜老仍
栖鳳巫峽秋空好聽猿藥杵有聲憐月姊金莖無
露賜文園風檐夜雨蕭條甚夢隔紅樓笑語喧
白露蕭葭湖上秋柳疎遥見望中樓尺書漫憶青

楓驛一雁仍歸杜若洲老去蛾眉偏自好天生駿
骨本難收春風簾幕依然在好整流蘇再上鈎
荒林漠漠鎖寒烟一片平蕪接遠天夢裡居諸新
代謝醉中花月舊因緣情消别院燒燈後心寄西
風夕照邊騐取傷秋憔悴處鬢毛點雪勝年前

淄稼堂太史枉頋以遊高峰寺詩屬和次韻

識破関頭利與名身輕直可御風行一囊滿貯尋
山句隻字都成擲地聲爐篆午香僧夢熟竹敲疎
韻客心清摘來梅子塩堪和小試調羮手與烹

少年行

馬上白面郎意氣凌霄漢千金買寶刀不與妻孥
看
金彈打黃鸝黃鸝飛入谷不去收金彈仰面看鳴
鵠

輓高峰濟蒼和尚即次其回首偈韻

詩文廿載互糾彈老去江花轉瞬殘記得針鋒相
對處筆尖不放一些寛

偶書

嗁碧啼紅總未然何須深為落花憐天涯不少無
情夢惆悵東風一面緣

葉夢林

夢林字行夏號印巖予闇之孫仰承家學年少能
文為郡學生聲名籍甚闈中俺得復失食餼有年
不及貢而卒時論惜之

感懷

慼慼不能寐孤月當窓照把卷讀五噫氣結不成
調何以解我憂呼酒影相弔醉來斫地歌醒來仰

天笑塩車上太行騏驥淚亦掉不逢伯樂頭伏櫪向誰叫

中秋夜雨小集

雲寒露冷氣橫秋風雨蕭蕭漫惹愁興到欲尋蜡屐宦貧來誰典鷫鷞裘青衫淚溼雄心在白眼人憎傲骨留深夜對君頻起舞幾時封作醉鄉侯

輓徐我庭 徐君買地葬師潘愚谷賦詩美之今徐君仙逝因次愚谷原韵奉輓

松楸枝上月三更憑弔南州無限情馬鬣新封需弟子夜臺長寂侍先生心存交誼非輕麦力挽頹

風不市名古道照人千載見安仁賦出鄙夫驚

雪夜同潘愚谷家世南飲周忍菴書齋

肯委雄心付寂寥清尊絳燭喜相邀書堂讌集觥交錯雪嶺當窗月正饒笑領天機忘漏永醉談時事共魂消座中畫是顛劉𠔏魄礧還將杯酒澆

葉士奇

士奇字藻庭紀華里人

春晴

風雨朝初霽遙天淨碧空鳥歌芳樹裡人倚画樓中縷縷嬌雲艷枝枝仙杏紅春光無限好誰對可誰同

䦨歌

何處徵新曲因風到薜蘿落梅高引笛折柳細傾醮白雪知應少陽春和豈多悲歡雖兩地平等視如何

七十二峯足徵集卷七十三

武峰吳定璋友篁蒐錄
寒山姜森玉采庭編訂

葉正甫妻劉氏

劉氏東山人逸其名字正甫久客都門製衣寄之并侑以詩見陶南村輟耕錄

寄衣

不隨織女渡銀河每到秋來幾度歌歲歲為君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刀未動心先碎針線纔

縫淚已多長短只依當日樣不知肥瘦近如何

蔡橋洲妻吳氏

孺人名庭吉東山吳天樂翁之女天樂以進士起家位致通顯報華門第望重湖山二子鳴翰承翰皆能文章工書法有郊祁軾轍之目孺人少喜讀書與父兄議論今古經史無不通曉閒有吟咏出入風雅堪與兩兄並駕按林屋集子羽行狀曰天樂之官行人也與夫人周氏居京師孺人生於京師其守桂林也十年有畸孺人隨任桂林自為女子性已絕慧天樂偏愛之晨饌未興必蹙以屬其讀書一覽見大義天樂自以與蔡俱有望族之稱故孺人適橋洲方是時徐宜人內政嚴諸娣姒晨朝動以義門鄭氏為諭孺人從祭祀治賓客酒漿籩豆事每香潔退而推羹讓饌七箸之間必有繩度姑姒愛之婢僕憚之府君之爲恭益樂以裕又曰厥子羽好嬉而難教孺人每晨起閉門焚香端坐讀古經史欲以感動羽羽嬉益甚至十三四尚走巷羅雀迨暮始歸孺人又於燈下誦詩羽初若

不聞久久乃悟然後執大義還相証孺人為解疑辨惑老師不如也其守節勵行真有若鐵石久之愈嚴親黨往來未嘗敢嘗為戲言人有設行未嘗直視至羽不可誨動以涕泣相諭而已

隣女繡梅一枝題贈

玉蕤開無垢金針度有神千絲庾嶺雪一幅段橋春熨貼清香發裁縫疎影新美人誰稱此宜著壽陽身

寄母都門 時重九後七日

久違膝下缺承歡尺素無由達問安蓬島月華雙闕曙洞庭秋老兩峰寒紫泥詔下終承寵白髮年來且自寬安得南歸重戲綵菊花插取滿頭看

望東山

湖水東西隔安能杭葦歸岱心青一角時有白雲飛

朱　蘭字貞子東山人見陸仲飛洞庭明詩選

病中對澗上竹

手種十年外青青曲澗傍啼禽來几席流水過瀟

湘觳攪愁懷切陰侵瘦骨涼此時憶君子風雨斷人腸

謝外子寄筆

百里得來書感君珍重意寄將五彩毫要寫廻文字

蠟梅

無花時節賞偏宜色綻黃金香滿枝不必春光千萬樹仲冬一種自幽奇

贈六妹繡

散花天女態纖纖春色都生玉指尖癡蝶雙雙誰肯去尋香只在水晶簾

施素秋東山人見陸仲飛洞庭明詩選

咏雪景

剪碎澄溪練一機千巖萬壑白霏霏行人止步還移步宿鳥驚飛又不飛

張武峰妻孔氏見席貢湖璽秀集

送別

君行萬里舟妾送登南樓相望不相見江水空悠

悠

周孔嘉妻葉氏

孺人諱舫東山人所居白雉灣擅湖山之美孔嘉少有四方志効力河工孺人操持家計米鹽瑣屑不廢吟詠性喜梅於所居之高阜築亭其上環植梅花匾曰梅語花時瀰望不亞衆香國也孔嘉間歲一歸邀名士觴咏其中吾山觀梅者推長圻攬勝石自有此亭遂為遊屐必至之所而傳之歌咏播為美談則孺人之冷韵清辭有以傾動一時也

長女蕙亦能詩詞早亡無傳

古意

涼颸蕭蕭秋夜入沉吟不語坐虛室銀釭欲滅月恰來同坐同看重悲泣忍妾淚聽君歌歌未已淚轉多含情體意妾奈何不貴此時淚所貴終心常是初

落葉吟 有引

夫寒山一絕百紀維新江令片言千秋永賞僻居山澤花木為群運錯彩於霜華文標天趣映高山之皎月舞韻風吟落花固是愁端墜葉豈非怨質當茲搖落想榮盛之難期覩此飄零益淒其之莫已有懷難寫聊付清吟

年華易逐秋光老秋報漸促秋容槁飄黃點絳趁流波積徑穿岩依悴草此聲不受王侯憐此赦不向華筵攬錦帳香濃總不期蕭蕭戚戚閒庭掃英雄帝子尚哀情羈懷旅思何須道最有幽衷不忍聞驚魂咽夢心如搗憶年十六仲秋歸鬱紆峰遶

碧成幃村羅金桂香籠谷院列芳蘭馨染衣景好惜從人事改境荒誰惜菊英微青春每快涼飆起暮景何堪物候非所慰森森松柏林梅為素友竹為隣凝霜載雪明姿態攬勝凭高仔細吟

看泉

雨歇風微靜流泉忽自吟新翻幽磵曲和就古松音苔石浮秋潤蘋花漾碧陰高山誰共賞相對一橫琴

和悵悵詩 題從北平來未見原韵吳中山水涯正所謂巴人止知下里故自助一笑

悵悵聯鑣即計遊姑蘇臺望百花洲雲藏呦呦松間鹿椰番雙雙水面鷗景遇前踪疑是夢物因情解淡如秋青天碧海猶生悔未必人間有莫愁

夏績

白苧能消夏日長移筐就蔭趁風涼晚來一事休忘却濕紙輕籠茉莉香

山水圖

翠巘蒼巖帶茂林小橋流水似鳴琴問津欲把衡門叩只恐高人睡正深

秋閨和韻

天香脉脉透窗紗月滿庭除桂影花造物不憐人

有怨又生促織助咨嗟

停織輕羅與巧紗吳綾新樣自提花寒衣製就書

珍重不敢纏綿訴怨嗟

和親母許夫人書懷韵

方寸縈思孰若忘春濃秋淡省平章破愚平等心

常照領略青蓮寶座香

佩德須知怨可忘悔將悲感托詩章雲岩霧谷芳

華秘自賞清幽九畹香

菊影和韵

金釵十二美盈盈不用雙鈎意態成月轉畫廊花

欲睡再添銀燭玩深更

低凭徙倚與寒温落落疎疎不在盆始信多情傳

倩女效顰花萼也離魂

和明妃二絶

回憶離親入禁時三千佳麗擅天姿黃龍府外關

山月曾照金門飲恨辭

出塞春光總化秋風笳霧角集邊愁隂山馬上琵

琶怨較勝長門賦白頭

哭席門亡女 有引

毓喜貽憂青年永逝者長女周蕙也嘆生

遲而夙慧憐長弱而羅艱甫娩嬰兒遽遭

產難傷哉芝蘭竟萎已矣玉樹沉藏遺痛

無因招魂何所絲連藕斷姻緣簿酧酢數

載虛名心縈腸牽轉輪藏消受廿年前孽

慕祭侄文爲窺其與悲幼女律或許同情

聊爲當哭未敢稱吟

想像題牋製小詞篝燈香閣寢遲遲春葱皓腕何

由見檢得親臨幾首詩

寒香零落滿枝空又見春工屬嫩紅漠漠輕魂知

有怨花前縹緲泣東風

憂長慮遠枉深思促節繁音耿自知珍重九原須

少慰未完心恨半歸詩

葉　氏東山人見葉蒼舒兩朝國雅

夢

夢深嫌去速夢淺怨來遲未訴衷情盡翻成覺後癡

題梅語亭

窓前風細月痕香嫩蕋參差出短墻幽夢只尋仙子對羅浮消息話偏長

沈載公妻張氏

孺人名學彖字古圖別號淩仙吳門望族與同懷姊羽仙俱工詩古文詞羽仙為楊震伯先生德配淩仙適西山鎮下沈載公安貧樂志井臼親操之

暇不廢吟咏夫亡自課其子如嚴師時松江周礪岩太史金然卜居石公山與山中之詩人秦存古嘉銓周覲侯公贊相倡和聞淩仙名乃介覲侯遣女奴以疊韵詩乞和淩仙走筆立成周太史驚喜亦疊韻報謝云仙家浮玉北堂湖秀絕心清玉映徒采柏牵蘿幽谷致焚香繡佛梵天圖閒調林屋隼棲鶴靜對蓮塘隻影皃珍重瑶華投贈句虞翻從此恨應無千樹梅花玉繞廬亭亭素對洞仙如獨吟豈譜青溪曲靈境常搜赤字書草解忘憂縈綺户竹能抱節護幽居臨風凝佇憑青鳥正及銀牀報葉初東山席氏嘗延之為女子師所著硯隱集數卷

姊羽仙選序

寫懷

人生同落花幸爾墮茵席雍容畫堂上窈窕珠簾側棠棣並芬芳椿萱復珍惜侍兒理雲鬟保母供膏澤容服既光華禮儀復閒式幼無適俗韻宿負詩書癖所佩惟芝蘭所親惟翰墨流覽古今篇忻然每忘食摛辭倣屈宋選句摩元白揮毫霞落紙

朗咏無晨夕自擬樂無涯詎知運有極鸞鶴養修翎八表期瞬息忽遇宋都風墜此青雲翼誤為塵網羈有志竟不獲戢羽雞鶩群困蹤螻蟻域懷瓊與握蘭芳潔誰能識徒爾事文章不裳稽古力已矣復何言撫琴長太息阮籍慟途窮孔聖悲麟出豈惟傷道喪更有憂貧感運會既如斯天意渺難測翻成失馬翁常灑牛衣泣原生圭蓽門仲蔚蓬蒿宅陶亮返東籬楊倫居大澤峻節淩松筠清名耀典籍柰為寒餒驅長歌行乞食䓁䓁薄命人念

兹常憾憾緬焉起深思景仰先賢德抱飢恒晏如屡空誠不惑莫訝髩如霜但令心似石生同逆旅舍寓形不滿百豪奢非所慕榮悴相尋繹君子貴固窮求仁而自得在巳何尤人聊以寫胸臆

咏梅

守壼苦寒節釀成徹骨香數枝臨遠水一樹傍頹墻玉質凌凌瘦冰姿淡淡粧却留青白子調鼎佐商王

即事咏懐十四韵勉季兒

牢落悲身事清吟强自寬招魂徒擬宋作誄漫追潘苦志歌黄鵠幽芳披紫蘭幼男愁學廢嬌女怯衣單喬木俄驚萎鴒原詎急難天心忌巇嶮世態極波瀾差免燃萁逼寧思負米歡從教荆樹析肯惜棣花殘危比巢堂燕哀同對境鸞更憂懸磬乏争得覆盂安莫訴愁腸結空將泪血彈頽波雖若此造物豈無端但向雕龍切休成畫虎看青雲如道在未必棄孤寒

奉次觀侯先生贈礪岩太史卜居石山公之

什崇示叠韵諸作窮奇盡變俊逸清新湧泉之思如傾吐鳳之詞競秀金敲玉振璧合珠聯較之元白風流陸皮酬唱無以過也自愧疎蕪謹和來韵

自是胥湖勝鑑湖留侯當伴赤松徒題詩漫展調羹手製錦咸昭補衮圖消却宦情娱竹石盡忘機慮狎鷗鳬滄浪徹底纓堪濯身外浮名任有無

選得名山好結廬青雲器業復何如甕容散吏辭鸞掖静檢丹爐待鶴書千里蓴鱸堪命駕一湖風月稱幽居悠然自涉東籬趣聞説王弘送酒初

奉贈觀侯先生

聞説層樓近碧空華陽隠士有高風溪深白鳥千石土沃常培藥一叢敢把文章誇鄧禹擬將奇字問楊雄仙棋數局琴三弄誰識冥冥天外鴻

得觀侯先生見答詩依韵再酬

劉郎新技已成空世事如雲散曉風濃露但滋青桂葉狂飈偏拭紫蘭叢山陽感舊文應苦宋玉悲秋賦更愁自是冰心同皓魄絶無幽恨寄征鴻

寄羽仙姊

不睹音書已半年更於何處問平安開歌每怯填殺樂對月空悲雁影單信斷豈因山水隔家貧為致稻粱難嗟余薄命羈孤極誰似希文青眼看

寄東山席氏吳夫人

林屋山頭屋數椽蘿薜風味舊青氈傳家深愧中郎學咏絮聊吟道韞篇劍化平津空悵望鶴冲霄漢想騰騫鍾儀郝範遙相仰恰喜雙魚特地傳

秋感 存一

貧病相兼晝掩扉桂花香底獨徘徊牢愁醞釀詩千首壯志消磨酒一杯薄命恨非題柱客紅顏虛負下帷才他生未卜今如此咄咄書空意自哀

歲暮感懷 有序

山齋衣起愁雲塞望庖炊無烟葛帔練裙猶作禦寒之服湘蘭杞菊難供卒歲之糧嗟乎嵇紹幼孤長卿早世厚祿故人音書斷絕恒飢稚子意色淒涼昔之車笠申盟麥舟相助者復何人哉聊咏二章用抒悲懷

緝柳編蒲志苦辛半生多難已忘身橘林乏寔供饘粥突合無烟薦藻蘋空羨田真兄弟樂堪憐任昉子孫貧一函遺草誰為達檢得徒令淚滿巾

玉粒為餐桂作薪荊釵蓬髻自悲辛桑麻廢盡猶征稅典籍遺來不救貧論著孝標難覓友詩哀承吉更何人生存零落俱堪慟却向塵中厭此身

早春山居

雨洗烟蔬翠滿畦瘦條濃朶競芳菲燕如舊識殷勤語鷗解閒情自在飛皐廡操舂人已沒龐門採藥事還非襟期自與時情別一隔紅塵夢亦稀

寄外甥 時在閩中幕府

百越風烟莫愴懷芙蓉綠水稱清才好吟王粲從軍樂豈賦陶潛歸去來草檄共高阮瑀輩禮羅已致石生材武夷未比衡陽嶺雁帛何因不一裁

古意

家住青山側為愛青山寂浮世幾興亡依舊青山色

明鏡如滿月朝朝弄粧靚一自青鸞去不照孤鸞影

鳳昔愛鳴琴流泉指下生千期今已沒誰聽斷腸鼓

夜雨

碎綠飄紅俯碧流風鼓獵獵壁聲頭驚眠滴恨不成寐一夜雨中堪白頭

閱徐文長四聲猿偶題

裂石穿雲格調清才高不遇古今情三毅已是腸堪斷争忍重聽第四聲

七夕

寶鼎香消欲卧遲蕭蕭松竹夜涼時人間一別成千古莫怨仙家隔歲期

聞有遊石公者見明秀閣門扃寂然感賦

處士高風不可追白雲無主鶴皷悲劇思閣上攜尊酒一為招魂讀楚辭

松露無聲月掛空獨將清泪灑東風羊曇痛哭西州路千載將無此意同

案頭供梅花一枝至桃李爛然猶是清姿濯濯幽香襲人感而有作

自汲清泉注膽瓶枝香相伴誦黄庭懷桃艷李皆凡品倍覺寒花有典刑

月中清韻雪中香偶值叢蘭强着行處世由來諱明潔物情大抵忌孤芳

山居牡丹　有序

山舍有牡丹数株明艷出群娟秀獨立值雨收新霽風漾微暄景星靈曜奇孕天然

其葩盈尺其香滿室似越鄂君之錦衾深覆衛夫人之繡幃初襞粲乎煥乎直令態震百草目迷五色芍藥無顏芙蕖斂迹燦燁燁穠麗已極祥開曉日之華瑞映晚霞之色昔聞此花出于西河之鄉衆香之宗由天后而種始貴遇明皇而殺籍籍萬金咳吐舒元輿賦盡繁華穠艷一枝李太白詩誇傾國是知斯花之遇不為不盛矣嗚呼暑往寒來陵摧谷變蓬飄海際梗泛

天涯謝富貴神仙之宅来尋常百姓之家宛似李陵去國而但逢異類寧比張騫上漢而遠泛仙槎想昔日之繁華恨今人之不見向使高標閬苑獨秀瓊臺偶翔鸞而間至與竒木而時來豈但田夫牧豎狎而翫之擷而采之哉然睹其順時不競鮮妍自整雖托根於下土類達人用晦而全仁斯寄跡于荒陬若君子含貞而不慍余既忻然而翫之乃復黯然而悲之蓋有觸物

而生感殊類而合情豈徒悲夫花之失路遣所以悲余薄命之人爰賦短章聊為花神解嘲吮彩翰而遲廻慨窮通之莫測茍栽培之得所吐芬芳於上國自能酬雨露之恩私庶不負陽春之麗質 存四首

異香濃艶淨無瑕鸞鳳聯翩戲彩霞曾是玉皇天上種可憐流落野人家

曾把名花擬太真天香國色對高吟青蓮沒後仙才少試問何人是賞音

雲作[illegible]神月作儀漢[illegible][illegible]路相宜從今莫話開元事才命相妨更不及

謝却沉香亭畔春芽笑開處眼差明無人更唱清平調梁燕應聞太息聲

歲暮感懷

燈前課子誦芸編百事縈心逼歲闌泉路十年音信斷空山風雪一家寒

七十二峰足徵集卷七十五

武峰吳定璋友篁甄錄

白沙葉士鑑漢光編訂

鄒延玠妻吳氏

氏方伯吳賜女適鄒延玠鼎革後疑案牽涉延玠繫獄久之竟罹無妄之禍按律應籍家口氏度不獲免先數日部署家政纖悉登籍母太夫人白往視之留同宿沐浴竟引杯相慰勞了無戚容母語之曰兒行矣律有贖例便當生還毋自苦氏曰兒

少長深閨足未踰閾能作萬里行乎又安能以秉禮守節之軀屬人指視乎憶仵之歲夫子在縲絏兒拮据薪粟費無所出脫腕鐲質銀數笏饋之天子詢知其情撫案不樂曰奈何以女子臂上物俾伹儈摸索哉兒聞之愧入心髓今乃遍受物色曰此某人婦耶語絮絮及更深矣婢皆酣寢母亦睡熟氏起整衣理妝拔環自盡母醒呼之不應急披幃視形神離矣家人驚號解置于榻面色如生一手持其所自畫小像一手握袖袖中裒其夫獄中所寄書及一筐書古忠孝貞烈之行以貽之者其女秀姑年十歲痛母之亡旦暮悲涕不食而死

雨後

斷虹初截雨徙倚小窗前亂水衝籬過斜陽隔樹懸簾開來戲蝶院靜落驚蟬正好攤書坐蕭然一几偏

春暮

欲覓春歸路抛書遶徑尋花香縈袖薄樹色染衣深舞看風前蝶歌聞竹裡禽年光無限好誰解惜

分陰

題竹

愛看窗外蕭蕭竹未許開窗盡日扃烟雨却添新染碧冰霜不斷舊來青家貧已自無閒謝(俗傳竹生花主門戶衰)春去何因有醉醒(五月十三為竹醉日)最是夜闌殘月裡伴他疎影立空庭

瓶梅

小玉慇勤採早梅一枝移向胆瓶開雖非明月羅浮夜時有幽香入夢來

雨中渡湖

亂山深處有輕雷潑墨春雲鎖不開穩夢未醒驚興起滿船風雨過湖來

董玉蒼妻吳氏

氏名永和字文璧方伯吳暘之女孫文學叔威之女宮詹莊瀹庵之甥女也生而淑慧舅父母愛之撫以為女莊故世家宮詹早貴多才藝廣賓客家有園亭聲伎之奉服食翫玩一往綺靡女居其間泊如也勤習女紅誦讀經史悉通大義宮詹翫重

之不欲嫁凡子適故人子董玉蒼以國子生入都應試憐其才欲妻之董生時喪偶而有子無意再娶感宮詹意厚且聞女賢遂應命歸而娶焉生祖寅谷官大參父天來官通政以清節聞遺產無幾生少孤連遭內外喪日近窘廹至鬻所居之半人或非笑之因內自傷思振家聲發憤為學累試不售鬱鬱成疾將卒呼內子與訣曰吾有三事未了先大夫墓碑未立前室吳氏未葬子幼未成立以是累汝語畢而逝時氏欲死者數矣念未可以死勉劬治喪念孤兒不可一日廢學節縮衣食延師教之具禮幣求名人為通政公作碑銘勒諸墓道又卜地舉夫與前室之柩合葬焉子學有成為之娶婦數年之中諸大事畢舉中外翕然稱之氏早喪父念母老而貧贖所鬻故居之半迎母共居歿喪之使幼弟與己子同學飲食教誨之待前室之母如其母視其兄弟如己兄弟性度嚴重遇可喜事未嘗露齒當極拂意不聞怨怒聲內外斬斬家政肅然去夫歿二十餘年凡夫所未及言而心欲

為者皆次第為之俾無遺憾于九原少能詩詞晚居屏去筆墨有請者輒不應曰此非未亡人事也所存有苔窗拾藁（子翼字九徵邑庠生）

題山中舊居

舊宅空山裏蕭閒白板扉路侵松葉暗逕長藥苗肥曉鏡湖光入春衫花氣飛鄰姬逢穀雨時見採茶歸

地僻耽岑寂閒居事事幽窗開雲作幔簾捲月為鉤樸漉山禽下琤淙澗水流更饒憑眺興女伴共

習棲

贈莊表姊

何期林下風今復見閨中賦許班姬並詩兼謝女工論文春酒綠對奕夜燈紅莫負過從約花時待爾同

答懋夜坐贈外子玉蒼

不惜黃金盡何妨白眼看但留吾道在且遣百憂寬雨過茶烟濕風來燭影寒微吟相慰藉殘月上欄杆

寄呈玉川舅氏

憶昨吟窗下殷勤說息機愁魔猶未遣病豎復相依疎雨兼花落歸雲逐鳥飛底時無限淚還向渭陽揮

偶題

節物最關心年華兩鬢侵櫻桃初上市燕筍漸成林羅繡看山色移琴揀樹陰未須嫌懶慢聊欲散煩襟

與筠上弟話方舫舊事愴然賦此

西州堪慟哭華屋倍蒼凉剩有簾垂地空餘樹倚墻螺殘畫眉黛麝冷熨衣香三尺歸何處秋風滿白楊

感懷九首

短燭消殘夜虛窗入暮秋寒蛩語懶院靜雨聲稠譙鼓頻頻動鄰砧續續收百年心事在此際一回頭

歲月拋人去繁華轉眼過已能親紡織那復事吟哦鏡裡朱顏改釵頭白髮多未知從此往憔悴更如何

萬恨縈心曲憑誰寄夜臺操家無善策教子乏長才愁病如春草身心竟死灰何時泉穴近許放兩眉開

有子年方冠熊將遠大期幸消投杼謗莫解過庭悲牢落憑誰訴艱難合自知欲令勤苦讀門户不教坏

有母無家久殷勤托渭陽衰顏紅仗酒短鬢白成霜花鳥攤書地香燈禮佛場底須多感慨隨意答

年光
有弟相依久生涯仗篇編門多催稅吏囊乏賣文
錢直恐隳先業還期著祖鞭比來憔悴甚風雨舊
青氊
有姊湖邊住相望又一秋憂勞兒女計辛苦稻粱
謀静裡携書卷開時檢酒籌孤村三十里烟水隔
扁舟
有妹同家落新逋舊稅兼病猶親紡織貧或斷虀
鹽與為謀生減愁緣失意添昨宵燈下話相對淚

盈襟
舊恨因愁集新詩浥淚成悶天渾不語聽雨獨關
情小院摇燈影高窗落鴈聲那堪思往事數過一
更更
　悼大姑莊太夫人
痛失深閨侶呼天恪不聞憂勞婚嫁畢倉卒死生
分昔日君憐我今朝我哭君幾多腸斷處雙淚濕
羅裙
憶昨過從日支床共話時半生愁裏擲雙鬢鏡中

絲人世有長別泉臺無返期憑將憔悴意為語阿
兄知
　夕眺　時留外家
層臺高倚畫樓東暮景蒼茫入望中一片輕烟浮
遠樹半痕新月掛疎桐思家却羨歸巢燕憶弟翻
憐失侶鴻可歎人生重搖落凭欄惆悵賦西風
　宿莊表姊放園即事
背郭名園景色幽連宵樽酒共淹留玲瓏窗檻琴
書静窈窕溪山花木稠坐久每遲明月上談深不

覺篆烟浮秋光到眼多佳句愧我蕪詞未敢投
　奉贈潛菴舅氏赴召
十年林下足清狂又被徵書赴上方玉勒曉衘村
店月貂裘寒擁客途霜鳳池重沐恩波潤鸞掖還
開禁漏長共此一尊千里別渭陽何日再持觴
　雨後
隱隱輕雷夕照中薰風送暖入簾櫳芭蕉着雨抽
新綠芳草和烟襯落紅小榻夢回消茗椀虚窗人
静檢詩筒啼鶯漸老添雛燕却訝年光似轉蓬

哭弟見衡

一雙紅淚下沾裳書料無端拆雁行異域尚堪通縞紵重泉何計問行藏[illegible]中空擬招魂賦海上難求續命方留得幾編書卷在蛛絲鼠跡滿匡床

語外子玉蒼

他年借隱卜幽居流水空山一草廬風外鳥啼移晚竹雨中客至剪春蔬踈窗茗椀隨棋局小榻爐香讀道書安竟此心貧亦好眼前漂泊欲何如

夢過舊居寄弟妹

片時携手過西堂弟妹相逢話更長漫説詩逋緣病積却嗔酒債典衣償草深風暖蜻蜓立花落泥香燕子忙忽省此身何處是窓楞殘月半開房

緑萼梅

誰將一片綠雲裁吹上南枝漠漠開淺和竹光侵午榻微分酒色漾晴杯碧窗烟裊人初起青幔香温夢未回隨去若教輕點額新粧還貼翠鈿來

金錢花和筠上弟韵

鑄向枝頭不療貧五銖新樣看還真摘來未許僯

沽酒落處難將卜遠人漫道多情能[illegible]筆空傳有力可通神若能買得秋光住好伴吟[illegible]度夕晨

過舍左舊居有感兼呈大姑

散愁數許到層軒往事追思盡可憐八榻依然如昨日心情那復似當年曾看兄妹聯詩句却笑渠儂惜酒錢一自落花人去後對君惟有淚潸然

送比丘尼赤浦師

留師無計阻歸航空有遥情似水長十載知名纔識面一朝送别又沾裳清言入理時堪味好句移

愁肯暫忘他日若容依拄杖粗諳洗鉢與焚香擬挈軍持往化城不禁離思漫縱横難忘聽雨燈前坐苦憶敲詩月下行望眼未拚經歲隔歸心底趂片帆輕菜萸花發遲師至莫遣深閨日計程

忽有感

嫩寒春半未全消香燼薰籠懶更燒忽憶賭茶爭覓句曾嗔輸酒強吹簫空梁月落人何在深樹鳥啼夢寂寥地下若知縈别恨也應愁度可憐宵

寄示翼兒

骨已全銷含情綴有南山祝𡙇負深恩惜正饒

往省唐氏姊疾既歿而返不勝悲悼因繼以詩

纔到牀前欹枕迎坐聞喘語便傷情鶯花伴侶知何日桂玉光陰老此生心繫三男猶負累眼穿一弟未成名祇應留得恩施在身後文親共失聲前秋一妹殯河干宿草孤墳夜月寒有限年華俱斷送無多骨肉又凋殘從今幽夢重尋易自此扁舟再見難落日湖光三十里不堪回首淚汍瀾

雨夜偶成

頻年難博此心寬貧病相兼夢不歡白雁數行風色冷黃花滿地雨聲寒鼠饑覓果燈昏出屋漏防書夜起看剩有一秋消遣在舊詩枕上半吟安

詠史四首

虞姬

大王真英雄美人奇女子惜哉太史公乃不紀其姓

緹縈

隨父西上書天子憫其語能令為父心不復悔生女

謝道韞

閨中負才辯意氣亦飛揚不獨過其兄解圍舒小郎

木蘭

征戍十二年彎弓作男兒代父尚非難難於人不知

端午後二日示叔魚姪 時姪抱病臂繫長命縷

今朝小阮至瘦與飯顆比那堪耽苦吟嘔出心未已綵絲能續命風俗頗兒戲詎知慈母心縷縷繫兒臂

苔牕秋夜

靜夜新寒重虛窗落葉輕伴人愁坐處殘月亂蛩聲

和莊表姊來韵

綠窗寂寂一橫琴簾隔秋河亞玉繩佳句細哦誰

作伴爐中沉水案頭燈

放園

水色山光入畫圖平添好景比西湖長堤一樣栽
桃柳學士於今不姓蘇

苔牕四時絶句

香裊晴窗六扇紗窺梁燕子語周遮青苔初長無
人掃簾外輕風落杏花

石逕花閑側數椽竹床拂簟枕書眠桐陰滿地日
當午幾樹啼鶯幾樹蟬

踈欄如帶遶迴廊香逗簾鈎桂子黄可愛晚來清
絶處一痕新月竹風凉

銀葉香寒烟透遲臘梅瓶裡蓄氷澌添衣曉並欄
杆立貪看山茶雪後枝

外子玉蒼以不是書見寄書此荅之

囊書珍重遠相投爲向妝臺仔細收欲代錦囊無
好句（書中有代錦囊之語）深閨多只載離愁

見衡弟忌日

黄泉碧落两茫然腸斷今朝又一年此後相望不
相見曉鶯啼斷落花前

題芙蓉湖詩卷後

此日良田昔日湖芙蓉花盡稻粱多達官未解滄
桑意猶拍佳名索咏歌

莊表嫂陳夫人索題梅花小照二首

幾株瓊艷著烟微春草無痕水浸磯偶趁樹根苔
石坐溫香剪剪上羅衣

林下風標玉不如與梅清絶得相於儂家舊住含
山下千樹爲鄰小結廬

謹次來韻奉荅玉川舅氏

弱弟相依學課詩倚牕閒誦柏梁辭空慚謝傳傳
來句幼婦何由到色絲

夢亡弟見衡

夢裡看真覺後虛祇留殘淚濕羅裾不知已有幽
明隔猶自殷勤勉讀書

示筠上弟

慈幃白髮已盈頭門户驚心可自由屈指代庖今
十載爲君擔得一肩愁

病起有懷徐中丞潘太夫人二首

經年病骨強支吾珍重金閨藥餌扶一似經霜原上草得沾春雨卻重蘇屢荷見遺藥物

慙愧逢人說項斯敢將流水比鍾期知音到底應須繡不向平原枉費絲

掃墓

梅花零落杏花開寒食輕舟繫水隈不識此時泉下客可知親送紙錢來

雜憶五首

臨窗花影漫縱橫夢斷孤幃隔死生憶得泥人遲夜月卻來簾下賭棊枰

春寒猶自逗輕紗紅杏枝頭漸著花憶得昨宵殘夢裡還同樹底泛流霞

中庭三五月如鋪貪看清光耐晚涼憶得嬿儂衫子薄轉嗔頻促著衣裳

禁烟時節杏花天葉葉新茶是雨前憶得夜深分蟹火竹爐親試錫山泉

挑燈閒坐泣羅裙愁見塵生插架書憶得夜深初讀罷劃叙記月過前除

悼莊表姊孫夫人

謝家姊妹情偏好問字常容載酒從今日竟成生死別可憐無路得重逢

支離六載臥匡床尺紙頻遞過玉堂剪燭每留深夜坐猶將新句細商量

疾風急雨望中來玉樹蘭芽次第摧剩有影形惟弱媳個中情事定堪哀

今日重來繡閣前一棺深閉向重泉無由更話平

生事腸斷西風兩淚懸

錯落杯盤笑語紛一堂親串盡生春嗟余對酒含辛坐不見當時舊主人

總緯少婦極悲凄欲別牽衣翠黛低道是畫梁巢上燕不知容得幾時棲

苔牕夜坐

紙窗斜向竹邊開月影娟娟下翠苔何處斷魂聽不得亂蛩聲裡送秋來

鄭量如妻嚴氏

氏諱秉字御時幼有志操通周易毛詩適鄭量如年二十有五而寡無子以猶子茂敬嗣慈愛無間茂敬復早喪遺孤棟方數齡教育倍至棟嘗病疮且兩日夜氏卜易謂必不死詳推命理謂當以麟經發解至康熙戊子鄉試棟果以第三名魁春秋房人咸神之性孤介端重撫孤兩世苦節終身乾隆六年建坊旌表

懷親六之一 此謂乃翁融所

卓犖英標逈軼群湖山清奐絕纖塵嚴霜飽鍊蒼松晚膏雨旬霑芳草春金玉韜光懷世寶禹桑留範作家珍山頹木壞今安仰斷簡殘編最愴神

憶兒

閱盡繁華不解顏清風明月足承歡焚香講易天心復剪燭談詩午夜寒且喜晨昏甘菽水共憐身世屬艱難祗今雲樹霜林句撥觸酸辛不忍看 兒嘗寄詩有霜林自染懷親淚雲樹徒傷遊子心之句

課孫夜讀

吾宗兩世盡衰微賴汝庭幃命共依日對聖賢猶未是暫親花鳥便全非孤燈影伴三更月勤讀聲隨五夜機他日學成安出處錦衣不與換斑衣

吳翰章妻施氏

氏名婉貞東山人知禮節通文墨能為閨中人講說孝經女誡持身端正適金灣吳翰章事繼姑曲意承順翰章病將死謂氏曰我父母未葬今無子日後誰為入土者爾素有孝思幸忍死為我成之氏含淚受命孀居茹苦無時不以此事為念而其繼姑弗恤也隱然有居奇想百計動之氏心如鐵

石無隙可乘越五載謀益甚氏知終不免乃題絕命詞四首於壁自經死顧秀野張匠門兩太史皆詩以哀之載諸邑乘雍正間奉主入節烈祠

絕命詞

夫夭家艱薄命何蓋棺猶有事蹉跎三喪我歿誰人厝四代無嗣鬼餒多

首如蓬亂志如霜五載縗衣示未忘今日從容長逝矣並無尤怨也無傷

柔綆高懸命即殂此身久許殉兒夫遺言枉自嗟

閨壁不識人心遵也無

一息甘休萬事完此心凜凜雪霜寒黃泉今夜居

停主麃與共姜下榻看

貞烈女王氏

氏名玉媛寨前灣王三省女幼慧有至性讀孝經女訓粗通文義年未笄受許氏聘許氏子流蕩喪檢女聞自經死書數語以辭父母跋其後曰吾生於嘉靖己未死於萬歷丁丑在世十九年幸潔吾身雖死何憾萬年青史照吾心耶吾不暇計矣事

載郡志

辭父母絕筆

父母生我十九春誓不汚身嫁匪人恐來見逼難脫身故先一死明吾心獨貽父母悲痛深來生當報罔極恩

貞烈女席氏

氏東山人幼許婚郡城某氏子貧而無行年長不娶所親者諷以就親山中而此子出不近人情之語女聞大恨題詩數首自經死武山周武功記其

一絕於長青集中

一東韻

冥判重泉路未通萬行血淚洒西風孤魂飄泊歸何處宜向清風明月中

錢澄之妻方氏

氏桐城舉人錢澄之室也南都不守澄之挈家南下依嘉善錢棅棅聚衆起義氏在營中泊舟太湖山脚兵敗盜焚其舟氏抱幼女赴水死時乙酉八月十七日年三十四明日得其尸衣皆紉聯不可

解殯諸普濟寺中甲午冬返葬於先隴之右赴水時題詩一首於練裙葉橫山先生記其事

絕句

女子生身薄命多隨風飄蕩欲如何移舟到處驚兵火死作吳江一段波

武峰吳定璋友篁蒐錄

西金蔣國永正和編訂

許氷素

氷素東山許靜曜先生之女適郡人李次文幼承庭訓通詩書與乃兄宸卿乃弟少卿相賡和有遜雪居詩草

茶熟

淡綠濃香帶露浮竹爐響絕小窓幽香飄翠幙連

書幌綠掩湘簾映玉甌漫拂瑤箋消永晝愁看雲樹上層樓鄉心無奈連朝切茶熟空思午夢遊

送别牡丹

飛來瑤島仙家種却喜還教老眼看香影戀人新月淡臙脂鋪砌落霞殘太平天子千秋恨曠達莊生一夕觀消受自慙清福分醉吟留得碧琅玕

探梅

路入羅浮玉滿林幽芳馥馥襲衣襟瑤華人去留真境雪裡何妨獨自尋

芙蓉

扶疎綠葉擁紅香占盡秋江兩岸芳愁見浣紗溪畔態碧波如鏡照新粧

吳淑賢

香花甲和韻二首（見有城烟水）

寺前奇卉號香花曾薦仙家與佛家自媿深閨知識晚也將黛筆學塗鴉

色翠香幽自出群非蘭非芷獨氤氳不因好事親求得冷落空山伴白雲

延陵葉氏

沙嶺觀雪

積素香無際同雲不作陰萬峰光晶晶千樹玉森森瑤島平生願氷壺一片心月明應更好只恐暮寒深

紅梅

瞥見南枝雨紋肥逃著索笑落霞飛賞花未醉花先醉天遣紅兒勝玉妃

翁鴛徵妻葉氏

氏紀革頭南陽名媛也知書達禮諸姑娣姒咸奉爲準則其作詩也不假研鍊衝口而出意到筆隨時有語妙其季父世南嘗稱之曰此吾家道韞也

十六夜對月

昨夜冰輪滿今宵影未殘高懸銀漢逈斜照玉階寒憶遠應同望憐秋更獨看空庭花露濕猶自倚闌干

閨情

粧成問小姑却被小姑嬉偶然屈雙指又道數歸期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書卷任縱橫思君如百舌春去自吞聲

泥美人

天然標格出風塵眉目清揚凝遠神漫道含情時默默須知不是解愁人

梅花隴

雖非金谷散香塵手澤傳來歲歲春一隴寒雲數椽屋青山高臥白衣人

綠陰軒

朗誦仙書綠蔭濃下堦散步鶴相從簷前赤日帶寒色奇石一庭蒼蘚封

寄夫

露下空庭月欲斜愁心何用寄天涯自餘一點閒情緒碧玉闌前咏落花

戲贈席文淵翁夫人

蛾眉橫秀筆花新寫盡粧樓繡閣春寄語綠天花

月道莫驚風雅屬佳人

悼亡

最憐生長式微時五九辛勤苦自支煉石難將天缺補枉教雙鬢早成絲

一生義俠奈貧何捨己芸人事已多致使遺孤枉殫缺江南若箇解聽歌

雖留小照是耶非舊日丰神記得微擬把素羅重寫出含毫只苦淚沾衣

唐昇山妻葉氏

氏名文孄字淑菴居東山之白雉湾與梅語亭主人周夫人同宗也屋廬相望意趣雅合每有著作賡唱疊和香韻流傳山中風雅恒豔稱之屏山韋車遠出氏奉翁姑朝夕惟謹女工之暇涉獵書史體素弱善病嘗誦金經以祈永年病革作十辭詩以謝世俗心吳世章[許典]稱其從釋教中來塵緣了了無學子粘滯所著有紡餘吟一卷子鐘手錄題識藏於家

梅影

照尺羅浮認未真陳枝倩壁為傳神莫言夜靜無知己瘦影生憐亦有人

記夢

碧天皎皎彩雲飛月殿天香散四維昨夜夢乘青鳥去瑤池西畔謁仙姬

琳宮紫府任逍遙靈草奇葩遍地饒心願老姑長壽考五雲深處覓蟠疵

十辭詩

一辭蘭室并中堂上有慈姑心切傷莫盡孝思終抱恨一棺未益獨徬徨

二辭老母暨諸親抱德如山報未伸若使不才成短命遙空默祐福終身

三辭錦帳共銀屏寒暑相依隱病身非是薄情輕別去風搖花散不由人

四辭梳具暨菱花若待新粧事恐賒漫說再生臨曉閣舒眉重對舊清華

五辭文具與花牋彩筆攄懷每灑然今日斷腸題斷句自憐黃土掩青年

六辭玉葉並金錢姊妹歡呼賭勝先玩月臺前如少我風流蚤續別嬋娟

七辭彩帛並金針補綴年年念苦辛痛殺兒曹今失母蘆花難免後加身

八辭書笥與箱籠已是年來漸覺空助得兒夫能創業飄然兩袖返清風

九辭木石共書齋几案文房手自排倘屬梅花思故主風清月白我神來

十辭六賊并皮囊病到沉危苦莫當欲覓仙山雲

路杳靈臺原自有西方

再辭一律

病窮題此十辭詩句句心傷字字痴鴻去雪泥蹤寂寂麀亡蕉在夢虫虫遼陽鶴返年千載薤露歌成痛幾時變刄萬端堪一笑白雲紅樹影參差

席淑媛

淑媛席文淵之女適吳門鄭學山敏慧絶倫矢口成章髫年隨母氏翁夫人玩鷄冠花命之賦即吟曰名喚雞冠賽鳳冠一般紅紫不凋殘庭前獨自

誇秋色還與黃花帶笑看時有女神童之稱

閨怨 康熙丙寅都門傳題韵限溪西雞齊啼內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丈尺雙半等字

愁絲十丈繞雙溪二六峯前兩雁西半夜幽情千里月五更殘夢一聲鷄八行尺素三江遠七月清砧萬戶齊百事縈心腸九曲非関四壁有蛩啼

禁體詩 徐司寇史館倩來韻限溪西雞齊啼用雨絲風片烟波畫船八字為起句

雨洒芙蓉漲碧溪絲桐調出六橋西風帆影落三秋雁片席吟催五夜雞烟景乍開青嶂合波光初徹曰雲齊畫欄人靜黃昏候船近江干鳥自啼

題馬上琵琶圖

少小從征天一涯誰憐顏色勝于花春風馬上琵琶慣不解宮粧學漢家

陸瑞玉

氏名瑞玉字覺庵陸鶴峰先生之女適吳門頓御六治家訓子之餘遊心翰墨晚年奉佛惟謹參究竺典衝口成詩類於偈者居多

石湖與吳夫人言別

雨過晚天朗雲邊見斷虹船浮新漲碧帆帶落霞

紅月自何時串橋還八面通含愁斟別酒兩槳各西東

答吳夫人

西望東峯烟水中伊人宛在杳難同遣愁正唱陽春曲憶我遙緘白雪封夢去不隨巫峽雨飛來難趁鯉魚風南村美景真堪羨蓮葉如雲映碧空

懷吳夫人

壯窗時挹桂花香籬菊茸茸又吐黃此際思君無限意一簾風雨近重陽

金峴亭妻陳氏

氏名啟淑有仙掌樓集求之不得僅存和依綠園絕句十首錄存其二以見一斑

蒔畦翠竹

琅玕滴翠拂青雲三徑來看不厭勤松下清風梅上月虛心勁節遜於君

環堤垂柳

搖曳池塘夕送迎枝間斷續語流鶯怪他湖上青青者牽惹離愁萬種生

先繼妣葛孺人

孺人為葛震甫先生從孫女名覃字文娥素聞家學性嗜吟詠與陸鳩峰女陸覺菴金峴亭妻陳啟淑家柳亭二女雪嵋氷香相唱和詩筒來往靡間寒暑晚年虔奉竺典覺菴繪五十三參圖為贈孺人晨起焚香頂禮誦大悲神咒四十九遍家人進飲食不輟也所著還讀齋合稿二卷

賦得歸雁喜青天

歸雁喜青天排行去浩然淩霄投絕塞帶月過寒川不添春朝霧還銜野渡烟樓頭撞望眼白羽翠雲邊

螢

小院夜深靜流螢數點來隨風相上下黙草自低佪水映光無定蕉穿度却回秋宵正迢遞好伴讀書臺

同女道士成姑遊岱心

誰道春將晚岱心時正芳櫻尨紅壓樹楊柳綠成行吹面松風細迎人蝶翅香不嫌樵徑滑攜手上高岡

夜泊虎邱同玉娘話舊

舟泊山塘畔篷窗喜正晴鄧杯遲素月剪燭坐長更塔影迷烟暗鐘聲出樹清今宵與君共好句為裁成

午日

令節逢端午相看興不孤婢拈長命縷女剪辟邪符勝掛簪頭彩杯浮江上蒲誰家舟競渡薄暮尚傳呼

陪陸老師母凝雪樓觀梅

春來花信獨爭先密密踈踈白滿川鐵幹儘經氷雪苦瓊姿秖許月明憐雖無翠羽來雲谷恰有佳人入綺筵寄語封姨休逞臆好留相賞賦詩篇

四面觀音蓮

誰從南海得靈根一一仙葩顯佛身翠蓋乍擎辭碧落霞裳輕曳下紅塵雲房抱子深深隱寶月隨方面面春不信慈尊還入世藕絲牽惹法王輪

送漢皓長兄西寧探親

阿兄此去路迢迢千里關山匹馬驕壯志不殫遊子淚離情未許酒盃消旗亭回首姑蘇遠驛路揚鞭函谷遙最惱春來人折柳今朝偏喜贈新條

靈巖懷古

宛轉藍輿上翠峰浮圖鈴鐸語春風琴臺韵冷埋芳草脂井香消亂活東霸主有心存越祀美人何意沼吳宮興衰代謝尋常事遮莫啼鵑怨落紅

過抱朴里故居有感

竹扉半掩綠平池記得髫年嬉戲時芍葯欄邊爭鬬草海棠花下共題詩茶烹梅水青磁碗酒泛桃花白玉卮回首舊遊何處去墻頭愁見柳絲絲

夏日偶成

不信人間夏日長園林自有好風光桐陰密密青遮屋修竹娟娟翠繞廊著雨新荷逞艷冶穿簾乳燕學飛揚羅衣紈扇常來往宜酒宜詩是此鄉

閨友招遊石湖留別

不到溪橋二十年湖山風景尚依然蓬窓影轉雲邊月燈火光搖水底天勝侶乍逢增笑語高情未盡更留連晚來話別真愁絕珍重依依過小船

病中偶感

夢回簾幙透晨光花影扶踈上画廊嘗盡藥名無好味看殘世態孟悲凉鶯啼野外聲偏好人到中年事轉忙安得此身如野老看山聽水日徜徉

靈媚姪女作詩見寄次韵奉酬

漸非同調幸相憐五色雲中尺素傳妙墨春花香帶露新詩秋水淨無烟掃眉東壁稱才子稽首西池禮謫仙麟尾灰寒吟不寐屋梁落月思依然

人日雪嵋招飲翠峰疊前韵志謝

兩心相契愛還憐林下家風洵獨傳吟罷陽春思舊雨夢殘芳草隔新烟討春詎忍辜佳節酌水還期降列仙從此香奩頻問字蒹葭玉樹故依然

夏初即事

曙色臨窗早起同洗粧纔罷啟房櫳閒情追補吟宵月病骨初安怯曉風樂意珍禽啼翠竹沁心微露滴梧桐雲輕日淡連江白新試羅衣阿醋紅

自題看梅小影

梅花開處映朱欄閒立苔堦盡日看玉質不愁風雨妬瓊姿偏耐雪霜寒雲封曲徑神逾靜月落虛窗夢未殘解得微吟能索笑羡孫消畫足清歡

秋日懷兄客西寧

瑟瑟西風裡長空斷雁飛鶺鴒原上望無處寄當歸

夢祖母

一度音書幾度開老親顏色暗中猜兩年多少瞻依淚總向三更夢裡來

送女道士成姑歸渡遇雨

細雨如絲點客舟輕風灔蕩水悠悠孤帆一點烟波裡搖曳離人幾許愁

遣興

燕語鶯啼午夢驚篆烟裊裊繞簾輕病餘不耐吟芳草却展紅箋記藥名

月夜有懷陳六二姑

昔年閨閣兩情癡夜半挑燈學賦詩今日孤吟人不見半窗月白不勝思

寄懷顧夫人覺菴

風風雨雨一番秋惆悵真成獨倚樓紅寥白蘋江上路春晴曾送木蘭舟

篆烟裊裊透窗紗鮮事雙鬟試越茶此際思君情脉脉臨池閒看玉蓮花（夫人小字玉娘）

秋夜懷顧夫人

秋聲露下暗吟夜月到窗前人靜時幾許閒愁無可遣挑燈重看寄懷詩

懷球兒客申浦

微雨輕風乍覺寒却憐遊子尚衣单遥知此日思鄉信黄浦秋光獨立看

戲柬漢皓兄

漫言流水送飛花買笑春風又幾家聞説癡情癡特甚韋娘樓上酒頻賒

千尺雪

萬頃瓊珠噴碧泉奔流曲澗日盤旋皚皚似雪原非雪五老峰分一溜懸

偶成

金鴨香殘月轉時凭几閒看小青詩風情香韻還如在疑假疑真亦是癡

西金山晚眺懷兄

水碧山青坐夕陽孤吟寡和感懷長郤將無限傷心淚洒入天邊斷雁行

寄懷雪嵋氷香兩姪女

金風習習透窗紗秋老蒹葭一水遐安得長房能縮地鈎簾同看海棠花

席允成妻吴氏

氏名瑛字雪嵋吴柳亭之女柳亭無子有二女長雪嵋次氷香柳亭愛之如掌珠少小教之諷詠詩書涉獵翰墨皆以能詩名雪嵋尤工小令適席允成性不耐俗琴瑟失調雪嵋令其置妾以抱衾裯自居虚室焚香啜茗繙閲書畫研弄筆墨或與允成相見真如賓也未幾允成中纔時有終風之暴氏鬱鬱不得志又家計日落境益窮屡有姑母許孺人居吴城哀其遇而憐其才延為女孫師閲歲始歸及姑母卒氏無所依竟憔悴以歿著有玉壺集憂傷怨誹之詞居多令人不忍卒讀

春歸

觸目閑情不自由鞦韆庭院等閒休低徊瘦影羞臨鏡料峭輕寒怕上樓午夢欲成憎燕語閒愁如約聚眉頭金刀彤管渾疎却難挽韶光片刻留

病榻

愁裡光陰病裡身茶鐺藥裹案生塵每詢小婢怜花謝添得雙眉似柳顰夜月有情常照户曉鬟慵掠且包巾瀟瀟一陣簾前雨零落殘紅欠主人

秋思

殘暑全消已半秋亭臯木脫景逾幽涼飈又妒夫人扇皎月徒添思婦愁幾度聽蛩臨玉砌多時盼雁倚紅樓近來也似黃花瘦莫笑安仁易白頭

雪窓

輕颺柳絮舞横斜千載風流說謝家應是素娥裁剪就蘂珠宮裡散瓊花

七夕

桐庭乞巧羨仙槎野外風傳噪暮鴉女伴愛添紅

指甲玉堦邀摘鳳仙花

落葉

雪染楓林一片秋黃於籬菊絳于榴相看莫當無情物曾載宮詞出御溝

席大業妻吳氏

氏名琇字氷香吳柳亭次女工詩詞子紹雄女蘭蕙芬芳四人皆有著作

春日

細細春風拂面寒林亭惆悵暗香殘昨宵知道清明雨剩點飛花今日看

初夏

荷錢透水日初長燕子穿簾語畫梁體倦試聽花漏短停針豈是妬鴛鴦

七夕

名香夜靜爇金爐院落風敲竹韻多漸覺入秋清漏永幾人不寢望明河

梅谷仙禽

玉樹玲瓏映素衣臨風獨立唳清暉知君本是孤

山侶得伴詩人詎忍飛

曉林鳥韻

風微日暖綺窓明滿院群芳媚曉晴粧罷青閨無個事玉階小立聽鶯聲

周五瑞妻翁氏

氏幼喜翰墨好樓居吟咏成帙題曰珠樓集其父景華即以珠樓名之中年奉佛因自號靜如當其歸五瑞也姑葉孺人在堂家法動遵古禮嘗曰婦人無能是德女紅中饋之外不當拈弄筆墨氏守

姑訓不作詩者二十餘年幼子祖鳳七歲入家塾塾師喜吟詩恒以五七言句課童子屬對久之祖鳳竊效其吟哦聲於母前自謝能作詩氏笑曰詩豈易言能哉汝果知好亦可喜吾當教汝遂間有所作亦不令人知也沒後詩卷散逸搜羅于敞簏敗壁間得若干首乞小表翁琢山序而藏之女月貞亦能詩

夏日

遶屋參差竹當窗屈曲松泉聲琴韻合扇影月光融粉滴香蓮雨涼生細柳風園林無暑到長夏與秋同

素心蘭

尼山古調意悠長曾許亭亭擅國香韻擬江妃珠作珮情高楚客玉為觴叢生秀質含清露獨蘊氷心異衆芳賦性守貞塵不染非關移自白雲鄉

病起二首

病思懨懨乍起時繞梁忽見燕差池不知簾外春多少猶和傳來新柳詩

黃鸝遶樹啼紅雨白鷺冲天破碧烟花信作寒春怯冷為憐好景起鉤簾

東樓初春

淑氣初融凍雪開春來東閣信先梅停針課子無餘事爇茗焚香日幾回

東樓初秋

暑收爽氣透簾櫳綠竹青梧映碧空鎮日樓頭看不厭荷花香雜木樨風

即事

重關靜掩塵無跡清夢梅花俗不侵坐對爐烟春杳杳金經一卷自摹臨

周月貞

月貞與乃兄祖鳳同學詩於母氏句多新穎適翁德和僑居雲間病卒德和悲憤盡焚其稿以殉今所存五七絕一十八首附於母氏靜如遺草後者乃月貞寄兄而祖鳳收存之筆也吉光片羽猶得耀人耳目亦不幸中之幸也

咏史十絕 存四

八千兵散楚歌中一曲虞兮淚下紅伏劍若非能報主美人名姓等飄蓬

執銳披堅遠事戎劬勞圖報意無窮誰云弱質不堪使羞作男兒碌碌庸

百尺深淵捴父沉但知有父不知身弱齡純質天生孝千載曹娥第一人

賓劍森森坐卧携此身皎皎出淤泥校書可惜聰明誤同出忠良志不齊

秋日思鄉

八月秋風透體凉桂花初放一庭香烏衣去後賓鴻至人在他鄉憶故鄉

看秋海棠

海棠嫣艷奪三春花内秋容絕比倫曾説斷腸千古恨開時偏對斷腸人

寄蓮洲十兄

楊柳依依綠染絲江潮掩映暮帆遲歸津有渡愁難渡地遠天長念別離

長憶秋林霜滿枝一山黃葉日吟詩而今兩地無

消息愁聽征鴻叫月時

寄淑嫻八姊

鄉山夜夜夢中還姊妹時同歡笑間驚起挑燈無覓處枕邊惟有淚痕斑

聞說紅顏薄命多那知薄命在村姑堪憐我命真如紙不怨蒼天不怨夫

潘御雲妻姚氏

氏名汭宇琮娥松陵人以中表戚而歸於潘康熙中潘予館東山遂移家焉有香奩遺稿一卷

秋感

玉露楓林泣空聞一雁啼時時懷塞北日日坐樓西涕淚箋常濕關山路豈迷王孫歸未卜秋草自淒淒

冬日偶成

歲寒悲節序日暮益淒然隔嶺同看月凭欄獨訴天已拚珠淚盡應使鐵心憐多感梅花意含嚬帶雪妍

思親 己巳春

靜坐蘭窓意自閑獨看明月映花間書遲却恨飛
歸雁路遠空憐望故山結悵不禁愁裡別憶家惟
是夢中還春來剩有思親淚襟袖斑斑血點斑

山樓遠眺

危樓極目望天涯對景興思感物華雲逐征帆千
片亂風吹歸雁幾行斜枝枝綠樹聞啼鳥處處青
山見落花欲寫瑤箋無處寄雙親莫是憶兒家
晚烟漠漠五湖濱靜裡愁聽雁唳頻幾處舟歸楊
柳渡一簾風送洞庭春堦前花影憐閨婦天上蟾

光伴旅人底事他鄉腸易斷每當清夜倍思親

雪後送別

閒雲風捲雪初晴乍聽流鶯第一聲正是斷腸聽
不得含嚬無語送君行
綠楊初綻嫩晴天紅杏枝頭籠碧烟春色不知人
去遠空教明月到窗前

附　菱湖茹　芝

芝字紫秀　孫南屏儒來　未詳氏族

奉和依綠園十詠

蘚壁翠竹

移來乘醉帶湘雲洗翠刪青不獸勤蘭有香兮松
有操了無俗韻只稱君

梅谷仙禽

竹裏籠開見雪衣孤山庭院映清暉他年王母瑤
池晏好駕詩仙碧落飛

環隄垂柳

錦纜三千粉黛迎隋堤人去不聞鶯閒居留得雲
和種張緒風流可隔生

隔浦天桃

春到溪頭未擬田桃花萬樹對門開劉郎家本天
台住塵世虛傳採藥來

曉林鳥韻

碧艷紅流曙色明海棠枝上鳥呼晴聽來儘徹天
公巧一樣春風百樣聲

幽壑松濤

天矯龍身聳碧霄愛看顏色歲寒朝梧桐月落空
遊寂雲外時飛早晚潮

香簃垂釣

朱闌曲曲水粼粼避釣魚濳接葉頭驀地翠禽飛過處圓紋一點起金鱗

山坡石塔

突兀形傳竺國尊百花香裡卓雲根綠旛不敵封姨妒砥柱東風七級存

飛霞遠翠

結構林端穩巧亭坐來分得萬山青詩心會遠知何極直送孤鴻度杳冥

凝雪寒香

花如銀海浸瓊樓寫向毫端冷艷浮却笑衡寒驢背上苦吟抵死覓清幽

附蔡靈州夫人鄒氏

氏名溶字朗岑吴縣人適西山蔡墨濤書雲墨濤遠宦靈武太翁在堂年高道遠不克迎養夫人雖隨任而心切侍奉孺慕之誠溢於言表至其貴而能勤富而好禮實稟鄉飲賓鶴峰先生來信家教云

上堂上翁

人生眷兒原待老膝下承歡免煩惱不須鳳膅與龍葅親手羹湯進亦好去年隨任之靈武翁顏遠隔心如擣因思烏有反哺心人豈茫然不知道舉頭雲樹路迢遥雁信魚音望空禱深懸侍奉禮闕如問安視膳不及早期頤唯有祝長春紫誥泥封榮壽考

招隱園避暑

移來別墅暫棲遲正是衡門日永時座有琴聲風入韵身依花影月催詩壁間快讀驅蚊賦池上雖

忘偕隱期豈獨山林遠塵市炎涼總付不相知

咏美人峯

一峰窈窕伴芳鼓不比巫山隔幾重秀麗忽來靈鷲翠端嚴如整望夫容雲鬟半軃花臨砌鸞鏡初開月掛松擬上陽臺無好夢任他朝暮雨雲封

課婢紡織

每惜光陰瞬息過曉窗頻促起金梭深閨莫漫耽慵惰紡織除來事正多

讀漢書

信史偏從女弟成漢家巾幗擅才名等閒莫笑裙
釵侶一代人才待品評

靈武署中

思親佇看白雲浮極目關山萬里秋安得身輕如
塞雁隨雲南去到蘇州

高觀察長媳係吾宗姪女乃旗籍也往來署
中文好親密因成四絶以寄

結束雖殊滿漢裝根苗原是一枝芳衙齋不厭清
如水淡飯黃虀也肯嘗

重簾小閣獨焚香別後相思意渺茫記得柳陰池
畔坐臨風細細話家常

蒼潤樓坐月

千門人靜月朦朧蒼潤樓頭料峭風坐久不須還
秉燭變他花影滿庭中

眾船竹枝詞

風急雲奔浪拍天帆開六道是眾船綠波深處謀
衣食使得儂家本分錢

不解簪花不解歌一生操作在洪波六[illegible]無
多地却作漁家安樂窩

啼寒泣露水潺湲徹夜披衣不得眠縱說可憐還
可羨團圞兒女在燈前

早望風頭晚看雲收綱起網日將沉多情縹緲峰
頭月照見漁人煞苦勤

足徵集

七十二峰足徵集卷七十七

武峰吳定璋友篁蒐輯
分湖葉啓祥善百編訂

張　祜

祜字承吉清河人元和中以詩名見重於時或薦諸天子書奏不下受辟諸侯府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嘗過吳門泛舟太湖愛洞庭之勝卜居久之後遷曲阿載龍渚奇石遊嶺南載羅浮石筍其清異如此生平不蓄善田利産惟嗜水石恒悉力

致之身後故姬遺孕不免凍餒友人顔弘至萱陸魯望龜蒙皮襲美日休皆過廬興慨爲詩弔之且以諷故交之不恤其家者陸云勝華通子共悲辛荒遲今爲舊宅隣一代交遊非不貴五湖風月合教貧魂應絶地爲才鬼名與遺編在史臣聞道生平偏愛石至今猶泣洞庭人

西江行

日下西塞山南來洞庭客晴空一鳥度萬里秋江碧惆悵異鄉人偶言空脉脈

車遥遥

東方曨曨車軋軋地色不分新去轍閨門半掩牀半空斑斑枕花殘淚紅君心若車千萬轉妾身如轍遺漸遠碧山迢迢水宛宛馬蹄在耳輪在眼桑間女兒情不淺莫道野蠶能作繭

題平望驛

一派吳興水西來此驛分路遥經幾日身去是孤雲雨氣朝忙蟻雷聲夜聚蚊何堪秋草色到處重離羣

晚夏歸别業

古峴扁舟晚荒園一徑微鳥啼新菓熟花落故人稀宿潤侵苔甃斜陽照竹扉相逢盡鄉老無復話時機

小松

何處劚雲烟新移此館前碧姿塵不染清影露長鮮聳地心纔直凌雲操未全可悲人自老何日是千年

題松汀驛

山色遠合空蒼茫澤國東海明先見日江白迥聞
風鳥道高原去人烟小徑通邪知舊遺逸不在五
湖中

愛妾換馬

樂府解題云舊說淮南王所作淮南王疑即
劉安也古辭今不傳世傳韋鮑二生以妾換
馬之事云韋生下第東歸同憇水閣鮑有美
妾韋有良馬鮑以夢蘭小倩佐歡飲酣停盃
閱馬軒檻韋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

之意頗切容遣四絃更衣盛裝頃之而至乃
命勸韋酒歌曰白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
時去留恨含思獨無言又歌送鮑生酒云風
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姻緣西橋今夜
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韋乃命牽紫叱撥
以酬之俄有紫衣冠二人自閣西升階而來
二生恐悚闔户窺之一人長鬚曰足下賦云
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可
謂光絕對曰何不賞風霽地表雲歛天末洞

庭始波木葉微脫今夜月如畫可以爲賦長
鬚曰向聞妾換馬之事可以爲題以彼傾城
求其駿足爲韵長鬚曰彼佳人兮如瓊之英
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駿足亦何惜
於傾城香暖深閨永厭夭桃之色風清廣陌
曾憐噴玉之鞍希逸曰原夫人以矜其容馬
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
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
生於玉勒文通曰步及庭砌劾當軒擧望新

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
駿意已忘於鬒髮汗流紅頷愛無異於凝脂
希逸曰是知事有廢興用有取舍彼以絕代
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羣之足爲貴也買笑之
恩既盡有類求之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
賦訖行十餘步已失故祜有愛妾換馬之什
云

一面妖桃千里蹄芳姿駿骨價應齊試牽玉勒辭
金棧催整花鈿出繡閨去日豈無沾袂泣歸時還

有頻銜斷嬋娟蹀躞春光裡揮手揺鞭楊柳隄
綺閣香銷華廐空忍將行雨換追風休憐柳葉雙
眉翠却愛桃花兩耳紅侍吳來辭春色裡趂朝休
立漏聲中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長嘶兩意同

夢江南

行吟洞庭句不見洞庭人盡日碧江夢江南紅樹
春

懷古

碧樹吳州遠青山震澤深無人蹤范蠡烟水暮沉

沉

東山寺夜

寒色蒼蒼老栢風石苔清滑露光融半夜四山鐘
磬盡水晶宮殿月玲瓏

楓橋

長洲苑外草蕭蕭却筭游城歲月遥惟有別時今
不忘暮烟踈雨過楓橋

孟才人歎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
落君前自倚能歌曲先皇掌上憐新聲何處
唱腸斷李延年二章祐所作宮詞也傳入宮
禁武宗疾篤目孟才人曰吾即不諱爾何為
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
嘗藝歌請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許乃歌
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尚
温而腸已絶帝崩柩重不可舉或曰非俟才
人乎爰命具櫬櫬至乃舉祐為孟才人歎序
曰才人以誠死上以誠命雖古之義激無以

過也

偶因歌態咏嬌嚬傳唱宮中十二春却為一聲河
滿子下泉須吊舊才人

感春申君

薄俗何心議感恩諂容卑迹賴君門當時沒說三
千客寂寞無人殺李園

讀池州杜員外杜秋娘詩

年少多情杜牧之風流仍作杜秋詩可知不是長
門閉也得相如第一詞

孫覲

覲字仲益別號鴻慶居士晉陵人蘇文忠公軾守常州覲方五歲即爲器重愛之如子第政和間進士由詞臣歷吏户長貳凡章奏制誥表諭疏議皆明辯駿發世争傳誦後以口語忤執政出守平江未幾罷政慕郡西山水之勝泛舟太湖登包山卜居林屋洞之陽名其廬爲休寓室又避地於馬蹟之耿灣作室一區自製上梁文邑乘載之所著鴻慶集

湖洑上冢繫舟丁山田舍小憩

清溪三百曲一片春風緑葤屋有人家穷窕閟深竹老去耽田里寓目快新矚風漪卷翠綃雲巘鏤蒼玉尋盟喚白鷗鮮佩贖黃犢獨嘯無一人傳敎滿空谷

妙光庵

孤烟抱水村落日滿雲樹亂山如連環楊栁是門處青繚竹谿灣翠點苔石路鐘魚寂無敎白日掩僧户茗盌酌雲腴香篆擢烟縷坐穩不知夕烔烔

山月吐

過洞庭

千尺雲山屹萬華浪湧雲屯天一蜉榜舟夜傍黿鼉窟杖藜曉入鷄豚社處處人家橘柚垂竹籬茅屋青黃亞臺殿紺紅壓半山雨腋清風乘高架牛羊出没怪石走蛟龍起伏蒼藤掛飢鼠竄蝙蝠佛帳寒華鯨吼粥僧趺下世味飽諳眞嚼蠟老境得閒如啗蔗山靈知我欲歸哄一夜築垣應繞舍

過沈仲嘉園亭題贈

包山美人構亭子巋然屹立深園裡窓近巉巖見怪石壁臨絕礀聞流水亭中一架古人書知是羣經及諸史桐葉滴露下階砌橘花隨風飄靜几美人素厭世俗語有語利名須洗耳衡門反關高枕眠紅日三竿猶未起

贈善慶堂主人夏元富

居士藏修洞庭野新架虛堂殊瀟洒閑門開傍橘柚林萬顆千株映青赭居士優游每不斷左列圖書右盈笋逢迎自覺青眼衆來往應知白丁寡莓

苔經雨上石砌蘿薜迎風拂簷花裊闌干生勝[illegible]
善餘慶當傳累世下醉揮健筆賦新詩輒贈堂中
樂居者

胥口

江濶臥人影山長送馬蹄渚蓮紅尚斂沙草翠相
迷鶴樹藏雲直疎篁墜雨低酒醒渾不識端是武
陵谿

舟過湖洑泊丁山二首

鷄犬三家市蓬蒿一畝宮蘿牽籬冪翠蘚濕砌堆
紅宿鳥來還去微泉咽復通幽尋殊未已落日滿
疎桐

日下殘紅斂烟升積翠重鷗輕沒浩蕩魚樂自從
容野饁迎秋穫鄰謳相夜舂田翁有真意一笑酒
中逢

洞庭善慶堂置酒賦寄十韵

幽絕小蓬壺參差見畫圖亂青山四出一碧水平
鋪淵藥紅相照沙茸細欲無蓮房駢百子橘圃聚
千奴布穀休催種提壺且勸酤楚腰飛燕燕秦缶

和烏烏便旋驚回雪連娟引貫珠西風催畫鷁落
日詠驪駒浩蕩川原隔驚呼歲月徂寥寥清夜夢
直擬控摶扶

南山寺

千大雪根蔭此邦沉沉寒影臥秋江潭空映日蒼
虬動烟暖翻沙白鷺雙夢覺灘聲喧客枕吟餘竹
色滿僧窓詩成絕叫層樓上聽我洪鐘萬石撞

腥庵浮天閣

黃蘆吹雪滿汀洲萬里烟波接素秋數點征帆雲
際落一輪斜日水中流長橋踏月隨幽伴小閣浮
天賦遠遊便買一舟爲泛宅此生何必老菟裘

次韵王子欽立春

歲晚驚呼身已老天涯流落首空回便將酒力推
愁去且放春光入眼來人語嘻嘻爭鬬草宮花閃
閃艷粧梅雪消水煖春江動綠潑葡萄萬斛醅

清明日與范季實諸公集胥潭民別墅

水滿雙飛白鷺花深百囀黃鸝寒食清明過了一
川烟艸離離

兀兀三杯外困昏昏一枕春融酒醒落花風裡夢
回啼鳥數中

望道場山塔

碧玉旋螺插暮烟遥看桂子落僧前試尋白水田
頭路一葦横江浪接天

呉門道中

數間茅屋水邊村楊柳依依緑映門渡口喚船人
獨立一簑烟雨濕黄昏
一點炊烟竹裡村人家深閉雨中門數聲好鳥不

知處千丈藤蘿古木昏

梅二首

北風剪水玉花飛翠袖凌寒不自持脈脈含情無
一語水邊籬落立多時
纖纖蘿蔓牽茆屋細細苔花點石矼夢斷酒醒山
月吐一枝疎影臥東窗

葉夢得

夢得字少蘊湖州人宋史文苑傳云蘇州吳縣人少登進士第
有經世大略紹聖四年授丹陽尉徽宗朝用蔡京
薦以婺州教授累遷至翰林學士遇事敢言京在
相位絶不阿附而於欲用童貫宣撫陝西取青唐
稱引祖制爭之甚力京不從高宗初遷翰林學士
兼侍讀戸部尚書夢得陳待敵之計請駕南巡阻
江爲險以備不虞既還尚書右丞紹興初詔爲江
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壽春等六州宣撫使奏
移統制官韓世清屯建康崔增屯采石閻皐等分
守要害劉豫入寇擊敗之八年復除江東安撫制
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奏防江措畫八事

選將練兵團結鄉勇金人犯含山却走之又犯壽
州夢得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渡初
建康屯兵歳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権貨務
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夢得得
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
力以戰軍聲大振海寇朱明猖獗入閩騒動詔加
觀文殿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統御前將
士便道之鎮勦撫便宜行事數月間平寇五十餘
郡上章請老特還一官提舉臨安洞霄宮尋拜崇

信軍節度使致仕卒贈檢校太保宣和中築別室於弁山多致奇石羅列參錯於溪梁竹木間號曰石林嘗遊洞庭買屋數椽嘯歌偃息日事著作今東山葉巷有石林公讀書室仲子程居之卒葬東山今所稱程公墓是也葉氏世譜云葉氏自縉雲遷湖州凡再世夢得之曾祖贈金紫光祿大夫諱綱葬蘇州寶華山遂爲吳郡人而居湖州者以烏程縣雪川中書里爲定著居蘇州者以吳縣東洞庭震澤鄉爲定著王士禎云石林晁氏之甥學有

所承筆力雄邁猶有東京盛時風氣非南渡諸人所及按經籍志石林集百卷今所傳止建康集八卷餘率湮沒幸避暑錄石林燕語放言玉磵等書猶存說部中豈一人之身其著書傳不傳亦各有數耶石林之學尤邃於春秋觀集中答王從一教授二書可見

送模歸弁山幷示僧宗義爲余守西巖者

自我離山間忽已兩改月飢人不忘食未坐先已說家童挾書至驚起慰愁絕推尋到鷄犬問訊窮曲折此生豈多爲一蠆萬慮滅可能復大錯更鑄八州鐵（江東八州）領汝歸馬蹄輕初不恨觸熱殷勤報松竹吾豈成久別

端居探幽奇自謂畧已徧昨登西山巔雄絕昔未見溪湖莽吞吐雲物紛百變乃知十年閒尚或遺勝踐巢成輒棄去我豈秋社燕（築南山絕頂亭亭基甫成而來）爲吾課童僕開闢盡二面莫言羊腸險徑小煩屢轉杖藜不用扶吾腳猶爾健

生長在山間從翁守蓬戶人言膏粱子粗免汙紈

袴官居無多戀暫止復遄去家法恐未傳此心良已素義禪晚從我似識此間趣西巖鬱嶔岑久斷俗子路聊持山中節爲我主留務封陲際湖海雲月皆所部

題公耄惠崇溪山

荒林翳宿莽脫木寒無烟不知三間茅中有幾醉眠山遠尚見雪江空欲浮天歸舟定何許滄波方渺然

懷西山

西山十畒强高下略不齊嵌空抱奇秀上有凌雲梯小屋八九間茅簷敢辭低所欣面勢好老穉遼扶携容竹轉修徑老松成故蹊仲冬景氣肅碧艸猶萋萋仰觀天宇大四顧渺回溪徐行信足力未畏成顛躋用意各有適孰云無町畦平生幾濡首末路多蹔嚩不作巢幕燕肯從觸籓羝胡爲濫麾鉞坐聽鳴鼓鼙外物委蟲臂全生思馬蹄可能三徑草歸路老更迷

遊支硎贈才上人

澤國鍾下流有山獨西南標奇惜明眼夙昔多窮探腹背炫金碧鐘魚半精籃支郎放鶴地妙解無餘談高木氣未炎綠陰正清酣我懶倦登陟茲行咤猶堪幽尋雖云初佳處默已諳久欲謝塵滓往同彌勒龕平生術九九晚識前三三才也實可人窮年玩烟嵐胸中有定水萬境潛包含嚴霜掃頳紫老榦餘梗楠噉蔗要自佳食荼亦云甘坐斷方丈室天花雨毵毵笑我窘世網何如老眠蠶我今已解縛真理蚤自耽但恐愛山水多求尚成貪願借待月嶺重開石頭庵偃松久傲兀碧琳故涵言尋覺庵路更欲從徧叅

長橋

長橋跨空水瀰漫北望吞天去無岍洞庭自湧東西山驚濤忽起行人斷禹功千年在坤輿東南大浸惟五湖如何寇來不少限鐵馬萬騎翻長驅

二月六日敵騎犯歷陽方出師客自吳江來有寄聲道湖山之適趣其歸者慨然寫懷

松江浪静如鏡平菰蒲長春秋水生晴沙回雁久

未到坐想白鷗憎眼明五年辜負釣船約故人疑我真逃盟豈知塵纓不易濯正想滄浪之水清朝來鐵馬晴江北中流疊鼓雲濤傾樓船十萬下采石旗纛滅没天戈横書生事業今乃爾授鉞孰敢辭專征豈無傳檄走飛騎漫復長嘯登高城文思天子民父母大度未忍鏖奇兵澶淵一矢安在也明日倘或傳諸營

再任後遣模歸按視石林

岩石三年别君恩未許歸從誰尋艸徑爲我欵荆

扉舊繞山千疊新添竹一圍故人如見問端欲掛
朝衣
白髮萱堂上孩兒更共懷弄孫那得見將母竟難
諧已絕功名望猶疑出處乖此心終未穩何處復
安排
插架環千軸傳家有舊書展舒麯几案凉曝闕庭
除破屋防懸溜殘編足蠹魚好須重檢校鑰鎖莫
令疎
細路穿南嶺新松幾許長毋庸馳馬足祗似轉羊

腸便作高亭好初非亂石妨兩溪渾在眼端欲見
帆檣

方参議用前韵記嘗過余石林次韵答之

不復襄陽寫孟亭草齋人道是丹青那知客自從
文舉但怪山能養伯齡世味無多真潦倒歸心欲
寄每丁寧遥開徑竹添新影更想巖花作遠馨夜
鶴未應真怨別江鷗須信久忘形地偏故逐淵明
遠風好常隨御寇泠癡坐正憐塵滿案醉眠終倚
石爲屏瀛洲學士煩追賦尚記滄波換洞庭弁山後即太湖正與洞庭東西兩山相望

府中即事

行歌坐嘯往來頻俯仰之間迹已陳可是猶思建
鄴水却應喜近洛陽塵十年偏閱三行闕余自維揚臨安及今凡三至駐蹕之地四海奔馳一老臣未有夷吾在江左
柴車空換兩朱輪

蔡子因相過留踰月

解作江山一月留仲文儒雅更風流欲知爵躍心
能喜正愛蟬連語不休築室君方論並舍子因約同居霅

上歸山我已辦扁舟交親四海今餘幾萬事傷心
付白頭

章幾道將歸小飲懐誠父

中年甚畏別交親況復雲山舊結隣澗谷何時同
笑語干戈已老更風塵少留對榻聊分坐多病持
杯漫幾巡賈傅長沙知健否洞庭波浪渺無津

李彌大

彌大字似矩按吳縣志邑人崇寧間進士嘗爲顯謨閣直
學士朝散郎還尚書紹興二年守平江兹郡閱月

而罷隱居太湖之洞庭山築室林屋洞側名無礙
庵自爲記鐫崖刻之遂號無礙居士又有道隱園
易老堂架浮亭其基址尚存吳江迮君耕石好奇
嗜古之士也乾隆壬戌九秋與余泛太湖登縹緲
峰入包山陟林屋訪李尚書遺跡俱在荒烟蔓艸
中無礙庵老屋數間頽垣如醉不堪投足慨然久
之及登曲巖暘谷奇石萬狀勢皆飛動喜甚志欲
買此山小隱其間尚友無礙居士余曰果爾則吾
亦移家作比隣矣迺相與訂十年之約今迮君方
仕宦秦中圖功邊徼正不知何時得遂住山之願
也偶錄李詩念及記之

散步山村喜風俗淳朴小詩紀之

山居時散步所接多畊夫或揖或不揖頗忘爾與
吾陰晴話愁喜豐約道有無雹迅歎人壽風波驚
世途超然心不累朝市何有乎

親舊有問山中事者示之以詩

試與問秦漢人家總不知餐霞雲實冷卧月石牀
歆流水天常洗桃花春自遲年年深洞裡閒着一

枰碁

昔白樂天爲蘇州太守游洞庭山題詩翠峰
寺有笙歌畫船之句紹興壬子彌大守平江
閱月而罷片帆來游首訪翠峰追懷古昔擬
樂天體聊記其韵時異事别各遂所適之樂
爾

山浮群玉碧空沉萬頃光涵幾許深梵刹樓臺嘘
海蜃洞天日月浴丹金秋林結綠留連賞春塢藏
紅次第吟擬泛一舟追范蠡從來世味不關心

無礙泉詩并序

水月寺東入小青塢至縹緲峰下有泉泓
澄瑩澈冬夏不涸酌之甘凉異於他泉而
未名紹興二年七月九日無礙居士李似
矩靜養居士胡茂老飲而樂之靜養以無
礙名泉主僧願平爲煮泉烹水月芽喜爲
之賦

甌研水月先春焙鼎煮雲林無礙泉將謂蘇州能
太守老僧還解覔詩篇

胡松年

松年字　宋蘇州太守詩載震澤編

華山寺詩并序

余罷自平江謀居霅川過洞庭西山寓觀音院德雲堂坐挹湖山勝槩數年兵火之禍何所不至獨此地清凉安穩豈非林屋洞天金庭玉柱爲神仙窟宅有山靈黙護持耶余願掛冠終老此間也

小舟乘風飛鳥過萬頃雲濤縱掀簸此行要是快

平生無數青山笑迎我山根隱約見人家槿籬茅屋埋烟霞宛似秦人種桃處川原遠近紛香葩杖藜徑躋華山去試問蓮開今何許路迷絕壑蔭松筠身到半山聽魚鼓道人爲我開雲堂是中境界渾清凉幽磬時和野鳥語飛泉暗瀉巖花香文書照眼本吾事鴈鶩著行敗人意造物似憐厭世囂挈置湖山煩一洗何人夜呼隱去來向來得喪真山嵲金庭玉柱永不改人間刼火空飛灰

王　逢

逢字原吉江陰人世居黄山弱冠有文名至正中嘗作河清頌行臺憲司交薦之皆以疾辭避地梁鴻山自號席帽山人又居烏涇之古竹灣松之青龍江烏涇結茅灌圃息影草間詩文署名最閒園丁明初以文學録用其子掖爲通事令掖以父老泣請命罷之顧秀野元詩選云原吉之詩志在乎元則成其爲元遺民而已有梧溪集

震琳辭震澤中洞庭樂石也

震遺琳入琅音夔擊節猶應唫却西琥謝南金樂

哉幽深

大貢小貢二山

大貢如大人小貢如小臣大人方正笏小臣亦垂紳太湖七十二而此我所珍清淑萃間氣端厚凝風神嶽露蓮一朶海偃月半輪遠分馬跡秀近奪峨眉真岫幌敞素夕雲蓋擁高晨深容虎豹隱幽絕狐兎隣軍障雖相望邈若越與秦我行柯村外紫翠忽鮮新不無靈異棲飛度招隐淪洶洶白水波杳杳清路塵芳蕇被中沚采之淚盈巾父老眛

知識謂我諸侯賓我豈諸侯賓均是天王氏

銀瓶娘子辭

娘子宋岳鄂王女聞王被收負銀瓶投井
死祠今在浙西憲司之左逢感其節孝敬
爲之辭

蒼梧月落烏號霜寒泉幽凝金井牀綺疏光流大
星白夢驚萬里長城亡女郎報父收囹圄匍匐將
身贖無所官家聖明如漢主妾心媿死緹縈女井
臨交衢下通海海枯衢遷井不改銀瓶同沉意有
在萬歲千秋露神采魂今歸來風泠然思陵無樹
容啼鵑先王墓木西湖邊

宋婉容王氏辭

徽宗在北四太子請王婉容妻黏罕子上
遺之婉容大哭曰何忍一身事兩主就輿
中奪刀自刎死太子嘆異擇地葬之且爲
立碑曰貞婦冢事載俞文豹吹劍錄

二宮有警無嚴蹕賤妾徒爲虜離匹假如青冢向
黃昏不若金刀照白日白繻一縷願隨終烟沙漠

漠霜雪容令人想見旌貞石氣敵豐高湖上峰

趙文敏公山水爲董竹林山長題

公於畫左題云至大三年六月望日爲吳
彥良畫并詩有岸靜樹陰合溪晴雲氣流
之句想在鷗波亭作也彥良嘉禾人

何山弁山秀可掬上若下若賓苕綠翰林學士偶
歸來亭倚鷗波送飛鵠鵠飛盡沒滄茫境衣上青
天倒搖影鹿頭舫子湖州歌想帶南風覺凄冷冰
盤瓜李進仲姬管夫人字生綃畫就復題詩鄭虔三絕
世無有於乎何幸再見至大三年時

壬辰冬避亂山中簡邱文中貢原父二教授

雲掩金戈日風生鐵馬塵亂離誰事主貧賤獨爲
民鷄犬人烟絕鼪鼯草木隣喜聞同舍語天已厭
荆榛

得兒捘書時戊申歲

容夢躬畊隴兒書報過家月明山怨鶴天黑道橫
蛇寶氣空遺水春程不見花衰容媿耆舊猶語玉
人車 秀野草堂注云此詩記戊申歲正明太祖改元之年也

將挍海上自鴻山往太伯瀆別王左丞以父
老言言馬蹟漁商小船非攻守具得釋五百
五十人同舟寄左丞

韋褐清遊馬蹟西忍聞篁裡鷓鴣啼雲昏赤地沉
天狗落日孤舟背水犀小户漁商聊復業深憂父
老不違栖釁連楚越非吳計須是宗周與會齊

送安上人歸馬蹟山

插竹山中偶出游折蘆濠上即歸休踞床獅子敲
方吼踏鐵龍駒跡尚留花雨六時紛似雪松風五

月冷於秋客來認得南泉斧七十二峯應點頭

宿殷南山煉師道院留別

逆上偶見古竹灣留我養高松桂關龍蟠大澤雲
水晦馬踏巨石土花斑緑章夜奏百靈集素髮春
看一鶴閒忍上歸舟却回首裊裊清磬烟巒間

夜讌葉氏莊曉登悠然樓作

百尺飛樓俯碧湍六峰秀色繞闌干杏花落盡東
風惡燕子歸來杜雨寒夢裡香烟生素幌酒醒紅
蠟膩銅盤一春樂意朝來好千里家書席上看

登越城故基

吳王臺對越王城歲歲春風燕麦生一片范家湖
上月照人心事獨分明

題李唐江山烟雨圖

烟雨樓臺晻靄間畫圖渾是浙江山中原板蕩誰
回首只有春隨北雁還

王鵬

鵬字九萬緱山人學行兼優元至正間徵之不赴
以世亂避兵東山僦靈源寺屋居之教授自給葉

伯昂執弟子之禮焉所著有緱山集

雜言

清夜臥中閣夢往天之涯名園羅珍木花徑何委
蛇青童道我游扳條弄芳菲贈我以雙桃熒熒燦
霞姿愛之不及飡將以遺所思覺後乃起行明月
侵山扉惆悵一至曉永懷晤難期

緱山宅漫興

西池之西竹結亭芙蓉闌檻紅熒熒醉後撫案發
清嘯旁人不識呼酒星危坐吹笙對華月風步[illegible]

翎下仙闕壺中天地只吾廬玉盤藥出瑤臺雪

聞葉竹居被寇虜

汝身行不測汝室死分明貞德千金重浮生一羽輕湖光熏蜃氣山色帶猿猱何日重相見清尊拭淚傾

過西洞庭

元洲不復見縹緲即芙蓉玉洞連三島金庭第一峰芝香雲氣暖竹色露華濃我亦尋真者行探虎豹踪

清明日同顧道士過賀氏墓

洞庭三月水如藍岸上垂楊繫馬銜綵繪高低花段段笙歌嘈雜鳥喃喃雲間畫閣垂珠箔天際牙檣掛繡帆白紙剪錢懸墓柏青蛾開簇試春衫詩因苦思身多病語不趨時口自緘知有靈丹懸服食蓬萊一任隔仙凡

九日

老逢佳節倍咨嗟落日風吹鴈影斜祇恐明年頭更白籬邊隨意插黃花

墨竹

飛墨如雲古意長琅玕雙影立蒼蒼多情數葉江南雨又入秋堂作晚涼

七十二峰足徵集卷七十八

武峰吳定璋友篁蒐錄

橋社金　浩紫瑞編訂

莫是龍

是龍又名雲卿字廷韓雲間人方伯莫中江之子嘗挾名姝張鳳鈞泛舟五湖僦居東山風月橋徧遊名勝山中文士詩人爭延致之遞請楮墨殆無虛日得鳳鈞侍硯便欣然命筆悉滿其願而去不爲疲也

懷王君載

年少誰爲歡君載固玉立笑語生迴瀾文采蔚可挹觴行及無餘逸姿乃橫集神情肆晨昏微余邇莫及憶昔帝里遊蘭膏費歌什風流忽星散相望但於邑

別洞庭諸社友

揚帆首西路言從五湖發風卷吳宮花烟淡長洲月神來理亦會惟至悲亦竭惜別寧爾爲所知在束髮

雲湖歌贈陸山人

高人卜築最幽勝雲影湖光兩相映流水悠悠晚更清浮雲冉冉秋逾淨君不見具區之水瀦玄霧出入天漢苞滄溟縈徑瀰漫數千里湛然一鏡涵虛清陰晴變幻倏忽異氤氳宇宙孳元氣鯨鯢振鬣波濤驚蛟龍吞珠日月蔽虧中大觀若箇奇五湖遥見白雲低幾片青帆掛南浦一行歸雁落沙堤平原隱淪稱不遇却憐終日湖邊住賦就堪攜楚女歸興來欲汎吳娃去又不見徐郎高揖安期

生斟酌仙醪百日酲勝迹祇今傳故老宿艸斜陽何處行

雲松歌贈許山人

縹緲孤雲何處歸翠濤蒼雪望中微揭來林麓散晴靄參差洞户生寒霏喬柯盤屈虬龍舉白晝冥冥自風雨浮雲無心閒可憐松子多情亦楚楚山中之人樂未央松爲我巢雲我裳君不見長安道上風塵苦何似山中日月長

攜張鳳鈞遊山

春山美如畫況與佳人看眉蹙峰前盡歌流澗底
寒芳情迷碧艸香澤散幽蘭自愜登臨意難忘夜
色闌

紫騮馬吳侍守席上分賦

一片桃花色飛來紫陌多追風橫絕漠飲月到交
河公子千金換將軍百戰過平生思汗血未飽玉
山禾

西竹草堂夜集得闌字

客至逢花信風光出夜闌野香宜宿酒池雨坐春
寒竹密禽言細亭空鶴夢安青山元有約莫負此

時看

再訪吳文學山居

誰卜山南勝翳然林木幽清泉翠微落孤嶼片雲
流心賞陰晴適身閒信宿留不辭常取醉幾向習
池游

訪宋初陽陳伯求璩仲玉於寺居

開徑鄰蕭寺烟蘿趣轉深客邀人外賞僧話佛前
心竹塢三春雪松堂萬壑陰隔林孤梵起特地引
高吟

坐久月痕殘當歌興未闌夜深花露重忽灑竹風
寒命酒愁堪失看詩秀可餐淹留更何事名理在
談端

岱心吳氏山堂

良夜一何寂堂虛燭影深疏鐘雲外寺清籟水邊
林世事啣杯見秋懷抱膝吟樵蘇元不爨日可費
招尋

分咏簫得安字朱象和席上

何處玉鈎攢玲瓏十二闌珠圓全鑑月箔冷乍疑

寒乳燕穿猶織閒花撲未安春閨多少意隔面若
爲看

陸山人自洞庭來尋雲間社

看君飛動意片席滿江湖白社携詩艸青山問酒
壚閒情雲共嬾狂眼月堪呼道上聊相盼投來已
辨珠

雨中黃葉樹吳氏一勺軒仝陳仲醇分賦

一片可憐秋霜林雨外愁濯枝分嶺樹響葉亂溪

流點綴偏宜寺蕭疎盡入樓淡晴看暝色半與夕陽收

花影

寂寂春陰拂苑墻枝頭葉底共低昂虛無忽聚空中色零亂難分晴裡妝閒弄月雲俱是幻靜侵簾幌不聞香山僮錯認苔斑掃只在回闌曲檻傍

春日從先輩濂集虎邱

朅來何處浣春愁窈窕青山綠水洲片石千秋生氣色群公盡日取盤游花間遲酒香爭入谷口調歌響易流不是清時容綺季肯遺鐘鼎重林邱

嚴陵釣臺 李子鱗命題即席賦

灘轂七里咽江濆弔古臺荒路不分物色頻年虛帝席客星終夜動天文漢家龍袞方求理齊國羊裘肯事君千載遺霧那可見莫雲猶似束玄纁

送馮子潛遊洞庭

天開洞壑兩峯嶓地俯蛟宮六月寒君到正逢秋色早平湖落木鏡中看

吳江夜渡

輕帆如駛夜乘風天淨波明匹練中忽望清光一輪滿江寒猶自戲魚龍

張虎

虎字力臣號竹軒丹陽人寓居檀溪灣者數年

題夫椒山

夫椒高高半空倚翠滴烟巒淨如洗嵯峨一朵金芙蓉勢壓太湖三百里千巘萬壑鳴飛泉二十三灣遶流水南邀洞庭爲友朋北揖龍峰作兄弟衆山森列各圍拱或爲孫兮或爲子兀然撐拄東南天天高秀色還相連枝峰蔓嶺斷復續中有八堡

居民烟渡頭一灣是古竹竹裡人家露茅屋屋邊花木四時春犬吠鷄鳴在空谷山勢東來是鈕埼蒼猿白鹿相遊嬉采樵有客唱歌去歌殺直過行雲飛清流一派檀溪曲此地由來遠塵俗清風萬古知者誰釣月高人一竿竹溪頭誰結棲雲庵鐘殺遠度山之南沈昌灣中是何所大小二漾如花團遶坑有塢深且幽烟蘿寂寂寒颼颼蒼苔滿地客稀到鳥啼花落山靈愁南山之南有大墅華屋

書報雜鳴杵馬潭積水含空青香嶺春雲逐龍去清處又有小墅灣別有天地非人間東風吹花雨初霽白雲畊罷烏龍閒山南青青出秀色石塘寂寂無波瀾香潭雲錦小桃塢綝搖明月金沙灘牛潰嘴外是東圩清白人家慎相守里仁爲美君子鄉奸暴傷殘復何有東泉塢接西泉灣薛張門第相對閒原泉混混流不息夜以繼日報潺潺水報潺潺出湖口一帶岡巒接西圩朱甍碧瓦知幾家喬木參天歷年久杖藜我始來點下花木藏春秀

而野花梢挑出沽酒旗日有遊人駐車馬寮寮古人東村住別業荒凉半烟樹田中牧豎歸夕陽隴上畊農趂時雨新城風物美且都山青水綠如畫圖層巒叠岫通穿宛殘雲斷雨相糢糊長虹亘夜冲碧霄恐有寶劍埋山腰水平古祀真仙所滿院香風開碧桃逶迤一徑通寨前祥符禪寺居其間蓮池泉脉接龍井萬松飛瀑秋雲閒石梁丈許名大瀆燕尾分來流水綠一林紅雨落春花千頃黃雲熟秋穀晝山之西復有山寒山隅斷張青灣迎春橋頭春似海黃童白叟俱歡顏凭高試問金雞墩烟霞縹緲橫西村鐵崖院中勝蓬島仙風藹藹今猶存鴈門山高出林麓河水分流隔南北岸邊商賈連舳艫巷有書報居比屋春流一碧是牛塘波瀾倒浸青天光長橋雲氣濕如雨知有蛟龍深處藏踏青一路來山西石屏萬丈連雲梯軟藤東畔醉傾耳藤花風暖幽禽啼松崖竹塢雨相抱峰湧巉垂青不了天然一塢名桃花花香隴上春長好內閒風景渾非昔避暑宮中半荊棘獺橋寂寞

無人過伴奴灣頭風雨寂山窮水盡有幽處不仙不凡可人意秦姚二巷居相聯畫棟珠簾映空翠慰余放達心悠悠天風吹上胥山遊吟邊不盡好風月平生志願何時酬山中風景消塵慮買斷青山此中住題詩寄與山之靈何必蓬萊學仙去

遊官長山

大古之先杳無聞太素之後形始分不知何人壘此石壁立萬丈凌青雲初疑女媧補天手剩下此物蟠山根又疑盤古分混沌鑿斷鼇足今猶存蒼

蒼半空倚突兀高無顛危梯萬疊梯萬叠倚絕壁仰望一柱如登天我來直欲探幽勝欲上欲上愁攀緣天風飄飄吹我裳使我毛骨皆輕便手攀足躡不知苦但覺身世空中懸須臾翼翼造絕頂下視平地真天淵老龍有洞未及到絕水路斷應難前與來拭目白雲外太湖烟水茫茫然少焉展席綠蘿底一觴一咏狂且顛酒酣呼鶴竟歸去但見明月青天邊

路振飛

振飛字見白號皓月北直曲周人天啟乙丑進士授涇陽縣知縣屢率民兵擊郤流寇撫按卜建魏忠賢生祠於涇陽振飛堅持不可未幾閹敗崇禎四年擢四川道監察御史鐫燭奸指佞不黨不阿八字於笏首劾輔臣周延儒溫體仁被旨切責孔有德叛劾山東巡撫余大成孫元化且論延儒曲庇之罪六年巡按福建八年再按蘇松常熟奸民張漢儒訐奏錢謙益瞿式耜當國者因坐振飛以失糾乃上疏白二人冤語侵體仁謫河南按察司

檢校體仁罷稍稍由上林良牧署丞晉太僕寺丞遷光祿寺少卿淮徐盜起廷推振飛才擢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擒土寇張方造王道善降程繼孔等賊黨破散乃下團練之令俾鄉民自擇長副隨所長操演保護鄉井自徐泗至安東沭陽義兵二十萬壁壘相望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陷太原所在震驚振飛分遣副總兵金聲桓等十七人防河要害北都既陷福潞周崇四王避賊先後至淮馬士英欲奉福王或謂振飛可扈從南京立定策勳且

釋危疆答曰我去兩淮必不守我豈敢貪功壞天下大事哉乃與按臣王燮固守史閣部可法開府揚州倚爲左右手高傑之南也士英遣使迎之振飛移士英書謂大將宜禦寇門庭不當令入內地又禁士英兵船毋得泊岸肆刼掠從賊呂弼周武愫招摇徐沛間賊將董學禮襲據宿遷振飛擊走之復其城擒弼周磔之俘愫獻諸朝又擒賊將王富捷聞士英以前嫌抑其功且誣奏縻餉而以私人田仰代之會振飛以母憂去任故鄉道梗乃奉

母柩僑居吳之洞庭山振飛齎有德於唐王聿鍵旣建國令訪所在吳江孫可久言其流寓洞庭因手詔遣使名之至行在拜太子太保吏兵二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凡在閩四年在粵一年卒於順德之陳村作正命歌四章生平所著非詩草一卷疏稿二卷遺文一卷練義勇說一卷乘城要略一卷順治十二年長子澤溥扶柩來蘇洞庭士民以其向有保障山中之德留葬于法海塢又祀之於蔣山伍相祠之左

昭君怨

君命重絲綸妾淚沾衣袂琵琶馬上催項刺難留滯譬風吹落花任墮溝與砌可憐未落時玉樹生根蒂

圍灣門除夕

覓夕不成寐自憐轉自嘲仗劍以從戎六師何所至黔驢欲噬豺老馬思追驥治平效滅然進退兩無致天心或垂憫幸全名與義漂泊海舟中面目亦增恚寸衷百慮攖煩悶如酒醉鷄鳴又一年日月悲空棄

鳥戀巢

人戀室鳥戀巢往來歸宿不勝勞山中有茂石海中有流水不知生與死寧復問成毀天空雲淨碧澄澄鳥飛風去無蹤跡

正命歌四章

死了罷了却好了闖破鐵籠飛出鳥一點靈機還太虛三個尸魔永斷掃憑他世情恁嶮巇憑他世變恁顛倒清風明月江水流翠竹黃花雲岫窈朋

莫愁僕莫禱古人今日存多少癡愚着境妄沉迷六道三塗自纏繞活潑充周端的好

死了罷了怎麼了又手臨岐心自悄上天生我意如何掘閱蜉蝣朝暮老天傾地坼付誰修流泪風頹付誰矯況當戎馬縱橫時士女仳離朝廷小集忠義急恢勳那容收拾回頭早總然疾首厭塵廖也愧此生太草草尺寸光陰無價寶

死了罷了順受了夭壽生前註定稿萬物榮枯各有時四序推遷相代紹周公空拜金縢冊徐市誑

遊蓬萊島生老病死緊相隨掛世聰明難弄巧也不愛也不惱黃粱夢醒東風曉來時便來歸便歸合分分合仍浩浩雁影潭光不繫擾
死了罷了休差了綱常名義還須討天地之青屬何人豈容悋惜豈容藐儒夫怖死生可憐烈士輕生死堪懊死事容易成事難生前短促死後遶生嶽立死日皦顯得英雄真頭腦不然野外骨無邊誰辨豪華與餓殍柳堤拂盡烟光裊

鷺江舟次懷友

客心如野鶴孤立亦何須海月相摩盪山雲間有無幾年思蓑笠何處恰依蒲轉憶床連夜燈殘夢遶吳

重陽後一日和前韻

昨日登高望楚南半天風雨隱晴嵐酒縫知已愛移座憂到闕心不忍譚客散彩禽鳴自在蝶栖黃菊夢清酣光陰易逝行難滯等待明朝日又三

吳拙孩招登五老峰不赴以詩來和之

等閒不敢望高秋總對黃花不解憂此地雖能歌戰勝故鄉猶自嘆民流晚風吹斷林塘冷鳴鵙啼殘山寺幽五老峰頭饒異境中原何處寄夢辟

太湖偶作

中藏萬頃愁欲訴湖心月事事痛闕心先從何處說

玉華洞二十絕 存二

天書無字句譜刻寸靈間若向石求解實函分外頑 天書寶函

何緣要出世入世苦盤桓恬適對煩惱上針幾度彈 天平針

對花

須知元妙屬天工卉木噓春自不同試看海棠殊絕處精神全在半開中

路澤濃

澤濃字安卿皓月次子官兵部職方員外郎

立冬日洞庭山社集看菊

三吳秋盡不知寒黃菊經霜尚未殘鄉里衣裳少新製艸堂詩酒任交歡十年旅夢悲王粲隔代風

泝憶謝安且向花前拚一醉洞天福地此中寬

侯性

性字若孩商邱人狀貌魁梧腦後有奇骨善騎射能文章補博士弟子員時方多故去而從軍於閩於粵累功有封爵旋棄官歸而養母隱洞庭東山母終遂葬焉

無家詩

斯人斯世已同無僅只留鬚不類吾蕉鹿夢中爭得失神仙橘裡看樗蒲山山水水笻三尺兩兩

風風酒一壺誰不有家爲智累古今眞隱盡如愚

侯藏

藏字月鷺從路澧撫移家東山與吳中之逋臣遺老共相引重明詩綜載之

夢歸

里巷蕭條白日斜廿年魂夢一還家夷門入去屠沽老梁苑臺荒父老嗟旅燕幾歸寒食雨清尊空對雒陽花城邊不見開元寺遍插旌旗急暮笳

馬同春

同春不知何許人明末僑居馬蹟之寨前灣有八景詩馬蹟山志載之

吳宮址

闔閭嘗避暑築室此山中歲久遺荒址艸樹搖西風緬昔殫民力誰云霸業空世事易今古飄忽如轉蓬嗟彼創業主猶建九成宮

古竹津

風帆過東湖舟泊苦竹渡岡頭苦筍生沙洲起孤鷺細雨濕前途依稀日將暮沽酒向花村酒家何

處住屐頭泥滑滑行人宜穩步

桃花塢

昔覩桃源圖今見桃花塢徒聞今日名不見昔時樹繁華易消沈蘭麝終塵土誰能繼芳踪栽花遍林圃欲問桃源津媿我非漁父

唐大卿

大卿明末人與祥符僧善遂卜居寨前灣

萬松居

古寺陰陰殿閣重四圍屏嶂萬株松老僧結屋林

深處閒聽濤敎曳短筇

望湖亭

孤亭高出鷲峰頭萬頃湖光一望收試凭欄杆舒遠目洞庭南去接湖州

金　印

印字信孚浙之孫溪人授徒武峰因移宅焉

閱稼

耕食古所戒游民恒苦飢數畝在村北歲事長憑依五月鵓鳩鳴好雨彌天飛及時畊以種旋使瘠者肥望望欣極目青碧烟斯微蚕熟計秋半我誠東山歸

種松歌爲吳心湖作

長松矯矯青蟠空雲厓移植嗟神工廣庭忽生泰岱色寒濤六月飛天風主人意氣本孤特絕世岐嶷捋金石摛書時一攬幽光十丈文虹樹頭赤

華山道中

白石青厓取次登雅游裝束便于僧花風扇煖春郊路減到春衫止一層

金　印

印字岐雲邑之下堡人父雲川以岐黃之學來東山遂居之所著有漱雪草

山樓書懷

登樓即見山山光日如故不須遠躋攀千峰在窗戶樹老青插天雲歸白成路默默兩無言相看遣朝暮

和鄒舜五太湖采蓴歌

片葉隨波不厭深銀絲漱漱生湖陰應知所產本來久誤與荇藻相浮沉先生靈慧具卓識獨向烟波能物色試摘氷肪手自烹香潔何加五鼎食湖上居民數百廛水中成市人摩肩得錢舉火世相襲只今猶頌我公賢

鷄山看桃花

棹轉谿邊路橋通水上村別開花世界渾入錦乾坤綠襯漁家網紅揉酒客樽秦灰飛不到鷄犬幸相存

小桃源訪韋在野

遠尋溪上屋一水帶迴廊畏暑出山早爲君高路長染衣松翠濕入户墨花香試聽棊敲落丁丁在竹房

穀雨日止公房看朝鮮牡丹

異域何年種精藍此日開遠公停錫處天女散花來艷色矜殊俗孤芳托講臺下方池館富不染一纖埃

雨宿包山寺

四迴山抱寺松竹過橋分林氣鬱成霧磬敲寒出雲客稀仍少事僧儉亦無文未遍宜遊地終宵雨厭聞

龍渚

石不探龍渚觀無天下奇忽驚百獸舞復訝五雲垂洶是天開闢宵非神護持拜呼元有自誰笑米生癡

壽寧庵秋晚即事

蘿峰餘氣結青螺遺事當年竟若何季子祠荒歸鶴少濮公墩冷牧羊多一行老樹壓溪水幾點寒

花媚竹坡獨倚香臺觀法施烏啣殘粒散巖阿

薗庵詩爲白門周儀一賦

以薗名庵豈退藏誓將精進暫韜光一絲未試經綸手五采先成錦繡腸養静不難窺奧室治功直欲比扶桑芸窗藜火書千卷消盡車塵馬足忙

絶糧

西舍東鄰粟萬箱空厨日昃甑猶荒無聊試撿留侯傳不載當年辟穀方

題海眼

天然雙眼碧峰頭炯炯波含百丈湫神禹藏書無定所何人能下鐵罾求

徐寀

寀字天俞長洲人僑居東山文采風流迥出儕輩山中如吳源長葉梅友慎念玆朱羽文皆與締交結社稱畏友焉

感懷

日月去何速爲問天蒼蒼美人何處所十載阻氷霜顏色或未改思心亦以長歡愛來夢中覺餘敢

相忘佩玉和鸞敎恍惚雲錦囊何獨別無言使我
增憂傷
巢居非今人穴處還自昔悠悠念厥初彷彿去咫
尺老死只無爲天下亦何易如何禮樂成翻開鬪
爭域
蜣蜋不知臭抱九富家室蜉蝣重性命百年盡一
日物性固如此何勞至人格立言不近情虛名更
何益龐昕與臼舂勤劬自力食
秋虫鳴露砌時節暮將至萬木未肯凋悲風一何

厲人無天地長一身本如寄自不修微名焉知此
生貴
佳人艷南國不爲好修飾體服豈異常藏身畏人
識芬芳蕙蘭花由來可比德所願長青春東風借
微力
一身古人骨天地用陶冶居上自不能況乎居其
下問君亦何爲傲然足艸野
挑燈對深夜獨坐光燄中鬼神察其心四壁寒生
風方闢古人傳洙泗忻相從懷哉吾何往雄劍號
空濛
我懷獨行士處卑乃更尊侯生不得仕東海弃釣
綸冉鍾詎足尚藜藿甘饔飧完身一布衣不辱縷
縷存世人任相誚頽然立乾坤
官米謠
上官善政如春風下民戴之萬邑同蝗不入境亦
自有縱犯無傷藉農口租收無入空田船十畝萬
畝輸稅先古言在野猶在國可憐飢民行不前外
江死者無完膚道路爭割如烹鮮纍纍腥骨蝕霜

雪怨鬼殺咽迷蒼天且如群盜半天下天子避殿
求英賢整師十萬屢報捷賊勢雖傾未全滅遂令
天下盡飢寒會有豐年亦泪血吾吳天幸小有年
侈奢已極誰之愆百物價騰越數倍斗米五百青
銅錢庶士甘餓閉戶死丐者兒女相摩肩洶洶衆
殺欲倡亂富家豈得能安眠貴糴賤糶濟鄰里小
鄉爭米人如市橐囊盡罄苦無遺鬻子莫售空相
委安得城西麥熟時飢民有天天無私
觀慎念茲所儲古泉歌

君家有錢文式古匪如埒地成阿堵貫繦雜亂一篋中四千餘禩眉稜吐固知神物利于民鑠甲鎔鈞想英武面漫相異伏盛衰赤斑光怪越塵土皞天烈日鬼爲役無位而尊功亦溥顧予羞澁囊轉空杖頭蕭索山奚主寧忍塗膏去復來網羅不設從飛舞

春居

唉栢滄松嘯陽林掀髯都作鳳皇吟山中甲子花開落世外風波夢淺深野老向來能自適故人久

不見相尋携節望斷升沉際蒼靄青嵐好酌斟草連天末鬭芳菲新霽山家晝潄衣燕語花閒春未足犬嘷籬畔客來稀軟沙細路輕游屐半閣虛簾淡落暉幾日吟餘難把釣水花飛濺上漁磯

寄憶梅友

鶴立僊僊瘦骨楷温顏如玉老相宜客游廿載登樓賦名在千秋弔古詩修品清貞敦舊族居貧甘旨養佳兒睽離無奈春逾半宛對琴尊入夢思

雪夜禪

空山坐深夜照心非月色以此反自然吾何有知識

送吳源長先生之江浦

別去相思風雨秋旋歸又復買離舟波平點點飛鷗路艸逕斜陽獨倚樓

江浦雲深路渺茫故山回首萬林霜誰言在別無滋味敗葉敲中話更長

龔　源

源字鳴儀邑之水東人授經東山以館爲家父子

相繼者二十餘年與人論詩必宗李義山云

珊瑚枝

銅盤仙人泣秋露短劍欲掛要離墓杜鵑淚染桃花雲飛落珊瑚海中樹十年飄泊垂楊渡夢中遠踏扶桑路齊州九點琅玕青一把愁紅濕烟霧

采菱曲

江南日暮綠雲凝遊女蕩舟歌采菱鬟學秋烟嬌不理波紋綠綺光稜稜蓮葉東邊晝橈澁渚平浪淺蜻蜓立絲牵並蒂歌聲低葉摘蓮枝淚痕濕蘋

岸風微珠翠香影落澄江空斷腸照見金釵雙花
雀可憐錦帶兩鴛鴦死轉中流弄檝遲柳塘野烏
傍人飛落花狼藉無消息直唱菱歌更不歸

龔　端

端字非凡明儀子少以疾跛一足杖而行因自號
拐公葉蒼舒作拐公說贈之

試茗

艸木靈時氣雨前焙製新嫩香深得火妙綠淡方
春顩我情偏嗜鈔經每贈人水交清有味心口黯

相珍

躬庖

不欲淘虛器盤飡事必親吾甘循瑣屑物始倫精
神苜蓿名非浪虀鹽道葢尊兒童休笑語竈下有
畸人

贈藤杖

受我終身托維持力自優也深甘寂寄匪甚樂荒
遊百節標微行傾形碍妄投泥塗同把滑辛苦自
東疇

張　玉

玉號忍齋南都士大夫也鼎革後隱居馬蹟之張
青灣

題耿灣

别引荊溪作畫圖具區西望竹山孤秀松秋倚蕭
葭出長鬣宵隨釣艇呼一徑落霞聞短笛半林殘
日晒漁罟志和自是烟波客肯學當年伍大夫

吳　鵬

鵬號闇齋居馬蹟之西村灣朝夕遊神仙庵多題
咏然終不著其邑里

丹井朝烟

東風芳草綠煙浮深鎖香泉一鑑收鶴駕至今何
處去白雲惆悵思悠悠

松岡白鶴

平岡遠勢接西山葢地松陰鶴夢閒蕭瑟西風寒
月白一聲驚破碧天關

武峰吴定璋友篁蒐錄

寄山章佑昌禺儀編訂

徐乾學

乾學字原一號健菴崑山人康熙庚戌進士殿試第三人由翰林院歷官刑部尚書於書無所不讀學有根柢聖祖仁皇帝恩遇日隆忌之者滋衆或以飛語中傷遂三疏乞歸奉

旨俞允仍 命管理修書總裁事務以一統志明史書局自隨御書光燄萬丈四字以寵其行旣歸里即移家太湖之東山屏迹編摩克盡心力越三年而兩書告成其居山也以汲引後學振恤孤寒為事去之日至有泣下者

山居作

湖山佳處靜安居且喜門無熱客車伍相祠邊吹角曉莫釐峰際墜梧初舞樓寂莫吳趨曲戰壘銷沈越絕書玉柱金庭何處是閒時行樂伴樵漁

窈窕仙梯澗路通西山儼對玉芙蓉名園瀠瀧通湖水蕭寺陰陰夾道松終古碧波吞日月三秋銀練舞魚龍他時橘熟霜楓晚一片紅林曳短筇

青尊白紵未消愁漫說徐公百不憂抱樹蟬號層巘月颭風芙熟五湖秋千年書秘龍威洞一葉人傳范蠡舟便擬問津銀漢曲碧城好與列仙遊

喜金介山至

昨歲銜恩笠澤還一時嵇呂那能攀忽傳佳唱蘋

洲句遂枉高軒橘社間小海棹歌看勞浪雙絇蠟屐愛遊山酒酣談笑寧知倦花落清齋盡日閒

癸酉八月許鶴沙王郄非招往秦望山莊為耆年會賦謝

白舫青簾數往回漫云海國近蓬萊焚香永日惟欹枕聽雨涼宵獨舉杯窮巷久無人跡到仙家新有鶴書來巧看蠟免當三五洞府華觴許暫陪

甲戌三月三日招同錢湘靈盛誠齋尤悔菴黃忍菴王郄非何涵齋孫赤崕許鶴沙周礪

巖泰對巖巖諸公舍弟果亭禊飲遂園作者年

之會用蘭亭二字為韻

勝集群公共采蘭杏花烟雨繫青翰歸田髮漸驚
全白望闕心還抱寸丹佳節嘯吟行屐健晚春禊
祓袷衣寒酒酣莫漫言辭去指數東吳此會難
梁鴻溪並陸機亭飄驛中間桂槳停谷水縈回環
睥睨玉山蒼翠滿堦庭羽觴角觶休辭醉急管繁
絃莫厭聽請看泰符懸象緯熒熒南極老人星

葉燮

燮字星期號已畦代居吳江之分湖貫㴿之嘉興
籍康熙丙午舉於鄉庚戌成進士乙卯謁選得楊
州寶應縣縣當南北要衝時八閩未靖軍行紛沓
難於補苴目擊時艱作詩紀事不免悲憤又以直
道而行不能曲意承順大吏不二歲落職閒信欣
然曰吾與廉吏同列白簡榮於遷除矣時嘉定令
陸稼書先生同被叅劾故云既罷久之卜居吳縣
之横山下顏其堂曰二弃亭曰獨立蒼茫處上下
古今以詩文自豪從游之士日衆學者稱為横山

先生東洞庭葉士鑑其族也學詩於先生因延先
生修南陽世譜主於士鑑者且三年門下名流曉
相過從唱和為樂流風餘韻故老猶能道之

擬杜出塞

出門復入門去路想還路揮淚辭雙親雙親年已
暮不知歸來時可仍倚閭頭行行雁門關去去黃
河渡目飽風中沙足礪磧底歩雲黃天茫茫猶如
望洋歎此身亦何有萬死不知怖昨夜賀蘭山報
賊騎無數居延急添兵受降早益戍奮滅此朝食
早使旂常樹

咏史

孫郎起江東十七定霸圖李氏肇太原十八群雄
誅天奪伯符年賊滿逃伏辜歷數歸秦王建充相
繼層兩君蓋世傑非有甲乙殊唐允集大統孫叵
僅偏吳論世迹成敗無乃愚鄙夫蒼蒼不可卜顛
倒美狗芻惜哉周公瑾沒世不稱孤

燹書而歎行

秦坑一炬青竹絕萬古歌哭兩俱滅書生孤憤更

何從弔古無憑休擊節誰奏鮑生馬上篇董令僞
史謗書揭天荒地老從此長墨漬行間噴碧血龍
魚鼠虎幾春秋梧山湘水同崩竭艷骨明年草又
青茂陵無樹秋風烈玉簫金管兩頭空漢水無情
西壯咽宵来展卷坐愁城紙窓颯颯暗短檠千秋
亦何與事事拔劍欲喝月倒行安得祖龍今復生
盡束黃卷再擲咸陽坑

小春十一日泛東山同諸子步月度嶺至高
峰卧佛寺三鼓而歸

千載黃樓後于今復幾宵月沈峰箇箇樹斷澗迸
迸谷響傳僧寂雲深護犬驕老夫隨數子賈勇上
層霄
地轉天迴處乾坤放眼齊佛僧高並卧霜月冷空
齋茗果山廚供壺漿行榼携林間敷坐好忽已唱
寒雞
僧話前朝事浮雲瞬息過興衰松記憶心迹鶴如
何伎倆啞山鬼陰森度女蘿仰看星過處倘許訪
明河

興盡迴筇路空山轉有情下方仍入世明日惜分
行寒月銜峰去霜楓隔水迎此遊真不媿恍惚似
三生

仲春偕諸子過東山宿擷芳草堂作
湖影連山動魚梁積霧開三年為別久六幅故人
来岸雪猶遲柳罏香欲奪梅黃公壚在眼江上笛
堪哀

望洞庭兩峰
翠微天畔插晴空兩兩遥嵐鎖紫宮那得主人堪

對買好令賦手並爭雄霏霏雲起天教合寂寂螺
分月在中便欲與君乘浪去幾回收拾舊詩筩

過翠峰寺訪輪公不遇
徑折峰迴只此間白雲黃葉界重關老將殺策依
良友寒伴孤蓬歷故山落木風高驚薜荔在山泉
出任潺湲何當一步中庭月未許幽人照破顏

與譚景鄭周雷門潘含章夜話有感
岐路何妨任草鞋伯倫荷鍤未忘埋交因契濶貧
逾熱境到荒凉雨亦佳羞向江潭誇屈宋偶經池

館憶茅柴諸君今作金門伴一尺梧桐百尺階

與輪公夜話

陳迹追談三十年瑣窻嚴北悵離筵自從馬首東西判歷數銷魂賦黯然

行藏各別自雲泥君傍螭頭我把犁熱鬧門庭涼似水掛瓢三十六宮西

衲袍曾賜乘雲錦（曾賜乘御馬）斑管揮時帶紫泥多少雄心銷一鉢酣眠只是不聞鷄

和濟蒼上人原韻

立雺何須問別峯別峯只在此峯中自從吸盡西江後那得湖流一滴東

春門挈伴踏高峯一瞬流光冬又中從此直交成住外笑伊化鶴說遼東

周金然

金然字廣涵號礪巖松江人康熙　進士由翰林歷官宮詹洗馬淡於仕進乞假歸里愛洞庭山水之勝僦居某氏之據梧閣搆斷山亭於石公山絕壁與山中詩人周公贄秦嘉銓觴咏其間自稱石公山史

訪覲侯澄鮮閣惠詩次答二首

高閣書方靜幽人喜客臨相携一送目堅坐共論心古詒金庭簡小山桂樹林如知真福地悔不早抽簪

新小山椒築端居祗塊然從茲望衡宇何異接村烟来往無人覺風流二老偏披襟兼得句真足遣餘年

夏五望後二日喜覲侯北山小集覲侯即席

有作次韻

氣吐三江吞五湖南皮不数建安徒徐傾竹葉供吟嘯細颺茶烟入畫圖逸興翩翩日下鶴忘機汎汎水中鳧縱論今昔行藏事高卧堯峯得似無（座間以汪鈍翁相擬故云）

天上歸來此結廬得朋有慶更何如漫稱太史誇簪筆只戀名山懶著書却往清談周黨頗多懃問字子雲居八叉手便詩成去山路迢遥月出初

山齋詩懷叠前韻示覲侯

不向君王乞鑑湖縱情邱壑任吾徒數椽五柳先
生宅一幅孤山處士圖達性大鵬同斥鷃具官秉
雁等雙鳧沉冥頗有蕭然志内足於懷一事無
已歷三時下直廬余乞歸已九閱月矣不巾不襪野人如寧辭
宰相山中秩願發靈威洞裡書弗戀堂餐甘藿食
未登仙籍好樓居消除熱惱安心竟長日悠悠太
古初

張北山挾仙樓避暑周少侯有詩次韻

流金灼暑太無情薄暮微涼水面生趙盾日看𠾖

嶺沒楚王風待上樓迎蟻浮巨斝傳清醥蟬度高
枝曳曼聲我輩不關憂樂事憫農未免話陰晴

和覲侯桂枝辭

結隱同居笠澤濱家風交味並稱醇開尊作主誰
為主叢桂留人即故人
天台嶺外天香國金粟花前金屈卮不是衰翁拚
醉倒料儂肯負此良時
十二闌干宿雨收霓裳一曲海天秋招搖山上群
仙會萬斛香蒸碧玉樓
廿詠都成絕妙詞槊花筆舌錦心思洞天新譜人
間少須倩霜娥唱桂枝

張　恒

恒字北山與周礪巖太史同里志趣相合礪巖既
貴北山即隱居石公山中後礪巖移家洞庭北山
實招之

過礪巖太史隱居次覲侯韻

故舊為偕隱湖山喜共臨幾年空寂寞此日有同
心緑野初開徑青鞋任入林縱談遺世慮所得是

投簪
再里遺風在公來豈偶然豹藏山欲霧龍蟄海無
烟捲幔湖光合彈棋花影偏況逢良友至酬唱可
忘年

喜礪巖先生移家石公山次覲侯韻

賀監當年乞鏡明先生高尚是其徒枕流漱石添
詩料載鶴囊琴入畫圖波浪深深浮一葉雲烟靄
靄下雙鳧石公從此名尤著曾見風光霽月無
翠峦丹崖任結廬蕨肥蓴美樂何如携將太乙藜

遑火来較靈威洞裏書漁隱全家儲釣具神仙風
世好樓居先生在京邸寫漁隱圖以見志今石公小築環樓皆山真洞府也可知不負東歸興
暫謝承明賦遂初

歸莊

莊字元恭號恒軒崑山人震川先生之曾孫也父
昌世以画竹擅名吳中莊亦寫竹變乃父之娟秀
而出以豪縱奕奕有神采能作擘窠大字世並珍
之莊無子有族子佐臣者賣藥東山莊依焉與廣
平之路易公安卿兄弟樵風之鄭海若薇令叔姪

水東之金亦陶胥毋之翁季霖相唱和酒酣以往
慷慨悲歌抑塞磊落不可一世人咸目之為狂晚
年益怪誕歲朝自題門榜云佛云不可說不可說
子曰如之何如之何堂聯云两人合得百年内太
聰明外太拙一身奉祀五世人何寥落鬼何多

福源寺羅漢松歌

福源建自梁大同創寺之年植此松歷千餘載寺
再廢此樹不改青葱蘢大二十圍高難度攫拏天
際如虬龍石根鍥幹苔斑駁狂風摇動枝錚鏦夜
然長明燈晨撞萬石鐘聲光震耀生靈怪柯葉常
有白雲封水車之後大木盡斤斧欲加鬼不容天
王柏上方松昔年来遊有題咏何况此樹六朝之
遺踪松之名者今有報國古岱宗彼以神京名嶽
顯此獨晦匿於震澤之中縹緲峯大材僻處自矜
貴玩賞不辱於凡庸天挺植物有如此人生何必
皆遭逢嗟哉人生何必皆遭逢

望夫椒山

三日揚帆泛具區水面諸峰大者魚龍小者鳧其

最著名有夫椒烟中一抹遠在湖之西北隅吾欲
從之訪古蹟波濤際天阻險途在昔春秋有強吳
利擅三江與五湖㝡爾於越仇大邦樵李一戰斃
闔閭人殺爾父爾敢忘出入必向君王呼枕干三
年雪讐耻夫椒之役稱雄圖臣其君妾其妃吳王
此時真丈夫嗟乎吳王真丈夫春秋大復九世讎
不訊遷紀郱鄑郚彼楚項襄宋思陵千古罪人死
庸奴曾不若秦苻登死休自誓殲羌胡日暮途遠
鞭荆平夫椒之役何媿伍子胥吾望此山千古猶

憑弔放言不畏迂儒笑

上方寺前有古松跨澗偃覆形如卧龍

上方寺下有孤松舊錫佳名曰卧龍幽谷難施霖雨澤名材空具蜿蜒容婆娑綠蔭聽流水跨踞蒼柯見遠峰僻壤諒無巡幸事知君能免大夫封

翁季霖山園即事

暫將游屐駐山房端坐還教老眼忙園吏帶霜收橘柚家童臨水飼鴛鴦行庭花石皆奇玩閒篋圖書有古香春草亭中情自適圍棋一局酒千觴

九日登莫釐峯

勝地登高仗短筇層岡邐迤度深松澌窮歷亂雲端石畫出青蒼湖上峯漠漠長空飛雁鶩茫茫大澤卧蛟龍良辰擬醉江州酒有客携尊山半逢

柏　古

古字斯民號雪耘松江人性情曠放不拘繩墨以詩畫名於吳下嘗遊東西兩洞庭愛之不忍去寄居蕭寺經年欲盡得兩山四時景色烟雲變態以為大癡粉本黄九烟稱其高趣天真迥出流輩

東洞庭

揚舲擊楫走震澤地缺三州混虛白此中有峯七十二洞庭稱雄聳危突出門不告友不隨好遊先放東山展穿坡轉澗雲橫路斷峰能使湖光露山深雞犬驚客至恍入桃源別有世一聲遠磬落蒼烟紅葉林中翠峰寺老僧閒坐寺門前對我欣談柳毅事楚水吳山兩洞庭柳君龍女共傳名荒祠黯慘藏霾氣古井寒泉汲冷聲臺名演武旌旗繞寶弓射落天邊鳥興亡盡付夕陽殘英雄白骨埋衰草不若武衛高且賢拂拂清風綿後好松濤法

海喧朝夕佛耳長聾作卧客晴日螺噴翠閣雲寒宵梅語茅亭月池邊怪石已化龍峰頭撒飯還成石須知造物皆幻軀臨風對此無虛擲嶂復疊兮巒復重杖雖策兮難遍窮何如搔首莫釐巔千里湖山一覽中

西洞庭

東峯歷過轉西峰世外閒身孰可同西山之西多爽氣石公之石皆玲瓏天開一線光堪挹藤蘿幻

作雲梯綴山根鼇浪接飛橋汐氣蒸陰分洞入又聞龍渚生湖底烟筋雲骨盡沉水兹遊恰逢水落時怪象奇形爭獻美消夏灣中列宮殿吳王避暑開瓊宴霸業炎炎暑不炎涼風吹動水晶簾翠鈿珠串多妖艷按板齊聲唱採蓮繁華斷送留殘碣月白山空叫杜鵑縹緲峰高真奇絕撐天立水吞鰲窟東眺滄溟北瞰吳西控毘陵南控越衆峰羅拜不敢爭我獨振衣凌日月路下包山歷萬松一松勢欲變虬龍虬龍見之頓生妬捲雲呼雨角崢

雄毛公壇上蒼苔厚烟冷丹爐鶴去久仙境曾有仙人居林屋洞天稱第九韜幽含晦無容光傴僂秉燭達石房神斧鑱劈開混沌隔凡難入心彷徨不遇仙人尋高隱四皓遺蹤猶許近祠荒樹冷風肅肅千年危坐觀樵牧牧者自牧樵者樵飄然我到無拘束收拾湖山在兩眸人生那得幾曠遊紀遊不獸詩長篇扣舷高歌酒滿甌醉枕簑醒復歌洞庭雲震澤波願老烟霞作釣徒君不見青山送盡遊人展今日登臨即疇昔

題肅岩小築二首

卜築謝紛紜萬山具體分繞籬花接澗對榻嶺生雲酒醒頻留客名藏不用文考槃詩取重餘韻復推君

有人山則靈在澗結茅亭竹灑當階綠山分入硯青種花依菊譜品水檢茶經好鳥知風雨深巢惜翠翎

王邁人方伯見訪鴛湖舟次和原韻

薰葭露冷蓼花新峰泖移舟泊岸濱萬頃鴛湖秋

水白十年魚信友情真交深不藉通名後心醉非關對酒頻為唱巴音酬郢雪一簑烟月許漁人

九日讌集陳滄江先輩池亭

各園結夏又秋殘近水樓臺百尺看許我白衣來送酒羨君黑髮已彈冠珠簾細雨梧桐落花砌微霜蟋蟀寒醉後登山期絕頂良辰能得幾盤桓

高溶

溶字涵明別號五湖鷗逸嘉禾人其子仲調賣藥於洞庭山因家焉涵明以訓蒙終其身性喜吟咏

康熙甲戌年八十有一矣手錄其詩八百餘首釐為六卷自為之敘貧不能付梓廼鎔錫為筒者二錮詩帙於內一藏之武山寺壁中一傳之子若孫曰有能成吾志而梓者方得啟焉山人許濬載其事於集至比之所南心史云

秋日吳公張招泛太湖

雲薄漏朝陽閑泛尋秋艇烟巒七十二隱現波萬頃葭菼風蕭蕭沙鷗夢欲冷堤樹乍丹黄似織天孫錦淡濃均有致摩詰詩中景目到心悠然酒趣入妙品

七十二峯足徵集　寓公　卷七十九　十七

過何山訪明頭陀

秋入千山瘦携笻破曉烟少陵詩即史元亮酒為禪一掃波旬障同歸象罔天滄桑任遷改不問是何年

同金岐雲翁徵同周若予孫松上人酒澗水

隨聲尋草逕百折走山泉瀫細絲絲軟珠桃個個圓寒驅三伏暑清邁九秋天莫向花洲去春風載管絃

小隱詩為周若予賦

琴飛画角羽書傳萬里江山異昔年雖吼龍精彈國淚且探烏跡淨塵緣茶烹石鼎生松浪香爇金爐起篆烟白雪吟成知和寡憂心堪繼采薇篇

宿白公堤

月漾秋空萬里明紛紛水陸奏新聲那知人靜山光冷心在氷壺夢亦清

贈髮

念爾相依廿載餘絲絲櫛向竹窗虛從今短却三千丈莫望懸梁讀異書

七十二峯足徵集　寓公　卷七十九　十八

周南

南字見湖吳江人績學力行動止皆模範邑中推為老師明之中葉洞庭諸右族以延名師訓子弟為重山前葉氏聞見湖之名禮聘來山時年已七十矣有玉樹堂詩一卷

江舘

秋風散林薄斜日亂鳴鵶孤舘少來客閒階有落花村聲急秋杵江色淡晴霞已有凄寒意長歌感

歳華

湖邊拄杖有懷洞庭海慶施兄

延攬湖邊日正長北山春色未能忘重崖不辨將軍樹（施居莫釐將軍墓側葛震甫破屋先生傳中所云有大樹壓其廬者是也）亂石難分道士羊野水自涵江月淨浦風還送渚花香殷勤斗酒憑誰勸肯與籬東醉晚黄

周際昌

際昌字華西南長子萬歷中補博士弟子員試輒前茅食廩餼數年而棘闈屢試不售授經東山鄭

薇令圃鄭進之階俱出其門各有著述其原本益得之師資者深也所著有天香館詩集

山中

躑躅山程遠終朝事苦吟西風遊子色落日故人心天淨孤鴻遠秋高木葉深客愁何處遣青旆隔前林

夜雨

亂堆秋卷半叢殘倦睫餬糢與欲闌雨過樓頭花正落酒酣江上夢初寒桐當焦尾音誰辨龍到鷺

人画亦難剩有匣中長劍在摩挲燭影幾回看

周宸錫

宸錫字保生際昌少子性好為古文辭不諧於俗年逾三十始青其衿旋遏斥革即棄去隱於東山牢騷不平之意時見筆墨間館安定氏為忌者所擠幾致文字之禍主人因盡焚其稿故鮮有傳者

庭梅為冰雪所壞歎次鄭薇令韻

庭梅歲著花不與衆芳伍冰雪添精神不屑邀春雨昨冬蓓蕾繁滿擬開無數豈意歲奇寒嚴凝塞

穹宇初驚雲在枝久嘆冰入土遂使未開梅零落成空樹梅豈不能撐順命固其所今朝春風吹雪消何處梅雖不著花生意猶萬古幸有來年期幽憤當一吐一花何足言志士心獨苦

沈田尹

田尹名畯以字行木瀆鎮人五歲孤母李口授經書即能領解既長師徐乾學學文又學易繼起儲禪師饋縣學員咸名與錢中諧彭定求輩並稱吳中大師所著各體文故舊門生並記誦取科第為

畯僊以陪貢老時論惜之性篤孝痛父懋敬早世不獲奉養每念及涕零如雨事王父母暨母一一體順能得歡心宅三憂洎葬祭動遵古禮念母苦節顲情有司得膺旌典其沒也韓宗伯菼手書褒揚盡孝成人子闡繹通經付友生之句以輓之所著有四書折衷易經書經題旨三徑亭集維揚雜咏名見紀事洞庭雜俎又東山鄭圖著讀易緒言畯多叅酌

答贈揚州崔太守蓮生

金閶名籍巽群空南國專城伏鉞雄五馬行春絃誦裡三年秉節藥水中厨烹揚子江頭月袖把乎山頂上風聞道此邦民力盡勞心撫字鬢如蓬

贈洞庭翁君漢津（曾為雲南西河令）

雙舄曾飛到百蠻兩年飽看碧雞山錦城漆暖詩情富鈴閣香清吏牘閒蕉石載將群玉去名花移得六郎顏（歸裝載大理石數片琪兒漢一株）集賢數有高人駕北海尊罍日往還

七十二峰足徵集卷

七十二峰足徵集卷八十

武峰吳定璋友篁蒐錄
橘社金士宦木齋編訂

陸燕喆

先生字大生吳郡人博通今古才調富有熊芝岡督學南畿首拔於童子塲中試輒前茅食餼當貢世阶滄桑遂隱居太湖之錦鳩峰下筆畊自給學者稱為鳩峰先生先王父延主家塾三年乃還居席家湖上終老洞庭墓在高峰寺之左其長房子孫復歸郡城守墓山中者第三子瑞鶴第五子瑞熊也

西湖二首

奇麗空吳越風流遇白蘇看圖思立馬得意可移都殿閣皆飛動丹青半有無眼前惟叫絕何處着形模

是誰神位置幻出化工奇點染一泓水消磨千古詩人增風月恨天縱綺羅癡小與滄桑劫長堤捌不垂

百舌

簧慔曉曈曨鳴禽曙色中心悶如自喜舌在欲爭工百變聲全別雙栖語不同玉人春未醒爲爾怨東風

太湖詩人葉羅浮吳不官各有雁字詩膾炙人口予亦戲拈三十首聊示學子俾免偪仄未敢與二公較優劣也

賓鴻嘹嚦起南中書信遙遙附便風玉露濡毫淄碧落銀河蘸墨點虛空參差缺處秦碑斷結搆疎時草聖工我亦倚牕摹鳥跡不堪月色正朦朧

短長結隊自相從腕力排空未許慵卓筆峰頭斜度鳥凌雲臺畔見游龍一天月色行難整半夜霜華墨未濃布陣已完猶不盡似於紙尾跋遺蹤

百番玉版大如幢天際留題不一雙錦字有梭悲遠道硯田無稻怨他邦飛因失路書多誤弋可驚心體易屣四海同文君莫懼好乘殘月下吳江

離合偏旁互轉移古來六體亦如斯巧於葉上蟲爲篆不數溝中蚓作之九點蒼煙多墨跡五更殘月沁詩脾可憐天上隨陽鳥猶勝人間没字碑

稻粱謀拙羽毛微難共牛腰卷軸肥界破秋雲青已殺銜來蘆荻白堪飛欲題哀怨無銀管好寫相思寄鐵衣自落慈恩成雁墖雖留淡墨亦依稀

裂帛飛來北海盧單鳴猶宿不成書畫前有字江山影天上修文翰墨儲聯絡只愁風掣半虛無不患火焚餘無端雁墖遭人盜竹簡鑽殘老蠹魚

殷浩書空點畫無雪中鴻爪示相符不將緣字誇青鳥豈以丹書附赤烏風定懸針行每直月明垂露勢恒孤臨池應取天台蕩灑汁無勞肘後壺

行伍縱橫態不齊掃雲愛向碧空題補亡莫笑兔爲鶴放筆須令鶩勝雞漢武金莖研更好盧仝月蝕寫還迷試看字挾飛鳴勢始信磨崖枉用梯

墨蹟凌雲古折釵不同俗筆費安排來禽舊帖重教印瘞鶴新銘未許埋路近龍門遷續史籙呈鴟尾帝修齋碧天搖曳無人識錯認星文炳泰階

廣寒亦愛玉樓才照見傭書夜訴哀世守雁門多筆塚疇同羽化署雲臺煙輕曳尾波三折露重藏

鋒幅半開却笑經天多一字不勞隔紙費思猜
瀟湘秋怨徹清旻魚貫珠聯斷續勻兄弟皆工王
大令雌雄不辨衛夫人誰言蘆管難爲筆自署霜
奴懶作賓若遇衡陽相識伴平安二字寫須真
剪斷離秋一幅雲生綃揮洒似羊裙絕勝鸂鶒能
符檄不學蟲魚飽典墳離恨暗傳湘水使郵筒直
寄洞庭君報章想爲牛郎婦自訴年年屢失羣
一聯秋怨掛長門如訴能令卓氏奔自古惹愁因
識字每當閣筆轉消魂溼痕乍抹三湘草香致應

含九畹蒸却恐悞書呼舉燭火星七月照黃昏
數行纔整又還殘莫作傳訛亥豕看雲外嚇蹝疑
白鶴月中紅葉寄青鸞少陵詩怨無家別李白詞
悲蜀道難却爲此禽工屬藁一封書罷淚漫漫
不勤燕然北塞山隨陽書記自工嫺學飛僅識兒
曹字折翼何妨尼父删倒影似題橋上柱諧聲堪
嚇洞中蠻若非文字能傳信寅夜緣何入漢闕
衛家六鶴識遺編行列成文體自然聯貫洛陽三
十乘飄搖關外五千言角鷹啄影長空月黃鵠追

蹤一抹煙只有照陽恩信斷千金更欲買如椽
一線能于九萬搖山程日記遠迢迢名題鐵券雲
中守譜寫梨園月下簫無意竪來成鶴膝偶然斜
去作蜂腰泰灰已冷猶餘焰前路驚心是野燒
作客長將翰墨拋顏筋柳骨是誰教偶緣繫足通
名姓嘗恐張羅廣絕交擲筆想因悲失伍問奇聊
復伏同胞雁行久在中書隊毛穎何妨任解嘲
紙落昆明位置高文章分得鳳凰毛衡開宿霧囊
中穎割取西風筆似刀器近長沙摹鵩賦飛經汨

水綴離騷叮嚀莫與洪喬寄錯認秋雲是碧濤
十二紅樓傍夜過上林筆札暗婆娑霜明玉筯須
青女月照銀鉤倚素娥忽地回文趨北海有時側
勢下東坡羣飛不爲驚弦斷看取方圓大擘窠
林端暝色有塗鴉輸與雲屏一道斜斑管題殘長
信葉彩毫夢吐上陽花心慚曳白虛秋桂色借研
硃帶晚霞莫學草玄投閣吏筆床安穩卧平沙
貝葉書經有雁堂飛來南土墨花香鳥銜堪擢宋
詞秀羽族應推正字郎淺淡一輪仙掌月淒清五

夜硯池霜此行留下斜封詔十部應須讓數行
窮鳥何堪薦福[illegible]操觚猶學苦諸生雪花無處能
呼凍天榜開時擬一鳴千古未經常侍鳌八門猶
矓敵人行縱令銅雀留殘硯輸與天書爵管城
簡斷編殘竹不青漆書天上見儀型黑雲直作龍
賓墨赤縣橫看劍閣銘自入昭陵無秘本何緣太
學有遺經馮夷似妬鍾王蹟故作風波阻洞庭
書契何年代結繩頡皇亦效羽毛能金沙洗出西
江篆鐵硯磨開北渚氷明月下時看粉本夕陽沉

後賴星燈歸心匆遽忘收拾誤認蘆花是剡藤
綠遍蕉園去不留有時露布過南樓馳書博望窮
河漢獻策天閽犯斗牛回雁峰前詩思盡驚鴻水
底墨花浮江河飲啄尋常事磨盾何須着意求
雁戶由來異古今舌人辨字不同音晒經石畔飛
應偏文選樓頭聽最溪書判絕倫登鳳閣臨摹拔
萃舉雞林君家鳥道留遺跡休羨磯頭五色禽
岐鳳當年化及南楚書今已過江潭敢訶鸞帖應
諮米未悉禽名合問鄒形似洛書疇用九數同乾

卦畫連三六雙想爲防繒繳抹月批風石隱甘
七六文鈔老織簾景純一束付君拈天低白水窺
毫末野曠青山見筆尖殿後聯翩如有副榻前滅
没豈能黏可知前路多車騎旂載飛鴻令最嚴
東莞能書得百函看來標格異仙凡逸如列子風
生袂淨比王恭雪滿衫顛倒寫來情脈脈依稀挑
盡手摻摻詩成雁字燈前讀擬寄情人帶笑緘

陸瑞麟

先生字靈昭鳩峯長子璋受業師也年少能文敏

而好學苦心誦讀曲盡文情鳩峯有聽兒讀書句
云永日咿唔思悄然此兒可喜復堪憐縈迴曲似
江頭水嗚咽幽如隴上泉季子未懸他日印祖生
先着少時鞭慈親絡緯遙相和媿我西牕飯後眠
食餼三十餘年而棘闈屢躓以歲貢終子森桂康
熙戊子舉人

横塘古渡

輕舟比翼過横塘柳帶榆錢映曉光山水未窮遊
次序風花不負飲平章黃鸝乍試清和語紅[illegible]

工淺淡粧六幅帆收簫鼓競長年擾擾是金閶

題翁園書浪軒

莫黳飛瀑下金隄假道名園洞口低雨後急湍明月峽春分徐漲浣花溪流觴勝事山中繼逃石高風世外棲是處橫臺工結構遶軒活水此難齊

嚴　振

振字子奇又號紫衢湖之驥村人雙林凌氏世傳針灸之術術甚秘父子授受不傳他姓紫衢爲凌氏甥竟用心得其術以青囊行于太湖諸山病者輒應手愈嘗寓東山樂風土之美遂攜家焉所居濱嚮水澗白屋數間樹色蔭𥨊泉聲到枕翛然有塵外致性尤愛菊屋傍隙地手蒔數十本灌溉燥溼咸得其性芟留枝蕊各具畫意風日暑雨中恒護視不倦花時張素屏煮香茗坐卧其間客至欣然談笑終日好事者或載酒至與吳不官施佩宜許致遠居相近晨夕倡和眞摯坦率淡於勢利年高德劭人咸敬之壽躋九齡所著有中流草爪雪集二卷詩餘一卷

古意

桃李植後園枳棘作護持同生天地間貴賤誰爲之自分托根薄況乏芳菲姿但得春風吹欣欣亦自私

擬招隱

清溪何綿邈重阿信軒渠吾故當其中山水羅堦除幸無耳目累可以樂琴書春至雜花發秋深叢桂舒韶光謝時鬢養拙安田廬鄰里互耕作妻孥自樵漁時至乃有懷駕言巾我車登高念遠人出林望故墟美服無常榮美食無常餘何爲久羈縻而乃傷居諸薇蕨日以長蘿薜堪襟裾歸來共初服庶幾同莊樗

夜過重紹村陳君爲置酒場圃

萬事不可知生平有今夕風塵奔走歸故人畢場

場相見桑柘間殷勤慰行役道遠霜露寒鬓息輪蹄跡開軒出綠醑呼庖製鮮鯽參差進數觴淋漓情以懌驚飈隴上來落月寥天碧擊筑思重陳唾壺碎復易君非荆高徒慷慨自夙昔人生適意耳栖栖亦何益

擬古

置酒臨高臺日暮歌鐘促君子適萬里叮嚀及僮僕僮僕非所悲感歎傷中闈與君非形影安得長相隨相隨或相疑而況華與夷浮雲蔽中路明月來何時惟南山有栲惟北山有萬歲實苟不渝綢繆以終老

藹藹叢生桂結根南山陂與君本同氣非比秋蓬枝秋蓬各自舞兄弟無不宜悠悠四海間只此眞相知百年而同堂歡慶良無涯豈必絲與竹開茲塤與篪譬彼棠棣華韡韡何常虧春風苦搖蕩形影相參差君誠執高誼他人亦何爲

有感

驅車適廣陌廣陌接皇州未卜去者樂但見來者

愁白楊日蕭蕭黃土無春秋惟昔侯與伯今歸松與楸惟昔宮與府今歸陵與坵念此感人意大塊喻浮漚蓬瀛遠莫至秦漢徒悠悠

落日咏懷

鄉邑渺何處落日蒼天長秋風好歸去苕溪菰米香故人有書來乃道田里荒部屋半流徙誰與充官倉

伐木嚮空林飛蓬來廣澤吾非臨卭旅落日徒四壁高堂苦升斗寒閨困刀尺俯仰天地閒西風動

心魄
少小事流浪長大昧親故忽忽岐路旁一身等孤
鶩落日咏停雲衰草寒煙樹涼風天未來秋波浩
情愫

梅雨連夕二麥可憂集受采堂同張翁許丈

次東老韻

南薰久不作溽暑蒸山林唯辛值芒種詰旦剛逢
壬涉旬強半雨天淚何滛滛二麥漸有傷夫豈曰
甘霖飢口方嗷嗷灾荒寧復任孰謂杞人憂爲慮

恒過淚墻東有隱士置酒呼共斟翩翩逐二老曳
屐同過尋嘉會固非易古道誠所欽忘憂須痛飲
紀事宜長吟庶幾唐風篇良士存規箴職思我何
有感此淋浪音

中秋前五日社集施佩宜且適齋賦得秋聲

秋半氣漸肅涼颸遂颼颼疎雨復間之淅瀝沿梧
楸蕭蕭竹栢林颯颯蘆葦洲哀鴻來何多候蟲鳴
方稠客心恒不歡聽茲益愁高懷南隣翁開軒
命朋儔請洗宋玉悲一和歐陽修筆墨共瀟灑[illegible]

樽相綢繆興會移我情况復境遇幽乃亦適其適
欲去且更留快然曠達交可與忘春秋

曉行

永夜心自語徘徊起中庭村墟辨微茫耿耿見落
星驅車東北去杳杳向寒坰淒霜無榮枝驚風鮮
安翎回首風霜中故山空復青

敘別與紫先

東陵舉黃鵠西塞來微禽夙昔無邂逅一朝諧卯
林雖非羽儀匹庶幾同素心時會各有適而我獨

幽沉蘭茗失其榮風雨生鳴琴縱無雲泥隔去住
辰與參縱無海岳睽旦暮晴招尋窮途十二月懷
柚空瑜琛何以贈君別努力崇徽音何以慰君思
明德余所欽寒梅有嘉萼貞木多清陰去去勿復
道落日横前岑

種菊歌次韻答致遠

古來愛菊唯淵明予也烏能同其情偶從盆盎植
數本未嘗有意分種名秋深作花頗不一羅置斗
室室已盈頓使茅屋發光采雲車五色來娥英對

此悠然意自足豈必誇多鬭繁榮不見今年夏秋際厥初苦雨繼苦晴好事竭力營異種一朝萎薾徒惋驚吾得擁花稱老圃奚羨司稼爲農卿破鐺煑茗琴作枕雅歌起舞神長清不須飡芳志乃潔不須飲液身乃輕須君載酒過籬落險韻爭押相研精秋容未老興未已冒雨還來期駱生

賦得秋水共長天一色

爽氣拂雲雲氣杳水光欲盡天光繞天水微茫萬頃連遥峯幾點青螺小天轉長河入水流水翻軀浪極天浮蓼花楓葉空中色舶艄漁帆鏡裏秋鏡裏空中水天暮故國他鄉渺煙樹欲採芙蓉寄遠時還思蘭杜搴芳處落霞孤鶩却何來一片蒼凉忽飛破

短歌贈朱孝子羽吉

吾宗孝子廷培氏手刃父仇似讎豕青天血灑萬人場（茭荻渚先生輓孝子詩有曰白日劍消千古浪青天血灑萬人場蓋孝子刃仇於演戲場中也）二十六年寸心是走投縣吏吏歎嗟力欲全之法少弛金錢滿獄埋王章悲哉孝子竟鵠死于今泯滅姓與名孰若朱君炳詩史朱子孝弟信可欽可惜所爲不爲此淚盡秦庭血繼之莫爲讚敭辨青紫緣知古來琇與瑝一劍甘心蹶然起嗚呼朱君柰若何遂垢衰蘇將没齒君不見墨吏賕胥已敗亡元兇斬祀魂隨褫又不見吾宗孝子志雖伸身死囹圄復誰理

曉起對雪有懷施荔村

凍雲壓簷簷漸黑蕭蕭北風吹日没獨宿茅齋衣被單夜半寒威直侵骨淅淅時聞灑牕紙飄飄不覺平墻闘曉來鄰語相驚呼瑶天玉宇神仙窟起看大地絶纖埃一縷青煙裊茶突自洗氷甌呵硯池蹇驢孤棹當誰謁高卧溪山避俗翁應憶前村梅蕊發

費蓉城爲余寫梧竹飛泉小影戲題長句

我歷人間五十四寒暑四十二年在羈旅家世滄桑歲月非春花秋月悲遊子茂苑費子善丹青來遊金庭訪龍渚一朝置我邱壑間貌得疎慵頗相似有手懶逢迎有口不會語獨坐空山與世違却

背長林面流水落落乾坤何處家悠悠潮海誰知已問之既不麈麈之那得耜恍惚松風天際來滿身嵐翠欲飛廻卷之欲還還復開費子費子胡爲哉何不水邊石畔添亭臺何不蘭畦菊徑相徘徊何不寫爲皮陸倡何不畫爲嵇阮儕何不虎溪蓮社宗與雷天台日暮採芝回不然元方亦可偕鹿門亦宜偕胡爲乎木石兮與居幕天席地水雲滃蕩兮魚鳥無親梧竹幽溪兮樵牧不至將身世之兩忘抑違時而世棄咄哉費蓉城不獨摹神移我情絕壑重巒在尺幅長空浩蕩歸雙目古人縮地有神術君於筆底偏能得君不聞萬事不如杯在手人生樂事無過酒安得壺公一粒丹點此奔瀾飛瀑成紅友東坡瓢謫仙斗卷中之人今爲君起舞開笑口

同竹谿晚過月先亭飲桂下偶成

曲曲平橋短短廊小山溪處富天香夕陽雖與黃昏近近水亭先好月光且坐定莫歸忪碧梧修竹間垂楊天半胸懷秋半景口中珠玉掌中觴放眼

浮雲都過盡一天星斗映池塘

香花甲歌爲施佩宜賦

山阿玉暖青苗長山庖留客春風香品臨一點空百味尊芹何物堪同堂主人謂是香花甲小槽壓酒光堪酌白綴疎花雪色明碧翻嫩葉雲光薄嗚呼雲光雪色生幾時今遇幽人始見知我將續騷廣藥譜與子延年而永思又將擷翠漱芳日復日丹崖碧澗環吾室

四明邱氏斈堂古松柏歌

眼前之木誰棟梁邱氏庭前三本強徂徠新甫森相望青天萬里風濤長虬龍天矯吼空蒼拂拭昭回生輝光碧雲動地琴書涼流膏薦鼎花泛漿容但能來咏且觴醉歆一枕傲羲皇曈曨曉日疑扶桑仙人手澤冰霜香宋元明季多傾亡曷不取之支明堂嗚呼曷不取之支明堂

秋水芙蓉怨

芙蓉花香滿渚少婦浣紗向秋水睡熟鴛鴦不避人交頸雙雙斜日裡懊儂歸來懶上機西風吹機

亂絲縷含情又恐誤征衣芙蓉花香滿渚明日爲
君還蚤起

弟起歸娶遂侍老母留居草堂余仍北渡五
湖作詩勉別

一自爲孤子天涯十四年可憐無舊物猶記授遺
編海雁蕭蕭影江蘇淡淡煙相依忽散處腸斷老
親前
久客非吾意今歸覺弟難薄田饘粥少虛室夢魂
寒流水雖難問浮雲亦可觀高堂欣得婦蚕晚報

加餐

雜題和人韻

氷雪三冬慕煙雲四壁虛不平徒有歎能事豈闕
書鷗鷺身空似漁樵計弗如賤貧眞我分骯髒未
須除
歲月雙芒屩湖山一藥囊交親多晚節遲暮獨他
鄉往事青衫溼雄心紫電光烏程寒露酒不醉可
能忘

墨菊

寄傲東籬下高人亦寫眞筆爭秋氣老霜訴墨痕
新盈把堪誰贈含芳若我親悠然蓬壁裏相對足
怡神

送王甫瞻

此去終何托煙波又一航布袍霜氣肅詩鬢歲寒
蒼作客原蕭瑟逢人亦渺茫玉峯歸計定歌哭任
家鄉
我亦悲羈旅君歸樂歲華親朋多古道詩酒一天
涯白雁音書促青山事業賒五湖人漸老誰與話

浮家
貧病相憐意論交況客中一談忘旦夕數見喜兒
童藥熟青燈黑衣寒碧荔紅後遊知未倦湖上待
春風
記取禽魚好還憐山水幽夕陽黃葉寺春雨綠莎
洲愛客非無主（翁梧三席獻臣昆季）敲詩亦有儔（止白遺谷二師）送
君臨古渡情共水悠悠

秋海棠和許子雯

無限悲秋意墻陰古砌中命同紅粉薄色共彩雲

空歌哭憑寒蠻淒涼逼露叢自憐開不早誰與怨
西風

翠淨娟娟葉紅鮮裊裊枝何人堪比艷有客爲題
詩小砌踈牕外清秋細雨時似啼還似笑幽意豈
無知

東老受釆堂看菊次致遠韻

閒情一以寄種種極幽妍瘦影都如畫生機别有
天賞宜邀客共開爲餞秋全（次日立冬）晚節期相晦芳
名不用傳

東老攜樽同赴遺公噉笋之約

王版來叅處良朋盡日同綠陰蓮社地紅雨麥秋
風麈拂多玄解爐鎚有化工香林添韻事開禁爲
陶公

春盡日與東老小飲花前用前韻

轉盼皆陳迹閒情且復同春光三月晦花片一庭
風市酒賒常薄庸詩改不工相知莫相笑無事得
如公

翁子琢山景想有年頃來訪蒻始得面晤蒙

贈詩四章及衡遊懷人諸刻步韵奉酬

濩落真堪笑名山久索居術慙三世業學欠十年
書拙朴交因寡衰慵禮益踈如何君子步肯過野
人廬

僻巷門雖設虛檐鵲不喧誰傳秋菊好爲屈雅人
尊語見肝腸雪形忘髮鬢兒十年真企想一坐席
寧温

正惜匆匆别何妨得得來清泉應自煮晚菊爲君
開霞蔚登衡賦風淒擊筑裁一時都贈我心醉勝
千杯

足跡半天下胸襟絶點塵君寧非國士我未免鄉
人後勁言猶在（季霖先生嘗言吾家後勁其在斯人）西來意甚親（吟風和尚每謂琢山智慧非常是有夙根）籬花分愛去晚節共芳鄰

旅興

一身爲客萬花天紅雨柴門足醉眠瑶草已忘安
漢策碧桃曾許避秦緣漆園春色輸蝴蝶錦水歸
心寄杜鵑寂寂江南寒食路幾家山井禁朝煙

無題

春風寒透紫駝尼正是朱門欲暮時楚國浪傳雲雨夢江南又進鷓鴣詞梅花自許香爲塢楊柳誰教綠作絲試喚銀燈尋故事新紅剛到海棠枝

鐵馬

五色鸞鑣驟彩雲醉鄉深處可曾聞簷風若長悲鳴價櫳月空憐蹀躞羣萬里沙場驚夢斷六閑天廐許名分將軍莫認香閨物亦有相從戰伐勲

湖航呈顧君

五湖南去片帆輕雁鶩蒹葭記水程巨浪未能平

慷慨中流安得見澄清夕陽紅樹伊人遠隔岸青山故國情無那孤行憂寂歷與君相伴到桐城

晚渡笠澤歸苕泊南湖

朔氣寒侵遊子衣五湖煙水暮霏微拋他未忍唯山色催我難堪是夕暉鄉土久違蹊徑忘親隣多故屋廬非漁翁莫訝來何晚羨爾菰蘆尚有磯

送卯梅仙還四明

最愛錢塘隔水山鑑湖今日羨君還心同賀監人難繫詩到卯爲我莫攀風月青衫雙袖收煙波華髮幾莖斑他年浪迹重相見只在乾坤五嶽間

憶弟

五湖雲水接莘城去住寧關手足輕亂後烏衣愁老大貧來黃卷失聰明鶺鴒原上三年別鴻雁天邊兩日程近報欲歸歸未得春風花萼重含情

送孀妹歸

滿船風露溼麻衣此去仍甘守竹扉三載食貧心力盡兩孩依命歲華非溪頭機杼嚴燈火雪裡厨庖冷蕨薇兄弟天涯俱薄劣幾時門户起衰微

歲暮旅懷

茅堂只在霅川濤旅食空江歲復陰夜枕每生離別夢風帆不定往來心蘆花輕暖輸溪女菰米甘香付水禽何日得歸流亂裡白頭慰藉鼓鼙音

包山東北館娃宮千古風流記此中高士去來閒里在美人別後水煙空斜陽倒影開疊嶂寒谷生雲護虎叢夷險已更遲暮逼可堪名勝老梁鴻

白露蒼蒹水一涯空山遥見雁行斜騰驤士馬方千里眷舊東南尚幾家我客只今傷歲暮爾歸何

事待泰華蕭騷中澤渾難止力盡寞雲落遠沙
不信江湖遠九重可憐宵旰在兵農風雷十月非
無為水旱三年已告凶落日煙波疑估舶窮年閭
巷苦尸饔天涯久慣簞瓢冷此際糟糠意轉濃

閒居雜詠和敬達

江村春事已消除滿院飛花數卷書自覺晚餐堪
當肉安知吾樂不如魚風清一榻科頭蚤雨散羣
峯放眼餘靜驗南薰移物候渚蒲畦艾綠齊舒
半山流水答鳴琴大樹涼生滿地陰父老閒能談

揖讓漁樵原未識冠簪風軒閑茗時分乳露井浮
瓜晚鎮心自笑熱緣應得盡袁劉河朔豈須尋
隔宵殘暑尚宜瓜滿架輕飈落苣花元氣凄涼天
北極練裙憔悴客西華愁多未補平生事見晚空
貽末路嗟八月江南鴻雁豕秋聲先入旅人家
霜晨不厭起徐徐芸館秋香老蠹魚近得物情終
寂寞拙于世法轉蕭疎曲籬蓬蓽苦問架故國丁
夫急羽書笑語黃花還自慰與君端足伴閒居

紅葉

一曲清商變綠叢林光又自艷西風可知造化還
丹巧絕勝官家剪綵工蜀道霜濃晨燹映吳江秋
冷暮霞同行人莫愛停車看多少園陵夕照中

清夜

滿簾疎影一庭香丹桂梧桐共晚涼紙帳夢回秋
似洗草堂人靜月如霜何時絡緯還成疋此際欃
槍尚有光惆悵不堪殘醉醒十年情事集中腸

送甫瞻過嶺不覺遂抵山居

夕陽堪送不堪留行盡山腰過嶺頭百歲幾逢今

日樂半生同歎此身浮雲崖樓閣高低畫烟水峯
巒遠近鷗一舫即教君易買（王子有擬買一舫作浮家計不得之作）
可能易別此丹邱

小春雨後弟北行夜寒有懷

聽盡雞聲與雁聲霜華直透紙幃明因憐矮屋茅
簷淺為念孤舟布被輕遠道關河書不易歲寒兄
弟別何情留行不及連朝雨却願長途日日晴

古意

孤枕繡雙鴛文衾疊香絮夢聽風雨多江南行不

去

氷雪丈人　梅

丈人何清癯溪山笑氷雪但得與之親夢䰟亦高
潔

懐素子　水仙

置子木石居恍與水雲遇我亦素心人莫便凌波
去

即景

一村紅雨綠雲環缺入清溪更補山芳艸踏成沽

酒路夕陽喧動打魚灣

月夜自吳門歸東山

綠水橋邊酒旆青芙蓉城郭遠山屏多情只有西
江月直照歸人到洞庭

看劍

十丈寒光練影沉華陰赤土動陰森秋風莫暗芙
蓉鍔留照荊卿一片心

題山村晚步小幅

宛轉溪橋橫獨木天斜逕路逶三叉低徊豈异

津者貪看芙蓉一岸花

七十二峰足徵集卷八十一

武峰吳定璋友篁纂輯
翠微山灝湘舟編訂

重顯

重顯字隱之居雪竇山天禧中始叅靈隱禪師應東洞庭山翠峰寺之請升座說法有黃龍出井昂首諦聽之異山人因建龍藏閣以志其事謚明覺禪師偈頌詩文皆入藏經

送別陳秘丞古意

悠悠層山雲斷兮仍復續離離雙岸艸變兮且薫綠如何苦雪霜後凋齒松竹松竹有節操雪霜無伎倆敢折歲寒枝贈君作嘉賞行行天地間清風在誰掌

思歸引三首

一住翠峰寺兩見溪艸綠不知朝市間幾番生榮辱蕭條嵒上雲冷淡水邊竹報誰歸去來向此空躑躅

憶昔在廬山隨時寄餅錫五百與一千聚頭同遺日猿攀影未回鶴望情還失教他王老師癡鈍無處覓

時雨洒如膏萬井皆滋益枯根甘自休也似春無力耕夫曉尚眠蠶婦夜多息從茲家業荒共落風塵跡

送僧歸雲上

海國浮輕檝悠悠興未闌艸隨春岸綠風倚夜濤寒沙鷺宜相狎霜蟾望更寬湖敧西聽日誰得共雲端

春晴野步口占

策杖携多士遲遲傍水濆春山不在目啼鳥共誰聞片石翠龍蘚殘花冷襯雲只應融老輩庵際境猶分

送郎侍郎致政歸錢塘

帆掛西風別海城二疏千古道相應誰誇富貴沾時譽自笑經綸作技能残葉賦題紅片片遠山供望碧層層武林到日符嘉遁高訪嵒扃只許僧

送僧

涼颸新葉墜岩陰禪起高秋別翠岑孤月冷光清有味斷雲閒影合無心拼分吳浪情何極鉢化虧門道更深好是却迴舊房日倚欄同看橘鋪金

贈靈雲和上

本無迷悟數如麻獨許靈雲是作家借問徧叅諸祖客不知何處見桃花

偶拈一絕

雨過雲凝曉半開數峰如畫碧崔嵬空生不解喦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

與時寡合晦跡自貽

居士門高謁未期閑猥喦石且相宜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清波說向誰

圖畫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峰青如今高臥思前事添得盧公倚石屏

因雪示學人

清光歘月不相饒堆積虛庭卒未消為瑞為祥也難得不知誰解立齊腰

送僧

乘興飛帆別翠峰水光春靜冷涵空到人借問曹溪意祇報盧能在下風

觸石飛流濺碧莎利生還喜下雲坡途中若立三千客別起眉毛不在多

義懷

義懷字天衣永嘉樂清陳氏子世以漁為業兒時坐船尾父得魚命以栁貫之師不忍往往私投水中父恚甚師悟然如故長遊京師依景德寺為行童後至吳中泛太湖禮雪竇禪師於翠峰寺尋為

水頭一日汲水折擔忽悟作偈云云今翠峰有悟道泉是師遺蹟也崇寧中謚振宗禪師

投機偈

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驪龍頷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

書屏句

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區區逐日貪生去喚不回頭怎奈何

大香

大香號唵覽即洞庭詩人吳凝甫也具出世心爲親刺血寫經畫大士像一百二十軸一夕夢大士告曰偕爾佛子傳佛慧命因展兩手光作布滿空界反照身心瞿然而寤遂斷絶妻子緣入雲棲祝髮蓮池大師像前年已三十有九矣登霞幕山叅本靜心禪師言下大悟後行脚十年孤子無侶纂註經律每嘆曰末法陵夷宗以講論晦教以脫略褻升座說法吳越間日無寧晷過潔溪登聖日峰絶頂欣然卓錫布石為忘歸臺語徒衆曰他日埋

骨於此石縫吾事畢矣崇禎丙子九月八日結跏而寂徒衆瘞之如其言世壽五十五僧臘一十六著雲外集經律集錄十餘種

尋山

負鉢尋遠山修眉掛秋雨隔林清磬寂烟際疎蛍語古路没黃蒿涼風自許許

夜至西溪

旋洄昧港脉轂棹蘆花灣迴風泛清響梧竹秋珊珊凉月出復沒亂峰凹凸間岩堯樓隱處隔雲見故山故山如故人一見開心顔

秋晝

茅宇掩深壑石磴懸屋梁坐來清不寐自起繞空王門外寒威知幾許床頭猶有陰蛍語斷送空山一夜秋栟櫚葉上瀟瀟雨

凉夜

秋氣稜稜倍覺增單衣添盡兩三層蓮花臺畔已無燈欲眠不眠將夜半隙月一痕窺病僧

住靜

數椽堪著我若個棄林塘寒水拖成路荒雲壘作墻香羹傳瓠鉢破衲擁繩床不覺過殘臘輕煙拂榔黃

旋嵐無有數破屋不成閙於此日復日自然閑又閒幽禽穿亂竹冷月伴空山老我唯高枕何人為扣關

籬空從雲補堦摒趁水過閒年猶未甚訪舊已無多鬢長慵于剃鞋穿喜更拖朝來風日好曝背向陽阿

隔竹聞樵斧臨流見塔燈杖輕時自倚山好不曾
登立石清于鶴浮槎懶過僧前疇新雨後溪水蘸
垂藤

野性同麋鹿山心伴艸萊殘冬無雪下暖日有花
開獨樹靜相倚片雲閒自來纖纖林外月待我下
崔嵬

青甲舟中

碧水漾群影游鱗細可分飛來數點雁題破一方
雲遠火微猶見殘鐘斷復聞舟程應未極隨月宿
溪濆

江行

暝色綠江路炊烟縷縷生飄花知水定坐鳥看人
行翠嶺連雙驛丹楓隔一城昔年清讌處猶有踏
歌聲

會徐波

一自歸空寂前因記未真十年餘此晤四海更何
人絮裊烟中月萍移水上春風吹燈夕夢散入北
邙塵

雪夜

暗壁通花氣虛楹覆竹陰亂雲雙樹寂一雪萬山
深永夜枯僧定寒空古佛心斷猿風外肅隱隱落
層岑

夜泛

幾片蕭疎葉霜容點碧嵐波平如在地舟小亦同
龕白水成佳供清香佐野談莫辭歸路杳皓月掛
溪南

别方功甫之天目

經年依古寺知爾正囊空為别秋冬際論心山水
中新霜欺病葉殘雨濕離鴻浮玉峯頭月清光似
不同

宿月窟

昃月下前邱清光不盡收洞雲三疊曉野水一灣
秋烟翠流長笛空香墮小樓回簷飛鳥處信宿在
峯頭

下城高庵

花發秋無數空香雪滿庭溪迴雙殿碧峰斷兩眉

青禪影林俱寂經教烏自聽巖雲吹欲墮千仞立
孤亭

山居二首

初寒漸覺透疎櫺敗擁殘枝滿户庭水院還他僧
寶傳山農問我佛名經烟蔓蔓艸迷秋蝶月暗荒
榛聚夜螢一種幽葩深澗底了無人採自青青

言得居山懶出山此生終老此山間松眠絶壑心
俱死鶴立空潭影亦閒缸竈過時常不暖荆扉向
晩未曾關一從鷲嶺拈花後更有何人爲破顔

東山夜坐即事

蒼苔巖畔坐忘言薫筴離離帶夕昏千里夢回蓴
菜羮三旬病起稻花繁碧雲到海秋無際白鳥翻
空夜有痕明日又攜瓢笠去百城煙水叩誰門

峽山曉起

隔林清磬漸無聞巳有晴暉映瀫紋掃逕不妨留
鶴迹開門祇許到鷗群寒峯獨透千層雪野水雙
勾一抹雲手啟香函看宿火碧烟裊裊古花紋

秋夜嘯月岡

敗絮蒲團展夕陰一天涼思坐來禁蛩報訴出秋
多少竹影描成夜淺深青壁謾留開裡句碧潭徵
見空中心林猿野鶴成相識又欲褰裳過别岑

西湖

娟娟東風蝶試衣綿綿芳艸燕爭飛堤邊楊柳青
絲満水上桃花白板扉三竺片雲雙樹隔六陵殘
雨一僧歸年年最好春陽月無那鐘報送夕暉

閒雲

閒雲不作雨横入峽山去峽口吳舟人家在雲歸

處

華頂

海色迢迢半紫氣娑攞開落夏將分道夂清曉下
山去祇被一床鋪白雲

鐵板嶂

一屏渾鐵自天成倒影清波月正明三十六峰秋
色裡幔亭高處獨吹笙

托鉢

十里春風五里橋到山猶覺路岧嶢叢叢花艸蕭

蕭竹幾處柴門閉寂寥

山居四首

梅花昨夜破寒汀曉日初融露尚零無事道人翻有事一枝先供佛前瓶

接葉陰陰喚水鳩花坪艸堰偶經游芒鞋曬向西岩石露冷烟凄不記收

萬竹千松遠近同嫩嵐殘靄有無中斜陽不會藏踪跡露出前峰一抹紅

苔花滿徑綠雲涼嫩竹籬離覆短墻院靜晝長人

不到一簾風裊石爐香

送僧過洞庭

江雲空寂塞鴻哀竹笠繩鞋歸去来七十二峰深雪裡炊煙何處辨樓臺

春暮

一半筠簾上小鉤殘書數卷未經收東風忒也司閒事吹得瓶花滿案頭

訪隱

孤雲底事未還山縛艸為門亦自關一樹垂楊鋪水面東風裊裊不曾閒

遲舜五不至

數點殘星秋耿耿斜風剪碎芭蕉影自愛凭闌不愛眠轆轤牽動鴛鴦井

通潤

通潤字一雨俗姓鄭西洞庭山角里人幼時多啼哭入寺院見佛像即止既長禮長壽寺去老衲得度習大乘經論有山中老宿源公從雪浪大師聽講移書招師遂偕巢松雪山同參浪師之門執侍

十餘年大師遷化雪山亦亡師移錫虞山秋水庵作終老之計一日于斷臂崖休夏聞遠鐘如殷勤申請之般因賦詩曰豈謂帝城虛講席却將唇舌累知音自此慨然出世與巢公分方揚化者十有六年所講華嚴懸談法華楞嚴楞伽等經起信唯識等論萬曆乙卯卜居鐵山注楞嚴楞伽二經改鐵山為二楞菴自稱二楞主人泰昌庚申住華山天啟甲子住中峰師狀貌古朴丰度閒遠四方名士樂與游處如王宇泰文文起趙凡夫輩皆撫景

希風相與題品謂師有三有一無有德有言有情
理然無因緣又有三耐一不耐耐學耐窮耐交游
然不能耐俗即此可以知師矣世壽六十僧臘四
十六全身塔于中峰

始入芙蓉峰僦居貝香閣

生平性疎拙徵尚頗能獨諄諄考槃心十載蒃適
軸清晨理瓶錫撥艸問崖谷鞭風策雲螭眇若行
天竺轉折芙蓉峰山盡見殿屋群木羅碧暈秀崿
挿天腹松風鼓靈竅恍若奏絲竹衣裳染明翠霞

靄可佩服遂我邱中賞果我巖下築崇樓高陡嶔
床几山霧綠攤經對野花精爽瑩如玉所期鹿豕
游敢曰龍象蹴天跛一以解情想不能牿雌伏固
所宜卑卑以自牧

冬夜東受之孝廉

深宵衲蒙頭兀坐觀靈府鉤錐在握中狂象不敢
舞法音久寥莫衆籟為我吐野竹捎天風嗚嗚隔
窻紙篝燈掛空壁孤影落床几是時清霜飛寒月
印潭水一片氷壺心在君筆尖裏

同邵仲書查楚生楊草玄北山漫游紀興

天涯作孤客孤興悠且長況值采薇人色肉皆飛
揚出門立阪田四顧天茫茫霏微野陰暮遠樹流
夕光行行轉林麓洒抉俱青蒼耳食松風味鼻飲
梅花香或倚白石嘯或對青雲狂俛仰各自適所
喜無羈韁人生缺陷界有願未獲償不如挽烟蘿
高蹈無何鄉

寓秋水菴東主人茂齋丈二首

茅齋傍清溪溪影時盪嚙臨窻晝攤書詳討復細

閱入意神不動精義自明晰口舌挂東壁言辭不
妄泄有時喪形骸一坐十小刼耳目悉無擾心灰
骨如鐵有時褁衲衣近竈就火熟蔬香逼天厨飯
色驕白雪人生信如寄意到即欣悅陰晴風雨間
何必較時節所以玩世人萬古稱英傑
平生天放民夢寐在谿谷移居近山林眉眼添新
綠臨花舉茶椀對嶺橫艸褥竹風鳴晝條霜月夜
照屋雖無域中歡頗有世外欲生靈資稟異嗜好
非可局吾自守我真肯為外物辱

送客

楚江秋深蓼花滿别君江頭望君遠天涯秋色不待人當惜凉風鬢絲短烟沙茫茫愁思多公無渡河君渡河好信灣頭正宜泊須知淮裡足風波名姓浮沉勿相詑世情好觸風濤化倩君勿着鷗鷺猜鷗鷺忘機直飛下行路欲迷行客愁暮雲消盡江悠悠秋江隔斷晩山色一片夕陽空渡頭

貧士歌贈桑翁晉

形神豈椎曾四十博得影為伍時俗尚相皮瓠落不與名爭奇鼠飾狐奸貢諂笑踈眉巨目安從施眼底信可抹背後從所指大夫踽凉討蹭蹬為餌誤墮良足恥勁翮不絓籠中天靈物晦地乃如此誰云文章有神爨不得不若不識一丁翻得使古來有志士白石眈苦飢妻孥匿奔各張手形影睥睨成吁嘻昌不附風熱焰六國掉寸舌立談御相逞爾為前車載金後車帛昔也貧寠今陸離彼瀾轍者從其疑

對雪憶往游作短歌

橐籥四扇黃雲馳黃雲裹天天亦痴怒將玉屑剗平地世界倏忽成琉璃瑤山子琳瑯圃寶樹銀花迭粉互吠犬鳴鷄光影中恍惚人家月宫住憶昔曾經五臺路脚皴股栗不可渡層氷峩峨萬叠高餓殺寒鵶凍殺兎沉思屈指二十年一旦對此心茫然何日重擔椰栗杖糊身直躡冰山巓倒騎獅子凌蒼烟

鄰家老農歌

老農種葱兼種薤日日横擔市頭賣長葱换酒薤换魚更得錢刀掛衣帶歸来熟視床角邉竈有餘薪盎有糧縣官既免差役勞身背況無兒女債烹魚熱酒大碗斟醉裹綿衾日中晒倚墻蹲踞眼糢糊且喜飽腸没機械人生適處貴夷坦何事驚揚鬪奇恠食前方丈未必甘駟馬高車未必快不如老農此境常現在一任乾坤自成壞

鄰家母子歌

隣家有老嫗不觧供䌫素盡紡棉紗夜織布務頭粗澁手下邉雨日織成三丈數有生自是筋骨人

脚心不出田頭路冬來種麥夏種苗閒釋鉏犁灌瓜瓠母縫裳兒洗袴兒作羹母洗釜母子天真不相忤青蔬白飯儘飽飡何是何非何所慕人家母子恐未然感激揣述短賦

山居

每看飛鳥跡轉咲落花身一世無長技三飡總累人夢隨生處斷心向住邊真所喜寒岩鹿從玆是法親

偶然習水觀深夜坐溪頭得法無真相調心屬假

脩亂峯雲駐曉深樹月迎秋歸向茅茨下蘿燈影尚留

海虞秀公書經蓀谷詩以代訊

乾坤屬鹵莽像法轉凋零念爾肖雖白何人眼共青一針寒破血五指晝傳經當憶瞿曇後凄凉夜半星

與從公晚坐

荒院無履跡閒堦深蘚痕兩刪枯樹葉雲蝕斷橋村野鶴忽清唳主人方閉門吹燈煮藜藿信有古風存

寄憨山師謫戍雷陽

黄沙白霧正氛氳笠澤雷陽兩地分顏面不容愁裡見姓名都向夢中聞平湖烏没連天艸荒驛人驅大陌雲豎刹遠邦無不可肯投哀疏感明君

大火西南罡一形百年身世此郵亭荒城日逈垂天影邊地風驕散海腥雲熱每驚空鳥赤莎蒸不盡小蛇青含沙短蜮都休問槐穴其誰夢獨醒

豺般撼地果難任南國寥寥師子音法界豈能清

似水波旬從古密如林湖天帯黑春雲凍海甸流黄晚日沉不是燃燈破昏夜百年癡掛野狐心

水鎖曹源冷百川蕪藜久矣莫金田雲迷上國千花座霜倒西天五葉蓮末世盡然爭睒水老師孤立响獅絃慚余株守江南寺辜負華亭賣渡船

寄杲公

城狐社鼠夜飛鳴金石交游萬古情青眼弟兄黄髮滿兩涯天地一江横樗庸不屬犧樽例雲卧都銷蝶夢情水月鏡花何足眩前身已謝域中名

大是霜紛木落時偶緣卯盤結茅茨峰寒樹冷身
先卧月白山青夢到遲北庭雁鴻頻過枕南飛烏
鵲繞無枝山川限我同袍侶一地秋心兩地思

卜居

茫茫大塊總卯墟艸莽爲鄰且卜居天際月留人
在此客中形問影如何龍蛇正雜難為物鴻雁雖
多不寄書朋輩若詢飄泊䠊笠萬山無恙一蘧廬

與徐元晦陸孟息言别

北山花鳥正深春豈意天涯别故人老去形骸渾

樸樕自来肝胆不胡秦幾番毒手鞭狂馬一種痴
情傲錦鱗若到燕磯尋渡子蘭橈先巳駐江濱

七十二峰足徵集方外卷一

七十二峰足徵集卷八十二

武峰吴定璋友篁蒐録
申峯葉榮梓孝常編訂

正觀

正觀字六觀俗梅姓西吴之肖基里人削髮於武
山之壽寧庵性孝時往省母不忍以空門故辜恩
睐下兄力田敦友誼藹藹如煦冬日庵與鄒舜五
居相近四方名士之過尋氷舫者無不過壽寧與
師欵洽葛震甫吴凝甫尤相契中年条法華於介

山大師互相印可推都講焉介山因付衣鉢闡圓
覺於眞慶發楞嚴於慈恩人天無不震動臨池擅
勝累年禁足書經有請師再升講壇者師曰前此
多事悞正果不淺固却之丙寅示微疾謂徒衆曰
吾始托鉢壽寧魂魄當無他往遂寂故其囊篋蕭
然也友人沈穉莪爲經理後事歸其骨於故山而
塔焉

刺血書經歌

一點血三寸舌父母本來身無滅亦無缺自墮頂

結中種種被羈絏生平負意氣時若怒猊抉綺語
文字緣錯認係驪撅貪愛與痴嗔煩惱信難脫譬
如適西人而乃東其轍我欲求之經筆畫徒點掇
我欲求之心無明轉生滅非心非經文安得廣長
說南詢及百城疲得爺攘謁我今發洪願誓出沉
淪業金刀刺血書嘔出心肝熱一字一清涼散作
蓮花葉發我智慧光化彼大千月從此破疑城洪
爐燎飛雪

寫懷兼贈再星

達者有真意微言是真文余亦志於道於道未得
聞乞食來京師遑遑誰為群坐石攬烟景倚松送
斜曛讀君懷友詩古人不能云今人非古人古人
乃在君冉冉庭前蘭英英川上雲謂雲不足秀謂
蘭不足薰頗以言合言斯情常不分

落花黏蛛網

蛛網簷牙畔花飛隨遇安一絲牽掛易百尺轉闌
難來處乘春便黏時帶露乾厓空猶有跡只合化
機看

過郭聖僕

居幽花事寂一逕柳陰陰水受秋痕淺門延雲氣
深寒暄無別語香茗有閒心去去還應住斜陽半
在林

立夏後一日嚴甫同恬公見過

雨中春巳去雨後客初來雲氣低新葉泉光冷碧
苔鳥啼無懶花歇未全開同坐斜陽裡樵歌聽
一回

秋日集稚波荷亭同右序君行賦

池塘香色淨向晚席初移酒趣茶人得秋情蓮子
知螢攢燈影外鷗定磬殺時風露生涼早緇衣好
自宜

潯溪雨泊懷肇黍

向曾攜手處宛在水西東來恰三春半愁生片雨
中幾寒如禁火雲濕不隨風一似山陰道無聊又
轉篷

病中懷疑甫

堅持出世心寄跡慣香林兩月不相見千峯只自

尋雲寒眠未穩蒲稳坐方深嗟我猶飄泊何堪病
至今

集聖甫邸中蕙呈聖僕

不次庭中坐庭深日易偏露花能飲蝶風栁忽移
蟬酒與斯幽事齋同彼凈緑若為寒氣逼清對道
人前

野望

風吹晴向晚獨立偶乘閒烟氣蒙低屋雲痕走亂
山人喧初罷市漁聚忽成灘去去應無遠花林雪
照還

秦淮曲

鍾山浮翠到春城淮水湯湯雨乍晴一片緑楊烝
葉渡啼鶯猶帶六朝聲

秋荷和野鹿師

蓮花釆釆水粼粼蓮子初成秋欲新葉破葉圓君
莫問但濂鷗鷺不遊人

超輪

超輪字佛輝壽寧庵僧清真孤上簡默沖夷視世
法蔑如也

送澄覺師還九華山

不辭行脚苦恐失再來因幾日有情話一瓢無住
身秋香生野衲楓路入江濱目斷歸来路山花雪
凍春

舟過横塘

横塘蕩槳水平隄半插新秧緑未齊兩岸好山呈
黛色鳴蜩聲在栁陰西

慧曉

慧曉字淨圓茗上人出家永福寺寺爲葛震甫先

生香火社震甫稱詩吳中四方名宿泛太湖而投
縞紵者踵相接恒借寺為居停師以是得工於四
聲六韻之學時有佳句膾炙人口如登莫釐峰云
碧攢圖畫樹黄間衲衣田夜泊虎邱云人烟爭片
石月色自孤舟壽旭初師云貝葉魚千杵蒲團月
一輪螢火云艸邊思舊緑蘋末閃新紅送吳公令
之白下云古驛有爐多換酒隔江無樹不啼鶯高
涵明將頂看牡丹云酹酒更憐今歲好題花又續

一年詩師逝後稿都散逸葉蒼舒詩禪録僅存二
首

雨夜宿渡口潮音閣

風雨貫濤殼渾如床下生幸因心地穩巳得夢魂
平夜永孀鷄慵春寒覺被輕隔龕懸佛火閃閃射
窻明

舫閣坐雨

幽居綫結夏苦雨不妨關禁足當清晝凭欄看白
鷗烟籠濃淡樹雲蝕有無山小米傳神處虛樓掩

映閒

廣成

廣成字雪浪法海寺僧

月夜雨花臺閒步

蹬屐度蒼坡殘雲宿岫蘿潭虛山影寂地逈月光
多映讀嗟遲暮攄懷一嘯歌天花如欲雨起舞有
誰呵

靜安

靜安字㞧瞎法海寺僧

秋日泛湖

蓴羨思動蕩扁舟手把離騷讀不休水底芙蓉湖
上月雁行初度洞庭秋

冬日撫松吟

人癯立骨渾如鶴松老留形欲化龍相對不知何
歲月蒲團捲却過三冬

慧澄

慧澄字訥含號孤松族姓邱住東洞庭之高峰寺
山宦而深地饒茶筍遊屐過此恒流連不忍去朱

羽文結水雲詩社孤松亦與其列如陸公榮鄭晉
之吳不官葉梅友輩嘗燕句聯榻談文論古皆孤
松之高風逸韻有以致之也陳眉公嘗序其集厥
孫聖超藏之而未付梓孤松年登大耋生平舊雨
零落殆盡慨然傷之乃矢願力禮大悲懺七日施
瑜珈法食一壇願吾生友明仗此佛力或生天或
生人各得津梁悉登彼岸是夕月輪絢彩甘露降
於庭中雙柏明瑩如珠其位亡友之次以吳不官
爲之首葉石君東山詩紀載其事

乞眉公先生作詩序

曾聞董太史曰序皆譽語以砥礪名客其言冷如許余詎無名心而志不在譽但得明者詫勝為朦者與俗樂所見龐此馬即非驚白石山老翁相士眼如炬目余此何靡峰泖間一倡言欲序其詩忽復五年旂山楓正流丹籬菊花初吐招我到頑仙良覿多間阻人生駒隙光蹉跎那堪爾

楊梛嘆

屋角古楊梛祖種孫不識昨恐駱駝來食根與皮

夫婦抱之終夜驚太息吁嗟小人一木尚如此如何國本初搖聽其死

瓶梅

罌徧空山雪尋來第一枝寒疑落右色真悅妙明思神活水壺水香新玉案詞姿如深坐處清供正相宜

松雨泉為梅友社長賦

汩汩穿松下煮泉我亦貪時飛雲外冷妙聽雨中參照此心逾淨嘗之味獨甘志題留片石勿使落

空談

友人舟次

輕舟延蘇景渺渺隔烟岑竹露半林白湖雲十畝陰藻香魚性與萍聚客情深共挹冰壺爽幽懷千古吟

夏日同客鄉過虎邱訪源翁於山後

懶向亭中問點頭隱深苔徑曲通幽茶鐺香溢三更火松閣濤飛六月秋野衲有因詢木榻隱君無夢出林邱推窓時覽溪雲淨魚鳥相忘小十洲

送斐仲之彭城

西風愁發棹歌穀絡緯中宵似解情縷縷分明催剪尺征衣裁月到彭城

真諦

真諦字企宗靈源寺僧銳志教理作詩清新朱羽文招入水雲社其亡也羽文哭之以詩由吾社諸開士惟君抱道深世濃情自淡心苦貌非今蕉雨沉幽夢松風斷苦吟寺門芳艸路從此亦堪尋

社集高峰寺聽徹公說法

半山雲絡地詢往百城同煙水不生礙霞天遠入
空閣虛禪影外谿靜鳥敎中客散沉的譚香林月
在東

雪夜禪

鐘定不知靜一光延玉除影堂通夕坐殷磬落寒
虛鳥息淡無事月明開有餘濤米寫松响深會在
岩巢

照　乘

照乘字蓮生吳江人靈源寺僧

七十二峯足徵集　方外　卷十　全

秋泉

君邑過千山泠泠嚮石彎聽如寒雨急坐共老僧
開黃葉殘陽下白雲古寺閒尋源何日去一掬照
秋顏

顯　謨

顯謨字言成與止于同受具戒住靈源寺

山房夜遲蘭公不至同端白

林中拚荆扉白日忽已暝松風陰壑生淅瀝寒秋
聽相對澹忘言吟成侶禪定期子不我來寂寂孤
雲逕

通　乙

通乙字止于東山人後遊峨嵋不知所終

言成房除夕

孤雲寒不散影落小窓前坐待來春日燈分除夜
天疏梅饒野水溪鳥宿山烟不覺林光白東林汲
龍泉

大　幻

大幻字象參東山人

七十二峯足徵集　方外　卷十一　全

元日同得一等如尋梅

一年始此日幽事覺更新偶到雲深處閒尋雪後
春古香吹白袷踈影弔寒濱片石同趺坐高懷能
幾人

過雨花庵訪友不值

惟聞山中居不識山中路及我到山時山空雲樹
樹

實　訒

實訒字可南沈姓松陵人生具異骨齠齔通書十

三歲薙染於東山之靈源寺容跡自持廓然靂朗詩自蒲團證入有獨得之旨葛震甫吳凝甫皆與倡和共齋曰九白其草曰禪餘

同權公上靈巖

蚤上靈巖山初日照荒殿偕行不覺遥已到山之半澌露入翠微霞光寒拂面鐘磬互相答往來雲木亂深院葉葉秋琴臺不耐看問訊出煙蘿空香吹欲散

寄費元朗

客從青谿來示以青谿什開卷得新知宛然即顏色長水孤月明照出五湖白雲歛青山高秋光淨如拭蕭蕭風葉前寒鴉向西日

立春後一日姚後卿還山

昨日喜春來今朝喜客至幽意不作言相與梅花對風霜道路長幸無行李累為別三載餘容顏只如是

靈峰山房夜起同吳凝甫

青山秋已入虛簷燈夜景起卧出巉巖抱甕汲苔井拂雲坐石欄林深月無影欲曙微風生明河淡西嶺

傷朱雲從

別君三日前書來期我顧別君三日後信來是君訃殷殷易簀語一一見心素世事無了期頹陽易遲暮啼烏竟夜啼啞啞感行路梅花手自栽門前落無數

蝦蟆嶺

君不見蝦蟆嶺崔嵬橫絕日無影特立太湖烟水中飛鳥何曾至絕頂崩崖掛倒樹日久生莓苔飛瀑洒石壁磴道鳴殷雷百步幾盤曲去矣仍復回蝦蟆嶺何年開日見行人天上來

崇明沙上

未夕露已生無雨地常潤風濤撼沙沙不定禾黍登場海始皚家家燈火防秋信

江樓望月

江村猶不夜月已到高樓碧瓦光相射虛簷影欲流山山皆在水葉葉自含秋天迴空無着西風一

釣舟一

翠峰寺尋陳翁公不遇

問竹穿雲逕聽鐘渡石橋野風香藥碓空翠濕詩瓢有鶴知來去無人慰寂寥秋鼓何處起一半在芭蕉

夜仝疑父宿元朗齋頭有懷秋潭

簷外絲絲雨因風亦易晴孤燈焰清話一鉢了浮生野鳥不依樹閒雲偶入城懸知溪上意流水是經鼓

茅遠士屠瑞之見過

竹色冷不散春雲滿石床與君相約處先夕到孤航遠水薰花白新鶯伴柳黃不嫌櫻筍供風雨對焚香

懷葛震甫

虎峰言別後嬾與慢相兼已過探梅約翻因病酒淹孤烟生石突飢雀下茅簷昨日林中雪看山獨捲簾

野眺

秋水蒼茫帶落暉野烟蘆荻散漁磯寺前黃葉[illegible]西路石上寒泉竹裡扉窅窅片雲投浦去寥寥一雁背帆飛杖藜吟睇無窮思獨自閒吟下翠微

柳枝詞

楊柳拂如絲楊花散如雪解作水中萍不解人離別

泊劉家河

蕭蕭蘆荻前茫茫煙雨裡夜半不成眠推篷看潮水

敲月

月掛松蘿澗水明柴門寂寂遠風清山童接語寒猶睡籬犬聞敲夜不驚

寄范東生

有客還山間故人東風漸潑柳條新青溪流水長橋月取次眠花到暮春

原　淨

原淨字炤白紫金庵僧

題鑒上人靜室

蓮宇南山下數椽不為小一以居此中大蕭

了掛衲松花飛洗鉢蘋香老夜靜月明來波光共

皛皛

空翠亭

孤光斷遶色石古苔花香嘉樹領空霧虛櫺生晝

涼

成德

成德字克修號櫟庵紹白弟子味道清腴不染俗

緣作歸雲詩以見志

歸雲作

林園有時趣花笑共鳥語遣彼羣物情悠然獨徙

倚南山出朝嵐寥廓晴空裡飄來一片雲化作松

溪雨

幽谷事俱靜但有鳥鼓發清袁更虛寥觀閒逐超

忽梧桐佇微影流露濕蘚鬟初日上林梢殘鐘風

颼歌

荆扉啓空翠落日逗餘影披蘿自往還松風動虛

冷鳥雀爭巢枝衆喧積成韻新月白雲間樵歌下

西嶺

明隱

明隱字太六東山人幼習為無賴鄉里患之後忽

自悔剃髮為僧持誦不輟通曉經義徹公說法高

峰太六往來送難應答如響閒有吟咏得自然之

趣

渡湖同公純

碧濤寬眼界孤權發奇光樹杪聯秋響菱根激晚

香靜分初雁跡遠接半山涼意此即塵外吟來向

亦著

入破山寺

山居風範依然在說法堂前任艸生莫謂門庭能

閒寂從來此道少人行

文玠

文玠字友石號伊雲武山人能仁寺僧

倦夜聞竹露時滴感而成咏

竹徑時墜露一滴一回驚本自人無寐何關夜氣

清三秋他日思百感此宵情涼月如憐客庭隅分

外明

夜半聞子規

露冷山空夢草堂惟聞一路棗花香多情枝上子
規鳥叫醒人來月滿床

瑩澈

瑩澈字允持蘇州人住廣濟庵

徐松之居士至

報道江城有客來無端松徑曉雲開悠然一笑相
逢後共步堦前看綠苔

心淨

心淨字止白松陵人出家翠峯寺質樸恬退不因
人熱惟喜吟詩作畫席中翰文興公與善助以貲
山之貲卜築數椽於翠峯澗上題曰古雪居埋頭
息影終老其間有古雪艸二卷

山夜

絃悲發靜機萬籟生冥寞明月照遠水秋風起中
庭枯桐此時寂竹露清泠泠恍惚見天際寥寥三
五星

集季霖居士齋中聽琴

玄冬澈高寒艸堂靜如此中有素心人撫琴發幽
旨興遠理亦微妙悟不在指泠泠水石間謖謖松
風裡精神與宵冥孤雲淡相倚

西山道中作

山行不見人時有松子落茅屋兩三家藤蘿垂翠
幕犬吠荒籬中松濤起深壑余亦住山人此心同
杳寞

古雪居初成志喜

見說峩嵋峰六月猶積雪洞壑深不測白雲愈孤
潔余以契情久兀坐空愉悅不能奮高飛豈欲因
人熱賴有一把茆聊傍翠峰結顏以古雪名素心
印寒澈竹樹羅前楹風湍聽幽絕孤月深夜來烟
光澹明滅高崖落秋響譜入桐絃闋於兹愜所遇
頗足存吾拙

訪濟公

尋君携笻艇謁笑意殷殷翦影淡扶月鐘敲寒出
雲僻居難得到素袂易爲分風急門前路蕭蕭落

棼紛

題畫

古木秋風晚峰廻鳥道賒亂雲低野渡遠水漟平沙石磴苔衣濕山家簾幙斜高人生事息欹枕臥烟霞

山居雜興

冷淡生涯不着求閒心抛擲亂峰頭雁行飛破碧天雨樵子蹈残紅葉秋庭户有雲支歲月市朝無夢到林邱繩床趺坐身偏穩楮被陳年煖臥休

園林無日不相過檢點東風意若何覆壁女蘿春已綠逼人霜雪鬓還皤五湖烟雨藏飛鷺幾處峰巒蘸碧波望裡吳宮猶未遠有誰曾賦黍離歌

荷珠次白庵兄韻

無端落盡鮫人淚滾滾傾來碧玉盤波上曉風寒不定十分圓活任君看

七十二峯足徵集卷八十三

武峯吳定璋友篁蒐錄
舟山葉　南孔傳編訂

弘儲

弘儲字繼起號退翁南通州李氏子為三峯法嗣崇禎乙亥文學許爲元請於三峰欲分一支佛法于毘陵乃命弘儲應請丙子春主祥符寺方丈闢藏雲關開法堂拈提接引遠近嚮風遂成法席歷主能仁國清天寧瑞光靈巖嗣法百餘人著法語

四十卷康熙中謚靜照禪師

焚香

少小讀詩書幸未登仕籍投身學出世未受神仙厄聞道雖云晚大意辨菽麥名山久卧遊笑已謝倦翮干請非吾事免受塵世迮揭鼓撞大鐘萬指羅廣席諸方既有人吾寧爲鴟嚇浮生真似駒倏過流光隙九重方宵旰諸公勞竹帛塞翁得失馬牛領天王宅東鄰慶彈冠西舍憂免幘榮則儆公卿辱或嗤臧獲紛紛勝負場旁觀一枰奕倦來倚

蒲團閒則披圖冊著書聊草創修飾後來責非菽
老菰蒲蕭然形影隻靜焚一瓣香千秋吾自適

煮茶

病膈已飲茶亦如人戒酒然終不能免杯杓常在
手天泉尚鄭碧春芽初出篓一汎玉色壓兎甌雪
乳厚風爐火候劫復作蟹眼久那無七椀興清風
生兩肘要當效中聖桑苧拾鄰友烟霞疾倘瘳泉
壑盟終守種茶東岡陂吾其娛白首

西郊回棹示送別者

亦非緣山水亦非因道舊直以心眼間脉脉難遛
逗來此杏花前去在梅花後來去一年餘髮白驚
函綠從此入老境光陰寧復幼揮淚別耆英歸期
訂再又豈忌鷗鷺間不戀烟霞厚常思古人言桑
下無搭餾風雨明朝寒漁舟遠斥堠顧言慎眠餐
秋光喜重覿

弔瞿稼軒先生

死固尋常事難于得所終寸心依日月片語落霜
風成敗非由我精誠獨見公世無良史筆誰為表
孤忠

補籬

春泥消凍雪淰淰綠萱根補竹添籬徑移松就石
門人疑寒蝶至山剩冷雲存不必刪繁簡留花落
蘚痕

種蘭

樵夫肩上得一握散青葱微雨鶴床外輕風竹徑
中芳胎齊出土翠笋欲盈叢何許尋芝客烟霞滿
路紅

山中夏曉

早飯隔深竹蒼蒼曉氣涼燕飛低帶子雨過急分
秧閒思無如鶴清陰欲滿牀紫藤花下立判得一
身香

西溪漁雪來山

一簑兼一笠昨夜到蘋花骨可珊珊數山憑歷歷
詩掃松中綠雨飡竹外紅霞何處尋幽夢疏窓梅
影斜

一棹

一棹來何易千峰到似難春因楊柳雨天為杏花寒借屐過鄰圃尋人問釣竿決決溪水碧吾亦欲加餐

夜坐

一軒如水翠松聲想見霜鐘徹曉晴閒共梅花消歲月夢隨風雨度茶鐺滿斾新綠連芳草半棹寒濤憶舊京何處喧闐金鼓沸殘冬竟夜鬧山城

病中閒吟

綠鬢飄零今白頭他山他水幾遨遊五湖慣狎尋鷗棹千里空懷訪釣舟努力加餐真好語安眠一枕是良媒芙蓉杞菊秋光老澤畔行吟孰與儔

光陰荏苒數居諸多半蕉窗聽雨餘大意孤行知已少微言欲絕賞音疎病中每嘆逢佳節花裡猶思對異書漢水淮流舟楫過卧遊宗炳竟何如

秋晚

秋殘五日已無多其奈颼飀雨露何庭菊尚餘香飲鼻園蔬漸見綠盤餐屐霜應有堅冰戒拾穗空聞稚子歌紅樹蒼松披藹藹參差遥望隔巖阿

回山

落葉閒飛鳥青山夾亂流故人何處是舉目半谿秋

竹榻

卧遊不暇圖山水一榻隨時揀綠陰鶴夢不來雲不去松風吹著沒絃琴

式譙

式譙字畢牧號南堂廣陵沙氏子嗣退翁主靈巖法席歷住射州兜率虎邱華山諸名剎晚住梓符寺以終建塔本山

幽人

萬壑埋秋雨深松對晚風梅花都不種虎跡與誰同雲散千峰碧霞餘兩頰紅身疑是頑石無語點頭中

晚成

小暑夜猶寒東風雨不乾乍憐槐蕊細又見棗花殘客屐來何遠漁帆到尚難晚雲如素練天際待誰看

山村夜歸

樹暗蒼茫行過路風吹清切到來鐘涼燈一點稻花裏照見秋畦自語蛩

寄答高澹游

吳門高士神交久風雨燈窗每寄思綠凍雙松人瘦坐分明畫出草堂詩

紀蔭

紀蔭字湘雨號損圍本新安書生不得志于功名遂棄家削髮堅持戒律參學四方康熙甲寅住馬

蹟祥符寺己卯

聖祖南巡召見淮上應制詩舉筆立就庚辰入都陛見

進呈所著宗統編年辭歸蒙

敕住揚州高旻寺後寂于高旻而仍歸骨于祥符建塔為臨濟三十四傳法嗣

善哉行

十年咬柏未見苦心曠焉一身乃在浮沉天地大矣往古來今我不自適人將誰尋瀏瀏高天迢迢遥岑路逢虎豹入山不深

出門

出門一步忽同萬里如仇與讐肝膽唇齒山川能言朝彼暮此風雨能言乍嗔乍喜談笑無波驚濤競起僕僕馬牛敢告君子

題所居堂曰近鷗書其壁

浮沉天地間譬若一鷗鳥鷗鳥本忘機側身自皎皎可近不可玩入群誰能擾蕭然此寄留飲啄甘荼蓼言念頑朋儔鵷鷺何冥杳雲霄豈不達坐羨空自矯烟波曠五湖涼綠千峰遶

愛妾換馬

拂拭桃花驄頓盼桃花女揮手別紅粧明日龍沙去名王生縛得百戰出紅塵坐下龍媒種原是傾城人

鼠渡江 戊申秋淮北鼠啣尾渡江而南明年黃河決

食君田無半菽棲君梁水漂屋兒孫窟宅虫蛇宿稻花香剛易腸稻花白還作客子啣我尾江南陌明年後年且看君欲如我輩渡江渾不得嗚呼欲如我輩渡江渾不得

折柳詞

清明家家折楊柳細葉長條無不有愁眉鎖翠在離亭纖腰消瘦滿溪口林塘漫漫綠陰香紅杏枝頭正夕陽萋萋芳塚啼痕遍淚落紅泉澆斷腸人生百年如過客生離死別等朝夕故園何處問天涯淒淒哀怨聞橫笛

劬庵以社日之虎邱憶其來山時在小寒氷雪中援筆書扇以送

君來夫椒氷雪深一燈相對梅花林君去夫椒春草滿櫻桃花下蜂聲暖來去匆匆歲月遒人生何處無閒愁依依楊柳籠堤綠明日春風到虎邱松花一榻我頻掃重來莫使蒼苔老紅塵白浪兩茫茫何如高卧空山好

晚渡金山

一棹分南北中泠自古今奇峰生水面怪石鎖江心墓碣猶題郭山名却字金布帆愁問渡風冷怯春陰

過分水墩

春樹隔柴扉春流露釣磯雨經芳草濕風送半帘微一水分清濁岐途問是非舟行鷗鳥外相對欲忘機

蕉扇

向來惟聽雨蕭爽滿庭中入手清風至當秋皓月同裁分甘露冷花傍美人紅棄擲誰能免淒涼對[illegible]空

山居

流泉冷冷澗邊蘚猶是空山太古情野處有時乘月去幽禽無事傍花鳴蛛絲漫設虛空網蟻陣爭排追逐兵造物忘機機不息勞勞應自嘆浮生
乾坤今古短長亭客夢悠悠喚不醒飯熟枕中千叠恨由終江上數峰青滄浪歌斷風縹緲楊柳吟殘路杳冥多少英雄尋退步難求烟際一漁舲

梅花

共我蕭然止一身長空千古在誰鄰倚官松竹非為傲磨厲風霜詎以貧清夢床頭探淺近苦吟肇底問甘辛幽芳正是難消受何許空林來美人

徐天鏡居士從西泠入新安山堂話别有家

山白雲之感作此送之兼致許青嶼侍御二

首

晴湖放棹過吳興問渡錢塘夜未曾一路好山兼

好水廿年孤夢及孤僧焙茶燒筍應連屋落絮飛

花欲滿罶況復風流玄度在支郎笑殺手中藤

濟源溪水向西流十畝烟蘿在裡頭亦有閒心思

杖笠豈無紅淚落松楸鹿門龐老原偕隱洞口漁

郎是舊遊乘興倘陪安樂屐黄山極目望悠悠

船居二首

偶向烟波買小舟閒來天外任風流何嘗有意尋

源去恰自無心到岸休寸步不離雲萬里片帆總

掛月中秋程途罷問家何在笑指生涯一葉浮

澄懷湫渺水天空楊柳芙蓉路路通進步不須撐

逆浪回頭權且避旁風無心人被江湖礙畢目漚

將夢幻同名姓頻言身已老蘆花深處有漁翁

幽居

幽居物外謝浮華雖處長貧亦自嘉囿不斷除千

簞月日能添該一瓶花浮鷗隊裡無榮辱脫粟盤

中絶餘奢惟有湖山清且勝恐難消受卧烟霞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松風聲便冷吹君寄來書如同白雲

影

曉起

曉起對春山但覺雲烟冷中有未閒人開門掃花

影

青青水中蒲

青青水中蒲采采作朝餔中多辛苦節未欲奉諸

姑

擣衣曲

絡緯聲中氣力粗封書遠寄淚模糊風寒若此衣

先到念及深閨冷暖無

題桃花深處問津圖

溪裏春光半是霞深山淺水抱人家漁郎自悞津

頭路只記紅桃幾樹花

寄來

客來草草具杯茶握別松前日已斜讀畫新詩還
問法竟無閒話及梅花

超　揆

超揆字輪庵長洲文待詔先生元孫尚璽公仲子
也尚璽以直節殉難師年十四患難流離備嘗艱
苦及壯有家室復棄去矢願用瞿曇氏之孝以報
所生脫白於楚中洪山寺參學了悟機鋒四出蹤
其流革芒鞋竹杖徧歷五嶽西至耆闍崛渡伽毘
黎河訪迦葉遺跡其山河詭異風物動植之奇一
收於詩遊燕臺日武以師能詩稱引於

聖祖仁皇帝之前者得蒙　召見言下契合　上命住
西山之玉泉寺時　召至暢春苑賦詩或隨　駕
繖甸　賜賚優渥後辭歸吳中住東洞庭山翠峰
寺康熙三十八年　翠華南幸　駕至東山以師
故也　上命進京仍住玉泉久之師疾　上遣太
醫調治　欽賜參藥朝貴之視疾者戶外屨滿適
上遣侍衛來視師師曰時至矣謝　恩畢乃舉
手曰快活快活真快活把人我是非都拋捨只為
感　天恩再撞入黃金闕唱隻清江引兒辭別了
諸公老僧去也遂寂侍衛錄其語以聞　上嘆異
之謚曰文覺禪師所刻有寒谿芒鞋二集其在京
之著作世無傳焉

飛雲巖月潭寺

滇黔錯綜邃大田實門戶開闢神異境旻結仙人
府鍾乳葆球胎胎成裂山腑或如飲溪虬或如踞
崖虎蛟龍時奮迅獅象鼓巖怒上懸萬丈巖瓏瓏
石屋俯月潭傍西陂禪寮林古木入門鳥雀風壓

徑松杉雨摩娑讀豐碑姚江昔所譜憶我年數齡
誦此神色舞豈知垂老來茗碣手親撫兩至並巖
冬黃梅已再吐扶藤上層岡落葉堆廊廡徘徊難
遽行恨不老茲土後遊理必無寤寐雲一塢

楊邏江上和杜于皇長歌贈五琅白文璧

春風吹雨江船宿蒼洱南來嗟碌碌白頭屈指故
人稀旅夢羈愁暗追逐大都雲水全非策只合煨
鎗老空谷楊邏江頭握手笑寒暄未竟相刮目白
家兄弟儼神仙仲也風流李亦然長句要東傳妙

札梅村先生贈白生雙璧琵琶行七言老杜譜松烟天上冥鴻飛斷續
山中野鶴巢高閒意氣矗青旻宮商霏白雪玉琅
本是彈丸州雙璧一時才調接山陽橫笛幾增愁
葛嶺披襟曾叫絶忽聞太白脫壓靏茅舍焚香成
永訣楚峰如黛布飄歸念我身形飄敗葉與君識
面十年多舊事傷心腸百結眼中契厚如君能幾
人高山流水孰知音我尋山中木石侶君作席上
玉公琢乃知世間萬事豈預料他時別後索莫留
精神但牢記老僧語三絃捲風四絃雨霹靂聲傳

古佛心時文璧方從偏撫幕中歸

楷瘿瓢歌為曲阜孔藎臣居士賦

岱宗東海長諸嶽南衡西華誰敢角龍紋虎阜白
石燜昌平防山峰若琢爰鍾靈異產良材蘢葱秀
色蒼嵐開蔽空塞野暗天日蟠根錯節生莓苔松
廳柏臺名美矣成德固難同日語楷模天下古今
推溫潤端方比君子木性堅貞腠理密通體羅紋
細如織臃腫成瘤歲月深劉歟遠友柯亭笛託質
中空貴有容岩棲谷隱欣相逢上池初淪雨前葉

東壁閒聽齋時鐘老僧曳筇歸舊隱公子臨歧獨
雙瘦念我滇遊返越山勺盡寒泉霜月冷

雞鳴關

黔楚中分界寒梅凍曉山藤蘿緣絶磴風雨度重
關灘赴江千里雲連地百蠻遊情殊未愜留待草
鞋還

新秋行楚雄道中遇急雨

蹤跡久漂泊遮頭笠似蓬烟冥獨寺隱雨合衆山
空亂樹變秋色叢篁喧草亟鑿泉飛百道搗練一

溪通

沅辰雜詩

江寒天欲暮宿霧隱斜曛峰影忽中斷雞聲時一
聞飛泉橫激雪亂石曲鋪雲小酉藏書散空林尋
斧斤
舟行經半月久不見青天忽霽雲中日飄然如遇
仙峰乾零墜葉風細送歸船薄暮鷗群亂明霞遠
岫邊
一徑清陵水仙源咫尺通浪花飜上櫓石乳倒挖

蓬谷鳥翔青嶂潭魚漾碧空龍標城畔月寒照落

梅風

閑索嶺

出雲入雲雲欲斷雲斷重閑高插天石骨磴坡花裧聚竹筋纏磴麝香眠虎兕據險逕留祀蟻子盤空不計年直上光音連梵衆御風拍手已飄然

贈高雪君居士 雪君始祖隨諸葛武侯入滇以亂為業銘主原籍盧陵

車騎天涯叩懶殘不嫌竟日覓清歡已空法界工夫細淨洗書生氣味酸入世奇懷托桑落頻年塵

夢付槐安廬陵米價猶堪問打麵鄉情總一般 高自號問峯道人

安順道中

杖笠東來歲漸殘霜風吹透衲衣寒亂堆黃葉溪橋滑緊靠青山野店寬不肯放晴雲一搗已離極險俚千盤同思幻境經年歷總作邯鄲枕上看

波州驛背同許燃垣賦

長半寒消緩日遲江限疑作暮春時垂垂忽見黃梅發驛背嶺烟第幾枝

感通大雲堂敬覩明高祖御筆

御筆淋漓四百年野僧展誦一潸然當時曷履虎灰燼留伴蒼山萬里天

過玉樞閣

玉樞嶺上又經過蒼洱烟霞一杖拖歸到香爐峯頂望五雲西起接天河

曉蹤

曉蹤字宇雲號丹山翠峯寺僧歷主大刹七處有語錄三卷詩集一卷

松竹謠

種松北山頭種竹南山下竹松自堅貞歲寒蒼雪灑有時作龍吟風雷欲相假願言老卭蝨惟玆斧斤捨獨悲種植人千秋誰是者

感遇三首

家在翠峯頂松影覆苔綠坐來頻合眼天然絕榮辱轉脚入邪途氣勢如破竹搔首漫追思草鞋空躑躅

籬菊歲開時記得攜瓶錫四山青又黃不知幾何

日凝鈍迹過頭遠望終還失常憶採蝦人高風難
以見
麟龍旋脚下於我終何益笑他癡聖人強半是業
力一粥可補飢一䐗如霆息落落今古情襟懷無
鄙跡

懐吴門舊隱

絲楊翡翠寒和烟青蕩漾漁子叠新聲遊子增惆
悵雨綠吴山痕月瘦湘江浪浦口待秋鐘愁思紛
蘂狀

登南嶽祝融峯次朝此庵諸子觀日周覽諸
峯靈勝

高拔九千丈縱覽得所適旭日吐朝暾蒼然見海
國曉風盪遠雲一縷浮空白巉厓不可上熊卧如
蹲石玎當敲畢昴長憶通眉客冷翠潑面來老樹
垂枝仄雨黑天影低枯潭龍脫骼群峯如宿衛紛
束衆奔突下探禹穴書磅礴神靈宅還期河岳游
草屩從茲織

玄暉師辭歸閩中

幾回吟席同枯坐最憶山寮坐秋雨談笑深宵各
棨然茫茫幾夢青楓樹此日江頭又送君連山望
望生烟霧迢遞霜寒萬里城孤瓢欲掛知何地忽
驚柔櫓轉西灣飛起荻花覆白鷺年來爾我相知
者兩地崎嶇無定止携手行行野水濱中間懷抱
曾難訴愁心點筆寫藤牋君到榕城情自譜准擬
春風三月時江干聽打囬帆鼓

寄東洲大錯和尚

猜出高樓柳市西每懷相對踏春泥共扶法社閑

心契點綴名山倩賦題石廩峯寒丹翠削西溪聲
壯夕陽低尚能呼杖來雲裡一笑何妨過虎谿

春柳

消瘦依然賈島詩柳枝綽約掃花時玉樓芳草王
孫馬篛笠簑衣漁父詞江上雨來愁自結離亭客
去月空垂憑誰画出烟絲樣綠覆沙頭白鷺鷥

寶刀吟

秋鐙閃寶刀照見關山苦一為易水吟相看色如
土

送春偈

白雁傳書天外音家山為報幾番春藥闌花逐芳菲盡與不同來懊惱人

志奘

志奘字補雪字雲法嗣主席翠峰寺歷主龍潭花藥靈巖寺有語錄行世

出山吟二首

石屏補雪老落落誰與道杜戶烏頻呼長廊風自掃曾無法與人惟拈一莖草草上現瓊樓不如歸

去好

本無柳毅書那有神仙況知音猿鳥親熟識漁樵訪孤杖遠飄零千峰寄惆悵快剪洞庭雲去潑湘江上

早發靈巖

硯山雲乍背柔櫓下蘋川夾岸赤楓樹半江秋雨天聲愁寒雁急色變曉峰鮮烟外霜雞澁孤懷付釣船

題住山圖

不識雲深處何人掃落花茅簷當翠瀑石壁曳殘霞夢擬湘江樹情隨天漢槎他年如卜築願得共為家

至采溪書所見

柳橋覓寺蹇驢客蓼岸賣魚青笠人宿雨乍收樓閣靜烟籠茆店正炊蓴

武峰吳定璋友篁蒐錄

白沙葉　近漢韶編訂

南潛

南潛字月函號漏霜南潯董尚書之裔八歲讀圓覺經即能了了十四歲補博士弟子員手著六書發河圖卦版詩筆古奧自成一家三十四歲脫白於靈巖繼老人有龍象之目始住西洞庭之西小湖寺又住東湖寺後往來於樂峰堯峰與華山雅

庵憫法苑之式微嘆傳衣之不的欲做春秋義例作僧史未果而寂有寶雲堂集行世

潭影

影落寒潭中洗衣兼洗影洗衣秋㨨清洗影山心冷洗衣衣有聲洗影雲花輕寄言潭上者不如洗浮名洗影不洗轍洗名人迹絕

述王安道華山

高士王安道華山遊格奇作圖四十幅領要貴不移山詩一百五鐵鍊以為師少師夏圭畫士氣人嘆之始悟三十年紙絹空自欺先正學師古師古古心師勿為馬首絡此語千秋規華山圖未見與讀華山詩無乃未盡善尚為豪所持文章集清氣豪字非小疵詩慎勿為豪豪非山水宜人慎勿為豪天真淡無涯孟軻浩然氣知言永為期淵言賴孤賞年少聽相嗤

治平寺異丐

樵堂坐夕涼述異酬松吹言有異乞兒春過治平寺織竹像笭箵肩擔宛游戲頗類骨董箱零星文

史備一頭着肴核具體藏茶罏僧房乞晨粥樵唱聲無次宵眠金剛脚青氈布其地問是誰氏子不應兀如醉

晤昭法會昭法生日昭法以為相見一奇

澗上閉雙扉靈巖青在眼吾不來十年樵道登如棧入門問憂患往返覆書東一聲呼先師淚下不可綰人間亂師法雲烟蕩無限以君金石心一令浮薄赧吳中諸高賢凋落去如鏈如飄蘿舊本書一板後一[illegible]板去尤苦揀揀去必至要

崩崖定誰捍紅葵射白髮湯餅花為餼飯畢始語
我快事聊一莞今日會生辰相逢㒵茗盞盤中備
星祝移供非以簡（昭法䖍先師自稱幅巾弟子）

資慶寺

遊資慶者五乃始定山評得路似入峽漸接樵唱
聲蒼蒼兩岸繡照衣霜葉明乍疑前嶺逼隱日易
西傾疎松疊遠翠不放遊目行睇悟山寺妙要得
曠與情洞庭有其曠坐受湖山橫資慶專其奧合
與常調更譬如品翰墨動靜意各生隸法鍾繇區

未可格黃庭

蔫花（瑞午前一日衲子採蔫銷夏灣口得蔫花歸）

所尚在清柔離塵自高韞減樣碧茉蕖涼房斂尤
謹沉寞烟波中亦足名香隱寄語諸花人艷卉何
凡近

補記石公山遊

匡廬五老岱丈人洞庭石公鼎足陳高冠巖雲接
青漢想見曳杖鬢如銀堯年龍攫鮮髮脫霜筋雪
骨飛枯皴方山滑削蹬不得此公信是無懷民謬
聯石姥吳俗謔打鼓落帆喧水濱挽回名山古題
額苦口肯惜時流嗔陰森風弄漏翡翠不艷峽中
曦月巡崖裂重開天一線信乎我昔所言上古出
奇未盡奇方新

重釋岣嶁碑歌

禹陵寂寞禹廟荒龍蛇滿壁飛秋螢神留衡雲不
磨石七十七顆古帝青名山大川掌握裏呼吸闔
闢吹雷霆神愁鬼械避不得劣遺點畫傳其形不
須九鼎鑄百怪寒碑一片搜精靈陋儒剪燈苦注

釋蟲魚眼目難高撐劾力古怪煩不憚洗滌天地
文重明

駁小篆作歌

釣天帝醉秦猖狂既滅七雄欺百王祖龍毒燄李
斯助典墳一炬灰咸陽黃農虞夏忽焉沒天長地
久相嗟傷古文掃蕩出小篆巧偽結束非垂裳漢
朝雖然崇小學不過丞相斯故方偕羅隻手掩紅
鏡星河晝爍天茫茫儒林好舉秦敗闕井田封建
言琳琅何為無人駁小篆家傳師授狼虎章其體

困迫不調暢削瓜皐陶面狹長嚴家餓隸安足喻
鎪鑐不遣形飛揚寄言有心趐衰者放眼先秦知
大綱峋嶁碑存石鼓在背逆趐順休徬徨

落梅片子歌 洞庭近歲出新意採五月茶焙法清異名不雅馴余名而作歌

四座勿喧停茗椀聽說文章與書画古文濃鍊取
邱明周誥殷盤最光怪龍門史記盪烟雲出之以
淡尤瀟灑画自唐開南北宗直到倪迂別宗派山
情水性氣息無點墨幽涼同沆瀣不阡不陌晉書
法褚虞顏柳空疆界淡來恰勝趙吳興雲間親口

叮嚀誠工窮巧極逗天真法到盡頭如脫械世間
萬事貴踈宕茶事更新非法壞焙芽已奪龍鳳團
廟後名高紫筍殺茶經枉自討精腴麼縮蔗禧當
日話洞庭茶法出意表掌大摘來護胷外肌分理
卻焙溫柔文火輕於冬日驪逸品誰將色味箋五
月松風同日賣放倒旗槍不著提落梅片子名聊
齐清微縹致絕風塵侯以晚甘安肯拜還蒸豐草
非烟香副以清泉稱二快

題曹桐邱先生画鶺鴒橫幅

茂林青森饒古八樹有連枝比同氣無情況作有
情看癡鳥有情真足貴世名鶺鴒曰癡鳥癡鳥不癡人自癡骨
月忽被錐刀移揮毫點出兄弟樂桐邱一幅無聲
詩分甘梨栗舊惺惺兒女情深古道零前賢搜得
根源着不盡鴛鴦画鶺鴒

登縹緲峯半嶺得雨雲

峯匿不易見層青砂道盤飛雲解珍惜含雨累巑
屹縹緲懸心合烟霄失路難緣知古人意名定弗
輕安

廊月示霜樵

下舁入峽路積竹儼蒼崖斜月晛西嶺流光依我
儕高林自成晦孤照不妨埋殿角石泉滴泠泠清
未涯

聞荷

晚荷搖遠渚曲嶼逗樵風小立數人影都浮香氣
中湁覺暑無力靜來谿轉空終思廬岳椽秋沿一
禪宮

溪閣

桐風高病色蘋路宕漁音借此閣游屐差為中野
心文章平處得山水淡中尋始信龍門史言奇讀
未深

樵得芝草

若使終藏得從教百尺長浮名浪成瑞古路不辭
荒一吐樓臺氣安身怪石傍西山足遺跡四皓舊
篇章

僧從山足來復得一小芝

亦壯草堂色欣看子母芝文章無異風雨共寧

辭異默待才老爭奇此一時晒他真詰裡只作曬
雲思

面面峯

縹緲若花蒂層高始此峯一規攢瓣緣數匝亂烟
重山水轉愈妙游心秋倍濃芒鞋任南北葉路那
尋蹤

枯桐葉

莫以獨憔悴林中葉盡更動搖秋浦色領袖歲寒
聲聽處得琴理吹來如水清題詩舊時事索莫不

閑情

將遊石公雨留萬涵樓

儘把烟雲遠勢收萬涵題額信能酬尋花曲折湖
三面看西因緣雨一樓先哲從頭徵墨蹟野心依
舊托漁舟春山作意藏佳麗要遺新縫釣笠游

同江上青迴諸子看花石公重至天王寺宿

聯雲嶂遠波聲小歸路樵稀石齒開叢樹乍遮前
宿寺冷烟又補一重山番番花信峯姿換黯黯詩
懷客夢還泉勘葛洪丹井味梅谿舊塢憶躋攀同往

蓮花嶺

一簇花村真鬉鬆嶺名思借舊遊傳堯峯有鬉鬆嶺殘山斷
渚幾重色淺絳微青都是烟坐久樹腰分午霽話
深帆葉轉遥天眼前對勘參寥句燕尾魚鱗句自
圓參寥遊道場山詩兩槳差差搖燕尾千山漠漠散魚鱗

寄介軒

舊時人物想泰餘兩載西山憶著渠舟里家邊千
樹雪伏生口裏未焚書江頭釣雨客孤坐別後垂

霜髮並如料得稍閒注經手定來看荷種松𨫼

展靈源寺記示讓書狀

舊年維艇洞庭脚記東靈源看始真到處佳山雖着筆繇來好句不多人高僧去遠詩燈在孫子行空馬骨新侍者鴻跡為訒公之孫記得石屛風色否杏花亂點夾松聲

雪後上堯峰頂作澗上画評

雲山料峭到荒古如點韋郎五字詩淡而雋得味外味積雪看來應倍宜

比於閣帖書逸品灑落王濛神似之老木寒沙是何許孤游欲赴山樵期

山居

並山支澗逐人行暗谷蒙籠雜蓝明綠樹撥人無意緒苦遮幽鳥只聞聲

解簪村村竹雨涼遠山新画綠蛾長權停柏子爐中火消受焙茶樵舍香

則遠

則遠字遺谷無錫人主席東山雲石庵嗣法月函和尚有吟齋集三卷

曉起見藤葉益地

秋聲來幾日靜聽忽疑雨千峰曉生涼捲幕鳥飛去忘言得其情落落曉新青上有霞華清下有寒蛩語垂垂尺許雲風微吹不起

剔石詩 有序

莫釐峰下小塢或見有玄鶴飛起山中議建玄鶴樓以奉呂仙樓未成小有布置傍多石剔而出之皆負奇致遊展群集張岫民詩成索和因拈十八韻

剔石非剔塵浣花不浣垢古來隱君子物理深參透運腕闢生機乾旋握其㲄龍門太史公文章推耆舊前有蒙莊生天機逼其右所以不世才未可黃金售句吳震澤區蒼波萬頃秀奇峰八九簪莫釐冠其首橘社去里許龍泉穴小竇雲石開画圖鶴樓謀新構春喧匝遊屐緇白雜羽冑晴巒百草香松花散巾袖石筍刃百出折折苔紋繡忽如拱青蓮轉盼獅顏皺徘徊不忍去山童炊茗倚聯唫

多異才新聲余獨後曩時三笑緣配遠私忖恧祇
恐米家知設拜非時候

石湖中秋夜

海貝騰光鬭秋月石湖夜色難收拾古越橋邊坐
百回漁帆載月歸南澤山影朦朧殿角鐘稻花香
冷散秋蜂身閒閒到此閒曠垂老溪山意更濃

山居

二月寒梅未遍花淺山深樹只僧家五六點雨苔
痕濕三兩絲雲巒影遮讀不盡書分佛火閒添痂

想買漁槎孤懷一似湖南塔獨立常拚到日斜
橫塘一帶好山水要借石湖西翠屏老結癡庵編
蔓史貧耽病圃著愁經殘琴掛壁絃俱脫乞米支
鍋炊幾停祇有松風不肯賣雨晴留得自聽聽

空山秋雨吟

好山不用出門看老眼看山只合秋秋雨連朝斷
樵路尋詩忘却絕糧憂
雨絲巖額戧秋風搭着蔡頭碧樹叢怪道梧桐容
易響聲聲引入舊愁中

大涵

大涵字窮聖吳江潘氏子幼落髮於東山之翠峰
寺寺固雪竇禪師道場也故自號嚮雪負才佻健
善吹笛擊鼓笛則裂聲入雲林風蕩漾鼓則不作
迦陵音而好為漁陽摻淵淵悚聽酷嗜詩喜自翻
格調而艷思綺語亦所不禁人或病之曰此老僧
四壁畫西廂也公等乃以為眼中眉耶時有傳月
函和上西荒詩至者涵讀之曰是吾師也即走堯
峯皈而學詩然不習禪和子威儀狂放自如同儕
稱為洞庭癡嘗晏起師呵之呈詩云少小讀聖書

章句隨茫昧七十二賢中頗學宰予睡待罪笑張
皇披衣悲倒置為臣良獨難為君亦不易羨殺臥
雲人藏身在幽地六尺竹方牀一閒受天賜遂辭
去遊兩浙愛雁宕入新安愛黃山以為山水之奇
妙不測與吾心之奇妙不測有相合者故又號雁
黃布衲海鹽陳乾齋先生見其遊草異之遣人招
致京邸晨夕談論若東坡之與參寥也而涵滑稽
隱諷兼有淳于髡東方曼倩之長乾齋巡撫粵西

挈之同行當羅浮山梅花盛開藩臬治具延撫君知撫君左右之有詩僧也亦請與俱即席賦詩數首酒罷遜步入萬花深處芬芳襲衣裾見枝頭皆作五色光明相乃撫掌大笑立化樹下撫君即命龕之為塔院焉

觀雲谷諸衲子燒蘆菔山

天地失權厥功惟火赫赫祝融寧能活我燎彼高岡草木皆𤒁敢告蒼穹勿嬈細瑣播子求贏一粒百顆天聽實畀禹稷在左瞬此下民力竭坎坷庶幾秋成繁其菓蓏臣奏非私帝命曰可

同白兆觀白瀨泉

吳興饒水鄉林巒半窟穴迤遞長峯根門闢寒泉激飛鳥不外來徵雲此中滅人近鬚眉雙藏悅影亦悅

日沒

日沒不在地沒在行人路行人既不息日沒亦不去江源杳莫窮太古見無處海石爛為塵拭目幾千度

一

望黃山

俯窺萬物情亦各樂其樂烏喚烏相飛雲誘雲相逐泉附石垂流藤借樹為託我生若飄蓬宛轉靡所泊迴首語東風許身嫁黃岳

採茶

我道若巖茶其志苦而甘懷香悅肥遯酌爾應無慚褰裳帶露摘破籠和雲擔側耳向林中有個黃鸝談

端午草書歌

余性不善飲復不善書雲谷諸道人堅以雄黃酒強滲我吻以應節令預研盆墨秉醉索書余正酒力上衝提牀而起伸紙一揮擲筆復睡醒而觀之字妙絕倫大非平生草法喜而作歌以示諸道人

大戒三十年一夕不能保未盡葉三蕉骨塔雲中倒（骨塔峯自指即太白之玉山也）龍蛇毒遶身雷霆火迸腦魑魅魆小兒猖神降村老手腳不自知趕撥都是草萬丈虫尤旗擻掠天邊掃衆僧快目擊咋舌爭言好醒來

壁上觀禪林添墨寶

聞雲舫絶糧

富貴不濫求貧賤安苟得我非溫飽人謝君休嘆息面上帶餒容胸中無媿色頗學聖之清竊以風大國

君餓道愈峻我窮詩益工千峰尋隱跡兩眼忽相逢挑燈怨黃岳把淚哭蒼穹架薪燒白石破甑吐晴虹

萬物各垂象寓形良有道竹苦方成節人貧不改操半世樂閒居一飢天所報散髮曝涼風倚松聊寄傲

藏山隱文豹洗硯觀游龍趺坐藉幽草平懷柔遠峰世乏正命食（靈岩儲老人慨世道之艱難乃慨然頓余曰如來正命食三個字近代衲子沒得吃了將奈何）物莫養爾躬采薇陟巖巘踏着首陽踪

吏熏安可為僧熏亦莫取吏熏怨子孫僧熏羞杵臼孤懷行獨清一食不自苟家無耗鼠粮又是雕龍手

錢神雖有足不竅貧士囊玉粒雖有光不照飢人腸二物稱宦達排闥登帝鄉嗟哉復嗟哉與我若參商

天梯行（憫難民也）

壯嵩天梯梯天行兩崖夾立路扶直冷瀑奔泉飲渴虬古寺幽篁碑斷墨目覽滄溟萬頃愁撫事驚心淚沾臆殺氣南來西地昏大野團營覆霜白斬將攻城屋瓦飈火烈旂門飛霹靂嬌娃畏盜避深山苔面襪羅半狼藉綠潭瀾淺照嬋娟碧嶂回眸潤芳澤村鄰絡繹牛羊從散入林巒藏踪跡吁嗟窮途偃蹇人淋雨偏教減行色只今茅舍浸蒿萊

瓜蓏攀墻空結實破扉慘淡風不關壟畝禾眠水碓灰東陌西阡不見人日落千山猿夜泣

九峰行（祭陣亡之士）

九峰石塔鳥影無深谿只有青山抱陣亡將士血模糊子璋髑髏新草遠沙場白骨夜能行似怨主兵仇不討馬上魂來氣帶腥空谷陰雷人語少剪紙招魂呼杳冥燭短更殘皆告飽聞說真宰賄亦多纍纍紙筏裝金寶萬鬼操刀奪一錢烟燼餘灰

悉吹了霜下酸風燐自飛牽引秋螢入禾稻肅啼
絶跡雞三唱天腳東青山四曉

雙鏡庵看朱魚贈文碧

池下松聲池上開池上石壓池下見群魚聯尾逐
清光爭嚙蘋花紅一串鱗乎爾豈池中物暫困泥
塗羞仰面龍門自在天壤間屹待風雷頭角變

雲舫弄笛

一夕春將到梅花白滿樓月窺千樹曉人倚半窓
秋按景酬新句張燈説舊遊臨風三弄笛黄海變
羅浮

積雨

造物原多忌艱危草木同花愁寒告雨柳弱怯迎
風歲月渾無蒂衲瓢如轉蓬觀時憂水潦雲氣復
朦朧

柳絮沾泥定蛙聲雜水興蒼天雖有刦黎庶却堪
矜雨耗春收減村喧米價增微軀蒙偃蹇出處亦
難憑

尋梅

梅信依然轉舊岑芒鞋須向水邊尋互相有與蜂
隨步不可無言鳥助吟雪後半開樵子路春迴獨
趂野人心此中妙理憑誰訴未亂金徽怨已深

同源長道侶登石耳

叱駕羊腸路不難興扶危磴上飛湍一峰自信居
然別獨樹含奇亦可觀飢鶴猵雲苔共啄渴猿投
石水同餐輕輕笑語風吹落驚起樵夫仰面看

檢點書裝將返雲谷

垂老無心戀故枝笑他斥鷃只樊籬浮生品行成
三變明日烟波又一奇江上春衫遊子淚擔頭綱

目紀時詩杖藜入岫知何好樂此松風聽不疲

余素不解畫間以意造境亦有得心在筆墨
之外者各題五字以傳其神

怪石好攀峯奇松樂起舞我將冷眼看一息成千
古

山頂天茫茫山腳石磊磊中間一線波流出作江
海

夕陽山丟酣前村烟欲暗塔影隋危橋冷谿樵人

擔

無人過板橋白鷺自飲啄風吹竹一竿冷擾孤寺

角

黄山性太孤不肯容垙土骨立恃奇才九天矜跋

扈

猿啼太古峰雞鳴日午樹虛谷少人烟只有一家

住

我生多直腸画松無曲榦渴筆逐蒼虬驚雷拔天

漢

蒼山近石梁澗道盤松冷江湖非車輪轉出青天

頂

浣衲

此衣薄壓勞蒙頭少思慮習氣染何深墨汁浣不

去

聽音樂鳥

教坊垂淚笑三郎亂後南宮閉夕陽爭似道人高

着枕月明有鳥奏霓裳

踈簾半捲映山椒愛此新聲鳥善調三月老僧忘

菜味不圖雲谷也聞韶

蘗庵和尚塔前拔草吟

後死誰憐達塔傍九原知我滿頭霜珊瑚一把忠

臣骨埋在荊榛草亦香

遊河西橋

仰看青山俯白鷗采香人在蓼花洲漁竿水面憑

風弄蕊着離騷一段愁

觀隆阜戲臺

百里和風歲有秋幾人醉倒稻花溝遥瞻佳氣冲

牛斗掛起平疇一綵樓

高閣何曾厭九霄悲歌我敢浪逍遥千秋遺恨斜

陽裏一片繁華寫六朝

雞塚

風昔能將曉夜分悲鳴天上立奇勲雄心未肯埋

黄土望氣猶瞻五色雲

登瘞鹿峰觀雲海

禹甸平鋪曉漲匀此身不覺隋波塵輕烟莫漫相

淹浥我豈茫茫海底人

祖涵

祖涵字海印東山張氏子脫白於法華庵專心參學致忘食寢一日山行松根絆跌忽然有省作偈云云後主穹窿山拈華法席退院仍住法華以終嗣法無人語錄偈頌皆散佚無傳

省法偈

春色晴明觸處通由來不負好東風有人問我西來意屋後荼花爛漫紅

元燈

元燈字慧鑑號炬菴西洞庭於氏子出家東山之箭雲菴有膂力拳棒得少林真傳經禪之暇游心翰墨有聽秋集八卷自敘行略於後

舟過長圻看梅能仁寺

村南水壯盡花叢擬似孤山路可通紺宇半藏塵世外白雲全在暗香中鶴盤大壑穿林下雁聚寒沙借日烘只恐黃昏猶釀雨未容待月看朦朧

丁亥春日吳友篁余貫庵張素中同集冶墨齋拈堆字韵辱贈佳章奉酬十首　存一

寒岩竹木少塵埃且喜幽人數往來吟到日斜松影裏新詩寫就紙成堆

衰顏霜雪鬢邊催嫩蘚家風芋熟煨時把烟雲作供養天然粉本米家堆

明惠

明惠字濟蒼號松谿東山王氏子脫白高峰寺中歲參磬山伯和尚因得法焉禪餘每為詩歌天真湛然不事脩飾亦不甚愛惜稿輒隨手散去身後其孫孜一收拾殘編得梵餘草一卷葉孝廉世南

序之者法姪湘洲手錄題識以見其生平焉

曉起

天籟發晴空殘月入窓小披襟出户望清影散林表晨鷄喔喔啼壯雁驚秋早西風過嶺頭落葉聲如掃

上雲巖

緩步上雲巖灌木週遮護一點落紅亭百級雲梯路疎鐘叩日曛獨鶴吹秋蕣悠然到上方撫景心有悟振衣陟其巔五湖在指顧行雲淡寒空閒花

散香霧天風吹步虛頓破烟霞痼

題啓章師侍親小照

蒼松摩寒空流泉韻幽咽怡然坐石坪拈珠課淨業子毋喜相依共契無生訣緇衣當斑衣禪悅承親悅寶婺耀青蓮蓮花香葉葉

葉謙庵過訪不值

偶隨雲出岫蓬户未曾關有客來題竹遲余共看山坐花開品第聽水愛潺湲野步歸來晚空嗟曳杖還

太湖秋泛仄韻詩和友人

湖中仙府稱林屋扁舟帆掛金庭北秋風落葉雜孤鴻野渡歸雲趁群鹿座中醉月與人同湖上看山惟我獨指點秋光在短笻驚起灘前鷗鷺宿

春雨

泉聲瀉石瀨古寺杏花雨呼童山外歸春潮添幾許

題畫

兩峯翠接雲浮屠插天半寒雁落平沙潮生蓼花岸

晚梅

自是孤山品格奇疎花獨殿仲春時一旋香雪清如許不羨先開嶺上枝

瀞睿

瀞睿字目存蘇州人住桐葉庵學詩於惠研溪先生與蔡息関葉横山何義門高澹游諸先生交遊兼以繪事稱能於吳中康熙間挾其藝遊東山席司城棋谷愛其筆墨延住翠峰山居盡出其家藏

名畫俾之臨摹三年所造益精而工細尤為擅長席司城卒上人哭之哀輓以四詩生死之交情見乎詞何義門太史在都門作書招之壯遊兩載以思母心切辭歸掛笠洞涇妙覺庵徐七來有畫集推上人主壇坫命題造意各盡所長每見上人落筆諸畫師皆斂手焉所著尋徵集十卷其五六卷則東西兩山之詩也

登四瑞浮圖

清晨挹幽興逍遥城南隅振衣縱遊目盤欝躋浮

圖回梯踏霄漢戀檻憑天衢形雲斂原野遠山入
虛無晴湖樹杪出飛鳥下平蕪當茲秦雪霽登眺
良可娛俯仰惜景光臨風一長吁

秋日惠研溪老師枉顧不值留題疊次元韻

夫子多勝情曳杖巡蘭若藉草獨徘徊秋陰散原
野暮歸已相失離憂不能寫緬彼枉迴車斜陽復
西下月出映層標銀波衝碧瓦回飈激疏簾冷冷
琴韻瀉眷焉念徽音新詩空自把何當買山居共
結蓮花社

憫旱

羲和駐火輪長日小年比酷熱雨不行池枯草木
死高樹失清音鳴蟬爭聒耳坐喘生煩焦跂脚妨
睡美念彼隴畝間耕耘亦勞止桔槔不停聲策策
無寧晷豐年恆苦飢凶歲復何恃小子有母在焉
能繼菽水願天澍甘霖一使疲瘵起

同山中遊好過伏心看櫻桃追憶梅谷司城

晚登豐圻望縹緲諸峰慨然有作

泝台愛修景遂果探幽諾理策步長林群峰自綿
絡黃鳥流好音綠陰蔽重巘殘花吐餘芬新篁蘚
嫩籜朱櫻始纍纍山家競鳴柝良儔多素心晤對
誠歡劇傷哉泉下人逝矣未云邈兩載同斯遊談
諧互相謔存歿雖異倫風期儼如昨昔賢固所悲
死者不可作含酸告所欽人生貴行樂春華豈久
榮秋實易凋落不如引壺觴且就青山酌芳醑雜
茗香時果媚盤錯庶以永今朝解衣恣盤礴眷然
更馳情再褱登山脚豐圻翳松蘿幽渚披蕙若源
窮路轉徼迤邐通略彴振衣陟崇岡頓使心胸擴

澄波萬頃平空翠千尋削四顧悄無人山深烟漠
漠風吹襟袖涼夕日耀林薄境會良在茲何必圖
五嶽行當謝喧囂結宇卧雲壑願爲晨夕交開口
笑遮莫

同南陔諸君子對山觀荷次韻

十年夢與烟波通朅來鼓棹游花叢沿洄直抵對
山渚嫋嫋五兩生輕風翠扇爭揉落紅粉時有雪
鳥飛長空窄徑戀蜒轉修竹崇臺傑閣開禪宮憑
欄俯視嘆奇絕百頃散作晴霞紅周遭樹色近可

擺捐與歌嘯清陰中人生行樂須及時莫使拜忽
皆成翁一鉢飢驅又何處不知後會安能同回舟
更擬碧筒飲中流已暮情難窮遠浦蒼茫衆山黑
長橋度水如殘虹低雲徙雨送歸路天光月影俱
朦朧

雨後登吟風罔

空山雨過生秋凉振衣獨上吟風罔一鳥不鳴衆
山靜千林落日俱青蒼劃然長嘯眺天末湖光萬
頃烟茫茫

翠峯小塢訪雲石法兄

此地真幽絶崎嶇一徑分林深無過客塢小只藏
雲泉溜穿廚細樵歌隔嶺聞買山將有日相與事
耕耘

船子高風藐渊氷語獨持（船子謂寶雲和尚 足得決於寶雲者）心從無法
悟名亦畏人知定起霞生座吟成月滿池風塵悲
世路休限出山期

題濯足圖贈吳鹿民

地占湖山勝天教著此翁數聲花外鳥一枕柳邊
風氷雪裁詩淨烟霞點筆工滄浪頻濯足不踏軟
塵紅

暮秋再過洞庭

鯉魚風起後重泛五湖秋養得烟霞疾常為汗漫
遊雁銜帆影過山浴浪花浮橘社人家近千林落
日幽

寒夜懷金元燦先生

愛子藏名地悠然在水鄉蕭葭千頃月橘柚一林
霜夢裏寒山近愁中夜漏長將携舊鉼鉢重問草

玄堂

春夜喜顗公至

安知春夜靜有客款柴扉微月出林杪含光映衲
衣偶因言會理合與世忘機十載襟期隔令人悔
昨非

小閣輕烟外談深夜正分燭從吟處跛香自定中
聞一鉢辭滄海千峰卧白雲尚成偕隱志不用悵
離羣

初至翠峯山居禮雪竇顯禪師真夜坐有作

一徑穿林入翠峯夕陽唯覺桂香濃十年夢想天
衣院今日親瞻雪竇容殿角纖纖初夜月雲間杳
杳暮山鐘清宵欹枕渾無寐獨聽秋階泣露蟲

九日翁季霖先生携具翠峯山宮

誰云佳節獨登臺車騎紛紛度嶺來暫借青山聯
白社遠移黃菊帶蒼苔當杯不用攢眉去此會應
教笑口開風日晴和人意好莫愁歸路夕陽催

渡湖至鎮夏捨舟入林屋洞天

結得青鞋布襪緣春風好放太湖船漫隨窄逕穿

花去且就長林枕石眠却笑卧遊圖五嶽絶勝講
輙三年仙源窈窕山如画也學漁郎入洞天

由落雲坡至道人洞觀梅

取次探梅到夕曛十分開已剩三分巡檐落處疑
殘雪近水疎時似斷雲小立坡前成悵惜遥從洞
口識氤氳道人領得清寒意不向江関笛裏聞

清明日登王氏明秀閣歴石公諸勝

見說靈奇在石公先登傑閣瞰晴空微茫景色滄
波外惝怳情懷夕照中怪石界天形礫确幽禽出
樹語惺憹桃紅李白清明好須信斯遊未易同

晚泊明湾追曉放舟過龍渚

湖干泊處寂無喧小麥柔桑水際村青雀舫安知
浪靜黃綢被重覺春温曉風初起杏花墮宿霧未
收山翠昏柔櫓聲中剛數里更尋龍渚倚雲根

既望從新村渡湖還東山

此地居然太古同長饒世業有元功市稀雞大紅
塵隔路入漁樵翠靄通萬頃忍抛明月夜一帆須
趁落花風山靈不許終年住扶輿搜奇興未窮

哭席楳谷司城四首

百尺無枝氣衰然天何不弔只呼天空將折玉凋
芝痛一哭儀床繐帳前幽淚半銷寒夜燭逝波遥
睇夕陽川絶憐轉塵青燈下未到將生四十年

舟舟流光似電驚西風落葉最無情樹猶如此悲
榮謝人亦何堪問死生鵬集未幾泉路隔（今秋有鵬鳥集其室）而
鳴驢鳴難挽夜臺行嘗聞早歲探仙訣療事還丹
竟不成（先生嘗學模神導氣之術）

尋常林下樂清真不逐長安廿丈塵聞欲致君先

盡孝卻緣阜俗重敦倫心存濟活能周急量比洪流豈患貧（先生性慷慨周濟貧乏待以舉火者甚衆親朋中有負累者亦不介意故家資日損）何處招魂頌明德爇蘭香逕掩松筠

賓客曾懸雲澤東兩年談笑總相同名園綠水情難盡齋月瓶花事已終遺墨猶看秦隸古清言長憶晉人風傷心忍向西州路鎮日哀吟對碧空

題吳侶鷗秋月垂綸圖

秋湖如鏡靜無波一葉輕舟打槳過七十二峯都在望不知何處月明多

題簪花圖

笑摘濃香壓鬢鴉懶將時勢鬪鉛華他年得入維摩室不許簪花許散花

舟中雜咏

西鹿看花送暮春扁舟又採泖湖蓴年來已分浮家住儼個東西南北人

嘆息年來跡似萍孫舟暮雨傍沙汀天涯何限傷心事看盡芙蓉九點青

泖湖春水瀲山烟楊柳風輕好放船兩岸白鷗閒不起暮霞晴散蔚藍天

流鶯聲裏送殘春青笋朱櫻次第新一枕凉風初夢覺始知天地有閒人

七十二峰足徵集方外卷八十五

武峯吳定璋友篁范錄

岱心劉金省惺常編訂

大燈

大燈字同岑攜李項襄毅公之裔意有所感心空一切遂棄儒冠受曹洞宗記莂住西洞庭山之橘香庵苦吟清嘯超然物外與嶺南屈翁山先生堯峯汪鈍翁太史相倡和有洞庭詩稿六卷堯峯序而傳之

四皓

聖言德不孤而道必有匹一時四先生陰陽資美質秦庭既失政危邦豈敢入漢高善罵士商雒由棲遁忽蒙太子書欣從爲飛翼皓首謝浮名包山理瑤琴高風泉石間企懷寧有極

過俞石磵先生墨池

洞庭何巍巍震澤何渺渺先生此棲遁林巒欣窈窕讀易搆層樓洗硯開澄沼宋元迄茲日高風拂天表吾來仰哲人花陰覆叢篠泠泠深磵泉清音

聞木杪徘徊未忍去白雲莫繚繞

寄翁山

歲月易馳謝既春忽復秋娟娟芙蓉花朝露豈淹留憶昔把君手綢繆南湖頭鴛鴦飛且鳴扈我沙棠舟舟中理瑤琴朱華吐芳洲良時已難再別來心孔憂珠江與鴛水明月徒悠悠

採茶吟

孟夏曉露晞結伴南山麓負莒及攜筐采采不盈掬日昃始言歸同行共相告昨歲易百錢今年但升粟辛苦催療飢胡堪官稅促

秋夜讀孫太初漫稿

脩脩塞雁來清霜始落木列宿朗太虛凉月照深竹披衣坐茅堂燈花結紅粟良宵耿不寐展卷慰幽獨盛世有高人浮名非所欲束髮入恒岱孑然往石湖曲文沈（衡山 石田）歲寒盟松柏諄相勗追咏三友麋鹿江海復遨遊無意繼宗族掛瓢苕霅閒來隱逸（嚴子陵徐孺子陶淵明）知亦慕其屬漫稿遺千秋光華映球玉讀罷企高風松濤起空谷

縹緲峯歌

縹緲峯縹緲峯三州環遶五湖中開闢不知何歲月既聳青雲之衢而又蹋蛟龍之宮微茫烟霧生絕頂岧嶤勢與蓬萊通春花燦爛層崖側下有人家自耕織飽靚時乘鶴駕來霆威每掣雷霆出我昨振衣登天門如可挹舉手摘星辰紛紛落成石石上還栽萬歲松年年為採松花食松花採食隔塵寰豈必桃源好閑關日向此中高卧起夕陽攜杖看雲還

擬銷夏灣采菱歌

儂家本住銷夏灣門前洲渚環青山秋來盪槳採菱去纖手雙雙弄白鷗白鷗飛入蘋葭裡煙波萬頃清歌起餘音宛轉水雲中俄使舟前躍錦鯉同伴催歸已夕陽湖山浮翠浴鴛鴦笑折芙蓉插頭上晴霞飛映舊羅裳還家山月照深竹更待來朝出湖曲只恐西風夜作寒菱花吹盡滄波綠

金庵十八羅漢歌 卯彌陀增塑

金庵羅漢形貌雄慈威嬉笑驚神工當年製塑出奇巧支那國中鮮雷同擎拳降猛虎舉鉢伏獰龍神通各逞無暇日我來一喝俱斂容修眉大士啗然笑手持藤杖稱最老與彼群公前致辭山中結屋頗須早潺潺深澗可忘飢不待安期贈丹棗他時遊戲返天台共爾巖頭拾瑶艸

聽韓石畊彈琴兼送翁山還南海

燕都韓子天下奇文章錯落多珠璣十年隻影走吳越黃金不羨常忍飢恍如員嶠鶴翩翩振羽衣昨從東海來瑤琴鳴五噫佩蘭羽化聽不止瀟湘中夜寒濤飛流雲瀑布相摩盪仙人縹緲層巖上宮商淒切續秋鴻座中之客皆惆悵羅浮有友顏如玉玄髮青瞳映醽醁離歌忽唱月明前朱絃更度陽關曲丰姿綽約藐姑仙雙舄聯翩駕紫烟還家只住蓬萊島好寄相思玉井蓮

月函禪師復居洞庭喜作

碧空霜染木葉斑孤雲出岫欣歸山峯頭堊瑶已隔歲拍掌笑我仍癡頑嗟今世事只爾爾豈若共作青山主胸中空盡三際心霽月光風但如是還

將天地爲吾廬手把烟雲任卷舒鉢中欲計長年食自有松花萬樹餘

雨夜宿鉢峰山房

精舍繞鳴泉蒼松倚澗邊雲深千嶂杳人静一燈懸夜夢隨蝴蝶春愁起杜鵑來朝風雨霽歸步杳花前

送宗上人之徑山

知向名山去于中説似君五峯千澗水雙徑一溪雲虎跡開還見松濤静更聞嶺頭開夕霽天目望中分

宿包山寺

深塢藏遺寺平橋積蘚紋松寒飛薄雨雁冷下重雲静閣孤燈炤香厨衆鼓分長宵獨不寐清磬五更聞

寄徐侯齋孝廉

廿年知避世清望重夷齊採藥空山頂高歌大澤西月明蘆荻冷花發杜鵑啼早晚扁舟至孤峰共爾棲

見早梅

南軒早梅氷雪裡高花忽放兩三層移來瘦影半空月吟到寒香一個僧江上羌笛夜還弄枝頭朧烟暁更擬伊人自昔隔雲樹寄語羅浮開未曾

九日登龍山懷古

西風萬里雁翛翛湖上登臨盪畫橈樹裡何人還落帽洞中有客自吹簫蘆花白鷺滄波杳楓葉青霜碧嶂遥回首英雄今孰在獨餘天際是夫椒

聞子規

故國成揺落空留望帝魂枝頭啼不歇哀怨動王孫

月夜

寒月炤闌干中庭步松影聽吹玉洞簫忘却衣裳冷

入九里松

日午躡坡陀松敎亂如雨黄鳥不耐聞啣花向人語

題畫

溪頭不見人但聞流水響若個採芙蓉乘風盪蘭槳

春日題毛公壇

蓁蕪一逕老松斜千古空壇護晚霞仙子自歸天上去丹砂留作絳桃花

行梅花下

花發空山十里餘風飄香雪滿衣裾溪橋隨意閒攜杖自勝襄陽策蹇驢

送友人之南康

青青楊柳亂春烟送爾遥登彭蠡船夜向百花洲上宿玉簫吹徹鷓鴣天

德濟

德濟字雲谷號雪山俗姓袁吳郡名家子也幼孤出家羅漢寺叅學十年窮合儒書法藏精闡無遺大振宗風孝養其母教母念佛祈生淨土臨終有佛光照衣之異松陵呂律爲寫歸山奉母圖蔡息關周子佩黃含美諸名士皆有題咏所著養齋集語錄二卷

爲母置庵

茅庵近虎邱山色半窓收奉母兼叅佛調心得放牛野花堪作供幽鳥自爲儔閉户唯修道時緣總不求

同宿翠峰寺有感

古剎僧希見空山馬亂行（時有湖防兵丁借住）良宵懷雪竇靜夜聽松聲不作人間夢相忘世外名未能同一宿安得悟三生

一線天

青山赤壁如人擘仰面中窺露線天不用女媧重煉補斷崖自有白雲連

元祚

元祚字木文號鶴舟楚人也住西洞庭山之羅漢寺負詩名交遊滿天下吳門張顓三有别業於查山其中最勝者爲六浮閣六浮者太湖中小山六點如髻湧如凫泛洸漾出没靈奇活潑爲閣前煙雲供養康熙辛巳朱竹垞宋文森徐虹亭張匠門顧秀野徐畏壘高槎客諸名士探梅山中咸集六

浮閣爲文字之飲而鶴舟亦踞吟壇一席時比之
皎然靈澈云其詩稿曰芥納須彌集鶴舟編年集

弔古

夷齊竄西山義不食周粟沉痛歌采薇死且何榮
辱造化難與奪日月同照燭

優孟楚俠士不平歌乃作慷慨見高義吐辭且沉
著悲哉孫叔敖蕪潔死無托大笑抵掌談生氣宛
如昨一言能悟主友道良不薄

陸雲隱狂笑阮籍隱痛哭志氣各雄放寧肯久雌
伏圭角既已露經綸徒滿腹二子豈不達畢竟少
含蓄未若磨兜堅緘口永爲福

無絃琴

我有無絃琴善彈不以指一彈山月高再彈松風
起惟有會心人聽　非兩耳知音千古稀惆悵今
已矣

探梅查山集張顥三六浮閣同朱竹垞宋文
森徐虹亭徐大臨張日容顧俠君高槎客諸
先生分韵得宋字

查山秀而靈梅花繞爲種花間結小閣煙景俱浮
動主人誇絕倫湖山託放縱客至喜開樽借花作
香供有羨退閒叟酒錢乏清俸文章慾幽討衙官
晚屈宋風雅推壇坫時彥如雲從愛此花下集人
物悉甄綜良會固非偶不可少我共白雲吹衣襟
老氣吟珍重冷然神獨超肯爲真宰用

從安節宓艸昆仲索寫鶴舟圖

我家住近黃鶴樓芳艸門前鸚鵡洲誰知家破人
離散獨鶴扁舟載遠遊飄零奄忽三十載幾見桑
田變滄海細柳新蒲滿眼中惟有青山常不改去
年覽古鳳凰臺臺上白雲招不來悲歌偃蹇秦淮
客泪眼愁眉那得開浮生一夢真草艸春花秋月
人易老早知飄瓦本無情何事顛狂愁不了水西
茅屋莫愁村別有遺風古道存白頭兄弟真難得
較史讐經共討論襟懷沖淡妙無比吟詩作畫真
可喜天機纔纚豈尋常胸中自有佳山水得心應
手無凡姿人誇前身老畫師筆墨亦已妙天下戶
外紛紛求者誰我本愛詩兼愛畫逢人索畫如索

債憑君寫幅鶴舟圖到處溪山隨意掛

咏鶴篇答管王吉

老鶴無家真可憐飄零湖海三十年故巢一落不可住骨肉紛紛皆拚捐自顧離群難與立況乎弋者在後羅在前使我雨翼難振空羨羽毛霜雪妍鳳凰已去黃鵠隱邇來燕雀橫喧闐芝田荒蕪瑤池涸朝戲夕飲心凄然避地遠東道苦遠暫息林屋第九之洞天乘軒舞市胡爲爾鳴皐鳴陰忘拘牽今年吳中歲云儉瓶罄壘耻空熬煎子晉道

林俱寞漠多情誰與相周旋頗憐閒閒管居士饒詩贈我咏鶴篇寫貌傳神殆彷彿感君意氣何其賢但以秉性在警露那能終作磨兜堅吁嗟乎此身未化丁令威安得速返故鄉稱神仙

洞庭梅花詩

昔人品題梅花稱爲花中巢許斯言最爲得當自宋元迄今騷人韵士往往以香奩比擬靨粉塗丹大爲白壁之玷即中峰大師百詠猶爲不免致使千載之下梅花失真無從辨論性有向東皇含香冷笑而已余兩次卜居洞庭西峯獨愛此中梅花之盛又非羅浮庾嶺玄墓孤山之所能及也今春花時或登山遠眺或瀹茗靜觀偶有會心率爾成咏得五言近體二十首非敢與古人量清較濁但少爲梅花一洗香奩氣耳 存三

鴻濛太古色日夕香風吹寒雀爾休鬧空山人不知烟霞養靜氣冰雪含幽姿擬把高枝折無由寄所思

銷夏灣兜去紛紛雪打衣衆人不覺好獨我轉忘歸地僻淳風古林香春日輝忽聞村笛起誰奏鶴南飛

青林花月夜谷口鳥迷蹤挂樹驚么鳳橫溪卧玉龍恍疑深雪裡微露雨三峰齒頰寒香透清吟徹曉鐘

獨樹堂春日散懷

得失夫何有榮枯事盡删神雖栖物外名悔落人間流水一敎磬夕陽數點山塔尖遥望處昏黑鳥

飛還

天地大吾隱山城到處家萍香魚聚食草軟鳥眠沙客過從三笑詩成偶八叉煖風門外急一任捲楊花

不管春歸去生涯付黑甜狂驚風折笋靜愛月鈎簾獮髓何能補兎毫空自拈會心人少見令我憶陶潛

苦樂皆吾道屏居迴石巖心聾無二用口過定三緘老鶴天空曠高雲樹不凡艸堂吟自穩花落滿

春衫

棕竹新添杖扶来步步安渾如得老友從此共盤桓心目何人古氷霜白髮寒一編元氣在只可自家看

歲暮雜感

萬木蕭條吼朔風夕陽迢眺送飛鴻未歸客似天邊鳥漸老人于江上楓賃廡不閒吳隱士吹簫猶說楚英雄休將得失縈心計千古輸他一塞翁

相逢莫問遣情難世事如雲覆手看旅食獨愁天日短西風誰念布衣单形同羸馬餘筋骨迹似翔鴻少羽翰好夢稀心良不易閒窮無奈夜漫漫

奉慰江寧刺史陳瀏洲被論二首

路入江南少抬遺福星暗晦障屏翳暫時運落風波險盛代名垂草木知進德早聞修大業退耕且莫閒歸期杜陵官況同鄭苦漫與年來只有詩

宦情直道古來難野寺孤燈話歲寒賈誼命窮仍作賦陶潛腰硬早休官夢中故國荒三逕身外浮名老一竿豈是疎狂招物議落英墜露勸加餐

寄高澹游四首

賣盡青山說買山高年正好學偷閒洞庭儘有梅花屋何不移家住此閒

青峰攢簇雪平鋪彷彿君家古畫圖莫學當年林處士西山不住住西湖

使入山來恐未深高雲老鶴舊知音莫貪世味因循過辜負梅花一片心

細嚼梅英齒頰寒青林晏起日三竿非惟遠害隨麋鹿正待先生賦考槃

讀離騷二首

讀到懷沙掩卷歎與君共是遣情難如何緯地經天物不及琵琶馬上看

閑說當年逐國臣楚辭攜得亂江濱一回讀罷一回哭方外何嘗少此人

通明

通明字古如嗣法於汰如河公者也住持包山寺

送素文歸山陰省親

歸到越溪上風光正暮春落花游子屐飛燕故鄉

心千里路非近六年情至真愁君毀形服何以慰衰親

秋蝶

去來翩反影還雙雨後尋香度石窗莫恠園林花事少芙蓉亦自滿秋江

清明日

林中燧改風生燠花氣微微語新鶊荒塚斜陽宿草間一人翻作多人哭

延音

延音字山椒號椒庵吳匏庵先生之裔脫白於古堯峰歷主三峯靈岩後住東洞庭之翠微庵有語錄一卷

剡溪道中

筏屋船移秋水明霜楓如繡夕陽橫爲分華頂峰頭月一路看山到國清

携節曉越斷雲去徑轉剡溪山忽來野飯乍完潮恰上隔江船喚上天台

卞中丞令之少年佳公子時從滇南來入退

翁先師之室與余爲最初道交自後宦遊浙閩每相見必以先師法門爲念今秋忽作武夷遊想得詣齋閣將先師所遺舊爐一座歸之不忘當日諄諄一段道誼也拈偈五章志之

迢迢閩水與吳山雲月高飛一樣閒雙眼冷看群雁去夜來夢落武彝灣

初見欣然憶虎邱翩翩風骨似仙流重提三十年前話把臂南來兩白頭

肩荷師門法諡真相逢不厭往來頻須將補衮調
羹手撥轉如來正法輪
當年竹轎上尭峯訪道澄懷契我宗追憶老師親
授記臨行話斷一聲鐘
楓落霜清菊正黄生機點點不囊藏杖頭挑得蘇
臺雨可抵華嚴法味長（古燕有挑取華嚴入嶺來之句故云）

衍皓

衍皓字霜帚姑蘇金氏子少爲諸生有時名出家
爲椒庵之記室居翠微庵以終有詩稿五卷

畫鹿行爲花谿先生作

青溪千仞松百尺下有群鹿深屛跡白者旣已千
餘齡蒼者年亦五六百渴時仝飲澗下泉飢餐芝
草眠芝田有角不作羝藩觸有尾不乞東門憐仙
人騎我非我偶直招野鶴爲老友渺然高躅無能
傳麋幾傳在丹青手君不見檻中牛主家青芻良
所求食罷旋犁山下阪項秃筋疲老不休又不見
櫪下馬區區斗粟戀難捨一朝伏軛任鞭箠萬里
冰霜猶在野嗟哉古人繪事誰頡頏牛稱戴嵩馬
子昂鹿乎麋乎何獨無人一染墨他年留作宣和
藏

感北固山奇石

此山發脉從京口山勢直向江中走江濤洶湧東
北來截住嵯峨峰八九上有奇石女媧鍊大如蟠
螭小眠虎雕鏤直是鬼神工玉女蓮花不足數誰
知一旦江烽舉上壁千軍下收圍槖駝蹀躞來昭
關牛溲馬渤無遺所遂令此石墮昏冥半埋沙礫
半羶腥秋來豈有松濤護春至不復苔錢青憶昔

此石全盛時賞心玩目紛相知袍笏曾留米顛拜
烟雲或染杜陵詩轉眼滄桑事已非使我相看空
淚垂嗟哉此石胡不生於深巖與窮谷千秋無榮
并無辱

放野鳥

野鳥野鳥性頗閒綠脚紅喙東湖邊春暖自來沙
外立秋清或向蘆中眠有泉可浴一鼓翼有霞與
落常高褰結巢不借五候宅求食耻上漁人船鴻
遷鳳舉終天壤北鴻南燕空華年忘機偶[illegible]者

得殺身獨遇仁入憐既輸斗粟貸爾死復縱六野
全其天始知萬物各有命寵辱得喪徒紛然吁嗟
山深林密皆罝網危乎危乎乘軒之鶴君王前

吟秋

谷鳥時一囀松風吹未休紫門泉落處雲影與俱
流夢斷月初上草深虫語稠梵餘清磬歇無事到
心頭

葉氏凌蒼閣

一閣依雲立千峰入座來煙霞親枕席笑語隔塵
埃心曠通三際神超臨九垓去天疑尺五或恐是
蓬萊

登馬峰望太湖

不離曳杖遊林泉忽露湖光到脚邊數笏寒峯插
綠黛幾家漁杜起青烟望中勢大天翻小聽處聲
空浪若懸何似人貪橘柚利年年爭上洞庭船

偶題

燕子飛飛繞畫梁啣泥啄粟爲誰忙倘然孤鶴名
山內不識人間有稻粱

山灝

灝字湘洲亦字湘雲吳門顧氏子葉比部申傳略
曰和尚幼異常兒有相者曰此佛子也從釋氏教
當得正果其父母信之九歲出家於東山之翠微
庵庵故山椒正遲雨禪師駐錫處也越數歲往靈
巖謁過庵和尚言下契合過庵欲羅致門下復念
正遲爲山椒法嗣其下無替人乃依禪門故事爲
作證使繼正老人衣鉢三十四歲主席常州天寧
寺常故文獻之邦縉紳士無不究心禪學和尚辯
才無礙儒釋同參各相合如水乳三年無訾謷者
退院之日蘭陵惲馨生陸埜繪東郊送別圖鄉先
生各爲詩歌贈別屬而和者二十有三人和尚歸
翠微益堅精進心閉關三載功同面壁名高德劭
遠近嚮風復主堯峯席又主阜峰席皆能丕振宗
風護持祖塔稱龍象焉和尚少日學詩古文辭於
霜崙師師故吳門名士皈依椒老人作書記者也
學畫於志拈目存二公盡得其法而還以書卷之
氣往往出藍間與予論詩予舉少陵古體章法示

之時有證入處予輯七十二峯足徵集搜羅方外賴其力得就緒乾隆甲子十二月某日示微疾自知時至語徒深密曰半圍道遠恐不能及速邀玉磵翁來別玉磵至和尚舉手作別口占二偈告其素所往來者乃寂僧臘四十有八實年五十有七所著翠微諸鈔嬾融堂詩草雪泥鴻爪集天寧語錄堯峯語錄

曉望

高樓舒遠矚艸樹霜天迥峯頭月已沉屋角星猶

炳曙色滿東湖炊煙起萬井茫茫大塊中勞生旋磨影我雖物外人寄跡猶萍梗空玆暮與朝能不生深省寒風颼然來不覺鬢眉冷

重遊石公山

洞庭靈秀區石公爲之冠山勢極雄奇苔花滿壁散我昔曾快遊耳目恣真玩倒指廿年餘夢寐勞驚嘆今春買棹來正值梅將半疎影曳孤筇晴雲埋斷岸重登來鶴亭仍憩臨流館山僧餉午餐一飽果腹懦揮麈塵慮消瀹茗詩腸盪壁間續舊題香氣入豪翰波光浴金烏洞口歸雲亂長嘯下天風彷彿來仙伴

上古堯峰免水院即事

一枝出翠微來投免水院將玆泉石心契彼雲山面魚鳥兩忘機烟霞共親串翠微水之湄免水山之巘泉香玉液寒螺翠銀濤卷舊夢與新盟視等浮雲幻我來正夏初嵐光欝葱蒨石逕抱幽扉松林開古殿紆廻衆壑深登陟孤筇倦片石偶跏趺

風花落紫棟

翠雲草

階下翠雲艸離離獨自好不雜衆艸裏謝彼繁花擾蕉陰雨露私苔砌風光皎卒歲無榮枯清芬得常保散漫任天真養晦全其道

寄虞山汪子栖涇用蘇東坡贈叚屯田韵

赤日爍萬峰人跡過無半蛩然聞足音靜喜忘跡歎一笑斷關前新詩同把玩（吴子友篁見過攜示和蘇韵詩一帙）詩派在虞山亦既風流散吴君出嘉賞龕尋彌勒伴大雅得汪倫長夜復見旦握筆步眉山不涉關公案正

變慨升降滄桑置理亂日晚凉飈生胸襟爲澈盥
翳窓樹影疎過耳鐘皷緩彷彿接汪倫揮麈聆講
貫嗟余少失學性復安慵㦎分明梗頑金急藉治
鑪炭一晌宵悳來從就我予諭鯀白社繼前脩飲
水亦冷燄緻非慧遠儔攢眉亦成槃

賦得萬類歛秋眺 社題

心與造物游情遵境亦適爽氣當金秋良會集三
益憑高振清襟無煩携蠟屐山川互鬱盤繡錯無
間隙品類相雜呈一一堪指畫霜林返照深樵舍

炊烟積秋氣何凄清秋殺亦蕭索蒼莽大塊中勞
生何踽蹐心空得自在四大去拘廹不逐鴻鵠翔
豈嬾褰宇宙隨寓得靜觀物我不相隔榮悴皆真
機於道終合拍延攬歸奚囊琢磨竢匠伯握手過
虎溪大笑忘主客暮色澄千峯一抹亘寒碧

葉落寺門秋 社題

空山落葉風蕭颯招捉掩映疎林隙殿角斜陽老
樹寒栖鴉無數谿雲隔擁紫堆紅石逕深山童不
掃秋痕積老僧踏月晚歸來一片蒼凉亂蛩泣

虞山西城樓閣

城隅帶山麓古堞接松陰信步出幽谷憑高俯茂
林空廬有榮悴邱壑無古今悵望子游里絃歌何
處尋

丙午除夕

塵事本無染雲踪老碧岑氷霜孤影瘦風雪一關
深鶴冷階前夢梅清世外心撥爐燒栢子徹夜費
長吟

訪馬嶰谷先生於小玲瓏山館

山館閒相訪平泉風致幽漫云歌吹地直似竹林
遊（先生居竹西即杜牧詩所云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是也）壯志書千卷名山酒一甌
招尋逢勝侶轉自愧羊求
翠微風雨夜曾記話蹤燈對榻聯三益偕吟許一
僧榮枯無夢着泉石有文徵（丁巳秋先生遊洞庭有洞庭記遊諸作）此日
重過訪高標浥瘦藤

咏梅

一點氷心闢混茫紅椒裂處吐珠光無言豈肯隨
炎李秉性偏能耐雪霜太素自存空後色春風微

逗劫前香靈根應識非凡種不任瑤臺也自芳

先天培就不凡姿兀傲離奇反合宜盛世繁華韜晦日堅氷天地挺身時未開早動高人慕已落還教玉笛吹空谷一枝春盡處隴頭驛使幾曾知饒能飲水讀仙書欲擬高標未易窺老幹着花偏嫵媚折枝帶病亦清奇詩人舊有山中約野衲新添世外知幾度夜窓明月上暗香脉脉慰相思郵得神來句亦葩每從雪後見清華掃空艷質氷爲骨領袖春魁玉作花數片曉雲香近遠半窓殘

夢月橫斜疎籬老鶴相依處不讓當年君復家

立春日書感

百年幾見好春光跳躑難禁烏兎忙老我半生如楚客欺人兩鬢是吳霜浮生各夢猶同枕雲水無家總異鄉剩有湖山資嘯咏與人何必話滄桑

山中採茶吟 社題

采采陟高原翠條雲霧濕一旗與二槍片片黃金汁侵曉負雲出提筐細采摘歷遍翠叢叢幽香停蒻笠味濃以地肥香清貴土瘠品者亦已稀何人知此格岩桂本同馨幽蘭漫比擬名貺碧螺春味在松風裡

落葉

落葉下庭柯風走空階裏却掃向鑪頭明朝煮秋水

湘雲館坐雨

山高只當住天台雨雨風風一小齋佛法儘多無可說堂前閒掛放參牌

過研田村

雲中僧寺山為研村裡人家研作田聽法老人歸

去後墨花香染稻花天

立秋日寫梧桐一葉於扇頭有絡緯鳴其上貽瘦君

井梧一葉墜秋殺物態炎凉靜裡更老我雄心時說劍候蟲也作不平鳴

留別侶

生死從來不許年今朝行止信前緣諸君他日相思處春艸初生綠似烟

一性分岐觸境多而今放下一齊無不須重憶當年事月在青天影在波

席應珍

應珍字心齋徐侯山人其祖父賈於虞山因家焉應珍負奇氣好讀異書嘗居相城靈應觀與沙門道衍爲忘形交談詩說劍志輕千古道衍師事之衍即姚少師廣孝或云少師兵法半是應珍所傳

送清士歸故山

湖上烟光稱棹歌故人歸去掛漁蓑園中橘樹知

無數嶺上梅花種幾多蓮社君應無酒禁鷄壇誰最看詩魔風波只是磯頭好切莫無端怨薜蘿

題章復畫碧莞

憶昔瑤池侍晏時碧桃花下酒盈卮今朝醉裡看圖畫羞對東風兩鬢絲

草

遶徑沿溪客更柔王孫不返恨悠悠如何一線無高下直到行人路盡頭

徐　頫

頫字巢友海鹽學生以詿誤逃於吳楚山水間久之入茅山爲道士好談兵以徐鴻客姚廣孝自許嘗遊東洞庭與顧子超吳不官爲友居靈順宮載餘後同子超投軀嶺海不知所終

宿何氏山居

日南氣多燠草樹冬未黃山行不山宿愛君溪上堂村居百事集異書探石倉香秔初脫杵嘉魚出寒塘既觴復就奕明月登我床野田犬驚聽每吠燈燭光乃知靜者意所遇皆故鄉

西嶽

接地蓮花在多年玉井湮黃河西有影雲棧四無鄰氷窟難成水楓香漸化人夕陽不易落閒立數三秦

梅花同余澹心葉梅友西山作

送臘迎春凡幾日小樓花際兩年登過墻新水欲眠鶴壓屋冷雲驚定僧香滓掃空枯樹賦月華闌入上元燈愁心百結多懷寶腸斷蛾眉嫁未曾户牖通明愛影遮淡晴不欲閒山茶東風無力栽

雲葉素練何人寫浪花春望謾登峰半截雪晴難辨路三义為誰多設香華餟知是麻姑降蔡家

髮陵

石几朝朝立鷺鷥苔擕露折野棠枝雙臺古得高千尺不許他人下釣絲

古墓

草中斷碣先朝敕山下荒池舊祭田往往磨刀人上隴石函掘得五銖錢

塞上曲

枯楊磧裡久無春盜得黃羊是漢人駱馬馱金輸塞盡更將何物鑄功臣

宿金山寺

玉棺半渡將傾石鐵柱中流欲斷江人世風波巳無奈天河不用掛西窓

陳忱

忱字欽念吳江人從師受法于東山之佑聖宮而喜讀儒書自負不凡與紳士交遊文壇詩社每闢入角藝人咸以為能汪堯峰太史來遊洞庭忱以所業謁見且願從門下寄食學為古文堯峰許之俾掌書記乃易儒服應童子試得青其衿往來山中仍居佑聖宮後歸吳江以終

夜坐水香簃

夜暑驅人起來坐水香簃荷花搖月色露氣涵清池涼風一披拂煩熱知何之便欲慕天卧仰看星斗稀飛蚊苦生事鑽刺無停時醉鄉不可到坐久精神疲好處有磨折世事皆如斯

登寶帶橋望震澤仝吳次程楚山昆玉

平江澤國東南滙洪濤病涉淪胥戴卓哉王仲舒為解腰間帶波底起虬龍蜿蜒成勝槩吳郎携我對蒼茫西望湖光白似霜具區湖外湖重襲臯里金鼎閒梅梁鱸肥蓴滑蝦菜好鶩飛鷗沒鷩鳴榔天水相圍隱日月方丈蓬壺在此方圯下乘槎逕孫往乞取天機織女襄

午夜鐘聲

瞋色動高樓鐘聲喚客愁敲殘千杵月散入五湖秋世事悲新夢浮生愧白鷗乾坤俱逆旅吾欲問

滄洲

次葛木公感懷原韵

還如雪夜過山陰冷襲氷霜面面侵是境盡從貪裡澹有鄉時入醉中深檢身護邦詩書氣矯俗留將天地心堪笑三疏稱勇退也緣老去始投簪

春日訪友不值

啼鳥報中感歲華偶然出户興非賒故人久别憐芳艸往事無端惜落花宛轉溪邊尋曲徑依稀樹杪得山家採芝合在雲深處苔徑參差坐日斜

夢游仙詞

雲樹蒼茫月正明座中還遇董雙成玉簫吹罷桃花落猶記霓裳譜上般

安生

安生武山水月庵比丘尼善鼓琴能詩二十而殀

咏蠶

蠶繭空傳異人衣豈誑天只應方老病放翁詩衰病全如作繭蠶豈合喻叅禪禅燈録坐禅如蚕吐絲自縛死去悲絲盡甦来羨翼全本無鱗角勢雪凄亦徒然

朱夫人惠碧螺春

綠潤涵靈氣清芬帶露華翠微新雨歇雲竇古根斜沸沸看魚眼擎杯吸乳花多君緘贈我應自勝流霞

輓旖那

玉容從此謝空華小閣遊絲護碧紗宛轉曾遮松下扇清幽誰供佛前花蒲團初撤憐春月貝葉空遺映晚霞幾處香温悲手澤青鞋倚壁冷袈裟

僧鑒

僧鑒寒山庵比丘尼絲竹俱精談諧入妙世傳其戲咏選秀女詩云笙簫鬧月走如風花燭烘天萬户同只恐美人爭嫁盡更無人入未央宫即此可見一斑矣

秋海棠

紅甲毵毵白露姿薛蘿墻下最相宜不教鸚鵡乎肥婢肯與蓮花作侍兒幾處閉門秋雨後何人立月晚香時愁腸欲斷非關汝續命無煩葉底絲

初夏

落盡紅芳入夏初槐陰遶屋竹扶疎清風一室閒鐘磬疎雨明窓自看書

宛　仙

宛仙東山石如玉之女許字某氏子其子貧而丧檢宛仙廼祝髮空門有詩一首張素中載之於集

庵中寫懷

禪關靜掩絕塵蹤前有修篁後有松野鶴去時人少伴曉雲起處壁添峰當時自識塵緣淺今日誰知道味濃千里赤繩從此斷超然何用講三從

七十二峯足徵集卷八十六

武峰吴定璋友篁蒐錄
安定席紹葆宜民編訂

震澤龍女　見樹萱錄高青邱集具區志

處士李簫泛舟震澤當秋夕捨艫野步望中見烟火意為漁家漸近朱門粉雉嘉木脩竹画船静倚白蓮花中心異其境徘徊未敢前俄有青衣出曰君非李處士乎願得少進簫隨步而入瑣窓洞户中有女郎狹體瓌質衣如雲霓揖生曰延佇嘉德積有年所今夕何夕邂逅相逢命青衣瀉酒於珊瑚鍾以勸侍兒數輩執樂女郎倚聲歌玉波冷樊蓮之曲曰此傷吴宮二隊長之辭也其非塵世人生於龍宮好楚詞君能受我一篇傳于世人乎乃以水晶簪叩盤而誦芷秀葯華之辭俄聞鐘聲隔水女郎曰此非清虛之士不得遊君其行矣持素綃送簫出門閽扉悄然倏焉不見簫徐步清潯朝日已上遇廣陵賈胡識其綃曰此龍頷小鬚所緝也二辭未傳高青邱補之

玉波冷雙蓮

金風暮剪雙頭蕊啼臉辭秋嫣血紫宮女三千嚴笑喧錦雲陣冷鴛鴦死滿江烟玉流古香尋魂弔影愁茫茫吳天墜露哀紅濕一夜波涼小龍泣

芷秀葯華

春香上羅襦晴引蘭橈渡蝶散掩紅房王孫歸已暮斜條拂蛾鬟采擷同芳杜脉脉烟雨濃江皐斷腸路

吳童子 [illegible]

太湖中包山有石穴其深莫知其極吳王闔閭使靈威丈人由包山入洞秉燭晝夜行繼七十日不窮而返答吳主曰初入洞口甚隘傴僂而入約數里過一石室可高二丈垂津液內有石牀枕几硯几上有素書三卷持回上之闔閭不能識令人齎之問於孔子孔子曰此夏禹之書並神仙之事言大道也集聞童謠云

童謠

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帝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強取出喪國廬

蔡經 見神仙傳蘇州府志震澤編

經西洞庭山人後漢中散大夫王方平得道過吳往蔡經宅方平以其骨相當仙語經曰汝應得度世然汝少不知道氣少肉多當為屍解如狗竇中過耳告經以要言而去經後忽身發熱如火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消耗骨立及入室以被自覆忽失之視其被內如蟬蛻也去十餘年還家

容色少壯孝桓帝時王方平降蔡經家將至一時頃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舉家見方平戴遠遊冠著朱衣虎頭鞶囊五色之綬帶劍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旛旗前後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鼓吹皆乘麟自天而降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行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惟見方平與經父母兄弟相見坐久之即令人相訪麻姑經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姑余久不在人間今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乎有頃使者

還語云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年尊卑有敘修敬無階煩信來時已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如此兩時麻姑至矣來時亦先聞人馬簫鼓聲既至從官半於方平亦皆隱去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髮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采耀目不可名狀入拜方平方平為之起立坐定召進行廚皆金盤玉杯肴膳果品芬芳達於內外劈脯行酒云是麟脯也麻姑云接待以來已

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會時略半豈將復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弟婦新產數日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索少許米撒之擲地皆成丹砂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廚其味醇醲非世人所宜飲飲之或恐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攪之賜經家飲一升許良久

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遠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沽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升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麻姑鳥爪長五六寸經見之心中念背大癢時得此爪爬背當佳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念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思其爪可以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語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晏畢又以一符授經方平麻姑命駕昇天而去簫鼓旌節導從如初經於湖中煉藥有

巨石浮水出者名曰煉墩其丹竈存焉世稱其飫變水成玉變玉成金嘗服水玉有歌云云

歌詞

曉起餐朝霞忽到蓬萊客青精飯未成支鐺煮白石石也甘如飴一二飽已得自笑學道人猶未離火食天漿若可求一醉三萬日

杜蘭香　見墉城仙錄搜神記震澤編

神女杜蘭香以吳建興二年春降包山張碩家鈿車造門婢通言阿母所生遣配授君君可不敬從

碩揖女入說事邈然久遠侍婢大名萱枝小名松枝出署蕷子三枚大如鷄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暑碩問禱祀如何香曰消摩自可除疾消摩謂藥也又曰本為君作配情无曠遠以年命未合有小乖太歲東方卯當還求君逕去至八月旦復來賫瓦榼酒有菜三種色或丹或紫一物與海蛤相似并有非時果碩食之亦不甘然一食或七八日不飢既成婚授碩以舉形飛化之道遂別去便絕跡不來年餘碩船行忽見香乘車於山際碩

驚喜捨舟往造之悲喜交集香亦有悅色言歸頃時欲登其車御車奴扞之車忽凌虛而起隱隱沒於雲際

贈張碩

阿母處靈嶽時有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墉宮外飈輪送我來豈復恥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

別張碩

逍遥雲霧間呼吸發九嶷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

張志和 見唐詩隱逸傳顏魯公文集蘇東坡詩震澤縣志

志和字子同金華人擢明經肅宗朝待詔翰林後坐貶不復仕浮家泛宅在震澤中自號烟波釣徒憲宗初徵之不應畫其像訪之江湖不可得志和之兄松齡懼其放浪而不返也和其漁父詞以招之顏真卿守湖州與之遊太湖志和出一龍舞拂紫色如椹可長三尺水晶為柄紅玉為環細燒燕肉薰之焞焞然若奮動而生雲霧垂之水中鱗介

之屬奔趨俯伏其下泳躍不去引拂向空水隨騰湧成瀑布三五尺以資笑樂後與真卿同遊平望驚脰湖中志和酒酣起為水戲施席於水上獨坐飲酒嘯歌去來如棹舟聲忽有雲鶴隨之上下遂於席上揮手謝別上昇而去

漁父詞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志和之兄松齡和其詞以招之 附

樂在烟波釣是閒草堂松桂已勝攀太湖水洞庭
山狂風浪起且須還

釣歸作

八月九月蘆花飛南溪老人垂釣歸秋山入簾翠
滴滴野艇倚樹雲依依卻把漁竿尋小徑閒梳鶴
髮對斜暉翻嫌四皓還多事出為儲皇定是非

夷叔羅 見洞庭實錄 小窗異記

崇寧中西洞庭山玄暘洞口石壁題二十八字署
名夷叔羅字跡飛舞不類世俗書山中人異之後

有道士至此諦視大笑曰渠亦至此耶人問彼何
人斯道士曰此水仙外道也

石壁詩

巖前流水無人渡洞口碧桃花正開東望蓬萊三
萬里等閒歸去等閒來

陰長生 見小窗異記洞庭實錄留青別札

太湖中陰山有舞鶴峯陰長生煉丹處也至正某
年中秋夜峯頭有簫聲隱隱隨風上下居民異之
曉往蹤跡於柿葉上有蟲書人以為是陰長生神
遊之句

柿葉蟲書

跨鶴歸來不計年洞門流水綠依然簫吹徹無
人見萬里西風月滿天

夏 顏 見小窗異記 高陽雜記

顏字希賢震澤人博學工文性質英邁遊於東西
兩洞庭教人必以忠信節廉講學必宗濂洛關閩
著述箋疏皆可羽翼經傳而時方偽雜莫有刮目
者屢試不售固窮勵志至正初薄遊潤州病卒殯

壯固山僧舍東洞庭吳某向與交厚泊舟京口途
中見夏顏乘高車擁大蓋戴進賢冠曳蒼玉佩衮
衣繡裳從者各執供給之物擁護前後吳方避道
顏褰帷下車而揖曰故人安否握手敘舊如平生
吳曰與君相別未幾而能自致青雲立身要路風
采飛揚輿馬赫奕可謂大丈夫得志之秋矣顏曰
吾今隸冥司頗清要故人見問何敢有隱但途路
間未可深談君如不棄可今夕會於甘露寺之多
景樓吳許諾遂別去是夕携酒肴而往顏已先在

曰故人真信士可謂生死之交矣酒行乃言曰地下之樂大勝人間吾今為脩文舍人冥司用人選擇甚精非若人間可以賄賂而通可以門第而進可以虛名而獲可以外貌而充也試看人世仕途之間秉筆中書者豈盡蕭曹丙魏之徒乎提兵閫外者豈盡韓彭衛霍之流乎館閣鈞文者豈盡班揚董馬之輩乎郡邑牧民者豈盡龔黃召杜之選乎騏驥伏鹽車而駑駘飽芻豆鳳凰棲枳棘而鴟鴞鳴戶庭賢者槁項黃馘而死於下不賢者比肩

接踵而用於上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也冥司則不然黜陟必明賞罰必當昔日負君之賊敗國之臣受其爵而享其祿至此必罹其禍昔日積善之家脩德之士困於世而窮其身至此必蒙其福蓋報應之理輪迴之道至此不爽毫髮矣遂斟滿而飲連舉數杯倚欄佇立東西觀望向吳曰偶成二律以志今夕之會云云吟訖復嗟嘆而言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予生世之日無德可稱無功可述然而著成集錄不下百卷作成文章亦有千篇皆極深研幾盡心力而為之者忽以來家益零替內無應門之童外無好事之客隣佑小人之所攘竊風雨鳥鼠之所毀傷十不存一甚可惜也伏望故人以憐才為念以恤交為心捐季子之寶劍付堯夫之麥舟用財於當行施德於不報刊之梨棗庶幾書卷長留天地間姓氏不致與草木同腐此則故人之賜也吳許諾顏大喜乃奉觴拜獻以致叮嚀之意而別翌日吳備述所見其言其詩呈之丹徒縣令令訪之甘露寺中果有夏顏

棺異之遂葬之北固山下立石志其墓吳至震澤訪其家書已散亡收拾殘敗僅得百篇亟命工鋟板以廣其傳

多景樓幽會詩

笑指闌干叩玉壺林鴉驚散渚禽呼一江流水三更月兩岸青山六代都富貴不來吾老矣幽明無間子知乎傍人若問前程事積德行仁弗可誣

滿身風露月茫茫一片山光與水光鐵甕城邊人玩景鬼門關外客還鄉功名不博詩千首生死何

殊夢一場賴有故人知此意清談終夕對繩牀

橘社鬼仙 見買愁集 高陽雜記

東洞庭山有橘社濱湖巨井存焉相傳是柳毅傳書處有田子蓺與王中立月夜同遊就橘樹布席而飲酒酣子蓺賦詩曰橘花垂蔭石闌干此地曾經柳毅傳卿亦有書我肯寄轆轤腸斷碧絲烟時林月漸明隱隱見橘樹中美人掩映若隔烟霧卻前遙吟隱約可聽

絕句

橘花如雪晚風清迢遞閑山春夢驚明月一天凉似水不堪重省舊時情

終南道人 見留青別札

正嘉時西洞庭之東灣茹家園中有鬼能詩自稱終南道人言人禍福亦驗

詩三首

自入空山歷歲華幾經落葉幾經花諸花問我原蹤跡泰華峯頭第一家

洞庭秋水碧玻瓈日浸東方月浸西萬里紅塵飛

浪花聯句

不欲天邊帶露栽 德明 只憑風信幾番催 凌波 一枝纔見蓬池動 德明 萬朶俄驚頃刻開 凌波 溢浦秋容和雨亂 德明 鏡湖春色逐人來 凌波 分明一幅西川景 德明 安得良工仔細裁 凌波

葉祖仁 見葉石君東山詩記

祖仁幼有神童之稱卒年二十五歲虞山陸豈凡於紫雪壇扶乩忽飛筆書山下逢妓一律署名鬼仙葉祖仁作

山下逢妓

遠山微抹送橫波細骨輕軀艷綺羅獺髓暈添紅玉潤猩脣香唾紫櫻和雲知度曲當筵駐風亦憐鄉入袂多便結同心松栢下一鉤新月夜鉀荷

不到可能着我道人棲
暝烟一抹起山城返照林間石壁晴多少樓臺鈎
倒景獨容仙客看分明

凌　波 見小窓異記 高陽雜記

鄒德明舟行太湖夜泊椒山見碧天无翳月色朗然豪吟二絶云一湖烟水綠於羅蘋藻涼風起白波駕得扁舟指椒阜滿川殘雨夕陽多湖口風廻浪拍沙天涯行客正思家歸舟趁是洪都晚孤雁低飛帶落霞吟畢聞溪上笑語聲望之一錦衣美

女也德明驚訝登岸疾趨逼而視之女亦不避問其姓氏曰妾凌波也生于斯長于斯今當良夕偶出閒遊不意得聞高唱德明曰予舟中無人可過訪否女郎首肯即同行登舟置酒對酌篷下風來水面波紋晃亮顧而樂之女曰可以浪花為題聯吟一律乎德明曰善女曰郎君起韻德明與女聯句成章鼓掌稱妙各浮大白談諧極歡俄而上流有撇白船蕩槳漾月而至女即擲杯於德明懷中躍入太湖浪花噴湧不知所之

吉小乙

小乙字聞喜吳東峯僕也王守溪諸生時與東峯讀書華嚴寺中小乙朝夕侍左右抄寫詩文守溪指使之無異已力東峯喜吟詩小乙亦效為韻言有麥浪詩為人所傳嗣後守溪登巍科歷官翰苑十餘年而東峯浮沉諸生中如故成化壬子守溪典試南省小乙以為主人非无即魁也迨榜發竟落孫山守溪試事竣旋里省覲小乙見之叩頭不覺伏地大哭曰王老爺苦予我相公哉守溪為之

竦立領謂所親者曰吾見小乙猶愧況東峯耶迺作愧知說以自責 見松窓耳談 高陽雜記

麥浪

滾滾蒼濤起麥田奇觀野老共爭傳春晴習出烟波境繡野平開雲水天作勢每憑風掩冉成秋祇怕雨連綿相逢堪羨凌波想未許漁郎放釣船

鳳筠

鳳筠蜜閶妓莫雲卿挾之遊洞庭僦居風月橋頭者經年周旋筆研了無俗韻時作小詩雲卿或書

以與人

曉粧

挽髻誰窺鏡雙眉語自疊黛螺描不盡淡作兩峰青

咏相思鳥

不厭雕籠閉情牽出即歸可憐生命薄隻宿不雙飛

碧雲

碧雲陳姓朱珩璧家姬與紫雲俱善歌舞精絲竹

而碧雲尤通文墨珩璧鍾愛之後珩璧遣嫁諸姬碧雲歸廣平路安卿（事見許玉晨集）惟紫雲願終身於縹緲樓（事見吳梅村集）碧雲歸廣平後遥寄一書以謝故主集唐二十絕句致其惓惓康熙間其侍兒王六娘者年已六旬矣猶記憶數首為知者誦之

寄縹緲樓主人

春寒惻惻掩重門窓外禽多杜宇魂斷玉釵紅燭冷一簾疎雨滴黄昏

閒愁閒恨日偏長懶爇金爐百和香自是離人魂易斷不堪端坐細思量

落花流水兩無情送盡東風過楚城雲髮半偏新睡覺一場春夢不分明

熟梅天氣半晴陰鳳折鸞離恨轉深惟有關山今夜月只應偏照兩人心

柳色參差掩画樓依依殘月下簾鈎淚痕不與君恩斷忍到黄昏枕上流

斜倚薰籠坐到明碧天如洗夜雲輕自慙不及鴛鴦侶雙宿雙飛過一生

八月霜飛柳遍黄獨眠人起合歡牀相逢空有刀鐶約風月應知暗斷腸

芙蓉帳小雲屏暗架上塵生翡翠裙髩向此時應有雪夢來何處更為雲

相見時難別亦難樓前獨自倚闌干遠書珍重何由達青鳥殷勤為探看

附王六娘

王六娘者珩璧家姬碧雲之侍兒也姓馮名金鳳碧雲以歌舞絲竹擅名一時為貴公子

所歡豔卒挾之壯去金鳳後適寠人子王六故人稱之為王六娘云六娘長養羅綺叢中坐卧笙歌隊裏初不知謀生計一旦為寠人婦日夕薪米是憂困甚康熙中吳下閨閣尚高髻長鬟六娘善梳掠出入諸大家稱為梳頭娘予伯兄循一娶於安定氏六孃為女伴來時年已六旬衣裳楚楚頎盼猶多姿致喜箆侍席周旋應對事事能當人意予祖母席安人喜之有使令輙呼王六娘云暇時或言

及朱家舊事凄然淚下曰真是一塲春夢予少日猶憶中秋夜燒斗香於中庭設家宴六娘執壺在傍安人頋之曰爾事碧雲久爾能歌乎六娘囁曰自適人來害羞三十五六年未曾啓口多恐喉澁矣安人洒賜之卮酒使歌六娘舉手按拍歌西樓會一出悠揚宛轉風韻欲飛復勞之卮酒使再歌則唱韓世忠勤王雄豪激烈響落梁塵初不類弱女子也嘗言碧雲巧慧絕倫詞曲過目即能按板

熟記唐詩數百首能集句更易院本上下塲舊句一新耳目以為班頭奪翠後歸廣平猶戀戀故主集唐二十絕緘寄縹緲樓今可追憶者九首耳余為碧雲小傳而並紀六娘本末如太真外傳之有念奴也

武峰吳定璋友篁蒐錄

受業婿葉中應時編訂

百字令 縹緲晴嵐　　施槃 宗銘

具區山水天地間自是一箇尤物縹緲峰高幾千丈形勢遥連奎壁越國烟埋吳宮霧隱幽恨憑誰雪往事無徵恍惚書傳越絶　每逢秋景晴明澄波浩淼岩壑相映發如鏡平湖三萬頃翠釜纖雲都斂沙鳥風帆喬松怪石歷歷如毛髮群峰環列占斷江南風月

梁州序 過太湖　　王鏊 守溪

東山如畫西山如黛七十峰巒映帶白銀堆裏分明湧出樓臺最喜微風不起明月高懸萬頃玻璃碎始知世上也有蓬萊濯足船頭好快哉笳鼓鬧管絃沸看画船搖曳人初醉千載後定誰繼

前調 秉之弟積學力行而困於數奇正德十年六月蒙恩特授古杭經府之銜有其榮而無其勞予因填近詞一闋為賀

山林岑寂官曹喧鬧吏隱中間最妙聖恩隆重天書一紙親教管領西湖風月南國烟霞儘與舒吟嘯清朝鵷鷺似總賢勞輸與伊人一着高蹈幕僚玉堂老晏髙樓日日笙歌繞塵世莫幾人覺

江南春 和倪雲林　　王延陵 子永

東風苔岍抽穉笋長笛悠悠落霞靜銀蚕出火縈春絲金雁鋤花弄晴影鋤花撲絮蒼苔冷積集金溝仍玉井傷春何用淚沾巾紅顏自古俱黄塵花開遲花謝急片片春泥玉露濕一尊攀賞今何及惟有芳草連雲碧感物懷人重邑邑夕陽雲樹含情立人生蹤跡真流萍寸心百結何多營

前調　　蔡羽 九逵

春風歇雨摇江笋蘭光曉映朱閨靜花間碾玉相差池釵傾袂鬆嬌聯影揚歌促節紅絲冷組蓋雕帷覆銀井天桃飛英掛綠巾館娃日出生香塵鮮雲遲芳風急烟樹光沉花霧濕流彼將花去難及東家鉛匣縣丹碧樓船遊春女傾邑水上花釵照人立西園上才如吹萍莫愁未老須經營

疎影 憶施中梅花　　吳鳴翰 東峰

天然風致記小牕促坐最凝情處瘦影依依立畫

寒燈伴我一尊風雨追思祇是前春事却何故别離容易不同他墻外桃花莫道因貪結子 無限别來情緒縱玉壺無恙氷心誰寄儗訪羅浮終恐相逢少却緑窓清趣一枝愁老江南客何處見隴頭驛使只如今紙帳春風孤夢月明千里

菩薩蠻 感興　　孔聞徵 鳳崗

長安車馬紛若馳綺羅粱肉金張兒不知深巖谷道人無布粟渴飲石澌泉飢餐松子肉日日采樵歸鐺煑黄精熟

憶秦娥 月夜

弄玉弄玉簫聲此夜誰能續誰能續秦樓月色照人幽獨 君不見姑蘇臺走鹿吴王宫裡荒烟宿荒烟宿千載繁華一場蹴踘

江南春 和倪雲林韻

春雷驚迸春山笋落花無言春晝靜東風剪雨洗韶光萬里江南澹雲影王孫此時盟不冷天隨興味尋芳井嬌紅處處謝安巾相携連袂流香塵晒杯遲夕陽急歌喉欲斷雲鬟濕及時行樂如不及黄鸝啼破一天碧終古繁華羨都邑幾多壯志乾坤立浩然長嘯拂青萍三吴豪傑誰蠅營

憶王孫 草　　葛一龍 震甫

東風吹後滿天涯繫馬高樓春日斜歸夢離披隔柳花不如他一路青青直到家

搗練子 春别

將欲去且逡巡耐雨禁風一日春橋上花飛橋下水斷腸人是過橋人

憶秦娥 有懷

纔識面旁觀笑我心相眷心相眷與人同别也如不見 香散柳花江上店夢中記得題紈扇題紈扇飛來春曉情雲一片

清平樂 愁

如縈如織悠悠還脉脉風雨一天江夜黑此際有誰禁得 也知方寸無多個中能着幾何放出千絲萬縷潛歸秋鬓春蛾

風入松 燕

這番相見又經年故壘重簷舞衫一剪紅襟小幾

多綽約蹁躚楊柳曉風殘月杏花春雨江南　忽
從平地忽從天忽罵垂簾主人卯酒醒還倦把香
泥莫污殘編過眼豪華何在舊時王謝堂前

桃源憶故人 送春

落紅點點春應少況是一些無了那管惜花人老
枕上聞啼鳥　入春未足眠春曉爭說送行須早
門外綠波芳草天遠孤帆小

鵲橋仙 七夕立秋

月眉新画雲衣初剪無暑香肌似洗七襄機上帶

秋來借一葉梧桐報喜　星減炎光河增金氣烏
鵲橋成還未人間只說隔年期天上是隔宵而已

念奴嬌 秋海棠

柔情冶態慣栖幽宅蔭甘同遺逸如此佳人應絕
世不染一些春色珮委珊瑚絲衣紅裡翻作秋風
翼霜前雨後暗垂鴿淚嬌泣　任那花史董狐再
編新譜直秉風流筆懶與群妍爭殿最蚤附桂香
仙籍說斷人腸人腸易斷只為多情識睡翻增媚
倩誰喚起無力

如夢令　　吳畹芳 凝甫

睡鴨闌邊相送戲蝶簾前相共私語帶朦朧兩次
三番撥弄春夢春夢又向夢中圓夢

江城子

紅闌橋外碧溪頭水悠悠送蘭舟蘋花寂寞相對
不禁愁愁在眉尖情在眼捺撥去又淹留

柳枝

雨香雲淡日遲遲踏青時綠楊紅間海棠枝一絲
絲　可可玉人親覿面天憐見三條絃上合新詞

掛真兒

卜算子

春困怕梳頭拈取飛花嗅做暖番寒夷雨天啼得
黃鸝瘦　君寄繡鸞襦妾報文鴛扣幾度為歡未
了期紙上空消受

不復惜春愁一任春歸去風雨聲聲却耐煩拋死
央春住　住也春何處去也春何事夜半移燈就
藥欄討個春憑據

桃源憶故人

晴絲漾碧東風裊九十春光易老何處閒花閒草擔閣人多少　歡娛畢竟成煩惱正值落紅啼鳥剛把蛾眉淡掃又是愁來了

海棠春

紫騮門外嘶聲去千萬叠銷魂烟樹不忍看伊行無計留伊住　東風似解離人意做一陣廉纖花雨含笑進門時又恐明朝霽

虞美人

海棠不礙窓紗影髩嚲鴛鴦領繡棚吹落唾花紅

但見餘香一點裊晴風　柳綿無力輕烟惹春色撩人也舞衫閒搭畫闌邊日暖融融好個洗頭天

蕙蘭芳引

綠水紅橋正繚繞雨絲烟片對碧瑩菱花掩映芙蓉人面甚些閒事把眉黛月棱雙歛更沉吟半晌掩過瀟湘屏扇　蝴蝶無情杜鵑有恨九疑天遠那襪印塵香留得芳心一點勾闌倚遍幾多嬌孌向繡衾尋個夢中方便

鳳凰臺上憶吹簫

月浸湘鉤風篩氷簟哀鴻寫破霜天展綃屏一曲自卸花鈿不慣別來情緒更兼那寒夜如年最無聊數殘燈穗撥盡爐烟　堪憐香衾不整這軟弱身軀怎奈孤眠念關山路遠有夢難圓懊恨當時流水碧悠悠斷送離船船兒也載將人去不載人還

落花引　　徐國瑞 開先

昨日見花開今朝見花落還是東君不肯留莫道春風惡　芳草襯殘紅翠點臙脂好多情一似未

開時休遣家僮掃掃去又飛來恐使人煩惱

長相思

吳宮秋漢宮秋月落梧桐夢轉幽江楓一葉愁　嘆孤舟泣孤舟棹下瀟湘起睡鷗晨星數點收

西洞庭詞 用倪雲林江南春韻　　蔡　簫 子韶

水落五湖呈石笋波臣不作驚濤靜盤龍洞口石梁斜清流映出龍鱗影石屑嶙响石髓冷烹來並美烏砂井傴行匍匐礙綸巾趺坐摩娑絕點塵　趁晴忙防雨急斯須浪透桃花溼山根遊徧山腰

及雲梯百尺參天碧一聲長嘯破於岜石公無語
亭亭立天開一線試青萍幻出奇觀造化營

滿江紅 驟沙塔院　陳玉瑳

奮袂而登絕頂上翛然獨立見渡口夕陽初下沙
飛烟急鍉母爭鬬三月浪君峰對擁千尋壁更東
南一帶舊江山曾相識　孤雲去衣猶溼微雨過
簷溜滴看闌干上下甕丹瓦碧稽首漫提灰劫事
回頭已有風塵泣問天涯知已是何人乘槎客

望江南 新秋　陳志浚 公遠

新秋好涼透薄羅裳白稻新舂才上市青帘小酒
正開缸醉飽弗思量
新秋好蘆墅蕩輕橈稚子斛菱盆勝舫船娘霤水
蚌為瓢清興樂陶陶
新秋好珠箔上銀鈎芸閣香風峨佛手玉盤纖手
剝雞頭絲管唱涼州
新秋好落日小橋西露菜充廚烹矮脚霜螯入饌
愛團臍待月放杯遲
新秋好閨閣有餘情蘇骨朋裝朱頂鶴蓮蓬戲紫
綵袍人調笑晚風清
新秋好籬落夕陽中豆點白茄點鵝綠瓜浮碧水
杜鵑紅陣陣木樨風

少年遊 天河　魏惇徵 培遠

橫空匹練一天秋盈盈隔女牛雲斂章明風和波
靜鵲駕惜難留　當年此月浮槎客岐路問津頭
河鼓星前支機石畔更復有誰遊

點絳唇 螢

白帝徂秋流螢隱見驚人目遠闌曲曲曾照車郎
讀　火燄生身點點如金粟西風壓欲飛還伏星
落籬邊菊

踏沙行 雁

昔去由南今還自北其鳴嘹嚦其飛肅為傳秋信
渡江來非因吳越多粱穀　一字排空斷文仍續
莘將青女霜前犢可曾為帶塞垣書高樓思婦金
錢卜

踏沙行 記夢　魯劍 桐聲

夙昔今朝眼期心願桂花香裡曾相見枝頭開滿

舊時金徒留皓月明如練　露重衣寒燈闌人倦陡然好景依稀現逢君獨立晚風前無人到處深庭院

錦纏道 新秋次宋子京韻

簾捲瀟湘幾陣涼風清晝點秋光千山如繡竹爐泉沸聲初舊恨椿椿一向空搔首　敢說不尋常燕雲唾手且踵跡高陽徒酒只管學坐水眠山看一片如銀月色通宵有

花心動 蟬　楊信圭 公執

性喜居高甘淡泊不與凡蟲爭食自脫淤泥但餐涼露腸肚由來清潔濃陰美蔭穩栖身操一曲沒絃琴瑟鼓其翼知音未遇反嗔饒舌　樂事有誰知得祗滿樹清風一林明月天地中間絕大行藏何用拮据巢穴喜無塵坌到心頭思羽化底須子息成功退禪代吾家故物

踏沙行 香水夜宿　張廷基 芙興

倦馬嘶風征輪卧草幽嵐一帶啼歸鳥野亭人立盡黃昏江楓葉落驚多少　索編殘碑望迷新篠

花宮入夜寒雲抱宦心到此復如何也應撞破鐘聲曉

念奴嬌 中秋前二日小飲月下

蟾光欲滿桂纖阿影沒一天秋碧暗想姮娥瑤闕畔老桂婆娑盈尺舉酒相酧銀橋預借不記仙凡隔醒來惆悵下堦空見霜白　誰念西蜀飄蓬逡巡三載遙作天涯客萬里長江何處是三畝五湖舊宅玉臂清寒雲鬟香溼夢裡留人迹夜鴻聲起驀驚今夕何夕

謝池春 寒食大風　翁誥 元將

正美春光怎許朔風狂掃捲紅塵堪吹馬倒虛逡寒食冷落愁懷悄況貧居爨烟長少　飛花那有御柳乍伸腰孃鬬芳郊初齊碧草靚粧遊女把繡裙圍繞可能如故鄉妍好

一叢花 中秋對月

中秋今日昨秋分望夜正金輪碧天似水無纖翳廣寒府高桂花芬頗兔鮮明素娥清冷也照白頭人　那堪相對少芳樽有酒可微醺舉杯不敢邀

同飲恐天上笑爾凡塵起間何年得遊樹下掇取
一枝新

青玉案 典硯

羈貧盡把琴書典破硯自知難免手掬清泉親滌
洗石英何粲墨華猶泫至寶誰相盼　主人與爾
交非淺磨得池臺漸窪扁老覺才窮稀撰述彩毫
權閣錦牋閒卷聊賦新詞遣

前調 典爐

鷫鸘裘敝誰家典開口被人呵免几上熏爐光似

洗水沉長爇寶獸濃泫俗子爭來盼　宣銅顏色
多深淺似爾形軀却微扁冉冉香騰還結撰紫芝
茶味黃庭經卷歸速同排遣

六么令 重五日有見招者病不克赴填詞自遣

困人貧病忌了端陽至忽聞兩家銀鹿（趙仲琳銓部汪安公編修）
叩戶邀予醉道有金盃瀲灔玉泛香蒲細蕉烹珍
珠自慚無分好向樓頭壯窓瞑　具區風月橋畔（家山橋名）
畫舫乘楊騎萬頃如鏡平波數抹山橫翠遥望
蜿蜒龍舟飛躍來天際此觀真異何年歸也重到
湖亭看嬉戲（家園外湖亭為競渡勝景）

師師令 樓頭望鄰園合歡花

開窓望去見鄰家芳樹可知天半散紅霞被一片
翠雲留住似錦層層迎曉露不是人工作　合歡
兩字真堪慕馬纓名喚誤（俗名馬纓）却憐衰鬢已成霜那
得團圞奇遇殘朶隨風同柳絮飛舞歸何處

粉蝶兒 雪窓

密密疎疎朔風任意輕撋故欺人撲來如剪啓重
簾寒氣入爐紅不顯一衰翁擁絮強將身轉　那

為文君鷫鸘裘敝猶典奈愁深酒杯怕淺急提壺
賒市釀片時消遣好酣眠夢入繡衾香軟

長相思 詠梅有贈　葉樹蕉 石君

桃花紅杏花紅不及梅花傲朔風水雪挺寒空
畫樓東畫橋東粉墻逗出一枝瓊偏愛月明中

蝶戀花 題扇頭梅花

一樣春花梅獨早密密臨風片片當窓曉杏苑桃
蹊還悄悄調羹手却爭先了　瘦影橫斜香夢杳
把南枝一尺扇頭施巧問伊何處聞啼鳥有寒雀

知春來到

搗練子 岩桂仙根種自蟾宮攀於才子其花有紅黃白三色古詞擬之狀元榜眼探花子以梅花先春而榮為百花領袖世謂之花魁似矣然其花亦有紅綠白三色是亦可以三鼎甲品目之也爰賦三詞以博一笑

許彩 東井

粧絢爛影翩翩首占花魁擬狀元一片明霞光繞屋恍如家住武陵源

新柳色嫩苔痕榜眼南枝讓爾掄翠羽雙栖香滿樹仙家蕚綠是同根

攢玉樹綴霜葩好占春魁作探花層叠芳菲堆白雪却疑粉蝶集寒椏

連理一枝花 庭花阻雨入夏始開

雨裡韶華換花事還多欠薰風乍至晴光初美牡丹香泛悵洛下名姝擔閣了春情一段 日暖嬌容倩拂檻新粧絢數朶輕盈依稀卯酒紅潮上面聊續春詞休辜負一枝絕艷

江南春 追和倪雲林原韻有序

翁澍 季霖

雲林先生江南春詞音調清婉風情惻愴雖為題柳眉桃之作實有歌禾賦麥之意存焉迨後啟南希哲徵仲昌穀子畏君謨九逵諸君子追而和之遂盈卷帙後有総者殆難措手然諸公生當盛世江山繡錯人物繽紛賞心樂事情見乎辭固其宜也予本恨人憑今思古江頭燕子故壘已非山上蘼蕪春風如舊腸斷繁華之夢悲逢搖落之辰撫景興懷感隨筆集寧有不容已於中者故多秋蛩寒蟬吟噪啁哳之音未敢嗣響前人聊籍請益同志云爾

楊柳掛絲蘆孕笋東風習習陂塘靜紅欄橋畔木蘭舟波光瀲灎搖花影夫差覇業荒臺冷剩粉殘香怨宮井人生何用苦沾巾驚看往事已如塵

選勝忙徵歌急晚雨纖纖畫船濕寒食清明又將及桃花紅綻垂楊碧金虎繁華古吳邑功名悔不當初立浮生蹤跡擬漂萍東西南北空營營

紅瓣櫻桃綠肥笋畫樓深鎖珠簾靜陌頭遊冶踏歌忙晴絲亂罥垂楊影秣陵春色風烟冷舊事淒涼景陽井不堪雙淚濺羅巾錦帆玉樹皆成塵

人事忙年光急落紅萬點啼痕溼去日苦多追莫
及芳草斜陽變金碧六代興衰陵邑青山無恙
巍然立可憐飛絮逐浮萍狀頭酒盡須經營

前調　王武勤中

日暖湖村饒蕨筍朝飡鼓腹柴門靜穉子牽衣撲
蝶來閒花無數留春影壯歲功名心已冷人情便
欲離鄉井雅慕陶公白葛巾蕭然掛壁無纖塵
雞鳴遲烏還急帶露看花襟袂溼流光猶恐追不
及冉冉春雲破天碧闔閭城西古吳邑中有病夫

如骨立吾儕身世等浮萍顛毛霜雪將何營
細雨後園泥迸筍豁然樓上青山靜江湖故人多
寂寥安得飛觴共燈影百花洲邊花氣冷烟火迷
離春萬井吾將倒着烏角巾醉看白日飛紅塵
意茫茫形急急五更枕上淚痕溼回想少年如可
及纖纖芳草能再碧勿戀春光守鄉邑勳名須向
疆埸立腰下的的雙青萍探取東風細柳營

前調　許振光玉晨

入春處處嘗茶筍山家雞犬雲中靜湖光如鏡浪

花平扁舟蕩漾青山影仙路微茫洞天冷空懷佇
立傳書井亂撲飛花漉酒巾喜無車馬動朱塵
詩思遲杯行急湛湛露珠花上溼我追古人不能
及荒原草色連天碧少小何曾遠鄉邑功名眼看
他人立風過池塘聚散萍梁間雙燕壘新營

前調　湯承㚖禹傳

輕雷殷殷驚新筍庭院無聲蕉幕靜佳人拾翠麗
如花行遊掩映花間影輕羅微怯春朝冷欲照新
糚試臨井日長無事繡羅巾暖風何處吹香塵

春日遲春歸急落紅片片沾泥溼牡丹新艷嬌無
及柳映池塘醮深碧蕩子何為去鄉邑沉吟不語
空自立浪遊四海跡如萍離愁不問心徒營

前調　席後沆炎文

春風江上舒櫻筍江雲深鎖青山靜虎阜微歌鳥
和聲秦淮載酒魚吞影繁華轉盼成灰冷翡翠樓
臺餘露井好取松醪漉葛巾光陰九十鏡中塵
燕剪輕鶯梭急絲絲雨浥花容溼六朝往事追何
及惟看江水依然碧半壁江南舊都邑勳名枉羨

前人立春去春回江面萍歌舞場翻戎馬營

長相思 清明苦雨　余弘道 貫庵

雲漢漢水溶溶朝來搔首問天公歲歲此時緑底事一番風雨故欺儂　情黯黯思悠悠烟草萋迷獨倚樓欲問酒家沽一醉杏花狼藉反成愁

如夢令 中洲旅次　王正格 退齋

窓外月横踈影多少詩情酒興夢逐蝶魂輕飛向洞庭鄉井離恨離恨枕上一聲鐘韻

如夢令 題畫野薔薇　席紹雄 上飛

共被春風披拂滿架爭香競色籬畔一枝芳雅淡平姿獨出珍惜珍惜此是花中野客

菩薩蠻 吳橋晚歸

環堤一帶清流碧斷橋衰柳鳴蟬急慘淡夕陽天殘霞雜暮烟　茅簷人語寂兩兩歸舟急攤臭獨行吟前逕月已明

七十二峯足徵集詞卷一

七十二峯足徵集卷八十八

武峯吳定璋友篁蒐錄
受業鄭　仁奭先編訂

范陽吳氏

清平樂 雪後

簾櫳依舊羸得人消瘦怪底風聲侵户牖一夜盈瓊玖　曉寒漸逼重衾起來清鏡慵臨閒倚香篝

青衫濕 感懷

宿火漫將往事沉吟無聊倦倚欄干曲踈雨夕陽斜凄凉漸近清明時

候又試新茶　數竿脩竹幾椽茅屋一樹閒花花應笑我年年愁病辜負韶華

鵲橋仙 七夕

連枝比翼芳盟空憶蕭索風晨月夕嗔他兒女不知愁又楚楚巧筵鋪設　年年此夜為伊腸斷閒殺蛛絲金盒雙星一歲一相逢儘勝却人間長别

風中柳 春雪

幾陣狂飈攪得梨翻梅瓣却漫空玉塵飄墮拂砌黏窓似楊花朶朶燕御歸舊巢難補　捲起羅幃

添得春寒無數更料量重綿輕試二三女伴遣侍
兒傳語待掃來煮茶同賭

菩薩蠻 玉川舅氏命賦　　隴西吳氏 文璧

燒燈賭酒遲明月漏聲繚繞花間徹灶盡水沉香
西風院宇涼　寒蛩吟敗葉露冷閒階濕倚醉促
新詞詞成付雪兒

浪淘沙 咏雪和外子玉蓉韻

萬里撒銀沙蝶翅風斜寒驢何處問梅花江上漁
翁蓑笠晚獨釣寒槎　吹入小窗紗玉蕊瓊花蠻

牋呵筆娩塗鴉柳絮謝庭雖有句梁賦終賒

烏夜啼 秋夜

驚寒四壁啼螿月如霜漸看數竿修竹影橫窗
景不再人何在剩迴腸為問只今何事可商量

蝶戀花 早起

强起臨粧開匣鏡滅盡容光羞睹團圞影有限情
懷無限恨傷心往事難重省　鬢軃蟬偏聊整記
得前春有箇人同病雨雨風風甘自困淒涼滋味
今諳盡

卜算子 記夢二首

香炧玉爐寒漏盡燈花落一夢依依共夜分憔悴
人如昨　聽雨曲欄前遲月疎窗下往事追思最
可憐何日能忘卻

纔說一相逢卻又成拋撇惱煞無端喚醒來杜宇
啼殘月　殘月透疎簾花影橫窗隙一自君為泉
下人撫景心如結

滿江紅 春歸

落絮飄香問何事春歸恁速任年年憔悴眉峰雙

蹙病骨未容持半偈愁懷剩得盈千斛怪癡情似
草盡還生縈心曲　驚殘夢風敲竹歎單枕荼初
熟惟數聲啼鳥伴人幽獨檻外花光消膩粉堦前
苔色欺蛾綠把無聊都付斷腸吟憑誰續

疎簾淡月 同筠上弟玩月

西風寒峭怪竹裡蟾光今宵偏皎寂寂葯房重啓
數驚宿鳥笑來清賞人知少記當年香閨繹小笑
攜女伴惜花愛月眠遲起早　空嘆息愁顏隨秋老
愁魔相逐病魔相攪回首繁華去也半生煩惱新

荼且共燈前試更博山沉水微梟小薰風揭疎櫺露溼鄰雞催曉

生查子 送女瑞玉歸松陵　吴興張氏 凌仙

已知相見難何計能留住願竭石尤風阻却歸時路 烟水苦無情竟送輕帆去泣向碧雲天愁共天無際

菩薩蠻 漫興

研朱自滴花梢露聖賢苦卷時相晤小院寂無人脩然閉夕曛 松筠心自傲蘭菊差同調陶亮賦閒情徒令感慨生

浪淘沙 懷女瑞玉

雁唳曉霜天叢桂香殘羅衾獨卧怯朝寒夢裡依然來膝下笑語承歡 覺後自長歎珠淚珊珊別時容易見時難一任海棠開遍了只是慵看

醉花陰 憶女

樓外丹楓千萬樹點染秋光麗觸景怕凝眸流泣澧蘭總是斷腸處 吹簫弄玉歸何邊雁去書誰寄百種恨難排無夢不癡有醒還成醉

蝶戀花 哭嚴氏甥女

斷送韶華風雨横桂茁蘭芽頃使輕輕殞惺裡餘香花下影燕歸猶自呢喃悶 蒨倩神傷潛岳咏鳳去臺空留得人琴恨艷魄芳魂知遠近化為蝴蝶枝頭並

南鄉子 雪夜

風雪攪長更翡翠衾寒夢自驚淅瀝徧來敲竹户淒清相和愁人歎息聲 燈燄冷熒熒瘦影相依滅復明此際梅花應是我生增傲骨崚嶒天賦成

浣紗溪 秋閨　汝南葉氏 梅語

索索西風射碧紗疎疎斷雨趂風斜染來秋色滿庭階 鶯懶蜻蜓誰主使催勤絡緯孰教他征人那得不思家

南鄉子 戲題外子行樂圖　延陵葛氏 文娥

蘭槳入方塘綠柳陰中坐早凉十里芙蕖紅瀲灧芳香荷葉羅裙一色粧 小婢折花忙驚起鴛鴦拍鏡光霧髩雲鬟嬌不語端詳對此偏教惱寸腸

十六字令　安定吴氏 雪媚

秋一葉飄殘萬彙收閒愁悶依舊在眉頭
鶯枝上嬌啼三兩聲遼西夢打斷不分明

蒼梧謠

小雨送清寒倚雕欄閒情處一樹海棠殘

搗練子（和李端明韻）

香閣靜繡簾垂風送寒砧驀地催欲製征衣勞驛
使小窗停繡一枝梅

法駕導引（新月）

雕欄外雕欄外纖影正朦朧斜掛玉鈎簾未捲下

描眉黛曲於弓人在小樓東

秋波媚（端陽雨窓）

飄零書劍嘆無家清淚濕輕紗愁逢令節魂飛故
里人在天涯　瀟瀟夜雨閒瑤枕攪得夢兒賒十
分薄倖三分薄命畢竟誰差

羅敷媚（有感）

連日纔晴還又雨送暖偷寒天道多般也學人情
幾樣看　從來怕見炎凉境黄裏身卑忽地摧殘
世路過於蜀道難

蘇幕遮（新夏旅窓）

餞春風迎夏雨何事春歸不帶將愁去待撇愁魔
向何處病鬼匆留倫借香奩住　綠陰濃新燕語
悄喚雙鬟與我將花數零落香魂誰是主淚滿紅
衿鍾此情何故

謝池春（和孫夫人韻）

一寸芳心怎着許多煩惱倩霜毫閒愁自草千縷
幽懷恨不能多告想東君也應知道　海角天涯
甚日始同歡笑論功名封侯信杳折梅逢使寄隴

頭應早休相負故園春老

浣紗溪（春暮）

眼底韶光一霎間亂飄紅雨過雕欄幽懷蒲病怯
輕寒　雲母屏開延夜月水晶簾捲挹春山惜花
羅襪露溥溥

南鄉子（送春）　河陽姚氏（琮娥）

寂寞鎖羅幃愁看雕梁燕子飛九十韶光今已盡
春歸一望庭前花影稀　皓魄自生輝萬籟無聲
烟霧迷乍見楊花飄然陌輕微忽有薰風吹我衣

蝶戀花 己巳仲春

繞過中和春已半簾外芳菲無復梅花片數盡撥前歸去雁空勞見過無書翰　比似長安信更遠苦憶分襟淚溢君家兩兩地柔腸一樣斷此心蘊結誰能見

菩薩蠻 見雁

捲簾試問南飛雁因何幾度無書翰含淚倚紗窗擡眸望帝邦　似儂愁不絕道為誰淒切且莫到衡陽催人歸故鄉

前調 憶遠

閒庭花影誰能掃堦前歲歲生芳草此景最蕭條聞君更度遼　歸期渾未約空喋簷前鵲昨夜燭生花旋君夢裡車

臨江仙 南山絕頂作臺新成與客賞月　　葉少蘊 石林

絕頂參差千嶂外不知空水相浮下臨湖海見三州落霞橫暮景為客小遲留　捲盡浮雲天更闊此行不負清秋忽驚河漢近人流青霄原有路一笑倚瓊樓

前調 明日與客復登臺再次前韻

一醉三年那易得應須大白同浮已知絕景是吾州嫦娥仍有意更肯為人留　萬籟無聲遙夜永人間未識高秋從來我客盡風流故知憐老子尤

勝在南樓

前調 明日小雨已而風大作晚晴見月與客再登

捲地驚風吹雨過即看香霧輕浮遙知清影徧南州萬峰橫玉立誰為此山留　邂逅一歡須共惜年年長記今秋平生江海恨飄流元龍真老矣無意卧高樓

虞美人 同蔡寬夫置酒王仲良出歌人侑酌

春風一夜催春到楊柳朝來好莫辭尊酒重攜持老去情懷能有幾人知　鳳皇園裡新詩伴不用

相追喚一聲清唱落瓊巵千頃西風波浪晚烟遲

念奴嬌 中秋燕客有懷壬午歲吳江長橋之會

洞庭波冷望氷輪初轉滄海沉沉萬派波光雲陣捲長笛吹破層陰洶湧三江銀濤無際遥帶五湖深酒闌歌罷至今鼉怒龍吟 回首江海平生漂流容易散佳會難尋縹緲高城風露爽獨倚危欄重臨醉倒清尊姮娥應笑猶未向來心廣寒宮殿為余聊借瓊林

青玉案 三元閣晚眺

莫是龍 雲卿

尋芳誤入桃源路漸身向孤峯去一片簫聲雲外度清虛玉洞寂寥朱户仙境朝元處 寒原落日平林莫萬點歸鴉散還聚凴徧危樓愁幾許江城盡角滄洲烟樹階下蕭蕭雨

謝池春 夜酌王氏園亭

乘興王猷獨放剡溪孤棹向名園晝情傾倒長夜深尊莫問東峯曉對知音劃然歡笑 繡户珠簾何處閒情堪到晃銀屏燈花結早隅院風來過空庭如掃醉歸時共邨翁野老

桃源憶故人

徐乾學 健菴

愛山臺在吳興署中吳菌次守郡時集諸名流觴咏其上各賦沁園春長調記之勒石未竟罷官而去今遂如半截碑書以志感

水嬉曾繫當年棹惆悵尋春重到夢醒白蘋紅蓼翻憶薇天曉 狂歌痛飲誰同調留得蘚碑殘照麋鹿一臺秋草減却山容好

蝶戀花 蓴

陸燕喆 鳩峯

玉作流脂氷作梗得遇高人千古留清冷茭浦星潭石塔影凌波一任絲牽艇 生長五湖城市逈猶似當年不與公廚競湘泖芳踪相比並他山未許爭名勝

前調 東山清明

叢塚纍纍誰是主未到清明壺榼紛相遇我道此間風俗古何人忘卻墳前路 祭品餖飣孀婦苦襁褓孤兒學拜先人墓燒罷紙錢分餅醻蕭蕭暮雨人歸去

南鄉子 漁郎

壯志已蹉跎不學知章學志和一葉漁舠無定所清波晴着荷衣雨着簑　舉網看如何撥刺銀鱗擲似梭柳線穿來堪換酒酣歌新婦磯頭月色多

前調 樵子

芒屩溼烟嵐仙飯胡麻未可貪子美七歌淒絕處長鑱托子為生老也甘　燒後露蒼巖遠近丁丁日漸御為劚黄精深入去山南晚翠寒雲一擔擔

念奴嬌 自鳴鐘

小鐘三寸運五輪巧湊轆轤銅箭長綆穿心磨捺處輪似蟻行徐轉動機關激開飛矢琤若投金錸刻期傳響分明來自隣院　風雨晨昏迷暁聽驀地驚魂虛度光陰遠曉角霜天桐葉下打着銀缾一片絡緯三餘咿唔五夜不待丸熊勉夢回酒醒淒然何處消遣

前調 重陽後一日再登高

嘉招何早東籬下叢菊催人行樂屈指同人惟我老殘醉猶然矍鑠晴景相邀佳人休餞留戀增歡謔無監有蟹季鷹鱸鱠堪嚼　幾箇鬅鬆棋童揶揄竊笑指老饕如昨水調歌頭齊拍手聲振空山林落閒却重陽何妨添註這風光不惡遊蹤須記一株紅樹依約

虞美人 戍樓

嚴　振　紫衡

綠深深處聲聲鴃恨與飛花織小桃紅斷倩人魂又是四天芳草戀王孫　此情好共春消受寒食梨花瘦重來燕子說朱門不禁溼雲如夢欲黄昏

踏沙行 題容膝軒

閉戶香沉推窓雲溜悠然心跡蕭齋後西簷着對野禽啼粉墻露個秋山瘦　說甚繁華避些塵垢人間不道閒眉皺自來退步即寬舒何妨容膝聊將就

桃源憶故人 秋閨

西風一陣紗窗雨秋在藕花香裡懶意不勝晨起夢醒鸚哥語　聲聲只道涼如許却憶湘江江浦箇箇水鴛成侶隨得郎船尾

少年遊 和子晉山夜有懷

竹風簷雨隔窓聞秋思瘦休文記得題詩曾經學舞画舫去行雲　夕陽流水濃于酒霞影溺湘裙而今何處遠愁殘醉撥悶夜香焚

水調歌頭　自題

鎮日南樓捲愁與暮雲粘今夕不知何夕放眼看青天早見虹橋漸沒一碧銀河萬頃深處浴嬋娟故鏡重開匣照我愈清妍　敧山館臨水閣倚危欄莫應見笑滿身風露兀無眠昨夜陰霏纔掃來日明輝又減忍得不流連起舞婆娑影恍惚廣寒

七十二峰足徵文集目錄

七十二峯足徵集奏疏卷一

武峯吳定璋友篁箋
少室范爾極立夫編訂

防海疏

宋 葉夢得 石林

右臣備員一道兵民之寄當朝廷艱難之時外難未除所仰四方相與維持者其責尤重不敢偷安尸素苟且目前故自到官以來日夜盡瘁庶幾少有寸補不至誤上使令竊見金賊雖已遁去封豕長蛇薦食上國之意恐未遽弭登萊兩州密邇其

境而兩浙諸州例與海道相連自登萊航海遠不過數日可至浙西諸縣如杭州鹽官秀州華亭海鹽常州江陰平江府崑山常熟浙東諸縣如越州餘姚上虞明州象山定海奉化昌國温州樂清台州寧海黃巖皆切近於海臣去歲守南京嘗得宣撫司探報聞賊欲取山東路入兩浙作過是時彼方有意再犯王畿勢固未暇及此然又見其未嘗無此謀也近有東道總領嘗被驅虜使臣歸為臣言賊知其為兩浙人頗問山川道里形勢甚詳又

其所誘留人多是東南篙工水手從事舟楫之間者皆為陳説計策及誇大蘇杭富貴臣益知犬羊貪婪之心不無所在今两河蹂踐之餘内至近甸金帛子女掠取殆盡使其谿壑之欲誠未猒足則去歲宣撫司探報豈應不慮哉两浙風俗輕而易動有自來矣又連遭方臘倪從慶之變人懷危疑常不安居加以險僻頑民陰間伺隙潰散冗卒居多嘯聚樂禍喜亂未易制禦今環两浙之地瀕於海者十幾四五議者謂[illegible]以鐵騎衝突為長澤國

水鄉非其便利此以其竭國來寇論之可也若恚但在金帛子女則姑以千百之衆脅我驅虜之民以為鄉導聲言欲雜出於數州之間以圖侵掠則未至而吾民先已驚遁矣況樂禍喜亂之徒望風乘勢或應之以合謀或假之以自奮則其憂有不可勝言者何必直待賊之盡至乎晉之孫恩竊入上虞唐之裘甫發自臨海近日方臘山谷一夫亦能破六州二十七縣皆已事之驗然所以為備禦之策不過城池器用兵卒糧草四事而已今防秋

使有四月事勢已迫每事必俟朝廷措置則勢不及待所以分憂捍患盡其力而為之惟在守令而未見其可當此任者臣雖誤當帥事法有常守又浙東非所部不敢輙有侵越若遂拱默不言緩急或有誤事雖即誅死何足償責輙敢冒昧陳列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先為遴擇瀕海諸郡守臣各得其人分命監司徧行巡察及諸屬邑凡令長有不可委仗者許得權宜易置罷黜别加選辟量立賞典以為激勸所合指畫事除城郭已有近降

指揮外其餘如修治器械訓練弓兵皆嚴為近限責以實効無令文具僻遠之地巡尉與弓兵或可增添元額許其差補將來如有調發須量以分數存留無闕守備錢穀移用當樁管應用無至侵奪至於分布防護之宜闘散戰守之節斥堠譏察之要鄰比應援之期皆須熟識素講預為一定之謀相為表裏平居持重鎮撫不至於勞民有警隨事酬酢皆可以禦敵軍聲士氣稍達於海外使彼望而知畏而我境内之奸亦有以逆折其心而不敢

萌則遠近人心恃以不恐朝廷亦可以一意西北而忘東顧之慮干冒聖聰不勝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上邊議八事疏　王　鏊守溪

臣比奉詔旨令廷臣再會議禦虜方略者竊見會議之際言人人殊心之所見口所不能盡言言之所陳疏或不能備載且軍國大務豈立談之頃所能盡臣故忘其愚陋上稽典籍下採群言條陳八事以當會議惟陛下采擇其可者行之

一曰定廟筭所謂定廟筭者何也臣竊見北虜猖獗屢寇邊陲陛下為之宵旰不寧命將出師而沿邊諸將狃於久安視虜入寇皆嬰城自守無有一人敢當其鋒時大同之勢危於倒懸幸而天誘虜衷使自解去故大同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將練兵而中外泰然便若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虜一入寇則中外憂惶以為患在不測一旦稍緩則泰然以為無事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臣觀火篩雖號桀黠然比古之元昊冒頓之流猶不足方其萬一但以中國久安武備漸弛故使此虜得跳梁於邊境使吾之將帥嚴士卒練又何畏於彼哉今日之可畏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賞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虛民不見德深可畏也夫在虜者或非中國所能為在中國者陛下一轉移之間耳其何憚而不為耶然自北虜入寇陛下勞於求將固

已久矣而武臣之中素著勳略可當閫外之寄者誰歟非惟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在下百方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天下之大而遂無一人乎亦或不善用之耳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宗有意武略則一時謀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遠論即如我太祖起於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越國公胡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昭

靖王沐英沐英養子耳取四川則有潁國公傅友德友德降因耳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絕漠俘其名王而還文忠帝甥也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因可將厮養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者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賞不為勸而反為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人人皆懼然罰不為懼而反為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

比年邊臣冒報功次皆得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近者詔擢張俊起為主將則人知勸矣馬昇秦添等擬斬罪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有如副總兵姚信者又得以逃其罪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不振也伏望陛下赫然大奮乾剛誓滅此虜時名大臣咨詢邊事邊將之中某為勇某為怯某為可用某為不可用皆洞然於聖心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疏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不充而醜虜不足滅矣

二曰重主將所謂重主將者何也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今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榆林其在邊將之任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

而不可權分於將多威奪於位埒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僉以立總制為急而難其人聞致仕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諳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尚可用也陛下如不以為然即請下廷議如以為可乞依祖宗時用王翺馬昂故事起取本官加以總制之名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沮撓命出則出命止則止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

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為今提督既有右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為重複臣以為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選為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置俟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大舉入寇則京軍亦可以無出矣

三曰嚴法令所謂嚴法令者何也臣聞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戰鬬之際生死在前不有死焉以驅之於後孰肯向前而

趨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莊賈則晉師自遁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驗歟臣以為既立總制閫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即斬首以狥臣非敢贊朝廷以殺人也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矣

四曰恤邊民所謂恤邊民者何也馭軍之法法以齊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於戰陣恩以結之於平時古之名將如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雖有月粮而升斗不得入其家上雖有賞賜而或不得給戰雖有首級而不得為已功今者又遭虜寇殘破父不得保其子夫不得保其妻兄不得保其弟肝腦塗於郊原哭聲遍于城市為將者尚不知恤

又從而朘削之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頗有苦所司之誅求思虜中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效死而趨戰乎況遠近驚疑人心搖動非細故也臣愚以為當此之時陛下當以內帑之金命官齎之大同等處驗死事之家一一撫慰量為給賞錄其子孫其被虜之地亦宜放免稅役一二年庶人無內顧之憂家有望外之喜曉然知朝廷不忘邊人如此然後可用議者以為方今府庫且不足安得為此無名之賞臣以為今朝廷中外無功

食祿者何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奉陞官者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其功孰大而獨吝于此乎臣以為宜輟傳奉之祿以祿邊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平安之樂以此相易未為非計也

五曰廣召募所謂廣召募者何也臣聞當今所患者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為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知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無將矣邊人之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不患無兵矣蓋土兵生

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氷雪其素所耐于虜有父子兄弟之仇于內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家自報其仇矣若夫京軍山川非所諳也寒暑非所習也未見敵則先去以為民望人有功則攘奪以為己有其弊豈惟無益固亦有所擾也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近者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為將者不加撫御則不肯效力其餘亦不肯應募臣愚以為宜給之兵械豊其粮餉厚其賞賜其

官舍應募有功即加以官且許其併功論賞事已兵休許以復業還農不著其名於籍則應募者必衆先加之恩而後齊之以法則人人皆勝兵矣

六曰用間所謂用間者何也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聞火篩本小王子部曲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有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榜於邊曰有能得火篩之首者賞千金爵至某官小王子舊嘗入貢宜遣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

相嫌隙然聞廷臣亦有建此議者衆笑以為迂臣以為非迂也三軍之事莫重於間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迂也蓋縱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相忌而携其黨矣

七曰分兵所謂分兵者何也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大而加一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雲散鳥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常見其寡也善用兵者以多為少今邊軍與召募可得

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為三或分而為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出其後又以一軍衝其中堅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嘗用此術而蔣軾亦言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也

八曰出奇所謂出奇者何也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况於北虜尤難以力較只可以計破國朝名將如楊洪之在大同常以刦營取勝近者王越之於紅鹽池亦用此術而議者以為兵出非正往往黜其功夫兵者詭道也况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胆尚安論其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在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在河套謂宜召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將之俟虜來寇邊邊軍固守不戰寄令此軍御枚星馳掩襲剿殺兵可以大勝即不能勝虜亦當懲艾有[illegible]不

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衄虜謂我不能師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臣之所陳如此然數事者皆可委之邊將陛下特運廟謨於上考其功罪賞罰之而已矣豈不甚簡而便歟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猶懼不及而上下方牽於文法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言而或不肯行觀望遲疑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憂者也其亦深可懼者也臣本書生不知兵然古今治亂頗識一二許國之忠不覺妄發惟赦其狂愚之罪而采擇之社稷之幸臣預有焉

時事疏節錄

國家以經學取士其名最正其途最專往往名臣皆出其中得人之效不可誣矣然天下之才自非一途之所能盡故前代用人其科不一其途似雜而網羅豪傑不至遺漏天下固有瓌奇超卓之材而不能事科舉之學者往往遺之故以天下之大或有乏才之嘆正坐此也臣愚欲於科貢之外略

倣前代制科或博學宏詞之類以待非常之士或旁通五經或博極于史或善詩賦兼工書札不問有官無官皆得投進每六年一舉所取不過十餘人其翹然出類者儲之翰林或以選庶吉士之選次以備科次以備道又次以備部屬中書等官步有官者視所宜而加其秩庶可以網羅遺才數年之後天下學者必將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脫去謏聞之陋矣武臣亦然或驍勇絕人或騎射出衆或謀略著聞皆選置邊將幕下待其有功不次超擢庶緩急之際不至乏才而或者以為此非

祖宗故事臣愚以為是故事也太祖用人固非一途太宗之時常因考滿官到都名試之拔其尤者不次量用如胡儼以桐城令名試稱旨擢在翰林位至太子賓客吳訥起於醫士位至都御史蓋科目所以收天下士制科所以收天下非常之士如此則無遺才此亦當今之所急也

申救李獻可公疏 同官張棟楊其休吳之佳陳尚象 葉初春 吳西

為忠言被黜人心動搖瀝血披肝冀回聖意事臣等待罪掖庭幸事明主日食大官媿無寸效茲當泰序方新適萬邦述職之會天下人心咸欲快覩於今日者無如皇長子出閣講學一事臣等念切宗祊共傾葵藿特為此請雖事屬禮垣則李獻可為之首而臣等同官無一人不同此心者雖臣等屬為言官則言之自臣等而中外臣工鱗集闕下又無一人不同此心者忽奉聖旨册立已有旨了這廝每又假預教輒來煩激且本內弘治錯寫弘洪顯是逞臆瀆擾侮戲君上好生可惡為首的姑

着降一級調外任用其餘各罰俸六個月吏部知道欽此一時人心相顧錯愕若聞雷霆驚懼欲死夫皇上以神明在宥持虛受之懷弘聽納之量二十年來間有一二誤觸聖怒致被譴責者非言之無當必言之過激者也此在天下可以諒聖心而聖心亦可自白於天下若今日之黜李獻可人皆莫知其由矣庶民之家有一愛子常恐教之不早無以端蒙養而儲聖功豈過慮哉為承家計也況國家之大二祖八宗聖聖相傳億萬年無疆之統

屬於皇長子一身其關係之重為何如者古人慎胎教凡以教子貴豫耳皇長子今年十有一歲已過小學之期及今就師傅親詩書猶嫌於晚失此不學日月逝矣此其關係之急又當何如者臣等乘時進言非無當也而仰承聖旨未請冊立先請豫教又非過激也皇上愛子一念出於天性臣等言及至此宜乎渙然相悅以解而半字之訛何以遽觸聖怒且尋常章奏或有小過皆蒙聖度寬容而獨於冊立輒稱煩激更以小失坐之大罪臣等

愚昧不識皇上何心矣即李獻可一人之黜何足道哉雖因此而盡黜臣等臣等固所甘心不敢怨也惟是皇長子出閣講學實係天下人心朝夕仰望皇上之可以對天下而慰人心者無逾此事臣等之可以效愚忠而事明主者亦無逾此事臣等誠不忍戀一已之祿位而坐視人心之動搖以負皇上二十年豢養之恩矣天威方赫斧鉞在前臣等亦人耳豈其不知避諱頋赤肝在胸熱血未冷事關國本謂當垂涕泣而道之初非循習故事為一李獻可而已也幸而此黜真誠足以挽回聖意特出內旨舉行盛典使四方之傳聞遐聽者共慰其快覩之心則一黜李獻可固無足惜并臣等三十餘人而盡黜焉亦無足惜脫或聖意必不可回是臣等之真誠不足以動皇上也臣等之所以事皇上必有所失也願與李獻可同黜以去臣等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萬歷二十年正月

請宥諫臣張棟疏有旨張棟着降一級調外任其餘的各罰俸一年李獻可還着革職為民永不敘用

為仰懇聖明弘量容言以光盛德以慰輿情事臣

惟國家設立六科本以諫議為職故凡事當有言而時又不容緩言者必協慮攄誠殫忠陳說無非感知遇於清時而圖報稱於萬一也雖言者之心逆耳不避獲譴不辭而言出罪及豈盛世所宜有哉頃臣隨本科都給事中李獻可等之後以泰序方新儲教宜預為請誠見皇長子年齒已長慧性正漸開之日而氣序向和時教適當可之期故上體皇上親愛之至情下集臣工祝望之深願不敢以冊立再請而先以預教上陳竊謂宗社大計貽

翼遠謀亟宜及時而舉者惟有此也即使聖慮深長時月稍待非臣等愚昧所能測識要之言似非過心本無他皇上縱未即行其言奚不俯察其心乃以萬懇之誠而輒咎以煩激祇因一字之誤而更罪以侮戲居首者降級調外其餘者姑示罰懲臣等莊誦嚴旨方悚懼循省之不暇安敢復襲罪言上干天聽雖然臣誠不安于心則安能終已於言何也居言責六科所同也談儲教禮科職掌也事宜言則言時可言則言人臣因事效忠分當然

耳而聖意未順震怒而罪加焉豈以明年冊立之旨明白真確既足曉百官信四海又何置說之有乎第諸臣非謂屢旨為未明而價陳也謂預教為急務而致懇也冊立之疏屢疏屢停尚沐寬容而蚤教之請一鳴輒斥不少假貸竊恐欲曉百官而百官愈切危疑將信四海而四海益懷觀望自今以後即有事關社稷隱憂而言涉九重諱聽者何敢慷慨陳言自取斥逐臣等不願言路方闢之日而忽有此虧盛德駭人心之過舉也臣極不才亦

忝禮科之次皇上若謂其言稍可采乎則望收回成命俯賜容納必以公疏為可罪乎則臣等誼不足以格主心言不足以裨國本立仗有愧瘝職何辭伏願將臣併斥以為言官不能將順者之戒臣不勝顒切祈懇之至萬曆二十年正月二十三日

時事十大弊疏

路振飛 皓月

時事有十大弊敬竭愚衷仰祈聖斷事時至今日弊端叢集焦唇禿穎不能殫述頃見科臣顏繼祖條陳十大弊荷蒙嘉納從此釐一弊則得一治太

平在指日間矣臣雖愚昧叨列言班敢秘芻蕘不以上聞竊謂時事尚有十大弊可變通也一謂務苛細而忌政體元氣僅存如綫人心漸次解體思之令人食不下咽培養固結之計何如重大何如緊切當事者釋此不圖而日瑟瑟焉於簿書刑名錢穀之間恐精神之無兩用也一謂民愈窮而賦愈急年來水旱頻仍兵火不息三空四盡待哺嗷嗷而催科之令不緩時刻既征惟供復再加添既責逋逃復爾預借用一緩二之謂何而堪此朘削

也一謂廉恥喪而官方壞語曰國家之壞由官邪也今者一遇美缺爭先攘臂苟可通顯不憚乞哀厚貨贄輸雌黄任口好官自我笑罵由人幾不識廉恥為何物欲共濟時艱誰是賴乎一謂有事急而無事緩去年寇薄城下內外倉皇莫不悔平日之無備而欲滅此朝食迨寇氛稍退則爭陞遷如故講情面如故報恩怨如故貪貨賄如故眈燕雀之樂忽桑土之謀及是時明其政刑諸臣豈童而習之白而紛之耶一謂知顯患而忌隱憂■揷為

患人盡知之至於法紀廢弛官嘗敗壞人情玩愒風俗僭踰晋酉恣肆流寇披猖軍譁者給餉其餘枵腹不問盜起者議賑他方溝壑誰憐此中隱憂大不忍言當事者何不一究心也一謂求治事而不治人有治人無治法自古記之故堯苦昏墊而憂得舜舜欲平水土敷五教而憂得禹皐陶今者小人乘權僉邪充斥撥亂反治而不求賢清兵核餉而不擇將恐一弊未清百弊已伏也一謂責外重而責內輕治民理事固圉安邦四方之文武小吏也故事不理民不治則責有司烽火不息烟不銷則誅武弁其用此文武貽害天下伊誰之責而吏兵兩部絶不分任至若天變民窮災害相因而居端揆之地者依然自負材能不思引罪更不可解矣一謂嚴于小而寬於大積玩之餘非法不醒然必罰一人而天下懼法斯善也邇來外吏犯贓即行提究小臣有罪毫不寬假中閒罪同罰異者不乏人焉如逃兵殺掠有地方之責一也按臣高捷出境不免撫臣余大成建牙自若武闈取士有

監視之責一也余文熠等盡加處分而兵部堂上熊明遇等置之不究欲以一法紀而肅人心不可得也一謂臣日偷而主日疑賡歌喜起方是泰交獲上治民始成盛事邇來諸臣念切身家遺忌國恤致皇上不得已遣用內臣則諸臣之仰孚聖鑒者可知頃者名對聖諭諄諄望諸臣以盡職在廷竟寂無一言不肯承認嗟嗟欲其一言承認且了不可得又安從得皇上之信任也一謂有明旨而無奉行皇上鑒臣等一念朴忠凡有條奏即時批發

且曰嚴加申飭着實舉行恨不朝奏事而夕報功乃中外泄泄若罔聞知在京不過抄發存案在外不過謄錄傳布照舊各行其所便各行其所私求一寓目者無之而欽遵勿論已不其視明旨如弁髦乎臣仰見皇上求治之殷因反覆天下未知之故竊謂坐是寧世變而通之天下可運於掌矣伏祈採擇施行崇正四年十二月初五日

七十二峰足徵集奏疏卷二

武峰吳定璋友篁蒐錄
寒山王　櫰二玉編訂

謝存問疏

王　鏊 守溪

嘉靖元年二月初四日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王鏊謹奏為謝恩事伏蒙聖恩特降敕諭遣行人柯維熊存問併示優眷者臣久伏草莽忽聞詔使臨門有若自天而降光生巖壑歡溢里閭莊誦璽書誨諭微悉閔臣以直道難容嘉臣以勞勩曾効臣之寸忠特荷九重之知雖殞百身何能爲萬一之報乎隨欲赴闕陳謝而衰病侵尋恐顛越于道路乃敢具疏以聞臣本樗材遭際聖朝亦嘗承乏內閣預聞國論適值逆瑾盜政播美威福臣力既不能沮抑又不善詭隨不得已乞身而退處於野十有三年無復當世之望矣恭遇陛下龍飛九五庶政一新海隅蒼生欣欣相告復睹太平之治而草莽之臣又不意獲沾優老之典臣不自揆嘗著講學親政二篇志欲效

野人食芹之獻而無由今幸天恩下逮何敢復自疑外而以出位為嫌哉竊念古之聖君賢相共成至治之隆者益起於上下之交而近世之弊多起於上下間隔所以為上下之交其道有二一曰講學二曰親政陛下即祚以來時御經筵聖學勤矣臣愚猶過憂工夫或間斷而不洽所望清燕之間廣厦細旃之上時召文學侍從之臣從容講論凡帝王為治之大經大法日陳於前萬幾之暇惟是觀書觀書之暇靜以養心則自內及外無非進學

之地殷高宗所以惟學遜志務時敏道積于厥躬者此也陛下昧爽視朝聖政勤矣臣愚猶過憂堂陛大懸絕而不親所望視朝之暇時御便殿公卿大臣侍從臺諫遞日輪對從容咨訪生民疾苦政事得失使得日陳於前總覽乾綱不治微細接引忠正不隔疏遠則自朝至暮無非脩政之時周宣王所以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者此也講學則聖心日明親政則聖政日修君臣上下日周旋於一堂之上又安有間隔之患哉二帝三王之治可復見於今日矣聞古人雖在畎畝義不忘君故敢輒效其愚誠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其義則臣子事君盡心之道也惟陛下少留乙夜之覽如有可采采而行之則臣雖即塡溝壑無復恨矣其講學親政二篇附奏以聞臣不勝感激屛營之至

講學篇

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華御文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為希濶之典故

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三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間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于學如有所不逮成王訪落于群臣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弼時仔肩示我顯德行緝熙者繼

續而光明之示我顯德行者冀群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祲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濶略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傅之之人寡咻之之人多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宗周成為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

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群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覩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

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于便殿之側修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誼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閒則游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略如家人父子上

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于前矣

親政篇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上之情壅閼而不得下達下之情壅閼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所

以為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絶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絶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愚以為欲上

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

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常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有憫于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睹至治之美天

下至今以為恨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刻近世壅閼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做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群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有近世壅閼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

已

劾首輔周延儒疏　路振飛　皓月

欲圖治平之效須斥誤國之奸事嘗聞之耕問奴織問婢白面書生不足謀而求綦隆於姦邪之小人必無之事也我皇上御極以來有一時不欲見太平一事不欲致太平者乎何以至今不太平也何以反災害並至世無寧宇也臣早夜思之一經論劾即行提究懲貪之法未嘗不嚴也而貪日甚十五年來從頭清核釐弊之法未嘗不細也而弊日滋良以大貪未除弊源未塞也如首輔周延儒行本卑污心復姦險小信小忠足以佐其佞巧營巧搆足以濟其貪修隙而睚眦必報飲墨則文武不遺賂有入未入之分故一票而前嚴後恕人有附不附之殊雖共事而彼刻此寬盡職獨拙一切開導啟沃過而不問脫卸偏工舉凡水旱盜賊推之遠方是其黨恒一歲三遷啟宵小奔競之門非其人則洗垢索瘢短豪傑敢言之氣故有為延儒責者謂身居宰輔天下為己任焉災異迭見燮理

者誰堂簾否膈調和者誰閭閻凋敝誰司平章之責烽火頻警誰裕樽俎之謀延儒不能辭其責臣以為太過天下安有姦邪小人而能平章協和奏績雍熙者乎跛鼈固不能千里也又有為延儒罪者謂赫赫爾位百執將則做焉名罷可惜何畀私人廉恥坊重胡堪暮夜背公植黨矣殊媿以人事君借題脩怨矣尚當愁遺一老延儒不能逃其罪臣以為太迂天下安有姦邪小人而不招權納賄

妬賢嫉能者乎青蠅固不肯棄血也臣所痛者以
皇上英明天縱銳意中興四海窮黎引領望治直緣延儒搆黨為非擅作威福致令聖澤不宣災異迭見迄無治平之期是所為憂心如焚者也置臣言勿論請皇上萬幾之暇徐思延儒輔政以來國勢視往日如何民生視往日如何再思延儒在公之際有仰體皇上敬天勤民之意而祈回天變軫念民瘼者乎無有也有屢念皇上宵衣旰食之勞而致宸衷暫逸天顏偶霽者乎無有也有舉一人

以為賢用之則天下同慶指一人以為不肖棄之則天下稱快者乎無有也臣故曰延儒為誤國之臣也延儒罪惡多端贓私狼藉久為諸臣指斥而靦顏就列不思引退從今欲知罪自止似難望之寡廉鮮恥輩矣祈皇上將延儒立賜黜免另簡賢良則治平可見而中興之烈不徒付之夢寐間矣

崇禎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糾東撫疏

齊事傳聞甚惡劣撫萬不足恃祈皇上廣集廷臣謀收萬全事山東撫臣余大成庸懦無為孫元化鑽謀冒餉欺君誤國釀禍地方諸臣言之最早且不一而足無如奸輔周延儒曲庇私人貪其貨賄雖彈章屢見而堅護不休今竟何如也叛兵作歹倒戈相向攻城掠郡殺官戕民從前屈指將五十日而兩撫茫昧退縮束手無策今復有攻陷登城之傳聞果有之兩撫伎倆安在誰非皇上之赤子誰非皇上之封疆而堪令敗壞至此不知當日何憑而專節鉞人言之時輔臣又何憑而以為必可用也此往事也急不遑咎臣痛慮青齊密邇神京

當河運道若不急為勦除為害滋大近見明旨嚴責兩撫速圖戡定夫自伊壞之不伊責將誰任但天下釀亂之人必非能定亂之人況兩撫不堪用中外久已知之萬一黠技已窮桑榆罔效二東億萬生靈於誰寄命且日復一日決裂漸多兩撫罪惟一死天下事不可知竊謂曲突徙薪既失於始亡羊補牢宜善其終除嚴諭兩撫外祈名在廷大臣從長計議兩撫敗壞至此不足恃賴今應如何

調度如何收拾誰堪佐廟謨誰素裕亂略誰為齊民所愛戴懷服而能救寧招集人捋其見務悉萬全於以轉天下之安危即以定諸臣之賢否可也不然全以東省之事責之兩撫仍以兩撫之罪問之延儒恐從此皇上東顧之憂無已時也奸臣之肉不足食矣 崇禎五年正月十四日

糾冢宰閔洪學疏

冢臣奉職無能飾非有口直指其昭然之跡以醒其不昧之良事自冢臣閔洪學秉銓以來方正日

少吏治日壞一味結納權勢樹植私人無一事從國家封疆起見公論鄙之臣草疏論劾間聞部臣華允誠臣同官周堪賡疏出竊念觸奸有人臣疏可無用也遂焚草燈下夫亦謂洪學聞言知罪避賢意決稍留大臣體不意其昧心強辯刺刺不休也臣義不能默指其一二事為通國共知皇上所親見者如用人之大莫過於枚卜去年枚卜洪學桑梓情深材品罔計首推同鄉之姜逢元迨弗愜聖意諭使另推此時若非膽大包天應當惶悚無地乃悍然不顧再推之際仍首逢元若強皇上以必用者究竟聖心簡注屬在賢良逢元𢙣意不自安具疏乞退洪學則肆行自如全無驚懼尚謂有人臣理乎兵部侍郎劉宇烈性貪骨媚口佞才疎山海之役皇上真知其不勝任特令名回宇烈之為人盡在睿鑒中洪學前不知後應知也山東搶攘視閫門為甚毫不體皇上鄭重封疆之意復以宇烈往至今一籌莫展名城屢失萊州數十萬生靈被圍五月望救如焚宇烈首鼠觀望逡巡不前

且又嗔士民大聲求救而與之爭口角舌致皇上東顧之憂殷殷未已宇烈磔有餘辜矣洪學用之者何心也其蜀撫張論楚撫魏光緒庸碌充位科臣吳甫灝預知必僨具疏參劾奉旨下部議洪學曲庇私人藉口無單娩為留用未幾而兩撫俱以地方事敗洪學直無知人之明耶抑私有肺腸耶洪學專擅之罪罄竹難書臣僅特此三款俱奉有明旨者洪學具廣長舌請一一剖辯果即之成理言之有味可以掩長安之耳目可以惑神聖之聽

明則臣言為妄甘就斧鉞如良心未泯自反多私則不必勉強支吾以聒天聽也伏祈早賜處分以清用人之本則天下幸甚臣不勝感激待命之至

崇禎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紀畫一疏　　路振飛　皓月

明主銳意中興法紀務期畫一謹指不一之法恭候聖裁事語曰治天下有道信賞必罰斷而已矣我皇上當積玩之餘圖中興之盛當必有罰一人而天下懼者間或犯實同而罰互異臣不能無疑

焉如失封疆一也劉策斬首西市而王化貞縲絏自若兵逃一也張鴻功已伏其辜而王威未正其罪逃兵淫刼有地方之責一也巡方之高捷已經議處而撫臣余大成建牙如故武闈監視一也余文熠等劾者劾處者處兵部堂上熊明遇等付之不究文武場鄉會場同也不稱之徐明彬楊振德等悉經革黜主考之楊世芳等悉經處分而私賣尚元之周延儒厚賄鑽買之陳其太置而不問至若祖大壽喪師降敵因為閑說致數萬生靈盡啖犬羊之吻律之責國之罪固應碎屍萬段者也而國憲未加皇上神謀長慮超出尋常固非臣等所能窺測乃臣一念愚朴則謂皇上欲以刑罰醒積玩之人心懲後來之欺罔而法不畫一恐狡便者終懷漏網之思犯法者永無戢斂之志伏祈敕下該部將王化貞等各照同犯者正罪則人心震攝而刑罰不失矣

金甌枚卜疏

聖主求賢若渴天下治平可期懇祈修舉金甌盛

事明試以功以杜夤緣以光大典事前月二十八日臣隨諸臣後侍皇上御中左門見發章奏使各官票擬未得其解今閱傳諭吏部開多官年籍履歷併從公會推品望超著實堪闔負者乃知聖衷淵微意在求賢也臣不勝手額曰賢人進則小人退天下從茲治平矣竊慮落落者寡營營容容者易與賢豪挺立不借遊揚之口譽言日至未必輿論之公然枚卜盛典也盛典而使夤緣者附則不光皇上思治平也思治平而使卑污者受任則無

效如向者周延儒溫體仁王應熊等公論俱違不知其何以能結主知秉揆以後民窮盜起[illegible]推交訌災害並至宵旰殷憂辱已者必不能正天下可以懲前可以毖後矣昔孟軻之論用人也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詳繹聖諭從公會推其即見賢後用之意乎仰見皇上為天下求賢欲與天下共求之天地鬼神必呵護焉懇祈敕下該部凡開寫會推者必保其實堪有不堪者連坐

再名應卜諸臣問以流寇披猖作何勦撫[illegible]插內侵作何撻伐士民解體作何收拾閭閻凋殘作何經濟看其訏謨石畫鑿鑿可行堪為救時之輔不徒以票擬數字見長者多擇幾人覆名金甌告之天地祖宗天心厭亂九廟式靈必賚之良弼矣所得之賢暫做行邊故事用以衆[illegible]勦賊功成入閣實堪乃見庶不負求賢盛心而以正途進者衾影不媿乃能建光明俊偉之烈也不然貪緣之巧習為固然前人捷徑後復履之臣為此懼矣　崇禎八年七月[illegible]日

陳情疏　　王奕仁　志山

臣家世寒素自幼孤单臣母周氏辛勤拮据操持家務俾臣專心誦讀倖博科名仰邀
聖主隆恩濫居清職雍正二年奉
命視學黔省即差家人回籍迎母臣母因聞黔嶺高峻溪水湍急自頋衰憊難勝跋涉不及遠來就養雖有妻子在家侍奉但路途遥隔音信往還動經數月臣才身在遠每一念及或竟夕不寐或對食忘餐身為士子表率而溫清定省之節臣先曠廢累年問心實覺難安

因受
恩深重欲待進京復
命之後方敢陳達下情今臣仰荷
特恩再留三年以臣一介寒微至愚極陋屢蒙
皇上格外施恩雖竭盡犬馬之力未足圖報萬一豈敢瞻顧私情輒求解退寔因臣母年已七十有九臣既無兄弟朝夕侍養萬難自已本月二十日貴陽一府歲試告竣接到家信云

臣母精力愈衰目生障翳行動需人扶掖等
語臣聞此語益切惶懼伏念我
皇上臨御以來厚澤深仁涵濡周徧太和之氣洋
溢宇宙河清海晏物阜民安而於養老教孝
之典尤叠奉
恩綸超越萬古臣生逢
盛世忝列儒臣陟屺循陔苟忌孺慕不惟莫慰
倚閭之望亦恐上負
聖朝之豢養下慚多士之儀型臣謹遵照獨子終
養之例披瀝下情上瀆
天聽倘蒙
皇上俯鑒微忱垂憐孤苦許臣解任養親俾一母
一子團聚庭幃夕膳晨餐歡承菽水臣母仰
荷
聖主齊天洪福幸得延年益壽臣舉家頂戴
皇上高厚之恩生成之德永永無斁矣

擬建文從亡臣程濟上英宗封事

方外臣程濟百拜上言臣聞覆軍之將不可言勇

亡國之臣不可言智臣賤俘也陛下不加斧鉞之
誅恩放還山幸矣寧敢復言朝廷事哉竊念建文
天子白髮東歸雖蒙陛下迎入西内號稱老佛情
文肫摯誠五帝可六而三王可四焉頑維持調護
之功尚有厪宸衷者在廷公卿大僚暨臺垣庶職
皆陛下所特擢即感恩而不欲言間有一二舊臣
又引嫌而不敢言臣不言是終無一人言也語云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又云良藥苦口利
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今將遠離為東西南北之
人敢不敘老佛患難間關之苦一一為陛下陳之
乎臣聞天經地義首重親親有父子即有兄弟有
兄弟即有叔姪宗室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隆尚
親親之誼而克固祚靈長者也詩曰維桑與梓必
恭敬止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敦孝行也又曰兄弟
婚姻無胥遠矣式相好矣無相尤矣重天倫也又
曰既有肥羜以速諸父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崇
一本也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言各盡其道也
書曰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言傲逆之即為憝

惡也禮曰敬長為其近于兄食三老五更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弟蓋言友恭之不可少乖也春秋書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宋公殺其世子痤鄭伯克段于鄢盜殺衛侯之兄縶蓋言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者之不可以訓世也經書所載孰有不重親親者歟夫享天下之久者莫如周周以忠厚開基武王克商建兄弟之侯十五國同姓之侯四十國手足腹心聯為一體厥後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揆其故由親親之道得也喪天下之促者莫

如秦秦始畢六王一四海功非不偉二世篡立弑太子扶蘇殺十四公子於咸陽矺十公主於杜不數載而陳吳楚漢義旗一舉旋踵而亡揆其故由親親之道失也殷鑒不遠願陛下少留意焉伏惟老佛者太祖高皇帝之冢孫太宗文皇帝之嫡姪仁宗皇帝之長兄宣宗皇帝之伯父陛下之從祖也我太祖生皇子二十有六而高皇后育者五長則故康皇帝今貶號懿文太子次則秦王晉王再次則文皇帝初封燕王再次則周王懿文早捐賔

客太祖申大義立老佛為太孫老佛仁慈孝友文皇帝英明威武皆太祖所鍾愛其所以不立文皇帝而必立老佛者因立嫡立長之義不可紊也太祖聖明天授起田間而玉帛萬方文臣若劉基宋濂武臣若徐達李文忠輩皆所稱王佐才寧不度太孫之不克終享天位燕王之不能終屈藩封者哉新月之咏兆見先幾緘遺篋藏度牒製僧服其豫為老佛計行遯至切且深而遺詔卒立太孫無有動揺誠不敢以創業之君紊王制而啟後世之

亂階也則曲體太祖之心者可不善養老佛之志也耶當日太祖升遐老佛嗣位雖悞信齊泰黃子澄強幹弱枝之議削奪諸藩然老佛之於文皇帝奚常一日不加厚也遡册儲之時諸王畢會入殿門文皇帝突掖老佛背曰吾兒乃有今日太祖遥覩之大怒曰如何毆我皇孫老佛稽首言四叔愛臣戲相掖也大祖曰汝尚為之諱耶命幽別宫禁餽侍幸老佛力救獲解迨圖燕之謀決矣乃文皇帝入朝行皇道登陛不拜曾鳳韶劾大不敬斯時欲

搏執之一力士事耳老佛以至親弗問仁宗以世
子入朝徐輝祖首請留京斯時欲擒圍之亦一力
士事耳老佛以至親又弗許洎乎靖難兵起是君
臣而敵國叔姪而忍讎矣出師之日猶誡大將軍
耿炳文曰燕王骨肉須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
名是文皇帝之得志固老佛成之也老佛之於文
皇帝何如也哉金川門失守尚有東南半壁斯時
進戰可退守亦可倘遷都陰畿集忠臣義士勤王
之師背水一戰則天下事未可定也而老佛知天

命有歸遜國以去是文皇帝之一統亦老佛成之
也老佛之於文皇帝又何如也哉憶文皇帝上章
老佛及誓師動稱法周公輔成王設使燕旅困城
老佛敕帥卒斂戈勿拒出公孤勳戚中官於郭外
雍雍焉肅肅焉逆之以迓周公之禮而老佛袞冕
臨朝陳負扆以俟為文皇帝者將解圍北返黎四
載之卧薪嘗膽乎抑假手推刃以居萬世之不韙
乎而老佛竟遜去虛位待之文皇帝遂晏然有之
是匪特讓之以天下幷不忍令文皇帝居篡弑之

名也老佛之於文皇帝更何如也哉且老佛出亡
其顛連之狀亦甚苦矣嘗金川告變老佛由鬼門
出從亡臣二十二人由水關御溝出而其後擁護
不離者臣與楊應能葉應賢耳之吳之楚之晉之
黔之浙之閩之蜀之泰之九江之兩粵或結茆于
白[illegible]或結茆于善慶里或結茆于鶴慶嶺成而
被熸熸而復搆出亡三十九年周流十有一省往
返至再至三步行數十萬里衣敝屣損腹枵足腫
繼而應能應賢又中道殞殂所與老佛相終始僅

臣一人而已其間為盜寇之所迫樵牧之所侮辱
心驚膽舍始忍恥極盡人世之所難堪者洵如尹
昌隆言求為丹徒布衣不可得也鳳子龍孫頓令
至是不亦大足哀歟今途窮而返國矣老佛之意
無他謂本朝氣數正盛不可以天子而軽拋骸骨
於外欲遂首丘之願耳陛下篤念天親恭迎奉養
臣又何須贅一辭而有不得不為之思患預防者
老佛來京初寓大興隆寺臣民切故主之思拜謁
無虛日御史郎以惑衆請若非陛下睿裁獨斷宏

覆載之德毅然不允倘有來俊臣周興者流文飾其詞而此時之老佛將百身莫贖矣尚忍言哉臣再四籌之一左右之供奉宜察也老佛年已六十有四筋血衰邁肌肉尫羸為歡幾何夫宦官宮妾良奸性殊果能體陛下如天之度保護周至則陛下獲亘古令名倘或罔知大道則斧聲燭影之疑不累陛下負殺從祖之名乎何以示天下後世況文皇帝正位時或告老佛已崩遂為輟朝三日咨嗟惋悼豈儼然猶在反不思所以保全之臣愚以為須擇謹厚者數人朝夕侍衛飲食必美服飾必豐起居必慎俾老佛安適以終餘年則太祖在天之靈亦快然而靡餘憾矣一建文之年號宜復也老佛以嫡冢繼立名正理順改元紀號君臨宇宙者四載文皇帝之稱臣奉朔者亦四載一旦革除之太祖演沒後之年老佛匿生前之號詎成一代信史哉此黃童白叟數十年後猶扼腕而痛惜者非痛夫建文之不存而惜夫文皇帝之過舉也雖然文皇帝執詞舉事必曰遵祖訓清君側輔少主是

志嘗不欲信大義於天下迨九門之鎖鑰自開五鳳之鑾輿先隱已無怨之欲雪忿之足留豈復逞一時之快於革除乎想從龍文武持殘刻之見浸淵而逢迎之耳況當時即位詔告諭臣民敕俱稱建文文皇帝自革而自稱之意固有在臣愚以為亟須議復垂信史於奕葉則幹蠱蓋愆之孝較勝掩飾瑕之孝而文皇帝在天之靈亦快然而靡餘憾矣一懿文之廟號宜崇也夫懿文為太祖太子于親孝于弟友于臣仁四海喁喁向風不幸而早逝仙闕太祖為之廢食百姓如喪考妣老佛嗣位尊稱興宗康皇帝告之宗廟布之天下久矣而一旦貶之遷於陵不特深山窮谷慨嘆悲號即太祖之英爽諒亦戚戚於九霄者按周禮宗人有罪必宥之三刑無罪之亡兄也臣愚以為亦須議復祔於太祖之廟太祖居中百世不祧興宗為昭太宗為穆仁宗次昭宣宗次穆至將來親盡移奉祧廟則父子兄弟倫誼無虧有以慰懿文太子在天之靈即以慰太祖在天之靈而文皇帝在天之靈

不亦因之共慰乎哉乃臣再有請者老佛必子文圭自襁褓被繫中都屈指中齡以後矣上未識父母之顏下不遂室家之願憐孰甚焉伏望陛下矜念無辜赦之出禁俾得奉侍老佛展定省溫清之禮少報劬勞罔極之恩并令婚娶嗣育衍懿文太子之祀教一人之孝正以教天下之孝其裨於聖治良非淺鮮也抑臣更有請者猶難諸臣文皇帝一時震怒施之極刑後陳瑛疏請追論其餘得聖旨諸臣盡忠於太祖故盡忠建文食其祿當盡其

心勿究大哉王言已開一面之網矣但妻孥發教坊姻屬謫居遠塞久未釋禁諺云罪人不孥志士可殺不可辱今孥之辱之莫極於斯昔太祖嘗問群臣孰為奇男子衆以常遇春對太祖曰常遇春朕得而臣之王保保朕不得而臣之真奇男子夫忠臣于國固英主所深嘉而樂道者何獨於建文諸臣偏加刻乎伏望陛下復其官爵敕有司立祠致祭赦其妻女姻屬還歸故鄉以皷節義以勵廉恥教一人之忠正以教天下之忠其有裨於聖治

更非淺鮮耳臣九死餘生狂瞽之言上瀆宸聰陛下信採而行之則仁同天地明並日月又何五帝之足六而三王之足四云將億萬年無疆之祚兆於茲矣臣臨表涕泣不勝激切屏營臣濟死罪

武峰吳定璋友篁蒐錄
蜀遂諸葛謙六吉編訂

王　鏊守溪

姑蘇志序

姑蘇志十卷紀載郡之封域山川戶口物產人才風俗以至城池廨宇井邑先賢之遺迹下至佛老之廬皆次焉姑蘇東南大郡其風土已略見于禹貢周職方爾雅諸書其後如子貢之越絕趙曄之春秋張勃陸廣微之記錄羅處約朱文長之圖經

龔明之輩紀聞紀事則備矣彙而成書則有范成大盧熊二志由今而觀范志峻而整盧志詳而贍而其間亦不能無得失焉者況國家百三十年人物文章制度因革損益尚皆缺焉識者病之成化間番陽邱侯霽守蘇有志修述時則有若劉參政昌李中舍應禎陳訓導頎各應聘修纂會邱罷去遂已弘治中河南史侯簡曹侯鳳又皆繼爲之時則有若張僉事習都進士穆而裁決於吳文定公寬久之二侯相繼去文定不祿書竟不就然文定之惓惓是書也雖病在告未嘗釋手淡墨細書積滿箱案廣東林侯世遠之守蘇也宿弊盡剗文事聿興一日抱文定遺藁屬予曰敢以溷子予謝非其人侯曰文定之志不可以不就也予不得辭侯乃延聘文學得同志者七人相與討論蒐輯合盧范二志參以諸家稗以近事閱八月而成發凡舉例一依文定之舊蒐亡闡隱芟繁訂譌則諸君子之功居多予何能焉其亦會其要校其成者也獨念是志之續歷三十餘年更六七郡守而卒成於侯予乃適值其時獲玷名其間惜予學殖荒落於

吳事尤多懵焉又以趣召事嚴不及磨礪佔畢以足私心之所志以副林侯之望此予之所自愧而嗟也續而正之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乎姑蘇山名在城西南昔以名郡故今以名其志

武峯鄉約序

吳文之與成

今年夏五月予歸自南徐葛君鳴玉輩以書抵予議行鄉約申舊諾也預者十有五人人出白金歲以三人分領之出息以供約中之需嫁娶喪葬家

有助凡預約者必以濟時行道爲心其次致養爲事言必依禮行不愆度反是衆必諭之諭之不悛則有罰罰又不悛則絶之時會歲計咸有成規議既恊行有日也俾予序而傳焉惟世之爲鄉約者率祖藍田然非呂氏始爲之也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先王養民之政固如是也當是時不獨行于一鄉而周天下故風俗篤厚遠近同之無所事約自秦廢井田開阡陌并兼傾奪遷徙不常而親睦之道失

矣自後民之有會不過春秋賽祠而已唐宋盛時士大夫有衣冠之會若香山洛社其尤盛者也高風雅韵至於今日猶喜傳而樂道之然皆已仕而老優游泉石詩酒間自適其適於民風何繫耶惟呂氏之爲鄉約其事近古所謂患難相恤禮俗相交者意獨與孟子之言合予舊讀其書而嘉之嘗竊有志于斯以方事奔走未暇舉行今諸君能率先之復古之道變今之俗厥志甚善所患者行之弗力至久而廢耳彼以爲迂濶難行特世俗之論何足恤哉予昔嘗有志不敢爲淵明之弗預顏齒雖少亦自有兼髦之故事乃終諾而序時正德已卯六月書于徵鳳軒中

吳氏聯珠集序　　王　鏊 守溪

洞庭之西金有兩處士伯信字思復叔敏字思德伯端以重叔秀以穎而皆博物洽聞皆工於詩而尤工於歌行蘇州洞庭號湖山隩壤其民之恪者務種藝健者服賈走四方罕知斅學秀者方事舉業務取科第亦未知從事於古學二君奮起其間

其學亦無所授盖自得之爲多今讀其詞非獨才氣之奔放也考其歸與作者矩度無弗合者可不謂難乎成化初余歸自京師二君一見而奇之以爲麒麟鳳凰復出也咸爲詩以贈迄今五十餘年二君下世久余亦且老矣求其詩不可復得其玄孫文之徧訪之民間得殘編斷簡若干首合爲一編名曰吳氏聯珠集屬余序之初余之幼也二君爭先睹之爲快固期出爲世用功業炫赫爲盛世之麟鳳也孰知余之固陋窄僻與世背馳雖嘗効

用於時迄無可紀其殆楚狂所歌之鳳魯郊所獲之麟乎甚不滿二君之望其可媿也今文之才儁學富落筆往往絕人遠甚雖取應天高第猶爵士林之望行當鼎甲之捷宜力湇時使名實加於上下嗟乎二君昔有歎乎麟鳳孰知今日之麟鳳乃在君家之庭乎二君有知其可以慰於地下矣

贈徐子容序

兩洞庭山並峙太湖中諺稱東貴而西富蓋自國初迄今高科顯仕皆東之出西無聞焉西之人未

嘗不學也非無才且秀也人皆曰其地則爲之倡一和萬以爲是固無疑者父兄以是絕其子弟不復使學子弟以是絕其身不復學有徐氏以同者山之世家獨不然其子縉依予學者五年矣其質秀而文可與進者也始予開以讀書之法而惶然繼予授以修詞之法而悚然而豁然而沛然縉非昔日之縉矣戊午順天解試名在高等人皆曰西山之天荒至是破矣夫昔之荒也果天乎人耶今之破也果天乎人耶事難在先蜀之陋也相如先之開之陋也歐陽詹先之遂各以文顯兩洞庭並峙競秀西特寬衍有山泉禽魚之樂橘柚竹箭之饒金庭玉柱爲東南福地扶輿蜿蟺甲於古始發於今其發也必大獨一第也乎哉其亦自一第者始也天下有大荒焉非科第之謂也其不獲久矣漢有仲舒焉始一破唐有退之焉始一破宋有濂溪諸公焉又一破餘未之覩也予有意乎升堂拜親北轅言邁無或遲遲而來也

林屋山人自序　　蔡羽九逵

古之言者必有得有所得而不言與無所得而言

均非也山人非有得也言如不容已於戲不能無感者情也動於中形於外言辭也如鳥於春如蟲於秋動有由來不自知也紀綱有無是謂志述原厥成敗是生議論管乎人情陳其巨細是分風雅其義炳於六經絡於諸子上爲列星下爲流峙謂學道不學文非四教之意謂文不言體非六義之訓是故其局雖殊其宗未嘗異焉經者微之傳者顯之微者引之顯者緯之故得其趣則千載同志

士其的終身取肓是故學不可以不慎也意不待言何憂乎拙言不自足何害乎聽語人以代非知言者也寓言於迹當求諸言外山人方十齡從母氏學歌詩弱冠喜敲律爲文章喜波瀾踰曰十盡棄前好然局與歲更竟逮於老自謂茲無歸宿恒仰首浩嘆有詩賦八百餘首文幾二百首爲友人所刻言不自知君子憫焉山人姓蔡氏名羽字九逵居於林屋山中故稱屋山人又稱左虛子

鷗音自序

王禹聲　遵考

始予入路陽同遊蓋有四民部焉酒杯談塵無不偕也無不適也甫閱月曹君能始南遷報至蓋已深聚散之感矣未幾而胡君汝揚以榷關去鄒君汝高視學滇中與能始相繼去舊遊在者余與部君汝德兩人耳入夏部君又去嶺海波臣亦旣棠戍其衆矣何爲是栖栖者歟每聽驪歌不覺黯然魂銷恨無晨風之翼也爰次前後贈行諸篇附以思歸數語命曰鷗音非徒見一時共事之惟亦庶幾仁者覽之惻然興懷早俾猿鳥脫此樊籠云爾

包山集序

葉初春

勾吳山水明秀甲於他郡而遠隔塵凡獨標形勝則震澤洞庭最焉震澤延袤三萬六千頃跨越三州左毘陵右苕霅南望姑蘇浩渺無際而七十二峯浮沈點綴於蒼波碧落間東西洞庭爲之雄長乃稱爲仙源古蹟者西則冠之峰若縹緲洞若林屋灣爲消夏爲明月山爲石公爲龍頭寺爲包山爲資慶及諸名刹烟霞變態遐矚天表巖壑幽邃窮搜浪窟人區別境奇哉絶矣入我明以來名賢

逸士往往艷慕興懷不憚風濤百里掛帆來茲登覽留連弗能去播諸詩歌彰諸記述纚纚乎其言之也予與中表兄萬里蔣公世家此山同學之暇相與任意遊歷不自知身在蓬島中暨予壯年涉世遷居郡城萬里公棲止如故無何公以文學選爲博士薄遊三晉不數載兩還亦晉地才名清譽藉甚縉紳間當道方署公上考公忽忽不自得遂一旦謝政歸稍葺舊廬環堵蕭然惟吟藁置奚囊可云富有嘗語予云金庭玉柱時在夢境今幸爲

我案前物矣夫人文山水實相輝映向来名公著
作久而散失非具區墜典耶于是次第諮採經年
得詩若干記若干濉爲包山集而卷會琴川嚴天
池氏自邵武守返厤初服雅志髙尚置别業於消
夏灣之麓春花秋月時約萬里公觴而咏焉往來
甚適因閱玆集謂苦心哀輯不可無傳乃從臾付
梓用以倡夫継嚮者予也跡寄市廛心懸古里歲
時還山拜墓則得侍公杖履徜徉容與尋綺園甪
里諸境興盡言别間亦屬和元倡附見集中𣊬不
辭鄙爲之序云時萬曆辛亥夏四月也

養生直指序

吳昺芳 凝甫

邵子吾山貧士少故善病得黃庭内外之奥所養
日深而神亦日王以其術遊吳越間一時諸名公
争羅之不能得所至輙有奇驗而不欲一輕授也
㝡者訪予虎峰蘭若極談性命之要予方事天竺
大乘有辜惠好迄今三載嗣君文化持所著養生
直指而泣曰此先子志也不幸先朝露頋得一言
弁首以廣其傳焉夫生也者陰陽之氣而已合則
聚散則離天地無窮人生有時以有時之具於無
窮之間油然忽然騁六欲于一郤耳加以淫敎艷
色靡曼玩好愛喜娛樂憂悲怨苦耳目眩于外精
神竭于内蕞爾之身徑寸之地一日之間攻非一
途其速朽也固宜養生者則不然全其形瑩其神
合其德恬然無營澹然無慮固知性命之理由輔
養以相濟也而世皆不精莫能得之邵子曰鍊世
易鍊性難鍊病病易鍊不病病難性藏于恍惚之
中命凝于翕聚之内心法多門妙用惟一太都括
先後天之旨語簡要而意精詳使學者遡本窮源
返精完一一破世俗所云丹鼎刀圭白日羽翰之
妄誠萬劫不壞之真元一物不容之妙境也不意
五交是尤三纍爲梗未有克終其志世途艱險一
至於是抑造物者之妒人而不欲其爲全功耶昔
稽叔夜倘服食之事乃著養生論以爲神仙禀之
自然非積學所得至于遵養得理則安期彭籛之
倫可及因忤潁川公子無罪見辜海内之士莫不
惜之以此觀之異代而同轍者也雖然是書之往

必有崆峒問道函谷受書者存焉郎子有知可無憾于冥漠矣

獨繭編序

自嘉隆以來宇內人人稱詩盛極矣盛極則衰理之必然正法眼藏寶千百一二其或一聞一悟亦可自立不磨大抵適之爲障者二一則叱咤爲崇挾雷車而教令一則嘲哳不堪向鬼窟以生活若吾友陸明生之獨繭編裁體典則入意純整春容而不肆婉暢而不廻所謂自立不磨者非耶明生

温温翼翼言若不出口家虎峯一曲桑樞蓬藋年過四十名不挂于通人跡惟滯于委巷嗟夫伯鸞賃舂浩然放棄唐求瓢稿微之楮幣此古人光飛景曜殺華煒煒乃不過若是今明生有不磨之業以彼易此亦可以自慰矣向予出山明生以是編見委涼燠再閱乃剖而序之以告夫宇內之誦法乎叱咤嘲哳而不能自立者

洞庭寓草序

茗吳健父先生寓居洞庭東山三十年貧如一日門庭蕭寂高棲浩然惟以適已而已先生不欲人知人亦無知先生者往歲頷蓋石屋山中年逾六旬矣鬚眉交白面目有光籜冠桓褐悠悠塵外不以妻孥凍餒爲念豈古之所謂棄世無累有其道者使人之意消恨相見也晚先生居常以陶詩自和一篇一詠輒入妙境蓋人品不殊神理自會正在有意無意之間其他章什靡不泉石其聲烟霞其色如疎柳受風新桐掛月山空籟靜夜色自佳頡頏古今其輞川隨州歟惜乎遺稿散漫不有什

一靈源僧實訪遊先生之門不忍負于地下輯其洞庭寓草而鍥之業不朽矣夫草曰寓有謂而云耶抑莊舄之吟越鍾儀之音楚志不忘故土也嗟夫天地一逆旅安往而非寓今先生因寓以成名豈苟焉而已

繼躅稿自序　　吳九逵

事有當爲而爲之者有不當爲而不得不爲之者要皆揆之時與勢而原其心焉爾矣吾人誦習先王服其服行其行言其言得志則道行而文章天

下黼黻皇猷德澤沉當時榖光施後世此固當爲而爲之者也窮居巖穴之士不得志而道不行欲徒托之空言以傳不朽則古今天壤將不勝其言之充溢矣而又何補於世此則事之所不當爲而爲之者也然古人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夫進德修業六經皆爲糟粕建鞀設鐸芻蕘亦有可採故聖人不以人廢言亦不以言廢人也粵稽上世樸菴海舟二公好古博學工爲文章從叔武峰太史編次成帙名曰聯珠集乞文恪公爲

之序以傳不朽先君滄溟懷才抱德不求聞達平生著述不下千篇遠不能揄揚先德見諸行事以爲所當爲乃裒集先君諸作并緝從叔遺文合刻一編名曰娩美集於戲爲之子孫不能圖其遠者大者而勉强於其近者小者此事之不當爲而不得不爲之者也嗟予譾陋日薄西山曩者有爲之志自分與寒烟野草同其澌沒矣竊不自量亦欲以感於中者形於言發於敍者華於策以繼祖考之躅使前休不亡庶後昆有所景仰吾吳氏斯文

一綫之緒尚在茲乎尚在茲乎此亦事之不當爲而爲之者然揆之時與勢豈得已哉君子夫亦諒其心而已矣

王貽上漁洋詩集序

李敬 退庵

將爲珠玉寶石象齒犀角之玩則必從千金之賈列五都之市襲以緘縢藉以襜褕其光輝然肆映而不可止然丈夫得之爲佩具婦孺得之爲簪珥均不可必焉若夫盈尺之璞處於深山草木之所蒙翳蛇虎之所盤旋日月之精蕩於其上雪霜之

凝結於其下當國家之禎祥鬼神所貢效屢世而一見焉其得之也非和氏弗名其琢之也非工師弗成其登之也非郊廟弗陳然而其初塊然無容彩色澤也田夫牧豎過之而弗視也以爲瓴甓杵臼曾不如一石之用也是故君子亦志乎遠且大者而已矣王貽上先生起家華胄自瑯琊徙新城世爲名卿顯人年甫二十登進士甲科挾其所爲詩文數十萬言以知名於海內可謂盛矣今世門閥稍高或毛髮斑白博一第及掇拾章句通曉韻

語號爲聞人於先生之數者有一焉其能免於輝然肆映而不止者耶噫抑從事於此而未之思也先生有是數者而容益下器益邃且出其詩之俊逸而中尺度者問於予將無志乎遠者大者以盡去其輝然之光乎他日廟堂之上以文章揚一代之盛者必先生也予無以測其至矣

重訂譜序　　吳時雅 斌雯

雅幼從先君子遠事我王考備聞兩世庭訓知我之先以仁讓垂裕後昆而後或荒茲德也古之以

天下讓者堯舜而下無聞焉獨我泰伯承父志於幾微挈弟行遯以延商家之末造而開姬宗八百之祥尼山述古而表無稱視唐虞無異辭延陵季子繩武而讓國一讓其兄再讓其姪知有其親而不以私之於已是爲能世其德者也吾宗承延陵之澤先民是訓是行至於今賢者猶不忘禮讓然凌夷蕩佚者固不乏焉戕墓木者有之斥祭田者有之躭逐什一轉徙殊方棄捐坵壟而忘情霜露者抑又多矣其抱方隅之見者則又徒知其祖而

不知其祖之有祖其初固爲一父之子而其後固爲一祖之孫也若曰是惟吾祖而已非我同父不得過而問焉嗟乎猶之忘其祖也安保其後之不途視之而且讐視之乎然則欲敦本者其惟修明族譜乎吾家譜牒自君立翁以來凡四脩而族伯碧嵩公之作爲脩版燬於火副本僅存然四十年來雲耳輩出歲時伏臘駿奔几筵而稽諸簡冊未登名字指不勝屈雅竊有志於斯自先君子見背而歲之不易也往來於懷者十有餘年會虞山錢

宗伯平湖倪司李婁東宗老梅村先後集於我山謁而謀之僉曰子之先有緒言矣非子之責而誰歟於是討碧嵩本而次第之歐蘇譜法詳於小宗而吾譜圖大小宗備載從其舊也惟離居者莫詳則委之伯兄亭侯裹糧諮訪凡山中之人所在貿遷者皆往雖委巷席門簡微小業爲吾宗支者具錄以來其有屢遷耿亳而郡望并州者則付之浩嘆而已始事於丙申卒業於辛亥而三公皆錫之序言以授之梓爛然可觀矣乙丑夏閒居曬書取

譜流覽則譌字羨文落落行間失於剞劂者十之七失於校訂者十之三予喟然曰是豈足以行遠垂後哉遂命姪永祐男永順重加校訂正其闕失增其生出又六閱月而後成當予之身而譜已再修矣然有昔日爲之而今且垂廢者有昔未為之今謀經久者如五十六世蘭坡公建始祖祠於濮公山下撥祭田招守僧甚盛舉也久而受事者僧與俗瓜分其田已不可起九原而問矣每歲春秋爲釀祭而修錙銖者累足不前予與族人聚金買

田以供祭曰吳祠宗田字圩租數另載别條蘭坡公本置庵以守祠而祠僧且將泯祠以著庵故祠亦圮壞則爲庀材鳩工以新之其有協力佽助者並登於版然自蘭坡公以來子孫奉其蒸嘗未嘗邀恩於
國典今
聖天子崇古右文廣勵風俗草野之忠孝節義尚蒙收録矧我季子在古聖賢之列雖至德廟已配食而武山爲專祠苗裔枌榆靈爽寔式憑之籲於
憲臺請列邑祭亦以揚　盛朝之化澤匪直承先已也聚族吳巷者不下數千指而鮮民往往見告爲置田以廩老疾孤嫠之不足於食者曰吳義宗田我之先俊民膴仕著於譜系而今之從事佔畢者或寡矣撥田以佐夫願學而不給於修膳者曰吳學宗田凡此者皆所以承先志也嗚呼我祖父以善貽後人而未嘗貽以厚業予蚤夜氷兢俯仰拮据立志雖廣而不能大其規模以厚我族人力有以限之也爲我祖宗之子若孫者當益修厥德務敦仁讓博愛篤親以繩武而貽謀焉庶可以登

是譜而無媿矣乎行者循源本而歸故鄉居者戶盈寧而人仁壽戴堯天之巍蕩樂舜日之舒長門成鄒魯之風里爲冠蓋之地以益增譜牒光也豈惟予之厚望其自始祖季子以下寔嘉賚之譜再刻成追敘而稱頌之如此

贈鈕與偕彈琴序　　葉方標蒼舒

琴之爲樂古音也有琴德焉有琴心焉有琴言焉而世之悅之者少世之所悅者或簇阮三絃琵琶之類凡少年子及曲中諸優伶皆能爲之琴則純

古澹泊非習之數年而深通其正變者亦無以合宫商而犁然有當於人心設以奏諸流俗之前惟倦而思卧而已矣鈕子與偕予内兄也工琴嘗爲予鼓高山流水之曲虛堂靜夜真有撫絃動操衆山皆響之致恒以貧故游於淮徐維揚間之諸大家大家子弟多從之學琴亦有飾其雙鬟拜爲緑綺弟子者錦半臂金條脱又時時付酒家也以是名遍於大江南北其足跡所至輒掃席布軌爭迎致之而復矜慎其技不肯輕爲人奏已而之京師

京師天下之工琴者咸集君至多易君亦時與一二名家對彈對彈者始嘆以爲弗如漸流聞宮禁中今 上亦知音知與偕一日坐便殿勅中使呼與偕至叩首畢問卿所能者蜀操乎浙操乎對曰浙蜀皆解即命彈猗蘭漁父平沙落雁洞天春曉數曲 上曰善命待詔於光祿卿張萬祿署萬幾之暇輒 賜召見或命彈或不命彈居久之乞還未許也然諸彈琴者咸忌君君以是亦斂晦跡其生平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郊廟祭祀降而風雨雷霆戰陣與夫愁人思婦百虫之號一草一木之吟靡不於其音中傳之而尤得意於廣陵散之一曲然廣陵散非嵇康所奏之廣陵散也蓋指明史閣部出鎮維揚北軍飛渡攻城戰鬪之事當其兩軍相薄時鼓聲天地屋瓦若飛徐而察之有金鼓聲劍弩聲人馬辟易聲大礮攻擊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爲嗚咽聲淒而悲者爲爺孃尋兒女聲復有拉雜崩摧聲有馬嘶聲鬼哭聲使聞者始而奮既而恐終乃涕淚之無從也妙矣

哉技至此乎於是諸忌者咸伏後光祿卿卒君移寓外城庚辰歲嘗從 駕一至金陵晤予於旅邸出所紀遭遇 上恩倖賜彈琴賜賚事甚悉明日即渡江之棠邑仍隨 駕之京師嘻自君遠之京師而予索居尠歡所寓之逆旅主人頗善三絃琵琶時時爲予彈之然醇古淡泊之音無復有一人知而悦之若夫終移我情者仍望之成連海上之操乎是爲序以遥贈之

文起堂會課序

文章之道莫盛於今日亦莫衰於今日夫自有帖括以來剏爲三載賓興之典聚郡縣學之士糊名易書而校之其得與於茲選者皆裼膴仕而躋清班況數科以來爲四元聯元者踵見於吾郡故曰莫盛於今日然科舉之學旣深中於人心有猥瑣之士不務爲根柢六經之訓傳註之要惟習爲陳腐軟熟之詞調以與速售一二夸競趨時者僥倖得之遂相傳爲衣鉢之秘師以是授之徒父兄以是教其子弟安望其扶掖六經潛心傳註也故曰

莫衰於今日而在吾鄉爲尤甚吾鄉僻處湖濱四民之中農工商之子恒爲農工商而士之子恒爲士者獨少間有一二好學之士又以孤薰而群蕕[illegible]不久即仆邇者

天子右文加意學校科歲兩試中增額惟倍巳青其衿者又通以貢拔之制用疏其壅滯近稍有勤學好問者見於十室之邑矣及乎登龍門試棘院求一齒於蕋珠之榜者竟如祥麟威鳳之不得一現於人世以是視郡縣之士爲不如毋亦有司之不明與不公歟非然也韓子有言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也吳子次程與吾黨同志之士有憂之而特剏爲文起堂會課之舉於三六九爲面課其餘爲傳課毋間時習之志而恂恂然務根柢六經傳註之旨舉世之陳腐軟熟者不啻擯而斥之於千里之外以是三年之功而投之有司又安有不爲針芥之合水乳之融者哉不徒起八代之衰并以起百代之衰矣且吾聞之具區爲天下九天藪之首是陰陽風雨之與壞也有怪物鍾

焉此韓子所云必非凡鱗常介之品彙儔匹也其行水變化上下於天不難也若安爲泥塗之所蟠而不思昂首奮鬣一吐其奇者則又獱獺之不若矣吾願堂中之士以一見怪物而不爲獱獺之所笑則謂今日之文章其有盛而無衰可也

文起堂同志爲吳子公鑑小阮玉潤荀一次程陸子璽照鄒子毅仁金子元台葉子濂谷世南公介最後附以陳子欽念原期以三年六年之功切磋磨礱閉户造車出而合[illegible][illegible]

幾而公鑑公介脩文地下敎仁利步燕都玉淵遠宦粤西靈昭徙宅蘋城荀一次程以雀鼠之訟日無寧晷欽念遐跡兹蘆予亦老謝學官弟子元台授徒講學篤志攻文其得登賢書者僅一世南而已夏日偶睽蠹帙忽得文起空第一出會課予之一序及諸子參閱之丹黄宛然如昨而其中之升沉聚散存亡零落之感有不可勝言者矣暑雨初過凉生几席泚筆記之

石林燕語序

宋 葉夢得少蘊

宣和五年余既卜别館於弁山之石林谷稍遠城市不復更交世事故人親戚時時相過周旋巇巖之下無與爲娛縱談所及每多故實舊聞或古今嘉言懿行皆少日所傳於長老名人及出入中朝身所踐更者下至田夫野老之言與夫滑稽諧謔之辭時以抵掌一笑窮谷無事偶遇筆札隨輒書之建炎二年避亂縉雲歸兵火蕩析之餘井閭湮廢前日之客死亡轉徙略相半而余亦老矣薦罹變故志意銷隳平日所見聞日以廢忘因令棟更裒集爲十卷以石林燕語名之其言先後本無倫次不復更整齊孔子論虞仲夷逸曰隱居放言而公明賈論公叔文子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予曰然夫言不言吾何敢議抑謂初無意於言而言則雖未免有言以余爲未嘗言可也八月望日石林山人序

武峰吳定璋友篁纂録
吳江沚雲龍耕石編訂

五湖記

王　鏊守溪

地勢東南下蘇為鄧尤下蘇水國也造物者設是湖所以瀦之而歸之海不然豈獨吳人失灌溉之利殆不可國也昔人所謂吾其魚乎予生長湖山觀造物之意而知茲湖之功之大也首列之

吳郡之西南三十餘里有巨浸焉東西二百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周五百里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三州蘇湖常也東南諸水皆歸焉其最大有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湖歷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入一自宣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淞江分流以入海（過吳江分為二一自吳淞江二百六十餘里入海一自急水港五十里下澱山湖由黃浦入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區周禮職方揚州之藪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蘇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録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晉陵滆湖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然今湖中亦自有五名曰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菱湖（西口闊二里口之南則莫釐山北則徐侯山西與莫

湖連○洞庭寔録云吳王於此種菱故名南九里北五里三面沙岸連接上有人居今吳縣無三十一都父老相傳淪於水中豈此地耶）莫釐之西北周五六十里曰莫湖（與胥湖相連洞庭記云在莫釐山西北因名）長山之西北連無錫老岸周一百九十里曰貢湖（西口闊四五里東南長山山南即山陽村○洞庭實録云夏禹治水曾駐此故名）胥山之西南周五六十里曰胥湖（與莫湖連吳地記云胥山繞胥湖東岸西臨胥湖有古子胥廟或云吳王殺子胥盛以鴟夷投於江吳人為立祠於江上號曰胥山即此也）長山之東周五六十里曰游湖（西口闊二里東南岸稍里西北岸長山洞庭寔録云吳王曾於此游戲故號○吳地記云五湖即太湖東岸五灣古時應別今渺然為一矣）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夫椒山東曰梅梁湖（吳時進梅梁至此舟沉失梁后每至春首則水面生花今洞庭有梅梁）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鼎湖（昔吳王泛舟五湖金鼎沉此命漁人簇三舟連

綱流之不得因名物類相感志云震澤有金鈎湖天將雨有黑漚浮水面少頃雨至漁人以此為卜林屋之東曰東皐里湖吳越王歲於此投金簡以祭湖龍而吳人稱謂則惟曰太湖云

七十二山記

山之在水面者其景最勝若夫以七十二峰之蒼翠矗立於三萬六千頃之波濤其為勝何如也徧行天下唯是有之

太湖之山其發原自天目而來奔騰至宜興入太湖融為諸山湖之西北為山十有四馬蹟最大毗陵志云山在武進縣東南太湖中周百二十里又東為山四十有一西洞庭最大又東為山十有七東洞庭最大馬跡兩洞庭望之渺然如世外之境即之茂林平野閭巷井舍各有數千家仙宮梵宇往往而是馬蹟之北津里夫椒為大夫差敗越處也左傳吳伐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太湖中椒山史記正義引賀循會稽記云夫椒山在太湖中洞庭山西北○璋按陳椒峰七十二峰記云馬跡之東曰夫西曰椒史稱吳王敗越者之夫與椒原屬兩山左傳乃總稱之耳有山遥對椒山者曰小椒昔人初不曰小夫椒也於此可証西洞庭之東禹期禹治水時嘗期會諸侯於此黿山其北橫山陰山葉余長沙山為大長沙之西衡山漫山為大東洞庭之東武山北則余山史記為徐侯山西南三山厥山澤山為大此其上亦有居人數百家或數

十家馬跡兩洞庭分峙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浮若沉隱見出沒於波濤之間馬蹟之西北有若積錢者曰錢堆稍東曰大屼小屼與錫山連中斷為太湖舟行其中曰獨山有若二梟相向者曰東鴨西鴨中為三峰稍南大隋小隋與夫椒相對而差小為小椒為杜圻范蠡所嘗止也事見古蹟西洞庭之北貢湖中有兩山相近曰大貢小貢正統十四年正月六日二貢山鬬開而復闔又同沉於水已而復起鬬踰時乃止時見者千餘人景泰中復然出杜東原耕餘雜録有若五星聚曰五石浮曰茆浮曰思夫山相傳秦時有人採藥不返其妻思之至死故名有若兩鳥飛欲止者曰南烏北烏其西兩山南北相對而不相見見即有風雷之異曰大雷小雷稍北曰大干小干與二干相近曰紹山曰嶂浮曰東獄西獄世傳吳王於此置男女二獄也其前為粥山云吳王飼囚者也有若琴者曰琴山若杵者曰杵山有對植者曰大竹小竹與衡山近有若物浮水面可見者曰長浮癩頭浮殿前浮其東與黿山相對而差小者為龜山有二女娟好相對立者曰謝姑小謝姑有若石柱巍峙者玉柱稍却金庭其南為峻

山為歷耳中高而旁下者筆格騾首若逝者石蛇若螺者青浮與黿山龜山南北相對曰鼉山旁曰小鼉二鼉之間若隐若現曰鷺鷥東洞庭之南首銳而末岐者曰箭浮若屋欹者王舍浮苧浮又南為白浮澤厥之間有若笠浮水面蒻帽山有逸於前後追而及之者猫鼠山有若穹碑立者曰石牌是為七十二山然其最大而名者兩洞庭也

七十二峯記

陳玉璂　椒峯

震澤一名具區又名五湖吳越人稱之則惟曰太

湖廣三萬六千頃其中山之可紀者七十有二而皆以峯名跨省二曰江南曰浙江轄府三曰常曰蘇曰湖三府之中各以縣相屬余家於常之武進馬蹟又為余之祖居故得頻往來於是湖而湖之隸于武進者當西北將盡之地故馬跡為西北最高峯馬跡者相傳秦始皇帝登此馭勝神馬践石成跡因以得名事雖無考然其跡猶有存者馬跡之上有津里官長二峯冡几聳秀宜列諸峰之內然皆統于馬蹟故馬跡止為七十二峯之一馬跡之東曰夫西曰椒史稱吳王敗越者是又西曰魚息磯又東曰錢堆曰米貯（璂按王文恪七十二山記中未載米貯之名）曰小磯獨山者與錫山似連而斷舟行適在其若連若斷之間而其若連若斷之間望之有如二鳧宿者東鴨西鴨為最著自獨山而稍南者大墮小墮與夫椒相對而差小者小椒杜圻此十三峯者高不數仞小如彈丸本不可以峰名以其浮于湖水之面皆得名峰張勃吳錄云五湖周五百里即所云范蠡乘舟出五湖是也五湖一曰菱二曰莫三曰游

四曰貢五曰胥五湖之中止貢有山二而山即以貢名曰大貢小貢以大小貢合馬蹟之東西峰凡十有五峯并合馬蹟計之則十六峰與馬蹟遥峙而可見者東西兩洞庭為七十二峰之亞西洞庭村居棊布人以種植花果為生活而不善耕田每俟果熟輙易米以自給當三春花發上下瀰漫如錦繡相錯至櫻桃楊梅諸果寔時又若紫霞丹山千層萬疊居者疑在仙島中漢甪里先生曽居此至今有山呼甪頭遊人過之皆低徊不忍去東洞

庭與西洞庭並立距湖止廿里許明王文恪公鏊家焉西洞庭之東有黿山有禹期黿與洞庭接跡獨禹期索不可得俗有呼嵎者立禹廟漁人祀之多獲魚意其是乎瑋按震澤編官署小志云太湖諸山古無巡警舖惟北嵴山宋元豐八年奉朝旨設巡舖一所巡司弓兵守巡宣德間始設巡警今亦亡矣北若橫若陰若葉余若長沙若衡若漫者高亦不過數仞小亦如彈丸亦似馬跡左右諸峰之不可名峰而亦以峰名更北則有若五星聚者曰五石浮曰茆浮曰思夫有若兩鳥跂翼飛而且止者曰南烏北烏有兩山南北對而不可見見即有大風雷疾作者曰大雷小雷有出沒橫山之東者曰干曰紹曰曈浮有傳夫差置男女二獄於其地者曰東獄西獄其前為飼囷所者曰粥有若橫琴彈者曰琴有若物浮水面拾之可得者曰長浮癩頭浮殿前浮有産竹者曰大竹曰小竹有若龜者曰龜有若杵者曰杵有若二女娟好相對立者曰謝姑有若柱者曰玉柱稍却為金庭為峐為歷耳為筆格皆若首銳而末岐稍却又為石駞石公石蛇一若游龍驤首視一若老人拄杖行

一若渴馬倒飲于湖者瑋按石駞石公皆縹緲峰之支山統於西洞庭惟石蛇是七十二峯之一稍却又為鼉為小鼉若與黿龜遙對而以類聚者稍却又有若青螺者又有若鶯籃者皆隱現于二鼉之間凡四十有二峯馬跡兩洞庭而外餘峰皆少人居獨西洞庭之北東橫陰葉余長沙衡漫六峰與東洞庭之西南武餘厥澤三山五峰有居人數十家或百餘家少或數家雞犬之聲隱隱達於洞庭此外諸峰又有荒烟蔓草人跡不經之地者為箭浮為王舍浮為苧浮為白浮為箬帽為猫鼠為石牌凡十有二峰合東西兩洞庭及西洞庭之東北諸峰凡五十有六峰又合馬跡左右之十六峰則為七十二峯馬跡為余之祖居向從馬跡放艇于蘇湖二郡間七十二峰之過吾目者歷歷皆可數因從故老悉其名今在長安緬思故鄉杳不可即而七十二峰之在吾意中者猶可閉目冥觀而得之因援筆為記以誇於客之未見者

七十二峰記　徐騰暐 笠澤

常郡東南九十里有太湖襟帶三州廣三萬六千

頃考于古即書所謂震澤周禮職方所謂具區左傳所謂笠澤太史公登姑蘇所望之五湖是也其中有山七十二而濱湖左右之山不與焉巨浪稽天遊者絕少故鮮得其詳每以濱湖諸峰混入為七十二惟明大學士王文恪公鏊為東洞庭山人遊覽考究始著七十二峰之寔而以西北之山廿有四歸重馬蹟在東之山四十有一歸重西洞庭又東之山十有七歸重東洞庭厥後吾山中翰陳椒峰復加探訪以馬蹟為主說者曰椒峰尊馬蹟

以壓諸峰有私心焉而不知其山脉形勢有斷斷然者余生長於斯無兩公之遇而竊謂湖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每于春秋佳日迄一小艇東西南北聽其所之嘗五遊東西洞庭之與一登長沙武山徐侯厥澤之巔三宿渡渚黿山橫山澤山葉余之濱一到陰山再過衝山漫山十過獨山東鴨西鴨三山一飲琴山龜山謝姑金庭之上至如錢堆大磯小磯大椒小椒無日不對而觴之者其餘若大茵小茵若杜圻若大貢小貢蕃五石

浮茆浮若思夫禹期若南烏北烏若干山紹山若嶂浮若東獄西獄粥山杵山若大雷小雷若大竹小竹若長浮癩頭浮殿前浮玉柱若峐山歷耳筆格石公石蛇鼉山小鼉若青浮鷺籃若箭浮王舍浮苧浮白浮箬帽浮若猫鼠石牌皆幾經其下熟其情形因按週湖之地勢察山體之順逆其原蓋起於西北由天目宣歙諸山至宜興之銅官正折而西一從武進之下埠虎嘴入湖潛行而至馬蹟之棧山一從宜興之瀆上竹山入湖潛行而至馬

蹟之胥山捕魚者每言此兩處有石骨伏泉下廣數十丈長無算連接四山之紀天旱水涸大為行舟之患予初未敢信後得奚奴善泅命與老漁入水按驗果不謬始知太湖之有七十二峰皆自馬蹟發原始也故其為山張左右翼如以西北一面承荷至重蜿蜒環抱有包舉東南之勢若華蓋然遙望洞庭兩山巋然對峙與馬蹟相雄長隱然氣勢聯絡如賓主然其他大小諸峰皆有起伏迎送分行逐隊瞻拜馬蹟以趨東南如介紹然此則[illegible]

十二峰之山脉形勢也夫天地之有山川猶人之有肢體雖寸膚之中而脉絡無不通氣血無不貫彼太湖之水為七十二峰所萃處是必有條貫于其間而非散漫無情者矣且山與水同原水之自西来者溧陽潤州金壇毘陵渟於西滆至宜興而出太湖自北來者宣城歙縣臨安安吉武康西折至長興而出太湖無不由西北以趨東南水勢之所趨即山勢之所趨也以之驗七十二峰之發原不有顯然可見者乎因書之以俟君子之考核焉

登縹緲峰記

蔡　羽　九逵

匯三州以為澤水始大中五湖以為鎮山始尊然王州之利不同而形勝亦異不歷其尊未易徧也而尊莫尊於縹緲峰其陽空虛無梯可至西為晋陵水最大山最遠第四峯臨之特親第四峰之於縹緲猶人之掉右臂北歷三嶠以由西而東踰莫里以窺吳江秦家嶺臨之最親秦家嶺之于縹緲猶人之出左臂北為姑蘇城穹窿陽山或遠或邇厥疆不齊砂子嶺臨之最親由砂子嶺歷西湖寺躡峰之陰尤近是升峰之三道也然客終以艱危為病嘗中陟而罷還于所親以求三方寧隘寧僻寧受屏蔽而五湖之觀鮮克周遍正德庚辰十月之望中山湯子重太原王履約履吉客予之明日得第四峰之道輿舁以進盖踰時而造厥巔也遊於空虛忽見大水下求千巖莫知所在客巳有懼色矣居頃獲詢三州之形如螺如黛隱映烟際可以意求難以形辨然東北隱起非河非虹可指者靈巖浮屠也北為無錫其入最深可臆者陽羨諸

山也西方不究厥始然升山獨親南屬苕霅可接餘杭武康霅以東不得而擬矣于是三州始合象緯始親客始吐隘去結消釋壅蔽混元支離浮乎澒洞覽乎杳冥超然萬仞之表矣時冬氣肅甚日白無色客逼天路非人宜居各策杖去蔡子記

消夏灣記

山以水襲為奇水以山襲尤奇也載襲之以水又襲之以山中涵池沼寬周二十里舉天下之所無奇之又奇消夏灣是也灣去郡城且百二十里春

秋時吳子嘗從避暑因名消夏自吳迄今垂二千年遊而顯者不過三五輩其不為凡俗所有可知已湖之峰莫大於包山山之峰莫大於縹緲峰高不知其幾里足袤五十里有畸也峰之南水道三十里為苕溪其弗能與苕溪參者諸巒抱其外也苕之舟北行三十里以求縹緲峰其弗能與峰直者亦諸巒為之拒也四面峰巒交萃獨以一面受太湖中虛如抱甕其南列門闕焉由門闕東西盼西為龍頭山其次為小洞庭為石蛇為舍為蕪為

鼠闕之石不得而名焉東為大小明月灣為石公為澤為厥為三山不得而名焉明月之灣其背為梭山厥土墳壚厥産林禽鴨脚櫻莽柚柿梨栗龍頭之背為圻峰厥土白礫厥産玉石盧橘中消夏之腹印浮其上乍有乍無為衆安之洲帆落洲上則四面環合為屏為翰聳妍效謪以與縹緲朝拱峰之巔有草無木其麓多木無草丹宮梵室叢蔽林靄鐘鳴鼓應然後知仙釋之廬魚行鳥過形影交徹帆翔其上而莫之避也夫地既異而處甚僻信乎遊者之難至矣曩使移而置之附郭則撰壺觴秣車馬者日不暇給苟日不暇給豈獨凡吾灣哉人將憔憔乎劍負以趨萬物失所矣夫造化無意者也設是灣如有意鬼神之能不得而與非寘契其事孰能樂之於戲非唯世之人不得而樂灣之人亦莫得而樂也予世居灣上有所獨得私志之

遊洞庭記　許繩武 惺劬

初渡太湖

予家夫椒山一名馬蹟太湖之北境也西揖銅官東拱錫惠枕帶芙蓉畫屏几席惟東南一碧無際百里之外青浮雲表隱現有無風日清美時或見之知為兩洞庭也水光高下令人色飛然以洪濤浩渺望若蓬瀛折蘆之思因循十載今三月偶遇漁舟不期問渡姚子振我從旁鼓銳乃邀匠宇吳子君一王子同登焉時修禊之次日也返照已浴於波心弦光哉生於水面如乘風馬與龍俱馳不見月移晷覺雲遲少焉風不利舟人側其帆以受

之用逆為順折旋從心吳兒使船神於使馬矣然六帆盡張舟與風戰雷震霆奔欻而食水怒浪撲艙舷作擊刺殺久之諸山俱隱遠望漁燈數點或出或沒而吾之一葉昂首激盪竟不辨其所如也從者面無人色兵子亦慄慄頭眩貼卧木上不敢出聲余獨呼酒自如快哉樂也或曰乘夜冒險逆風而行那能獨無懼意余笑應之曰險有常哉天下之變往往不在逆而在順方夫差出入必呼志豈須臾忘會稽耶臣妾成而夷光入屬鏤賜而姑

蘇沼矣假令夫椒不捷泰伯之祀未必遂斬也故逆則成仙順則成凡用逆者聖處順者愚子胥不乞食蘆中不能鞭楚平之尸句踐不幽囚石室不能雪會稽之耻易之習坎險而後濟者也且夫祖席飲食之間稱最順矣宴熟戰慄忽焉以死者十之八九而魚腹之葬百無二三也不比之懼而水是懼奈何哉語未竟達洞庭近二十里而泊

泊角里

夜既分矣落帆就枕迄曉辨色新緑如染橘柚咸帷舟子曰是甪里先生隱處也先生歌商洛之芝食漢庭之餌斯山淼矣胡為乎來哉或曰先生姓周名術泰伯之後也隱此甚宜或曰先生吳園公等既定漢惠逃之震澤云余乃易小舟入村落訪其遺趾周之後裔闃無人焉居多鄭氏俄而髻雲滃墨燕外浴晴絲花邊封蝶蟄矣擇鄭氏之好客者為之下榻

登縹緲峯

下榻之次日黛色初開諸山咸洗粧相待矣問展

齒何先余曰探幽者先得其大覽勝者務陟其高雖包山之奇不在縹緲然不登縹緲如牖中窺日耳三萬六玻璃七十二螺髻吾烏乎盡之乃決策先登既至山巔巒氣乍蒸乍光如暈水面諸峯低昂搖蕩雲半合半開山亦半隱半露俄黑雲自西雷雨猝至頂上破庵不滿三楹箕踞少時屐片片飛矣恍憶十年前曾夢高峰遊雨抱膝危坐同遊人數宛然夢境也無因而夢即夢成因吾烏知前者之夢非遊而今者之遊非夢乎哉一登一眺且

有定緣天下事果不可以智力求也雷雨既過諸峰皆出乃隨夕照下山

林屋洞

山無石不貴石無洞不奇眞君云山腹中空謂之洞庭如人身之有腧穴神氣之所行旨哉斯言縹緲非奇奇以林屋洞矣洞在山之足玉柱倒垂金庭晝黑秉燭蛇行窈深莫測入之者聞湖濤洶湧般出石上昔長毛仙客從張公洞聞櫓聲而出此一奇也夫大地皆空水包天天包地地復包水人

不從虛處行故一切有礙耳劉湏溪曰山起于虛空微塵不息凝而為高茲山無所附麗傑峙巨浸之中謂非空耶余望洞門沮洳黝仄心怯而返覺四大贅疣矣循其頂觀曲巖伏象片片點頭如共人語俯欲落而雲扶仰欲飛而日遏低徊久之求所謂龍威丈人者不可遇想羅浮峨嵋即在足下余神之所至如藕孔中通也

石公山

林屋之奇奇以貌石公之奇奇以勢翠壁插天下臨無地余望之而儼然也殆即之而慄然長天遠波挾怒颷而來遇巖巖者不敢仰攻少焉氣盡瀧澌而去矣夫賊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此公屹立洪波中千乘萬騎衝之而不動豈所謂無言而折衝者耶昔汲黯在而淮南寢謀司馬相而遠人相戒其氣有以蓋華夷也氣盛則勢生公乎公乎大夫當如是

大小龍渚

石公之石仰而援雲龍渚之石俯而食水伸頸湖濱與浪相齧微風鼓送吞吐去來其大者鼻而小者齒水宮其宴留而不去作笙簧敲其再至者拒而欲入仰關而鬪攻之不能遠足而吼如金奏作

於窟室此卻至之所以驚而欲走也夫夫差怨深于亡國子胥憤激于鴟夷是石若代之鳴歟

東山

自西而東山之氣歛而善伏舒而就夷莫釐最高猶不及縹緲之半也惟洞山石公面面向東以祖衛孫形家之勝莫過於此王文恪塋令不朽以是

哉山左折而為武山如玦如弓斜收東北諸流數百里巨浸東為一帶矣余着屐山間而叢薄幽深不見有湖余泛舟湖面而水月空濛不見有山是山是水遇而相忘益友哉陶周望之言曰行山兩日路徑縈紆盖巳忘其為湖倏然一念乃覺在巨浸中此劉阮凡心漁郎世想殆未捐除若余則低徊忘返不知更有人世矣

山之寺

西山古刹十有八予所到者七一曰長壽寺荒落

近人烟火之氣勝于栴檀寺後古松一株數百年物也為雷所擊老榦婆娑無復生意樹亦有刼哉松下一片石名曰松臺止堪與虎邱作奴耳折而北有甪庵山茶一株四季俱花相傳甪里先生手澤也雖云贋鼎然愈折愈茂得非神物司之耶稍南為華山寺寺前為松巷古松數百株虬龍拏雲偃盖漱雨行其中者凉生襟帶微漏日華映照幽人之影此皆縹緲峰西境也登縹緲半嶺有西湖寺山腰有池池與湖通泉流樹杪梵寂雲中真白日羲皇哉縹緲東北曰天王寺松可數百畝地最幽寺亦最深予假榻焉是夜月影穿松呼酒對月不復知莊生蝶為何物也過天王寺而南曰羅源寺松花落陰茶香透于竹叢殿前有羅漢松大可數圍其壽當不減寘靈也羅源之左曰包山寺疊嶂四圍寺居山腹湖上飛濤迥隔天外矣名以包山信然信然寺東有空翠閣鐘龍萬个嘗聞敲金戛玉殷殷逼于山巒勢欲壓疑見山不見天也轉而東南有舊殿址焉背重嶺面林屋曠如谿如唐

時之所築也今人不及古人遠矣

山之村

凡山曲者水必轉兩山廻合滙為重湖縹緲枕其後莫釐凭其前此消夏之勝也其次則明月則鎮夏則南陽則涵村則金鐸則後堡則祠灣皆毋楊繫艇綠柚藏門桑柔徑兮日遲遲梅豆肥兮黃鳥飛真隱流之仙境也咸可卜居何煩詹尹若劉根著跡于綠毛四皓毋蔽於碧芙雲中鷄犬千古稱之矣

山之樹

姚太史孟長云山以樹為衣市朝之所變遷兵燹之所斬艾野無喬木久矣高陵下谷望而蒼然者惟洞庭若春之梅之梨夏之櫻桃之枇杷之楊梅秋之橘之柚之橙重岡獻秀叠浪爭妍如錦衣公子芳縟被體秀額高顴為之半掩安用是繽紛者為哉石公林屋純骨露奇無所事衣縹緲最尊亦最童以谿遠眸造物故有深意彼幽岫濤生夕陽斜掛枝落三更之月影搖萬籟之金皆松也松莫

古於華山莫客於天王莫整於福源坐來生隱心矣其他老榦蒼髯搖曳雲表者往往而是虎株九星何足擅名如徐文敏墓雙柏銜灣嶺孤松光為獨秀觀者無以春花忘茲後勁也

湖中小山

山無侍衛則孤譬王公獨立而呵殿寥寥意象蕭瑟矣具區天水相接雲帆頫仰浩浩空明惟洞庭水面小山點點繚繞青蒼若厥者若澤者若黿者若鼉者若峴若埠若箭若橫近若巇若竹遠若衙若漫咸林立於洞庭之左右為甸服附庸孕烟紵日吐霧噏風如侍女之環而笑也如僕隸之擁從而不敢離立也如亭臺榭楯高高下下各獻其妍而各相顧也至若西南之天目東北之靈巖簇簇雲表亦足呼應德不孤必有鄰信哉前後共得詩十九首載酒以從者山中之人五四為鄭氏曰思岩曰和宇曰誠宇曰季真其一為馬碧雲也季真善畫竹尤雅士云

湖中泛月記

初渡太湖月如半鏡薫以風狂浪吼雲片片作墨色觀未暢也既登石公之次日小雨初晴四山無翳時則鏡光漸滿甲氣已盈所謂一輪飛在青天上也漁舟千斛者平設數席微風始與色鼓波平小舟各二一左一右出沒于島嶼之間方往而送忽来而迎如梭如舞如吴越酣戰助余狂興余乃呼大白浮諸友恍如子瞻赤壁遊也月透兩洞庭而出反覺船高於山人與月近吾手可掬兩洞庭之影作碧琉璃色與月光上下於湖心疑在貝闕

珠宮何必驕語閬風曽城哉即此夜為飛仙矣

七十二峰足徵集卷六

武峯吳定璋友篁蒐錄
新建吳紹俊人望編訂

登莫釐峰記

王鏊守溪

兩洞庭分峙太湖中其峰之最高者西曰縹緲東曰莫釐皆斗起層波矗逼霄漢可望而不可即成化戊戌予歸自翰林文吳縣天爵過予於山中相與窮溪山之勝行至法海仰見異峰所謂莫釐也文振衣以升衆皆繼之或後或先或喘或顛至乎絕頂而休焉天若爲之寬地若爲之闢西望吳興渺瀰一白有若雲焉隱見天末或曰卞山也北望姑蘇橫金一帶人家歷歷可數有浮屠亭亭曰靈巖上方也東望吳江雲水明麗帆影出没若有若無盖七十二峰之麗三萬六千頃之奇皆一覽而在大哉觀乎相與席地行觴踞石賦詩久之暝色四合微月破林湖光澒洞崖壑黯黮迴相與循舊路而歸焉語有之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莫釐猶爾況所謂泰岱恒華

者哉予以是知學之無窮也故記之

遊林屋洞記　蔡　羽　九逵

丁丑五月十一日通府盩厔焦公備孝豐之警事寧且還聞林屋洞之勝期與四三士往觀而羽與時林霖未歛客各求道取疾有頃咸會於洞門天亦霽有小亭與門峙從解冠履釋方袍爲山行裝南行繞丙門出於暘谷之上趺於石壁壁高盡見太湖之境從者曰前有曲巖復下壁攀木行里許次於巖畔自亭逮丙逮暘谷逮曲巖皆五步一石

十步一潭巉巉焉獸蹲淵淵焉龍伏泉虢虢行樹根攪朽翳去豐艸然後得一伸足靈祐道士曰此毛公壇水也壇距洞且十里而南流出於洞門大者成川小者爲潭爲澗用是玆山之樹青葱堅翠少花而多根焦公有山水之趣與客嵌名巖中還至亭下從者已在洞平坂矣靈祐道士習於乘橇橇以先驅洞口微隘稍前得夏屋穹然黑颯然竪毛髮左右請火公命列炬壁間下燭瀦湍上照銀屋石鐘倒懸無慮數十夾屋爲石牀丹竈道士曰玆所謂金庭玉柱者也然距石樓神鉦尚遠道士内鳴鉦外奏樂客各據牀肩石鐘俯瞰乳穴暑月如盛寒如是者凡幾室而室室不同乃縱左右各爲嚮道或之丙門或之暘谷屏處忽若斷絶而無不穿漏惟之隔凡者久許方有人赦還報火屢滅而不能進羽怪玆山大不踰他峰而中包空洞莫知攸際靈威大人所言有無不可知求諸隔凡以外亦已異已果幽明之境殊豈造化者設是巧不得而窺耶出洞門日已暝煮石乳飲訖各謝去

遊石蛇山記　蔡　羽　九逵

黿鼉龍蛇之山大抵皆花石之材嵌者空竅濳者廉利然皆不於山之腹特出於波濤黿鼉龍頭皆負林麓走飲於湖惟蛇山爲不然當太湖之西北背龍頭而迎風濤截乎大洋故境愈險而愈奇世少得而觀焉正德巳巳清明日與客放舟龍頭西踰小洞庭還見聚落十餘家爲烏沙井厥石萬狀恍恍焉洞洞焉緣於巑岏不敢搖動然去蛇山尚十里客請乘東風之便乃從烏沙井觧舟薄石蛇

之東遥見大石劃下若有門闕而無人蹤顧其勢尚㕙水尚急舟不能停緣壁里許則山之陽也岸始舒水始緩若有里墟而無火烟鳥窠獸窟以凬其間者大抵皆採石之人厥崖維廬厥坎維炊厥寢維磯以漬以飲惟石之宜始舟人與岈人見獲通語言而沙詰渾未可卒進投竿測之視岸人指指止行焉始獲登登其邱山空地虛舉足有殺躡其巔梯斷石滑側身而不獲前復舉帆去則山之西麓矣辟愈高石愈奇若芙蓉開花魚龍蛻甲上

者屏列下者橋卧隱隱波底者不可窮狀所見既異而境復迂僻由是鎖舟壁下環卧涯滸客皆引滿載歌晨徂而暮忘返夫蛇山拳石耳其勝顧出龜鼉龍頭之上余與相去甚邇而平生不聞其勝一日跨波濤觸煙霧獲覩其奇則古之不言石蛇而言龜鼉者有以也噫物愈奇則遇益難余志石蛇之奇俾好奇者覽焉

曲巖記

蔡　羽

由陽谷洞東以北高起千尺衆竅俱闢蒼然壁立曰曲巖巖之名不知厥始題名刻深而文古宅石書曰淳熈戊戌孟冬朔日范至先同弟至能至此蓋文穆公所遊觀者也洞山全骨無肉巖前土不能黏而石怪甚自巖以觀其下之石若獸怒湍奔踴躍以進至巖而止爲勢急觀其上之石若芙蓉雲霓分布縈繚瞰巖而峙爲態舒急者恒若有所負足不得停故行愈力舒者恒若有所待客不忍釋故居愈久夫造物之設有玄探必有顯覽曩入三洞顛倒貫穿莫究厥底玄之又玄於此見造化

之秘有不得而發者及登是巖几臨東山藩繚吳江長洲大沙重複尊俎烟帆雲鳥隱見方丈吞吐則宇宙有餘放蕩則溟海不足於此見造化之度有不得而際者余嘗奉蹋群公歲月有事終以爲艱弗敢居余弟師古樂居之蓋求艱而過奇者也曰吾終築於是請爲文作曲巖記

遊笠山記

錢　孝　師舜

荆溪之東沙塘之口有山之卑且小者焉形狹而長步約里許孑然孤出名曰笠山俗傳其形之似

竹而名之也是山也無峯巒之峭拔無洞壑之幽深無岫嶂之廻環無林麓之葱鬱似均無足取者然山之脊則突然聳起如游龍屈體而欲伸其廉角則有大石纍纍竄入於湖浸者數十丈其左則連接原野蒼翠滿目其右則傍湖有危巖峻坂殘瀨平沙為鷗鳧之所翔集焉外有湖光萬頃風止波恬一澄如鑑而參差島嶼影見其中凡吳越諸名山皆遥相拱揖雖半落青天之外者翹首望之無不在人襟袖間也予旅寄宜邑已有年矣夙愛

此山而或間歲一至焉或一歲再至三至焉丙午春偕友子升楊君復往遊之徘徊顧戀竟不能舍歸以語諸邨里之老者老者曰吾邑之勝若畫溪若銅峯若洞之張公潭之玉女為縣乘之所載官長之所歷遊賓過客之所詡真奇勝也而是山烏足以云勝予應之曰凡予所言勝者皆就一山一水所獨有之勝而言之也譬諸英流傑士文章忠節之表表者人無不欣慕而嘆賞之至如竺山之勝即而就之似平平無奇者然一方山水之勝實兼有之以為勝是能包括衆奇而不自見其奇者也其山之有隱德者乎夫山有隱德人莫之知惟予與楊君獨能知之予又嘆夫知是山者有予與楊君而知予與楊君終未可問之山也因援筆而為之記

遊𡻕記

璋按太湖方隅乃西𡻕也在鄭涇口外

姚希孟　孟長

山水相錯間有峧有疃有𡻕其蜿蜒入湖砂土成隄如渴虹飲澗者曰𡻕方言也渡柯家嶺回首青林一抹挿入湖濆楓葉間之濃於纈綉問同遊者

曰𡻕也是夕抵長壽昏黃矣遊需月上擬步往山人鄭季真言登陟屐穿且重趼矣舟可泛也棹小艇載月而行時秋水初落灘頭多磧相携陟岸有夏禹廟頹巖整以報底定功宜爾惜林木翳月樹頭紫緑萬狀蒼茫一色而瀠湖又隔樹外遊未快也擊汰中流隨月光所漾乘波來往忽見一石坡大畝許上有石壁陡削者窈窱者矗峙而穴其胸劈其理者與木蘿松鬣皆昂首磔張作山鬼搏人狀余大詫奇絶乃縱步坡陀上石初出水歲受激

砦脂滑無芒距行不留跗湖沙浄膩踐之如文茵余輩騰亂石上或騎其項或跨其脊戲笑爲遣坐久月逾皎輕烟縷霧與水上遊絲紛射疑在水晶鮫宮天風徐來又忽忽欲颺去銀波雪濤之間素魄動溶綴若貫珠長如浮圖觸睞成象怳惚復失大抵寔境似夢中醒境似醉中塵世境似仙島中李青蓮與崔宗之衣錦袍泛采石固千秋豪舉夢蝶御風率爲寓言若即景迷離疑真疑幻千古惟子瞻夜半赤壁時今何幸類之還舟徐徐行又得

一石巉巖灌木俱相類其幽絕奇絕多朦朧不甚了了月夜之遊勝於白日正以此從來遊洞庭未有及嶠者即余此遊亦非料簡所及然非月夜不奇即月夜而非卒然解后神與境合不大奇後有尋途問涉者得毋爵蠟哉姚子曰世所謂仙者了不異人不過月皎風清渡瀛海登曾城以驕眡塵契耳若吾輩時時作此遊時時歷此境囂悰既滌穢形可捐便當拍洪崖之肩躡浮邱之迹何用海上三神山及不死大藥哉試問奪予而去者伊誰辭仙不居何故厭樂耽愁愲愲以老良可嘆也

上方山記

葉方標蒼舒

吳中之人好巫而信鬼石湖中有山名楞迦俗呼爲上方山西過橫塘一峯秀出塔影稜層望之蒼然而蔚然者是也其上有祠祀五靈侯五夫人凡人之疾病者悉走而禱祀愈則以牲牢酒醴優伶歌舞爲酬湖中畫船簫鼓無日無之舟泊行春橋男女坐竹兜子中魚貫而上面湖一亭曰望湖中享殿三楹位五方神後楹并祀大士相傳神原發祥於泗州還於楞迦由大士致也司香火者黃冠

與白足俱半悉憨而肥康熙癸亥睢州湯潛庵先生來鎮撫吾吳秉清操不惡而嚴有司之墨者望風解綬去士民興於行誼紫薇村中有老儒女爲神所魅儒不勝其憤投牒於湯湯按臨其地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而汚閨房之穉齒乃求諸淫昏之鬼以祈福佑何愚也與神約三日其他徙否則舉而畀諸湖其鄉人夜夢神語曰吾弗敢與湯公抗也將避之越三日果毀其像湯公後亦無他

即公騎箕尾而歌舞禱祀之盛終不可復從湖中望之塔則突㟏矣山則童然矣屋宇則漂揺矣嗟乎神亦豈有時命耶神亦豈柔則茹而剛則吐者耶當其盛也能奔走一郡之物力而不足供其醉飽及其衰也以腐儒之一訴而且弗能與之敵是宿昔之淫威獲罪於天者多矣湯公爲天吏而加之罰神烏能不俯首聽命哉傳曰石言于晉師曠曰石烏能言有憑之言焉神亦石言之類而已矣

興福寺山居記　　王鏊濟之

浮圖氏之道有合乎吾儒之所謂靜者何也達摩西來傳佛語心心或撓焉則安得而寂或淆焉則安得而清或騖焉則安得而明是故亦有資乎靜也靜斯定矣慧矣然後唯其所之靜亦靜也動亦靜也洞庭有湖山之勝而恒患於偏獨所謂俞塢者窈然而深坦然而夸長松攙天嘉花異果紛峙羅列而興福寺又據其勝占其幽勤上人又擇其巉絶之處作山居焉旦暮焚修終年疏食年且九十而貌如少壯者非有得於靜耶若吾人之所治者何靜而安而慮而得其素講也顧擾擾焉日馳乎外非名而利有若勤之靜且專乎是不能無媿於彼也然吾有問焉勤之靜也惺惺然專一之中其有所主乎其無所主乎有所主則倚無所主則蕩則所謂靜而定者其亦難乎故因其居之成爲記諸壁而因以問之

高眞堂記　　王鏊

東洞庭之陰有峰端正娟秀曰嵩夏嵩之麓呀然下飲太湖如烏之張喙曰梁家瀨前爲太湖其襟

抱虧踈浪石鬬嚙自宋時則有高真堂以鎮其衝元季兵燬光怪時見行者相戒莫敢出於其途成化間里人上其事於縣作祠肖玄武像以鎮之於是光怪滅息人和歲豐相率請予記其事謹案文耀鉤云北宮黑帝其精玄武北方之神也真誥則云昔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陽德號顓頊伏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董物役御百氣召致雷電此所謂玄帝也莊周云顓頊得之以處玄宮而道家之説謂有人焉産於净樂之園來居武當道成

飛昇然亦武靈玄老始烝之 化復位坎宮變化威
靈固宜祇事或謂方今太嶽太和朝廷崇飾琳宮
寶殿照耀海宇顧玆塊焉神其饗之乎予以爲神
之在天其次爲奎婁其威爲雷霆需車風馬陟降
於天大而大安焉琳宮寶殿不爲侈小而小安焉
土階采椽不爲陋又何擇於高卑之間乎且山人
皈依誠敬萃焉吾安知神之不昭荅肸蠁依遲而
不去也故爲記使鑱之石

水平王廟重興記　陳履儼若思

今夫緇黃者流寄其口於十方止爲旦夕計耳苟
有賸餘不肯拔一毛曰此我雪天粮也即有爲神
天起見者造一刻藤簿子假手鄉學究撰一篇仰
面文字紙後借重紗籠中人署尾持以說愚夫婦
攫金錢過半飽饕腹出其唊餘稍稍丹堊之耳苟
以興復之事責之局外之人而且望其解囊寧有
不智而肯應者哉煉師高養冲固雲居道院主者
而非主水平王廟者也吾輩以廟務廢弛請師兼
攝以圖興復使師搖手郤走而謝不敏亦誰能強
之師乃唯唯不少讓奔走於廟院之間不數年凡
修建殿閣堂廡庖湢數十餘楹計費數百金未嘗
以片紙募一錢而諸務畢集既竣事退歸雲居而
無德色則師亦何不智甚或者謂師曰得無爲身
後名乎師曰否否此身住世如雲在山四大皆空
身且不有何有於名或又曰師得無爲善果修乎
師又曰否否忝禪不能作佛修廟豈能成仙然則
師之爲此也曷取乎師曰昔者洪水滔天震澤未
定之際民皆魚鼈也自王佐禹治之而水始平則

吾與子今日之廬居而粒食皆王之賜也吾以是
報之或又曰王之恩澤被於三呉億萬人受之而
師一人報之可乎師曰不然語有之千人服藥一
人還錢是固不可屑屑計也況吾之克成厥功皆
平日善信所施錙銖而積之者今日之舉正爲合
山善信報王之功非吾一人所敢攘也然則師奚
不少餘以爲烹煉需師曰我方外人留之安用或
人深加嘆服額首而退後有作者當鑑吾師締造
苦心毋隳厥績庶藉王呵護之靈山郡克靖湖水

永寧俾斯廟之俎豆億世罔替則幸甚

婚喪亭記

蔡羽 九逵

禮通於鄉黨不拘於朝廷其大者有四而賓客之盛居二冠講於庭祭主於廟無間途之交婚喪于歸之文喪有引車之威而賓交於途矣山高水潔以族其間厥里厖美而有方數十里之道途馬車搖搖人徒揔至以送以迎以息以停苟無其物則雨風卒遷寒暄辛苦將焉用虞蔡之先有仕宋爲秘書郎者建炎南遷長子維孟寔居包山毋四百

年而子孫昌大里不能容判爲幾鄉而西蔡之宗最舊西巖先生維孟之十三世也憫二禮之不詳謀作婚喪亭落於成化辛卯玉石爲柱榱桷爲梁[illegible][illegible]北南各十餘步高可以建麾節寬可以受百[illegible]陽瀕於湖陰屬大道蔡之數十户南居而環亭處其心由是賓客之來車停其旁馬休其皐衣冠有度觥斝有文仰無風雨行無卒遽勞苦有慰得爲寒暄而二禮之行始暢一鄉之人於其暇日以風以詠出餞飲至社酒之事罔不用集而亭之用

始廣先生字景東號西巖通五經所著有太湖志西巖集以子貴封溫州同知平生視義不愛帑藏亭之作一也嘉靖戊子宗人慮其敝也謀於羽而新之因立石爲記

便泊亭記

王銓

洞庭太湖中區之最巨者也紀革又山之蜿蜒峻拔而最奇者也紀革之右有巨鈌以來東湖之浪左有箭浮以過南湖之波西有黿山余山澤山厥山森列其前怪石巉利波濤洶湧又山水之最險

者也舟之往來其間者每遇颶風暴作洪濤驟興進退失據得不破碎沈沒者少矣紀革有葉惇字齊寬者嘗造其山之巔而親見之乃喟然曰目擊人溺而不知拯可謂仁乎財力可濟而不知爲可謂德乎遂捐不訾之財以塡無窮之壑百工偕作踰擬告成長陂千尺深涇數畝覩其中瑩如明鑑挹其外隱如卧虹凡舟之遇險者即于此而泊焉[illegible]穩且便也公嘗挾予觀之予歎曰美哉公之用心也世之人孰不知義利之相遠乎然趨義不知

趨利之亟也唯公之築長隄以便民其始趨孝義也然隄之兩傍得衍地焉以栽以植以游以憩亦自有其利焉且使今之爲政者皆能如公先義而後利又烏乎其不可也公起而拜曰願因君記之予不佞爲作便泊亭記刋諸石上俾後之人知公之用心焉

吳縣修和豐倉記　　王鏊 守溪

近世爲政者率重改作雖然政有墮壞將坐視其墜乎有垢弊將坐視其弊乎固有所不能也不能

則將起其墜理其弊改其舊而新是圖圖之道有二一曰因天二曰因人因天莫善乎循其迹因人莫善乎順其心今天下財賦大半出於東南蘇郡居十之七八吳爲縣居郡之二三焉其歲貢京師者爲石至八萬四百留縣者一萬六百轉輸淮揚鳳及兌軍者又三萬九千三百夏稅三千四百有奇又有所謂加耗者不在是數而皆於和豐焉是儲倉剏於正統己巳巡撫周文襄公之爲也迄今葢五十六年矣弘治壬戌遼陽孫侯伯堅來知縣事政治敷宣奸宄屏息侯憫吳民之憊也顧夫堂有所興作甲子二月和豐之月守厫災民未遑恤也三月張守厫又災五月視事之堂又災人情大駭侯獨晏然曰吾知之天其啟吾之重新焉耳乃命撤汚扶傾鳩工庀材二厫重新堂寢具完非侈非陋經始於五月日至十月日儁功焉非所謂因天而循其跡者乎問材焉取不戒是懲問工焉出不毛是罰非所謂因人而順其心者乎因天之跡則民不怨因人之心則役不勞孫侯可謂善爲政

也於是吳民相率求予記其成以彰侯之美葢是倉之作有三民財之斂也於斯其散也於斯其訟之聽也於斯歛之貴平無徒取其贏也散之貴周無徒取其嗇也聽之貴公且明無徒取其速也是政之大者也吾故爲記之壁以規於來者

到石泉任記　　張延基 允埴

歲壬寅自春徂夏潄菌子既歷吳會燕豫秦晉備嘗囏瘁以達乎蜀境秋之杪始抵古龍州焉其自南而東而北而西也躡泰岱眺恒華諸如中條雲

棧錦屏崆峒峻絕而巉巖者無慮以百數計溯大河經汝漢以及龍門積石之奇險巴江涪水之淤漫又無慮以百數計攷厥道里一萬六百有奇中間冒雨馳者十一曉起而衝寒踏雪者二三遭風霾者十有五枕山藉草露宿而莽飲者十之七八將及淯水不數十里有侏儒而傴僂者一人長跽道傍曰石泉吏書又鳩形鵠面岑牟短後者兩人蛇行執杖而迎曰石泉街民余囅然笑曰是街民胡爲乎來侏儒而傴僂者前致辭曰邑故西無所

爲在官役也斯殆執市之人而輿隸之者爾予又囅然笑迤邐更數百步見鶉衣百結者伏草間高報云闔縣鄉民叩接予乃愕然驚謂縣官固尊柰何俾傾國人犇走不遑邪亟婉語曰爾曹人夥莫須入城市咼止之使去鶉衣百結者徐曰四里人戶業盡此無容止也余始察之則僅六七輩予又弗禁囅然笑於是鶉衣者導予騎入竟進一古廟中前楹廣可數尺四壁洞然塵土纍纍衫袖間謂予曰是衙舍也夜即宿于此詰晨行到任禮左右

贊唱如儀皆以下疲癃而殘廢者鄉約也深衣而大帽者兩子衿也椎髻披氈操古籧數升來獻者彝土番也舉嚮所稱傾國者悉來叩首予默翻屈指殆不滿二十人細詢其風土所宜孰與因革前二十許人皆稽首進曰城中亱分時聞虎嘯豹嗥怒振林木但恩爲所攫而嚙之耳諸無煩仁祖虞也予又弗禁愕然驚仁祖者彼方呼官長通稱云既畢余退於遮堂後坐濕地上搦管成自嘲口號有各班衙役十餘個通學諸生七八人廚下不須

憂乏食三餐麪麩未爲貧之語唫已擲筆則又不禁其囅然笑也黃子尊簡謂余曰人言猺地凋瘵未起詎意至是胡可一日居諸予曰不然昔柳州於柳工部於夔供奉于夜郎何居非阬抑其身也者予之歷吳會燕豫晉秦以至于此此寧非予所有事乎余不此之安而奚安乎況余之歷吳會燕豫秦晉備嘗艱瘁以至於此此固余之樂國矣然則潄薗子不必囅然笑愕然驚亦惟有怡然得耳潄薗子者石泉令張延基也因作到石泉任記

文中子碑陰記

葉樹熹 石君

曠百世而立教傳於後爲不可及者曰聖人下此皆學聖人者也自秦火焚書之後孜孜鬬教有功宣聖者有三大儒漢楊子雲隋文中子王仲淹宋考亭朱子也朱子之學浸潤於人之肺腑如湯液焉夫尊朱固儒者之正義既前人而尊朱乃非儒者之平論也楊子雲當聖教初興之日表章倣六經而爲言其文或有純疵百家伯氣洗滌不盡勢使然也文中子承詩文淫靡之後要歸仁義道德

其文甚純吳越之君潛號稱王者同於楊子雲之譏摘其倣六經而爲言也要之精義深蘊未可盡毋蓋自晉室分崩南北種雜先王之教湮沒散亂與秦火無異文中子起而追還正始其徒仕於貞觀之年翕然成康之治有明驗焉後儒既疑之非之甚且誣之不遺餘力此何說耶六經聖言也不可倣若春秋者六經之一也游夏不能贊一辭考亭繼之以作通鑑綱目秉筆儼然褒之貶之定歷代之是非又效左氏傳體以附之一身而兼素王素臣之任豈後儒特勝前儒耶楊王可非而考亭不可非耶余以爲楊王自有楊王之學考亭自有考亭之學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各擇其是以見道此士君子法古尊今之本旨也試觀貞觀政要真可追蹤三代房衛王魏諸公一時濟濟再整華風文章炳蔚其視新莽之代子雲踽踽天祿閣上一儤芭而泯滅無聞應有積薪之嘆矣若考亭生於南渡以後門徒等於孔門而宋氏偏安不能移蹕過江漸致北國加兵中原與徽管之悲當時

並未有及門而肩國任者嗚呼悲夫今讀司空圖文中子碑故記之司空處唐季離亂之極而思盛王之治余遭古學荒蕪之日而懷致治之儒非於考亭操入室之戈蓋於文中仰烹鮮之術不爲耳食者所迷尤待審音者見志云耳

始信峰放光記 康熙乙亥八月十七日

大涵 弅雪

嘗聞耳目口鼻能放光者古佛說法之徵也宮殿樓閣能放光者梵天善果之招也蚌蛤螺蠃能放光者精神感格之驗也然光之來也必有所繫故

五臺之光繫於文殊峩嵋之光繫於普賢惟黃山之光無所繫殆必繫於人矣盖人之遊黃山者不啻千億而遇斯光者無一二焉乙亥八月十七日厥自雲舫來登始信頂覽山非故林人非故我草頭玉露滴滴皆香樹裡仙禽啟聲雅奏瞬息之頃天如大圓明鏡而光呑大地地如一顆驪珠而輝映始信而始信如屛若翰擁衛一區之瓊林寶石瑶光萬道瑞靄千尋遥壑之中重結一軒轅寶鏡四稜隱起光燄層層錦簇花團璣旋輪轉浮風嘘

拂之際而倒吸我影於寶鏡三昧之中宛見一僧酷肖我貌端嚴靚麗合掌胡跪如面佛之狀或鶩黃其裏而赤珠其表或帝青其裏而琥珀其表而我就於祥光寶鏡中忽憶在翠峰作沙彌時年總羿勺獨立太湖之濱乃見水面流光一道窈窕冲融直透天漢上青中黃下白乍覆如幢復圓爲盖遺風飄轉遊行數里而不散洞庭雖烟火萬家而無一家見者年甫二十復從南岳儲老人浮湘潭過九江是夕風雨臨關而泊明日五鼓曉霧仰瞻廬阜之半虹光百里橫束其腰其細如刻絲其色若織繡盖當時隣舟百艘而無一人共覩舉艙八十餘人而無一人見者豈非光之繫於人乎余自四月初二日始屆雲谷凡三登始信而兩遇其光豈非幸歟夫天下名山大刹之放光者多矣然光之常見而見者此必繫於神光之不常見而見者此必繫於人也光既不肯負我而屢示其祥而我曷負其光而不加自勵乎嗚呼小子尚其勉旃頌曰

一圈兩圈紅底白底曹山圓相非外非裏混沌
一劃地闢天開流光上下與我徘徊我不是光
光不是我兩兩相忘虗空脫鎖曰指曰馬浩刼
齊庚何必采藥苦覓長生石尤知風海燕知雨
蹻屩攀蘿慶雲來輔松風和鳴與物同平水濕
火躁月缺日盈舜禹醯鷄同置一甕三代禮樂
開眼作夢爰遇斯祥在山之陽脫笠搔首髙掛
扶桑左手握灾右手秉瑞二物同功真人失位
吐氣如虹落筆成峰兆圖開泰光我厥宗

終

武峰吳定璋友篁蒐錄

東山張士棣擬始編訂

道隱園記

宋李彌大似矩

林屋洞山之西麓土沃以饒奇石附之以錯峙東南面太湖遠山翼而環之盡湖山之極觀也莽艸叢卉未有過而問者無礙居士嘗散策遊乃約工賁助道家而圃之西則蒼壁數仞洞穴呀然南向者曰丙洞洞東北躋攀而上有石室窈以深者曰

暘谷洞緣山而東亂石如犀象牛羊起伏蹲卧乎左右前後者曰齊物觀又其東有大石中通小徑曲而又曲曰曲巖居士思晦而明齊不齊以致其曲而未能也巖觀之前大梅十數本中為亭曰駕浮可以曠望將駕浮雲而凌虛也會一圃之中誅茅夷蔓發奇秀殖嘉茂結廬以居曰無礙室曰易老且將棲息於茲學易老以忘吾年吾少嘗為儒言迂行躓仕不合而去游於釋而泳于老蓋隱於道者非身隱其道隱也居士李姓彌大名似矩字也紹興壬子十一月十五日記

石林山堂記

葉夢得少蘊

孔子言仁者靜知者動吾觀自古功名之士類皆好動不但興作事業雖起居語默之間亦不能自已王荆公平生不喜坐非睡即行居鍾山每飯已必跨驢一至山中或西庵或定林或中道捨驢徧過野人家亦或未至山復還然要必須出未嘗輟也作字說時用意良苦嘗置石蓮百許枚案上咀嚼以運其思遇盡未及益即齧其指至流血不覺

世傳公初生家人見有貛入其產室有頃生公故小字貛郎嘗以問蔡元度曰有之物理殆不可曉蘇子瞻性亦然初謫黃州布衣芒屩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為娛每數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興或入旁郡界經旬不反為守者極病之晚貶嶺外無一日不遊山晁以道嘗為余言頃為宿州教授會公出守錢塘夜過之入其書室見壁間多張古名畫愛其鍾隱雪鴈欲為題字而掛遣高不能及因重二桌以上忽失脚墮地大笑二

人皆天下偉人蓋出於知者常爾吾素頽墮固非二公之比自得此山樂其奇石欲爲蒐舊之所且攜數僕夫荷鍤持畚平夷澗谷搜剔崖竇雖風雨不避旁觀者皆以爲勞而余實未嘗倦殆其役於物耶新居將成頗亦自警夫仁知性之成德由是以入聖雖動其何傷其必有以養之而後不至於弊因牓其廳事東西兩齋曰近仁曰近知而廳曰樂壽非曰能之蓋雖老猶將學焉又以戒爲子孫者也

遊石林記　葉夢得

李文饒平泉艸木記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子孫也歐陽永叔嘗笑之余謂文饒之惑何止平泉草木而已哉後讀五代史至張全義監軍與其孫延古爭醒酒石全義殺之延古可謂克家之子矣然以遣監軍守祖戒因之以殺身一石亦何足言使文饒而先悟此豈直無以累後人亦當自免其身矣好石亦是一癖古今文士每見於詩咏者未必真好也其好者正自不能解余紹聖間春官下第靈壁縣世以爲出奇石余時病臥舟中聞茶肆多有求售公私未之貴人亦不甚重亟得其一長四尺許價當八百取之以歸探所有僅得七百金假之同舍而不覺病頓愈夜抱之以眠知余之好石不特其言自行此壑刳剔厓洞與得於土中者愈得愈奇今厓洞殆十餘處而奇石林立左右不可以數計心猶愛之不已豈非余之癖哉賴晚粗知道文饒之病則無復有客有欲得者皆聽其自取以去未嘗校嘗戲謂兒輩此不特吾無

所累汝亦可以免矣天下事何嘗不類爾每以文饒之言觀之世間安得更有一物也

松軒記　俞貞木

具區有洞庭兩山屹然對峙於三萬六千頃之中高崖深塢層見疊出奇樹茂林貫時蒼翠名花嘉實朱碧相間桑麻雞犬烟火萬家一見如畫彷彿桃源云宜乎高人逸士多愛而居之隱士吳君子華家東山之東武峰之下嘗自題其燕休之所曰松軒俾余爲文以記余嘗以薄宦抵廬山取棟梁

之材于穹山深谷中其長數尋徑六七尺不知歷幾千百年而一旦取材焉其或偃蹇屈蟠于翳薈而得以保無斧斤之伐者亦有之此漆園氏所謂處乎材不材之間者也噫其旨遠矣今子華居湖山之間安隱不仕栽仁樹德以優游于晚歲其觀物之紛擾不啻空華之過目也將托松以自喻乎抑以松有後凋之操而將以自勉乎其必有以取之矣先是數年之冬雪虐風饕兩山林木摧折殆盡而武峰之松獨挺然不撓則其托根之深受命

之固殆有異乎衆木也夫吾於是愈知子華之有取于松也余家本西山先世廬墓在甪里他日拜掃當訪子華於松軒以叩其隱居求志之樂幸無靳於告我

深翠軒記

俞貞木

隱者之居不可無竹木而不能其必有竹木也夫隱者居僻地處幽村遠人境必依乎竹木焉若于城市中而求隱居非特無閒曠之地及其樹竹木也又不易得其成雖隱居欲依乎竹木而不能必有之也陳留謝縉孔昭居闤闠中得一畮之園竹木巳成陰矣因題其藏脩之軒曰深翠一日介其友王中孚來徵文曰軒居在林樾間短籬曲逕清池平圃修筠嘉木相虧蔽每好雨初晴之時明月流光之夕綵侍燕閒開卷拈翰詠今稽古于斯蓋將娛親以致樂焉深翠之名識其境爾余曰吁古人有言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不覺魚鳥自來親人今茲軒處市中令人有山林之想得不美乎雖然境因人勝人以境清境勝人清則神怡

志定于是可以進學矣孔昭年富力强讀書之暇觀春木之向榮惜光景之易邁念奉親而愛日所幸得全其且慶之樂抑又當知夫喜懼之訓可不勉其所未至耶且學者將以行之矧孝爲百行之本孔昭其可不勉乎若夫推窓鉤簾觸目見琳琅珠玉陶寫情性此又遊焉息焉之樂名公碩士詠謌至矣余獨愛孔昭之向學又美其具慶之下能遂其孝養焉故書時洪武巳巳春二月朔旦

靜觀樓記

王　鏊　濟之

太湖之山七十二其最大者兩洞庭兩洞庭分峙湖心望之渺渺忽忽與波升降若道家所謂方壺貟嶠者湖山之勝於是爲最樓在山之下湖之上又盡得湖山之勝焉山自莫釐起伏邐迤有若巨象奔逸驤首還顧遂分爲二一轉而南爲寒山蔚然深秀樓枕其㘭一轉而北復起雙峰亭亭如盖末如長虵夭矯蜿蜒西逝西洞庭偃然如屏障列其前湖中諸山或遠或近出没於波濤之間烟霏開合頃刻萬狀登斯樓也亦可謂天下之竒矣自

昔臨觀之美莫若滕王閣岳陽樓以彭蠡洞庭之廣也然二湖所見廬山五阜而已君山一峰而已若夫三萬六千頃之波濤七十二峰之蒼翠有若是之勝者乎有若是樓之兼得者乎語有之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吾雖未及乎仁知而於山水則若有宿契焉心誠樂之而患其難値也廼於是樓焉得之又幸其不界於通都要津適値予故土予得專而有之豈天造地設特以爲拙者之適静中之觀乎故名其樓曰静觀而爲之記

壑舟記

仲兄滁之既倦遊築室洞庭之野穹焉如舟因曰是宜名壑舟屬弟鏊記之壑舟之義盖取諸莊周周之言予不能悉也而舟之爲用則知之易曰舟車以濟不通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舟固爲水設也而寘之壑舟也寘之壑則車也吾將寘之水邪也以柱車梁麗以室穴曰以炊釜以舂裘以禦夏葛以禦冬其亦可乎夫不可遣者理也不可廢者用也若之何其斎之無已則物將各復其分

車也復於陸舟也復於水則之秦之楚之吳之越無不如吾意者孰與塊然守一壑哉兄曰壑舟固不期於用也不期於用者期於安昔者吾嘗泛舟涉江湖傲然枕席之上一日千里固自以爲適也不幸怪雲欻起颶風陡作魚龍出没波濤如山而吾方寄一葉以爲命茫然不知所歸幸而獲濟猶心悸神慴而不能已故曰水以載舟亦以覆舟今老矣尚安能以不貲之軀試不測之險乎故予有取於壑也予不見武夷之山乎其厓有舟焉雖世

變屢遷舟自若也吾舟盖庶幾似之其視江海之舟不差安乎雖有力者又安能竊諸鼇曰兄之見遠矣遂爲記於湖上

且適園記

太湖之東有開田焉南望包山數里而近北望吳城百里而遥吾弟秉之行得之喜曰吾其憇於是乎包山信美矣有風濤之恐吳城信美矣有市廛之喧兹土也得道里之中適喧靜之宜其田美而美其俗淳而和吾其憇於是乎廼搆屋買田且畊

且讀既又闢其後爲圃雜蒔花木以爲觀遊之所橘洞庭所宜也作亭曰楚頌作軒臨田曰觀稼作亭瞰池曰觀魚餘若格筆峯浣花泉理絲臺歸帆逕菱港蔬畦柏亭桂屏蓮池竹徑恭峙彙列又作樓曰東望示不忘本源也予往來必憇焉與吾弟觀遊而樂之因名其園曰且適予與世無所好獨觀山水園林花竹魚鳥予樂也昔官京師作園焉曰小適今自內閣告歸又作園焉曰真適盖至是始足吾好焉耳若吾弟則豈真適乎是哉其亦斷竊乎此者也吾弟少與予相從學相若也行相若也所負所養相若也而顯晦不同然予弟不懟不變不沮曰天其果遂窮予乎予且適於斯以竢之無戚戚者天其或有時而達予乎予且適於斯以竢之無汲汲者窮達進退遅速一委諸天而不以慨於中是其所以爲適者也雖然有一焉吾聞古之人重去其鄉包山故土也弟其能遽忘諸乎弟曰諾吾將歸矣

從適園記

靜觀樓之景勝矣去樓百歩故皆湖波也姪學始堰而涸之乃釃乃畚乃築乃耨期年遂成沃壤而規以爲圃即湖波渼淼之中得亭榭觀遊之美却而望之諸山隨歩增異所謂莫釐者亦隐然露于天末嵩峰者昔巍而踞今敞而夯雙峰者昔研而倚今聳而秀寒山蒼翠變而爲几席長圻蜿蜒分而爲襟帶而西山若列屏障益近而高且麗盖山即樓之諸山而其景加異有若增而顯之者湖山既勝又益以花木樹蓺秋冬之交黃柑綠橘遠近

交映如懸珠如綴玉翛然而清寒者爲竹林窈然而深者爲松徑穹然而隆者爲柏亭其餘爲蔬圃爲藥畦爲魚沼而諸景之勝咸納於清風之高亭高而明敞而迴栫予厚所謂尤於觀月爲宜者也予園名真適學盖知予之樂而有意從之者也故名之曰從適而爲之記

醒酣亭記

橫山在西洞庭之西望之甚小而峰巒秀潤亭臺高下里巷交錯雞犬鳴吠殆物外之奇境也予自

內閣乞歸有山人邀予至其境觴予於湖心亭上是日秋高風靜而濤斂自湧自東望之于山在其南絡山在其北亭山宛然如葢遶當其中餘若陰長葉餘諸山出沒晻靉殆不可狀予素不能飲酒是日飲至十觴亦不醉因扁其亭曰醒酣是歲正德四年也

東望樓記

人情隨所處而異處其曠則坦然以夸處其高則迴然以爽處其深則閒然以幽弘治壬戌吾弟秉之始去洞庭築室乎太湖之墺其西南湖波渺瀰雲帆掩映其東北平田際天禾黍被野望之下見其端可謂曠矣靜矣乃獨闕其高予曰是宜爲樓焉以瞰乎遠據乎勝弟曰諾召工相方不浹旬而樓成他日謁予登之忽焉若飄騰以超乎埃壒遠山偕來顯設天際北望則橫山靈巖若奔雲停霧西望則穹窿長沙隱見出沒若與波升降東望則洞庭一峰秀整娟靜松楸鬱蔚若可掇而有也或郊原霽雨草樹有暉或墟落斜陽烟雲變態於是

弟勸兄酬舉酒相屬曰樂哉游乎是樓於勝無所不領於望無所不宜而獨曰東望者惓惓故土水木本源之義也其詩曰朝望兮東山夕望兮東山東山宛其在目兮欲濟而艱莫墾崔巍兮西金晻靄我家何在兮限湖波之如帶鬱鬱松楸瞻企斯勤朝往暮來曾不如彼白雲雲升於天水返於谷我行四方不日其役

聽濤居記　　吳文之

山居之樂水韵尤勝聽敎佳於玩色聽濤宜於臨

湖臨湖之居者又勝也然山居多無水溪澗沼沚縠之細也巷棲巖處安得皆臨湖舟行溪立聽之暫也故惟臨湖之居爲勝若席君之聽濤具有衆美者歟君世家東山之麓席湖之上瀟灑出塵雅契於水以聽自娛蓋可謂邇焉而不勞廓焉而非細久焉而相忘者疇昔之歲予訪君席湖之上魚懸鏡中鳥飛雲外黛蓄膏停沉沉無縠幽懷暢逸自謂盡乎水之樂矣君曰爾玩也非聽也言未既封姨擊湖神泣水如突雲如織迅雷欲轟飛雪上

激傾耳聽之心怡神釋向之聽也果劣乎其玩也兹之聽也寔超乎其玩也有洋洋咸英之雅無靡靡鄭衛之音爽然自失矣寔與聞之然暫也非久也其聽縠之佳惟臨湖最勝小次山之懸水陋楚客之觀濤山居之樂君悉有之而予非所與也

橘趣記　　吳　惠孟仁

距吳城百里而圍於太湖者曰洞庭二山綿東山之陽隆肰秀而出者武山也山之下吳氏思復居焉思復據其勝而不仕宅之左右有腴地數十畝皆種橘每當秋飈動木玄霜降威顧視艸木黃落百物蕭條無復可意者唯橘則森肰獨茂垂金閒碧清香襲人可味可翫思復與其弟思德皆能詩以吟咏自怡因號曰橘趣屬予記之夫物之不同而爲人所嗜好者則無不同也周濂溪之愛蓮陶靖節之愛菊彼各有所取以寄其意其爲趣也可知矣思復之於橘豈真以其足於私計乎亦以其夏花冬寔不爲歲寒所撓將欲同其操而堅其志脩其道而益勵其行焉爾至若其色爛肰可觀則

修其身也必文其香㘆肰可挹則崇其譽也必遠而又咀其味之甘美則將養其中也必和內外交修以達乎道君子之所爲托物以成其德也其爲趣不既大矣乎詩曰唯其有之所以似之其此之謂歟

重建季子祠碑記　　徐乾學健菴

武山吳延陵季子祠其始蓋不可考嘗讀濮婺公高山之詩其次章曰爰有高山可立室家藏器莫主心靡有涯記曰君子將營宫室先立祠堂於正

寢之東濮公爲季子嫡孫學于古訓率祖攸行動必合禮其築室兹土當必知所先務藏器奠主之辭藹然仁孝見於言表是季子祠之權輿也至吳壽寧而易茅茨爲榱桷改土堦爲陛級以丹以堊斯革斯飛肖季子像而合族人歲時以祀之招僧看守別名爲菴是季子祠之改觀也自元迄明以至

國朝幾四百年空山風雨祠日頹敗不可復理吳君南村追念祖澤慨然顧起而新之撤材架屋其

制恢宏視昔逾倍左昭右穆分立有序鼎俎籩豆奇偶有數春露秋霜祭必告虔而無後時是季子祠振興之日也予自庚午夏携書局於東山得與南村父子交遊嘗過其園亭觀其議論風旨與之憑高北望有阜隆然而起者曰濮公墩也有石巋然而立者曰錦鳩峯也有林蔚然而深者曰季子祠在也因道其所由來而請爲之記并出其所修家譜及請祭情詞以相示嗚呼南村之用心可謂苦矣用力可謂勤矣譜不斷一脩再修祭不憚三請四請盖積二十餘年之苦心而始克有成功祖宗得世享之祀似續叨奕葉之光南村可謂延陵之賢子孫矣癸酉冬南村捐館予聞訃而往哭之又爲文以祭之而追念曩疇未忍負諾因記其梗概遣其顧臧二子勒石於祠以昭示來世是南村生存之志也是予待南村不死之心也嗟夫

依綠園記

洞庭去吾崑不二百里而近道書所稱洞天福地也顧余碌碌宦途曾未一探靈異竊嘆湖上七十

二峯邈若海外三山難以飛越徒爲神往吳門繆篗泉先生熟遊於東西兩洞庭嘗言山中多好事競選勝地爲園亭不減洛陽之盛而最稱東山吳隱君南村草堂亦甚美隱君之才且賢余聞而慕之久矣今年春奉

勅領纂修明史館職給假南旋思屏絕世紛精心殫力成一代書遂泛太湖至東山開館從事於是得與隱君相識以慰二十餘年之企慕而隱君又命二子顧臧受業於余暇日因過其所居南村草

室者在武山之麓高軒廣庭臨池面山俯仰間令人心目皆爽堂之東南有雙扉映梆色而濱水者梆門也其西修廊數折有若方舟之浮于波面者水香簃也其南數武度平橋循山拾級而登有亭翼然參古桂蒼松而出者飛霞也有閣凭虛而俯綠野者欣稼也閣之外平疇千頃可以目耕南湖水光一片與天無際自西而北層巒複嶺青紫萬狀咸排闥而入几席自飛霞亭後小阜折而東下迤邐平岡一帶皆歲寒三友而有石幢高峙其間

岡之南闢地爲圃佳樹成列望之蔚然又折而東北敞小樓於萬綠中者曰花鳥間上沙高士徐俟齋隸額壁鐫董思翁書歸去来辭倚樓北望則錦鳩峯濮公墩皆在簷廡間其前則桂花坪芙蓉坡鶴嶼藤橋相望焉其鱗比而南者爲凝雪樓俯瞰平岡梅花時如在群玉山頭迤北則迴廊一曲瑯玕數十至薌畦小築邃室六楹縹緗滿架庭有奇石如雲湧狀上植盤柏一株覆如青蓋此隱君課子藏修處也自曲廊西轉竹屏湖石繚以短垣有斗室爲冬日藏蘭之所其中爲花間石逸其後設庖廚貯美醞佳茗以供賓客此其大概也園之廣不踰數畝而曲折高下斷續相間令人領略無盡觀此而隱君之經濟可見一斑矣余因是益信雙泉先生之言爲不誣園成於康熙癸丑雲間張陶菴疊石烏目山人王石谷爲之圖吾鄉葉九來先生詩以落之初名薌畦小築載吳縣志茲虞山陶子師進士節少陵詩句以依綠名之余既樂與隱君父子交遊而又喜名園之得佳名也故援筆而爲之記隱君名時雅字斌文別號南村

石浪記

吳 浩 孟直

武峯之陽南湖之濱有異境焉大石壁立千尺直上若削下則廣坡坐可容百人散石之衝注於湖者層疊而下若級焉若轍驅而勢赴焉名曰石浪秋冬之交水益落石犇犇然露其脉理皆作波瀫紋有大石當中流空中而多竅微風作焉與湖水相吞吐有竅坎鏜鞳之聲然是石也生於山麓由西北而下者道狹而峻多榛莽以其境過僻故登

兹山者往往捨之而去噫夫以兹石之奇怪偉險峭固非耳目所經見使生於支硎虎阜間則亭臺之點綴竹樹之陰翳遊人士女接踵而至驚為偉觀矣今乃棄於兹土任樵夫漁父嘯歌而盤桓而世之好游者或未之及焉物之處非其地者固非易得名歟豈天生異境必擯之於寬閒之野寂寞之鄉不為人所物色而後得全其真歟唐柳子厚謫永州幽崕絕壑清泉怪石搜剔始盡又豈七十二峰之間境之靈異未經人道者不可勝窮天故秘之以待人而顯歟是皆未可知也姑為之記

七十二峰足徵集卷八

武峰吳定璋友篁甫鑑
嵩山潘學燮咢仔編訂

禹王生日說

張廷基 允垍

方伊祁氏有昏墊憂王勞四乘積八稔命章亥步自東極至西垂又使竪亥步自南極至北垂神藥形茹迺克底績帝爰錫以璐珪迄今三千六百餘年兹總總者始獲陸處焉功顧不偉歟天下後世人即家尸而戶祝之疇曰不宜矧泉為王鍾祥地耶按帝王世紀曰禹生石紐邑石紐故邑之望山

也在縣南十里元和志禹所生處名剜兒畔在縣北二十里今名禹穴有太白所書禹穴二字石碑又路史云聖母夢吞神珠一顆坼胸而生禹嘻異哉殆剜兒之謂矣且夫治世長人有澤被一方者皆能以若功德血食于其地以王貽天下後世無窮之利如此至不得邀肸蠁於父母之邦其於崇德報功之典毋乃闕乎邑之耆老言舊有祠在橋南之北向兵燹後廢址僅存余幾欲倡鼎新之議

以邑人瘧瘐初起懼或以是厲之因中輟然此心則怦怦未已按山陰張天復皇輿考曰禹以六月六日生邑人前此未之聞予特表而出之仍設主於梓潼宮屆期率官生里老爇香一拜使後人傳為故事尚其繩繩勿替用誌不忘至新厥廟貌時厥孫暨予小子深媿未遑不無屬望於後之君子

璋按太湖中四嶌皆有禹廟而北嶌最稱靈異然廟貌罕臨春秋之祀缺焉每歲惟六桅漁船

祭賽而已竊以神禹功德之在揚者莫大於震澤底定四嶌立廟以祭古人崇德報功之義也乃郡縣志皆失載兩丁徧祭曾未之及今讀芙蝡禹王生日說故並著之俾後之人有所考焉

鐵柯說

王鏊守溪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公與清初為御史或贈之古印章曰鐵柯公因以自號人皆呼為鐵柯而莫知其義也予蓋知之因為之說

鐵柯者何御史中丞劉公所以自況也曷為以鐵柯自況王者遣將親授之斧御史出巡衣繡持斧斧以斬伐柯其柄也詩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柯木為之云鐵柯者何為其勁也斧以斬伐利莫加焉鐵柯為之勁莫加焉利與勁合殆純乎剛者也公蓋於此比德焉君子依乎中庸不為已甚何賢乎剛而取之剛為陽為明為正為果決柔為陰為闇為佞為退縮剛柔雖並用世之柔者比肩剛者不一見也則剛其難乎故獨取乎剛也言不剛則囁嚅行不剛則縮朒氣不剛則萎薾亦何以當大

任任大事哉故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吾未見剛者然則公之所以比德者何公蓋以風裁自持希古所謂剛者焉故以是贈之也而吾所以贈之者異於是吾所以贈之者何曰高明柔克深潛剛克

愧知說

古之君子其於人患不知也知之患不在其位也苟知其人在其位則不患不能行矣故鮑叔用則舉管仲王陽用則舉貢禹龔勝用則舉龔舍蓋唯其賢而已人不曰其友也以為疑己不曰吾友也

以為嫌甚者其姪其子亦無不可舉當是時豈真無法耶後世道衰人不能自信上之人亦不信人而信法操縱闔闢要皆如法而止是故見賢焉有不得舉見不賢焉有不得去舉於禮部者探策而求選於吏部者貫魚而進或於法外焉稍出意見則人且議之而夫人者亦自以為嫌而不敢出其意見有一日之長焉雖知其不肖不得而遺也有一日之拙焉雖知其才且賢焉不得而取也曰法也非我也於戲豈不過甚矣哉所謂法者豈不欲

得人乎而若是焉何哉吳君鳴翰少與予同學其詩篇字畫有晉唐之風其文非近世之所謂時文也予謂空冀北之羣非君耶壬子秋予主試應天殫心竭力於時之才自以為無失也揭榜而君名不預於戲永叔之於劉暉子瞻之之於李豸去取之間果有非人力所及者其將謂之何哉然君不以是皐予其意曰有法焉非予之過予之所以自解者亦曰有法焉非予過也而平日所謂知者何如哉君之才固非久湮於下將必有識者焉擢而拔之而予於此莫知所以為贈也獨自識其愧如此

少溪說

蔡　羽九逵

昔太傅王文恪公號守溪今其子中書君子永亦號少溪說曰溪之道大矣文恪公科第非不高致位非不盛德業蒙斯世非不遠談者以廟堂之用尚未盡海內之想望猶未快在公容有軌而未暢者道固然也或問老曰知其雄守其雌是謂天下溪文恪公之謂乎余曰然非歟寓也進於是矣易

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孔子曰功蓋天下守之以愚故厚者高之基也下者上之宅也虛受鞠躬歛時五福也穆穆落落用集於天光也故淵之華也江海之王也非意也自然道也翕張予奪意也非自然道也老以意與溪君子惡乎取曰然則少溪子焉從耶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範我馳驅不失其從明之謂也文恪公朝著風猷鄉有話言邦家儀刑世方則之矣少溪子獨無則乎或曰舍人

自以思澤起家意殆不恆蔡子曰淺已甚非所以望子世之下也俗之凋也名奪於時好余玉余蔑勿爾問也庸何傷亶若茲歷厥木矣雖然將弗克古之人弗務從今之從乎剔名德之後乎門地非能病晉晉自病也司空導太保安右軍羲之鎮北將軍玄非晉之寶乎少溪子養於名德出於羣公予少見其頡無何而蟬蛻信筆成文博遊衆藝彈默乎老生固奇之矣然好進不已聽於旁人求先公之客而下之吾固不得窺其度矣為子艱韭惟

務先公之求惟不務求公之艱頤公何遠哉公有大德子克躬苟無忝厥德惟汝德世方禁之乎公言華國子克纘言亦章於有國惟汝言公有設施憲於初服子亦徵於初服惟汝業公克勤小物子克區懈夙夜其寤寐忌公乎詩曰寤寐思服惟汝勤公作人材范金肇形子為箕裘其無懟乎頤公何遠惟時咸有公善得厥溪矣或曰公之既用克象之矣如其未用伊奚象蔡子曰父子一心也無不通善思之耳思之思之又從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其通之少溪子尚勉旃無姑待

農之子說

農之子有良田不耕而蒸錦衣玉食鮮居華屋謀改厥業卜不食家人弗與退而戚戚益不樂耕負其囊以逃之於邑見珍貨寶器慕之不得從椎鑿而事焉舉其器弗若居數日弗勝勤也棄之之於都見方國貢珍奇工作詭異慕之不得從奇技而事焉舉其器益弗若居數日弗勝憊也又棄之之於國門之外見狗馬遊戲子女群嬉之曰是無與

吾力足以遣吾目從之遂不去晨先其風暮望其塵奔走四出恒求與狗馬俱食弗親席臥弗親寢日久不返橐弗稟也餓於道左家人懼其惑也求所在而告之曰田蕪矣妻子餒矣子何不改曰予日追日欲恒不逮遑恤田乎予方事是身不遑寧遑及妻子乎家人知其不悟也號泣而道曰子父業田而良子棄之之而餓夫田生穀穀生財財生百度百度生器用文章以供於國為天子脩元祀洽百禮備百官使令內則文事外則武備然凡民有

幅限不可踰也田為本百工為末自古力田者謂之力本子舍本奚求其他卒餓而死是之謂死而不悔於戲微惟農惟士亦然

虎去說　　徐騰偉升如

吾山素無虎山人相傳謂萬歷戊子歲有虎渡湖至山為患山人告諸邑大夫命獵者弋之順治戊子年九月有虎來何前後相倖也在山凡百三十日未傷人于次年二月渡湖去說者曰祥符寺住持慧忍作驅虎文率衆比丘日夕誦咒以驅之虎

之去僧之力也然則僧之咒術靈矣乎鄞州追虎碑謂虎自銜符來朱子謂虎識字傳又謂虎善卜識衡破是虎之靈而非僧之靈也然僧之意則誠嘉矣得虎之去而僧之事已驗未嘗不可借以覘僧而君子不許謂靈異之說恐其流而有妨於正道也然則何以去也昔漢和帝時王業為荊州刺史惠化大行虎狼斂迹光武時崤澠驛道多虎劉昆為弘農太守仁藹孝弟虎負子渡河意吾之郡邑執事有能行仁政如王業劉昆者乎隱士劉牧居南山有虎相護不傷人牧死自去後漢歐寶為孝子虎來助祭境中有虎皆去意吾之鄉閭大夫士庶有能相感如劉牧歐寶者乎然則何以去也又說者曰虎逐麋麋逃入水虎追之又說者曰虎月夜臨水見影欲撲之悞躍入水虎性直不能返顧其去來皆以此二說近理乃强合其說而歸功於寺僧所謂厚自誣也君子之於世也有美必揚有惡必隱人許而我否之無乃以媢嫉自處也然而毀譽之際好惡存焉好惡不可不公則名實不

可不核如以其力歸於寺僧而寺僧受之亦可以其力歸於郡邑執事受之并可以其力歸於鄉閭大夫士庶皆受之矣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非斯民之徒歟或曰感應之事理有必然前說所稱謬耶是言也惜不令吾郡邑執事鄉閭大夫士庶聞之也吾與寺僧拒之而猶存其說亦曰吾郡邑之尚有寺僧也云爾

練義勇說凡二十三條　　路振飛皓月

行仁

讀書至制挺可撻則人為氣壯然前面原先有發政施仁省刑薄斂教養一段工夫倘未行仁而求制挺是不稼之獲也民將疾視矣故必真心實政保民如子興利除害處養生息使民快天地寬潤化日舒長上好仁則下好義

潔已

百姓無知止見有利上之人不務令德而惟賄是聞諸凡火耗贖鍰受餽遺取貨物皆奪之民者也言清行濁民將目笑心非矣故必矢勵清操飲氷

茹蘗不取民間一文不受有司一菜上不言利而民乃言義

戢暴

民生日悴吏治日污或恃科第或恃世家或求竿牘于當道察吏者瞻顧情面貪橫者遂惟所欲為群虎攢羊莫必其命若不能鐵面糾彈速除民蠹說不得我未嘗害百姓也故必大破情面白簡從事如植禾者鋤莠養馬者去害民安而後可以練義勇

去兵

近日之亂起於盜者少起於兵者多應募之人心懷搶刼領兵三千將輒踉蹌聖賢論政至不已而去兵於利害理亂之際究其微矣時至今日而猶套襲乎右兵買馬之說譬則抱薪救火也聖賢之道原無終窮故必真知兵之可去者而後可與言練義勇

成俗

戎狄盜賊先起於人心而後生於世界輓近利欲

汩沒良心漸滅臣不須君子不須親違問其爲官府故必於忠孝廉節道理以身倡率而又為之諄諄化導至民間話言嬉隙田土爭競素有乖忤者皆令之歸於和睦誼若同舟使民良心醒而後可以言義勇

平易

君門萬里從古嘆之官尊如帝則吏惡如鬼下情無由上達矣故必乘機就便遇商賈而問市價遇耕農而問豐歉遇鄉耆而問風俗因以問利害如

此則民之疾痛官無不知官之心事民無不諒情義通而後可以言練義勇

休養

邇來脩城製械為箕斂之口實捐助科罰作朘削之體面甚至訪犯一事懲惡皆虛懷壁其罪官貪吏詐爲亂魚驚嗟乎富室地方之根本商賈財用之血脈也碩鼠害重樂郊是適民望去而衆無固志矣故必知民勞可息衆志成城者不可以言練義勇

愼刑

慈母雖不廢鞭笞然母之笞子也母心之痛甚於子背刑者愛民之具也柰何其虐用之余治淮九閱月析楊桎梏槩置不用竹片亦分為三等即乘亂搶劫生員楊苞之家者十有八人亦止斬其首而寬其從街民感之垂泣故必明祥刑之義者乃可以練義勇

賑恤

禮義生於富足飢寒切身慈父不能保其子矣江北土瘠民貧又因刀兵繁興十室九空余於三月初即下停征之令復擇其最貧者以漕米四千石賑之民免啼飢其氣始銳故必能任矯詔開倉之罪者而後可以練義勇

和衷

五音和而成調五味和而成食天下多少好事皆從自是自滿之心做壞余寬仁慈愛直指英明果毅遇事或有牴牾共期委曲相成卒至寬嚴濟而事功立故必志在保民一切矜情浮氣悉化於道

者而後可與言練義勇（直指巡按王燮也）

集衆

水積成淵獨手難拍以我治民不如以民治民也俗各有諱事各有宜利各有先害各有重猶醫標本之緩急也余除面諭之紳衿文武外其草野齊民苟有一得者皆令條陳雖未必盡用而民情向背可以槩見故必隨時通變用古意而不執古法順民情而不驚民志者乃可與言練義勇

專致

語曰用志不紛又曰有志竟成若當危急存亡之際內顧妻子外顧身家因以愛性命我心不固而求民心之固是曲木直影也余覺死守之外生活不得每誓於衆曰皇家以淮揚一塊土付我若不能守惟有投之洪流葬於魚腹惟以死矢則以死守以死守則以死練三月之內鬚髮皆白故必無苟且支吾偷生倖免之念者而後可以練義勇

以上十二款皆練義勇之根底也有一件不真實則不能練不能練而謂民不足恃

則誣也

誡諭

小民之見語以道理則昏語以利害則明語以共守疆土則駭然散語以各保身家則歡然聽此必至之情也乃集士若民而諭之曰寇來矣事至不可為時吾惟有一死頃刻之間名成千古爾百姓何以自存爾之意不過逃走逃能携房產乎能携器具乎携妻子財物而已矣遇盜將刼爾財物奪爾妻子遇兵將斬爾首級以獻功矣爾其何以自存衆乃爽然若失環跪請計余曰惟有團結保護鄉里則練義勇之說也聽爾自聚吾不爾督民欣然樂從

激勵

秦晉齊魯多縛官獻賊江西地方有敢言固守者衆碎其室百姓聞賊言抗敵者城破之日盡人屠僇言及固守未免色動余諭百姓曰賊來時爾先流我殺他一陣倘或不勝有我在可以贖爾性命士民皆泣又曰爾若不忍殺我惟有殺賊且說你

們肯殺賊否數百人同聲應曰那有不殺群跪之中有投袂而起者於是勇氣百倍縛賊遣偽官呂弼周王樂吾於皇華亭人爭射之而共啖其肉

鼓勸

人才不借南北猶古今也自西北人枯弓躍馬而淮陰豪傑鬱鬱袖手余集士若民而勸之曰古來韓信國士無雙生於淮土項羽英雄蓋世起於宿遷即當日惡少年皆為奇男子目今西北淪陷千里無堅城安在西北人可用而淮人不可用語曰

好漢護三村且食於飢時貴衣於寒時貴豪傑於亂離時貴當此之時不急表見不幾自棄乎因立百將營選三百餘名盡是淮人於是人人感奮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無不踴躍操戈者鳳兵過淮恐其騷擾義勇屯集自清江浦至頭舖綿亘四十里兩岸刀鎗密匝屹若長城

燭隱

俗吏無固民之仁慮民無效死之守於是築閘錮鎖嚴刑重罰以冀倖一得委而去之有由然矣江北風俗敦尚飾恥婦女之汚重於戕命余於乘城之日不禁民間婦女出城于是山鄉水淮村落險阻婦女得所而勇氣益銳

護持

民聚則强義散則勁向來官僕衙役不得復肆其吞噬阻撓讒譖不能無有且盜賊悍卒去來無時請令後行怨緩不及濟萬一如徽州之故事亦事之不可知者也一人受刑則衆人解散而不可復合於縛草灣之兵觸淮道之怒等事俱置不問民乃敢於禦侮

順而不強

勇謂之義無勉强無制束也如一家兄弟兩人俱願操演者極為嘉許彼家父子數輩不能隨從者亦不嗔怪方操練而有事遠方者任其去來前遠出而今來歸者即為收入增減隨時行止任便挨門計丁之說全非此義

行而無册

自政類賦茅致民驚脫網恐後日之按籍為兵也一存名籍則踰垣而避之矣義勇之練不拘地方遠近人數多寡但取禦侮不事稽察私有姓名而官無册籍民於是信異日之無害也而坦然樂從

逸而不擾

勇皆民也士農工商各有常業業不可廢世之俗吏間一舉行纔成行伍便委佐二衙役點察需索或令之接送上司護解銀鞘民殊苦而無裨實用今日練法但期固圍殺賊嚴禁點察接送差委併不抽調剔去各社有私湊公費亦禁有司居取乃

知實為身家而一心敵愾

從而不御

人無長則渙散官立之長必驚䞉壯勇既集令各社中不拘士夫鄉耆但平日望高德重智謀超人為衆所敬信悅服者任公舉一人為杜長二人為社副衆人聽其指示官府絕不使人督率民稱便而樂從

賞而無罰

昇平既久百姓弗習干戈寡諳技擊一旦驅之講

武惟有勸誘法再無鞭策法倘言鞭策群將以不能誘矣余則有賞無罰條約之中止懸賞格閱視之際併無叱呵於技藝精熟者賞之花紅酒食其未能者亦好言寬慰許其將來民于是感激競奮

以上十款練義勇之精神竅會也精神不周竅會不中則不能練而謂民不可鼓亦誣也

七十二峯足徵集卷八

七十二峯足徵集議論卷九

武峯吳定璋友篁蒐錄

受業席紹烈錫茲編訂

教太子議　　王　鏊守溪

人君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治亂太子之學與不學係後日之治亂其重可知也賈誼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慎選左右今夫庶民之家有子焉則必擇保姆以保護之擇良師傅以教導之而況神器所屬係宗社之安危生民

之休戚者乎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傅之德義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所與居處出入者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前後左右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今國家東宮之官師保而下有庶子諭德洗馬校書等官亦既備矣然官以序進未

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凡祁寒暑雨學皆閒歇閒歇之日所與遊宴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為太子亦且未同於君而今也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進又況為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何可得也昔者三王之教世子必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此所以學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與人同如此下至漢唐此意泯矣然明帝受尚書於桓榮及為天子執醬而餽執爵而酳唐劉洎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談論治道李泌與肅宗為布衣交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

今評論文學無虛日仁宗於潛邸臣嘗伏覩其教令長至燕勞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為表至有以暗逐明之諭則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務為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也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畧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官僚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之戲隨事諫止游戲翰墨惟其所嗜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之甚者斥逐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久長者用此道也附考古典

漢宣帝時欲使外家許氏監護太子家疏廣以為太子師友必擇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監護視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貞觀中撰太子接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宋天禧二年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詣資善堂叅見皇太子惟令升階列坐而不𧦬受望令皇太子坐受叅見詔不許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賓客必先拜迎送常降階及門

乾道七年討論東宮開講拜慶賀辭謝禮儀宮僚講讀當依倣講筵稍殺其禮詹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並用賓禮叅見依官職序坐皇太子正席講讀官迭起如儀延英講罷復位節朔不受宮僚叅賀元日冬至詹事以下箋賀謝辭初

以常見之禮後離位致詞復位辭坐茶湯罷詹事初上叅見拜皇太子答拜庶子等初上叅見皇太子受拜庶子諭德及講讀雖有坐受之禮止是五禮定三師朝賀東宮儀上以東宮師傅皆勲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雖同庶僚乃命考定其儀曰唐制羣臣朝賀東宮行四拜禮皇太子答後二拜三公朝賀前後俱荅拜近代荅拜之禮不行而三師之禮不可不重令擬凡大朝會前期設太子坐於大本堂設答拜褥位於堂中三師賓客諭德拜位於堂前至日太子常服陞座三師賓客常服入就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賛四拜太子受前二拜荅後二拜乃退

攝宗子議

吴永頤次程

宗法自諸侯封建之始言之也法甚嚴而教甚肅曲禮曰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於此可見葢别子為祖繼别為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五世則遷者小宗也宗子上繼祖

禰族人兄弟皆宗之冠娶妻必告死必赴患難得以相卹踰閑蕩檢者得以懲警支子皆視之為進退權至重也奚獨祭乎自宗法廢而宗子僅存其名今併其名亦不存矣族中之事散而無紀揆厥所由則才不足任事徒擁空名無益也故不得已而有攝宗子以行事之一說嘗讀羅公宗法之論曰宗以世論也有從弟姪而為宗子者亦有從孫而為宗子者無分位行誼以欽服族人奠獻升降之際欲取族之伯叔祖而聽其約束度其勢三令

五申弗能也無已則尊尊老老賢賢隨其所遇而主之可矣或其行輩獨長行不敢先坐不敢並語言不敢犯群推而主其事即非宗子而族人聽其約束矣或其行輩卑而年獨老成嫺習國家典故國家亦有尊高年之禮即非宗子而族人亦聽其約束矣若夫秉禮達義行修而品飭族人望之必不敢作尋常輩覰即非宗子而族人之取法者恒於斯以聽其約束者豈難哉此羅公宗法之變酌乎情理之通與攝宗子之旨有相合者故取而著

於譜以作家法於不替乃以告我族人

題主議

王其章

同年沈子義瞻博古通禮一日問予曰父在予之神主宜何人題予曰父也沈子曰固也向亦持是說而一二鄉先生謂父不祭子若然旁註將書父某奉祀耶曩時無明文以折之卒從其議而以死者之子題主而書奉祀焉今予所云實有經典可據否予時方寓京師無他書可考唯性理精義中載有朱子家禮檢閱之知予與沈子之論不易也

家禮題木主條集說問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朱子曰旁註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夫夫在不必有旁註則父在不必有旁註明矣夫在不書其子奉祀則父在不書其子奉祀亦明矣不書其子奉祀則題主之當屬夫與父又明矣且鄉先生之所以致疑者以旁註也旁註且不必而又何疑於題主乎蓋父不祭子夫不祭妻為祭祀言也父題子主夫題妻主示有尊也題主者不必定奉祀奉祀者不必定題主禮固宜然曷足怪焉或

曰朱子為夫在者言似不當舉以例父在者予曰朱子固曰施於所尊則固有施於所卑者矣曰以下則不必書則固不獨言夫在之妻矣舉一隅可以三隅反也或曰題主者不奉祀究不若奉祀者題主之得也予曰父在子不得專豈祖在而孫獨可專乎且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之文先儒之說不一朱子蒙餕餘不祭句謂固不可薦先祖雖妻子亦不可祭永嘉戴氏則謂餕餘不祭句謂父於子夫於妻各使其子主之由朱子之說則苟非餕

餘原有祭其妻子之道（祭則仍各使其子主之）由戴氏之說則孫與子之祭其父與母必奉祖與父之命而後得而主之今若漉題主遽奉祀蔑祖孰甚焉沈子博古通禮人也予嘗日未有以應作此以貽之且以問鄉先生爲何如也

喪制議　　葉方標蒼舒

辛酉歲標之母湯孺人喪越月將治喪欲書狀族人宗士請於先君曰有嫡孫其書承重乎先君曰國統於君家統於尊禮也家莫尊於吾且某也在

又何重之承也耶惟書杖期某哀子某而已

陸子璽貽之父之喪書狀曰不孝子某某或問於葉子曰變不肖之名而曰不孝禮歟曰禮也此以言乎有爵之文也父爲士子亦爲士父爲大夫子亦爲大夫無庸議設父爲士而子爲大夫而反言不肖者可乎母亡而亦言不肖將欲肖母之奚所爲耶言不孝則自天子以達於庶人通喪之義也禮以義起變文而稱不孝自陸子始也

葉子綏之父之喪將殯諸兄援狀曰孤哀子某某綏繼出也以母在不欲附哀子之列諸兄怒讓之相與訴於陸子祖修以綏爲修之弟子也修曰綏不附哀子之列是無父也母在而附於哀子之列是無母也無父與無母之罪均必也父重綏也曷於諸兄之後而書前哀子乎則兩得矣君子曰變而不失其正禮也

辛巳金子元台之父之喪書狀曰不孝某某泣血稽顙而勿用孤哀也金子之言曰凡言孤幼而無父也今皆長而受室且抱子矣何孤爲必以孤而

而加諸父哀而加諸母詩曰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幼而無母寧不孤乎長而無父獨不哀乎勿用孤哀者爲是葉子曰是言金子之言也吾固長矣設有其父之死而猶餘藐諸孤則將不子其弟耶是又未可執一而論也

稱哀問　　張士枋魯望

或問曰子有喪如何而可以稱哀也曰有父母之喪者皆可以稱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文喪稱哀子哀孫祭稱孝子孝孫此子有喪稱哀之

明徵也或曰世有於父亡則稱孤子母亡則稱哀子父母俱亡則稱孤哀子何歟曰此書儀之誤楊升庵駁之曰凡禮中所言孤子如當室及不純采之類皆謂已孤之子非謂所自稱也鄭氏禮註亦云三十以下無父稱孤明乎三十以上不得為孤也孤有不必稱之時而哀則無有專屬於母之理母亡當哀豈父亡獨不當哀耶不哀何以云泣血家禮書式通稱哀子其泣血升庵家禮儀節小註父母喪俱宜稱哀子或曰有繼母宜如何稱曰亦

稱哀繼母者因喪元配而為之母也非出元配而為之母也喪服四制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先儒云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服且有間烏有有繼母而不稱哀於其母者乎今有人父母之喪並舉稱哀於父不獨稱哀於母也或曰繼母在而繼母之子稱哀於前母不亦忍於所生乎曰否否此報服之義也律文子為父母為繼母服斬衰三年而亦有父母為嫡

長子繼母為長子為衆子服不杖期者報服之義固然也且今日繼母之子為前母稱哀他日前母之子亦為繼母稱哀此亦報施之義天理人情之大順也夫何忍或曰世有奉繼母命稱哀者有繼母在堂不敢稱哀者又何說歟曰此禮無明文律無明條沿俗人之臆說也喪記服制為達於上下之大經朱子家禮一書尤為明備而絕無此二說者以示後人豈紫陽之智識有不及歟蓋禮者理也聖賢稱情以立文大公之道非一己之私也從

來繼室之與元配本無低昂而回護者自生其荊棘漢文帝詔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大哉王言何等光明磊落天子尚不諱其母為側室而並后而庶民反欲諱其母為繼室而忘嫡乎至有執不見經傳之說顯搆一家之難而陰以為利者賊恩傷義亦已甚矣尚何禮之足議或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從俗固亦可者何必古禮之是拘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孔子固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是寓不獵較於獵較之中原非苟

同乎流俗今喪制冠衰杖絰皆仍前代之遺夫
改張而獨謂於喪帖稱哀必從俗以奉繼母命以
為時樣異矣父母喪而稱哀者簿正之祭祀也奉
繼母命而稱哀者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也記曰内
言不出於梱子有喪五服宗黨依據家禮治其事
而已奚其命夫哀者哭泣之謂也世有見父之死
喪而不哭泣曰必奉母命而發哀者有是理乎詩
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哀有喪也彼何人斯其心
孔艱疾讒譖也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君子之道也

相論　王鏊守溪

近世有為宋人之言者曰南人不可為相有諸曰
有之然竊以為過矣昔者舜生於東夷禹生於西
羌如以其羌與夷也將舜禹亦不可為相耶湯之
立賢曰無方周官之命三公曰唯其人三孤曰唯
其人不聞曰唯其地也春秋時楚與吳粵未能通
於上國然是時楚之相有若鬪伯比穀於菟孫叔
敖皆能以其國覇其餘若伍員往吳蠡種往越而
仕晉者楚[illegible]故曰唯楚有材晉實用之於時吳亦
有若季札公孫聖粵有若計然亦能以其君顯彼
數君者豈嘗借才於上國耶自漢以來其名相有
若蕭何曹參（沛人）唐有若張九齡（曲江人）陸贄（嘉興人）宋
有若范仲淹范純仁范成大（蘇州人）歐陽修周必大
（廬陵人）杜衍（杭州人）若此者為賢耶為不賢耶相得若
人焉其亦可矣文章事業亦有可觀者矣以其南
也將盡廢之耶當晉宋之季偏安江左亦安得北
人而相之然晉有謝安謝玄吳有陸遜陸抗宋有
宗澤李綱文天祥之數人者可以將可以相假而

生今之世將用之乎將以其南而不用乎夫物之
產於南者多矣錦綺羅紈南金珠璣象犀孔翠楩
楠豫章餘若橘柚竹箭山之珍海之錯北人皆悦
之貴之至於人才何獨不然為北者留為南者去
可乎不可也議者又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
將亂自南而北故南人不可用也予又非之南北
對立於天下南主生北主殺故人君向明而治孔
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幽陰之地南何以為亂
乎邵子之言可信然則孔子非歟議者又曰宋用

丁謂王欽若王安石卒以亡宋是三人者皆南產也予又非之亡宋者果三人乎果三人也皐止三人可也今夫一家之中有賢有不肖又安得以三人而槪一方耶自漢以竊國之盜無若王莽曹操司馬懿楊堅朱溫誤國之姦無若孔光盧杞李林府韓侂胄之數人者出於南乎北乎北也亦將以其人而廢其地乎大抵天地之開也有漸氣之盛也無常三代以上南東未盡闢也故周之人才盛於西漢以來盛於北晉唐以後漸轉而南至宋南

渡則中原文獻皆在南矣故國朝之興奮自南服一時元勳皆出濠定之間其後名臣碩輔如三楊蹇夏近世名臣出於南者不可縷數由是觀之南人亦何負於天下乎而必欲廢之耶昔六朝分裂南以北爲索虜北以南爲島夷今天下一家同爲王臣奚不相悅如是哉亦見其不廣也然則宋祖曷爲而有是言曰宋祖之言果可爲萬世法乎然嘗聞宋祖之言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丕聞其曰須用北人也是時南北相詆則斯言也安知非北人者僞爲之而謬傳之耶議者曰如子之言則南人皆可用乎曰非然也惟賢與佞何地無之南賢用南北賢用北 亦在人君者審擇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擇之曰在至公

人心道心論

或曰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之心果有二乎曰心者神明之舍湛然虛而已矣瑩然明而已矣虛明之外無物也安得有二哉然則舜之言云何說者謂原於性命之正爲道心生於形氣之

私爲人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則心果有二矣曰非也心者主於一而應於萬者也譬之懸鏡於此惟物所照照之以姸則姸應以媸則媸應謂鏡有二可乎心本虛也本明也而爲形氣所蔽感之以欲則危而易縱感之以理則微而易泯心一也而有危微之異則所感者異也夫豈有二乎哉曷不反觀之吾心嗔時則無喜喜時則無嗔將謂嗔喜爲二可乎哀時則無樂樂時則無哀又謂哀樂爲四可乎然則所謂惟精惟

一者何也曰此隨其心之發而言耳隨其心之所發而審之理耶則存之人耶則去之是所謂精也存之之久守而勿失是所謂一也是所謂中也是堯舜相傳之本旨也

性善對

秉之問於拙叟曰自昔言性者多矣至孟子而定至程子朱子而明後世言性者不能易也子亦有異聞乎曰無以異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是皆性善之謂也吾又何言乎曰性吾知其善也其所以善吾不知也子其有以喻之曰而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隨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曰性惟虛也惟靈也所謂仁義禮知者安從生曰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鑑無有而能有其有者也

曰性惟虛也惟靈也則惟其善者也而惡安從生曰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隊于澄淵則明隊于濁水則昏隊于污穢則穢隊于澄淵上智是也隊于濁水凡庶是也隊于污穢下愚是也故曰氣質異而性隨之曰朱子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天果物物而付之耶曰天地間腷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則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

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亦隨其所受而不同曰所謂虛靈者果性乎是心也非性也曰子以心性為二乎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華也情者光華之發於物者也非有異也曰子之言性也與諸儒同而亦有不同焉者將非韓愈氏所謂雜佛老而言之者乎曰非也孔子曰心之神明是為性

策問（呂端王曾韓琦安國家定社稷之功何如時年十五歲學校試作）　吴文之　武峯

當莫大之任者係天下之望者也建莫大之功者

有天下之才者也德不足者望輕未必能服人之心才不足者識短適足以敗君之事欲其轉危為安易敗為成也難矣故當大任而能成大功者必其德之優而才之裕則變故不能為吾憂利害不能為吾惑安國家定社稷天下之所深賴而無敢異議焉斯為大臣之能事矣請因明問而復之夫袵席而卧安天下人皆曰大臣之德也愚則曰非德之難者也平居而進退百官人皆曰大臣之才也愚則曰非才之難者也惟夫危疑之沓來變故

之叢出宗社有綴旒之危小人忽戴盆之戒毫釐之際成敗頓殊呼吸之間風采立異當之而不見其難處之而不失其正則非有德有才者不能也不謂之難而奚難宋之賢臣人皆以呂端王曾韓琦為稱首其當大任同輔幼主同而其所以成功者愚則以為一皆本之才德而已且夫不有所成不足以見其德而失聲於破釜却步於虺蜴者人之情也不有所遇不足以見其才而鋒頴於錯節肘見於捉襟者人之情也況當其有事之秋利不

能怵利不能誘功無不成業無不建如三臣也哉當故君之既崩新君之未立也宮中有宴駕之變鼎湖貽龍去之泣民之無祿徒懷易容之誠人則不臧又啟危疑之釁以真宗之初言之李昌齡肇奸計於先王繼恩助桀虐於後舍君故子視遺命如童言假勢中宮以國本為兒戲向使闇中之扃鑰不嚴簾下之委來或妄則所立者既非其所當立所拜者又非其所當拜矣先王免不明之愆嗣君端受命之統端之功何功也以仁宗之初言之

丁謂恃寵靈於外允恭挾重勢於中以忠慤之賢遠竄南荒雖皇堂之貴擅移絶地向使寇故之奏失宜崖州之行獲免則群小附比之勢成而親賢遭戮之禍作矣朝廷去心腹之奸天下受和平之福曾之功何功也若韓琦之事則又值難處之時蓋英宗以旁枝入繼大統內侍以讒言離間兩宮既非天性之懿易以生疑又惑萋菲之讒愈成釁隙以慈愛感太后而卒以慈稱以孝友勉天子而終以孝聞開導之功至而兩宮之情協溫厚之言

入而子毋之議安琦之功何功也使三臣者未事之先徳不足以保天下之望臨事之際才不足以斷天下之事則奄尹未必非女蘿之可援權貴未必非城社之可托矣安望其危言正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哉雖然自其所值而論則昌齡之奸未若丁謂之可畏曾之事難於琦矣自其所建而言則母子之間人情之所難言琦之事難于曾矣事雖不同而其議論之正持守之嚴區畫之當建植之大則難者不加優易者不加劣雖謂之一焉可也安敢置是非於三賢之側哉

春王正月辨

葉方標蒼舒

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曰周正月也建子非春而以為春為胡安國之學者以夏時冠周正書王正者存周之正冠以春示行夏之時之義也是為改月不改時夫改月不改時時則夏也月則周也上下不相值寒暑不相蒙下之所系將安從從夏乎從周乎聖人書法不當如是之悖戾也為蔡九峰之學者曰商周所謂正朔者以是月為歲首朝會聘問須曆授時于是始焉耳時不改月亦無改也詩言七月流火六月徂暑周禮正月始和呂覽月令中星皆與夏正合前乎商之建丑也其書即位曰元祀十有二月後乎秦之建亥也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曷嘗改乎是說也於經史合矣其如春秋之所書何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桓十四年春正月無氷成元年二月無氷莊七年秋無麦苗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則何以為異而書之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又將何以通之且時月既不改矣孔子告顔淵何必曰行夏之時賈誼於文帝時何必請改正朔乎為孔安國鄭康成之學者曰商周之正朔非獨改月時亦改也後漢陳寵傳冬至陽氣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成三統是說也於春秋所書合矣其如諸經有不合且天時人事有不便乎曰惟

其不便故孔子不取不然何獨取于夏時哉是其說之不一儒者苦之以為千古不決之論愚嘗反覆求之而得其說夫商周有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也安有不改月可改時獨不可改乎夫春夏秋冬之名安始哉亦聖人始名之建子之月一陽所始獨不可為春乎午未之月陰氣所始獨不可為秋乎冬夏亦然商周既以是新天下之耳目而天下習於夏正已久且天時人事為順故行之官府則從時王之制民間所行

猶多從夏春秋所書朝廷之正也諸經所載或因民間之舊乎汲冢周書云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蒸享猶自夏焉且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周時二正實兼行之矣何獨民間哉曰是義曷從受之曰受之孔子春王正月孔子之所書行夏之時孔子所以告顏子也

周月非用夏時辨　　葉方標蒼舒

稽古唐虞曰載夏因之殷曰祀周曰年其建元年號自漢武始也後因之不改惟王莽時復改為歲唐武后時復改為載後仍改為年其以正月為征月自秦始始也正讀如字以始皇諱政併正而改之不知在夏為正月為正月而在殷以十一月為正月周又以十二月為正月蓋殷以十二月克夏周以十一月克殷即以是月為正朔是改月而非改年也春秋之法人君立國不可無元積而推之無懸格故朱子又曰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此逆而遡之之說也說者泥論語行夏之時執註曰

天關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夏以建寅為正重人事也故曰行夏之時考之於周則五六月矣孔子生周之時為周之民其作春秋且書曰春王元年正月而今忽行夏時不將廢周之朔於不用哉說者又曰以夏時冠周月猶是改年之說也行夏之時取其時之正而非改年不改月之說也豈年可改而月不可改乎

河源辨　　王鏊守溪

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及履也雖然予

以為必出於崑崙曰予何以知之曰予以理知之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出於崑崙無疑也曰予不問乎昔元世祖欲窮河源遣使行四五千里至吐蕃朶甘思西部有曰火敦腦兒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踰崑崙二十餘日矣予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

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若是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乃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虛色白并千七百川色黃山海經云崑崙之邱河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北流注於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西流注於大杅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

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雪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恒伽河從象口出共五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頭河從牛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叉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陀河從獅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北海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分流為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於重野逕積石為中國之河張騫云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皆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

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古書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信乎曰為其得之親見也曰古之至人夫獨非親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於天竺穆王宴於瑤池夫豈非親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誣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寘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獻天子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為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且天竺諸國有身毒

頭痛之坂縣度之阸熱風夏雪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淮南子載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懸圃閬風十洲記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類元使亦嘗親此乎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於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調者謂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郭璞謂別自有小崑崙也則崑崙固非一乎曰崑崙之遠近不一然則河

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寘之南山北流與葱嶺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故為之辯

馬蹟辯

陳洛稷子有

古之傳者有言秦始皇登此山神馬蹴石成跡因以得名然無所考余曰不然即有所考亦當斥其非況無所考乎使馬而神耶則凡馬之所至宜皆有跡何獨此山即馬而神耶重岸峭壁之下又瀕于湖人之欲至者必傴僂扳援而猶恐或墜始皇亦必不以萬乘之軀乘此輕試凡古今傳聞必斷其理之可信吾聞水之所擊久而成穴此山之下適有數穴似跡而始皇又曾登此遂以名焉理可信也然吾嘗思始皇當日并六國有天下曰自二世三世至於千萬世傳之無窮聞天下名山大川有天子氣者必出游以厭之豈不欲長有此天下

乎柰何至二世亡矣使後之至此山者覩於此蹟睪然長望而遠思焉知古來帝王成敗興亡之故在彼不在此即以號於此蹟曰果始皇神馬蹴也亦誰曰不可

七十二峯足徵集議論卷九

武峰吳定璋友篁蒐錄

受業沈　蘇鑑明 訂編
施　桀

處士吳思德傳

思德名敏姓吳氏太湖之武山人家素多橘稱木奴主者幼銳志於學弱冠浮江絕淮周游魯衛宋陳之墟折還湖湘荊楚無遠弗至所至與遊皆名望碩德賢豪詞翰之流居常自放不修邊幅作詩累數百言清逸宏麗逼近古人風致體裁與其兄

思復相頡頏性疎爽負氣節胸中廓廓無鈎距聞人之善播振不息背德叛義者必繩以法語甚不平怒形顏面或詈齒大罵不休然不留意事過則已喜談辯古今治亂人物賢否山川風土民情世故瞭如阿堵前事每一吐辭輒屈其坐人人亦以是為敬慕也郡守况公聞其賢將致幕下思德素所不樂累辭屢辟乃起就公雅愛之至臨事決議侃侃正色民之利病政之臧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曾弗以忌嫌為心畏避退縮之行諛媚曲順之辭無有也民以冤抑從軍者千七百戶况公既為正雪籍尚如故縣官有心不臧者將以是射利請遲其正公猶豫思德曰果如是奚正雪為一旦公有陞擢去民復為軍矣公遽其言正之過帥以海舶不繼命有司創造本府當三十六艘奉行甚急思德曰材非土產何能辦耶出價軍衛俾自收買復給工役事庶兩便主者不可思德執以為可咨[illegible]監司竟是其議官不見勞民不知擾主者始心服之以備倭策試思德思德即條悉為對剴切至

當雖老於場屋者不是過也富民被役狀訴求脫冀思德引進援二古銅罌思德立却之曰去役非義取利私已以干法吾不為也長洲朱挑盤見鄰家子為盜譏笑之盜毒未幾事敗心欲陷朱密置一囊于其家具獄得之朱不能自明即誣服論死思德知其冤力為陳辯遂得免有沙彌偽稱丞卿子來傳至郡思德曰貴游子弟有若是耶因請陪館轂以言挑之果無賴其他應機制事類如此然居安慮危利祿之心澹如也嘗書退一步三字於

座隅復扁其室曰海舟皆所以痛自摧抑噫湛盧豪曹天下至利之器也不硎則何以剸犀兕肅霜要褭天下至逸之足也不騁則何以極九區蘊奇櫃異之士天下有用之才也不先屈抑卑下使自憤悱則何以致遠大之任成遠大之業若思德者吾固不能量其所止也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里人施槃拜書

思德予執友也予在翰林聞為況公辟致幕下深惜其才府倅王公儀來京鄉友碩亮致書道

其行事若此蓋欲予振拔之也撫其實以為小傳冀其時致激切慎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他日登庸政譽有焜耀於時者當執筆以嗣書也

天樂翁傳

蔡羽 九逵

莫釐峰在西洞庭東世稱東洞庭前古未有顯達徒聞莫里將軍蔡經柳毅之事自宋之南名家卒胄深計避難始思兩山衣冠圖籍多終於邱壑歷元逮今二百年而大發會逢國家養育天樂吳公實應期先出天造厥資不煩磨礪磊落英爽之氣施於政事章於翰墨位雖不究炳於時矣厥後施先生槃得賜狀元及第賀先生父子憲臺王文恪公遂登臺閣文師一世偉矣盛矣有由然也公之子鳴翰先生文章華贍同時鮮偶因公傳著來歷焉

天樂翁姓吳氏名惠字孟仁永樂二十二年進士由行人歷官至廣東右叅政初公年二十未業舉子給長邑邑中隨其丞督米京師在途日歌詩自得丞奇之歸言於令令名與語益奇之舉充吳庠

生治尚書庠生以為朴也故為漫戲舍中不得夜讀公晝則莊坐嚮之夜匿火俟人靜起讀如是連日戲者去踰年而領鄉舉明年登進士為行人兩洞庭舊無進士有進士自公始在朝喜言事出使見有不便歸即奏聞同時以為非職多難之公言如舊嘗同給事中餘姚舒某使占城國占城道海七日忽颶作舟危者屢舒不知所為被髮惶哭以為必死公色不動自為文祭海妃有頃颶已以使絕域有勞進八級陞桂林府知府桂林好競渡殺

人獄連年不決公至則盡解縱斷其俗不得復競渡義寧洞蠻結湘苗為亂三司方議征進請于朝公往止之曰義寧吾屬也請自招撫不從而征之未晚乃從十餘人肩輿入洞洞絕險山石攢起如劍戟草人不能置足猺人則騰跳上下若飛聞桂林太守至故於魁得入公告曰吾若屬父母欲來相活無他衆唯唯因反覆陳順逆其魁楊感泣留公數日歷觀屯堡形勢數千人衛出境殲羊豕境上公曰善為之無遺後悔數千人皆投刀拜遂不

反歸報三司三司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推義寧洞主為帥三司咸罪公公曰恵主招撫三司主征蠻夸反覆吾任其咎復遣人至義寧義寧猺從山頂覘得公使具明武岡之冤三司大懸武岡盜因不振義寧人德公如父母逆公之在桂林無敢有騷竊境上者在郡十年囹圄空虛庭草長丈獄吏無事遣較諸州倉粮吏部考天下太守第一例陞正三品無缺陞廣東參政食實俸正三品時柳夸覘廣州守將撤軍遠出襲城下公選丁壯出

城奮擊殺獲頗多公貌不逾中人而有膽氣臨事不惑故所向有功然愷悌誠信人自親之無顛沛也天順某年致政所得俸悉以分宗人橐無餘資居官三十年唯舊田廬待鄉人不為畛畦號天樂道人使占城所賜一品服致仕時時服之出入山林往來僧寺人見其坦易樂攜酒與飲公亦不辭還為之醉醉輒草書數幅散同遊去天順某年月日卒於家子鳴翰承翰鳴翰人品豪俊為文章精絕詩秀尚音律嘗曰吾文有金聲吾詩唐正音也

善小楷行書平生有長律數百篇皆親書盡為人持去無叢雖不獲第時少其與王文恪家居嘗惜其才誦其詩以為平生益友山中有文實昉於鳴翰承翰為人仗義謹於事兄不私其財愛翠峰悟道泉日課茗嘗之曰此陸鴻漸未喻也因汲以餽名人悟道泉有名自承翰始對曰吾母為天樂翁第五女吾生不及見公吾母時時語翁不畏死不愛財父子皆能武藝而有文章名真偉人也使占城時在京師吾年十歲及見之云海舟遇颶遇見

一大山石擁出如刀戟隱隱殊多人狀去舟里許祭訖而風返占城國小土城秉睥者持竹鎗其主坐馴象郊迎既見疾入衛卒兩行雖結趺地三伐鼓乃享使其人極弱夜鼓以八更為率絕域不懼可以不愧古良使矣

雙溪子傳　　蔡羽九逵

雙溪子姓陸氏名暉字啓陽洞庭涵峰人也昔陸樺南有克肖子五人同居治生仗禮法集事啟陽其嫡汝重之子穎悟端慤少學詩學書輒成家然

繼五父而起昆季中又殊長五父有所議必屬啟陽諸季有所創必資啟陽啟陽自以無暇日亦斆學俛首治生其鄉人多客楚閒談雲夢洞庭事一日棄舟入洞庭沅湘幾盡長沙久之思返曰南遊踰巴陵客亦迂矣堂上人老敢離養乎即迹不出湖山洞庭俗舊厚不省城市紛華形勢甘涼泊後日下輕者務奔走識姓名者尚黠負氣者尚鬬以相傾也啟陽為人孝友善下不較廢俗里中不平衆譁不已則持默良久數言卒妥妥前後輩咸信服狡獪曲折多為包容久乃羞死年五十益識分限自沮自愛二子皆立則日從文字詩篇日富飲能多而不亂余從弟傳主陸外傅間傳啟陽詩詩多溫瞻家無巨細必持鈐度然無疾言遽色人自憚之勤而簡詳而克裕履信如朝饔夕飧可謂有恒矣以居有兩水之滙晚稱雙溪子弟博云左虛子曰有山谷者敦朴忍慾易於立德陸氏之先蓋然至啟陽濟以文學虛心不伐人益信之古之耆德為天子修孝弟教鄉里其功與在位者同故天

錫之純嘏考槃在澗啟陽庶其儔乎

五官靈臺郎張起閒傳　　丁復初紹淵

吾山之褒青灣有兩奇一貞女李海珠幼辭婚聘閉門悟道奇於志一高士張起閒名震青烏晚拜司天奇於遇余嘗欲為文以傳輒自念文以人重予之為文未必可傳則予之為文又烏足以傳兩奇也閒筆久之今丙子歲起閒公卜葬有日矣其伯子蒲欲揚先人休美以傳屬予大哉孝思因念起閒公高行足傳則予之文亦藉以傳其可以不

文辭按状公張姓諱正道起閒其别號也世有濟
德五代單傳至贈公奎公父也號小閒實生公公
七歲而孤奉孀母劉淑人訓惟謹稍長就外翁王
簡菴學下帷奮志聲噪諸生間選入龍城書院益
雋才也以數奇弗售遂棄舉子業博涉形家言縱
遊秦晉燕代齊豫廣交異人蒐覧異書名山大川
靡不以杖屨得之終南太華之嵯峩龍門積石之湍
湃用以洗濯胸次而上谷漁陽塞垣險阨兵形曲
折倘有所謂慷慨英傑如田子春鄗代國其人乎

塵埃物色一遇少師孫愷陽於幕府即握手定交
曰君卧龍才也異日必出入将相勤勞王事如吉
甫山甫韓范猶遜一籌不聞者服公之雙眸炯炯
若巖下電其識趣奇孝養孀母三十年如一日與
配王孺人白首相莊終其身無二色蓋以梁鴻之
舉案孟姜詩之汲水者乎其内行奇生四男一女
隨踞教之伯仲俱以文顯叔季俱以武著文武萃
於一門其家範奇與人交每隱惡揚善多所曲全
即術士中有妄談者公輙假借之不直指其短下

逮臧獲亦煦以春熙生平無疾言遽色其度量奇
至於好行其德無使人知如為人贖妻等事其氣
誼奇當光宗登遐倉卒尚湖烏號卜吉廣陵上下
疑似議者築室公以少師孫愷陽薦用倒杖法決
之吉讓遂定盈廷紛囂一朝而息萬年王氣磐石
維寧僖宗嘉乃勞績擢授欽天監博士世其官公
時年已七十餘矣旋以覃恩晉五官靈臺郎兩贈
太翁與太君如公秩其遭遇豈不奇哉予故曰張
青有兩奇而起閒公之奇奇於遇也今世尋常富

貴之人倖得一官乘軒衣錦以炫燿閭里者何可
勝數乃身沒未幾已化為荒烟野草至有不能舉
其姓氏者矣如張公人奇行奇其得官奇方當垂
之國史載之邑乘與東方生等同傳豈隨世俗湮
沒耶孫少師銘之曰矯矯風尚行維德誼不為齷
齪嗚呼斯足傳矣

唐内侍張承業傳　路振飛 皓月

張承業唐之内侍為河東監軍使加特進朱温篡
唐承業同晉王李克用謀興復唐室仍用天祐年

號蜀主遺晉王書請各帝一方俟朱温既平訪唐宗室立之退歸籓服晉王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克用卒其子存勗哀哭將吏不得謁見承業入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哭何為乃扶存勗出襲位晉兵與梁遇於趙州王欲速戰周德威謂壓賊壘門止隔一水騎無所展不如退保高邑誘賊離營以破之王不悅退卧帳中承業褰帷撫王曰此豈安寢時耶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王蹶起拔營退屯高邑晉王聞劉守光稱帝於燕大笑曰

俟彼十年吾當問其鼎矣承業請先遣賀以驕之初晉陽將略代北守將安金全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僕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率其子弟夜擊梁兵梁兵大驚引郤賀德倫兵多逃入梁軍承業恐其為變收德倫斬之晉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承業承業勸課農桑蓄積金穀軍民肅清餽餉不乏王或須錢蒱博給賜伶人承業靳不與王乃置酒庫中令子繼岌為承業舞指錢欲賜之承業曰此錢所以

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為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曰僕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為王怒索劔承業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命若以惜庫錢死於王手下見先王無媿矣曹太夫人聞之召王使人謝曰小兒忤特進已笞之矣盧質恃酒輕傲晉王御之承業恐其及禍乘間言曰盧質數無禮請為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士以就功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蜀

王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初以大義力辭既而將佐及各籓勸進不已又得傳國寶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承業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收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室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遽即大位殊非從前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迅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能居王上者讓

之愈久則得之愈堅老奴之意無他但以受先王
之恩欲為王立萬世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敢奈
臣下意何承業知其不可止慟哭曰誤老奴矣即
歸晉陽悒悒成疾不復起晉王求唐舊臣蘇循至
魏州望都即拜謁之拜殿見晉王舞蹈稱萬歲又
獻大筆三十枝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命循為河東
節度使承業深惡之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
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天祐十九
年冬十一月卒史書曰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

業卒曹太夫人詣其第為之行如子姪之禮晉王
聞之亦不食者累日路某曰張承業內侍也何必
傳余嘉其忠義之特出而悲夫五代之無人也五
代時夷狄盜賊相繼長天下文武將士朝唐暮梁
傒又晉漢如逆旅小兒之候過客至馮道蘇循薛
貽矩李振張彥澤輩不羞反面仍負功高碩鈍無
恥人道幾乎熄矣承業獨欲藉河東之甲兵恢復
唐朝之社稷堅持大義至死不移死時唐亡已十
有七年矣天祐年號仍存者承業存之也史書曰
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許其為唐之一人
也故可以傳借以誅馮道輩又不可以不傳

張陶庵傳

陸燕喆　鳩峯

陶庵雲間人也寓檇李其先南垣先生擅一技取
山而假之其假者徧大江南北有名公卿間人見
之不問而知張氏之山也天下以為金石寶玩殆
與胡寬之新豐張衡之渾天馬鈞之指南車及近
代米之硯趙之馬義興之時壺黃山之程墨爭奇
而鬪勝較化工于毫釐之間惜其物重大不可攜

贈然雲氣恒拂拂飛動得彼公張袖而納之可以
籠可以餽也往年南垣先生偕陶庵為山于席氏
之東園南垣治其高而大者陶庵治其卑而小者
其高而大者若公孫大娘之舞劍也若老杜之詩
磅礴瀏灕而拔起千尋也其卑而小者若王摩詰
之輞川若裴晉公之午橋庄若韓平原之竹籬茅
舍也其高者與卑者大者與小者或面或背或行
或止或飛或舞若天台峩嵋山陰武夷余雖不知
其處而心識其所以然也余笑曰技至此乎君無

何南垣先生沒陶菴以其術獨鳴于東山其所假有延陵之石有高陽之石有安定之石延陵之石秀以奇高陽之石朴以雅安定之石蒼以幽折以肆陶菴所假不止此雖一弓之廬一拳之龕人人欲得陶菴而山之居山中者幾忘東山之為山而吾山之非山也或曰山真矣不之喜而喜假奈何余嘆曰今之假者豈獨一山抵掌鼌董之間伸紙疾書論天下事此真時務也綰墨綬匣銅符尊者擁節旄珥貂蟬真官長也語民之窮則嘆嘆而泣

建白利害斥苞苴為國惜財真盡心也然而皆假也其所以假者何不可知也天下莫假于梨園及其專一摹寫窮極肺肝能使貞夫為之砥探戾子為之怨艾即起其人于九原抵掌談笑不過爾爾故天下之真者皆假而其假者皆真也今陶菴之所假如此謂之不真豈可得哉陶庵又善于寫神夫寫神亦假也然而真矣余悲陶庵能取石與神而真之而不能真夫人之心也于是乎為傳

顧烈婦傳

潘檉 愚谷

顧烈婦者東洞庭山沈旋吉之女也康熙甲子歸同里顧君章君章家甚貧父恒初夫婦年且老娶未幾君章客雲間逐什一之利婦獨持門户絕不以累翁姑越年餘君章病甚乃歸婦籲天願以身代衣不解帶者五年卒無倦怠之色勞苦之詞也泣曰若果舍我而長逝我必不能舍若而獨存潛割左股調藥以進而君章疾已革竟莫能挽復好言慰之曰君往矣幸毋亟行我七日後必來從君遂竭力變售備衣衾棺槨終不使翁姑倉皇莫措

也既含殮悉出君章生平所服御與所嗜飲食致奠奠畢隨以長物分贈親黨無遺一姪最後至解兩髭髭與之君章既死七日烈婦晨糚畢入廚下奉翁姑早餚如常旋進內室項之適有比邱尼入內則見其整衣薌體若深自斂束者視之已自剄矣時方五月酷熱連旬忽悲風怒號飛塵蔽野越三日天乃雨葢棺旋瘞山間男女聞之無不為烈婦悲嘆者

吳烈婦傳

潘檉

吳烈婦姓施氏吳縣東洞庭山人年十九適金灣吳翰章逮事祖姑孝敬無間言未幾祖姑及舅相繼歿姑張繼也愛其子因仇視前子婦婦曲意承順宗黨稱之張姓摯毒陰為蠱魅意為翰章祟其子忽一日暴疾卒越旬日翰章亦亡盖吳氏再世宗祧斬矣婦晝夜慟哭誓一死既而念曰夫死不葬非義也三喪未舉非仁也繼嗣未立非孝也負三罪而遽死何面目見我夫地下以故隱忍不復言死事而繼姑張且謂其志可奪也張故有三女

未嫁翰章歿時所遺猶足自給張秉間挈文券什物歸母家與婦絕往來于是家貲一空婦朝夕恒不繼不言也諸姑偵知憫而餉焉不得已兼以向讀授女徒支拄百端惟葬立嗣為營葬費如是五年往請于張張不為意惟勸改嫁益亟婦知事弗濟且終不克奉姑以終也因慟哭曰所以不死為未亡人者徒以葬嗣故今若是吾死後矣遂作書達父及翰章伯母囑售屋營葬立所當為後者且囑母以我死故累姑書發自經死康熙戊寅十二月十三日也里人重之請傳於余余曰觀繼姑所為若此而婦苦節五年曾未齒及一語何其賢也迫所志不遂卒以身殉又何其果若婦者可謂明大義而節烈兼之者矣故如里人請而為之傳

丁烈婦傳

杭源濬　發祥

古竹周君耀妻者丁氏女也及笄歸周夫家貧甚食粗糲甘淡泊不以家窘聞交謫聲乃久而困厄至衣食不給氏安之恬如也人咸謂其賢淑鄉里群譽焉亡何君耀貧病死內外鮮應門扶持無戚

黨煢煢在疚形影相弔孰意夫方在殯而母家夫族群以氏青年奇貨可居合謀奪其節盖有不能使一日安其室者氏垂泣自忖曰夫家無葉母氏無依謀生無策強禦似梟獍左右皆狼虎妄何不幸而至斯極乎堅以死自誓辭亮且曰婦人水性憑伊堅似鐵入爐那得不化耶一日議將成不謀之氏計將暮夜刦之以行傍晚大雨傾盆氏潛聞其故拖泥帶水匍匐哀號于夫墓人無知者遂投溺清流維時衆梟方欲朋攫其貲重索來娶者之

賄而氏巳畢命于水矣以故合里不平鳴之當事訟獄幾亟旬而尸親無骨月廷訊之下質証不力故聽獄者難次也有來謀于杭子者杭子曰諸人之死宜也奪節逼命罪奚辭雖然其間亦有脅從者有負屈者倘槩置條戮無乃苛乎且死者而無知則已死者而有知也彼將誰恨乎以一人獨死塡命則偏欲群焉共死以償則濫且脅從與負屈者一并重究于法過刻寘中有鑒矣今露棺暴尸不得歸土訊鞫嚴刑不得定罪捱延時日究竟誰

為死者白冤耶莫若度亡靈以生天寬兇人而奖其實誅乎衆咸曰豪之得宜悉聽命于是杭子為設方計厚禮以葬之經懺以超之給匾以奬之集衆紳衿而大廷求恤題曰節耀淵泉懸諸其室夫如是死者之心亦可以稍慰矣生者亦可因是而獲及寬典矣并合里亦可無庸罣累矣衆咸曰公杭子曰于余心猶有所未盡者因特表其節烈而重著之

貞孝女傳

吳　暘　麗中

鄰女李氏傷父母之長往嗟兄弟之無依誓守孤幃力襄大事允稱女中丈夫識者重之乃孺慕益堅諸緣盡脫七情六趣無復轆轉惟念父母如父母有疾割肉刺血無有難色并無有身願以女老識者益重之舉呼曰仙嗟乎仙固不足以盡之也更有張達藏者以道行交其父受遺托生死不渝憫其室災露骸捐貲慕義如杭奉川等結廬於寺莊里居之其義最高余因念人生造種種業至千萬刼纏縛本所從來惟有一愛故佛大醫王對病

為藥惟有一捨茲女能捨身以還父母而張又能捨所有以無負死友之一言此皆特氣所鍾可以風世恐里人不察以泛常脩齋佞佛目之而容有易心殊失二人之本來矣余固重之欲為傳未暇聊此白幸無并視為婆語可也

孝女堵氏傳

李　燾　潔之

寨前灣堵翰女適里人李祐一日翰駕舟往視因挈同歸過湖風吹翰帆落水翰挽之亦隨水人莫能救氏痛哭曰父以我而死我安用生為赴水救

父遂俱死時人比之曹娥

馮節婦傳　　李离

寨前灣李鼎女適東圳馮義嫁十載而夫亡氏年三十堅節待死終身一髻潋而不易嘉靖丁酉里人薛南白於掌縣事通判石屋彭公以禮旌之壽五十九終

孝婦陳氏傳　　吳仲正敬立

孝之為德責之於通經之士尚且難之況巾幗乎然古來緹縈曹娥之輩孝於父者往往有之若婦之於舅姑則鮮見矣葢父母之育女也呱呱而乳哺之煦煦而襁褓之幼也飲食之長也教誨之自懸帨以至及笄無日不依於膝下深知父母之恩故其為孝也較易此盖出於天性者也至於舅姑則以異姓相合未嘗有一日之提攜鞠育而能以純孝周旋乎其間則甚難矣吾里杭璘妻陳氏寨前陳玄女齠齔而失恃撫於庶母常虐使之加以箠楚而氏絶無怨恫之色其至性已見於未嫁時矣既長適璘時舅姑齒皆逾花甲氏事之也諸事

悉先意承志不待求而始應滫瀡必甘瀞濯必潔膏膳偶乏不敢曰無使舅姑有朶頤之態井臼之暇理針黹治麻枲以佐甘旨舅姑或有外來拂意事則從而勸解之期於冰釋而後止不一二年孝聲著聞里閭既而舅姑年益老俱病卧夫又時以山園果蔬出外貿易家無應門終鮮兄弟氏亦病初起尚艱於步履乃勉力烹飪以盤盂置飲食於階前匍匐登之然後持之以置於閾又匍匐踰閾以進之舅姑當便溺則抱持之污穢則湔滌之不遺餘力舅姑憐而慰之曰爾其少休毋過勞致損病後軀氏陽膺之而侍奉彌篤舅姑臨危握其子之手而命之曰而婦孝婦也我二人微而婦久從泉下矣我無以報秪願來生亦作而婦爾嗚呼斯言也鄉黨共知之猶能道之也夫緹縈曹娥之孝出於一時之激烈且父也氏之孝以子婦默行諸閨壼之中純亦不已責之於丈夫子尚有所不能況女子乎予與璘有中表之戚居又密邇稔知氏之孝行實有可傳以風閭里惜乎僅得中壽年四十

而逝恐後人無聞故爲傳記之

施鳴陽畫像贊　王鏊

退然而怯者外之癯盎然而足者内之腴氣質孕洞庭之秀文學承殿撰之餘幅巾深衣緩帶履絇志謝塵坌樂侔舞雩古所謂隱不違親貞不絶俗者其斯人之徒歟

巡檢李禎像贊　王鏊

正德五年吴下大水饑莩載途有司奉命檢災賑饑而往往夤緣以爲利予伏林下竊傷之竊恨之

冉頭巡司李禎領檄散財於鰥寡甚均而公且有及民之言予甚多之乃因其像贊之曰勿謂位卑其才乃充勿謂惠小其心乃公屏盜之迹時乃之職拯民之恫時乃之功蓋一命之士存心於愛物則九重之仁不隔於困窮噫彼貪濁位多勢崇受若直息若事瘠其民肥其躬雖曰倖然莅其上得不赧爾愧於其中耶

破屋先生施海慶像贊　孔貞行道行

其嗜也飲與吟其忘也老與貧殯無歸之死友還有急之遺金名山大川徧其跡春花秋月怡其神人皆目之爲地仙而我則曰此冉邱甫里之後身

武峰吳定璋友篁甄錄

莫釐孔繼純錫周編訂

故中議大夫贊治尹蘇州府知府況公行狀

吳　敏　海舟

公諱鍾字伯律其先有諱烈者實虞國君之子周封況國於永康郡子孫以國爲氏代居水北傳至呂伯者唐貞觀中拜開國侯遷水南曰鼎者徙西山之況坊唐宣宗嘗賜榜句云海內文章伯水南忠孝家卒贈水南伯曰昇者遷靖安之甘家巷曰

懋建者公之曾祖也曰淵者祖也習舉子業元季之變與配胡氏歿於兵父以實母廖氏以實六歲失怙恃育於里人黄勝祖家長遂承其後及生公嘗語之曰吾本況氏子遭世多難非黄氏則吾祖宗若敖氏鬼矣其恩忍忘之乎終吾身弗復吾姓維吾氏多顯達姓其復於爾爾其勉焉公性剛介尤諒直自幼讀書長益負才氣奉親以孝謹聞永樂乙未以才試吏禮部尚書呂公震器重之言于

太宗文皇帝補儀制司主事其與冊后妃封親王嫁公主朝覲會同聘賑饗慶之禮能不踰大體數有厚賚丁酉丁繼母羅氏憂奪情上道公入卒不果行己亥復奪情起之甲辰陞本司郎中洪熙改元仁宗皇帝益採行襃卹之典受誥命爲奉議大夫封其父如其官母妻皆宜人將過家封黄既給道路費會皇太子往南京留以隨侍北還宣宗皇帝即位又侍鄭王祭孝陵事竣得還靖安宣德己酉公念立姓命氏各有本原乃請復姓疏上即以誥命寵之蓋特恩也吏部欲收前誥公復疏先帝

給誥恩榮得寶藏於家庚戌朝廷以守令不得其人命大臣保薦廷臣之才而賢者于是禮部尚書胡公濙表公剛果明慎除蘇州府知府賜以勅曰國家之政重在安民安民之方先擇守令朕臨御以來孜孜夙夜保民爲心而比歲田里之民鮮得其所究其所自蓋守令匪人或恣肆貪刻剝削無厭或闒茸庸懦坐視民患相爲蒙蔽黙不以聞致下情不得上通上澤不得下施今慎簡爾等付以

所寄夫方千里之民安危皆係于爾宜體朕心以保養爲務使其衣食有資禮義有教寬其征斂省其徭役興利除弊一順民情毋徒玩愒毋事苛細毋爲權勢所脅毋爲奸吏所欺凡公差官員人等有違法害民者即具奏聞所屬官員人等作奸害民爾就提下弄人解京爾亦宜奉法循理始終不渝庶副朕之委任欽哉公秉傳抵郡首察其屬昏愚不檢者黜之奸貪酷虐者執之廉而惠寛而正者保陞之方物不常貢者奏減之粮里病民者痛

繩之疑獄不决者平反之婚喪失時暴露者諭從儉約而嫁葬之吏胥無頼者易之門庫隷兵積年營役者革之增署催糧官罷圩長冗役者九千餘人明究抑爲軍而復其子孫爲民者千七百家有奸黠嚚訟者取衆賂如拾芥黨聚縱横誣害善類公治其尤者數人餘皆梏之遁跡由是盗賊屏息上下肅然是年勅户部各處舊額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重農民弗勝自今年爲始减四斗以下十分之二四斗以上十分之三永爲定制蘇當减七十二萬一千餘石户部尋來沮之公奏比承恩諭人民感戴今若復行部文非惟有違恩命抑且失信于民上嘉其忠納之又奏蠲陷湖海田糧一十四萬九千五百石平江伯陳公瑄設漕運之法蘇當運徐州臨清糧一百五十萬石歲用夫十五萬新往舊歸絡繹于道得請併于淮安先是郡之田粮額重運遠民多逃亡抛荒虚數無徵積年拖欠至是歲無顆粒不清民得安業國得寔用矣工部徵闊白三梭布七百匹任其事者多虐取於民奏

免銀二千一百兩户部軍需皆科徐粮數故蘇與浙江一布政司等農困弗勝得請科從户數且權豪攬納所徵皆倍蓰及輸官不及一二公乃設法命里户納米五斗積于倉遇有所需則時估以給始無横斂之擾凡御史按行郡邑守令往往受辱名分不正公以其禮文舊著憲綱奏而正之鎮海戍将以逃捕爲由因而掠人公即擒之蘇衛軍月支米一石執事者剋爲已用衆訴於公公躬詣倉給之其弊頓息既而又丁繼母其氏憂解職軍民

戀慕朝廷知之詔奪其情前此流逋之民多置產他郡聞公復來歸者萬六千六百七十五户學校祠宇橋梁歲久傾圮者皆作新之材取抽分之餘上用農事之隙又作堂廳事之後扁曰退思大書行一善民受一善要一文不直一文之句於壁盖將自警而及於衆也又嘗撰矢辭一通每朔望率僚屬詣城隍廟行香則祝告之誠欲精白一心各盡乃職壬子八月積雨傷稼奏免長洲等縣粮二十九萬五千餘石至冬入覲上遣中官范安召郡

守七人入内備顧問各賜招隱歌并詩二軸又賜宴於光祿寺公宴爲之首明日惟名公等二人再見焉癸丑正月陛辭賜鈔一千貫三月到郡其年二麥不熟公奏免夏稅十四萬石秋復旱蝗生嘉定公禱於天風雨大作蝗遂死時民無食發濟農倉賑貸之甲寅復大旱又濟以預備倉粮全活甚衆庚申九年考滿民欲詣闕保留者皆聚郡城公知之力謝而止及公上道軍民攀送者自府治至楓橋十餘里肩踵相接居民爲之罷市辛酉吏部

上最考今上皇帝嘉其成績賜以誥曰國家設郡守所以布德施惠利安于民匪得其人曷稱厥職爾蘇州府知府況鍾列屬春官通練詳慎擢膺郡寄蒞政廉能扶植善柔摧抑強暴治績昭著宜用褒嘉今特進爾階爲中議大夫贊治尹錫之誥命服此茂恩益圖報稱尚有顯爵以旌爾賢初公之考滿吏部以闕聞即以楊公衡代之將崇遷公秩適郡之軍民二萬餘人陳詞請復公任上命加三品祿復俾任焉公心感激敏於成功益加淬勵其體素肥舊有風痺方升堂視事有頃不能言舁未

至第而氣已絕實壬戌之十一月二十日也吏民驚惶若失慈母僚屬感其德者皆哭失聲爲服義服靈輀既行七邑父老泣送者又倍于去任時士民刻其像祔于范文正公之祠亦先有生祠于家者公生洪武癸亥八月十六日其配熊氏先卒繼某氏子男五人寧寀賓寓守嗚呼公以剛明特達之才敭歷中外侃侃自持事有益國利民者知無不爲爲無不力惓惓在公未嘗以已之利害爲計

然亦受知列聖在郡十有一年封章三百餘上多賜俞允故其誥勑之榮信任之重比衆特異其方赴任時少傅建安楊公贈以詩云六月雲霓人望切好爲甘雨向姑蘇及再任少師廬陵楊公有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逈張益州之句賛其像則曰剛正之氣卓特之才執守之固千夫莫回潔清之操一塵不滓令行秋霜惠流春雨靡暴弗馴靡瘵弗煦其爲柱國大臣所推重如此其在郡也有群寉來翔老嫗夢訴之異其去郡也有況青天朝

命亶宜早旋及況太守民父母願復來養田叟之謠他如大夫士庶同其報而爲詩者鋪張甚至公得於民心之愛戴者又如此盖公立心至誠其所設施皆忠義奮發所以不負朝廷之付託不孤元老之期待而俾蘇之民生而父母之殁而神明之雖古賢牧伯之功烈未有若此之盛也敏獲公知知公行事之悉二守邵公命爲狀以告夫銘公之墓若碑者亦以備太史氏之詢訪云謹狀

兵科給事中黄君行狀　吳文之

君諱訓字季行蘇州吳縣東山人曾祖士源祖文俊父必富皆不仕君幼頴悟父兄奇之令業舉子正德庚午以詩經中應天解試會試禮部不偶例入國子監肄業慨然曰吾知所以自勵矣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三十而六經立今之士既免于耕之勞矣其爲功甚易顧執一藝以白首豈非大可恥者乎於是專意典籍自六經諸史百氏無不習其辭而通其説會講監中君常爲首其言辨博不窮見者皆以爲莫及君才氣甚高視

科第可指而取不甚究心舉業乃取文選并唐宋諸賢之文讀之閒擬爲之往往合製久之大有所得其辭雄偉宏壯類其意氣甲戌復試禮部及廷試俱在高等得觀政刑部國朝之制進士將命官必先試吏部吏部第其文而上下其選君之試也今冡宰楊公覧其文奇之擢爲第一當授京職君乞南京以便養公不樂也體素肥碩不任勞事守科候朝值夏之季旬日旋以病告至於不起故無論列然識與不識皆謂君不死必能舉其職非徒

以文稱者嗚呼惜哉君爲人剛介寡合多取怨於人然與之友知無他則又懽然爲可親也平生留意古作尤喜爲詩有遺稿若干篇藏于家其在科時有武臣以千金請謁郄之既嬰疾其人復以金至罵而絶之曰吾即死豈以是汚也疾未甚命市其馬以買棺爲書謝父母人皆異之至果不起寔八月四日也年止三十有三君之歿朝士悼之侍御盧公治其喪殯斂如禮遣柩南還其妻葉氏遇于邳州以其喪歸子惠羽才四歲其兄謙讓以已

邪七月十八日葬于長圻祖塋予與君有鄉井之舊庚午之薦又從君後知其行事故叙次而爲之狀

先考橘洲府君先妣吳孺人行狀

蔡羽　九逵

高祖長一府君諱原德字吉甫曾祖員四府君諱敬字仲簡祖煥一府君諱貞字桂芳父西巖府君諱字景東誥封溫州府同知府君諱滂字希清號橘洲孺人諱庭吉　蔡姬姓以國爲氏周武王始封蔡叔度成王復封蔡仲胡皆侯國都上蔡蔡仲十八世爲平侯徙都呂爲新蔡厥後子孫散處梁衛燕趙間而梁之陳留最盛世稱濟陽蔡氏秦之時澤以客卿相昭王漢有義通韓詩相昭帝厥後質邕謨廓與宗顯仕漢晉劉宋皆陳留人宋有源字世洪爲秘書郎亦自陳留之大梁南渡居杭子太伯居吳之洞庭山府君實秘書公十四世孫也父西巖以子貴封溫州府同知母徐氏封太宜人一母五子而府君最季仲簡桂芳之世家累鉅萬桂

芳没西巖弱冠兄博士公既游宦僉指尚千西巖雅好問學尚義槩厥世中微命長子濛業春秋餘子治生產濛卒以春秋起家爲溫州同知陞辰州南寧知府當是時蔡之詩禮風動邑里蘇郡守聞其名請預鄉飲奉以上賓惟恐不至西巖作婚喪亭著太湖志四方高人賢士日集令府君師事慈溪王伯源學詩辭句清新時大參吳天樂翁遣蔡氏受其秀啟囿令業伯源爲暫離後竟以治生廢業然府君在諸父中獨能書蓋天資也爲人坦夌

長裾深揖施於鄉人最下者不略見崖岸故天樂謂之無心道人其會計最精而取與常屈折諸兄有所徵恭順不暇其析居也諸兄咸選上第遺以敝廬荒圃府君克自成立不爲慍業亦徐徐就西巖之卒也鄉里澆頑訟鬩日起諸兄弗堪請折其角府君以吳孺人之訓不爲較含垢包羞狡獪屈服賢愚皆愛之雖克愉人不忍加害築圃里西樹木如千頭建亭其中號橘洲處士年三十八卒於家孺人姓吳氏世居東洞庭之岱心灣岱心之吳

其來蓋久矣至天樂始大發初雨洞庭未有登進士者吳公一出世以爲美談歷仕行人桂林知府廣東叅政食寔俸正三品天樂之爲行人也與夫人周氏居京師孺人生於京師其守桂林也十年有奇孺人隨居桂林自爲女子性巳絕慧天樂偏愛之長餵未興必覆以屬其讀書一覽見大義經書子史無不曉天樂自以與蔡俱有望族之稱故孺人適橘洲方是時徐宜人內政嚴諸娣姒晨朝動以義門鄭氏爲訓孺人從祭祀治賓客漿酒豆籩事每香潔退而推美讓餕匕箸之間必有繩度姑姒愛之婢子憚之府君之爲恭益樂以裕孺人長府君八年府君沒孺人年巳四十六惟一子一女疾革府君曰明經教子夙心也今汝寡而子孤事且巳乎孺人曰敬守治命自府君之沒十有一年而孺人卒銖兩之積盡費於教子厥子羽又好嬉而難教孺人每晨起閉門焚香端坐讀古經史欲以感動羽羽嬉益甚至十三四尚走巷羅雀迫暮始歸孺人又於燈下誦詩羽初若不聞久久廼

悟然後執大義還相証孺人爲解疑辨惑老師不如也其守節礪行真有若鐵石久之愈嚴親黨往來未嘗敢褻爲戲言人有誑行未嘗直視至羽不可誨動以涕泣相諭而巳於戲孺人巳沒而羽老無成不孝之罪何敢望赦府君生於正統乙丑七月十三日卒於成化壬寅五月十四日春秋三十八孺人生於正統丁巳十二月十一日卒於弘治癸丑八月十七日春秋五十七子一人即羽今爲太學生娶太常少卿馬公女女一人適徐濤孫男

一人曰學禮聘胡氏孫女一人適蔣暉外孫男一人曰徐𦇀今爲郡庠生不肖男蔡羽泣血著門人王寵填諱

蔡碩人墓誌銘

碩人爲徐天常妻父橘洲翁母吳安人蔡後多婚姻初天常父德輝翁爲其子請婚或曰多婚孰如徐宜斯時王母太宜人徐氏祖姑也主其請遂登其幣吳安人大叅天樂公之女學貫經史常爲女師碩人奉母訓知文義迨適天常勸導甚正德輝

翁富敵陶朱方在荆湖轉轂連艘三司客遇之然頗飾紛華雖餙紛華自奉甚儉天常不師其儉有閒遊公子之習益以輕財好客遂落父業竭產以奉猶不給碩人視天常竭産以奉遒不給無如何惟計育其子耳由是茹楚二十餘年而家崩天常亦卒乃携其子依同母弟羽日紡紝以生碩人紡紝以生有男子志護其子不令與凡兒處置其子詩書中其子𦇀既不獲與凡兒處惟日游詩書中故學日起十年而充郡庠生碩人喜且懼曰置其子詩書中十年而克郡庠生進取也或德性無養將焉立日益憂弗任思慮正德辛巳十二月初十日卒于蔡氏距其生則成化戊子八月廿六日春秋五十四於戲育其子教之詩書又期其立德婦人也而識是𦇀娶陸氏女二人一適蔡相一爲弟懷養孫男一人孫女一人𦇀卜以卒之某年某月其日葬馬𨚗塢合天常兆羽傷碩人之艱於爲人婦也卒哭銘曰

厥歸何隆厥返何微命乎式幾有息營營厥舁耆

春丕承奚疑蠖則有伸轍則有復百年寒辛泉下瞑目坎爾玄玉秀爾松竹白雲斯封馬塢之麓

樂清教諭陸有竹墓表

嘉靖壬辰六月二十九日樂清教諭陸先生卒於家明年癸巳五月十八日將葬吳山其子郡學生治先狀走羽於山中乞表厥墓曰幽宮之石文內翰銘之矣羽曰樂清之行不可遐也雖欲表不可得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欲無表不可得僉曰君子人歟無徵孰信予曰非時人也余諆諸古耳

仕不必顯樹之風采而已矣往無庸長脫焉免攣焉爾矣學為儒先克明克達焉爾矣德孚於人尊且成焉爾已矣遠之猷貽無忝厥先而已矣五者庚其定夫先生諱銘字汝新起家鄉貢得遂昌縣訓導遂昌歐萬家也不患乏科患乏不矯矯先生率之身七年風乃和轉相取下老焉老未數月陞檄至以為樂清教諭樂清亦歐萬家也思公一掌厥教教有加也顧堅拒不拜蘇太守李公遣其郡人趣吏再至則去之野矣休官五載唯一築竹中

闢徑見客跡不及公途雖廬陵聶公之重鄉飲選致上賓亦即謝去夫遂昌風之不已樂清思之不得乃節概存乎鄉不風猷既樹哉不脫焉免攣哉以易授徒餘四十年十三比於鄉不售弟子得科第者相望理致縝密而文冲雅經生歸焉曰陸氏之易的也不既明且達哉少修其庭訓以孝弟聞處於庠序有過恥其知以長厚聞老於鄉里朔廟時遵以禮節閑不亦德尊且成哉以道貽家以經貽治家嗣而良治嗣而賢猷之遠矣君子哉五者足以定之其先汴人曾大父定一居包山定一生顯徙吳城顯生瑄瑄生銘母朱氏同母四人居季其生以景泰丙子享年七十有七妣邢孺人先卒子男治有孫四焉側室邱氏子男治尚幼其婚姻瓜瓞蓋詳於文誌

隱士吳思政墓誌銘

吳鳴翰　東峯

隱君吳思政臨終時與其室其子其女曰古人有以不見男婚女嫁為恨予於兒女子事粗畢矣無憾一事不釋於懷我嘗以壽藏乞銘於吳鳴翰迨

今數年弗得我疾必不起我死請銘吾墓其文直而不華苟得其銘吾目瞑矣其室其子其女皆感泣不勝遂以狀來懇求予銘嗚呼隱君以予為知己而托之重如此寧忍不銘予按狀隱君諱紀字思政別號檜軒世家洞庭其曾大父子華大父彥達父孟璧累以文獻相仍君性敏慧好博覽群書尤精子史其兄諱信諱敏者以詩教吳下三兄弟皆亭亭玉樹碧梧之秀時人比之三謝君早失怙事母徐氏至孝母嘗苦目疾醫藥弗能効君焚香

告天試一紙之瘼忽去若披雲霧而復明人驚異之咸以爲孝感君懷經世之心而不見用故凡橋梁路井有便於民生者爲之不惜所費貧者死無葬則買棺以給之傳曰檢除埋胔禮典所先君可謂能禮矣君神情蕭散每於菊花酒熟則開軒盛集賓客觴詠以爲幽致尤善論時事爲先君恭政公杜用嘉顧寅仲諸先生所器重嗚呼以君之碩德雅望將挹芳潤於香山諸老豈多得哉春秋六十有七卒時成化癸卯五月十五日也娶席氏有

淑婉明懿之德無子側室張氏生二子長天祥娶席氏次天禮娶葛氏天祥哀毀逾禮卒女一適蔣鑑卜明年甲辰二月二十七日葬先塋之側銘曰

惟君之行懿且淳渢渢遠邇揚清芬闢風能使薄夫敦其名不朽爲永存天錫君祉有所徵俾厥子孫百世承

亞中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賀公墓誌銘

王　鏊守溪

雲南按察副使賀公諱元忠字淳民其先自宋南渡來家吳東山之陽曾祖孟安祖文昌世有隱德考廉以易學魁應天解試歷官連江學訓福建按察知事以剛直不能隨時告歸授徒吳中今吳中易學最盛其淵源蓋有自云公得家學之秘成化辛酉占解試高等壬辰登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擢江西道監察御史巡視漕河河道爲通出按廣西風裁凛然剔奸振滯黜污崇良名敷大振當道者多才之而亦有不悅者乃除河南按察司僉事以憂去改僉雲南按察司撫夷勦寇茂著勳績鎮守

黔國公巡撫巡按僉舉公資望不當尚滯卑官遂進按察副使兵備金齒時木邦孟養舉兵相攻累歲不解公躬冒嵐瘴諭以威德事且就緒而以病乞歸帳下千人以金贐不受夷人爲作郤金亭以旌其廉云公歸林下凡二十四年歲乙丑詔進亞中大夫正德丙子八月十日以疾卒春秋七十有八其年十二月廿有六日葬山之西塢配鄒恭人祔子男六泰以進士歷官御史直言被謫欽還南京刑部郎中晉郡庠生艮漸巽孚孫男三安節安

世公爲人操執堅定面目嚴冷在道時獨持憲紀輩類御史抑首娓娓不敢出一語親舊或有囑則厲毅曰吾知有國法不知有他也有曰言事當有跡則又厲毅曰御史以風聞言事必竢發而後舉則焉用御史爲家居久矣雖子弟不敢媟見泰以御史按閩中還侍立左右惴惴如也近世仕者多崇第宅廣田園以侈相高公自少迄老所居狹隘卑陋終不肯覆一瓦增一壓曰無爲子孫累也冠服敝舊飲饌菲薄能甘之雖宴享賓客亦不肯隨

俗奢靡值妓樂必望望然去之出入坐一小舫人不知其嘗有官也於乎其可謂篤於自信不爲流俗所變者耶銘曰

去古逾遠侈日滋滛滔末俗止者誰嗟允夫矜獨持毅然不惑行不隨役有考者在于斯

陸處士墓誌銘

處士陸姓諱俊字伯良古貌古心古衣冠治家居鄉出詞行事世多迂之而予特愛其近古也年八十有四以弘治五年二月十二日癸丑卒十一月甲申祔葬蔣塢之先塋處士予叔祖行也初娶朱[illegible]知馬令還不及見也爲文祭之且志其墓陸氏爲馬甲處士悉馬甲之害也將疏以聞大意以北人習馬南人習船南人爲馬馬甲太宗權時之制耳今宜南北各復其舊便又言吳下官田稅十民田稅一均之則國用不虧民不困又言錢久不鑄且竭宜復五銖備一代制又言州縣官尅下宜多設官相監制又言鹽法急盜滋多弛其禁盜將自息其書凡數千言其草數謄易無間寒暑晝夜行坐寢飯得一字輒起易之欣欣告人意以爲必可行也

始以干當道當道若不聞已乃不問貴賤賢愚遇人輒授之又榜於道路市肆曰庶有見而行之者積三十餘年費紙筆如山人或信或笑或以黏壁凈几處士終不已也予間謂曰何爲紛紛翁家所苦者馬役吾能言于官而免之處士曰馬豈爲我設哉吾以爲天下也吾家固自宜役其愍公其念深其自信篤於戲使世之在位者皆有是心國事其有瘳乎吾又以悲處士之不遇也處士類寬厚

而治家甚嚴嘗曰壞人家者臧獲也故陸氏雖富有傭無奴私盎升合不得入户年八十以詔恩授冠帶然家常罕御曰吾自宜山林之服也此固世之所謂迂者乎豈所謂古者多近于迂乎其平生精力具馬役書故特詳焉配周氏與處士合德卒亦年八十四子男二長均顯蚤死次均昴克世其家孫男二曰豸曰豕豸爲郡庠生銘曰

孰謂邱壑國憂是瘁飽食優游愧爾有位

勤上人塔銘

釋迦最上一乘正法眼藏吾不得而知也而知其必由戒以入戒生定定生慧不由戒而求佛如煮砂作糜無有是義顧今之學佛者從其道而好違其戒故吾于勤上人有取焉而友之其歿也其徒道全方瑞來求銘吾曰吾心許之久矣上人諱智勤本沈氏子而幼養于陸伯良氏既冠陸將室之咈然弃去山之法海菽林也從師薙髮苦行精修慨然有忘身求道之志遂渡浙江登壇受戒具遊天台過石梁者三至普陀然其一指觀音現像焉禮育王塔求見舍利陟天目禮高峯塔又然其一指塔爲放光遊武當禮玄武至五臺禮文殊方其篤於所詣杖錫重趼炎風漲海蛟龍變怪不知其爲毒也冰崖雪磴繩橋懸渡不知其爲阨也神遊鬼蜮蟲虵獅象不知其爲害也既而曰即心是佛何遠之求乃歸俞塢初塢有寺曰興福久蔽不治里人議復迎上人居焉檀越爭施遂芟榛翳剗巖巒山門佛殿齋廊庖庾罔不咼新與法海抗矣後乃遜其居與其徒自營退居安坐其間日誦法華

積成一藏夫以阿難之超悟也猶有登伽之惑上人少空色相戒體無毀杯渡之神恬也不廢無碍之肉上人老味禪悅戒行罔缺年八十餘顏色精瑩步屧如飛人曰其真有得耶正德八年五月忽示疾辟穀者五十日儼然而化命其徒曰留此四大勿用荼毗春秋八十有九僧臘六十有　其年九月十七日葬俞塢之岡去寺百武銘曰

像教西來彼于震旦南宗北宗始合而散末乃益離或縱而誕棄其巨筏初登彼岸於勤上人獨精

戒律偏禮名山誓往兆卒衛指忘身歸命文佛苦
行精專八十九年隻履西歸悲動人天俞塢之中
猶存蘭若千載皈依尚來歸也

七十二峯足徵集雜著卷十二

武峯吳定璋友篁蒐錄
受業翁起璣鉛伯訂編

詩問

吳鎮 友山

或問三百之遺烏乎選曰逸三百曷不逸曰被管絃登清廟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宋玉之於楚詞也摭拾遺藻吐挹瓊[illegible]亦不足為矣問陶潛曰至矣哉其醇粹而無疵者乎王維常建孟浩然儲光羲王昌齡陶乎曰猶富者之析其子各

得其父之半也何得為陶乎或問劉曰何劉也曰劉也者謂長卿也若脊虛簡而逸請問脊虛之品曰全于神而孕以氣於詩也其庶乎杜之為詩以飢寒而憤李之為詩以嬉笑而憤孰愈曰杜也憤李也傲然則傲愈與曰傲與憤各揆其至謂之聖可也韓愈其聖矣乎以才易詞曰孰謂愈聖者與以事易神若文其弗可企矣或問昭明太子無詩奚選也曰唐人之詩基於文選房杜之勳不烈於此矣問曹植曰品藻阮籍曰達生庾信曰嚴以正

鮑照曰有遠心謝朓靈運之為詩也泱以瀞雖古之大厄其猶遜諸或問唐趙軼之士曰若劉眘虛之恪儲光羲之肅以穆王摩詰之客常建之淵悟達夫之警嘉州之朗以思可謂趙軼之士矣問孟郊曰毅人也李賀曰才鬼亦勝仙之顏也劉方平曰秀劉希夷曰潔皮陸若何曰皮也膚陸也粗許渾奚居曰人也其為人也奈何於詩而知之瑟瑟乎颯颯乎是錢劉之亞也若感若衰可否之間也或曰王建之詩可以興乎曰興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怨也中唐之錚錚者有郎士元盧綸皇甫冉焉中唐之不終於中唐者有耿湋司空睿焉若李端之於李益也則近于晚立乎感唐以觀中唐則長卿之詩益乎曰舉世寒貉狐不亦煥乎杜牧亦晚世之彥歟曰君子謂其有愛君之心焉韋柳學乎淵明而習為閒適其能為淵明者是夫曰不知也奚為乎不知于厚之詩短以動應物之詩清以永曰然則韋柳不足為歟曰曼而不振子厚恥諸薄而無至味應物恥諸曹孟德亦足為詩人乎曰

詩則吾不知之觀於人而知之觀于人而知之何居曰如其人如其人玄宗之詩美以則文宗之詩哀以怨皆為帝王而不侔茂良乎曰才也才不必其德若或問劉基曰基也功大矣雖以之配杜可也高啟之于國初若飢十日而得太牢焉諒乎曰彼將有所激也屈時之冗腐以上續于唐苟得其人曷不美哉或問九齡忠而被謗忠奚可為也曰決胸陷脰急君父輕身家語不足而思有餘忠不足累也問張說曰拙累何拙何累曰時方偽雜而亂雅將淪乎纖也說興亢肩終無澆詞可謂拙矣居冑萬之位任方面之重而分筆墨之娛能無累乎或問劉禹錫非雅者歟曰習為靡靡之聲而娛于耳焉實典禮之靡也焉可謂之雅也頎況楊巨源澤不足以周物德不足以論世實世則之靡也焉可謂之雅也嘉祐辟玉之淺韓翃嚴維之側商隱庭筠韓偓之佻實忼辭之靡也焉可謂之雅也若吳融之自變而之雅與雅而之變者孰寧曰寧先病而后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因元白之詩率

而行之亦可以稱風雅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簫韶矣或問歐陽永叔曰其開元慶歷之遺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詞可知也蘇軾曰氣盛矣然博而不精暢而不雅其擬杜也猶倚孔氏之墻而絃鄭衛之詩誦韓莊之書也歟問陳子昂曰雍雍哉思而深者也喬知之曰婉乎是唐之初盛也張籍曰明明哉隆隆哉崔顥曰是吾李氏之所畏者也或問賈島詩仙則天曷不稱曰無德然則詩必以窮而工乎四時之不能外

秋冬也即唐之不能無賈島也特春與夏而成歲乎爾唐以大者李白也渾以與者韓愈也必也白勝或問杜甫之詩周而不大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曰杜甫之詩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於海他人之詩者西北之流也紀綱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潛矣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卑也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湫也讀杜詩而知唐風之雄也方于鄭谷非不知朱輪駟馬之為榮而不由其德譬諸五兩之輪半通之銅君子弗貴焉已

書斷

蔡羽九逵

草備玄機亦由風氣騶文三變六象具存雖云道藝葢通神明子雲心畫類別正邪中郎筆論散懷恣情多力豐筋者聖鍾司隸待之韋墓通靈感物者謂衛夫人示以七妙芝象淚景鍾索邀步右軍筆陣判將領之後先衛瓘風流亦西臺之高品是故有劍法藤法戈法弩法點法波法增減法畫斷而脉故連形虛而氣故實右軍云戈如長松倚谷曲如懸鉤釣水放似張弓發箭收如虎鬬龍釀是

故有立法踠法頓挫法顯異法貫穿環合曳如杖橫如舟牽如電掣立如鳥卓踠如股疊秀如秋水芙蓉險似崩崖懸石穩如平郊安步猛如馬渴奔湍虎蹲而谷陰生雲興而天彩煥是故渾厚而英發清心而潛括散散漫漫而剛介勁拔趨趨蹌蹌而優閒裕幹疾者如脫徐者如待奇正不同視前軍之步伍東南虛席效賓主之成章是故跡不容加密不容遺華不可凋禿不可少筆行而志自從趣動而機不已故曰用筆者天流美者地力圓則

凋勢疾則漩內貴盈而外貴虛於戲聖賢既遠開見曰跡池舊被穿用心良苦意在筆先山陰之確論十遲五急墨道之要棫羊欣親授於子敬張翼亦幾於亂真阮研骨力絕之淵微梁武答書首推程邈元威論筆先進張融蕭思話不識右軍欣為鼻祖永禪師遜托僧虔不失家雞筆待心傳道難俗論文皇碑以魯廟之羆世南謂之神遇無為歐陽八訣發永字之威儀過庭長譜嘆古今之阻絕故三十六法不為贅懷瓘十體不為侈魯公之所

述必待志士高人方明之授受在乎掌虛指實公權筆諫之要盧儁臨池之訣各有由來非浪言也顛張得之劍戲狂素亦類驚蛇徐浩之氣體純白沈傳師之骨法清虛蘇長公論草字大字之難在嚴重結密黃庭堅云自紱戎州之後悟沉著痛快吁代有古今愛無終始皇王帝霸各暢厥猷是故三才一德典章不能掩其威品彙含曦鬼神不能奪其秀立造化於毫端壯萬古於一瞬非吾所知也

雞鳴夜解

王鏊守溪

王子夜讀有雞正鳴於庭家人犇告曰必殺之是不祥王子曰雞其無知乎彼鳴自鳴吾何為驚彼止自止吾何為喜雞其有知乎彼以告我是為忠告不以告我是為容默詎可殺乎且彼為不祥者誰乎雞乎抑別有物乎雞也彼區區者是何能為別有物乎則雞可殺而彼物者可得殺乎夫鳴雞職也特非其時耳非其時而鳴不免於死非其時而言得免於罪乎雖然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爾當

與靈烏而並名

麟不育解

蔡羽九逵

麟不可以不見為祥亦不可以可見為祥可見而不可得者莫不祥麟可見而不可得也不不祥是麟也者可有也亦不可常有可見也而不可常見嘉靖改元之前數月麟凡三見而皆不育吁嗟乎麟之終不育也耶麟之終不為祥也耶予曰非也聖天子赴嗣鴻業勵精圖治夙夜求賢盡去前日之惡人奮除前日之弊政若雨滌風盪不見用力

而萬國帖帖然已知生人之樂凡含忠負直蘊奇秘學之人翻然巖穴之中興立吐氣思乘時自効以為太平立見如此雖三代聖人之出不是過也故麟之出以聖人非非祥明矣夫麟不可以胎種求不可以犬羊飼不可以牛馬用使常見而常有之何以為祥彼天地之靈異必有應期而降者其至恍惚可覩而不可留留將無以為用牛長而耕馬長而駕犬羊長而或烹或宰皆知其將用是以畜之也麟非可以獸畜之也故勃然而作苟示形

迹使天下曉然知聖人之已出假借凡品以彰文明委形而去不復愛惜麟真祥瑞也哉昔者鳳儀舜鳴文王亦不越覽厥光輝聽厥雝和而已不聞敎而養之如家禽也彼麟也者獨可牢而飼之敎而畜之也哉

海行日記

吳惠 孟仁

正統六年七月奉使占城齋敕立嗣王摩訶貴駐廣東造封舟十二月十九日發東筦次日過烏猪洋又次日過七洲洋瞭見銅鼓山次日至獨猪洋見大周山次日至交趾洋有巨洲橫截海中怪石廉利風橫舟觸之即糜碎舟人不勝恐須臾風急過之次日至占城外羅洋校杯墅口廿九日王遣頭目迎詔寶船象駕笳鼓填咽旌旗蔽翳氈衣椎髻前後奔馳王乘象迓於國門戴金華冠纓絡帳列戈戟以群象為衛既宣詔王稽首受命上元夜王設晏焚沉香然火樹盛陳樂舞嗣後十日一晏遂令節餽土宜物数種五月六日田洋舟至七洲洋飈風作舟幾覆倉卒中為文以告海神風稍

緩申時雨至戌時開霽明月當空慶神靈之顯祐也十五日瞭見廣海諸山遂收南門港以還廣東其國臘月猶暑民多裸袒士著苧衣南阡稻熟北秧猶青其樹多檳榔紅蕉椰子之屬其人極弱國中守埤者皆持竹槍夜鼓以八更為節

月華記

嚴允弘 任夫

歲丁丑從葉師艮所先生游先生見延於許氏而讀書於包山寺弘亦負笈往焉當秋之桂月主人先三日東還至望前一日遣一舸迎葉師将有事

於晏月也弘亦隨師偕歸是日晨方濛濛霧雨石尤風作迫下春始解維撥棹佐槳抵吾山則更餘矣叩吾家家人已熟睡不應遂往大父居大父晏客方罷見弘至而喜也命侍飲時方夜色昏黑未有月飲畢已二更亦未有月命往宿來彥館館之中有叢醫王子者寄寓相見款曲呼童子烹茗秉燭對談已及子夜後寛隙月光射入遞相引步出庭除忽炫目驚人見月之正華焉而其狀果何如也月位其中有獨尊之象其間桂樹扶蘇瓊兎從

倚漸凝光而煥發晶淼焉閃爍焉精彩璀璨而飛動焉其外更有團圞大圍而圓潔特異如雪如玉如水晶之滉漾如鉛汞之鎔冶於爐鼎而躍躍不已也又其外或色之丹焉為之層或色之翠焉為之層或色之紫焉黛焉青白雜出焉而為之層畛限井然成文不亂當此之際氣過晨清皎同晝白映乎街而成瑶街入乎室而成銀室聽之沉寂而萬籟為之無聲望之浩蕩而萬里為之一碧噫嘻乎景象有如是哉須臾光定衆彩漸淡而散俄頃顯然又須臾則復層層煥發如前衆彩從遠推就以漸湊集仍見初華狀也如是者六七終則星河澹星雲霞漸起不異尋常月夕矣弘與王子俯仰迴旋心目爽然留連繾綣逸興翩翩疑形骸之非故覺塵凡之頓懸王子曰是天上之奇觀宣洩殆盡於此人生遇之夫豈易得相與慶幸者久之既而就寢夢飛天門登月窟深宮曲房異香馥郁遇一仙子羽衣霓裳相揖而言曰今夕之月非為子不顯其華而月之顯其華也非子不易與見子將

得天之文為己之文而以文章名一世乎言畢謝去弘亦驚寤是時弘纔志學之年甫事舉子業未遑習古文詞以紀其勝迨今已耄已老矣偶以夏夜之熱走坐中庭對月追想當年所見宛然在眉睫間也遂於月下援筆補述其事

武山吳處士詩集跋

葉初春

余束髮從鉛槧時採討七十二峯訪先哲遺蹤得吳處士兢爽集既誦其詩復想其人夫士達則兼善窮則獨善若兩處士者脩高蹈之節振箕穎之

風可謂得千古窮達之旨矣至於俾具區為壇洞庭為几奴隸漢魏叱咤六朝以蘿薜為簪纓猿鶴為車騎此兩處士之緒餘耳余不佞上不能建功於社稷下不能養志於邱園直不為兩處士覦顏乎集成已為王文恪公序之兹不佞復贅一言將以邀吾兩山之靈以招兩處士之寵兩處士倘不我遺當駕白鶴乘雲斬拉安期攬洪厓從雲中來盟我同志

跋王文恪集後

蔡　羽九逵

巍巍廟堂坐而論道不亦尊且顯乎無所於樂傾獨朝扣東山暮問西嶺于于然而不忍去百官有司龜金組玉抑首屏氣止下風而不敢進不亦貴且重乎無所於愛頑獨携布素之士由由然而不能舍噫此衆人之論自以為知先生而羽則以為未也夫國有大疑非得鉅公偉人無以釋天下之憂先生固心乎時政而能借適於山水也百官有司止下風而不敢進勢也分也草茆賤夫得以涸其形迹適與義也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

讀孔子世家言 點震川閱本

葉樹蕙石君

太史公法春秋而作史記其中稱引必歸孔子所以尊之者至矣歸震川先生六下第六閱其書余今讀其閱本丹黃並陳點乙互註時有演釋洞發景行反復思維不覺肅然興喈焉爽也先生閱河源封禪二書自負觀火於孔子世家言云世家末引子貢顏淵之言甚有識見獲麟與顏淵死相次自此以後叙至孔子卒惟子貢在讀之令人悽愴

起千載之悲今人讀書亦何容易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妙矣哉先生之評也太史公之述孔子世家以顏淵子貢後先並提為篇中眉目如迦葉阿那一為頓悟一為聲聞二者不可得兼分別兩人以立釋迦如來之教孔子雖有四亞聖十哲皆後人品見太史公固以二賢為孔門二大弟子而已先生生於嘉隆全盛之時處盛名之下讀書論道與王李異趨故有淺見寡聞之慨況今當斯文將喪絕學難幾之日乎余

幼讀論孟每疑宋儒進曾子退子貢爲非是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歌泰山時曾年二十七雖承一貫之旨止是信道之篤孔子卒後學散四方洙泗流風惟曾土著于輿氏因其居之近而承之故私淑於孔門而曾為傳受之淵源當時推尊之以明後學所由來而必致譏子貢未之前聞也論語衛公孫武叔陳子禽三章子貢擔承聖教孟子神農章敘孔子沒節子貢親尚孔子猶世家言必以子貢始終孔子也夫顏子幾聖有如頓悟固不

具論曾子傳述不失淵源亦有前聞若子貢當春秋末流表章聖教於干戈日尋之世與子輿氏闢異端於百氏爭鳴之日異代同功所謂聲聞者與太史公敘孔子既沒時譏哀公之誄辭與廬冢六年所以推重者豈無據哉曾子通於孝道卒老於魯守先待後之儒也子貢多聞多見欲行道於天下以大明師傳故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疆晉伯越餘蘊如是其得志何可量耶若子貢者孔子所云見諸實事者矣後儒之學每托之空言其發詞

立說孔顏無異口規行矩步堯舜有同跡及至國家變故之來危難憂疑之際往往束手疑眸而無所措苟非其責則肆言唐虞周孔三代以下蔑如也後世有國將亡而不知救時或至而不能乘必不得已惟有一死以完其名自謂千秋在也夫以百萬生靈千年運祚博此一命所失實多未必非進曾子退子貢之見誤之也何也尚空言而無實事也又有黨同伐異者習慣成風幾百年闇如懷痼疾俗學後生狃於聞見不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

惟博衆口雷同楚咻齊語聖教遂以日晦古書棄而無用世家中全錄論語本文不殊嚼蠟矣余自疑孤學未必有鄰不意先生先得我心嗟夫子貢於五百年後得太史公為知己太史於千百年後得震川先生為知己余及私淑高論獲覩此書今古寥寥斯道若蔡鳳音麟跡曠世難遭余於先生有深慕云附筆卷末繼先生之評而暢言之以見子貢有功於孔門太史公有功於子貢先生有功於太史概非冒冒而談者於是乎書

書博古圖後

右博古圖至大重脩即宣和重脩本改刻至大二字中略有錯訛較小板特勝宋徽宗世值承平留心博識岐陽石鼓文翁繪像等羅歸中禁商周秦漢彝鼎盤盂四方爭相獻納古來侯王將相塚墓破穿殆遍發邱之禍再見於世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當時大臣集而圖之名曰宣和博古圖後有未盡復增之曰宣和重脩卷末皆有臣黼云云蓋品欵識也王黼之平章在此圖徽宗之恭已

亦在此圖可慨也已元之至大年易去宣和二字名曰至大重修博古圖刊去臣黼云云豈不以奸臣誤國剗削其跡為後世戒乎黼固誤國也所以誤國者不在黼也初劉原甫號稱博雅有盛名出守長安長安多古簠簋敦鏡尊彝之屬因著一書名曰先秦古器記而歐陽文忠公喜集古石刻亦著一書名曰集古錄并載原甫所得古器銘款蔡君謨蘇東坡從而和焉由是學士大夫雅多好之此風始一熾矣元豐末有文士李公麟取生平所得暨所見聞作為圖狀說其所以作宣和殿博古圖所藏者大小禮器則已有五百有餘世既知所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值金錢數十萬後至百萬不翅者政和間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遂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殆有可哂者於是君臣上下以為文治復興政事爛漫上志衰矣及金人南下汴京失守先代制作盡入虜營文武之道散落草莽蓋徽宗成其弊而王黼濟其惡也夫原甫文忠諸公之好尚不過一人一室之用極

其害也如李易安序金石錄所云而止矣徽宗以九重之尊四海係賴君臣相煽棄國是而究心墟墓之物奩帷之用不已荒乎又有花石綱以擾亂東南其初不過致黃楊數本其後流毒太甚民窮盜起朱勔之罪與王黼等然其禍亦未始不由徽宗也余讀東都記畧王黼與朱勔同卷末載僧祖秀華陽宮記所以彰小人悞國之罪又讀三朝北盟會編當金人再破京城根括金銀所云商周鼎彝皆為餵馬豢犬之具艮嶽之神峯秀嶺砰為砲

石華木竹箭宮室臺榭民爭取以為薪矣及二帝北徙有南燼竊憤諸野記具載帝后諸王公主流離慘毒所不忍道自天地剖判以來亡國未有若此之甚者也此豈王黼朱勔為之徽宗為之也使徽宗即位之初任用正人斥去蔡京童貫之輩長幼畀尊皆薛居州雖有一王黼一朱勔奔走而不重其任雖運遭陽九弱而可與何至踐行酒執蓋之故轍哉盖徽宗之禍不始於王黼朱勔而始於用蔡京童貫輩於初年也原甫文忠諸公用之發

身而無害徽宗玉食萬方一有所好而天下之魚爛土崩隨之遠賢人近小人後漢之所以傾頹可不戒哉可不慎哉虞山太史讀王黼朱勔傳而贊為有識以其載華陽宮記為足戒為足慎也古今圖籍何必摩揣聖賢衣冠言語乃為有用三百篇貞淫雜陳勸戒寓焉余於博古圖考其款識得古人制器尚象之實覩其名稱為後世亡國敗家之徽為人君者而觀此書為人臣者而觀此書讀書好古之士君子而觀此書皆未必為無補也於是乎書

樸學齋詩錄後敘　葉樹廉 石君

詩者性情之用風化所由起也性情古今不移風化因時高下風化之衰性情或為昏霿然而弗久廢也唐以前前人論之詳矣宋初晏宋楊劉皆承溫李之流風餘韻西崑之體盛行於世所以黼黻皇猷咏歌太平皆是物也盛極則弊遂以不振歐梅以氣骨挽之蘇公以宏才大力高視遐舉有餘勇焉此詩之大變也江西黃陳諸公務加洗滌另

成一家然而矯矣挾子美以號名天下猶之秦穆楚莊威盟中國懾服而已於時邪蔡蠱惑是非淆亂正人君子流竄四方文壇傾圮村塾建標以至天地中分冠履倒置江西流派浸淫南渡又如周室不尊中原无主於越之兵縱橫淮海自尤楊范陸秉鐸江南始皆以救時為主義取條達集前賢之長而去其疵瑕雖有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要未盡孫吳之法變化不測也胡元入統所稱虞楊范揭誠為不忝然其風尚務去其膚淺陳腐之弊習

未離乎宋也乃有高人志士浮沉仕隱者陶冶性靈徘徊花鳥含蓄之致以唐為歸其時皆尚溫李之學正如漢代衣冠不諳王家伏臘陶公甲子自非義熙紀年性情既發於中風化默移其內此皆開有明文明之治時雖物泰皆在流連風景點染湖山見之即所云學杜者全不似江西諸公之率硬矣故劉誠意袁海叟輩不一其人盡見於建牙定鼎之初張光弼高青邱得集其成漸摩元音歸本於唐此又詩之變而之道矣周公名公左右王

室制禮作樂以垂無窮凡有識大識小咸覆冒於涵蓋之內此其似之成弘之世李懷麓張滄洲輩出春容大雅文物堂皇釀天地之元氣蘊家國之粹精一吟一咏無非化澤正如飲醴食濃含花嚼蘂世洽唐虞人同懷葛曾無缺陷見於筆端其風氣總於勝國時醞釀而成積之久而流之長也吳中有風流才士日集名勝咏歌遨遊至今有稱道焉然日中月滿虧昃有期出作入息新奇求異一自李獻吉何仲默之徒叫號於文物情弛之時以

冪兀之氣欺世盜名彼唱此和習以成風家床讀書之子朝容偽辨之人衆雖眙愕口盡囁嚅風雅之道熄而詩之變幾不知其極矣嗣後搢紳先生專別門户攻乎黨局視四始六義如同寇讎指李白杜甫抑置劣等所以鍾譚出而人皆幽陰其氣佻蕩其心人倫心術於茲大壞顛誤國是亦以日非性情之昏霿風化隨之衰止宜乎內訌外侮交亂罔極竟成干戈之世界可痛也共薿公云變怪百出舞鰌鱔而號狐狸如王介甫以新法亂政元

祐之治不得不淪於靖康建炎之禍也自寘山之學興人始知讀書好古為學者之事然荊榛在望鴟鴞爭鳴敵國初破弁首敗壯而途刀路血未盡掃除傷痕腥氣舉目皆是也近來文運漸開吟咏有道繪藻之華庶幾兆見余閑居無事發篋中之藏採同人之集自宋迄今隨筆謄記汰其率硬取其含蓄以宋名家暨中州集元音列朝詩集為粉本拓之以諸家全集不敢傳於門外止曰樸學齋詩錄而已宣聖刪詩而降曹劉陶謝代有宗主何

必曰唐唐自沈宋以來李杜首稱何遜曰温李蓋體有古今至唐乃備篇有格律至元和以及會昌而全後雖有人述而不作此詩學所以必歸於唐也陸士衡云詩緣情而綺靡江西派與漸入膚淺道學大興遂成陳腐二者之病於性情何有於風化何取惟温飛卿之繁麗李義山之精奥能祛二病故有功於風化不離乎性情莫温李若也後世宗之足開隆治宋明之代其驗昭然能無望乎余里巷餘生哀頹朽質風窗雪火攢眉眯目茲何苦

于塗鴉點蠅惟曰不足蓋以為文運之開人心兆之詩乃心聲古今一揆編此前修以證後驗錐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物此志也温李有靈庶幾其知我乎即宣聖聞之亦必為啞然撫掌且許其信而有徵矣

七十二峯足徵集卷十二

七十二峯足徵集四六文卷十三

武峯吳定璋友篁甄錄

寒山葉時榮植園編訂

葉夢得 石林

謝建康到任表

分東道之封圻再臨江國守北門之管鑰密護宸居任非所堪辭不獲命臣某伏念臣去違軒陛俯仰十年退伏邱園棲遲一壑念多壘尚鄰則懷捐軀盡瘁之義思大恩未報則有畢命靡他之言故擇所安自求遠屏喟年齡之浸晚廹疾恙之交攻

惟聖主曲亮此心故愚臣得安其分豈期人乏復誤詔除力殫懇款之誠莫動高明之聽勉交印綬實愧吏民茲蓋伏遇云云惠顧臣鄰憂勤土宇撫萬邦巡侯甸何止睎踐土之宮會諸侯選車徒是將復東都之業責其來効付以舊邦斗運天旋已振荆吳之勝氣風驅電掃行消河岱之妖氛但臣陳力不能强顔何補欽承威旨暫假歲時疆埸無虞倘苟逃於譴責冕旒甚邇尚終與於慈憐

擬唐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表 開元二十四年

施槃　宗銘

學古有獲覘形假借以自修成憲無愆亮采綢繆於往鑒祝頌所寓恭敬是將嘉與廷闕之臣同慶華封之祝粤稽高宗思學心本在於求賢載聞姬發受書理惟先於勝怠降觀於後漸失其初貴異物於遠方或玩物而喪志接千歲之統猶及見於昇平奉萬年之觴亦得禪於拜獻驗廢以興躬鉛槧之實錄因今知古豈粉飾之虛文祖宗垂訓有以人為鑒之言臣子進忠取制器尚象之意覃思

往昔之是非揗諸掌上祖述前王之隆替盡在目前寬能用察不知形過則照窮往以知來貴乎明生於安止竭陳一得仰助萬機鼓鑄堯舜之模陶治商周之範茲蓋伏遇　瑞應河清德符鳳至麾義旗於碩果之餘奠九鼎於候梅之日不蔽於私且以明見萬里蓋磨以義固將洞察纖毫諸子之言善可法而惡可戒六經之道亂有本而治有源以之反觀莫不瞭然即云視遠亦維晰矣緝熙維助庶表見恭順之心昧爽所需盖終存典型之義臣九齡叨居輔地數年於茲侍罪禁林一事無補踰取正冠在臣子各有所獻事君以禮此臣之自有微忱時賜披閱永惟不顯之昭昭宜鑒于殷亦見清躬之穆穆禱未罄於三陛下或亦不重乎此亡復有其二魏徵其復起於今伏願天命常新衮職無闕嚮用五福如大川之方增錫厥萬民似方昇之未已

擬宋司馬光進三劄表　嘉祐六年　吳　惠　孟仁

詢於蒭蕘式備萬幾之助咨爾岳牧敢陳一得之

餘圖治奚先勵精為貴匡時則易明察其難道有貴於下行情不難於上達竊以朝廷設旌善之方實天子冀弼違之志故敷謨戛禹股肱維康陳說商宗聰明克憲太平未兆實由主聖臣愚清問方勤每欲朝嬰夕側未有不以臣罪為當誅反以臣言為可采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命式九圍道成一統雖內安不忘外懼而慎始亦以圖終銳意用人採擇不遺於蒭菲留心納諫求言下及於草茅如此深心豈無實效寬以馭民寬者兆

臣循之弊仁爲從政仁者失姑息之原不使法行而知恩何以小懲而大戒不厭詳求務期盡力茅望治亦難太捷即更張悉屬徒勞其在於今惟期用仁而必用明以防壅蔽之漸歷稽諸古疇非修文而兼脩武以輔剛斷之資苟無倦而有恒自先難而後獲此皆矢心之告敢曰出位之謀意者臣工曠職或纖悉於小吏而鹵莽於公卿兵事寢弛亦粉飾乎太平而耻言夫甲冑天地以萬民托陛下固不敢不奉天而宣猷祖宗以天下托子孫尤

不敢不承先而展愛信賞罰以辨官才何害朝廷之忠厚擇賢良而汰冗吏究爲救弊之要謀在臣子感激之過不必顯言非陛下大度之君何以見諒思作法於凉尚不能克繩於世世矧拙言於政安望其敷訓於元元將恐托之空言終無裨盛治敢不贅以數詞條爲三劄仰惟非道不陳於前願學孟軻之敬有謀乃順於外竊比君陳之忠伏願精明出以渾厚而張弛各有機宜廣大寓於精微操縱施於各當庶幾大法小廉以交警而成交泰

遠來近悅有實政而無虛文

擬宋知諫院歐陽修朋黨論表 慶歷二年

孔聞微 鳳崗

運通則泰允諧喜起之歌大道爲公共矢匡勷之力況協恭洛治既遇其時而乾德當陽遑符其位敢不傾夫肝胆冀有報於涓涯竊聞於野之同必先信友有邱之渙切于事君嘗思顯比之風遐想明良之日八元八凱惟古帝之能宅賢四裔四凶乃聖主之能禁暴蓋末季始立朋黨之名逮漢唐

遂貽國家之害在昔之日以節覧伾文爲前車近世所傳有余靖尹洙爲後轍臣修久居近地萋菲之謗易生夙抱朴忠幸聖明之能見宥維始以勢力相傾乃立門户之異繼以節義相尚遂分清濁之流以君子而黨君子釁隙易乘至小人而攻小人毒流最遠豈獨人才之消長實關國運之隆汚茲蓋伏遇　明爲而作道用三驅謂其愚而能察知臣或出於無私舍所短而録長以臣稍習於稽古務除煬竈之奸允廣合宫之聽但恬熙

既久執政者每貸於搢紳及倫隋漸深好名者遂
從爲結納用致流風之標榜豈云月旦之定評然
廉耻之風不存而彰癉之權旁落惟天子剛柔並
用斯皇極正直無偏故寬必用嚴群邪無狎而欲
逞之勢慹以能斷衆正有恃而各安之心乃成解
悖之功始致渙群之慶君子亦黨觀過可以知仁
小人無朋喻義所以謀利至於夬之不勝若驟膺
非分之懼射之而獲恐別生意外之虞此皆自色
揚廷之道非獨羸豕蹢躅之方從古有之於今宜

慎臣等聊陳緒論俯盡微忱恥黨人之不與亦豪
杰之過爲其奇乎明至而未能乃賢者之樂處其
後仰助高深少抒萬一伏望心崇睿鑑法用包荒
絕請謁之私王猷紹茲允塞杜讒邪之口帝德於
以光明則苞桑之業永無連茹之嫌葵藿之私不
致積薪之誚

擬宋名還英州別駕唐介知諫院謝表 嘉祐元年

路振飛 皓月

雷霆雖怒意實主於栽培刑罰雖嚴德獨存乎養
育坐受五年之謫廿如九鼎之飴是故朝廷寬
厚俾托命於瘴烟逐使羈旅之微臣復題名於諫
院感由恩切紫與懼并蓋開木直由於從繩主聖
本於臣直都俞吁咈之風邈哉莫覩師詔保諫之
義邈矣無聞宣室之問不及文帝知賈誼之疏淮
陽之詔竟虛孝武憤汲黯之戇彼皆出於過激尚
何望於生還伏念臣介生於艸茅早忝科第少年
妄議雖於國體有傷晚歲知憂乃始保全無恙但
碎首剖肝孰問投鼠之忌正言讜論竟忘指樹之

嫌妄意身輕似葉實臣之所以被讒豈希名重之
山非上亦莫能曲宥乃復俾以善地使得養此散
才將立仗之馬一斥不復再鳴而高崗之鳳仍棲
豈無振羽丹心未折望西清之帷幄依然白首重
歸聞長樂之鼓鐘如故茲蓋伏遇 宅大
承休考中布象雖在與民更始之際已有人惟求
舊之思受善若缺察其情出於至誠從諫如流止
欲身處於無過欲臣體彥博之忠其報怨以德近
猶中復之請或因過爲功西垣視草復玷清班右

史記言又塵高選敢言見察挂誤總屬風聞派立無援疑似盡同氷釋陽春大造善雖小而不遺天地宏恩言雖苦而亦受有道可以危行犯顏毋隱聖明無庸忌諱削藁豈忠遺頗沛而不變其忠貞值流離而愈堅其筋力先臣而名者寵既溢乎前旌後臣而來者思復待於異日顧良工之才兼收渡勃國醫之智願托參苓求無愧而即安非有求而必獲伏願皇慈廣運聖渥終孚憂深投杼不信三至之言詔復賜環豈待一人之譽

擬盪平羣盜露布　王鏊

天啟昌期薄示無虞之警神資睿筭旋成不戰之功氛祲廓清華夏寧謐恭惟云云嗣登天位獸奮乾剛掃一時怠玩之風振累世因循之習蠢玆羣盜敢爾逆天安祿山之反相莫逃子壽先知管叔鮮之流言尚賴成王不惑鴟鴞成性莫懷好音犬馬怙恩忽成反噬陛下怒形文武之赫斯恩施乾坤之曠蕩綱開一面計出六奇置赤心於腹中推洪恩於望外故旌旗所指反側歸心金鼓纔聞元惡授首兵車既動徒勞六月之師干羽載陳奚俟七旬之格遂使燕齊趙魏四郡之狐兎都無江漢淮沂萬里之波濤咸息此皆德符玄造謀協神人羣策畢收愚罔遺於一得神謨默運道乃出於萬全四門還穆穆之風萬姓覩平平之政臣職居下列目覩膚功殄螳螂以當轍車築鯨鯢以爲京觀武歌七德遂完保大之名壽祝萬年願進持盈之戒

祝李中丞生日啓　吳惠　孟仁

牙纛映紅雲嶺表倚長城之重戟門瞻紫氣海山欣壽域之開十四州寔賴維屏望宜秉鉞五百歲間生名世辰值懸弧地復近乎蓬壺年定期乎喬嶽東華註筭南極呈輝家蔭岱松根蟠仙李千山十水慶八閩甘雨之隨車一鶴一琴喜百越陽春之有脚出胸中之兵甲威恬海外鯨鯢運掌上之經綸恩浹嶺頭艸木魚麗鶴列無諸之壁壘一新木讓泉廉既郡之繭絲皆免凝清香於燕寢述朱遯叟之遺書燃官燭於衙齋擬蔡忠惠之翰墨方

建周名保釐之績欣逢申甫嶽降之期況蘭蕙之
光風户歌燕喜酌荔枝之佳酒人頌鐵昌仙鯉湖
頭僚屬雜十洲之客釣龍臺畔麾幢映五嶽之圖
裁疑開宴於幔亭群仰盍簪於鰲嶺　世承緱
鶴技愧黔驢叨依廣廈之萬間用效華封之三祝
紫裘腰笛深思曲奏南飛綠臂韝未遂插花起
舞伏願箕永崗陵恩敷溟渤左右旗鼓咸歡化日
之舒大小琉球皆沐仁風之扇專文武之制府下
名絳縣之老人正丞凝於廊廟上作黑頭之公輔

顧惟戔戔之具實出懇懇之誠仰冀汪涵曷勝洋
望

祝李中丞太夫人壽啟

玉節綏懷嶺越仰恩綸之沛綵衣拜舞閩山傳祝
嘏之歡配聲名於范韓勳光竹帛秉訓辭於鍾郝
世仰珩璜惟三遷模楷於慈親故五福焜煌於哲
嗣官僚胥忭黎庶騰歡恭惟清畏人知孝錫爾類
誦讀蟹筐之側躬採擷夫白華論思螭陛之間親
捧持夫紫誥奉板輿而臨南嶠竹笋與竹馬齊迎
膽江魚而進北堂綠萱與綠榕相映精白[illegible]
之操訓勗陶家澄清志攬轡之時教承范母學孝
經於閭里化流黑齒之邦布內則於閨襜洽泱金
鄉之郡甫隆析父爪牙之績欣逢魯侯燕喜之辰
森畫戟於庭除魚軒日麗凝清香於燕寢翟茀風
和衮衣繡裳膝下獻鶴觴之酒肆牙吹角堂前和
鳳笛之聲　材愧駑駘情懷烏鳥備員僚寀尚
遲三釜以承顏肅拜鈴階竊慶五花之耀鬢飲餘
杭之釀怙冐二天奏弁山之詩起居八座伏願咸

躋仁壽永奉期頤隨環珮而趨朝尊一品公孤之
母侍肩輿而上殿作三宮妃后之師魏公晝錦之
堂長生孝笋相國平泉之木只集慈鵶顧慚蕪語
之陳莫罄頌揚之願伏祈丙鑒曷任寅恭

丙戌同年請兵科都諫顧公啓　孔貞行 道行

萬邦作憲光瑩紫玉之標四海羅材茂朗青金之
選幸際鷹揚之會亶深蚷駛之慚肝膽共盟腹心
是効恭惟老師三吳瓌秀一代巖瞻樹旗幟以璧

詞壇共仰範型於郢匠握樞筦以登首闈永奠磐石於周卿冐望特簡乎帝心藻鑑式昭乎士類然筆而風彪武庫秉衡而星麗文昌納垢藏汙不捐疵於赤土覈駘策蹇總受價於黃金遂令控弦躍馬之流獲奏貫虱雕蟲之技扳之茅艸聿登行伍之閒敢曰能羆竊儗干城之寄自今以往即一髮盡出鑪鎚勉竭其愚矢終身莫忘卿結維茲小春令序欣當萬寶告成穆卜良辰恭陳旨酒迓瑣垣之騶從青霄開移節之晴暉来金舄於龍門紫陌動飛塵之景色寵分一顧賜逾百朋翼陳弩矢之驅踶竢旌幢之命

送王相國元宵花炮啓

玉燭調元上弼聖躬於三五金甌履泰下回世道於熈明當茲正月之期適屆元宵之節列寶炬於千門與星珠而共燦張銀燈於萬户同月璧以交輝天街弛禁長安有不夜之娯火樹生香潭府有先春之樂某也德慚彪外心抱熱中睹鼇山而奋山是思觀走馬而汗馬爲思聊將頃刻之花仰佐長春之酒惟憐葵赤曷啻蓮榮

與分守嘉湖張兵憲啟

淮海儲精巖廊抜異經綸大展於庄時德望素孚於率土某謭陋蝨螯士也斗山之仰正殷而桑梓之念尤切顧慚行役於軍旅未能執蓋以周旋乃因竽濫之機得遂門厮之願昨荷殊禮益仞隆情是台臺忘分以先施在賤子反衷而知媿敬脩束帛敢云羔雁之私恪貢筐篚莫報瓊瑤之雅仰希莞頓曷任寵輝

接李中丞啓　吳嘉禎 源長

彩節光臨甌越凛嚴霜之色碧幢風颭閩山含春日之輝倚柱石於中朝已欽紫閣黃扉之重來旬宣於遐服先看建牙吹角之榮八郡咸仰幈幪百僚皆思表率星軺載蒞竹馬齊迎白岫家敎青蓮才調門風高峻車聯龍尾之街人地清華床滿魚鬚之笏讀書醴寺慕范文正之生平射策鑾坡擬董廣川之剴切螭頭簪筆賦詩沾袍袖之香豸角歆冠封事奏燈籠之錦遂以殊恩之注出膺開府

之尊紫襟黃綾捧勑書於殿陛綠榕烏柏馳騶從於溪山幔亭之翠千層可方風軿蝶水之紋五色賡比恩波一瞻驛洛之星共賀隨車之雨　懷鉛欲試製錦多慙漢詔濫承未盡觀風之職戟門摳謁薁抒向日之誠伏願澤洽雞林勲銘麟閣天吳海若齊負弩以傾心鑿齒雕題並聞風而額手經文緯武咸歌吉甫之憲邦王燭金甌群仰晉公之入相

徵和秋海棠詩啓　許炳光子文

蓋聞梓澤重經依然天地㲹源再問別是山川芳艸怨王孫之不歸柔桑思帝女之長徃淵明松菊仲蔚蓬蒿共托羇人之跡咸傷烈士之心余一生落魄萬曲迴腸飲曉露而葉底無聲哭春風而花前有淚鴉憐雲鬢惟應折竹爲釵鶴訝霜鬟謾許持荷作鏡邊憶垂鞭贈梛遐思避繳啣蘆於是覯蕣英之易謝見蘭蕙之早敷自秋徂冬從朝及夕蓺成庭卉開列海棠獨標楚楚之姿自得僊僊之致徘徊顧影窈窕臨粧紅袖月招来邦與梨花同夢清歌鶯謝去不隨梛帶牽情挾藻空華莫入芙蓉之麗句吹藜絕照聊抒荆棘之蕪詞伏願錫以瑶章賡之雅什倘不以溝中斷梼永棄泥塗或可令爨下焦桐重登几席況蓮社近在山中豈芝壇遠於天際廻塵情於綺語發妙想於靈心宋艷班香譜出鸞箋十樣潘江陸海寫將鳳紙一函則雖寒蟲壞户翳朽壤而抱孤根將見小鳥巢林出幽谷而遷喬木借金以鑄少伯買絲欲繡平原謹塵記室敢告僅夫

請山椒和尚住雲石菴啓　陸燕喆　鳩峯

椒公大和尚匏庵鉅公之文孫靈巖大師之法嗣旣振棒於妙高峰上曾飛錫於翠微庵中性似兜羅蘊機鋒于惠遠談如玉屑展廣長于辯才仔肩三載之叢林雅意一方之退院竊有敝山小塢者地居幽僻名異喧囂了然於此開基天童亦曾題額翦松結屋庭乍薝蔔之花續竹引泉圃種旗槍之葉敢扳龍象一駐鶴雲暫辭名山熾盛之場俯就舊日棲游之地東林遺社定多方外之交南海

留衣膺有叅宗之侶三萬六千頃析杯渡之重來九寺十三廂羨銅斧之高起風帆伊邇緲白同瞻

送葛震甫之金陵九日集虎峰詩序

嚴允弘　任夫

震甫葛子丰神瀟灑德性通明含貫吐華風雲變態於胸次抽黃對白月露散彩於毫端沉酣闕里之書兒且假齊齊軌高抱隆中之膝亦將管樂自方身被錦囊欲遊辭乎故國腰橫寶劍爰有事於都門序屆三秋白帝于焉司令時維九日黃花自

爾含香方增宋玉之悲傻動楊朱之泣芝蘭至誼安能臨岐路而不徘徊金石雅盟烏得覩征車而不悒鬱於是欽邀同志圖話離衷隊虎嶺之巔唱驪駒之曲氣清天朗普照久謝乎朱明澹抹素粧容光適符乎玉女碧水與丹崖相映溉華滋之易零白雲與黃葉俱飛歛聚散之靡定蘼蕪滿逕特增南浦之傷竹葉盈樽豈繼龍山之勝殿前鴛鷺遠望而觸目依稀臺上鳳凰遙瞻而凝眸恍惚情難判袂淚忽沾裳雖賦出梁才難寫幽心之曲畫而酒行金谷自憐別意之獨醒諸君或時序而與歌清音潛飛千里愴行期而琢句雅思俱深九淵璀璨脣珠自爾須臾之盈楮陸離卞璧俄而頃刻之成葹不佞學歉五寅敏非七步錚錚瓦缶亦同奏響於洪鐘點點螢輝强欲齊明於膏燭極知不揣用是爲謳乃爲歌曰閶風輕拂芰荷裳執袂同躋百尺岡角飲樽中雲弄影祖行籥畔菊舒黃緣知震澤龍思現俄報金臺鳳遠翔此去天台賦都下都人擲地聽琳琅（震甫諱龍台山其別號故詩中有龍思現天台賦之句）

江南春序

陸燕喆　鳩峰

江南春者韻始雲林圖成待詔流連光景吟風弔月之辭激宕音敲飛葉竹枝之唱一時文壇學士金谷王孫爭覩雙環希工合璧尋幽歷險思每欝于青霞逞巧矜侈調不窮于白雪鳳臺躡武獨尊崔灝之詩石曷鑱奇頻發彌明之句羊裙潑墨書法本乎七家薛紙凝光彩素兼乎十色神物不毀好事流傳得以佳人展同良友若夫海田朝市依舊江南烏兔轆轤俄然春至隄邉楊柳塵生芳草

香車墻内秋千釵墮苑苍寶靨珠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家燕子之樓藻井銀床是處鶯啼之樹酒餘衫袖相逢道上吳儂詩滿池臺我愛荆州山簡襄徊既往寄託微哦舊夢難成新愁繼起銅僊漢苑惟栖子夜之烏玉樹隋宮空照雷塘之月短簫横笛不殊三弄漁陽檀板金樽何異一般何滿慨當以慷情見乎詞

梅屏詩跋　　葉方標蒼舒

粤自芙蓉濯秀錦官名城桂樹飄香廣寒作殿菊

開苑逕處士編籬桃入秦都漁郎迷洞至如梅者不過繞屋堪栽三十幾灣盡見扶疎要未有以之栽枝作障屈幹為屏如斯之異者也有之自予大父君郁氏始大父甘志抱甕息影灌園以至鳥鳴有書蔬菜為圃畫皆成史茶亦名經于是匠心特創匪彛所思雲毋玲瓏恍入羅浮之境水晶詰曲能迷庾嶺之春啄玉丁丁利借吳剛之斧雕香片片刃留壽殿之粧不必拓三都兩都之規而已擅五步十步之勝方以石家之步障遜此天工比以

王氏之輞川無慈人巧矣諸君子乃[illegible]以名章既來佳什金聲擲地無非編貝聯珠玉唾自天書是屑雲霏霧咏隻字而神遊閬苑競險韵而奏叶笙簧呂嶶之萬山殘雪魚在網而酒亦沽來孟浩然六出疲驢花在林而詩將吟就誰云尚白都付殺青獨愧予抒詞蕪陋揮筆荒唐豈有鼓號天公足為花神鮮穢匪曰詔須春史速教昨夜吹開則别開斯屏之生面錫是花以佳名者不于諸君子之歌咏有深望哉

純陽閣疏　　吳鼎芳凝甫

道豈常道故又玄之玄心非其心乃無象之象純陽教主呂祖先師者三教同波一爐應物半生得意幻中來黃粱未熟三度無緣樓上去玉珮空留海變塵飛何處更論甲子棋殘月曉箇中别有乾坤心心引導出苦海不假移時在在慈悲點迷途只消片偈弟子葉萬里寢室聞香朝露得再生之毋祥雲覩彩真丹錫浩劫之恩句村建閣祈衆信之良因持鉢募緣發自家之弘誓會見飈輪于三

島萯緣羽盖千五城丹丘碧嶂天風吹下步虛赦白石青松野鶴喚同塵世夢錙銖隨破慳心名姓同登仙籍石火光中早闢長生之路隙駒影裏便尋無極之鄉

山鵲上梁文 并序　　許　彩　東耕

鵲善爲巢巢中有梁其上梁也必擇吉日良辰盖鳥中之特異者也癸亥之春予讀書清香書舍庭前老桂有雙鵲來巢朝夕拮据彌月告成因戲爲文以落之

伏以陽鳥知情止茂林而相宇巢居避歲向太乙以闢門異燕雀之處堂下民無侮類梧桐之集鳳朝陽可依慶溢飛禽歡騰羽族念鵲名稱神女噪應行人化石呈祥文成忠孝之印安梁兆瑞俗傳貴顯之徵狎學士於玉堂雙飛宣詔渡織女于銀漢七夕填橋飢啄芳華渴飲清露羞隨雞鶩以爭食朝遊廣野暮返長林堪與鴻鵠而齊行歲當癸亥節居清明翠梛藏鶯喜值遷喬之候畫堂歸燕正刷啣泥之時用借桂林一枝聊作棲身之所爰效池塘匹鳥求爲戢翼之區皇皇捋荼弗憚綢繆于未雨喃喃共語不辭拮据以修巢雖無碧瓦朱甍而上棟下宇猶是室家制度縱乏綺窻繡闥而北戶南牖依然樓閣規模快覩靈禽之巧戲矢繞梁之音梁之東日出扶桑射斗紅忙將牖戶辛勤葺從今不怕雨和風梁之西青山高聳與天齊雲飛桂棟濃陰蓋鬱葱佳樹穩雙栖梁之南南枝向暖最堪攀秋來花發天香滿翩翩鳴噪舞簷前梁之北小樓有個潛修客時時相對不相驚飲啄飛

鳴任自得梁之上輝煌星月垂天象涓涓露滴夜生寒斗室還同大地廣梁之下空庭落葉蒼苔藉桂子風飄亂月明清光滿林香滿舍伏願上梁之後瑤草長生琪花不老竹苞松茂既風雨之不驚地廣天高更繒繳之莫近鴟鴞逃於絕漠永無取子之憂鳴鳩遁入空桑恒免居巢之患瑞靄霄凝碧樹恍疑二鵠並栖祥光晝見芳叢欣看三鳳齊舉子孫濟濟瓜瓞綿綿

復姓呈詞　　張　本　斯植

呈爲追復祖姓以明宗祀以全孝道事本祖張惠係沈興五嫡孫有勘合户由文契存証惠因幼孤張彦升鞠爲子是姓繫於張遂衍螟蛉之緒初傳歷世竟忘烏鳥之情昔陳嬰委質以存孤希文上言以改姓心跡雖有不同忠孝本無二致本今巳叨鄉飲深慚未敘乎彝倫男餘烈濫厠膠庠安可得罪於名教國之大事在祀家之立愛惟親附於他人非先王賜姓立宗之意忘所自出豈孝子追遠報本之心況幸際明時肯效投秦之范叔隱居

樂地那爲偕葉之諸梁本祖既長育於張門故累世不改其籍生裔實由於沈氏以大義應歸其宗在張且居末分匪係宗祧之輕重於沈的爲長支允關後胤之存亡懇乞仁恩批縣准復厥使繼百年既絶之世全一家巳覆之宗實爲澤及枯骨有此激切具呈

七十二峯足徵集四六文卷十三

七十二峯足徵集卷十四

武峯吳定璋友篁彙錄
東山張士枋魯望編訂

震澤賦　朱右

按禹貢震澤底定在揚州之域說者謂太湖也國語太湖韋昭注即五湖也書稱震澤爾雅稱具區周官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又似與之不同吳越春秋又名笠澤吳地記云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貢

湖胥湖漢貨殖傳吳有五湖三江之利太史公自序亦云登姑蘇望五湖愚意震澤以其震蕩不定而名具區以其疏定而草木藪序為義而五湖者又太湖東岸五灣潴水之別潊今連屬矣春秋時呼為笠澤漢傳吳志指為五湖皆即今之太湖也于是推本作震澤賦以為極厥類之繁衍明禹德於不忘詞曰

客有鄱陽生號遠遊公子俶儻玫瑰超奇拔偉衣

白雲之翩翩峨危冠之韡韡神怳怳以欲逆風飄
飄而凝佇於是上會稽探禹穴詔遺踪超洞壑軺
車前驅輜重紛錯王子進之以笙鶴江令贈之以
芍藥遂乃揚帆錢塘鼓檝中吴將欲窮覽山川壯
遊江湖造松陵主人而歡然從予主人曰予號歷
覽亦嘗聞澤藪之大有三萬六千頃者乎生曰未
也可得聞歟主人曰唯唯夏曰震澤周曰具區下
屬三江實爲五湖右接天目宣嶺出谿之源左通
松婁中江入海之洳衆流之委群利之儲苕溪出

其南溧水經其西五灣分其瀦臿虹作之隄流甘
泉之清液隱雪灘於北隈洞庭中起林屋天開湫
彭蠡吞雲夢駕雷夏軼孟瀦杳不知其幾千里之
爲遠疇能計三萬頃而有餘其浸則汪瀼滈汗泃
湧奫瀎瀰漫杳渺動盪淵渟日光皜潔夜氣絪縕
流颸吹縠細浪生鱗清灡凝漪浮花成文出雷騰
虹蒸雨生雲呼吸陰陽呑吐乾坤如潮汐之不測
或早暮而騰喧飛揚噴薄迅濩汨淪千態萬狀不
可殫論其藪則碧沙曼衍湉水縈紆紫蕁翠蘅白

蘋青蒲荇芹薀藻芡菰荻蘆蔓菁杜若江蘺䕷蕪
雞頭芡寔菱角龍須芰荷掩冉蓮藕芳旉衆物居
之何可勝圖水産則粘蠔旋螺土哺石花鰌鱧鯽
鯉鱖鱮鱨魦縮項之鯿頳尾之魴細鱗之鱸紫甲
之鍛稻蟹盈尺巨黿嵩車鼉聲若鼓蚌彩如霞周
流涵泳其樂無涯羽族則晨鵠莊鷄鶄鶴鳧鷺鶒
鸂鷘鵁鸍鸏鶬鵁羣鴻來賓陽鳥攸居駕鵝遠舉
鷗鷺忘機王雎並鶩屬玉交飛振翮刷羽以遨以
嬉來如雲集去若煙徹至若矗立洪波七二嶙峋

岑嶔參差岡陵屈伸崔巍犄崒陂陀糾紛上拔千
仞下臨百尋控地軸以磅礴逐水曲而折旋馬跡
屹立以爲鎮群峰拱揖而相先憂浮雲之流景俯
蛟龍之深淵空谷谽谺以無底磴道蜿蜒而相連
厥土則塗泥則壤貢賦書刊稻畦麥隴蔬圃藥欄
桑柘墻下梓杞雲端香騰梅海錦覆馬鞍更饒珍
異錫貢登盤厥包橘柚置遞金九桃蕁蜜父果重
文官楊梅以月晒而黑櫻桃以日炙而丹大谷之
梨金滲豊圻之棗赤瘢莫不連枝並秀駢集乎寬

開且有琳宮梵宇掩映乎其間中有洞庭實產靈石玲瓏窈窕綴漏透瘠牛奇章之酷愛宋道君之賞識維山巔與水涯實不崩而不泐靜如翁趺動若蛇逸浮屠倒懸好女對立或青碧而似玉或丹黑而疑漆虬龍虎豹之形補天極地之質為中流之砥柱若逆河之碣石斯又天造之神工而出於茲水之盪激也考其星紀在牛斗之分稽乎霸業交吳越之兵夫椒戰勝兮張我三軍忠佞同舟兮事此寡君始魚龍以為戲終麋鹿而成羣且有歸

釣之徒著書之士去國鴟夷泛舟西子亦復渺渺滄波茫茫白水主人之辭未終鄒生肅乎改容喟然而嘆曰甚矣世道愈下而人心不古也吾子好學頗識典冊不述職方之經邦而盛稱斯澤之厥殖不思神禹之胼胝而徒嘆英賢於戰國非所以極遊覽之宏望而擴其五性之至德也遐思往古擊節太息請即主人所聞而陳予所得嗚呼噫嘻浩蕩方割懷襄未平九州混而莫辨百潦壅而不行支祁倔強於淮甸天吳狓猖於海濱時維茲

水震蕩靡寧浡浡洶洶濤濤轟轟疑撼天而動地猶駕雷而鞭霆類不周觸而天柱折若巨鰲躍而洲島傾斯震澤之所以錫名也迨夫九載豎南庚土交正波神受職川后奉令應龍畫地以效功庚辰持戟而制命導吳淞以安流別江海而表境於時澤安其所水順其性鳴者自停動者自靜斯震澤之所以底定也千載之下美哉禹功昏墊之害既遠灌輸之利無窮漁人舟子之出入豪商仕宦之經從擊楫撥棹引帆隨風莫不連檣接舳往來

乎其中斯又具區之藪以裕萬民惟正之供也方今海宇清明朝廷靜謐內宣款化外修貢職農安其畊女效其織工習其業商估其值士守遺經民食餘力風不揚波水不濫泆方鎮安寧地土墾闢開禹之疆廣禹之績是以九州之外咸仰聖育沾濡乎仁義涵泳乎道德浹洽恩波沐浴膏澤漸摩浸潤流衍洋溢天無亢爍之災人樂沃土之遠誠言其故則辟靡湯湯聖化行矣靈沼洋洋聖澤注矣湛恩普被生四民矣溥德長流達要荒矣下覩

一隅寧不臨杯水於坳堂矣乎主人於是犇乎樂聞憮然自失仰禹功之長存慨餘子其何益相與鼓枻乎滄波曾不芥蔕於胸臆迺起為詩歌以頌德詩曰

於赫禹功配天比隆生我遺民宅我土中原隰畇畇江漢為東萬世永賴禹功是崇

於皇禹德立我民極手胼足胝救焚拯溺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靡謝天功焉知帝力

於昭太上示民以慶眷佑我皇與民立命開禹疆

土繼禹作聖混合四大維民立正

於穆聖皇維上帝不常顧我有土亹亹弗敢康五嶽四瀆七澤九岡罔不修其職來享來王

來享來王受天之祜於萬斯年睠我有土有土有民有子有孫有引勿替以頌斯文

五湖賦　湯沐 天邑

粤稽揚州之域有巨浸焉曰五湖或稱震澤一云具區釋名爾雅通利河渠列於九藪溉於三吳五百計周行之里五道合分入之途連類等彭蠡之勝同名知石燕之誣地志載射貴洮陽之派水經注長塘上滆之殊有震湖三山之異號得笠澤太湖之總呼爾其源遠流長支岐區别平望八尺沙岸相接昔有居人今為菱葉鴟夸鼓胥母之濤龍舌印莫釐之雪緑錫貢以得名傳出游而駐楫梅梁開水面之花金昂綱連舟之鐵沉青箭於綠波俯東臯之清冽皆環繞而帶圍類星羅而碁列加以宿占斗埜氣稟咸池河鼓之晶炳若五車之光爍如會合陰陽之靈寶苞萌水德之玄符注作九

川之隩澤滙為百谷之上都方其發源諸郡而來也於西北則有義興宛陵溧陽建康金沙鐵甕延陵雲陽會於荆溪達彼閶江於東南則有紫溪富春歙州海陽菰城障縣臨水餘杭濱於顧渚合自武康譬建瓴於高屋咸會同而來王其勢則承如仰盂蓄如聚盎激焉而波溢焉而漾洚洞四達浩淼一望從香水之春濤豬玉湖之秋潦浮大地其若漚撼青天而直上於是歌帝德頌禹功詫靈蹟泳玄工四隩既宅維我司空九疇作範底績攸同

五伯擁川於潛壑天老澄瀲於幽宮蛻蠱章商之
馴服庚辰童律之雲從導三江於既入宣百川而
俱東及夫神跡告湮人謀永賴勢敘上游脉踠餘
派導往障來開淤通塞廼有五堰之駕若飛虹長
橋之縈如翠帶建銀渚之新隄兮澱山之清瀨七
浦三泖之迂廻白鶴青龍之王藏無不磬折而珠
旋用朝宗乎大海爾乃桂楫蘭橈越船吳榜馬檝
凌波鷁艫轉餉舟行鏡中人坐天上夕載月於鶯
湖旦乘潮於烏蕩祠步兵而南行弔澹臺而東向

等千里於須臾破長風之巨浪若夫春日初晴春
流正清文鱗試子青蘋照人来龍門之太史泛廬
嶽之伍君循九曲於木瀆辨千頃於烏程任流水
而方遶值廻風而更停至若消夏之灣闔廬舊跡
一水伏陰千峰閉日求之人間尤少其匹覩蓮女
兮貌都聽菱唱兮赦疾溯游得止釣之奇競渡有
採香之役殆夫零露送秋素霜迎節蓼雨過而波
紅蘋風起而沙白時乃張漁父之六帆擊蘆子之
一楫發清商於棹歌悵寒潦之幽咽雨工驅溼水

之羊魚網兮苕溪之蝶以及歲云暮矣令届玄冬
草荒無色荻老從風楓盡吳江之葉魚藏硯石之
空酒國指越來之壘雪浪通蛾眉之峯於時幸水
嬉之既窮惜山行之未遍爰聽泉於晉陵復采茶
於陽羨月明鄧尉之巔瀑界楞伽之澗望蒸邱而
四飛得浮玉之半面館娃訪靈巖之宮艤棹陟石
蘭之嶙赤松為吳會之遊黃公峙春申之縣非砥
柱乎安瀾但作屏而遠見惟是中央宛在列岫分
名屹然作鎮東西洞庭王舍如屋石牌如屏三峰

格筆五磯聚星飛烏北落神馬西青雙覓比翼横
雷接陰津里止咸陽之蹕夫椒返檇李之旌向禹
期而拜玉盼徐侯而叩舲二姑浮苧而遺杼一女
思夫而援琴以至若漫若衝曰咳曰獨三山厭澤
尚有人居踏紹長蛇則惟漁宿黿隨貓鼠之羣虎
入鼉鼉之窟殿浮苔葉之錢沙冷桃花之粥二貢
闢兮復開兩𡵓沉而未沒吳市望之雲垂夜半登
之日出君山通而帝子欲來杜圻留而少伯不復
加之箭噇浮碧笠葉鷩藍連枝之竹合節之干歷

耳癩頭之坻金庭玉柱之灣別東西而置嶽分青
白以名巒指群峰於天際恍海外之神山山有林
屋列仙所棲朝煮白石夕飯青泥嶽瀆經存金沙
跡迷名著地肺天號幽虛毎籌蹬以問字或齋燕
而求珠爾則三門正開五岳旁接皺管若雲鍾乳
齊雪水色燕支鉦聲清越留素書以待人有白鴉
之迎客曠侶幽行空谷響㵾雖在人間已與凡隔
於是山川所鍾寔維斯人茂材雅行湛道浮英物
食土而皆壽壤處沃而不淫非黃虞無此淳俗亦

吳越之多俊民乃或山祝包公之壇石紀綺里之
跡故其居人甘於隐逸水田一區土墻三尺移柏
成門搴蘿就壁雙松無買隐之錢數椽即休寓之
室至如石室得玄衣之授龍威尋綠字之藏故其
居人宜於文章容容離離欝欝將將模山範水縟
采搴芳紀勝和鹿門之什問奇升石髓之堂若乃
開練瀆作䴠里試水犀列蒼兕赤為髦素為羽進
成風退成雨故其居人輕心重氣百折不凋一言
而死鬬雞築湖上之城射鴨落蘆中之矢又如貴

主譜還宮之樂金堂傳天上之音故其居人雅好
新聲引商刻羽廻雪停雲調高淥水韻逸陽菱庋
曲授雙蓮之奏占兵應石鼓之鳴抑或長往遺鑫
口之書遠宦卜舒州之穴故其居人易於離別萬
里暫遊十年永隔既淮海今異域復燕秦今絕國
浮家多浪跡之人採藥有忘歸之客至若訪七策
之奇計仰三遷之遺風故其居人稱為素封珠玉
隐采於泉下金銀識氣於臺東木奴一洲則等千
户魚妾九島而侔萬鍾迺如鈿函留不死之方緑

石修永年之藥故其居人好為黃白渴飲桂漿饑
飡松屑寄跡北堂探幽便闕雞蘋辟張碩之寒狗
實沃蔡經之雪趨之逾下一變而巫春祠吳姥冬
賽王姑共傳芭於山鬼爭會鼓於花奴吳祀多淫
覃其然乎若夫斷脅引刀負土成墓女子之貞尤
為可慕迺內德其信芳更婦功之是務鳴蟋蟀而
不驚聽蜻蛉而未誤緑箋製入貢之紅繡文刺當
窓之素原夫人物既分清濁表裡人既秀出物亦
繼起乃見奇石錯落水底鬼蹲無狀雲飛半止夏

没冬出欲墜還倚微波忽來悄然如語遠移張祜之家高崻牛公之里至呼之以為兄苟憑之而可尺爰有名泉清絶而冷幽人臨之可以戰茗海眼軍坑龍山鹿飲黃公傳髙士之源白蓮涌天衣之井更多鱗族生此大陂春水之鯾秋風之鱸呂氏之鮒山經之鰲丁枕丙尾玉鱠金虀貢於維下進於江都報鼓毅於白叟問炙法於專諸赤鯶紫鬣之屬督郵從事之徒水虞妝其魚稅風俗比之圜蔬至夫叢木不能歷數老幹吟風深林帶雨杏花

移海上之青竹箭凝淇園之圃久傳大樹於將軍尚屬枯桐於龍女娑娑走隱葉之蛇纓絡上垂絲之罛客來似秋鳥啼當午以艫以廬迺斤迺斧林棲水宿異獸名禽東雉西兎秋鶬冬鶄鵁寒鳦瘦鸊浴鷗沉鴈霜信而屆節鴨人語而呼名至怪者飼虎之有麃尤異者豢鹿之有城水月之茗號爲第一起東川之鴆坑妙蜀州之蟬翼助當暑之微吟生清風於兩腋蓋丁謂之所不知亦陸羽之所未識果之佳者柑橘為奇三寸含黃七碟全朱定

[illegible][illegible]之舊籍有試士之新題蘇子飲酒而贈賦韋生符霜而寄詩復有枇杷東南佳味懸若金丸剖如屑露數多華林之四株產賸宜都之千樹食者每甘之其如飴是宜錫嘉名曰蜜父加以皂莊土宜馬乳莫生黃則盧橘紅則林禽百益七絶之異嫂頭三角之形楊梅有聖僧之號張黎擅太師之稱以及鴈頭揚波鴨脚盈路桃李成蹊視為臧獲棗同安邑之朱柰過瓜洲之素莫不人結花籬家開果市更有名園奇葩異芳臺倖酸棗館擬沙棠

牡丹似雉芍藥如揚天苴含露華木拒霜九畹綖山之宅千株易老之堂叢桂招伊人之隱幽蘭發王者之香重以山薮溪毛園松木菌雉尾之蕈雞脛之筍秋晚之菁春初之苻分早韭而連畦落寒匏而長柄採之可羞櫛之無盡他如藥物莫知其名吳萸越桃白芷黃精兔絲羊韭半夏長春雕胡之飯唼鶴之草可以養性可以延齡人生於斯炎矣樂土遊焉息焉不讓玄圃水所聚而無蛇山雖深而無虎神仙為學道之區宋元得避兵之所嘗

其惠風和暢止水澄清野曠無鶴鳴之警山空無犬吠之驚相與登高望遠弔昔悲今感時之念既切懷古之情益深詢重華於雷澤知傳聞之未真茲帝者之逸事自飄忽而難尋至於寂寂丹宮芒芒禹迹駕兩龍以何之徂鵠阜而太息嗟明德之既湮亦邈乎其莫悉如其顧吳門而返眺更憂來之無涯以泰伯之遺封乃一敗於夫差悲故國之爲沼歷千載而猶哀指胥山其未遠至今見麋鹿之遊於蘇臺於時數覇業之易銷念高風之可企

廼思秉子皮之舟拜先生之里登毛公之壇汲墨君之水東方之杖履可追園公之衣冠甚偉由是逍遙於雲樹之間來往乎烟波之境尋雉塘牛穴之奇歷馬塢龍潭之勝問芳洲煉藥之人留石鐸藏金之徑悟道訪雪竇之禪同般求石公之應果從斯而終老即葛天與無懷降萱枝而未去扣橘社而初開塔影遠懸於泗水宮名別著於天台信湖山之可適又舍此而安往哉況有茅茨可以容膝佳樹為鄰藏書在室東郊之三畝雖蕪西子之一峯未失揮絃則衆山皆響釃酒則少長咸集樂志續長統之辭交錯引淳于之石當斯時也一邱一壑吾愛吾廬方對峰而飯石復上嶺而拋壺扶杖命太邱之子問耕多安世之奴真形自圖其煙雨奇字再見夫靈符於是閒暇有山水之樂歲時覺風土之殊矣爾或秋水始波秋林落葉幽人徘徊衡門之側竹樹蕭然煙火明滅時出清歌歌凡數闋過客聽之縷縷不絕聆其亂曰寒流澹而無聲兮可以息居幸人生之無事兮將沒世於樵漁

洞庭兩山賦

王鏊守溪

楚之湖曰洞庭吳之山亦曰洞庭其以相埒耶將地脉有相通者耶郭景純曰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旁通是未可知也而吾洞庭實瀕湖山之勝始山特為幽人韻士之所棲靈仙佛子之所宅至國朝名臣徹爵往往出焉豈湖山之秀磅礴鬱積至是而後泄於人耶東岡子曰山川之秀寔生人才人才之出益顯山川顯之維何蓋

莫過於文兩山者秘於古而顯於今其寔
有待予無用辭予曰然乃為之賦其辭曰
吳越之墟有巨浸焉三萬六千頃浩浩蕩蕩如滄
溟澥渤之茫洋中有山焉七十有二眇眇忽忽如
蓬壺方丈之彷彿日月之所升沉魚龍之所變化
百川攸歸三州為界所謂吞雲夢八九於胸中曾
不蔕芥者也客曰試為我賦之夫太始沕穆一氣
推遷融而為湖結而為山爰有群峰散見疊出於
波濤之間或現或隱或浮或沈或吐或吞或如么

立或如鳥騫或如黿鼉之曝或如虎豹之蹲忽起
二峰東西雄據有若巨君彈壓臣庶又若大軍之
出千乘萬騎旌幢葆蓋繚繞奔赴東山起自莫釐
或騰或倚若飛雲旋飈不知幾千百折至長圻蜿
蜒而西逝西山起自縹緲或起或伏若驚鴻翥鳳
不知幾千萬落至渡渚廻翔而北折試嘗與子登
高騁望近則重岡複嶺巇岈㟧嶸洲枉渚蛩蟺
緬邈遠則烟蕪渺瀰天水一碧帆影見而忽無飛
鳥出而復沒靈巖則返照孤棱弁山則輕煙一抹

此亦天下之至奇也若乃長風駕浪歕山欱野足
使人魂驚而汗駭及其風日晴熙縠紋漣漪又使
人心曠而神怡至于瑤海上月流光萬頃星河倒
懸盪漾山影又一奇也遙山霽雪凝華萬疊玉鑑
氷壺上下相合又一奇也風雨晦明頃刻異候煙
雲變滅咫尺殊狀雖有至巧莫能為象試嘗與子
弔古尋幽則有廻巖嘗壑窈窱相通琳宮梵宇暮
鼓晨鐘壽藤靈藥美箭長松金庭玉柱石函寶書
靈威丈人之所闚也貝闕珠宮繡轂鳴璫栁毅書

生之所娩也翠峰杜圻范蠡之所止息黃邨角頭
綺皓之所從逝也而闔廬夫差之跡尤多存者翫
月之渚消夏之灣牧馬之城圈虎之山練兵之瀆
射鴨之欄出金鐸於淺灘逸梅梁於驚湍他若毛
公燒丹之井蔡經煉藥之墩聖姑絕粒之塘雪竇
降龍之淵其石則岌嶭嶙峋瘦漏嵌空牛奇章有
甲乙之品宋艮嶽有永固之封其泉則烟淪觱沸
甘寒澄碧墨佐君表無礙之名天衣禪留悟道之
跡斯地也孫尚書欲卜居而不能范文穆思再至

而不果豈如吾人生長茲土依叢架棟占野分圖
散為邾墟湊為闤闠桑麻交蔭雞犬鳴吠里無郭
犴劇孟之俠市無桑間濮上之音婚姻相通若朱
陳之族理亂不識若武陵之源佛貍之馬跡不到
周顒之俗駕自旋星應五車地絕三班盧橘夏熟
楊梅日殷囷收銀杏家種黃柑梅多庾嶺梨美張
谷雨前芽茗蟄餘萌竹水族則時裡之白鱠殘之
銀魴鱸鮒叢自昔所珍吾且與子摘山之毳掇野
之茸割湖之鮮釀湖之醲泛白少傅月夜管絃之

舟和天隨子太古滄溟之歌弔吳王之離宮扣隔
凡之靈窩凌三萬頃之瓊瑤覽七十二之嵯峨其
亦足樂乎彼岳陽彭蠡非不廣且大也而乏巍峩
之氣天台武夷非不高且麗也而無浩渺之容蓋
物不兩大美有獨鍾茲謂人間之福地物外之靈
峯是固極遊觀之美而未知造化之工且夫天地
之間東南為下非是湖為之尾閭洩之瀦之則泛
濫橫溢江左之民其為魚乎懷襄之世湖波震盪
非是山為之砥柱鎮之繞之則奔激暴嚙湖東之

地其為沼乎唯夫天作之寬以納以容地設之隘
以襟以帶禹順其流分疏別派三江既入萬世允
賴而吾後人乃得優游於此蓋至是而後知造化
之意深神禹之功大許曰
吾何歸乎吾將歸乎湖上之青山世與我而相遺
超獨邁其逾遠海山兜率不可以驟到非茲峯之
洵美兮吾誰與寄此高蹇

馬蹟山賦　　陳履儼

丁卯予客於瀨上令君醉古堂主人謂予曰曩者

讀尚書左史知有震澤夫椒久矣今待罪永安去
震澤一衣帶水又以職守弗克徃遊先生於斯其
勝概可得聞歟予曰謹受教於是抽班管而疏之
曰維馬跡之托基兮粵開闢於鴻濛雖一卷石之
多兮定與天地而始終上弗克與恒嵩比肩兮下
猶得與林屋爭雄俯視七十二峯之巔兮蟠踞於
三萬六千頃之中波濤滌其塵蹁兮雲霞冠其巍
峯巖穴為猿鶴之所巢兮洞壑為蛟鼉之所宮其
山則官長聳秀於青霄泰履峥嶸於湖陬挑塢春

紅藤灣夏綠龜蛇脫鎖於天庭獅象就擒於山麓
胥山沸伍相之濤靈鷲憩高僧之足畫山當午以
融融火石中霄而煜煜錢堆米貯夜開達旦之門
分水行香午聽陽春之曲已交錢而山色不沽遇
熨斗而波紋猶戀夫椒風浪尚聞鏖戰軍敎盟頂
煙雲若見覇圖遺躅漁磯美落照於晴波點岫醞
酒香於茆屋其水則天井瀦一泓之甘澤龍泉掛
百丈之飛流洗耳流雲之澗濯纓石榻之邱曉渡
分香於荷蕩晚漁買醉於蓮兜半月泉堪煮茗咸
河岸可垂鉤隐君之清波異味丹井之紫烝常浮

其古跡則高池君留馬跡於西青蘆中人試劍峰
於盟頂上梁文鐫孫學士之山莊勾漏砂沉葛仙
翁之遺井避暑宮六月三秋望湖亭天光雲影陸
希穀題雪塢之梅趙孟頫記南山之景至若樹藝
則椐柚合抱松柏千尋梧桐棲鳳桑柘降雋竹擁
淇園之綠橘垂南國之金聖僧吐火多子連妊蹲
鴟似甕宗果來禽猴心披赤而纍纍鴨脚綴定以
鱗鱗何先生奏功於田畝李夫人獻味於園林天
喬則既難更僕而悉數果蔬亦不能屈指以數陳
若乃春日載暘谷風來只百卉爭妍群芳競韡天
桃穠李緋白千家麥隴菜畦青黃百里風扶柳絮
以輕颺月映梨花而若洗參差籬落者玉版禪師
睍睆枝間者金衣公子遊人醉卧于花陰詩客泛
舟於春水迨夫長蠃秉令炎帝乘軒新篁解籜於
北牖盧橘乍熟於西園芳茗出而旗槍戰時雨足
而桔槔懸啟雙扉而下榻迎好風之泠然寄午夢
於槐柯忘身世之欲仙暨乎炎夏既徂素商在御

稼被黃雲桂飄玉露湖光浸月以空明山色凝烟
而欲暮蘆花別渚響奏鳴榔蘋蓼芳洲歌驚宿鷺
楓葉紫而衆山酡菊花黃而新釀具載覩歲晚霜
隕蕉葭山容靜而如卧木葉脫而亦嘉後凋者挺
歲寒之節凌冬者開幽谷之花雪滿羣山如入梁
王之苑梅開千樹若遊鄧尉之家更有禪宮道館
輝煌金碧祥符肇造於唐宗水平崇禋於宋室仙
院燒丹棲雲卓錫妙相莊嚴諸天赫奕高真控鶴
以遥臨開士浮杯而寄跡梵唄音繞於蓮臺步虛

聲聞於月夕宛遊祇樹之園恍入蓬萊之闕若覧夫人文則科名鵲起冠蓋相望文既騰蛟起鳳武亦紫電青霜許探花掇巍科於蕋榜薛將軍樹偉績於戎行或秉銓衡而著忠清之節或參大政而垂藩服之光兩方伯嘉猷有赫三都護我武維揚許開府握麟符於趙魏陳中丞建節鉞於荆湘中翰振鳳池之羽繡衣除當道之狼或司李於名郡或種花於河陽或以陵功而世司天之秩或以文教而開鼓篋之堂是皆彪炳於奕代難以計數而

表彰者也㪚辭既畢主人曰吾心已醉是鄉矣當置之座間日閱一過神遊馬跡之巔而結他日之緣

七十二峰足徵集卷十五

武峰吳定璋友篁蒐錄
笠峰鄭茂協和生編訂

靈雨賦

施槃 宗銘

伏惟渙汗甫行油雲巳起絲綸纔發膏液旋流飛石燕於空中寧留信宿沃土龍於陌上奚俟崇朝俄盈九域之遥遍灑四郊之外是知皇情所眷天且不違聖澤覃敷人咸用悅歡聲與雷車繼響祥光挾雨氣倶來睹茲靈雨之施可乏輿人之誦敬爲

測管謬欲窺天乃作賦曰

唯彼蒼之仁愛答我后之憂勤隨綸言而需雨周畿內以興雲省緑疇之灌漑滋紫陌之耕耘牲璧具而未用柴燎設而將焚神漿優渥佳氣氤氳斯感孚之獨捷實曩昔所未聞原夫陰陽順運數積則偏畢箕從欲時過則愆紀桑林於殷籍咏雲漢於周篇固天行之偶爾抑氣化之或然矧當聖世屢遇豐時頴生每合麥秀多岐縱屏翳之曠職亦

旬日之愆期乃皇仁之軫恤遂天聽之轉移維時
綠葉重陰朱炎作吐艸長還香花殘猶舞舒麗景
於八荒扇和風於九土東作值其方興四郊俄而
不雨群致怨於風師願假靈於田祖於是命職事
卜嘉辰粢盛致潔壇墠告誠乃未及肅將先昭默
應忽掣電以如飛旋殷雷而不定雨散成絲雲來
若瞑勢攢圜而結霧陣奮迅而廻飈陋潢汙之行
潦似江海之吐潮始自薄暮迄於崇朝圓文潤周
焦土甘澍洒遍良苗解愁心之若渴釋憂懷之如

擣速答響於一言佇告成於萬寶擬志喜於亭臺
漫歸功於蒼昊孰知夫好雨之知時何莫非齋心
之善禱原隰既平溝澮既盈天子有作霖之慶詞
人無苦雨之情用以賛天地之化育樂覆載之生
成夫豈尋常之淺識所能頌聖德之無名

東征賦　孔貞行　道行

粵皇王繼統二百有餘禩德化周浹乎寰區嘉章
縫之孔多僉歌咏乎唐虞謂海波其永息絶飛塵
於宛駒鄙尚父輕穰苴金馬烜赫鶡冠委隨思舞
干以格苗競肉食而素尸呰窳成習膏肓嶠嶠忽
枷舟之至理蹈厝火之遺悲爾乃豕突西夏梟張
東夷蝸毒熖于扶桑射妖氛於窮奇蔓爾島寇狡
馬逆天決我籓屏蔑我朝鮮跋蹝犬猘而狂猖詎
舜搨畔而可賑聖主震怒天威赫然憤庸卒之僨
績甯聿征于樞權爰命司馬以經以略叅軍攄謀
國冠乘翰材官龍驤騎士虎躍轉輸雲如渙號電
若於是越遼左渡鴨江芟醜類字小邦隼旟蔽空
雕戈橫霜平壤攻瑕蹝勁蹶張衆志廼奮賊氣不

揚螢弧先登雉兎遯亡弔殷箕之故都反句麗之
舊疆當斯時也皇靈振乎殊俗露布騰乎遐陬姬
召比勳叔甫讓猷宜長驅以迅掃決黑子之贅瘤
夫何機至失會功成棄謀圖倖福于一襲俾逞志
于群酋吁嘻碧蹄匪檻匪穽徤兒何辜惟主寔命
生也上國没也異境雖孟明未免于敗衄猶當載
整而克定廼旗鼓之弗建窮歲月而相持藉甘言
以獻媚被隱禍其誰司已焉哉天垂祲象地發殺
機人定則勝貴在知微戾虫虞其反噬而駁馬卒

不可革鞿策何爲氷善事與我而相違慨棘荆之
滿眼頗從此而拂衣亂曰維世昌兮文教修蹇多
故兮紛戈矛徹桑土兮當綢繆夷狄横兮民虔劉
孰廟堂兮懷先憂誰幃幄兮運厥籌悲風來兮海
之洲嗟輿尸兮萬血流白骨莽兮齊崇邱家何在
兮魂長遊天王聖兮思遠柔許重譯兮來琳球恐
狡童兮非吾儔將肥遯兮空山幽聊玩世兮姑莫
愁

仙山賦　　蔡羽　九逵

馳藻思兮何間關構圖繪兮非人間將神遊之恍
惚兮抑倒景之曾攀山莫妙於九疊屏風又九九
而無窮水莫妙於三十六曲又曲曲而逾通示白
雲之懸路兮叩靈關而莫從但見山産不凋之卉
地茂常青之艸桃李榮萬年之春羽毛翔不死之
鳥巖幽幽兮葉飛洞聒聒兮泉鳴非金膏之餘液
即瓊樹之弱英雙朱楯以爲門忽青林之半隱覽
黃金之高榜因碧霞以發軔凳乍升而乍降徑或
浮而或沉獲乘鸞而跨鶴得步虛而躡清玉石爲
棧兮往來自易青雲爲梯兮出入自輕秀太踈而
復密石壁啟而復合樹結柯交蒼鼯飛越玉巘山
輝神光明滅靈猿蔭於寒條珍鳥宿於貝葉鑒潭
影兮心空拂山光兮情悦白鹿引偓佺之車玉兎
開仙娥之闕或蹈翡翠之巢或載虹蜺之轍雲悠
悠兮路長岸縈縈兮屢絶或懸空中之梁或設平
步之杠神惝怳於水簫載宴息於玉房桂叢蒙密
蘭薄芬芳金堤曲逝竹林清涼烟廊霧閣雲帳翠
床冐碧毦於山椒牵朱闌於水旁飛泉出於簷末

紅葩煥於幽窟於是安期羨門之徒乘紫鵷駕白
鵶拾瑤草采翠華拂烟光而容與步明月於金沙
既遭回於溆浦遂釋近而即遠望白銀之層觀凌
絳幢兮宛轉峰嵯峨兮疊青蓮樹青葱兮生紫烟
三神山兮起空濛十二樓兮懸珠簾日未出兮珊
瑚明涉冬春兮花木妍策神駟兮躡光景放靈槳
兮花間船入閬苑即仙居憇靈宮臨瑤池於是素
女開牖宓妃上樓鈞天奏於别館神籟發乎中洲
載雲旗以往來乘清氣以遨遊水閣則金屧躊躕

雲闥則綺疏綢繆蘭堂兮貝室蓀壁兮蕙幬金鋪陸離璇廊洞脩犀象交玉几之光球琳鳴甲帳之鈎出入歡護仙侶道儔鳳凰銜燈於玄夜蟾蜍納月於中秋冬居則光風轉蕙夏處則瀑布爲幕布玳筵舉兮勺飧六氣兮飲沆瀣服玄醴兮進芳藥鼓金簧奏玉龠檀吹流霞光落織阿舉兮椒芬揚玉汗生兮異香薄瓊槳徹兮回霓裳華燈陳兮歸洞房窺王喬之霊竈啟赤松之丹床愈入愈秘愈嗅愈芳始知元化之道無爲之方冥冥寂寂其樂

未央回視凡境一瞬而渺茫於戲非得仙風道骨奚爲乎克躋其鄉

海不揚波賦　周辰聲 雷門

海爲最鉅含盈納虚百川嘘噏萬派委輸包涵環繞沃焦尾閭洪濤駭浪雷激風驅蕩雲沃日或有或無若夫聖神御宇德洽寰區崇山巨浸百靈効趨維海若之澒洞亦迴狀而無殊于時天光皎潔晴霞如練群峰獻碧長流成靛馬銜絕踪天吳屏面極目無涯微風不扇則有海舶番舟連檣鼓楫或挂長梢或游短柮狂瀾不興回還如接更若異域遐邦承流稽顙漆齒雕題飛形裸壤螺舟旋波風颿如掌或採鮫人之珠或沉蛋户之網莫不徜徉乎中流容與乎沆漭朝發遠碣夕輸交廣日未輪乎一周渺萬里而來享至于月照空明千頃如碧激灩波光天低水迫萬里無雲千山俱白螺蚌呈祥黿鼉悍睨玉女翱翔仙童絡繹影落翩翩光生奕奕爾乃與飈神舉目豁心開臨流嘯傲撫境徘徊思乘浮槎探蓬萊駕巨鰲凌瑶臺倏忽騰踔

将跨瀛洲而躐方壺員嶠之崔嵬又如春霽秋晴時和景明陰霾不作纖塵無驚隱蜃氣之樓臺息鯨波之訇訇燕點波兮綠緲雁喚曉兮霜清神遊于莽罠汎濫乎八紘南汩朱崖北渾天墟東浮析木西沫青徐極四遠之滉漾皆可縱一葦之所如是固厚澤深仁沐日浴月政戢陽侯之威化浹蛟龍之窟方将返宣聖之乘桴陋祖龍之鞭石招徐福之童男來田横之義士或乃移琴敎于絕島望仙蹟于岩壁曼倩桃兮三千安期棗兮徑尺斯皆

迂怪之所艷稱而不與乎熙朝之豊績

觀馬射賦

葉方標

國家於文武之道並用而非畸重故三載賓興於文戰撤棘之後即進騎射之士而殿最之以都御史大夫爲之舉主焉當其始射也畫歩於馬埒之地張侯於雉堞之塲決拾既調鞢韐以將視必貫輪中必疊雙三耦而具躋乎公堂大夫曰美哉技乎雍雍肅肅蹡蹡蹌蹌此比禮比樂之英而於射則減者也未已也其進而騎射也馬非小駟選皆

乘黃兩服上襄而驂雁行或分鬃而一矢或百歩而穿楊巧拂蜻蛉之翼龜麗麋鹿之腔抑磬控縱送之皆得而釋掤脱氷之不周章也大夫曰美哉技也進乎歩矣志正而固身頎而長四鏃如樹不低不昂有如組如舞之妙宜獸號於林而矢甫抽於房也然吾聞之射義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故騶虞貍首之節審焉父子君臣兄弟之鵠立焉其中多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乃延多士升之澤宮使司馬之士揚觶而語曰其有器調於手馬習於人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所謂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者飲斯爵也于是去者半而存者半矣又使司馬之士揚觶而語曰其有以道德爲樓櫓以仁義爲甲兵以詩書爲介駟而相與戰勝於廟庭所謂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者飲斯爵也於是厪有存者而得選士八十有八人夫此八十八人者都御史大夫又將使之登　天子之堂以靖不軌而討不庭虎帥以聽孰敢不應翩翩儒將矯矯虎臣故馬射之不可弗講也而以儕於祈父爪士之英則又使

圖諸麒麟之閣而不必卧聽乎鼓鼙之聲

曉行殘月賦

吳　惠 天樂

嗟客子之行役兮逼歲暮而孤征命僕夫以夙駕兮聽班馬之宵鳴漸遥遥其驛路兮已隐隐乎帝城忽舉頭而仰望兮見殘月之猶明時則斗柄方斜星河欲沒積雪橋平堅氷路滑嘆阡陌之多岐憫關河之難越踏踈影兮蒼茫辨微光兮恍惚遮枯樹而彌覺其槎枒映遠山而愈驚其突兀爾其

半掩瓊樓斜扃玉宇慵收駕罷之梯纈歇修殘之斧雖離則清露沾濡淡淡則輕雲吞吐照來茅店煙縷全消行過板橋霜痕待補行人對此誰不淒然敝裘壓體窄袖籠鞭行躑躅而難進意躊躇而不前鴈行低於天外人影落於溪邊青燐散布野火遙連俄而古寺鐘鳴前邨雞唱皓魄漸沉冰輪全降指曉星兮闌干湧朝暾兮摩盪城郭兮四圍乾坤兮一望詣郵亭以停驂聊擁爐貰酒兮敵寒威而神壯

悼蘭賦　吳　欽　宗堯

唯幽蘭之比德兮恒君子以為佩矧余之有獨契兮乍一見而彌愛爰移植於芳徑兮汲清泉而灌溉屢朝夕之護持兮幸免夫衆草之蕪穢於是芳心漸吐清香細生藤床跨檻竹几當楹對素莖而凝睇披翠葉以怡情爐烟繚亂茗椀縱橫分九畹之餘馥能令人午夢之欲醒至若良夜迢遥空庭瀟洒簾幙風微梧桐月掛科頭徙倚覺香氣之徐來顧影徘徊怯柔姿之輕擺詩興橫飛宿醒頓解詎意蘭不當門一朝被鋤珍珠易碎綺石難扶怪猘犬之善憎念孤芳其何辜究艮友之乍失撫冰絃而長吁即有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曾何解乎一人之向隅哉嗟乎守貞兮擇禄遇人兮不淑竟隨蕭艾而同盡兮孰與夫長葉於空谷

江上愁心賦　吳禹芳　凝甫

傷哉江波之瀰瀰兮中有淡淡之春山愁雲怨雨忽吹散迴風拂兮披烟鬟野曼曼而無垠天朖朖而無極塊焉亡群恍焉自失知憂端之何從惟於

邑而相集于是玄鳦乍來絳英欲墮蒲節捎雲芷香叢露芳迷蘅杜之洲緑遍蘼蕪之路在是物而為榮惟孤懷之誰愬乃有别袂將分離軸自邁綺陌魂銷紅閨結黛去故國而長辭亮故情之不在莫不泆下承衿悲來減帶處衆理而皆然況畸人之無奈又歌曰江汀緑兮生芳杜江路長兮不可泝美人渺渺去不還坐令日莫摧朱顏朱顏兮易摧白日兮易頹君寧見悠悠之江水兮東流日夜曾西回

怨曉月賦

吳鼎芳

康樂與弟惠連爲山澤之遊晚出西堂首循東路瞻眺乎重湖經營乎舊圃乃爲怨曉月賦顧謂惠連和之其辭曰有佳人兮無寐怨曉月兮將沉沉吟兮欄際綿思兮除陰遲遲蓮步紆軫蘭心霧空濛兮棲翳風阿那兮梢襟美艷兮[illegible]惜曠別兮難禁鬖圓環兮宿昔傷破鏡兮在今寄私懷兮鏤管托哀響兮孤琴乃有光窺素壁彩薄丹林徘徊兮碧甃泫濫兮文砧入瑣闈兮的的凝珠綴兮深深簾罅碎織隙影斜臨烟霏若晦霜絜還明樛枝礙桂兮半側靈峭翳魄兮全傾如珪兮淹冉似練兮廻縈去金波兮爛爛委瑣鏈兮盈盈頓雲轡于遐騁弭星駕于長征于時青蟾滅素蛾別玉漏闋銀缸欹徙存寶錦之裁空有齊紈之裂悵修信兮難將懼展恩兮中絕結繁想兮萋萋飄清淚兮屑屑乃爲曉月之吟曰

月華去懷袖餘露帶珠櫳綠苔猶泛灔紅莛謝玲瓏露晞思彌盈星闌悲難窮流環徙易覓芳醑竟

誰同何能獨睽隔青歲坐令空

筑賦

吳鼎芳

荆卿入秦燕太子丹祖于易水之上客有高漸離者擊筑而送之請言其爲製也惟夫欝隆特縱之良材堅貞緻美其澤理匠石運斤而準度師襄督墨而鏤纖以勤事而考成及窮巧以極致文質並陳華彩畢具配一陰以一陽正六律以六呂圓肩瘦頸中楞外平短竹扣節繁絃應㲹作紛員兮靡曼漸寖潤兮崢嶸由嫗喻兮揚抑遂衍蜿兮縱縈悽悽嫪嫪嬝嬝泠泠流泉咽而夜壑冷落葉撼以秋空清迸氷漿之玉盎斷素綆之銀缾忽恩殘而轉怨又愛極以興憎散餘音于青靄送逸韻于玄賓瀧瓏原薄蕭寂江汀鯨波魚駭鳩木猶驚別鶴罷警哀猨斷鳴夫心由物役情緣境生廻腸盪魄眩目喪精徒御不進班馬自停豈獨鼓角以懼伏援琴而激雩丁晃吹絃易凋復爲[illegible]敵拂戾吻吻惏烈歔欵駃飆澳灕怪幻莫測震雷激而霹烈精騎伏而棘出若百川之瀉濤如千巖之墮石曠世

絶滅而亡響百音莫踰其彷彿于時四座無喧千夫艴色行矣咤吒而裂背送者忿懟以入骨荆卿又前而歌曰北風激兮易水立壯士一往兮無秦國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籠鳥賦　　吳鼎芳

戊申歲予滯北上主人有籠鳥者玄質緑頂水類也飲啄不入引頸四顧若有所思夫體適于自然意鑑于强制物之情耳予憫焉語以釋之得返其初志乃爲之賦曰

于嗟哉彼諸鳥兮胡爲乎來玆顧羽翮之亡恙若樊籠而自持俛則不啄仰若有辭如忉怛兮蹈薄恒愴怳兮臨危恐微軀兮殆盡正乞憐兮于斯方其浼溺湍潦涵泳渚藨滉漭川澤浩淅陂池莫不聮翩烟聚接翰雲施既尋菽兮宿霧仍颺瓶兮朝曦矜方塘之素景刷圓水之幽姿浮容藻兮澹漾出短蒲兮離褷于時華魴掉尾頳鯉軒鬐彩鸞耦脰鳩鷺飄絲迴風駘蕩汎汎文漪何虞網之四集重罻羅之相罹獨衰時之不造遭窘路之多竒戕翕雕檻趾踢胥縻飼以精鑿飲以潔瓮盖勉從兮睋死詎自得兮委蛇所謂奏九韶以眩視饗太牢而增悲者也若夫衡櫚散霧蓬藋流飈城烏夕下塒鷄晨司月皎皎兮出罐露瀼瀼兮凝滋念群雛之杳垢悼衆侶之仳離慕鴻鵠兮千里羡鷦鷯兮一枝等放臣兮天外若流戍兮海涯予因瘁心孔疚蹙顏無怡激東海兮徼迹釋南冠兮琴思去江漢兮不顧縱雲霄兮長辭免不才兮山谷尋同盟兮江湄菰蘆烟月以遨以嬉

秋聲賦　　張延基

悲哉爲氣豈非秋乎草粘天而變色葉欲下而難留山明淨而如拭水清寒而細瀏楓林曉醉兮雲蔚霞浮江潮暮落兮杜若芳洲興羈旅之嘆悅增仳别之殷惻又如人迹斷橋霜白烟碧樹影摇窓雨摧飆射坐空庭而寡偶掩羅幕而終夕境之所開怳惚交耳豈能無情誰復遣此御泠泠兮風鮮鮮聽瀟瀟兮雨綿綿溪霧湜湜兮噴玉花之飛泉鳥語關關兮舞小翅之翩翾既緣情以生景亦觸

處而堪憐若夫鴻陣排雲澄空嘹唳鶴鳴九皐敽
聞天際烏欲棲而復啼蛩吟草而音細極目兮烟
蒼茫有懷兮心悲候竹塢琳琅兮來美人敗荷淅
瀝兮敲水濱空堦卷木葉兮䰟欲斷金井飄梧桐
兮淚沾巾亦有杼機織月緯恤嫠婦刀尺裁雲夜
工纂組隣伍助舂相歌震杵一派暮砧擣衣萬户
紅女撫序而情深怨婦操音而思苦至若鳴簷響
玉恨好夢之難成天街靖柝喧邏卒之宵征攪覓
車之夜泊兮津鼓彭彭來山寺之晚鐘兮考擊鐄

鐄或邀笛步吹作龍鳴或引簫史時作鳳聲理夜
絃而高山流水聽曉讀而斗轉參横况夫山齋岑
寂微吟獨遣茶鐺影裡孤燈欲熸隱隱聞老衲之
木魚宛宛羨芳喉之一弗扁舟欵乃兮山水緑仙
斧乍歇兮般激玉歌飯牛之甯戚兮胼手足擊喚
鐵之郭休兮絶塵俗耳蘇門之長嘯兮謝天械而
脫人梏哀唐衢之善哭兮嚇鸞鳳而笑鴻鵠報時
之猿彷彿欲歔兮袪凡纓之縛束迎客之鹿向夜
輙鳴兮信造化之亭毒籟發自天永矢弗告高人

足多嗜堪似續或者車轔轔而轉轂馬蕭蕭而怒
駆丁緋猿之清泪跋鷄聲之曉霜寞笳奏而䰟戰
銅斗肅而神傷伊州之曲照邊月以昏黄閨怨之
辭悵夢斷夫遼陽是以時惟一秋𧰼有萬族響答
膿皋寄在幽獨耳感心通提于空谷覩有象之飄
飄驚無形之飂飂感宋子之悽凉代阮生之痛哭
太白著悲秋之賦文星削夜散之牘工部撰八哀
之章陳思列九愁之目是誰能以思致之翩翩寫
心散之謖謖者乎

洞庭貢橘賦　葉方標蒼舒

禹貢厥苞孔嘉惟橘挺挺踈枝纍纍佳實其色渥
丹其甘如蜜似江萍之可掇匪碩果之不食當夫
霜霰之乍零兮叢蕙敗其修莖陰陽之慾伏兮𦸈
菉披其紛紜既紉佩夫申椒兮何衆芳之蕪穢亦
弭節於桂闈兮儷幽芬之襲人皆未若橘之有嘉
德兮楚頌之所由欽承似火齊之煒煒兮將欲化
平璵瑰如木難之灼灼兮可並曜於列星於是薦
之寢廟兮羞等於五材之用火登之錫貢兮厥同

于三品之惟金雖異質之足珍兮而竊比於獻芹非愛我而忘口兮又奚羨乎野人雖然笑守拙之易孤或踰淮而化枳遷其地而弗能爲良兮毋乃奉扃之可鄙豈於其器有未通兮似方鑿之不能爲圓枘豈于其材有未遠兮詎聞一之能知二噫嘻此橘之異於楂梨棗栗而獨合乎黃中之通理曷不觀夫會稽之竹箭菁茅之包匭不澂芳於齒牙兮鮮噀霧于纖指惟陸績之可懷兮與戴逵之洗耳使橘也可南可北突梯滑稽雖姿類乎冬青兮終何異夫黃茅與白葦故寧抱一以俟夫春榮兮不隨一世而爲譽毁

哀木奴賦　　吳信 思復

嗟木奴之有生實后皇之佳裔世受命于南國萃山川之靈異族蕃昌而奕葉本深固而難徙綿厚蔭之不衰燗文章之有于歲貢膺所司之采擢登用得聖君之敀齒功侔舊勲之梅貴勝同年之李陪晏群臣動寮采之憐食邑千戶與封侯之擬其精色内白有屈子之頌稱剖膚爲用在神農之咬

咀及其托迹洞府攝生冉里甘和光而同塵能屈身而養士顧余生之無能素志拙于經紀慨藝業之弗腆實賴奴而生理蒼頭莫若便了難比可愛敬踰外賓時保養若内稱病則砭之以鍼渴則飲之以水積累年調護之勤爲百歲悠長之倚胡彼蒼之不憖遺乃酷降玆之陰沴雲層埋于白日雪丈積于厚地風勢驕而凜冽土脉塞而扎厲俾奴寒不能禁凍不可避始僵體而裂膚漸垂頭而喪氣徒扶植之再三枉救治之百至禍横連于赤族澤竟斬于斯世種類無遺大小皆斃人觸目而斷腸家疚心而酸鼻飢曷仰食寒從何衣匪惟痛惻其無辜抑又渴思其風味乃歌楚些以招曰

天道茫昧其難知兮世澤靡常信可疑兮春而祈寒候弗時兮生而肅殺令逆施兮弗義者亡理則宜兮奴德而義咎何罹兮吁嗟木奴情孔悲兮

楊梅賦　　葉方標

粤稽洞庭惟多名植盧橘旣登來禽亦出甘之而若楚萍厥惟一物之爲佳實當夫麥雨初披荷風

乍扇樹嘤綠於倉庚雉爭鮮於繡佃乃有姓是楊家名同梅美顆顆如珠星星若絢非同郁李之投堪比櫻桃之薦越女醬之而眉顰燕姬咀之而齒濺或猶品之尋常是未悉夫産之盡善則有涉乎光福地近銅坑山山藝植塢塢氤氳華實煥朱鋪園林之錦色貞葉凝碧蔚湘岸之夕陰果有驪龍之寶大於鵠卵之形或變紫而爲大赤并變大赤而爲黝沈維清泉之既濯亦鹽豉之稍糝聿朶頤之喻喻流齒頰之津津傳于唇也似鵑啼之血沁

沾于衣也若鳥道之霞侵或者曰閩廣荔枝萋萋蓁蓁笑妃子之紅塵伴葡萄而入貢然香色之易更匪鮮妍而可共乃有好事吳兒骨醉若潼則試清之以酒不免請君入甕

七十二峯足徵集賦卷十六

武峯吳定璋友篁氏輯
受業沈仁劍昂存編訂

採石賦

陳俱

建中靖國元年以奉修景靈西室下吳興郡採太湖石四千六百枚而吳郡實採于包山某獲目此瑰奇之産謹爲賦云吳吏採石于包山也洞庭鄉三老趨而進揖而言曰惟古渾渾物全其天金藏于穴珠安于淵機械既發剖蚌椎礦不翼而飛無

脛而騁刳山探海階世之競延若富媼贅瘤則爲山岳茂草木于毛膚包嶄岩于骨骼與瓦礫其無間何于焉而是索今使者窺複穴蕩沉沙搜奇礎于洞脚剔巧勢于正阿吁靈匠以運斤指陽侯使息波竪江山之嶨嶨續劍閣之峩峩莫不剔山骨抜雲根真女屹立伏虎晝奔督郵攘袂以相睨令史臨江以抗尊雖不遭于醯沃豈有恨于苔痕嗟主人之不見侶牧羊之猶存何一拳之足取笑九仞之徒勤既而山戶蟻集篙矢雲屯輸萬金之重

載走千里于通津使山以為骨則土將圯使玉以為璞則山將貧煑粮之客嘆終年之無飽談玄之老持一法其誰論嘗聞不為無益則用之所以足惟土物愛則民之所以淳怪斯取之安用非野夫之樂聞敢請使者吏呼而語曰醯雞不可與語天蟪蛄不可與論年矧齊侯之讀書豈輿人之得言三老曰極治之世樵夫笑不談王道至聖之門鄙夫問而竭兩端野人固頵知之對曰上德光大孝通神明闡原廟之制妥在天之靈以謂物不畝則祀不備意不盡則享不精故金瑰琛琲天不秘其寶樟楠梗梓地不愛其生而青州之怪猶未足于充庭故于此乎取之且鑿太行之石英採穀城之文石以䞇景陽于芳林者魏明之侈陋也菲衣惡食卑宮室以致美乎祭祀者夏禹之勤儉也上方戒後苑之作緩文思之程示敦朴以正始盡情文而事神此固上德之難名者矣抑嘗聞之西有未夷之羌壯有久驕之虜頋蹀血之未艾乍遊魂而送死方將不頓一戈不馳一羽殄醜類于烟矣瞰

幽荒于掌股庶黃石之斯在倘素書之可遇抑又聞之三德雖脩不遺指佞之草萬國雖和猶黍觸邪之獸蓋邪佞之蠱心猶膏肓之自滕惟屬鏤之無知顧上方之奚拔故將鑄柔石以為劍凜竪毛于佞舌若是則在邊無汗馬之勞在庭無履霜之咎也抑又聞之堯不能無九年之災湯不能無七年之旱雖陰陽之或愆豈閉縱之可緩故將放鞭石于宜都回雨暘于咳聅抑又聞之扶耒之子有土不毛抱甕之老有茅不薅富者侈而貧者惰游者逸而居者勞雖齊導之有素奈狡兔而是逃故將取嘉石以列坐平罷民于外郊抑又聞之曰不蔽則明川不閼則清聽之廣者視必遠基之固者室不傾方披旒而出黈俾伐鼓而揚旌蓋蕭墻之戒坐遠于千里朽索之馭益危於薄冰矧四者之無告尤聖人之所矜故將盡九山之赤石逮萬寓之窮民三老悚然而興曰聖化蓋至此乎吏曰此猶未也若其造化掌中宇宙胸次㳽綸兩儀而執天衡燮理二氣而襲氣母此包犧之婦所以引日

星之針縷方将練五色以補天育萬姓于一府既無謝于襄城之師又何驚于藐姑之霧吾亦與汝飲陰陽之和而遊萬物之祖矣又何帝力之知哉三老稽首再拜曰鄙朴之人聾鼓其知麋豕其游竊億妄議乃今知之

麥穗兩岐賦　　吴　惠　孟仁

宣德二年四月蔡仙鄉之麃里有麥秀出兩岐者山農以為瑞也迺作賦以紀之

震澤湯湯其東注兮分三江而朝宗奠揚州之輿

區兮擅天府于吴中承君子之讓澤兮啓霸圖而稱雄發坤維之秀氣兮昭文明而書同地不愛寶兮山輝而川媚天不靳澤兮五雨而十風嘉祥協生兮灾厲不作百穀用成兮大有頻逢乃聞蔡仙脩煉之境夫差驃騎之營天降嘉種幪幪其榮巺稃與燕入夏秋成節應朱明而齊秀瑞呈紫蚨而雙莖鍾渾噩以根荄兮吐灝氣之清淑當犧駼之焰耀兮藉火德而長亷亘蒼雲於曠野兮葉茂而交枝如覆輿文瀾於平陸兮風吹而疊浪如奔既連蜷以珠綴復櫛比而鱗分則有金粟纍纍兮揚午夜之葩芒銳羽詵詵兮聚百子之都房爛蜀錦之飈纚兮羌王粒之流漿傲珊瑚之幾尺兮唵芙蓉之蒂雙斥九莖之靈芝兮不可飢餒而充餱粮陋多子之石榴兮安能餘饎而奉蒸嘗田畯至止而喜兮公私充實於倉箱寡婦相攜而出兮遺滯拾取以盈筐豐亨有象兮車載斗量順成允慶兮物阜民康夫豈洞天福地彼蒼眷顧而雨露或偏抑亦政成化洽良牧感召而草木增妍考洪範之

庶徵兮以人而合天稽貞觀之奏食兮斗米而三錢睹一莖之兩穗兮南陌相望乎東阡獲今茲之樂歲兮萬家齊慶夫十全仰事俯育兮不勞車牽合哺鼓腹兮不爭閒田嬉遊聖世兮罔知因緣多收十斛兮何似乎空中打麥之仙

太湖采蓴賦　　周　建銘　武功

太湖原有蓴久無識之者是以伍水草而不芳人無得而食之也蓋物產無盡發露有時有美存焉人必知之此蔡志之所不

載而王編之所未詳乃鄒子以慧照拔精茅於衆芳如爨桐與椽竹幸知遇於中郎譬騏驥之在坂伯樂行而顧之緬懷蕁之出處爰抽毫而賦之

高山天作兮分峙西東震澤底定兮神禹之功山川卣回兮氣化交融產靈毓秀兮今古無窮高士歌紫芝於深谷仙人采黃獨於幽叢松塢春深收雲苓於藥裹橘林秋老題霜顆於詩筒菰米沉雲漂黑楓林落葉堆紅物固難於自顯必藉人以先

容蕁兮微物乃具芳芬千里之名稱久著三泖之聲華素聞斯湖晚出英靈甦分實基胎於何世長待字於烟瀆肆根荄之廣布極支蘖之紛紜羨魯侯之樂泮悲東掾之離羣不逢青眼孰致殷勤宜其守汙泥而寂寞恆企望於斜曛爰有舜五鄒子游衍舟流輕橈緩楫春日暄和晴波澄徹荇藻鯢鰤不隱毫髮有曳其絲有田其葉面青背紫隨波搖曳蕁也無疑停橈采掇于以湘之羹香氷滑喜佳品之嘗新慨幽芳之久湮何尤物之在產無識者之前聞特飭之於知味復申之以歌吟抱芹獻之微意頑拜手於至尊於時山農澤佃交呼相與駕片葉之輕刀攜一肩之小擔循洲渚以緣求俯漣漪而如玩昔棄貯於汙萊今珍惜於白粲攬珮組而璜分剖敘服而玉斷漸盈甸而盈襜猶左顧而右盼乃紛趨夫閭里復聲喚於鄉村闔人喜於創見咢蛾憚於烹新遺秋菘而棄春韮薦瓊筵以樂嘉賓與永利於貧戶希耆老之常珍別有騷壇詩將翰苑仙郎喜資物力樂破天荒微烹調於鹽

豉追格律於漢唐分逸韻而遙和走新題而遠將補郡國之土產增庖厨之憲章惜歌揚之不足託繪事以相續驗形色於圖經譜根苗於卷軸傳粉墨而如生雜萍藻以為族永什襲以傳家娩天球而藏匱撫今昔之感慨僅百年之因循人習見而若固家饜飫而弗珍惟公孫兮繩武雖奕世而常新能不忘夫祖德至自號曰念蕁致恭敬如桑梓時吞吐於舌脣追夫康熙癸未　翠華南巡肆覲群牧億兆朝　元驩呼甸伏貢獻方物不一而足

聖明恭儉珍奇卻復公孫弘志獨獻淵蓋偅
以圖詠盛以璪譽龍舟　賜對咫尺　綸音　天
顏嘉慨載　　命移棹復輕舟以入湖起重淵之
彼茁分鮫室之青泥蘚蟹膏於龍窟植越窑之翠
甕養清漣而遂活重獻納於侍從　教栽培於太
液仍　恩賚以好爵比文林之賜予朝三沐而三
熏夕豹袖而章甫嗟一蕁之於人事迥異於往古
或獻之而垂綬或恩之而解組洵滄浪之清濁隨
仕止而得所于是掐揺紫陌容與　皇都虞淵籍

名於上苑光祿簿正於　天廚登雲霄而跡顯承
優渥之恩殊與　郊　廟之大典佐太鉶而獻諸
萬千里與三泖推先達而躊躇亂曰漠漠高山兮
不撓蒼穹洋洋瀦澤兮不朝於宗不見知而不悔
兮將默默而終古忽際時而龍見兮孰能追其步
武彼洿澤之小州兮猶蒙　天子之知士尚志於
塵埃兮安側陋而待時

慶雲賦　　　黃　訓季行

覽大鈞之播化仰天象之昭回皇極建而休徵叢
協文教盛而景運宏開佳氣氤氳於八表輝光絢
爛於九垓散錦千層展英英于泰岱流霞五色起
冉冉于蓬萊太史紀詳于竹簡保章占候于靈臺
曰此慶雲之瑞也何為乎來哉爾其纍纍金柯垂
垂玉葉皦日方升離雲下接覆于曷上則非霧非
烟起于封中則如樓如堞連蜷繚繞疑觀蘇蕙之
圖鬖鬆瀰漫似判郇公之牒離奇萬狀莫可得其
端倪變化無方難定形於目睫故其為色也或青
或白或元或黃或映絳綃于天半或暈紫極于穹

蒼或飛翥騫騰耀鳳苞之振彩或葳蕤參錯比雉
翼之分張濯錦江邊匹練奪虹霓之色散花壇上
傳真令若木之光黼黻藻火之形非擬議之所能
狀海市蜃樓之氣非形容之所能詳足使葡萄失
鮮金翅讓麗紛紅駭綠羞看金谷之花剌翠流丹
不數王根之第亭亭紫蓋膚寸合而洒五色之珠
黯黯青城觸石起而潤九華之砌是誠造物之奇
觀抑亦化工之巧製也是知醴泉不為瑞甘露不
為禎重暉重輪見光華之有耀五風十雨徵政治

之能平麥兩岐而告稔芝三秀而敷榮猶是淑氣之所積而善氣之所迎未若茲瑞應時而呈傍九霄而璀璨被六合而晶熒帝鄉之白雲初非其匹函關之紫氣莫之與京轉光風而愈朗衝霽日而瀰清澂重淵而浮碧落籠赤水而蓋蓬瀛發乾坤之絪縕貽聖世之文明蓋維一人有慶故揚輝而聚彩萬寶告登允氣盛而祥呈即天心之降鑒識久道之化成豈比夫芝房寶鼎史冊書之為美瑞白麟奇木文人詠之為美談也哉廼作頌曰

一人有道兮川嶽獻珍卿雲朗映兮布濩彌綸亘銀河兮達天津紛緫緫兮族璘璘慶萬壽兮樂千春

白楊梅賦　周建鏞武楊

惟朱明之耀景徵品物於山園望豐圻之葱蒨極林谷之幽妍粲千株之曄曄皎一鶚之超然應候擅塲推楊家之珍果出羣專美更粉素於朱殷獨涵泳於殷尚而蕩滌夫楊玄碧葉外張而密護瓊枝内斂而高攢隨盧橘而夏熟異江梅之晚酸若乃積雨初晴暝烟乍歇徑草未晞嶺路猶滑主人杖藜目周心悅浥懸珠而欲凝漬圓玉其如捏似探驪之初得含素華而光潔及夫曦御西沉蟾暉入林嵐光束黛湖波簇金昏冥變幻巖壑幽尋擢氷丸之皎皎綴玉顆之涇涇若弈棋之全勝列陣圖之森森至於日至之時燦然皆藂散漫纍垂紛其在目翳青翠而交輝萃繽紛而相屬陰連天上之榆粉映林中之竹圓潔如丸頗憶楚熊之弄光瑩似卵應稱越雞之伏于是緣陂峻之階梯執懿筐而采摘勉彼三乂樂茲五尺如取如攜于焉盈石盛以玉盂獻於瑤席以饗以祀以裕賓客膚離披而不黏粟潤澤而不刺酸味絶於口吻安事晶鹽甘香溢於齒牙何煩石蜜歲全樹以屬豪家尋常百姓波無及鄰右終身或未嘗賓筵染指鄰多得上林獻棗多至四十九枚王母蟠桃兩袖傾來惟七一片入口擬沉疴之得痊三咽下喉將聞見之可必王戎李郃平瓜公榮酒志崇茶倍於常價珍乎獨誇粟未生而金死錢已入而始花洵山農

之寶樹為鉅室之仙槎夫惟白狼白鹿為漢唐之
祥瑞嘉禾芝草為造物之休徵茵鶴有科名之草
方言獲文林之檎王宴齋頭梧桐忽變羅含宅裏
蘭菊自生令此果之特異寧不藉於神靈其或燕
生夢說鹿相鄭弘業以是分於美惡眉以是良於
弟兄燕丹笑烏於秦質楊雄吐鳳於夢中是皆白
之為瑞此豈色之偶同爾其青梅紫椹接跡於春
夏黃柑朱橘繼踵於秋冬荔枝與櫻桃爭赤櫨梨
與菱角同紅碧藕匀其肉好紫菊釀於膏液榴編

紫貝之房棗抱赤心之核縱百果之爛陳曾不如
我楊梅之白雖然神靈為瑞固不藉果實不食而
得若果實之不食而出則其白之為白寧不千萬
而什百哉

目耕園賦　　翁志琦　琢山

目耕園　御親王所築出右安門數武彌
望皆高柳環以土垣春時芳草芊綿如涉
郊原絕無園囿氣象乃作小賦以紀其勝

維天族之多奇爰王林之皆寶指帶礪以久要樹
屏籓而永保承聖緒之無疆值清時之有道閒尋
隙地址借金臺特搆芳園脉分瑶島則有蓬壺勝
境崑閬仙居林長堤遠沿曲池疏路排松而榦竦
岍閒柳以行疎喧樹聽閑閑之鳥唼波數淰淰之
魚闢雙扉而駐馬綠短垣以停車謂是繁華之別
苑宛同寂寞之幽廬若乃條野連綿青疇盤互浮
麥浪以搖風潤稻花而含露畫疆則遠近分畦引
水則高低逐路前臨穲稏之場旁近桔槔之渡當
其春回紫陌律轉青陽荷鋤作隊負耒成行遍野

送謳歌之韻越阡攜饁餉之筐卜西成之有慶兆
東作之方將則為占節候而諮諏較陰晴以料量
至于穲穗場登倉箱户築頴既合而盈畔岐必雙
而滿目每助斂于田閒亦催科於水曲豳風圖繪
早達楓宸薰奏弦揮時傳蔀屋彼夫梁園結客淮
郡求仙縱閒情之淡蕩或文宴之流連孰能沛恩
膏於場圃遍惠化于垓埏若茲命意夫豈徒然物
無微而不遂民有隱之畢宣願假豫遊以獻頌聊
繼耕籍而成篇

孤梅賦

乙酉冬暮賃屋三楹後有小庭種梅一株茲當歲首南枝始花連朝積雨對此無聊感而賦之少抒幽緒其辭曰

惟閒居之寡偶庶嘉卉之怡情稽彈蕉於沈約紀頌橘于屈平汎蘭則歌傳宋玉憶桂則曲奏張衡荅茝閭斷綠葵紅蓼栽書玉勣白朮黄精溯彭澤之高風酒澆菊影問藍田之公事韵叶松聲凡以寄情香草寓意芳蘅然欲寫予懷之高潔終不若

茲卉之孤清也爰闢荒蕪載芟荊棘小砌親鋤孤根手植當律轉夫東皇恰香生於南國離離倩影雪映窗西漠漠幽芳風飄牖北憐別韻其何辜嘆孤標其莫識爾乃吹冰作骨鏤玉為肌心媚長傲貌婉多癯醉膩惟薄寒斯稱啼痕則細雨偏宜佳月臨來辯落壽陽點額輕烟籠去魂牽東閣題詩玉照堂前喜抱瑶琴高卧羅浮夢裏怕聽鐵笛横吹茲雖辭故侶於孤山何必締新交于庾嶺悵灞橋之驢背骨冷襄陽訪孤嶼之鶴亭興衰和靖移根恨閟空庭托跡幸依斯境誰容蝶舞探殘浮動幽香未許鶯啼踏破横斜疎影眠寡妻於紙帳索笑獨多坐良友於繩床忌言彌静奚羨銅坑深谷元墓名山風饕雪虐路折墻攀霧士香泥印履美人粉黛堆鬟徒纒枯藤之屈曲致蝕古蘚之斑斕也哉亂曰和煦兮芳辰氤氳兮早春驕寒葩兮浣俗塵對瘦影兮稱閒身莫教風雨敗長此伴幽人

秋霖賦　　吳翼文祚

歲戊戌予春秋二十九矣白髮趨新鶉衣如故砥固窮之節四壁徒存切遯世之思十畝安托不辰至此偃仰成虛會秋風摇落之餘感霖雨淒其之積南樓獨眺形悴心枯聊為短句抒情詎曰登高能賦其辭曰

考授衣之月令兮大火次其星躔稽白藏之司化兮節序尚乎貞含悲草木之黄落兮藴來歲之敷鮮嗟禾黍之油油兮樂田夫以生全爾乃羲和弛職二儀淪沒商羊鼓舞玄駒壘壁鳩鳴驅婦月離

于畢曉霞之彩沉石鉦之音闋行雲兮霰霰飄風兮颮颮雷藏聲而再震電斂光而復爗高樓冥冥重城寂寂乍瀰濛以若霧兮忽砰湃而濤犇決二旬以連綿兮闊望朔而彌毅懷水鄉之浩淼兮恐神州之陸沉馮夸失其汎地兮玄冥遜其修能于是勢若決川聲同裂岸萬壑雪飛千峰青斷桂零紛而無言竹款斜而成怨哀蛩咽於簷下窮猿阻于嶺畔梁壓棲息林烟散渙當斯時也閨人悽慘戍卒牢騷對明鏡兮心亂負長戟兮情勞共離別

于天壤兮遘玆景而忉忉若夫行旅孤舟汀河鼎沸華堂肆筵琴瑟誰御薄寔檀兮淅瀝觸蓬葉兮傾注倏往倏來或騰或駐嗟乎共豈符陽之陵畬兮非羽山之林麓何霪霪以漂瀑兮更優渥而霑足同趙襄之孤城兮爕莫皋而蛙伏獨窮居以浩嘆兮豈須臾而命促聞陶唐之馭極兮亦懷襄而旋復胡今日之天運兮致暘消而陰伏追女媧之神術兮補蚩尤之怒觸庶玄黃之戰息兮歸化坊于亭毒

竹扇賦

葉樹廉 石君

扇雖小物風乃大來自湘江而挺骨更建溪而呈胎質擬紈素感分揮於嘒嘒潔㓔鶴翎對白雪以皚皚南榮綽約北麓徘徊攜袖似友驅虐如雷揮之以肱祝融之陣雲旋郄執之在手少女之輪飈屢迴舒卷則清涼異境囊篇與天地同才可以解民之慍於是善物之材豈止泠然善也登列子之御颯而來兮上楚王之臺而已哉惜乎三秋迹遜百日功虧悵安石之未遇仁風有待湫珉姬之失

時代謝增哀因作歌曰揮軍固何自刺郡又何媒相隨長夏日湖曲與山限能招故人至莫道朱顏顏頎行藏兮在我伊寒暑其奚猜

傷逝賦

吳鼎芳 凝甫

啞香閣主人致辭於乇庵居士曰僕失伉儷者週霜星矣潺湲之楚有感途人足下知我安能默默願貸一言是所望也非敢必也嗟嗟情之所鍾乎在我輩况鍾鼓之合婉麗之典乎時筆精墨妙遂為之賦曰

讇諶拾之不至者已渙之魄揮之不去者無晳之
悲聚有散兮不免今與故兮先羅何夕光之艱返
何朝露之易晞對餘芳兮隆感則邈迹兮增欷蕙
幬憮褰菌閣慵披自睽違以卒歲恒興寢以非時
顧側身兮無所每莚褚■亡辭原夫絲蘿初附琴
瑟為依悵同心之好表齊體之宜以井臼為事有
蘋蘩之尸動焉以禮靜焉以儀亭亭紈質曄曄瓌
姿削玄蟬兮為鬋錯翠羽兮為眉被纖綃而婉娩
飾明璫兮葳蕤入花難辨傷王還疑仙仙乎欲去

若青霞之點瑞顏湫湫乎在虛如絳雪之糝柔荑
蝤兮拂予迴峰之睨初旭潾兮瀏兮弱水之著層
颸曾不可以曲喻又烏可以殫思于時花搴泣蔕
樹徙連枝緜以同功而苦扇由比翼而揮不羨蛩
蛩之歩乃效鵜鶘之棲晨曦兮怨早暮昏兮嬿遲
奚獨芳華之嗇永言皓首之期芳華兮易謝皓首
兮難持傷心哉已矣乎佳人難再異代稱無珠隳
璧殞桂蘞蘭鋤煢煢泉室杳杳冥塗秦簫咽而鳳
匿罽鏡掩而鸞孤翔燕置瑩金之釧盤龍卧鏤玉

之琚腸斷兮并州剪淚適兮鮫人珠室樹庭中萱
草枉傳山上蘼蕪觸萬有而恨萃循四運而愁俱
若延駘蕩青陽透迤碧水睡蝶纔醒游絲欲駐柳
鎔結兮遷鶯麥秀漸兮雊雉當兹拾翠之辰盡是
銷魂之霧及夫錦浪紅翻珠林綠布鳩則婦呼鶴
則子和送永日兮無憀伴炎宵兮孤坐蘭九畹兮
徒滋蓮一舟兮誰遡至于屏罥蟲絲簾焆螢燭霜
露霙霙蕭葭肅肅長征塞北之鴻漸落淮南之木
聆砧響兮沾裳睇河流兮刳目又若玄冥在駕素

雪其霏自憐改服孰愍無衣眷悽沉之幽户托寥
[illegible]之重闈假夢寐于舊枕寫悃素於高嶶兹寒燠
[illegible]代任惟形影以相胥亮匪轉石自甘茹荼于時
緩素帶命輕軿尋同好釋煩憂行吟乎藟澤舒節
乎椒邱晦芙蕖之枉渚泠蟋蟀之漩洲荒烟兮宿
莽斷梗兮殘流祥翰延群而虛鶩嘉麟顧侶而空
游或和鳴以上下或相呴以沉浮彼銜花而自得
此在藻以何求總物外之增慨豈他歎之可儔想
夫楚岫歸雲湘江澲涕若非向月而奔即是凌波

而去情生馮翊之文悼入河陽之句向陋莊生歎
希曾子管幼安之本意不違荀奉倩之傷神曷已
乃有風撩繐帳月綴芳巾按新聲于衆技進妙舞
于繁茵吳羹採剡越粲紛陳英英寔具濛濛寶尊
冀精爽之可晤庶蘊結之能伸目極存而轉寂聲
逾往而無因余乏臨淄之術子輸姑射之神嗟乎
百年逝水萬事寒灰緋兮綠兮茫茫黃土兮粲兮
爛兮黯黷陳埃兮彪駁兮狀侵隋葉晻藹子徑沒
枯荄送哀蟬兮益痛聞寡鵠兮采懷已棄鴛鴦錦

從抛鸚鵡杯還粉𧯀于故篋閉縹墨于空齋魂一
朝兮九返腸五夜兮千廻倘三生之不昧願再世
以重諧

亂曰有美一人處幽獨些嬰彼不淑何可復些寤
寐營之𦆯惶悚些餘絇未謝委運靈些宜爾是居
猶故臺些形姿恍若轉悽哀些瑱芳蕙藉具相詼
些荒極杳冥其歸來些

于充賦　吳鋒

夫何佳人兮髻玲瓏羅衣試兮隨春風覩芍藥兮
顏初紅陽弛陰翕兮神所通仰明月兮懸虛空轉
焦桐兮曲未終賦宛轉兮情緒濃情緒好兮春愛
蒙眷言同載兮歸山中命青舫發棹歌白日午朱
顏酡咏關雎兮戲羅敷搴蕙茝兮佩香羅日入之
餘如月初將美景兮比西湖寘搜古今兮何有乎

孩兒蓮賦 有序　沈畯 田尹

維莫之春畯遊洞庭有翁明府天章者知
之便邀至家見孩兒蓮盛開問所從來曰
此產滇南曩余待罪河西所移歸者也乃

授簡畯前曰此木既負堅質又敷妙花有
異常蓮願為之賦俾小庭嘉卉得先生文
而增輝不亦可乎畯何能辭遂援翰為之

其辭曰

蓮本水屬名曰澤芝乃有異質陸地擅奇貞固其
幹猗儺其枝葉同蘑菌兮青葱且沃花埒櫻桃兮
嫣小多姿纍纍珠貫朶朶星垂卷舒開合任天而
為赫如渥赭婉兮孌兮肇錫嘉名允惟孩兒異鄭
公之樗材等謝家之寶樹行葦苞葉上主反耀文章於塵土

不逐狂瀾播芬馥于芳春詎隨溽暑無房無蒳只
含純一之心不冶不妖儼有養正之蕻雜隸名于
蓮品肯溷跡於鴛行謝彼澤羣英誕登于岸肖斯
男朱芾載衣之裳湛露凝珠宛呱呱之如泣微風
吹莖似喁喁而欲言烈祖篇叶巾恥凌波而鬭艷獨愛日
以傾陽緊倒茄之特異匪常蓮之可方也彼夫籬
菊則名隱逸海棠則品神仙墻下女桑有雞有沃
苑中人柳三起三眠蘭為王者之香芳於澤畔松
有大夫之號彰於歲寒天問叶賢君子竹兮瀟灑美人

蕉兮嬋娟均材質之可貴亦品物之最妍覩斯蓮
也其紀已甚既同掌珠我朱孔陽又類綺襦偉根
本之既固復辦華之弘敷則南國奇葩不與凡百
嘉卉並珍重於寰區也哉

相思鳥賦　莫是龍　雲卿

惟鴻化之生生埒萬類而和均溥醇精以繁育亨
品物其無垠丹鳳産而徵聖碧雞降而稱神鸐鵡
獻於遐裔孔翠貢于罽賓魯史書鴝鵒以紀變姬
公託鴟梟以自伸鴛鸞啄實于梧竹鸑鷟興兆于
周郊玄鵠矯征于千里化鵬揭衆于九旻雀覽德
而栖漢隼表異而集成何斯禽之微瑑亦露慧而
多仁羽則餙爾緑衿的若染其朱唇毳含金以雜
紺翅鈿碧而垂紳軆盈盈之媚態舒咬咬之好音
偕伉儷而翔集永頡頏而同心無褰脩以通辭詎
天作之良姻每遨嬉于險峻肯升降于嶙峋或相
呼於岑蔚亦招類於松筠忽芳聲之遠揚羡冶容
之可珍乃命駼乎陽子遂較技于虞人掩寰區而
播弋竟野曠而張罘既琡琡而莫逝乃浚浚而自

投雖罹難而不怖惟返頡其匹儔始翕翼以順命
終見畜而優游于時置以雕籠罩以黼裳啗以珍
果覆以蘭房若夫六翮漸成資德馴良乃啟牖而
縱往復留配以相將彼脫樊而奮翅此離群而倉
皇欲凌霄而不返更惆悵而若狂忽歛翰而下視
集故地而徬徨流微睇而緜邈涌容與而徜徉恨
拘肆之異途情相向而悢悢飛徐徐以踟躕聲嗷
嗷而凄其關輕枝而未至累頡步而栖遲嘆孤鸞
之久隻似别鶴之遠離曳清風以龘龘帶鮮霞而

差池或往或來乍驚乍疑願同居以畢志雖羈幽
而無辭發采綠之佳章咏東山之麗詞效海鷗之
比翼悦朝雉之雙飛媿鳲鳩之逐婦羡鶺鴒之安
棲雖縣情于巻路終釋茲而在茲往者懷來以降
止留者佇伺而存息閒啾唧之呼求見蹈躍而外
窺豈長門之多怨乃尾生之有期爾則闔其内扉
蹇其前帷軭轝飄飄誘而入之雄雌狎群嘈嘈道
悲交頸接豆誓無捐遺笑朱婦之不德薄秋胡之
無知肯中途而多適托中天以恒隨願擇林而憩

止將感愛而來儀慕明慈之施惠雖及物而務滋
熙荆蓁之末質陋瓏坻之凡姿感隆恩于既渥乃
以侍而相怡竭衷誠以委命豈終始之異思

苔牕賦 并序　　閨秀 吳永和 文璧

余有故居今來新主蔽此風雨虚狡免之
三窟托茲晨夕藉鷦鷯之一枝爰求隙壤
因成小築坐卧止此丈室景物覽乎四時
蠨蛸吟管豈闈中擅林下之風顛當守門
亦俗外適閒居之樂偶多快語不乏儁篇

敝廬之北鄰圃之前縱横半畝欹則數椽蒙翳於
蔓草迷滂於荒烟廼葺小齋營狹室逍遥兮容與
偃仰兮棲息任平行之碍眉審易安於容膝爾廼
左掛蔡狀中列棐几琴拂嶧陽之桐詩裁浣花之
紙書裝玳瑁之籤硯浴薔薇之水則復面以素垣
帶以紅欄花疎疎兮三五樹竹娟娟兮數十竿簾
非水晶而不下屏非琉璃而不寒當其新葉並抽
繁英齊吐杏蕊紅兮覆屋棗花白兮蓋戶紫燕壘
於風櫓黃蝶翻於蔬圃飛絮撲人遊絲横路及夫

高樹蔽日清波送凉扇擘素紈團來小月衫裁白
紵剪落輕霜埽逕則竹籜盈砌拂簟則花瓣半牀
又如凉風欲來裌衣換早哀斷雁之宵征驚疎砧
之夜擣響敗葉於空階泣亂蟲於衰草至若歲聿
云暮天寒白屋朔風吼樹凍雪折竹户掩雙鐶窓
扃六幅擁竹爐之初紅試鄰缸之新綠若乃朝日
晃耀晴烟霏微苔痕上堦草色侵衣鳥送歌來蜂
抱花飛時而雨濛濛兮如絲雲黯黯兮潑墨樹濕
新痕花蔫故色倚薰籠以生潤對紙楞而易黑至

於踈鐘初動仄徑無塵踈星在天纖月窺人豈持燭而書誤亦聚螢而稱貧於是撫流光以怡顏感造物之無盡或擷畦上之蔬或斸林間之筍或撲皺玉之棗或採連珠之菌憂藉萱草能忌年有昌陽可引況乎志先淡泊心非崇侈檢書課蓬頭之子滌茶訓赤脚之婢城餅則喜其面城景幽則忌其背市優哉游哉完矣美矣笑介蟻之浮沉歎風燭其奚俟

七十二峯足徵集一百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定璋編定璋字友篁吳縣人是集蒐歷代文士之生於太湖七十二峯間者錄其所作共爲一編凡詩八十三卷詞二卷賦三卷文十三卷所選之詩不敘時代惟每姓各以類從題曰某氏合編仿中州集之例人各冠以小傳徵引頗爲賅洽而大旨在因詩以存人不免夸飾之見復不免鄉曲之私濫采兼收固其勢所必至又如稱濮㚢爲吳季札之孫錄其高山詩三章其詩自古未聞不識出何典記稱周術卽用里先生爲泰伯之後載其紫芝歌一首無論四皓姓名出於附會先儒辨之已明卽舊籍流傳此歌亦但稱四皓未云獨出角里也是蓋家牒地志自古相沿之通病無足深詰者矣

湖陵江集七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江八斗輯

中山圖書館藏清八斗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殘本湖陵江氏集五卷》提要

序

蘅溪多草長侵書帶之
先八桃函之夢山水以
詩文由校閱而光華所以龍
自信廼以傳人聞諸左氏心
故能命世雖云作者代有其

書存緲矣隔世此則子雲奇字之居
侯芭幸在亞則離騷之賦唐勒功多
慨自蓍鵝兆釁于淮西三 賦盡
爲戰士之衣黄石未祠 西始
微音裂作餞粻之褁後 志而不
幸前賢亦以而告哀僕 兠志傾

仰夫高山道出有基居相聊夫桑梓
忽有湖陵嗜學之夫即[illegible]號圖傳經
之後通名餅肆未知君[illegible]求覿面
銅街止言我能終事而沔[illegible]遊則曰
居吾語女吾宗之卷帙飄零久求范
曄某爾惟風斯世之文章垢儆重託

蘇虓刷塵昏而寶鏡重開淬鋒鍔而
干將更利百朋之錫千載難忘開帙
而斛斛奔騰文河有赴腕之波濤盈
箱皆駿龍奮攫學海起撑舺之壘氣
四國仰其實學咸籍成叔姪之名一
家佩以聲華機雲擅兄弟之美或贈

言成于祖帳倚馬揮毫或諫疏達于
楓宸臨軒視草名贊接續雅韻悠長
江天信月黑砍營孤軍破高壁之壘
江午坡風清揮塵全國效東賦之攻
江貞齋則細柳爲屯嚴刀斗以壯旌
旗之色江擴我則量沙聚米唱更籌

而克兵革之威明伯省庵形勢若劍
門高擗畏三崑振風雲則魚腹爲圖
共推文壇樹幟光搖春岫之花盡說
壘海騰雲氣結蜃樓之綵油綱奪吳
官新錦粉箋漾蜀國奇葩春雷數玉
筍仙班莫窮刻算學海橫珊瑚鐵網

無限雄才况又三有拙軒彪固著連
茹之慶鶺亭青上覧祥發佩劍之符
又存綠汀調塤篪以濟美中山于夏
式金玉以賡揚綠宇亦文趾吐瑶珠
於秘篋黃花香稻鳥啣瑣牖于雙環
覘其鵠立絳雲仙何有譎閧其鸞翔

青冥才豈非奇金戟常扼于臨風慷
慨沉雄之句玉簫偕吹於夜月淋漓
豔麗之章加以策論奏疏彪炳若周
廷之誥箴銘碑序楷模法殷代之規
何一而非後學之津梁亦何一而非
未來之品式也哉獨念貞齋先生議

禮甫達夫九重招誘郎騰于群小織
貝在主于禮闈雪冤實賴乎時畯昆
湖不忝滄溟多才旋而趙壹之宛既
白既而陶公之賦亦成門前楊柳陰
連彭澤之邨堦下櫻桃花簇武陵之
洞南陌種荳任落為其東陵鋤瓜結

鈞成帶假使天無長醉不餤秦灰若
其地不埋愁誰修樓賦故遺後世之
咨嗟挑燈拭淚使見先賢之出處握
卷興思馳文囿之疾轡察在詹明求
赤水之玄珠計惟象罔茲役也闕榛
蕪于荃香之國何啻蚕叢變商徵于

絲管之場無輸黍谷以較訂之力竊
成就之功使文通之家法恒存而江
左之文章不習時雖前後道則相同
藏諸王表峯頭莫使飛龍攫去貯入
上清洞口猶疑老鶴啣來辭雖有迹
志自無涯序

旹

乾隆二年丁巳蒲月泛觴日饒江蘸

春青圃謹撰

鐘石先生原集序

貴溪仙人石挺然特拔如端人君子崒崋于湖陵之
下人生其間類多以文章功業顯庸于時若鐘石江
公則尤其表表足以當此山之勝而因以寓寄別之
況為出處大致具載于棠陵苛泰泉之詠者蓋不一
而足也公領成化丙午江西公車第一登弘治己未
進士器宇魁梧風裁峻整深為冢宰姚文敏公所期
許庶撑榜中二十人擬授給舍六察公名首薦為當
國者所格皆不果出守壽春大有惠政提學廣東號

稱得士預訂湖陽蕭大史之必發解癸酉預期崔亢
庄李懋谷之必魁多士皆為人所欣異以外艱解任
代之者卽先人也後為左右方伯嗅味相投係好日
篤先母亦與江淑人覿會頻再迨公撫晉先尚書以
河變覲水徐沛間淑人彩鷁過任城特枉鸞輿先母
因感異夢復見內子于舟中察其舉動無改于舊可
以屬家政承宗祧也遂贊先君力求婚媾蓋數年而
後諧焉媿予蹇劣僅以任子濫典遐邦仰公之德感
公之恩欲報而無從也請于丈人潛山大尹小石先

生得遺稿若干篇分爲四卷披諸梓人鋟刻以傳外
父大章喜謂予曰常山鄭憲副維垣高公五宜之東
坦也爲繡衣時刻乃岳終養之錄自爲後序今予此
舉贈世相符豈非衢婺之盛事章江之美談耶刻成
盍書末簡予惟鍾翁之清操雅度剛毅凜然同時昆
季並列華要而公雖揚歷中外惟盡職業一切勢利
若將浼焉蓋其培植之厚律己之嚴自監利丞而下
六世簪纓家無長物室有芝蘭天之所以福儉慶者
尚未艾也後坐欽明大獄落職歸田日侍壽母之帷

以遂抱孫之樂引壺觴以自適賡吟咏于盤桓貞人
邵元節隸籍上清方厓寵渥自謂可以薦進人才邀
公一見不可得今披所作渢渢洋洋淳正典雅皆戛
深思遠賓大而聲宏正與名臣高都憲齊芳趾矣爲
信郡一代偉人邦家之光者也藹小子得附名佳集
幸亦多矣何敢比擬前輩之風流而僭妄耶詩不云
乎德音不瑕公之謂也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寧不爲
兩姓後人久要張本一加勉之于是乎序旹嘉靖四
十年辛酉二月之望中憲大夫知廣西太平府事孫
塔蘭谿章諤書于郎寧寓舍

午坡先生原集序

僕生也晚媿未盡讀中秘一窺前代作者顧其間風
規氣格力追古人戛戛乎難哉竊慨西漢末百年兩
司馬繼出後代無與京者他如晁賈鄒枚亦各以所
業抗言極論于不避之朝識者猶卑之無論乃今如
晁賈者又復有幾國家右文蒐逸采勝國諸君臣詔
誥命令及諸封事宜付史館猶恐蘭臺石室有所未
備將博徵宛委之藏戊戌余待詔金馬安同盟江子

省卷日並轡長安道上奚囊所得長文短什折疑送
難無間晨夕已而出其五世祖午坡先生詩文若干
卷雖篇帙無多予愛而讀之焯哉先輩爲不可及已
今海內握槧競相燕許而風規氣格雖千載上下必
無豫章若蓋匪直以文也即其人與其事業徵之亦
必無豫章若者攷明世廟初掾下頗切公時爲比部
會武定侯郭勛方以寵邀上欲敓中涓丘聚墓田以
數十萬計大司寇慴其焰將遂如所請屬公具讞公
正色拒之明日疏奏具陳所以不可狀爲天子守律

不爲權近私且日尚書某方耄神索智鶩持兩端不
決召釁媿法宜免官天子改容嘉其議名大震嗟乎
當是時舉朝讀其疏者嘆人臣爲天子守法不阿所
私豈不凜凜有生氣哉脫今日有權近如勛蹊田奪
牛下所司誰則豎一幟攻之且權近如勛而堂上執
法大臣又復宛轉授意以必得所請而所爲必固爭
之不苟爲尚書猾吾不知四海之內又復有幾也公
旣以文振于時戊子典閩闈再命柄學政前後所拔
八閩之士登朝右爛焉蔚施若蔓由閩海無遺彥壽

視學荆楚覽雲夢洞庭三湘七澤之奇其爲文益頎
洞宕淋變化莫測嘉靖中章聖祔顯陵中丞直指走
江上公以挈瓶之守扃北門鑰時藩邸近侍藉口迎
梓宮奪門若將爲賊羽獵也者公曰老臣崛强猶昔
有祖宗朝之令典在不敢爲親王道里借于是飛章
陷公幾不測卒賴言官力被放還草堂著書以老惜
哉今年巳亥冬省巷司李宛南廼檢校遺編手錄付
梓走力余山中索弁其端史子大成曰以予所見午
坡先生古詩歌行沉鬱有漢魏氣近體居大曆前疏

逜國策序記則左邱明公羊穀梁彬錯出之與爲晉
化書傳出入龍門茂陵柱下漆園之間嘻奇矣人之
奇公者以詩文而吾獨奇其人在詩文上何者以相
如之才而狗盜遇王楊雲蒯秦貽詆千載文之與人
判胥壤哉三閭雖放而史氏稱之以彼其文雖與日
月爭光可也夫貴如親王權要如武定自公視之曾
不能以一瞬故其振筆亦迅厲若俊鶻摩青碧上其
於周秦猶不墩數然也況其下哉淮南子曰豫章之
生也七歲廼知之或謂其似檎也或曰六駁也夫江

以西文獻藪也然亦唯質有之不然則檎與六駁之
似也先生詩則彭澤文則廬陵南豐人則文山信州
洵質有其文哉所交張靜峯唐荆川王遵巖皆當時
著作手與吾鄉沈蛟門余僧杲孫月峯具以詩文名
者公集乃今日始布天壤微省巷則赤文剝蝕終藏
名山今省巷嗣公之响所至哦咏雖李署亦必延旨
引翠如子聘在西湖彭城時所刻曉傳諸集又復鍥
錯迒駭咄咄西京今世重耳食亦以曹好試以茲集
問諸吾黨其風規氣格將謂千載上下果誰豫章若

哉順治巳亥仲冬既望甬東後學浙江鄞縣四明順治十二年乙未科狀元史大成拜撰

鍾石先生原集序

予嘗備員史館分任纂修網羅載籍博採群言上自洪永下逮啓禎其間名臣將相鉅公鴻儒搜其遺集得三百七十餘家思欲考訂而論次之會孝陵氏勃爲一書以誌一代人文之盛終以見聞有限闕畧爲多不得盡闡其書爲恨國初從龍之彥不由舉業升進置勿論若夫西楊南楊之論思東楊之經畧北寨

塞忠定夏忠靖周文襄之理財用人于忠肅之計安社稷項襄毅余肅敏許襄毅王威寧之勳伐耿清惠年恭定海忠介之淸節焜燿丹書輝煌史冊竊嘆其功名盛矣而文采不著如吾郡先達勳業爛然後先輝映者更難僕數除費文憲費文通汪文莊夏文愍鄭文恪數先生有集外餘俱寥寥無聞焉間有見者或斷簡殘編或附見他書豈予淺見尠聞搜尋未廣歟抑其前輩樸茂不樂以文詞垂後歟抑子孫不竹不能珍藏以致凋零磨滅歟吾邑都憲鍾石江先生余仰止鄉往者二十年先生以簪纓華胄家學淵源忠孝自矢早歲擢省元奪高第剔歷中外文章政績海內推最建牙山右兼督三關因妖人李福達一按改名張寅交通勳戚郭勛與思脫罪先生廉得其實與巡按御史馬錄給事中程輅常泰等各奏請論勛如律上命刑部尚書顏頤壽等午門會訊取供奏聞上與顧壽偏狗命刑部主事唐樞疊劾亦言福達罪狀甚明擬死不枉上益震怒而先生亦不免矣一時論救諸臣罷斥殆盡方諭張璁桂萼方獻夫署三法司

雜治之於是阿諛承旨遂成大獄先生竟以推勘不實解職歸里天下冤之爲嘉靖六年八月事也以先生孤忠大節載在國史豈藉文章而重然文章得先生則益重矣予生也晚不獲親炙光儀竊欲因其遺緒以想見其爲人適予以使蜀役竣旋里先生冢孫孝廉嗣芳先生輯其遺稿將欲授梓而徵序于予予非能敘先生者獨是二十年仰止向往一朝得慰庸非厚幸展閱徘徊不禁掩卷而大息也讀其詩文溫柔敦厚忠愛之意溢於言表讀其奏疏則又敷陳愷

切經濟碩畫實可見諸施行雖陸賈晁董無以復過
使世廟早用先生當軸秉鈞可措天下於磐石之安
卽久任專閫而西北半壁猶可撑持迨先生去而國
事益不可爲矣彼廷訊諸君如方獻夫無論已永嘉
安仁身爲宰相不思愛惜人才妨賢忌能必至擯斥
而後已獨何心哉今事久論定直道難泯褒榮及于
泉壤錫類貽諸後人先生固可以無恨第不識方桂
諸老其鄉里後進亦景仰尊敬否子孫能寶守遺集
否後之讀其集者亦嗚咽流涕否君子於茲重有感

也嗚呼哲人已遠典型在望風簷展讀爲之三嘆云

皇清康熙十二年歲在癸丑春王正月　賜進士第
奉政大夫禮部主客司郎中前翰林國史院清書庶
吉士同里後學鄭日奎謹序

午坡先生原集序

明三百年間以詩文名者更僕未可數要多譽者半
譏者半不然亦當世稱之沒則已焉求其人人頌服
世世傳讀者未易一二見云揆厥所由大抵聰明之
士或逞才情積學之子或竊史漢或剽唐宋而未嘗
本諸六經爾六經日月也一域仰之天下仰之一時
仰之萬古仰之其辭質其理眞也古今所得而變者
辭也所不得而變者理也舍理而治辭枝葉而已安
能使人人頌服世世傳頌如六經也哉可愧不敏嘗
治曲臺而於易詩書春秋間嘗亦獵其大畧焉竊謂
五言七言律絶諸體非本諸三百則怨失怒樂失淫
古風樂府諸體非本諸樂則侈新聲傷大雅奏對詔
誥諸體非本諸尚書則悖而寡要大而無當斷論褒
駁諸體非本諸春秋則賞失濫罰失苛窮陰陽鬧鬼

神以及次吉凶明禍福非本諸大易則流于術數荒
唐而不可稽辨儀定分以及別嫌明疑非本諸禮則
失之繁而無如學識膚淺求一言之幾於經而不可
得焉丙申夏授裕州牧膺鞅掌經學益疎且寡陋獸
居有末學無師之嘆戊戌秋豫章江公奉命李宛可
壬午歲曾讀其行稿闇牘竊佩其學本六經心焉企
之匪云朝夕及一見而授詩與古文辭讀之益佩其
渾乎六經不但本之云也可竊幸末學有師矣未幾
又出尊王父午坡先生詩文數卷委以點訂可于簡

書之暇扺几莊誦乃擊節嘆曰六經之學殆公家之子治箕裘祖孫作述後先倡應焉其爲五七言律絶也溫厚和平詩教也其爲古風樂府也清明廣大樂教也其爲奏對也典直簡古書教也其爲斷論也是非鑿鑿春秋教也其闡陰陽鬼神也潔靜精微易教也其辨儀定分如疏訐郭侯楚藩也有典有則禮教也辭無枝葉理則簡奧如六經焉如日月焉固不獸一域仰之天下仰之不獨一時仰之萬古仰之經學至今日而大著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可得先天下而

讀之可之幸也梓而行諸天下天下之幸也今聖天子與諸儒臣嘗取爲識重理學夫大經學即理學也經學如先生數百年來指不多屈至於立朝之剛風勁節赫奕當時尤應躋諸廡祀以上配孔廟俎豆不衰焉後有識者當不以余言爲謬云昔順治十六年歲次已亥中秋前一日山陽晚學陸求可咸一頓首具藁

省巷曉傳二刻原序

詩心聲也亦猶夫水水之氣大者則所載諸物畢浮無之焉則膠天地間諸物皆質而水獨虛實者不能兼而水之虛則包絡衆有其氣足以涵也豈惟能涵是且生照故凡山泉雲日與夫闍観樓閣草木禽鳥有形之類無不受鑑于水爲其虛故生明也心亦猶是焉今夫人與人相接優孟衣冠詹言蹈步縱日從事于聲音笑貌之側巔者谷者矜者跂者不可得而知也有大君子出焉高文典册古調新詩則楮上之聲光與意中之要眇即百世以遠猶相遇于昫昫句句茫忽之間況覿止者乎鄰溪江大人汲古務靜廉

潔好修蓋學道人也其爲詩也相其筆之所至直欲友古人之所有餘而推致其所不足夫有餘者皆天地間已設之色而爲前代之所掀翻刻畫研深極眇如漢如魏如晉唐皆不肯留餘以俟後之彷彿而依傍門戸者入而不得出焉比儗雖工將毋刻楮公戞戞乎去之若夫不足者日生之數如旭杲雲氣推宕往來天地鬼神萬物之情狀秘而不示人者公則以靈心浩渺恍然遇之噫微矣此有天焉不關于學不關于漢魏晉唐而非深于學深于漢魏晉唐不能道

雋字也故公詩清遠如治獄瓶花看竹普門諸篇近
岑袁州王右丞劉長卿至滎澤臥龍郊行周彛仲諸
仲作則氣體沉鬱逼共杜陵却無郊寒島瘦之意正
不必全體逆現服膺李門矣或江左登儒自顧弇淺
涉淮以來又僻處桐山鳥跡江斷無復見聞意謂風
雅比于廣陵曲乃西入苑謁公晋談片刻指示政體
治民如治病等語古今上下織悉條貫公惟虛故生
明吐辭若雪吹氣若蘭所謂腰微千萬緒其心與之
迎者非耶裕州陸君咸一時時書來延予曰江大人

風雅宗工也予謙事之必得所指乃提命既叙後不
鄙而賜之苑吟屬以評次空石之飯間宿而挫其精
爰僭序之如此旹順治十六年巳亥重九後一日右
宣貢或鹿田頓首撰

湖陵江集

凡例

一此書本宜分定名次以知時代前後緣以不便觀者故但分詩文各體而彙輯之使欲觀某體之詩若文探手易得重其著作正所以傳其人也

一集中之文有宗左氏有宗國策有法唐宋八大家者有酷似兩漢者今不敢分爲先後而恐隣于軒輊爲後人者止欲遠紹前緒而已若其採

爲肆習則存乎其人矣

一集中諸體之詩有摩漢魏有選體有三唐亦有近于蘇黃者各臻其妙亦不分先後是在人之取近而嗜之耳

一詩文多爲應酬而作者今取其性靈發越而存之人情過重者芟之非刻也去瑕正所以珍瑜也

一詩餘長調小令儘多可選有花間草堂之錚錚者有十美九宮之入彀者今概不載慨其詳于

聲律必畧格調也

一落筆皆是念念君親故雖至幽獨言情風雲寄友或短句或長篇均載之簡端欲使讀者忠厚藹穆之心油然以生

一應酧而至于壽人之詩文乃應酬之至末耳今亦聊存其一二者非重其賓則重其主讀者諒之

一鐘石公貞齋公各有全槀板被兵燬僅存書二部撫臺宋公取去今之所得者乃吉光片羽之輝先型在望吾道斯存

一先喆著作若林各有專集因世遠年湮僅存什一卽如少峯公著有東華集又有銅鼓賦今皆散失是所望于後之君子共爲採補

一某以一人之見聞有限蒐求多有未盡更有望于族友蒐求補續同志不朽

一卷首刊刻鐘石午坡省庵公原集序文者後人之誼不敢揜先喆之善也

一卷首刻　勑命　制誥者竊取春秋春王正月

之意尊君之義也

一此書卷末刻他氏之歌若文者取其足爲楷式亦以見其不敢揜作者之善也

一此書名曰湖陵以始祖　公榮字伯俊號湖陵祠曰湖陵宗祠譜曰湖陵宗譜凡集中所載皆其嫡派而支分因冠以湖陵統于所尊且以睦族也

一是書之輯非沽名利也某志切顯揚長而無聞可見文章事業自有天定雖以發于因思先人之著作不忍散而不聚是以不憚三十星霜合爲一集且以見尊尊親親代有著作實爲一本以終其志以謝萬一之罪于　祖宗云爾

旹

乾隆二年丁巳孟冬月望日鈍夫八斗謹識於八斗堂

獅溪鈍夫江八斗四達偕男 虹臥波 蟾丹書 蟠莫溪 輯

卷之首

勅命

勅左僕射兼知樞密院使江公望 崇寧二年五月十二日下

勅翰林院編修江汝璧父江濟 嘉靖七年九月初八日下

勅翰林院侍講江汝璧 嘉靖十五年五月初十日下

勅翰林院侍講江汝璧妻詹氏 嘉靖十五年五月初十日下

勅翰林院編修江汝璧生母洪孺人 嘉靖七年九月初八日下

勅翰林院編修江汝璧繼母胡孺人 嘉靖七年九月初八日下

勅江西贛州府安遠縣儒學教諭江砥生母張孺人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制誥

勅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前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潮 隆慶元年五月十四日下

勅贈原任直隸安慶府潛山縣知縣江一夔 萬曆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下

勅直隸滁州江惟大生母張宜人 萬曆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下

勅贈直隸滁州知州江惟大嫡母邵氏 萬曆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下

勅贈直隸滁州知州江惟大妻汪氏 萬曆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下

卷之一

序

湖陵族譜原序 江公榮

應天府鄉試進呈錄序 江汝璧

會試進呈錄序 江汝璧

修南雄郡志序 江璞

彭氏譜序

鐘石先生文集遺稿序 江以朝

江器之先生文集序 江汝璧

贈余邦伯之黎平序 江潮

流芳遺澤序

孝義後序

贈張國持別號東軒序

卷之二

序

記

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江以達題爲乞降膺旨明法守禁姦慝以詔臣工以詔聖明事

湖廣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臣江以達謹奏爲群兇撥置親王陷害憲臣乞恩辯明誣枉事

禱謝文

山東禱雨文　江　潮

謝晴文

檄文

月課檄文　江旣入

前課士檄文　江旣入

關詠

忠孝關　江　左

關末分詠示子孫并婦女

辭頌

和陶靖節先生歸去來辭　江旣入

贊宮頌

卷之四

書

知壽州辭浙江聘考試官　江　潮

答沈盱眙

答友人蔡希旦

答給舍敎時庸

柬給舍魯廷聯

復冬官朱寅長

柬吳東湖

奉梁厚齋

柬司馬王陽明

柬都憲陳高吾

柬司馬姚東泉

柬憲長胡永清

柬馬太守

柬胡方伯

柬石峯弟

答張莆峯　江以達

與霍渭崖書

答霍渭崖

啟

策問

引

說

明公江公孟賜墓誌銘
胞兄心宇墓誌銘　江應蘭
行實
貞齋先生行實　江紹禹
梅溪府君行實　江濟源
贊
祭邑庠梅溪位贊　江八斗
賦
白鷺來巢賦 有引　江旣入

八斗山賦　江士作
五言古
來幾時賦 三首　江以達
十四夜都司席上餞光祿屠公分韻得青天有月
夏日偕東沙赴揀塘北園之遊 二首
詔遞九日過湯陰縣撫時感事想動老親之懷述
以志懈
外弟黄裳甫 北征雨夜就山中言別即席 援嚮秉訊貞叁少峯二兄長
山中辱汪𥡴齋司寇垂訪即席贈三十二韻

送小石兄赴潛山知縣
擬曹子建贈白馬王彪七首贈胡子中 七首
翰長十有三人修瀛洲之會於留院退而有述寓
請別號用識不忘 論秀集　江汝璧
次沽頭得邸報知錄上獲罪詔下錦衣衛收逮月十
六日
泊濟寧淮乾沙
雨中遣僕還京
乾湖以予性質過亢說易規我因識其意爲韻語

二章呈謝 二首
引工謝恩紀述
夕泊潞河懷寄院坊僚友 于役集
卷之六
五言古
登金山寺　江汝璧
遊歸宗巖陪李五石奉餞包蒙泉
甲辰冬季哉生明輿疾循邁遣懷二章 廢適集 二首
留別體庵劉計部

七言古

戲調鸚鵡十韻

讀司理林西仲先生莊子因

茶聲

中洲公辭吊文　江　星

信州曲江書院有序　江樹德

五言律

咏雪柬張雲坡二首　江　朝

送艮傅弟之任常州府學

挽鄒廷評恢才廼翁

和一笑軒

題三槃卷

潞州勘事北旋紀行

贈諸苧村　江以達

春日偕諸僚遊林棲雲園亭

贈別陳修撰允和因簡龔修撰鳴治居侍讀文升

龔修撰

居侍讀

署中咏獨鹿

舟中逐余使君不至

廣濟縣訪外父故治碑刻宛然悵然感述二首

懸崖觀水簾瀑布三泉從者黃希白爲莆生林大

瑾阮文賓爲儒遊生二首

茶洋聽泉

春日偕林二山登梅峯絕頂

三月幾望孝廉高昭張應鳳從余三峯待月而諸

子林論鄭東白黃謙侍

洛陽橋留別莊石山吏部

劍池宴楊比部有贈　江以達

遊鼓山三首

得王道思書期十月盡始至貽詩讓之

得曾汝誠書

觀太湖

十月十日齋中寒菊盛開謝子光宇携酒見訪

宴于夏兄南園

贈劉孟才司李

別唐子鎮

江上逢李兵憲談邊事

立秋感懷

輓張中翰

送王驗封道思之常州別駕

奉謝桂洲大宗伯分惠　欽賜脯醞

感逝贈李邦良

深溝送曾御史習之

寄胡用夫編修

聞生章日聞歐陽深

寶應湖贈別林執中赴官長沙　江以達

繫舟別蔡道卿　二首

毘陵贈張以學太守

出山

病起讀書臺小坐

雨後袁使君見過

渠成示舍弟以衆

穫稻

上清祝聖逢孫默齋使君感贈因期同陳午江柱

顧山中

上清祝聖逢陳午江使君感贈

自草堂夜趨流溪赴少司馬東沙張公公時以平

蜀之績被召　二首

同年燕集　二首　論秀集　江汝璧

同鄉燕集　二首

徐錦衣西園燕集園控高阜即鳳臺遺址

泛范光湖　二首

帆席口占

贈徐仵李兼之　江汝璧

獄卒烹茗以滷味每過鹹乾沙擲雪瀹茗啜予風

味過別賦此以謝

獄既讞送刑部擬罪比附互異因紀是章　十二月四日也

題萬水部晉庵　以下于役集

棟塘哀輓　有序　三首

雨鑄訪施白冶于振羽草堂

偕朱雲谿刺史歐仲巷水部施白冶衆人登虎邱

寺即事二首

高紹夫所得任元朴計音
奉陪中谿侍御遊一線天用白洛原韻
大王峯坐張仙巖聽石溜飲楊梅漿止止道人限
韻得容字
崇安端午日得家大人消息用韻報平安
病中辱諸公過訪不能出見感時興懷因柬東沙
鷺沙
南塘泛舟
和韻奉送南谷湯先生還安慶

謁楊文敏公墓　　江以達
野老送酒
己亥放歸至浙中臥病湖寺守歲
春日偕以道弟奉老親出郊觀插秧作
奉和老親見示觀槐有感之作
春日袁令公見訪山舍予偶近出既還令公尚見
待不去相與花前談坐至夜分而別
送客
草堂述懷

夜月泛舟東塘餞汪直齋恤獄還京忽雨
咏珠燈
卜居
少峯辛山二兄南宿中泗草堂少兄輒誦近作予
有先大人之戚感而賦之
春日小樓吹笛命酌咏唐沈佺期春日望春宮應
制之作輒次其韻
東山寺
騎龍山　　江以宗

柬張雲坡　　江　潮
柬童文恭
山行
寫懷二首
送太守何廷佩之重慶拈得輕字
壽閤老尹先生
遊永寧蘭若兼登雨花臺次胡仲嵒韻
題松石處士卷
壽處士程宗濂

和憲使王文濟清河阻風 二首

和王憲使思歸 二首

題僚友覲省卷

代僚友作

贈方西川年屆强仕

和陳静齋方伯韻

題徐侍御乃尊挽卷

嘉靖乙酉夏予有巡撫山西之命秋日過家省母

適子任等應試將行詩以勉之并簡房族諸秀

士之與選者 江 湖

宿河西和太尹斗峯弟韻

過蕭家林答斗峯弟 有感而作

偕斗峯弟出張家灣 二首

送王葵川方伯之任江右 三首

和林省吾都憲韻

送徐北屏

和湯沂樂韻

贈王方伯致政還鄉

題畢都憲雙壽堂

和樊司寇遊太平堤韻

題瑞芝

題張國持東軒手卷

挽費從庵少叅

和憲使杭東鄉濟上阻寇

南闈揭曉志喜 嘉靖十六年丁酉科秋八月二十九日諭秀集 江汝璧

鹿鳴燕志喜

恭謁孝陵 江汝璧

元旦謁文廟

是日登憑虛閣北山虞谷二司成燕集

九卿諸大老燕集報恩寺

卿寺國學六科諸公燕集神樂觀

十三道侍御燕集鍾阜別署

魏國園亭同宫洗歐乾沙清卿張貫賓燕集

登牛首山

歸途遇雨

臺史王湛塘為午山省郎趙南野黄一齋廷平五
白谷修門生之燕於朝天宫之東麓亭
出城有逃先是京兆孫公集諸翰林舊僚往遊牛
首遂當燕餞且約濟行復集諸公言别於燕磯
至是雨不果蓋九月八日也因憶淆城風雨近
重陽之句率筆識别
龍江阻風
燕磯候風
卷之七

七言律
登觀音閣　江汝璧
九月十日放舟用涯翁九日渡江韻
經江都董子祠因贈董司訓擢西安邑博
月夕徐東潭邀集李園
維揚候歐乾沙三宿不至爰戒先發
烈女露筋祠和中丞周約菴韻 二首
過淮和周約菴投贈原韻
洪覺山侍御黯會不果乃勤候吏用韻贈答

約菴燕别新城角樓即席酬答
水部陳梧岡邀飲清江道院次壁間篁墩韻
憩駐鶴亭次徐時墩韻
公水部邀酌吕梁洪亭次陽峯翁韻
夜泊魯橋候遞
雄縣道中積雪用黄海野題驛亭韻
過白溝有感
過任邱奉題庠翁珍談書院
鞫後頌繫時長至後一日也

詔獄條嚴又苦積雪徙倚圜戶對槐觀井有述 二首
出獄志感 十二月廿四日
謫司閩舶關辭有作 嘉靖十七年戊戌二月朔也 于後集
發京志感
天津城眺
清源兵憲歷田張公索題二親哀輓按狀為賦
一川為汪維東題卷
東昌遇談中翰使歸便壽其親懐菊翁七袠且得
貤封如其官賦此以贈

湖陵江集卷之首

勑命

勑左僕射兼知樞密院使江公望

邦國政治盖出於中樞

朝廷紀綱盡歸於會府苟非耆庸之賢曷勝百揆之任惟爾江公望敭歷匪懈忠悃宿著式登要位詢謀僉同其冊卿爲左僕射兼知樞密院使於戲進而論道經邦則必告嘉猷於后退而承流宣化則必下膏澤於民爾往欽哉倘多受祉

勑 命

崇寧二年五月十三日下

之 寶

公望公像讚

偉才碩德絕俗清標天生英氣邦家之翹

鄱陽洪邁 圖記

勑翰林院編修江汝璧父江濱

凡以才仕於朝者皆足以榮其親況文學侍從爲我近臣又非百執事比有才行宜是者可不

隆其所自爾江濵乃翰林院編修汝璧之父積
德在躬養恬弗耀教成厥子為朕詞臣未覩榮
封已違祿養泝惟所自䘏典宜申茲特贈爾為
文林郎翰林院編修靈爽有知服茲寵命

勅　命

嘉靖七年九月初八日下

之　寶

勅翰林院侍講江汝璧

翰林極儒臣之選而講讀為益重所以資討論

賛化理實難其人焉爾翰林院侍講江汝璧蔚
以儒彥奮登甲科儲秀詞垣為國良史頃者進
膺簡命往佐南雍誨廸群才校讐全史一時士
論翕然稱之既而改授今官侍予講幄沃心輔
德實有裨于朕躬矧其學術端純操持清慎敷
陳衍義而眷注尤專參稽訓錄而勤勞允著休
聲雅望迥出常倫朕甚嘉焉茲特進爾階承德
郎錫之敕命爾其益殫厥心弘乃業以副朕任
賢圖治至懐欽哉

勅　命

嘉靖十五年五月初十日下

之　寶

勅翰林院侍講江汝璧妻詹氏

國家錫命群臣必及厥配良以伉儷之道內外
相成恩宜均焉爾翰林院侍講江汝璧妻詹氏
出自名門動循閫範服勤履順克相爾夫爰自
諸生以至顯貴內助之功於斯有徵矣茲特封
為安人爾其祗沐寵光益敦儆戒

勅　命

嘉靖十五年五月初十日下

之　寶

勅翰林院編修江汝璧生母洪孺人

孝子愛親之心不以存沒有間故朝廷推恩臣
下亦體其心而存其亡爾洪氏乃翰林院編修
江汝璧之母生自名門素諳壼範顯相吉士篤
生俊才祿養雖違䘏恩宜被特贈爾為太孺人
懿靈不昧朕命維歆

勅　命

嘉靖七年九月初八日下

之　寶

勅翰林院編修江汝璧繼母胡孺人

繼母如母媲德於其父則貴亦當與之偕爾胡
氏乃翰林院編修江汝璧之繼母治家勤儉婦
道既敦正而能慈母儀亦著子既顯用宜爾與
榮茲特封爾為太孺人尚慎厥終永綏祿養

勅　命

嘉靖七年九月初八日下

之　寶

勅江西贛州府安遠縣儒學教諭江祗生母張孺人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任使需才稱職志在官之美驅馳奏效
報功膺錫類之仁爾江樹德江西贛州府安遠
縣儒學教諭江祗之父雅尚素風長迎善氣方
冶克勤於庭訓箕裘丕裕夫家聲茲以覃恩貤
贈爾為修職郎錫之勅命於戲雖顯揚之盛事
國典無私酬燕翼之深情臣心彌勵

制曰奉職無愆懋著勤勞之績致身有自宜酬鞠
育之恩爾江西贛州府安遠縣儒學教諭江祗
之母張氏淑範宜家令儀昌後早相夫而教子
俾移孝以作忠茲以覃恩貤封爾為正八品孺
人於戲賁象服之端嚴誕膺鉅典錫龍章之渙
汗用表榮施

勅　命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之　寶

制誥

勅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前巡撫山西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江湖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於砥礪忠貞之臣必有卹錄褒崇之
典初無間於存沒蓋所以彰公是而示風勸於

天下也爾故原任右副都御史江潮正直之性
氷蘗之操擢秀甲科夙抱啓庸之志服官中外
弘敷經濟之才晋臬藩而忠勤克効董學政而
模範必端壼捽籌邊允矣雁門鎖鑰厲精飭法
凝然栢府儀型雖擊奸遘誣以居幽猶邦掎烟
塵而靖難方期錄用胡遽淪亡式遵
遺詔以需恩爰晋階銜而荅勤特贈爾爲通議大夫
兵部左侍郎錫之誥命於戲公論久而自定涅
釁聿宜潛德遠而彌光聲聞具達爾靈不昧恩

綍其承
制誥
隆慶元年五月十四日下
之寶

勅贈原任直隸安慶府潛山縣知縣江一夔
凡臣僚靖共有位雖志專報主亦期以顯親也
矧其父宜勞民社可不忝昪之哉爾原任直隸
安慶府潛山縣知縣江一夔乃直隸滁州知州
惟大之父學該墳典行應楷模服官著譽于消

勤居里堊聲于長厚爰啓令嗣奏績明時是用
贈爾爲奉直大夫直隸滁州知州赫矣絲綸光
其泉壤
制誥
萬曆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下
之寶

勅直隸滁州江惟大生母張宜人
人臣念生母之恩篤顯親之義咸以徼國厚寵
以答劬勞脫體其情均敷族典爾張氏乃直隸

滁州知州江惟大之生母相室惟勤夙閑禮法
鬻子斯閔不懈規箴宜有慇章用旌慈範是用
贈爾爲宜人庶慰蓼莪之感永流窀穸之光
制誥
萬曆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下
之寶

勅贈直隸滁州知州江惟大嫡母邵氏
人子之有嫡母尊並于父恩同所生朝廷膏寵
必致隆焉所以敦本而崇報也爾邵氏乃直隸

滁州知州江惟大之嫡母也孝以承尊慈能逮
下相夫登仕廸子顯名顧祿養方隆而撤音已
邈是用贈爾爲宜人被恩晛于維新伸孝思於
罔極
制　誥
萬曆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下
之　寶
勅贈直隸滁州知州江惟大妻汪氏
士修于家必有與共艱難者而不共其顯榮並

榮之典在禮爲宜爾直隸滁州知州江惟大妻
汪氏莊靜有儀柔嘉維則相夫績學悼爾中捐
用是贈爾爲宜人懿範有欽歆承無斁
制　誥
萬曆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下
之　寶

湖陵江集卷之一

饒江巍春青圃先生校訂　鈍夫人仝偕男蟠虹蟠軒

序

湖陵族譜原序

江公榮字仲俊號湖陵

木本水源之思人孰無之不獨孝子慈孫思尊祖敬
宗表揚先烈即愚不肖亦莫不欲悉祖宗源流本末
顧示來茲苟代遠世更支派失次稽考無從子孫未
有不感慨悼嘆謂祖宗之垂裕不遠也則是族譜之

作寧容已哉余江人也系本濟陽遡厥始蓋顓頊
之後伯益佐舜輔禹平治水土有功季子玄仲封國
于江後遂以爲姓此吾族氏之由來也歷世遠祖代
振厥宗如周時之濟公東漢之華公魏晉之統公淹
公勲名俱昭史冊後人可披覽而知不必殫述惟自
吾身而上逓而高曾祖考推而高祖之高曾祖之曾
一脈承流以來今于邈矣之始不詳述以示後人久
而失傳不幾爲祖宗之罪人而使子孫有遺恨耶我
族世濟陽而遷浦城者由曾祖元忠公行文三爲浦

城縣尉遂占籍焉允謙公盖榮高祖也由進士任唐大常少卿子四元忠公居次焉謙公父文蔚公唐長興二年盧華榜進士官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六世汝一公登唐鄉科進士任南豐縣尉二世應一公乃肇興公之長子也肇興公名德隆任唐孝感縣尹由榮身上遡至公方九世焉榮父敬嵩公述祖叔凱公之言語榮曰人各親其所當親各紀其所當紀昔周有天下追王不過太王王季降而廟祀亦有差等榮本古人之制先人之言作譜不敢遠引端自肇興公為

一世始榮本進士起家官弋令致仕遂居弋陽之栗樹港后遊貴溪湖陵覩山水之秀因卜居焉今家有年矣既建祠以奠宗祖又不可不作譜以示子孫然譜之作也豈徒然哉盖欲世世尊尊親親存古敬宗睦族之風不愧為濟陽之嫡派是吾所願于後人耳今謹序本支源流俾後知所傳述不致子孫感慨悼嘆于我今日焉足矣敢云表揚先烈哉是為序旹建炎甲子七月七日也九世嗣孫公榮敘

應天府鄉試進呈錄序　江汝璧（字懋穀 號貞齋）

應天府鄉試錄錄嘉靖丁酉秋應天府所貢士若文以獻者也先是府臣䟽請考試官上以命左諭德臣江汝璧洗馬臣歐陽衢臣既被命兼程而南也胥飭以規曰休茲知恤哉敢告執事比至則同考試為學正臣舒文奎臣錢琹教諭臣唐尚忠臣歐陽烈臣梁士翹臣徐州臣周隆盛臣張禹卿訓導臣楊忠孚皆應聘以待矣又胥飭以規曰艱茲協恭哉敢告同事比入院則規條整豫式廓奕新為監試御史臣何宏臣洗應陽之所掌畫提調府尹臣孫懋之所恢拓者

秉有成勞矣而府丞臣楊麒實繼之則又胥飭以規曰允廸茲恤且恭哉敢藉以告成事乃合六館諸曹暨提學御史臣馮天馭之所簡士凡四千五百有奇三試而三校之遵制額斂其才一百三十有五人其限于額而不能畢斂者亦多矣於戲盛哉臣惟才之需於世也猶諸嘉穀美植然顧其地有宜焉以產也時有候焉以成也壤積而膏流氣鬯而實遂其盛乃臻也二者間一弗值焉於是乎均是需也而墳壚而華離則無必產矣均是產也而游息而朘薄則無必

成矣幸而成焉遷乎其性而索乎其爲利世之需之者固亦微云爾已矣於戲才之盛也其難矣乎臣觀於是而有以知今日之才之盛之繇矣蓋南畿之勝啟自六朝然卒偏安一隅而光岳之氣亦因之以分惟我高皇帝龍飛淮甸肇迹是都遂用之以混一海宇而東南諸郡皆進爲畿輔其磅礴鬱積之氣蓋蓄之久矣我文皇帝則又奠鼎于北南嚮而聽治焉於是兩都對峙而豐芑之仁視外服實先首被則所以封殖而濬發之者抑又獨至矣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其地産有固然與列聖紹休益勤漑息至我皇上涵濡振幸風行海流蓋又十有六年于茲矣其間明倫盡制稽古又卓乎中正以觀天下間嘗躬御宸翰詔廸膠庠則又粹乎精一執中之微言是以神化之妙潛乎默奪雖夫人而皆與至於士則可知矣至於首善之地之士則又可知矣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茲又其時也非與用是敦龐純固之氣不鍾于物而鍾于才蓋有弘者毅者馮者翼者雝以肅者奇以正者蔑而實者淵邃而敷達者而崇經黜

于尊王賤霸上義下利之趨靡不於文乎見之卽其委和之液滲而爲嘉穀爲美植流衍四出亦足以衣被乎天下則今日之才之盛也豈偶然而致哉雖然産才者地也惟才也斯成地之能成才者時也惟才也斯翊時之運交相賛者也故臣於是舉以告成事旣以得才爲朝廷賀以端始進則以覘才爲諸士期俾其知所生之地所際之時如是之不偶也庶幾出而効用也必樹勛流聲俾地望爲之益重必奮庸熙載俾時運爲之益隆庶于皇上求才之意爲不負而東南得才之盛將益光昭於無窮臣等區區掄才之忠庶亦賴是以少効也已嗚呼諸士其懋諸其亦胥飭以規諸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江汝璧謹序嘉靖十六年丁酉科

會試進呈錄序　　江汝璧

我國家深仁厚澤旁浹周流海內之士涵濡德化莫不爭自濯磨思得近天子光而膠庠之所育髦之所蒸復登明選公倫舉其材之適用者以裕公卿庶司百執事之選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蓋積百

有六十年於茲也歲在甲辰試天下貢士于春官禮
臣以具官請帝曰俞命臣江汝璧貳禮部尚書臣張
潮董其事復愼簡乃僚以同考修撰臣茅瓚臣沈坤
編修臣吳山臣歐陽㬢臣彭鳳臣袁煒臣邢一鳳臣
董份檢討臣林庭機臣王維楨臣張綸吏科都給事
中臣盧勳禮科都給事中臣周采給事中臣陳棐刑
部員外郎臣趙文華吏部主事臣許穀刑部主事臣
高節共襄厥職嗣因故臣潮未及事蔵遂以臣汝璧
獨膺茲任維時知貢舉則禮部尚書臣張璧左侍郎

臣孫承恩佐以提調主事臣萬士和臣錢萱監試則
御史臣王珩臣沈越罔弗科條整豫內外肅清臣廻
齋心祇祓率諸同考臣秉誠以誓曰之後也其各矢
乃公愼繩之尺之罔有攸斁相與殫精研慮日夕校
讐得士三百二十人撤棘後錄其文之尤雅者爲多
士先資獻臣倒得颺言簡端竊以臣學殖荒落猥被
寵命畀以掄材鉅任臣之榮遇亦極矣然臣益滋懼
也國家設制科爲鵠將實致其有本之學以博徵其
利用之材而于學所表見大別其材與非材者惟權

與於持衡者之一心故一日之文章可以覘生平之
志節器識非深探其學之本原而積誠以求之亦未
足以得材臣以爲文章者材之華也德行道藝者材
之本也未有本殖而華弗盛者其本既撥固未見其
能華也矧茲俊才其生也天之所篤培也其出也人
之所利見也於是乎秉吾公致吾愼操吾繩尺以掄
之則誠動神應將弗得眞材以副上之求耶是故今
日之役臣惟即諸士所試之文而究觀乎其材則見
其魁奇而瑰特者可以觀志也其敦龎而博大者可

以觀器也其精明而瑩徹者可以觀識也其剛健而
果確者可以觀節也美哉材乎利用之具莫不粲然
畢陳而惟臣之所錄其諸弗材與雖材而弗中繩尺
者則既弗錄矣臣之懼於是乎少釋且幸曰是亦可
藉手以獻于上矣於戲材之盛也如此果何繇而致
哉誠以人材之於氣運每相須而成是故唐虞之帝
也則有若禹稷臯陶爲帝佐材殷周之王也則有若
伊傅周召爲王佐材蓋天地之元精聖神之功化以
萃則翕以渙則乎其幾有固然者自漢以還則寖以

微矣惟我皇上神聖天縱應運而興明倫畫制以立人極蓋已上溯古帝王之道統而承之矣間復敷之箴訓以廸文教則又舉祖宗列聖豐芑之仁益篤而厚之易稱久而化成茲惟時哉是以元精之翕萃神化之漸乎見于邃古者復再見于今日而發之乎人材若是其盛也固宜雖然材之盛也以文見而其所以盛之者匪徒文也誠也誠則德行道藝之謂也誠與材合斯可語眞材是故高明博厚本於純一參贊化育於中和此立誠之訓也而古帝王之佐之材實以之今臣等之掄材也亦姑即其文卬其所謂志節器識之可進於是者而矢公慎以取之而其克進與否則有用材者操其繩尺以擬諸其後也然則諸士之與茲選也可榮也不亦可懼乎哉諸士而善用其懼則將進而追古名佐致吾皇于二帝三王之上而臣益有餘榮否則卽材也猶夫選也而臣之爲懼焉者亦終能釋乎哉爰是忠告爲諸士勸惟諸士其懋諸奉議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修撰江汝璧謹序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

修南雄郡志序

江璞（字伯溫號中山）

凡郡國皆有志志豈易爲哉世嘗病志者率多考據失詳浮泛不實好惡不公予奪鮮當豪門宦第雖不可書者亦書之閭閻舊族雖當書者亦不及甚而事無統紀理或舛訛冠屨倒置薰蕕雜列好高者紀常而不紀異不知天地之理無往而不在自溺者徇異而并棄其常不知邪正之分截然而不可亂此世之通病也間有不冒是病者鮮矣嗚乎此志之所以無足取信于天下後世也乎自成化乙未承乏來守茲郡迄今首尾蓋十閱歲矣凡百廢墜亦頗修舉至於郡志則未暇爲之蓋亦不敢自冒是病者也而往來士大夫索是書者咸曰缺典責望甚重乃歲甲辰三月文江鄧君成元至自橫浦遊於陵江郡長老復以郡志缺陋爲請於是禮致之館于大中書院以郡志託焉君日得與郡長老遊參互考訂居數日君具凡例以請商訂之餘予既以世之通病告之因謂君曰志之爲書關係甚重田賦物產山川道里有禹貢之遺法人物臧否常異並書寓春秋之大義上而國家之

制度下而風俗之美惡具在焉君其慎諸君曰諾越數月而書成復質於余且屬余爲之序遂次第所識以冠諸方簡不識以爲何如若夫修志大旨立言微意則見諸凡例散之各類茲不復贅云成化二十年甲辰

彭氏譜序　江璞

古者天子建國以錫姓胙土以命氏也迨其久則源遠情疏覿面相視爲途人故必譜牒以記之所以明親疎辨同異尊祖敬宗之道寓焉如掌於史氏者則國有史官有誌家有譜則譜之一事何彰彰乎後世

譜牒蕩廢姓氏雜援劉與秦春之劉爲一李唐之李與沙沱之李爲一他如崇韜之郭亦附於汾陽之郭可訾孰甚焉故君子之家自爲譜牒由家爲合爲一宗由宗爲合爲一姓以姓統宗以宗統家夫是然後親疎明同異辨庶幾無愧於彭氏先祖矣然譜牒當所推重傳誦迄今者則眉山之蘓廬陵之歐陽他則不見焉吾鄉彭公仕顯其先自金陵遷居鄱陽宗少保諱希旦居錦標芳者生子五人長曰汝發爲樞密使二曰汝礪官至寶文閣侍制樞密承旨三曰汝霖官至諫議大夫四曰汝舟贈朝散大夫五曰汝芳知衢州沒於王事贈龍閣學士諡忠毅兄弟五人榮耀如此其後之人進士科第芳聯難以悉記惟汝礪七世孫渙遷信州王侯石見山水之勝始家焉生三子樘楨楠分爲孟仲季三房年久譜牒脫壞仕顯復取而續修之其眞賢矣哉蓋吾嘗見近世之譜牒惟以耀門第爲事冒且貴者雖非族猶且援引以爲高貧且賤者服尙未窮且置之弗錄若此者奚取於明親疎辨同異尊祖敬宗哉仕顯公之譜牒惟宜述其由

實錄其事更不務援引展閱之際青白相傳歷歷可數親疎明同異辨尊祖敬宗之道盡謂非其賢固如是乎昔者狄青貴顯不妄認梁公家譜君子奇之吾於仕顯公亦奇之故爲序昔成化十九年歲次癸卯菊月吉旦江璞撰

鐘石先生文集遺稿序　江以朝 字子春號少峯

朝以從子得侍於先中丞公也晚未嘗以燕閒從容侍所業有請其所不知有問疑有質也文字議論領會啟教者雖頗有之亦童子程課相沿肆及之云爾

未嘗毋涉安輿染指其鼎中也然獨憶吾鄉翰時公
在山西以大獄徵對當陛見之明日大理沂樂湯公
爲予言是日天子臨軒廷議以獄事方詢人人屬目
公進長身鵠舉拜跪颺言整雅有常雖上意叵測而
吾輩典法諸曹則藉是稍不震越比對廷中刑械並
設持議者簿責益急公氣閑語辨卒不可撓朝廷稱
之公既以罷職將歸會舘閣諸公爲學士桂公生朝
有集併爲公別初辭不赴既至風度洒然談諸竟日
一座盡傾時予師東閣託齋溫公侍郎中峯董公在

坐爲予述之且曰觀尊伯意度爸令人以退爲進處
榮若浼耳爵祿可辭其謂是歟嗚呼昔蘇氏之論以
才滿天下而事不集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果
然氣之所達以處必正以存必弘以執必固以行必
果其於倉卒患難死生之際猶將安之豈進退榮辱
之所能加哉由公觀之此一事也其爲安危得失鉅
細而始終從容舉可觀法不少動于顏色何哉其氣
有以勝之也此其于定性弘道學問之功何如又豈
徒言辭評文字之間哉故吾以是觀公之大蓋不請

而得吾業不問而獲所知不質而袪所疑則雖歷安
輿輿昧諸其鼎也亦何以加茲刕公少以才名領解
江省中間再叅學政所致張本風教搜奇士往往以
文學登用侍從贊佐有聲朝廷卽公之用於文也弘
矣是刻出公孫壻太守蘭谿章君謁僑德好文篤睦
懿親惓惓之心惜其放失猶多就予兄一斐手自錄
得僅若干篇揣公意所託有不專在是者然卽是而
得公之大與其弘者求之則未知此其爲多歟爲不
多歟昔嘉靖四十年辛酉重陽日前南京尚寶司卿

從侄以朝頓首撰

汪器之先生文集序　江汝璧

少宰閑齋汪師既卒之三年而遺稿出蓋其子世兒
素若遜輯諸所存而刻焉者也刻成屬序於璧璧師
所取門人也樂誦公文且樂附名焉廼作而言曰嗚
乎公之文其諸孔氏之所謂文歟夫孔氏之言曰文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以文自命矣他日稱文王則
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夫純則成性不已
則達天蓋又非徒文焉爾矣是故子貢亟稱之曰夫

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言一貫也而聞者二之於是孔氏自命之意微而文之道日益以晦師業孔氏者也今持是說以讀師之文則師也其真孔氏之徒歟師幼負奇質弱冠成進士入讀中秘書廻翔翰苑幾二十年與伯仲互相論議而日從事乎其間要皆所謂性天道之實學及擢司成晉少家宰主銓衡日益嚮用而其學益勤未嘗以政廢蓋其所養者深矣是故其實學篤而藝純也則爲古文辭其情發而禮正也則爲古歌詩自今觀之其

敷節而雋旨也蓋取諸歐蘇其體嚴而識高也蓋取諸韓柳其茹實而含章也蓋取諸馬班其通古而盡變也蓋取諸左穀而其粹乎益然卒澤於性天道之懿也則吾孔氏之家法於是乎在嗚呼公之文其諸孔氏之所謂文者非耶彼數數於文而徒焉者則左氏以下諸子即文矣又奚足以語于師師爲少宰時年甫及艾天下方日望焉以究其用乃以僨道疏節黜而賫志以終其所謂用者僅遺是藁也則素若遜之汲汲於刻而傳也其亦不匱錫類之孝矣夫其亦

不匱錫類之孝矣夫

贈余邦伯之黎平序　　江　潮 字天信 號鐵石

余君良爵以鄉進士拜南京刑部司務擢本部員外郎尋轉正郎歷官凡十有年才高性敏明習國家事於法令尤精前後與處者聽其言論風旨輒拱手嘆服至以老法家稱之凡事之難處獄之有疑者咸取決焉今年秋吏部以資望疏其名上請擢守貴州黎平府去京師六千餘里領縣一長官司十二雕題椎髻之民出入溪洞性好戰鬬國朝亦惟懷柔之以恩

信而不純以法繩之也良爵拜命將行寮寀禮請少宗伯紫崖先生爲文幷設供張于趙都尉府以餞之間有惜其外補且復遠去者而良爵亦似有幾微見于言面予因舉酒而告之曰黎平雖邊郡大守則尊官也前此司銓衡者常爲人擇地不爲地擇人凡於若郡往往授之老朽無用之材以克其位已至則苦其風土之惡戾性之頑席未及煖而歸老是圖此普用之者不責其成而爲用之者亦靡肰下趨焉耳矣卿惟今上至仁盛德配天覆民舉內外遠近而一之

用是宰臣祇承德意毋擇部屬之有才望者宣風裔土單化窮陬將徐考其治行遴之近地進之內階以矯往昔用人之偏以作遠方不振之氣予方爲予慶而予顧不自滿耶良爵曰予豈溝黎平耶政惟謭才處此荒裔民之難感而澤之未易宛也大懼弗稱以爲諸公羞予曰天下事無難易惟不以爲易而爲之則難者易矣以爲不足爲而易爲之則難者將至矣古人立懋功而稱利器者亦多自難盤錯中來也且所謂職之難稱者亦豈惟郡守爲然哉而世鮮有

以爲懼者良爵之見如此等而上之將無不可爲者矣而况先達後近先外後內吾君吾相將懸此以待君子耶良爵憮然曰予之言是也行當勉之諸僚寀於是呼酒大酌促席交歡長歌短詠各賦一首以艷其行予因次第其說以爲序

流芳遺澤序

江湖

理源熊氏於吾邑之南稱鉅姓五季時來自閩之邵武風節行誼代有其人也遠祖良所翁於南宋朝舉明經補漢陽教授不屑浮沉當調辭乃休致論文析望淬礪刊磨會同朱陸倡鳴道學亦嘗註釋四書以脩一家之說書院祠堂規爲悉備蔚然一代眞儒也閱世久長重以兵燹焚蕩迹罔攸存二十三世孫諱新民者字仁政別號樓山瓌偉端重雅好書史以纂繼祖服爲念乃復建祠堂置祭田歲時祇奉祀事生子五人教養兼至搆屋若干楹置田若干頃朝夕戒諭不憚敦復尤恐無以識其心爰作家訓詩十首勒諸祠堂傳示久遠其所爲宛然良所翁家法也厥子仲寬慮湮先訓假手冊青繪圖像以詩列左右請予

序其事予惟士君子幸際休明以文章道德策名仕版爲時聞人繼世者不幸而遭運去祚移則故家喬木幾何不與滄桑俱化然能世世家業而不損者非一必傳珪襲組之謂也遡流源尚考文獻故實而追復之其芳其澤固足以裕嗣人矣良所翁肇基賢迹樓山克紹前休於迹雖響絕之後仲寬孝思是宜表著之以詔來世也雖然自古稱流芳者祇以百世言孟軻氏論君子之澤亦斷以五世仲寬既能體樓山之意而有此紀述矣安知其若子若孫不能體寬之意

而不爲繼述耶以嗣以續勿替引之不世之芳不窮之澤于將大聲爲龔氏宣揚矣因次第其事于前并附巳意于後異時秉史筆者于此有考焉其鄙俗之言亦或在所不廢也

孝義後序

江　潮

此道也原於性具于心而見諸行事者也道之全體罔不止于此此其大者也天地間不可一日無此道無則綱常廢倫理絶大本巳失縱有智能技藝之美抑末耳亦何足爲世輕重耶趙君希尹陜之咸寧人

世業儒素早年以秀異聞有司辟爲弟子員既而掉鞅文場卒業大學歷政需銓駸駸嚮用四方名士多知之中都郡守孟先生於希尹爲妹壻夙以監察御史受知當宁簡擢茲郡前後風節慷慨權奸讋動天下縉紳君子皆以有道之士目之也歲庚申春正月希尹籯糧負笈不遠數千里而就謁之冀得其爲政之梗槩居無何餘以食饗中休拂袖告歸將士夫歌而送者無慮數百人紛欲聲詩以傷之少叅孫公幼眞舉酒倡言謂希尹之來去不苟來以義歸以孝弟

謂希尹之來仁亦可言也發乎親親之仁而止乎尊賢之義故就其所止者言之也若其急於告歸則祀先之誠愛親之念固巳兩得之矣要皆所爲孝也孝與義卽所謂原於性具于心見諸行事不可一日而無爲者也希尹當自知之苟知之其心固無時而或巳也幼眞卽其來去之間見之耳然亦希尹之所自謂也允若茲希尹其果聞道也哉夫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司馬太史曾有是言而北風興慨者率多懷土之情耳來去如希尹者雖未敢輕以許人亦未敢謂

世絶無此人也允若茲希尹其果聞道也哉他日用世必能移孝爲忠并攄其尊賢而有所得者翊贊太平弘濟艱險隨所至以立功業爲世偉觀於道增重不但纓情來去而巳也蹇予不類備員孟先生屬下先生文學政事予尊信而敬服之久矣因嘆希尹之所以來者予亦庶幾焉而希尹之所以去者乃獨匏繫於此徘徊瞻顧而不可得臨風執袂把酒望雲其能無介然於懷也敢以幼眞所贈者析其義以歸之并附巳意以告諸贈行者

贈張國持別號東軒序　　江潮

世傳地靈則人杰人惟其杰也亦因之以取重焉況即其地有所規創以養晦需用而出處皆爲世望者此又世之所罕見而古今之所甚重者也若韓魏公之醉白堂歐陽文忠公之醉翁亭司馬溫公之獨樂園邵康節之安樂窩數君子出處雖不同然於其生長之鄉或宦遊之地凡有所棲止以寓情適興焉者當時稱之後世慕之至於今數百年而士君子之尚友古人者毋欲一至其地以償素願焉此非重其地

也重其地之居也非重其居重其居之人也鳳陽二守石首張公國持厥考允嘉先生起家進士累官至蜀臬僉憲卜宅於邑學宮之前肇居焉公承家學領鄉薦復卽其宅之東爲屋數椽榜其楣曰東軒茂林修竹爽塏明淨軒之左右有繡林東嶽馬鞭龍蓋諸山環拱對峙公毋居其中課子姪授生徒藏修遊息以培養夫經濟之學因自號爲東軒居未幾公之子廷璧取高第上春官將舉進士公拜鳳陽二守政聲籍甚監司上其功而旌之者數四駸駸大用未可涯涘邑之登科入仕者亦多出其門人皆以爲積之深而發之大者將有在於東軒矣縉紳與公知者遂相與唱和以紀其盛屬予序其首予惟荆楚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南極湘潭北據漢沔重山大澤形勝甲天下之雄宜其鍾靈孕秀世有杰士如東軒之父子者然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東軒之播譽於今也如此安知後之人不以韓之堂歐之亭司馬之園邵之窩與此軒匹視而並稱乎然則東軒其亦希蹤乎數君子之出處而庶幾乎其人者也不然何其取重於

人如此耶予以菲才前知鳳陽壽州事知公之深序公之愛且厚者也誼不得辭于是乎書

松軒世玩圖序　　江潮

金吾右衛指揮使張公克明仁而有勇武而能文者也成化己酉會例推選外任得僉隸壽州衛銓注軍政至則威惠並行軍士咸宜之于是州之別駕寥公舜元與公相友善以雙白鴿遺公公得之保護愛惜既周且至越弘治甲寅二鴿伏生二雛嗣是以後累生不絕人有得其雛而養之者皆目爲張公鴿士夫

甚奇之以爲前此未之有也弘治庚申予承乏來知州事時公已致仕矣予與公之冢嗣指揮使宗器交一日偕僚寀鄒公有源輩登堂拜公宴飲歡洽觥籌交錯而雀亦翩躚戲舞上下飛鳴殊可以快心日予日此公家世玩也不可無言以識之宗器乃繪圖請諸縉紳賦詩以侈之因以首序屬予而予未暇也乙丑予轉官留都宗器復申請之予惟天地間皆物也物皆吾與也况物之清逸閑曠翛然塵垢之外如雀者哉於以播於詩雜出於騷人墨客之詠其爲人之

所愛也尚矣公愛而亟之者此人之同情也至於生育蕃息如騶奇然者此則公之所異於人者也夫公之愛物也與人同物之應公也與人異是必公之德有以感之矣古人至德乎於異類如董生孝慈雞哺乳狗之兒載諸史冊至今以爲美談董生壽之安豐人也雞與鶴皆禽類也公將並生其儔歟不然何以二鶴不蕃息於公未養之前而蕃息於公既養之後也予將以此卜公之德與將秉史筆者於此有考焉亦或在所不廢也書以遲之

送龔湖朱君考績序

江　湖

淮海亭之朱先生刺吾郡三年考績順行屬邑士民讙呼告報將請于上攀留之吾邑令范君汝和偕僚屬師生父老子弟進謀于走曰自吾郡侯下車守官如水視民如傷省浮費均賦役革奸貪弭盜賊優崇儒學敬共祀典凡事涉利害者亟罷行之不遺力下邑官民咸喜得所依庇而[illegible]懇其任之不久也今其去矣如之何惟先生計之萬一得緩其行顧不行歟走嘆曰朱公治行之美至此哉事固有曠世相感異

類相孚者而况薰炙於風采之下涵濡於政澤之中者能不繫請于去留邪用意之厚固宜然也雖然走亦有說焉國家之才甚廣而天下之生才也不數天下奇才當與天下共之朱公稟環偉之資飽經濟之學早年舉進士出補東昌節推讞獄明允不縱不刻既而召入授兵部主事遷員外郎未幾改監察御史英聲茂烈炳炳琅琅聖天子方欲柄用之會饒民弄兵流毒信郡宰臣以信郡當吳楚閩越之交爲東南望鎮析衝鎖鑰非公不可具名上請遂假守焉今盜

已平兵已戢而政已成矣顧可久勞賢者於此哉君輩爲一郡謀則善矣不曰斯人之才天下之望乎先一郡而後天下吾君吾相之心乎昔昌黎子傳何蕃事以蕃爲仁勇人惜乎居下可以施于人者不流至以水譬之謂其爲澤不爲川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朱公之所施而流者將沛然矣君輩亦欲其蕃之爲澤不爲川乎非走之所敢知也某曰先生之言是也予輩所講不容已之情耳

贈王方伯之江右序

江　湖

葵州王公汝鄰以山東按察使擢江西右方伯將行僚寀依戀之不忍其去繪圖賦詩以爲贈因屬予序諸上方余與王公有平生歡方幸同官旋復言別其情之難殆有甚焉者遂不能辭竊惟國家用人惟資與望二者而已資者次其年勞而叙用之也望者采其聲實而拔擢之也吾人效用以資進者十常七八以望進者十之一二耳此蓋天之分也人之等也官人者之尺度權衡也王公茲擢資耶望耶余知之矣王公器度弘雅學行醇正早年舉進士爲德清令綽有廉能聲甫三年召入爲監察御史分掌南道舉刺建明茂著風裁正德初公清戎江右閹逆嬖倖傾陷忠良勢甚慘酷即上章論列請誅之衆皆慮其不測公曰此吾責也吾爲盡吾責焉耳遑恤其他既而被逮下獄窮治之竟無罪狀遂落職閑廢於家者累年時東方盜賊驛騷城堡破毀者居半會有詔起廢竿臣以海壖諸郡屏障一方飭兵憲臣非公不可乃疏其名以請上俞之降璽書即其家命之任公蒞任號令嚴明賞罰必信攻擊備禦不遺餘力用是賊不敢犯民賴以安未幾遷浙藩叅政未幾又總東方憲事予惠困窮疏雪寃滯民情士論罔有不韙之者頃以微恙丐休撫按交章奏留之至有猛而不苛恕而不縱不怵威勢不避形迹之語上可其奏不數月而江右之命下矣王公宦轍所至揚芳聲騰茂實類如此則於所謂分者等者戛然出人一頭地矣譬之五嶽四瀆凡有目者皆知其爲名山爲巨川天下之大觀也可多得哉雖曰遷官進秩率由階格然皆年不踰再席未及煖自起廢登右轄僅五越歲耳謂非望

之重者而能至此哉雖然余又有說焉江右比年以來干戈甫戢饑饉薦臻瘡痍未起而無名之徵科不停法禁雖嚴而怙勢之奸惡猶在安養休息剗剔掃除之責屬望於我公者久矣嗣是以往枉石廟堂主張國是以副天下之望固在所不必言者此非區區一人之私而實諸寮寀祝望之意也故書以歸之

贈湯憲副之閩序

江　湖

憲副延陵沂樂湯先生擢任閩臬將行僚友繪圖賦詩設祖宴於城南之海珠方丈一宴之間衆美畢具

煙霏雲斂潦盡潭清桂有香菊有色者其時也廻廊飛閣倒影中流潮汐往來風檣上下者其景也文冠武弁以次就席禮度雍容麈談清絶恍若蓬島群僊可望而不可親者其賓主也逼人物之真寇造化之巧形神浮動於一幅生綃之上者峰溯陳公之畫也寫離別之情道期望之意珠璣錯落於圖之左右者藩臬諸公之詩也酒半衆皆喜而言曰美哉此宴乎時余應聲曰諸公之所謂美者得非時歟景歟賓與主畫與詩歟衆皆曰然余曰美矣一時宴遊之雅耳而沂樂之美則尚有可言者衆曰吾子其終言之人曰國朝設官分職各有攸司惟內臺外臺者要皆寄耳目司風紀之責也故凡朝政之缺失臣工之不職者皆得以論列之黜罰之此非官之美者乎福建古閩越地遠山鉅海東南一大都會趙宋以來宦寓人物若朱晦庵蔡九峯輩率皆道學大儒數百年後衆講亭書院巋乎迹猶有存者宦遊士夫要以不獲一至其地爲歉非地之美者乎沂樂早受廷訓爲時名儒學博才優志高行古余拜而兄之久矣其爲人之

美則又不待今日而後知之也歲丙辰沂樂舉進士補崇德令綽有政聲旣而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受簡命清鹺河東按部三晉所至風裁稟然未幾擢廣東僉憲僅年餘又擢今官且獲寄跡於大儒生長過化之鄉所謂官之美者蓋已兼得之矣余聞之古曰宰相爲官擇人又曰地以人重沂樂此行余知其無負此擇而增重於其地也必矣偉績殊勳崇階峻級無窮之休始將川至而日升矣沂樂之美顧不在兹乎衆曰吾子之言是也沂樂誠有美君子請書以贈之

送僉庵盛方伯之任陜西序　　江　潮

正德戊寅春陜藩以左轄員闕聞命下所司愼簡之得東藩右轄盛公斯徵治行克稱焉乃疏其名以請上即報可中外士論亦罔有不宜之者牒至盛公行方伯西明姚公憲長平陽王公相率諸同寅繪圖賦詩酌酒送別謂走不可以無言走惟陜藩古雍州之域今三司並治西安即關中也山河四塞金城千里國家百五十餘年無西顧之憂者實賴于此其地視諸藩爲最要經畧戰守之計戎馬芻糧之費籌書期

會之勞有司恒以日不暇給爲慮其政視諸藩爲最劇周天子分天下爲東西而以二伯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之地今之方伯雖非古制而其地則同也地同而主之亦同焉是亦召公之責也責不重歟夫惟其地之要政之劇責之重居其地謀其政處常應變條理井然而不能不負乎其責者是固不容以易易言也是固不容以非其人也爲官擇人者是固不容以不歸之斯徵系出吳中世族質美學充才高識廣早年舉進士拜工部主事分司濟河水利以事迕中貴謫令滇南安寧縣會諸當事累疏薦拔凡七遷始至今官英聲茂實所至籍甚且罷辱得喪處之一無欣戚剛方正大之氣藏疵納汚之量剸繁治劇之才要皆其所兼有者名位勳階騰揚光大予方以此卜之也一面之寄固優爲耳豈惟稱之而已耶雖然古猶有說焉聖賢過化之鄉吾儒仰止之地召公循行南國宣布文王之化當時化被諸國有鵲巢騶虞之風羔羊素絲之節甘棠遺愛篤棐成功載之詩書昔者千萬世如一日也公今官於其地遡流風挹餘

韻能不感發而興起乎然則宜今日之化同淳古之風造位臺衡而追步乎召公之芳躅者固公之所自期而亦諸同寅之所以厚望於公者走故因其行而瀆告之也公其念之哉

山東鄉試敘齒錄序　　江　潮

正德己卯秋八月己丑山東鄉試事竣是日撤簾揭曉諸生中式者咸集於榜下爭更衣詣文廟以次序行而赴鹿鳴燕于時與燕諸搢紳者皆迎之與爲禮詩御臺峯熊公以此舉爲學者入仕之始特出法言

以規之諸生拜受畢乃始受爵而坐焉坐亦以其次也燕罷而出縉紳者皆送之館次而其綴行之序大率亦如其初也明日諸生復進而謝因請于臺峯曰若鄉以齒古也況鄉之同年而進者乎行坐之間類皆以名次爲序而齒讓之道漫不之講焉殆非生輩所敢知也茲欲以齒相叙而錄之幸終教焉臺峯嘉其敦古厚俗而爲孝弟忠信之學遂爲之序以張之因復致以君臣之義而冀其不忘鹿鳴之戒也錄既成顧予曰子於諸生有師弟子之義焉可無一言以

爲勉耶予曰吾人之所謂名世者學與仕耳而學與仕之道可以終身行之者先生之言盡之矣淺陋小子安用贅疣竊嘗聞之聖賢之言有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又有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已言若相反而實則相符也蓋學而爲已欲得之於已也學而爲人者欲見知于人也仕而爲人者爲天下國家計也仕而爲已者爲一身一家謀也未有學爲已而仕不爲人者未有學爲人而仕不爲已者此古今學與仕者之大界分也諸生初舉於鄉乃不屑於名第之先後而惟以齒相序焉則其學之爲已也可知矣諸生勉乎哉寻將以此而占諸生他日之仕矣予將以此而慶臺峯今日之言殆不徒然矣書以徵之

金陵哀輓序　　江　湖

輓歌非古也齊田橫義高得士門人作薤露蒿里三章以哀其死嗣是以後凡有喪者皆使輓者歌之此輓詩所由作也南京戶部郎中湯公時衡蜀之安嶽人也以進士累今官性行純慤才氣高邁予拜而兄

之久矣意其大用遽到將無涯涘正德丁卯時衡年甫四十有五以喪卒於官妻孥貧乏不能舉喪弔者往往泣下殊難爲情同寅張君汝賢王君體民爲作義賻引徧告縉紳諸君子一時與公相知或不知者皆捐俸貲以賻之侍御毋君龍之以爲賻之者財耳不有詞以輓之則哀念之情終亦莫得而伸也乃爲之倡輓詩一律以請諸君子同聲賡之有次其韻者有人自爲一首者要皆哀其位不滿德年未及艾官無餘貲而柩弃於外也嗚呼哀哉惟仁則壽天理之

常時衡不幸而不得其常如此所謂天者殊不可必而理者殊不可推也諸君子爲此蓋仁人義士之心有所不容自已者其艱苦之狀悽切之情已具見于輓章矣予復何言哉然予聞之數有修短運有盛衰雖聖與賢亦惟順受之而無能爲也又聞人有幸生于世而厭厭若泉下者人有沒世逾久而凜凜尚有生氣者時衡之弗究于用數也運也將若之何而其不存之在人耳目播于篇章如此所謂生氣凜凜者時衡似之予將以此慰時衡于九泉之下時衡其果

知之耶其不知之耶此固諸君子哀輓之意也敢并述于篇端云

贈袁德威之順德序　　江湖

兩泉袁君德威以荊門杰士領壬午鄉薦明年上春官登一榜銓掌余縣教事越五年實維嘉靖戊子遷廣東順德令部符式至戒行有期庠友項某輩偕弟請來請予言以爲贈予頃歸林下辱德威不鄙而有往來燕遊之好且予之子若姪俱叨講授重以諸友之請誼有不得而辭者予惟天下治道不越乎政與教二者而已國朝內而兩京俱設國學外而諸省雖窮鄉下邑亦各有學皆所以爲教而教之施于外學者實與國學等也府部院寺藩臬郡縣諸凡職守皆所以爲政而政之施于縣令者則又于民最親也用是縣令教職之選司銓者實重之而其著之爲令也縣令以進士鄉貢士任者致績卓異俱有風憲之擢教職以鄉貢士任者例得俞試若其教克彰則風憲召用亦與縣令同予覩德威爲人博大謙厚至其作率規範則又端嚴整肅不少假借諸弟子翕然向風

爭自濯磨行成業精而蔚然表見者未易悉數此其爲教也偉矣獨藩聘主文衡監司明揚剡薦是皆有足徵者輿論咸曰德威之才行將舉進士不然則憲召可必也而銓曹今頗煩以縣令者得非欲需其政有異狀而后進之通顯之地耶然則德威自玆以往駸駸向用雖不獲舉進士而其功名事業則歷中外遷崇階而躋峻秩固未艾也雖然予又有說焉廣東天下名藩民生之富物產之饒諸番財貨之所畢集凡官其地者入類以清節少之故俗傳登大庾嶺則

清穢之氣分飲石門水則潔白之質變石門水即貪泉也予聞之深怪其說之不然也蓋官之廉不廉實由其志趣高下之不同耳豈仕鄉之風土端使然哉昔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咏貪泉詩不云乎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者其在州常食惟蔬菜乾魚帷帳器服皆付外庫妻歸貲沉香一斤取投江中夷齊云者即其身有之事也是則隱之斯言眞足以破俗傳之謬妄而其所守眞足以爲居官者之楷範也德威有志之士也義利取舍之分得于素教而預養者介然

其有辨而確乎其不拔茲行宜無俟予言而予猶以此終焉者亦朋友忠告善道之義也德威其毋以予言爲贅哉

祝壽輿情序

江湖

歲嘉靖戊子桐城西川方侯以進士令余邑緣便歸覲其母劉太夫人因請就養焉太夫人念侯叅仕且當劇邑欲其悉意于公所未之許侯既涖任馳僕箇書歸而奉迎之者數四亦不得命用是政餘不能無介然于懷越二年庚寅太夫人壽登七十有三十二月二十六日其壽期也邑之士夫叢聚而預語于予曰聞我侯少孤業儒登第蔚爲聞人實率太夫人之教而其仕也廉慎公勤坦夷直諒實維吾士民之休太夫人起居切侯之思固也吾士民亦深有賴而幸爲者何也幸其康寧恬祐而侯之在位也一日則受一日之惠一月則受一月之惠况久而至于歲乎歲而至于再乎三乎飲泉芘木不可不知所自也昔僖公賢君也國人頌之亦稱願其有壽毋子忍愛一言不爲太夫人壽乎侯之心惻乎士民之情仰乎余

對曰人子事親養志爲尚聖門之孝如曾子者亦惟是道耳昔歐陽詹遺親而仕京師韓子謂其父母之志詹在側雖無離憂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樂也而亦以養志矣之太夫人家故豐裕第宅田園之後水土時物之甘依依桑榆之情容有難奪其素者聞侯之伯兄某甫孝友天至晨昏侍奉無不得其歡心所謂離憂固已釋然矣而侯又克承厥志殫心治理旦夕陟崇階而貤封典騰揚光大則又非詹所可匹儔者太夫人之志當何如其爲樂耶夫樂則神

怡神怡則體逸氣和疾疢不至而歲年可久自是而耋而耄而期頤身之壽固未艾也自是而人皆稱之曰方氏之有賢母也能教其子學而仕也移孝以爲忠也不違其志而且榮其身也名與壽詎有窮乎此蓋理之所必然而勢之所必至者顧何竢于余言哉諸士夫作而喜曰子之所以壽太夫人者得矣亦可以慰侯之心矣爰命畫史以圖之各有詩以歌之并采余言以括之軸而請之侯函而援之使以爲太夫人献

成化丙戌同年世講會錄後序　江以達

世講會何會世講也何會乎世講世以講也會也講之好使世也講爲疇達先大父丙戌同年之子若孫也疇尸之大司成許公函谷暨其仲氏大司寇公松皋也許何以得尸成衆志也何成乎衆志許之先大夫襄毅公於社稷功最豐今嗣之通顯在丙戌無出許氏右者函谷於會貴而長貴而長長志無弗同也達與乎不及也何以不及從王事也不及何以錄所知也所知而不及於會凡得錄者二十有三人示嗣是而有知焉義皆得錄也錄何叙叙年也二十有三人何以不叙弗知也知其人弗知其年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必以年何從先君也凡爲先君者有兄弟之誼則凡爲其子若孫者皆兄弟也使夫凡爲其子若孫者無榮瘁開之者皆足以與念厥考厥自樹也君子曰是舉也見父子之倫焉見兄弟之誼焉見朋友之交焉情而道久而不渝

送曾子懋達奉大安人還吉水序　江以達

大安人之撫有懋達也觀其性慧測其向尹而確曰

必大曾氏使之學少而有開長而肆力焉既擢甲科爲郎迎大安人如京師會將有建白以請替之力懋達果之詔落職更即賜環辭竟以最遷得推其封於大安人居無何大安人謂之曰爾父母無擔石之儲賴先人寡大不善也而生爾今獲免于荷父用及於我二人我二人之願足矣衆且退爾善留京師盍謀我西歸懋達曰非存仁無能爲役必奉之表其情於上許之去之日江子以其屬追而餞之國門之外懋達揖而謝曰存仁之不肖二三子所聞也以二三子

之惠獲幸其襁褓之訓以奉天子不及於譴而羞其秩天子慈聖復與存仁得奉母西歸死且不朽二三子其勉出乃力以贊舉厥官尚無姦我君明威僉曰愁遠歸其親不忘其君而規及我友朋是行也其允臧爾乎江子則執愁遠之手曰二三子謂予也則有辭焉管敬仲曰宴安酖毒不可褱也子之請天子曰人情之欲事其親也如水之走下也其誰能蹇之明王不啇人之子而置其親是以歸子則子歸也以親也亦以君返而吉大安人將語子曰君子不先時而

計官亦不後時而替業明君在上爾安得長此服逸必速去我則子來也以君也亦以親不亦可乎且今爲省者十三而不用兵者六河決濟沛而耕此度土者三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以今之變明若觀火詩云心之憂矣不遑服寐寐之不遑而從康乎予懼子及於家而遂懷宴安也於其去輒以來要子愁遠曰詩云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其此之謂乎花時而往及花而見請爲子約之江子曰諾賦白駒衆賦菁菁者莪愁遠賦伐木之三章乃行

送魏子監稅蕪湖序

江以達 字子順 號午坡

魏子官於都水朞年而底績司空以爲能居無何蕪湖主事牒來請代於是司空登魏子而告曰蕪湖阻川帶湖闕金陵而圉豫章三鎮之材惟玆出焉東南之要津而天地之利藪也惟我王官歲揀一人以往釐其稅事國用賴之是役也惟爾實行廉而能勞可以無頓遂疏其名于上遣之魏子有難色語江子曰某之業其替乎上士貴道中士貴名貴名者將嫌是務遠非辭於先幸其冲冲擇而從之猶懼或即夫慆

淫也以速官謗剟宅於利乎利猶淖也不可鄉邇入而踐之鮮不汚矣誰能察之孔子之飲不及盜泉惡其名也名亡則實從之矣飲其泉猶諱其名剟身犯其迹乎江子曰有是哉則誠淺之爲夫也水之溺人也人實溺之夫孰非利涉也乎國之張官各有司存其致一也無低昂焉敬而從之鮮不濟矣先子而事事者盡非其人乎而幸是嫌也必遂請於朝以永罷其役可也是欲天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也山有木工則度之我有才人則使之子以能見使而戚以承

之反其類矣受知於人而獲使之而弗克終之不可謂信擇事而承之不可謂恭畏其難而遂輟不爲之不可謂勇不知逝與已之不相及也不可謂知恭與信人之大閑也知與勇事之大機也而一去之將不免矣可得名乎子實圖之以克顯厥剛也不亦可哉其勿示人不廣也魏子改容謝曰善哉吾子之言盡而忠約而有章二月魏子如燕湖

送許子之順德推官序　　江以達

七年春王正月許子至自榆林之役上嘉其勞召大

宰氏葵之乃以許子爲順德推官去之日江子集同官於司寇氏者觴之燕邸許子執爵作而言曰乃今天子冥視而遜聽唯小大庶官亦罔不滌除厥志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以共承天休予不佞以光大夫之靈獲從二三君子之後茲役也匪不穀是徵惟刑之徵惛洄訑亂實沉中疚乃不良於圖將罔克利於我有躬矧曰其克有樹於官敢徼惠於二三君子以共臨予不然亦惟是二三君子之僇辱焉滋多不穀其何重輕之與有袁叔與乃顧江子曰都厥知艱哉有不往往必濟矣愛莫助之其此之謂乎江子曰叛徒知也難而已矣其何能康遂語許子昔者先王之爲郡也有守與貳若倅守尸之貳承之倅分之料其卒伍算其錢穀以時布之而守裁成焉若決小大獄則實惟子之攸司執之埶如鈞之淵如蜮如鬼如不可得知是故君子之盡心於茲也不先而遂不後而違不斤斤以騁察不悻悻以恣威不拘拘以徇偏不飩飩以誅徵求其空持其平綽綽偭偭克威克明以尚乎中行作呂刑有之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吁念

之哉予唯鑒于大慧而貞愿而毅寬而有制剛而不激簡而無所滿悲則逼愿則民信寬則各得輸其情簡則不煩剛則不懈五者德之興也事之基也而鮮以終之鮮不濟矣厚其興崇其基以樹吾子之不朽其在茲乎且吾聞之拓疆固圉定傾保大功在孝廟謚曰襄毅者子之先大夫也詰邦國糾萬民簡在帝心命以司寇者子之伯氏也則夙夜匪懈襲伯氏之勲以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吁念之哉在大雅有之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許子憮然曰命之矣今之

好我者其子與在小雅有之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送崔大夫守順慶序　　江以達

郭之獄尚書隨崔大夫不可天子聞之奪尚書官而
直崔大夫會天官氏籍崔大夫最遂擢知順慶府事
丁時天官氏述天子意旨致崔大夫而告曰嗟爾守
夔試爾刑辟爾剧勤恪慎帷我先王之常憲是明是
式罔有攸忒以奸我天子明威天子嘉樂爾是以有
順慶之役乃順慶遂在西土俗僄好任鬪地多阻民
嫣悧孔利轄之實難爾其敬揚明天子之意畢布乃

心力式别利器以篤芹烈順慶底績天子大究爾乃
弗績忝厥命其於爾躬有疚崔大夫曰惟力之弗舉
某弗能盡惟克濟疇敢不惟嘉言是服栽圖署而行
乃别於江子江子者崔大夫同官於司寇氏也則謂
崔大夫曰子以進士爲郎一年而問三年而殷殷丕
馳六年而裂土五伯里休茲往矣其若之何以從政
崔大夫曰氏指也力則財則財惟屈伸某弗敢肆
必以道小大之神各有攸司犧牲玉帛惟國有常享
某弗敢瀆必以賓上官稱擬最迁其窮毒逋其民周

旋惟善則不失名譽某弗敢蹈必以則民之有奸宄
猶苗之有草草易滋蔓而除之則難某弗敢蔽必
以法武國之藩也塹藩敵寇練甲兵繕城郭某弗敢
惕必以時江子曰若此者可以從政矣愛民仁也禮
神知也事上禮也除惡義也講武勇也吾子强志而
植學倜才而習事志强則堅學植則遂才倜則達事
習則精而仁以體之知以出之禮以守之義以行之
勇以備之如農夫之治田也耒耜具矣是穮是蓘歲
其不獲

送李子序　　江以達

李子者豪賢人也嬌嬌尚氣節予盍李子二本聰明
他才藝弗李子遠甚李子顧兄事予人意氣弗予
當者即弗當李子予起而赴闕也已李子爲祠部郎
聲名駸駸殷殷出予上而大宗伯者自其在庶僚雅愛
器李子至是予大慶李子得事大宗伯將大究李子
所得爲而悵予之竟焉遭也無何有惡李子於大宗
伯者大宗伯若弗之有聞也時天子好禮咨大宗伯
昏旦至大宗伯以屬李子李子操筆泉湧無弗稱天

子囦懿天子益賢大宗伯大宗伯于是信李子益
堅惡者則更其端謂大宗伯曰為人臣者無外交
李公之屬吏也多外交私其事於人將為公甚不
利為剥以曆時時激怒大宗伯大宗伯乃訑訑然
疑涸涸然不覺其言之入於左腹也則拾細小劾
繫李子於獄予時為司寇郎當鞫李子則讓李子
曰今之郎官事尚書有不磬折而趍雎盱而視乎
有不唯唯而是屏氣而聽乎有不於尚書所親愛
懇懇欵欵而與其朝夕道達巳乎子之事夫大宗

伯也衆疾趍子徐徐上衆俯離地不以寸子徵俯
仰視直顧錚錚然倚案與大宗伯論可否不問其
所愲與愛斤斤焉務臧否之為得大風有隧貪人
敗類子則有隧何貪人之尤乃當其不應事理具
獄書報天子天子重大宗伯言出李子於湖州李
子感而自訟曰甚矣相信之難也日某之承乏在
部也大宗伯於郎官中獨見禮信而今伏辠者竟
某也予唁之曰予不見夫彌子乎力其見信於衛
君也矯駕衛君之車食桃不盡以奉衛君衛君曰

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讒者之說行而彌子之愛
弛也則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夫大
宗伯之禮信吾子也無亦曰某堅剛之器可與剸解
非如餘子者盡諾諾為也今則曰彼實慢而無我蓋
亦矯駕其車而嘗食以其餘桃吾子何憾於大宗伯
哉曾參之不殺人雖疏能信之說者三至則其毋不
免投杼而走吾子之賢孰與曾參大宗伯禮信吾子
不過其毋惡吾子者又奚啻三至是無異乎大宗伯
之投杼也然吾子伏辠而見也大宗伯實謝曰某過

聽於人之言則是大宗伯竟反杼安織而吾子果未
嘗殺人則是禮信吾子卒無若大宗伯而吾子之賢
無恙也難評者事願昧者時為吾子者敬其事而時
之俟耳又何慼焉李子曰吾聞之君子得其時則駕
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請自此蓬累而行矣

送右司馬養齋徐公歸武進序　江以達

賊鎮煽孽機書晨夜至機務旁午天子于是詔貴州
巡撫都御史徐公問入為右司馬佐本兵之務于謀
也鄙至是甚喜幸來公公至則廟謨既同尊兇獻馘

公則條陳六事大抵布威德明賞罰厲兵選將以遏
亂源與左司馬錢公深計周畧裨予不逮予用不盬
不悖克奉揚天子威命飭靖諸鎮皇心載寧居無何
公杜門謝朝籍人意公之暫暇息也已而旬日不出
已而越月又不出已而遂奏上其畧曰臣少小孱弱
多疾病設被錄用周旋四方之役者三十餘年遭遇
陛下致位卿佐不虞分過菑生沉痾與作防於飡事
近以問醫醫曰殆祟少澤而脾痾也不攝將防於躬
折其天年幸陛下恤臣之私放歸田里少延喘息臣

不勝大願天子厭公志決乃俞公歸于是九卿百執
事群往視公則議者曰人臣年及去疾去不得其官
去三者有一然必一疏再疏三四疏乃得去公年及
耶不得其官耶而公顧請去果疾耶而天子以一疏
即俞公去皆衆人所不識也公曰不得其官而後去
之不已晚乎若年及去疾去是二者則去就之大較
而非所以盡大臣之故也不有嫡子乎家以之承也
父以之爲也非甚不得已不能一日置其家而不之
理也是所謂應門之子也其次則綽綽然矣大臣者
亦視其責之專而君之倚寄與否也責專而君寄耶
是所謂嫡子也則是不得槩以其年與疾論去就也
不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乎顧予則猶綽綽然者也
而況果疾耶予以疾請天子推誠恤隱不虞臣之有
他故也一疏而俞聖恩之厚也君謂天子去留大臣
必俟其三四疏而後俞之爲得也則是姑於其一二
疏而嘗試之也是則私之乎窺聖人也冢卿曰甚矣
公之勇於身而知於君也是舉也內不謀於妻子外
不聞於僚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天子厭公之深恤

公之至而竟不以彌文留公是蓋礪砥臣節風示天
下遂一人而抑揚進退之微權也不然則拾蚕握鰓
而不知止者皆籍一說以爲之辭其無乃廢天子之
命而臣幾頓乎九卿百執事僉曰然謂予公僚長也
且知公深宜序次其言而重公之行

壽邱翁序　江以達

邱翁者又十年是爲明年從子進士汝艮旅京師偕
汪進士似以翁子民仰同貢舉相率詣江子謀爲壽
江子曰何以乎曰壽翁以觴吾與子勿登其堂壽翁

以裳吾與予勿克承筐在小雅有之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曷不抽予之秘思騁予之文章以爲翁不朽者安克稱量江子曰若知壽翁矣未知翁所以壽也曰願聞翁所以壽曰商邱之木葉毒而不可咶大根軸解細枝拳曲自拱把而陰芘千乘之駟杙羆椑傍之代舉不相及焉犧牛布清滌豐芻榖一旦被文綉而入廟門吾見其形之觳觫也夫不屑爲犧牛者則寡也吾見翁爲商邱之木也睢睢盱盱塊如芚如欣戚不入其心善敗不攻其慮居常嗒焉似喪其耦頹頹

乎其欲醉而終日也儽然若棄其生而不訴也覛役役乎畧而容其有求於世也閔乎其若已毀也任乎而弗迎也而弗彊也而亦弗海也從子曰則翁之材不逢斧斤乎曰白顙之牛亢鼻之豚不可以適河巫祝祝之也自神人則以爲大祥也柤梨橘柚不折泄者疇哉若翁者是爲含章是爲葆貞是爲緣督以爲經莊子曰緣督以爲經養身長生之術也從子曰噫嘻徵予言吾不知翁所以以是徵之翁壽可算乎汪曰是所以壽翁也

贈徐長公序

江以達

予讀管子而嘆其爲識治體要云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其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四維非禮義廉恥哉槩視之與治理甚相遼也何絕而覆且滅人之情苟可以塞志舉喁喁思嚮顧有所畏沮而不肆然動於欲要以其有禮義廉耻耳不然則務得而輕僇辱利趍勢附棄是非而誣善敗頹然靡所不至舉天下之人皆務得而輕僇辱利趍勢附棄是非而誣善敗頹然靡所不至何國之足亡嗟乎嗟乎

此誠治亂之幾識治體者所重審愼而哲士或忽於其甚昭灼較著也今天下之維張耶絕耶於戲難言哉吾猶幸今之天下傾危之習成而遠於覆滅者猶有如吾臬長公者流也公骯髒不習脂韋已嘗爲從吏不偶輒棄去已而徵復就前備兵於廣也予尊大夫尸海防焉黃秀山之變曾城且摵尊大夫密籌督府計平之督府上捷書張諸褊者顧嚚嚚忌公獨謂尊大夫曰張矣愼居之明年孽餘復獗諸忌者偵督府志在苟覆幕也即希督府旨曰亦前路之甚耳盍

救之公曰不然庖人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會尊大夫解職諸忌者之說行而衆賀其功諸忌者
顧施施居不疑公笑曰是何異毀人之餘而嘐其右
哉惠慾醲慝憂未歇也弔之不遑又何賀焉夫利害
者一人之私也安危者國家之勢也曩之勢豈盡閤
於諸忌者而公獨智哉督府急就利耳諸忌者希督
府旨又可以擠人而攘其功殺人以媚人而有利于
已則爲之而顧愛於一攘哉管子曰禮不踰節義不
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若是者蓋廉恥道喪自進

而不必其踰節也何有於國家人各有能有不能蔽
惡而從枉公蓋有所不能耳誠非有私於尊大夫而
輕違諸忌者與督府也見於國家之勢誠爾也故祖
制監司與監察體相軋而今之天下知有監察而不
知有監司者自失其紀而偏重之勢懸也公之長臬
也監察曰是公曰非監察曰可公曰否危言顯回不
少狥僚寀並生氣知法守而偶旅者顧謂公訄頑不
善宦也而不知其存體而遵制也禮義定於中而利
害輕於外耳子思曰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
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
其非於戲君日驕而臣日蹈上下承比無復廉恥是
非之心國之滅亡無日矣使如公誠掌臺院信道明
紀以繩官邪其諸嗜利無恥依阿洩沓之徒必鰌伏
鼠竄自蒽其形響之不幽坐巖廊與聞佐理必塞主
違明國是賢者有所恃而立必不肯取古所謂唯唯
悠悠者効之顧以資布於藩使佐錢穀關案署隨行
而入逐隊而趨足無咎乎公之碌碌也

贈徐公擢楚藩左使序

江以達

人日報至藩右使徐公擢楚藩左使江以達曰於徐
公之擢而知用人者之有經也夫外吏之軒輊無有
不御史出也而用人者常因之先是御史之察於閩
而歸疏其賢於天子也顧首擢公出御史意遠甚嗚
呼人情之不可強而合也譬則規矩然矩之不可以
爲員亦猶規之不可以爲方也公直方人也啖之不
甘撼之不動不善以言語顏色承籍人其所遇落落
輙坐是然亦以此大有聞於時前之御史其所自待
與其所以取待於人者何如哉公以直方聞而顧不

為齷齪者所容是必刓方以為員而公之賢未可知
也是故公不能於御史而公之賢益彰御史不能公
而御史不為病何者公屐其素而御史者亦安於其
常耳必以此病御史而詶其何不脫去已以伸公之
賢是欲以方底而承員蓋責跛者之不大趍澗武也
豈不誠愚謬人司馬光之賢聞於替卅蒲宗孟雖庸
猥豈誠不知神宗舉而問之要不獨欲知光也而宗
孟顧短之神宗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不益彰
司馬之賢而宗孟至是為何如人哉屈子曰昔為芳

草今為蕭艾言世變之驅人也聖天子知今日之故
無有如好修者之為害若曰以某之賢而名不登于
薦書中人何恃而為善哉用即日手擢公不少待以
示人臣果有守道不變如某者上固未始壅閼乃繁
有徒幸以御史之故偭規矩而改錯無為也豈非取
狂瀾而立障之是公一擢而聖天子勵世之意淵乎
慱也雖然左使者外之標大夫也藩臬諸長貳作止
唯諾惟左使視往往豪傑之士能不失峭直于其卑
秩時而迄為左使則嘗忍心熟計以為苟須臾即可
入內取高貴何不姑少徇而萬一速顛躋以隮垂成
之官哉諸長貳視之以為尊如左使尚長顧乃爾此
必當官之體宜爾也而我何得為是孑孑也則是溺
人心喪士氣而驅世道於不可救也為左使者當執
其咎耳予於公之行也竊以是覘之

送陳大夫考績序　　江以達

予嘗慱觀乎往故凡諫官直言落職者未始不隨蹶
然以起而盡償其所失也夫非諫官之將欲取之而
姑舍之而有所要於其後也主怒平國論定與其言

必錄其人要以勵天下而風臣節也今皇帝二年陳
大夫以福清令召入臺為御史居無何即抗疏忤旨
事且不測已而竟黜為合浦主簿乃直聲殷殷動天
下已而簿合浦五年稍遷新淦令即又如新淦三年
稍遷大名同知即又如大名又三年稍遷閩按察僉
事即又按察四年而當考績即又將考績而為大夫
恚者則曰以大夫之忠於人國少不如意棄御史如
涕涶然而竟以是陸沉不大顯庸也信矣其事之左
而名為身累也江以達曰甚矣非大夫之心也公儀

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于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于魚此明于魚爲巳者也爲諫官謀者曰緘口而免于禍則不能欲大欲道直而禍不免乃將獲于有終則是以入主爲奇貨而終南誠捷徑也是公儀之欲求給于魚而不受也甚矣非大夫之心也大夫知死其職云爾也而悲者則又曰即大夫未嘗有賜于君父而坎坷阨塞也累級而升計勞而食以其日力與餘子者相盈縮亦不宜若是之寸寸也

噫是又可謂工於謀人而拙於謀世也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夠今所取當於天下之士者何如哉大夫孤介狷絶時然後言擇地而蹈之而咎世之不吾偶是範我馳驅而咎一朝之不獲十也雖然樂富貴而惡貧賤大夫豈異於人哉迹大夫所安者甚難也大夫起進士試劇邑七年而後召立朝僅二百日投荒萬里屯如邅如以迄于今者十有六年使褊心者君之其幾何不負氣悻悻怨望以去不然則將睹榮萃以易志苦流落而生悲口遷月就偭規矩而求少適于世者將有所不受而甘心矣大夫不激不隨惟其所置居之若壹下上盤錯之司而不以爲勞也周旋猥瑣之役而不以爲辱也出沒澎湃之衝而不以爲虞也屛紛絶慾一身一僕形影相弔暇日則閉門誦文史討興廢間與其所莫逆者而商確焉曾不自知其境之爲逆順而時之爲利鈍也此豈大賢以下所能矯情以鎭物哉傳曰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誰能忝之大夫有矣而過爲大夫戚戚非深知大夫者也五石之瓠剖之

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是或拙於用大也然而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以爲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大夫爲不龜手之藥有年矣而不免于洴澼絖夫固有所不用耳而未可謂其拙于用大也

歲考錄序

江以達

歲考者歲一考也何考考文也考其文巳乎周子曰文詞藝也道德質也篤其質而藝者書之是不足考乎然則是錄也其實篤而藝書者乎未也藝而不佚其實者也國家之以文取士也謂文眞足以得士也

謂眞足以得士者謂實篤而藝書者也涵經噐道本原深矣崇論竑議規模立矣審勢籌物經緯明矣以措諸用誰能藝之是故支離而險側者畔道者也時似而暗合者望道者也畔者巳矣望猶未也韓子因文見道文猶先於道也非周子篤其實而藝者書之也

壽桂州夏相公叙　　江以達

聖天子沉情大道寤寐叚弼積有年所精神所通上帝斯賚乃嘉靖庚寅公自吏科都給事中被特旨拜

翰林學士明年拜詹事拜禮部侍郎禮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太保賜玉巳而拜大學士入掌機務薦極三少階上柱國特進光祿大夫三代而下人臣之遭鮮有儷矣古之言曰君子之仕不爲宰相當爲諫官夫豈以宰相諫官之爲尊顯貴近稱所幾幸自九卿百執事下及郡縣吏非不可以隨其勢而行其道然皆各尸一職而不能相通至天下大利害大失得繫生民關社稷者獨諫官得言之宰相得行之耳公自我皇上登極列爲侍從于時國家承積徼之後精神命脉盡係於更化之一詔而其大莫難于裁武職公首任厥責霆迅川决而嘉靖之勢赫然中興帝心固于是簡在矣巳而再踐鎖闥尤殫忠畢慮知無不言其拔于帝心而莫逆也若手戶樞而轉圜也巳而陳經考禮首發天下之大難帝外不咨于群臣內不謀于媟近一旦拔之庶僚之中而置之具瞻之位公不懼天下不疑居常所學既于諫官將得言之諫官所言又於宰相得身親行之矣是故親蚕籍田之儀郊社宗廟之制鴻經鉅典朱子所致憾於千五百年旋悍

莫能理會者聖君賢相相與闡幽索隱考衷析義一舉而修復之而禮樂之化沛然達于天下夫自古中興之佐莫先于傅說周公之盛以其制禮作樂耳公登庸之驟幾迹夔卜而發明典禮恢弘制度往往出乎事業文章之外其於作者之聖可謂善述而師其意矣公執政之六年也爲艾又十年鄉校之士與其師首育背栽之化者謂不宜以私自遠乃相率圖馳爲公壽江以達曰公之壽獨于其身乎哉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宰相者佐天子

建皇極斂福於君而錫福於民者也則天之壽公也
從容啓沃帝心高拱穆清以迓天保壽在一人
進賢退不肖庚明厲翼以隆楨幹壽在國家順四時
平庚政斟酌元氣調燮大和風雨節而寒暑時疾疢
不作人無夭凶壽在兆民日行順軌三辰七曜不虧
其度以畤五岳以流四瀆壽在天地豐功茂烈以勒
景鐘以銘大常以照史冊垂於無窮壽在萬世謂公
之壽獨于其身乎哉保乂有殷此天之所爲壽乎格
也不出乎此而區區於耄耋期頤之祝則亦淺之乎

其爲願望也已矣雖然衛武九十而警于朝伊陟象
賢復相大戊古今賢聖人爲國元龜以丕樹勛于天
下未有不黃髮鮐背而澤流子孫者也詩曰樂只君
子遐爾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是則天之所篤而
公所宜致者又何祝焉鄉校之士與其師僉曰之言
也大而則是所以壽公矣

贈周令公序　　江以達

百姓之不蒙其理俗之不興非必吏盡不肖之故廉
而能者與執其咎天子神武樞筦之地錢神不行監
司得布其紀綱于外不肖者將無所因而託即幸而
託焉亦不得肆於民上以從其滔穢廉而能者士人
之上焱觀風者所采以爲賢而薦之天子者也然古
今吏治莫盛於漢班史所傳顧不曰廉吏能吏而皆
以循吏名當時鉤鉅刻轢赫赫然神明者多拒而不錄
至所傳酷吏則其間又往往有廉直勁倨之士夫非
吏不繫于廉且能也廉且能不足以盡吏也廉以有
守守峻者常易至於裁物能以有爲優爲者常易至
於多事裁物而多事將遊刃無餘地勢其緣而欲治

之也太史公曰奉職循理可以爲治故吏以循稱所
貴其有廉靖無求之節而能襲人以君子長者之風
貴其有疆毅果斷之才而常自處於安靜不擾之地
故俗易興而民蒙其理我周令公者故當世名士也
始受命令貴溪則首聞貴溪爲難治貴溪之人於令
公之始至則又疑令公爲難事也已而君子信之小
人懷之朞年臺臣交賢而薦之然賢令公者不過曰
矢志不渝而氷蘗讓操也曰持法不撓而豪強斂迹
也夫以是爲不知令公則不可謂是足以知令公則

未也夫士之廉婦之貞也不貞不可以爲婦貞而許于始戾於室中貽虐于臧獲此易所謂婦貞厲也夫以其貞爲厲越閫踰閾鶩然而干男子之事乃其祭祀賓客酒漿絲枲返怠焉而莫之親此其能非無成而有終矣今一節之士砥礪其廉隅自私用知以之取高譽蒙上賞而實惠不加於百姓者非寡也乃令公之爲廉則非出於砥礪也沖乎其中泊乎其無所於起又非獨於其已廉也其節民之財也若出於其家然其重民之力也若出于其身然其先民之欲惡

而興罷其利病也若甚于其情然撓法者懲非斤斤然日索豪強之執撓吾法也疾呼者拯非煦煦然日令細人之必吾德也事去而不留物來而順應不自知其爲能也方且虛心退聽惴惴焉恒恐過之不聞而謗厲之叢乎其身也則是令公之廉廉而不劌也令公之能藏于不能也廉而不劌而人不棠其劌藏於不能則其能不窮是故君子信之而非有以制之也小人懷之而非有以愚之也令公亦樂而安之語於人曰人言貴溪爲難治者妄也知令公者不究令

公與俗之原得人之本第曰賢哉某不畏強禦且有守則亦淺之乎所以待令公也而古人循良之意遐哉邈矣觀政者求諸野江子者巾泗之野人也食力艱而息機久故於覩令公也爲獨詳令公且赴闕二三文學微言及于野人不敢倡一謏以得罪令公令公非可謏而野人非能謏人者第懼夫人之知令公者或淺也獨闡其幽以從傳循吏者攷焉

祀雪田陳老師遺像序　江天沛 字一元 號省菴

像有形者也非形形者也群邑之父若老子若弟而

尸之祝之曰吾父也母也此必待像而著者也群邑之父若老子若弟而歌之懷之曰吾父也母也此不待像而存者也若是則像可已也雖然果吾父也果吾母也祠而像之民又烏容已哉吾鄉之有雪田陳老師也上下數百年間以廉能著稱卓爍如公者指不多屈吾嘗遊其署矣絃泠泠以溢耳羽修修而長鳴吾嘗登其庭矣堂之上若無吏堂之下若無民刑空政簡山鳥下窺而行者謳于塗眄者頌于野鳴公之繫人思也非一日矣去之日民扶老携幼扳臥轅

槪者咸涕泣不能舍卒不獲已留一像于山寺歷兵燹百刼而巍然獨存豈公之神固有以陰庇之使然耶抑棠蔭在人遺愛難忘雖至強至暴者有所不忍毀耶噫亦奇矣歲在丙申鄉人士念公之澤不置謀去今十餘年所猶赫赫若昨日事因其起而尸之祀之且相與買田以祀之而目其弁言屬余夫余則安能誌公之烈自憶束髮受書以來辱公之知最篤且久而其知公也亦頗深且悉吾師也乎哉吾邑之父也母也吾劇安能已于言也吾邑之父若老子若弟

則又烏能已于祠耶雖然是有形者也非形形者也公有所以長存于鄉洲百里間者而不特夫區區之像也是區區者民爲之也

湖陵江集卷之二

饒江蘈春先生校訂　呆夫敬源甫　男 敦化 悠久 中鎮　孫 映麟 [illegible] 映瑠　訂

序

壽袁令公序　　江以達

古稱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嗟夫以予所遭豈得言燕趙哉昔予之承乏在楚也會章聖祔顯陵事體旁午諸大吏日劻勷走境上予以提學總三司之篆盜

撅江張親藩顧夜制城門鑰自啟閉予不可仿軍吏歸鑰中贊禁王怒將梓宮尚湖安慶已而籍亂欲先期艤下流百里許予曰親王出入有典章在王冒險遠去國留滯騎從非祖皇帝訓請按欽定儀江迎祭如禮便王復大怒厚文致予罪飛章怒天子詔逮予京師至威甚予憝然就械繫詔使盛居爲奇貨厚徼王闔城洶洶撫公而下皆屏息無生人氣於是楚之士數百人不期集日事亟矣群排闥見詔使語詔使日我師執禮守正觸忤親藩致劾詔使幸詔使善完

其軀於天子道路事設有他虞諸生義死不默詔使
悚然動容羣小窺伺操隱禍者盍狠顧相失予共豺
虎旣食十八晝夜走數千里竟獲生致闕下者實楚
士之忠辭義氣有以衛之天王聖明窮治無他狀竟
得亡以不死予過外內縉紳先生未嘗不昌言楚士
之忠憤而高其義使天下之士有所興起也已而袁
令君者授除書涖予邑君楚人也比部汪克敬任數
言其賢予旣感楚士嘗忌予之難至是復樂得楚之
賢者父母予予族幾有所特而苟田里也顧自以罪

見放日杜門戶黜其聲光不敢旅衆抵見令君乃令
君能卹予之賤輒循例造予予獲一再見溫辭惻悃
有古循吏之風焉與論當世事至不可人意輒爲之
扼腕暗噫愀於顏面爲政務存大體不煩其令嘗曰
貴溪之民若瘠土之苗牛羊牧其上而莫之能植也
吾不能操切愚吡以要赫赫仙源之役中貴人坐而
董者踰年需索百出不抗不撓而動之以誠尤身自
節縮至出其俸以助供享中貴人感屈戒羣從謹避
袁令君而百姓陰受其賜矣予喟然嘆曰士窮有親

上死長之心則違有憂國愛民之實遇變有伏節死
義之勇則履順能成尊主庇民之功左氏傳春秋之
賢多楚之大夫以予所遭則令君仁賢與楚士他日
之義相因而見豈非岐鄧之都教化素洽而昔之賢
人君子流風餘韻猶有存者哉燕趙間誠輕死重然
諾多豪俠之士要未必盡學問知義理君父民彝之
際動而輒中也按進士書令君以是年屈強仕予生
之年同月又同其日又同尊大夫與而命曰公瑾少
伯符一月請爲兄弟令君長若瀛入刻耳四海之廣

郡縣之多而吾土適惠徹令君與若聚首是豈偶然
之故哉然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
也已若自考孰與令君賢予跽而進曰四十者孔子
不惑孟子不動心之日也行年而至於是終身所就
大略已具令君素從事乎知言養氣之學天下之事
彪分著列迎刃而解又器洪力定如萬斛之舟遽克
其量載之不爲重庶幾乎當大任而不動心者不肖
駑駘人冥行却步闇於先物而又悍然不顧於死生
利害之間是猶懼未得爲告子也安敢望令君賢尊

大夫喜曰若之言是也次其說聯族屬書之爲令君壽請終其身得兄事令君

送袁令君赴召序

江以達

臺諫缺吏部以聞詔徵天下府從事縣長吏政成而聲籍甚者二十有一人以入我袁令公者奏長吏第一於時貴溪之百姓悄然失其父母士大夫失其師帥丞若簿若尉失其朝夕所嘗稟令而江以達者縣之草莽人也嘗從大夫之後丞若簿若尉以士民之情造其廬而請言焉江子曰是無以戚戚爲也賢如

令公而欲私爲貴溪有耶令公入天子大庸令公令公將得盡行其志謂貴溪不復與有令公耶顧天下之事吾願與令公一發其大難也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在知幾者能識其重而亟反之古人論天下之勢常不患其瓦解而患其土崩蓋以禍難驟興爲瓦解以基本積壞爲土崩瓦解之勢可畏而易見土崩之勢常積重而人不知秦發適戍三千萬北築長城以備胡已一呼而亡秦者乃繩樞甕牖之子禍積重於海內而人不知故也今海內全盛國家之患常在鹵北北虜騎直入河套如履無人之地而雁門偏頭幾於不守有天下之慮者未嘗不當食而投箸也然天子神聖一二石畫之臣祇奉廟謨天下之勢猶未至于瓦解曲士之愚以爲今日培植國本爲宗社生民至計者難于安內而不難于攘外也何也民怨於下而上不知吏肆於上而下不得訴壞天下皆是也然今之肆於民上者盡其性本然哉形勢之途有以驅之耳上下相蒙賄賂公行廉恥道喪中人何恃而爲善何所畏而不爲惡哉天下之人皆以爲善不

足恃而惡無所畏欲民之聊生不可得也幸天下而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是洪河之岸日浸淫汜濫嚙齧其趾而居其上者岌岌乎不自知其爲土崩之勢矣令公身蒞一邑而志在天下者也其爲貴溪也適會至難之日力行教化而後誅罰而姦宄無所容尤身任利害非則之令不及于民至事不可意輒喟然嘆曰吏尚可爲哉猶紓情曲運至捐其俸以給公需而常乏絕其邸中人益嘗輕重天下之勢而深然於幾微之際矣今進而立於朝廷之上得與君相議可否

必究極其治亂之原以盡天下利害之實心不能緘口養望以貽諍臣之誚亦不當毛舉細故聊出一語以塞責也至於無益國事以致君有拒諫之名而臣獲盡忠之福吾不願令公爲之昔汲長孺不拜淮陽願爲中郎出入禁闥黃次公爲丞相功名損于治郡時黜志在補過要非真薄淮陽者次公摠綱紀不及內魏則差怠於宦成耳令公他日且得君坐政府公卿間知不復聞神雀之議令入踐禁闥一朝天下聳聽聞天子改容而禮之稱爲社稷臣者必令公也于

其行也請以是覘之

敘督賦贈蒲山尹侯　江以達

史稱楊道州賦稅不登數爲觀察使所誚讓而道州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夫帝王所以臣一海內使民奉正朔供賦稅耳吏於其土而不以時登其民之賦稅則誠不爲奉職雖然是未足以窺道州也德宗時裴延齡方掌度支諸州于常賦外往往貌相掊尅以希姦人之旨剥膚推髓民不堪命乃道州獨後催科之政寧身被誚讓其心自托於拙而不悔

蓋其矯時憤世以愧天下聚斂之臣陰附於延齡者耳非真謂長民者皆無關國計於所常供可以一切怠棄其政而莫之省也且使長民者誠勞心撫字能如道州則民有恒裕而惟正之供自不督而辦是催科之政又未嘗不寓於撫字之中道州之拙其諸異乎人之拙矣尹侯全楚之英而盤錯之利器也甲辰秋來推吾郡已而奉臺若省檄視篆吾邑吾邑之民其時蓋若瘠土之莨牛牟牧其上而莫之能茁也侯身自節約而蹂躙其目與民休息不數月而民之生

意津津然滋矣已而得謝還郡乃民之攸暨常在于侯侯亦未始不於吾邑獨私常眷眷也踰年吾邑之民又得請于上而侯再臨辱蓋不下令而侯之心通乎百姓矣故其始至宿冗積件絲棼緒糾不可爬梳侯不徐不疾纖析容與終月而理久之政通訟簡至有時寂坐庭中了無一事鴉啼吏散侯還几而嘿常若穆然有深思焉已而部使者最其督賦之勤奬而異之丞若簿若倅以請於江子於侯也見官無逋賦矣未聞侯之勤於督賦也蓋侯既以忠信平易通乎

百姓之心又身任利害自上非則之令不及于下上下公私通洽一體故民之急於公家如水之赴壑不決而疾輸運之徒肩摩轂擊而不自知以爲督者侯蓋深體道州之拙以爲勤而道州先得侯之勤以爲拙也所幸天子神聖樞筦大臣方以節用愛人之道率先天下侯之矯枉無所用其爲道州耳部使者職在督賦故徵侯於其所見不知侯于賦實未嘗督賦發于不督乃侯之所以爲賢而部使者未必能知也此五月至六月不雨也苗則盡仆侯誠索鬼神袒衣徒步殿揮使之衆相與大雩于炎風赤日之中其憂形可掬也已而膚寸之雲滃然千里畊者始有樂生之願是感通之際蓋可見常賦所由登而奉職之吏要不貴于其能督也江子者中泗之老農也嘗手握三司之篆於楚徒持法得禍無一毫功德在楚人被放而歸乃又得楚之賢者託其餘生是楚蓋有大造於予也而諸君之請又適當喜雨之後故樂道侯之所以俾得侯之賢者不誠于其督賦又輒引道州之事以明侯之督賦其諸異乎人之督賦也

贈石居子叙　江以達

弋陽與貴溪接壤言郡邑者率曰貴溪多士大夫不重請謁以得行其意與可否人弋陽應酬差簡顧俗嚚而武一二姦人之豪時舞知敢持吏短長故二邑者常揭在難列謂心得鉏搏敢捍之吏居之宜噫是果信然與抑亦存乎其人也石居子者故臺中之名御史也棘棘持直道不容於朝黜無何稍遷爲弋陽令弋陽之人曰石居子挾儁才弱冠卯脫穎待詔禁庭已爲天子法從玆鬱鬱不得志必且負氣骯髒其安能折腰爲我來即來則必亦鄙夷其民人敖然拒事閉閤養望數月日待遷以去不爾又將必峻自標著淩厲振蹈任情以裁物漫然而泯其胸中之磊塊吾見弋陽之人且重足而措也石居子已而不然受除書匏日就道至則孳孳焉問民所疾苦噢咻而拊循之一切破去崖岸終日坐聽事聽民之曲直即委瑣不厭上令焉而非其則者自身閼之不及於民至事不可意其怡然居之若水之消於夏日渙然釋也已而是心通政立威宣惠流民則大和向之窮魁曲

蝮虺幽而嘯含沙而伺影者皆聲銷跡滅化而爲人不居子久而樂之若將安焉殊不見弋陽爲難治弋陽之民其安石居子也若家父母然曾不見石居子之常爲貴近而於民有所不延也石居子至是居弋陽者三年當以其績赴闕而洗學諭者浦東之老儒也嘗訓導貴溪乃爲其縣之丞簿尉抵予草堂謀所以爲石居子重者予謂石居子之賢豈待言而重哉夫今朝籍間豈誠乏好修之士其初有不矢心砥礪欲以其忠臣孝子之身傑然而有樹於天下顧一不

幸而蹶遂頓阨喪失其所措則不免陰悔其初漸至於改步易御以幾幸其詭於獲屈于日過時而不採分將爲蕭與艾也悼賢者之節不能不推移於世變故于石居子之不容於朝然猶爲其矢心砥礪之初誠賢矣其終或未可知也一黜而爲丞再遷而爲令使石居子有不堪於此少滑稽以行其迷化之術其自劾於譎君直轉圜也顧石居子既不倅在以自果又不改路而多岐堅忍靜穀雖屢領至于三年而不悔乃卒以報政行是乃所以爲石居子也邇來天子神武公卿大臣惕然改玉圖所以進君子而退小人會臺臣方交列石居子之賢於朝則在廷之臣今必有能爲石居子推轂者使君子有所持而必爲善也終非石居子與予未見石居子而耕於鄰之壞夫耕於其鄰之壞則其所以知石居子者爲非誣而石居子雅無還往於予則予言之不爲阿私所好也如是則謂之能重石居子亦可也

張東沙集叙　　江以達

余嘗怪古之文人何其狃於用長而底於觸類也杜

子美長於詩然遂以詩爲文故文不逮詩韓退之長於文然遂以文爲詩故詩不逮文狃於用長者過也歐陽永叔不取杜詩蘇子瞻不取司馬史記夫歐蘇不與杜遷類即欲類之而不能也乃各負其是而不相通此其偏有以底之明興治定道洽弘治來文人學士駸駸思古而北地李獻吉實張其幟獻吉善體詩於杜而未食其精搆文於遷而幾入其室者即其文力已出歐蘇上而其與何仲默論文也則閉關絕立持堅白而不下而古人嘗道大同之意詭矣以予

觀友人張惟静則文人之鉅盖非獨才之迥擅不可幾及亦其道深而見徹心所嚢括有大過人云惟静生而穎絶弱冠攻賦頌落筆成聲不作今人語已登朝籍拜南儀郎乃益綜群言傍𢿙六籍收視返聽精騖八極于是至道冥詮綺辭爛溢公卿先生樂睹其面而倒屣者益無識不識也于是鴻名振於白下豹变蔚於江右余時竊伏草莽一覯心納即願托永交而未得已督學于閩惟静業条藩之政余自惟蕪陋文質無所底仰覌惟静盖奚啻蓬蒿之於九萬也而

惟静輙平論就而起余曰詩有全體衆美具焉物性鮮融常二其一今之言詩者非寡也然輙以其所工速欲懸衡天下而稱物者又何多也後濃縟者陋冲淡貴簡緻者賤質任尊流麗者惡沉鬱剏纖婉者奄雄渾樂闢綴者黜悲壯是何異管中見天謂所見非天不可而以所見之外無天也豈不謬哉余以是知惟静之才命令一世而其心則常近人小知惟静者幸以文藝而其淵涵浩渺正未窺其涯涘已得請其所著詩文若干卷受而讀之湑佚風雅侵軼屈宋立格於漢魏取材於六朝而音節變調出入於開元天寶之間情觸景生神在象外如元造播物色相種種一物之中生意具足其文麗而則正而不迂若發額豎離衆絶致而奇氣横逸不可控馭又楊馬之所走而望焉豈非古今須臾四海一瞬韓杜之所不能以今立乎人之門墻而自矜堂奥者非所儷也惟静既莫余逆也質余謂曰蒙惠發言乎期絶奏誠見知音之不易而痛賞心之難遇也然某之倨惡非子誰定余憮然曰昔丁儀之文就思王正之思王猶遜而

不敢惟静之才十倍敬禮如余短長孰與思王非南威而論淑媛其亦不自知也已余方眩心奪目神爽骨驚輙論次古今之大較因以譬言云爾

送黄子判鬱林序

江以達

梧負海㟙江襟五嶺控百粤去京師萬里荒坂造天桃榔翳日𩃬窺洞而晝嘯猩摴皋而晴語人風物候迥焉絶特中土之人往往重居之黄子有鬱林之命人意其無往除書出脂車秣馬尅日而就道江子聞而壯之别之郊因詰之曰若往矣安取道乎黄子曰

愽哉予之道也闢天門涉彭蠡晷康節以望匡廬則群忠之遺烈先賢之遺趾猶存也溯滸陽下武昌汎洞庭以登祝融眺九疑徵七澤則列聖之元宮在焉渡沅懲汨羅上合江以閒衡山則屈賈之詞賦昌黎之文章可誦也入桂林歷宜陽以逆蒼梧則南粵王氏之故疆矣江子曰吾聞有外遊者必有內觀大哉子之觀也觀大則志適志適則神怡神怡則將遯擧狗之語而獨觀乎聪聽之道矣爲判已乎黃子曰知我江子也

粟征會業序　江天淸 字一元 號省庵

文事之在一邑猶之其在天下也天下風會之盛至於雲蒸霞蔚沛乎莫禦而其初轉移之者常不過數人一邑之盛至于戶禮家詩壇坫競起而其初倡導之者亦不過數人然則一邑之人文烏在其有異于天下之人文哉雖然文章之道視乎精神精神者無窮之器也汲之彌出歛之彌深鼓之彌奮衆鼓之則益奮顧所以倡導之者何如耳吾鄉之有社事也肇端自余社文起而踵厥事者則有芷洲諸刻彬彬稱盛業焉兵興以來淪㳂變幻向之登壇樹幟者幾不可問矣乃犁烟鋤雨之餘楮冠歌誦猶殷殷若金石也詎殺日鄒魯文學其天性乎餘韻在人流風未遠回視吾邑嘉隆盛事豈與人任此余所以不揆弇拙而願執鞭弭以從諸君子之後也諸君今季皆讀書城閒以故得時時角藝一堂自春徂秋韋路藍縷宵旦經營之一字一句余頗不厭丹黃因念一時枯毫濡首之篇不可任其散佚乃粟征若干首錄存案頭以供流覽嗚呼士忠精神之不至耳寧憂遇合之

難其人哉諸君之文具在試取而讀之見有圓若珠者矣有潤如玉者矣有動如煙靜如鏡者矣有迷離澹宕若遠山秋水之怡我情者矣使繼此而切劘無閒其精神之所至爲秦爲漢爲先輩爲大家必更有日異而月不同者余又將授諸剞劂以請正于四方之鉅公宗匠焉一邑之人文與天下之人文其果有異焉否邪吾不得而知也

賀王歐愚父母政成序　江天淸

余嘗讀史至漢文景之際未嘗不低徊想見其盛也

楚漢以來生民幾盡一旦出湯火而登之衽席吏治
蒸蒸黎民乂安豈獨其下之良哉文網寬而吏得展
其長誅求寡而民得享其樂耳嗚呼元元當板蕩之
餘鳩鵠仳離幸獲聚廬以處豈敢有所過責于上所
希望者惟是安靜烟煽之吏以恬以養庶幾弗擾我
楚棻开曹相國之佐漢也日飲醇卧理而已然載其
清靜民以寧壹當時謌之矣雖黃老之學儒者所弗
尙乃守成之與創業固道同而時異也仲長統有言
刑罰者亂世之藥石德教者昇平之良肉起瘠羸之

子而日進以豨苓幾何其能有瘳乎昔者天下之網
嘗密矣吏救過不給何暇措思文法之外勢不得不
相習于武健嚴酷以爲勝任而愉快然卒至斷趾滿
稽奸不爲止又曷若寬其文法使良有司得以優游
歲月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哉今　皇上臨御之十
有四年渙然與天下更始詔赦屢頒無異漢文之蠲
租減賦深山父老靡不願緩須臾以覩德化之成而
吾邑侯歐翁王老父母造以京兆名甲第涖茲土兩
載瓜期未屆而民之謠于途謳于塗者已不禁怦怦

動焉公寬厚長者喜怒不形于色以嚴邑之劇繁而
揮絃坐理處之若無事然日哦一編幸諸士講蓺課
業不朞年間譽髦蔚興稱作人之盛者莫有過焉豈
非向所云清靜寧壹與民休息者乎嗟乎公所爲者
固極難耳閭里之日月自寬也廼之斯促矣賢大夫
之手足自暇也與之則窘矣朝廷視爲善政而民若
改絃當轍豔爲良策而吏若朿溼朝令夕更左書右
息以是而與其寬且閑也不戛戛乎難言之哉雖然
刑罰中教化從科中撫字寬一分斯民受一分之澤

神而明之頋力行何如耳今瓣土幸而無事撫斯彈
丸以上報簡書吾知增秩賜金之寵必有如漢庭故
事者公今日綰符百里業持此宰一邑矣他年秉鈞
揆路即持此宰天下可也杜少陵之美元道州曰安
得結輩數十人落落然參錯爲邦伯使萬物吐氣今
天下亦安得如公數十輩相與飲醇卧理令殘創之
哀鴻悉登春臺而樂化日耶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
康其瓣邑之謂乎又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願以是
爲我侯頌焉

盧玉成詩稿序　江天清

士有可一望而知其人者矣有不可一望而知者矣士之詩與文有可一讀而得其解者矣有不可一讀而得者矣詩與文之不可一讀而得者必其艱深而阻與者也而其人輒如之人之可一望而知者必其豁達而疏坦者也而其詩若文亦如之杜少陵云文章有神交有道蓋寫生者於頰上添三毛便令其人之容音咲語詡詡欲動豈有泚筆淋漓濺血楮間而不能自傳其神者哉余持此說以相天下士百不失

一茲得交玉成盧子而益信余言爲不謬也盧子浙婺名家以騷雅著聲吳越間戊之春謁選金臺余適以公車至兩人邂逅南郊不介而孚詢其家系知爲吾邑前令公正夫盧先生之苗裔正夫先生宰吾邑多惠蹟迄今俎豆弗輟閱百餘年後余乃獲偕厥孫聚首長安風雨無間豈賢大夫在天之精爽猶惓惓于故所遺愛之後生而陰作之合乎獨惜以盧子之才而屈首明經棲遲一官不能不爲之撫膺三嘆耳雖然盧子賦性倜儻意不可一世博洽多聞見偕余居羌邸數月日哦一編若悠然有以自適者四方名流慕其骯髒率樂從之遊每與余抵掌古今事至不平處未嘗不爲之慷慨嗚咽若聆雍門之瑟而聽易水之歌也間取其詩讀之或悲壯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或俊逸如河朔少年風流自喜大抵舒毫見性潑墨見情無研鍊之苦有容與之樂所稱豁達而疏坦君殆其人哉而余與盧子相遇于蕭條逆旅中一把袂而傾蓋如故者果盡在尺幅間與抑不盡在尺幅間與有識者取是集讀之固可一望而知也

湖陵重修族譜序　江既入 字順道 號擴我

氏何云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而子孫則別之爲氏族何與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逆屬也譜又何居譜記也記其始之所自出後之所由分而使其子孫不忘本也然則有姓而後有氏有氏而後有族有氏族而後有譜則譜之不可不修也明矣秦漢以來氏族之制出於上之所制下之所更者殆未數數其變非若古之屢其列非若古之多然人鮮有能辨氏族之源者則譜法之不講也吾江氏出自顓頊之

後伯益名大費佐舜爲虞官助禹平治水土禹功告成舜錫玄圭禹拜稽首曰非臣能成亦大費爲輔帝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旒娶以姚氏之女賜姓嬴孫生三子孟曰大廉封於秦仲曰若木封於徐季曰玄仲封於江周武王時有濟公者助周而有天下仍其舊封益以地春秋所稱江人是也魯文公四年國人於楚避居濟陽因家焉延及東漢濟公四十一世孫是爲革公少失怙遭亂負母出逃數遇賊鋒涕泣哀求感其篤誠得俱全於難轉客下邳裸跣行傭

以供母便身之物畢給母終廬於墓服闋猶不忍去鄉里稱爲巨孝元和甲申舉孝廉尚書陳睥張林等上疏言忠臣生於孝子之家上乃以公爲諫議大夫永和乙未有詔旌表其里如其鄉所稱因授齊相名聞天下自失國而後振吾宗者其惟革公乎魏晉以來如統公著徙戎之論淹公擅筆花之勝英賢疊出皆源流一脉而代遠時更其間世序名號殘闕莫稽不敢自誣其祖吾家族譜向未見刻本止流傳寫藁當前此極盛之時並無一人留心綜理誠爲缺典然

按其譜諜繩繩相承可據且不襲附顯名有如桑維翰狄武襄卓爾之見者斷自唐孝感縣尹德隆公爲一世[illegible]仝太祖母吳氏合塟濟陽東邱吉壤蓋紀近也亦以傳信也斯眞江國之嫡派歟二世祖應一公早卒叔祖應四公中唐省元三世祖汶一公唐鄉貢進士任南豐縣尉四世祖文蔚公唐明宗長興二年辛卯盧華榜進士官翰林學士御史大夫詩賦擅名嘗對仗彈馮延巳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不如文蔚一疏此再振家聲者也叔祖文英公同榜進士累

官戶部尚書五世祖允謙公唐進士任太常少卿六世祖元忠公以鄉貢進士爲閩浦城縣尉遂居浦城之花橋七世祖叔凱公八世祖敬嵩公値唐末五代雲擾韜光晦彩隱居教授至九世伯祖公望公宋建中靖國進士爲太常博士陞司徒崇寧二年遷左僕射兼知樞密院使以風節著抗疏極論時政云不以先入之言宿於心不以遠告之言拒於耳當時有決事如析薪從理若破竹之譽宦成遂居睦州而我祖公榮公以宣和辛丑進士任信州弋陽縣令因國政

不綱金勢驕盛先幾致仕遂居弋之栗樹港後覩鄉
溪湖陵山水之秀而徙居焉是爲我貴溪之始祖云
吾族自濟陽而遷者徧於天下其傳系遷徙載於他
譜者較若列眉而江之南江之左右以及閩爲最著
居址雖界四省相距不出數千里乘舟踰嶺計日可
達其盛於東南者如此盖嵩有大功德禹甞薦之於
大舜居箕山之陰雖子孫曾帝於秦得報最晚而祖
能已爲呂氏亨國不永宜其嗣祇蕃滋緜遠勿替有
以也吾家自入籍貴溪庶富冠於一邑南宋元明間

科甲蟬聯父子兄弟叔姪同榜同朝者比肩接踵若
我祖行省中書仲哲公爲至正浙江鄉試五百名第
一文章德業推重一時嘉靖朝都御史鐘石公執法
討賊抗論倖臣天威咫尺不撓學士貞齋公獨主甲
辰會場掄取名元程式垂世學使午坡公較士八閩
盡拔奇才更預斷後代榮昌照耀史册流芳口碑皆
可無媿前人　本朝僅發數科而濟濟多士蘊隆有
待本家共一宗祠在湖陵一里之內春秋兩祀大宗
小宗咸蹐一堂雍雍秩秩不必按譜而本支瞭然明

末　清初風雨漂搖僅存一龕以覆神位予　康熙
六年丁未歲致仕歸族之皤皤艮士仝賢書楙芹大
僞恩選縣龍歲薦紹禹繼烈拔選紹烈及諸子衿輩
亟以建祠請即以是年冬舉事越戊申八月而竣覩
舊加煥加堅然而莫或碑之者以其有貞齋詹事少
峯尚寶兩公之序記詳哉言之矣毋容贅也惟是族
譜一聚先人不能無遺憾焉今耆老耄秀合聚議修
屬予與老明經紹禹縣龍紹烈及新明經湄如環星
共襄厥事予與紹禹縣龍紹烈等皆精力衰倦且近

日人心不古直道難行屢辭勿獲爰條爲三十杜令
各杜登其齒序履歷以上於局而共核之勿誣勿漏
自壬子一月迄癸丑長至始得成書乃不禁撫卷而
嘆曰有是哉譜之不可以不修也夫譜諜明則昭穆
序孰爲別子孰爲繼別孰爲繼禰親疎以之而辨名
分以之而彰其強淩弱小加大者無有也其患難不
相恤貧困不相周者無有也其養他人子以亂宗者
可指而黜也其同姓冒認吾宗者可據而斥也其子
孫之賢而達者共奬譽之其犯眞正罪過不悛者共

棄絕之也於以輔國家刑賞之用而厚閭里風俗之原裨益寧淺鮮哉族人僉曰然遂書之以補前之未備云爾旹大清康熙四十五年歲在柔兆閹茂春王正月穀旦二十八世嗣孫前崇禎丙子科副榜順治己丑歲進士知江南徽州府黟縣事加三級致仕年九十歲既入頓首百拜謹識

令黟草詩集自序　江既入

詩曰令黟草在黟言黟也夫詩有詩其地者有詩其人者有詩其時與物者追隨左掖則宜天仗御香侶

和舍人則宜雞鳴紫陌輞川閒居則宜寒山秋水江村漫興則宜翠竹白沙詩此地不必易之彼地也詩此人不必借之彼人也詩此時此物不必移之彼時彼物也黟於新安雖蕞爾邑詢其處固青蓮所謂別有天地非人間也六載山城一官如寄烟霞百里風雅作緣因彙詩一帙爲憂爲勞爲贈爲賀爲撫景爲懷人得如干首地則令黟之地也人則令黟之人也時與物則令黟之時之物也在黟言黟此外又多求乎哉江既入識

課士錄序　江既入

人才之炳蔚實山川之靈秀爲之也我晦翁夫子鍾南國間氣續微言以紹聖緒天下莫不聞風興起況出乎其地者哉黟於新安爲上游去夫子之居甚邇余濫膺　簡命來牧茲土入境瓌顧山清水冽不禁喟然曰此地良有異人下車月餘亟爲多士較之獲佳製如干首展玩披閱僭司品題則有惠中秀外旹節珊珊吐毫生態疏瀹流妍者如對秋山而挹澄波也有力追先正振雅式浮言皆翼傳字可羽經者如

覩日星而遇舟航也有質文相宜辭理並茂聲振金石色遒鼎彝者如入清廟而登明堂也有得意疾書縹渺幻化神似昌黎氣取子瞻者如揮五弦而送飛鴻也有離奇錯落古致紛披齊驅左國並轡馬班者如覽五花而觀八陣也有雪膓蘭意孤芳自賞不山以高不水以深者如聽仙梵而聆羽曲也洋洋大觀是殆山川之所蘊結數十百年而未盡宣者方勃發於斯歟今　新天子嗣服崇儒右學爾多士夙負所蘊當必有繼文公而起出入承明之廬而鬬揚虎觀

之業者當不僅作文字觀已也余不佞將藉手以報
成績焉黟人士勉乎哉

選刻家課文序　　江如環字水佩號靜若

父師以之詔敎夫子弟子弟所稟承夫父師朝宁以
之涖進夫吾徒吾徒所拜獻夫朝宁極選俶儻上
下古今群然慕之群然習之無異趨者莫八股業若
矣其間得失懸殊窮通迥別者固時命使然哉毋亦
業之工拙所致歟而業之工拙所由然悉本居恒誦
法從違一不當南轅北轍迷窮追悔壘予興悲噬臍

無及思植其基於不謬則選家纂屬亦綦重從事丹
黃者應愼審而不盡然者好惡不同取舍因異夫文
之妍媸有如人面邂逅之頃無難立辨何以操觚亦
判工拙揆厥從來溺守故步或失則固罔覺花樣之
新救弊過甚或失則矯罔覺嗜痂之僻奉之者購其
書輒尊爲先生訓彼可而可不知有不可者在也彼
否而否不知有不可否者在也浸淫浹膚一件情深
卽語以大中至當之矩蔑百其舌弗入也此學者大
患胝欹選家爲然也選家貽悞彌甚余癖此道有年

矣爰時纂訂名選計藉梓人質諸同人卒罹逆氛中
沮辛酉年來燹先柩未安土屏謝諸凡日與形家伍
丙子司泮劍江寒氈颰繫不獲肆志山水窮愁致疾
今正乞休歸田初夏過從戒翁邵夫子遊嘯歌湖濱
之餘得縱覽卯辰諸名選不禁喟然曰猗歟休哉作
者識者之盛亦至是哉余所謂或失則固或失則矯
者無有矣洵足鼓吹休明矣欲盡羅致示兒輩顧篇
帙浩繁歧人心目泛濫博涉弗成誦乃學者沈痾爰
取諸名選參訂拔尤爲一篇作家課客日盡附剞劂余

媿邇日此道荒落遜謝不遑而又慮夫罔與辨之罔
自覺也遂允客請就正同人第衰疲之軀竭棲務舍
匪以文人登眺銜鑒之役倦於搦管原刻佳評已認
文蘊者仍錄借光雜以臆說抄謄様本類皆摸糊錯
落姑取便饒已列梨棗者崙稱試牘胥倫閱未列梨
棗者縱屬名文槩掩卷凡以恤目力順神思也人職
其勞已享其逸也而較讐則殫精研辨取舍擬刻弗
容弗悼勞也矧已列梨棗者寔不勝收也夫文品至
不齊矣有以姿致勝者矣有以氣勢勝者矣有以簡

綠堅凝勝者奐各擅厥長皆有可錄雖懼遺珠並著兼存要必機神流溢靈氣惝怳而乃登無論顯幽疎密整散濃淡統要于大中至當之軌揔之不離乎奇而法正而葩者近是而終應或失則固或失則矯也遐邇同人知必有以教我

貞齋先生文集序

江砥 字石帆

公以家世清白刻苦自厲釋褐登朝未嘗表餙求赫赫名生平大節惟忠與孝其守官掄才敬慎而持廉事上以誠事關國家之大者必確稽典禮如廟議奏

章娓娓千言咸斟酌盡善不詡同官多忌謗議旋生及辯疏一上忠誠悟主天威頓釋舉朝爲之傴服嗚呼使公而入參密勿調元贊化何可量哉時移世易人往風微數百載後捧讀碧洋摘稿猶恍然如見我公於羹墻也爰不禁追思感慕爲之頌曰翼翼我公莘發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成均造士育賢晉秩清要四方之聘典鄉會試天子曰咨惟梗與梓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公主兩闈其難其慎網無遺珠得人志慶翻靚奇兜忽來衆吠擯厥由來

實惟廟議披瀝陳情義胆忠肝九重色霽易怒而歡方倚寅亮爲世羽儀梁木遽頹千古同悲維公奏牘日星之垂維公詩草心血之餘數百載後微末如砥快覩遺編欷歔未已象灘蒼蒼瀟水范范我公如在其見碧洋昔雍正六年戊申桂月濂江外史七世房姪孫砥謹識於濟美草堂

貴溪縣誌序

江熙龍

邑以取乎志志盛也志異也盛而不志雖盛莫彰異而不志雖異弗傳上下古今何可勝紀而志之時義

總以不失乎其眞者近是余邑志從昔無攷明正德昉於邵志其間張君鐸陳君敏伍君袁萃錢君邦偉或剏或修校而存之而志始稱備　興朝鼎革以來舊志散佚僅獲殘篇涖茲土者咸欲起而修輯之輙以事繁任重有志焉而未逮時辛亥冬月邑侯畢公甫下車日百廢聳舉汲汲於邑志詢焉公雲礽世族文章經濟兼擅其美臺衡之望端有所屬今恭遇

聖天子勵精圖治賢公卿勗贊維勤嘉謨進告　新

綸煥頒　勅天下郡國纂修圖籍皇哉一代之鉅典

百世之鴻猷也公承檄徵收慶洽初心舉學博楊君開局於儒學之西廡余不敏與同邑紳士朝斯夕斯旁搜博採彙集成書以俟郢削公毎于退食之餘不憚勞瘁悉加考訂寧嚴而不失之濫寧賾而不失之畧矣公矢慎以示垂久至條例悋遵新式分列八卷紀地輿則幅員增煥紀食貨則經制維新紀職官則綱常倂肅紀學校則祀典丕崇紀選舉人物則名賢輩出爲忠孝於篇內紀方外雜志則列乘不泯存軼事於來兹凡此之類瞭若指掌百年之文獻不從此

足徵耶抑邑有志猶國有史史以傳信志以記眞若謂志盛志興而不無失乎其眞者廋非志之所敢出也也人士按籍而稽見志一如見史則邑之志與國之史殊名同實所關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余喜書成而爲之序時康熙十一年歲次壬子仲冬望後二日邑恩拔江熙龍譔

瑞金楊中子時文序　　江　皐

古之學者必先濬其源流使脉絡條貫統會于歸宿之地而後發而爲文以抒其中之所得要各因其勢而利導之而變化曲折自有沛乎莫禦之意譬之江流之入海六經其岷山也二十一史其出峽而汝而洛而沔漢而澧沅與湘也至諸子百家則又九道之分而東迤北滙衍爲衆派者也故曰源遠者流長古人之學鮮有不由是者自世儒溺于章句視經藉爲貧兒執一二粉本奉爲金科玉律規規然尺寸比擬而不知其本已涸僅假溝渠之水以沃之匪汙則濁矣此塞其源而漫逐其流者也至學古而僻之士又或竄身穴之中竊兎園之冊傭耳借目以鋪張爲富

以剽剥爲工浸淫不已漸且汨沒于波靡而濡首而莫知所出此混其流而并淆其源者也蓋去古既遠訓詁者腐剽竊者浮時文之濫觴僞已極矣余友楊中子汲古力學于書無所不窺凡經史之義蘊莫不辨其所從生推之至於其終極故其爲文也瀏然而清瞻然而潔世俗之腐習悉洮汰一切間或奔放其才累至千百言而一氣廻轉若雅唐之濺頂如樸如馬仍自迥洑逶迤絕無浮漂不歸之病夫善學古者不在形象而在神髓中子之學源流畢貫能神明于

古而不爲古所拘自左國班馬以迄唐宋諸大家其體無所不具而以古人之神髓發爲時文則有明三百年之規制亦綦備矣此所以兼綜衆流渾涵萬有宜觀者有望洋之嘆也啟禎間中子之從祖維節先生以粹然儒者與陳羅章艾四君子主持文枋當時有五家之號晚而教授金陵士之知名者稱楊門弟子今中子起百年之後其學固自有本顧維節先生之文幽微淡折有南華秋水之致中子則春漲初發汪洋跌宕使人望而莫可涯涘其意趣各殊而學之

源流則一故中子之令始興也力倡古學猶有教授遺風近輯其課士所作合舊稿訂爲一編屬余序次之昔李習之謂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余之知中子亦如李韓之相契則其所爲文之古視世之浮且腐者其涇渭當何如也夫始興爲粵之東江墨水出焉人文之所渙也中子將以風教自厲吾知是集一出嚮學之士必有沿流以探其源者相與蕩滌其積習而毅然大返于古其于廻瀾障川之功又豈淺乎哉時雍正四年丙午歲同學江皐序

勸懲錄序

江　皐

鑒水者相貌鑒人者相心自有宇宙以來其間美惡之所薈蕞千彙萬狀莫可勝紀史氏以一家言證之千百世下而歷歷不爽者固古今一大鑒也顧是非雜陳文多蕪蔓左氏傳春秋爲編年祖杜征南稱其盡而不汙直書其事足以勸善而懲惡猶不免浮夸議司馬遷作史記不虛美不隱可謂極良史之才矣而疎畧輕信蘇氏短之考亭亦詬深中其病降自諸家其紕繆有滋甚者載筆益煩徵事益濫其於勸懲

之義終鮮所折衷也魯山先生生平讀書務崇實學居族里間敦善行不怠晚年愛讀史採掇之暇每舉與諸子弟講論不輟近於正史中摘其事之可垂鑒治運之汙隆流品之邪正以及人事之修悖吉凶日者彙爲一編曰勸懲錄其爲世道人心計者誠嚴且切也或以其說近佛氏之談因果於仁人之正誼明道似鮮合焉不知古聖人牖民孔易者莫不因其感應之故以默導其過揚之權易坤之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商書曰天道福

善禍淫皆於數之有定斷其理之非誣使人恐懼修省各安其爲善之福而不至自速厥辜故說雖近于因果而旨趣有各殊者且余觀佛氏之爲教也簸揚狂慧簧鼓群昏廼至現一切幻相舉手則接夫須彌嘘氣則通於冥漠捧喝一聲千夫聳聽即屠兒暴客罔弗皈心頂禮與頓解其夙業而一二讀書談道之儒又復爭聲附響舉三緣六度荒渺不經之譚悉持爲金科玉律晨夕尊奉拳拳然惟恐或失此罔邪說誣民而人心之煽動亦足見善善惡惡之良有必不

容泯滅者雖妄猶以爲真况鑒鑒史册中之真者寧反以爲妄乎哉且夫無所爲而爲善與無所畏而不爲不善者非大神大聖不能今與人言善惡事必責以神聖之所爲是猶以瞽相瞽以聾導聾競索之無聲無色勢必至於惶惑眩亂靡所適從甚且以善爲無益而不爲以惡爲無傷而不去而聖賢仁義中正之理適足爲天下梏故事無徵不信言有物可憑豈爽光無隱於暗室其誰辨之立之儔人廣衆中未有不知其姸與媸者蓋鑒本明而人心自不能遁也然

則是書之鑒其姸媸當立辨矣昔孔子因魯史作春秋先使子夏行求十四國寶書以博徵其善惡之實然後於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刊而正之以示勸戒故曰其義則某竊取之今先生之爲是書也以古爲相以心爲鑒誠有得於竊取之義復不敢以浮夸疎畧與肓瘸同譏綜核善行者五醜類者七悉與文言之旨相證而旁及於神天仙釋陰陽輪廻又使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於天道之禍善禍淫尤爲深切著明焉昔蘇子瞻曰藥雖授於醫手方實傳於古人是

書網羅百代取勸懲爲義於治世之古方亦綦備矣而以公閱世之深好古之篤必參酌數十年而始定其爲世道人心計極嚴且切如此又所謂三折肱而成醫者也余故推原其志而序之以表是書之成實本之績學力行非若談因果者向旃檀作浪語也其亦可以鑒矣

重濬瀼溪舊河序

士君子官其地凡地之山川形勢城郭陂隍有利於民有裨於土者必經營相度之以盡其善然在今日

爲此則又難矣四方兵戈初靖民力困敝郡縣舉一事非細於時勢則撓於衆力紛於上議往往因循瞻顧坐視其頹敗而莫爲之區畫此非有司之責哉溧固瘠邑也民困尤甚余受事以來辨其疆域度其地勢有宜興革修舉者時默籌於衷不敢咨於衆白於上非因循瞻顧蓋重其意以有待焉歲壬子冬邑鄉先生李其諸生耆老請曰侯治溧三年與民休息不欲興作擾民意誠善然邑之大事有二除議遷學外則修河爲急蓋溧治西北帶山大河繞其東水發源

洪卜諸山奔流數百里與溧瀼相接先是河之故道自北而西又折而東注環城周匝清流映帶帆檣雲集居民賴之且表形勝焉次山詩云扁舟到門或此意也明萬曆己卯間有議以翻城爲患者決新河以殺其勢歲久水勢奔潰不可遏舊河淤塞迷其故道因之地改其形民失其利日就彫敝風俗不張職此之故余咨其議復爲之經營相度蓋與余之默籌於中者若有合焉是役也可謂衆力不撓上議不紛矣爰擇諸生耆老好義急公數人董其事即日誓於河

神精白乃心議疏議築各殫其力或謂時絀舉龐艱于竣事然不取給閭閻不動支公帑予捐俸以倡邑之人共相樂輸趨事赴公爭先鼓舞則予向之鄭重以待者非此時也哉昔召信臣守南陽日巡視郡中泉源爲民開水利郡以殷富生齒日煩余竊非其人亦將藉鄉先生與諸生耆老之力以觀厥成焉

周氏族譜序

江臯

吾鄉周氏之著族也發源弋水之杉山而滙流於鄉之南北積二十餘世於茲矣蓋其先遷自毘陵以唐

歸荇公始五世文簡公起爲宋名僕射生子十六派曰堯愿鄉者族十有一自宋迄今人文焯爍光耀邑乘中稱故家者弁之辛亥之春諸族士大會杉山之裔埛修其世譜屬余言以附簡端余惟古者宗法便人各知所自始以條貫其源流俾大宗小宗聯屬爲一氣斯敬愛立而惇敘之化成伊川所謂管攝人心收宗族而厚風俗意良美也自宗法不行僅假譜牒以著其代晉唐以來譜藏於官經五季兵燹遂家自爲書而中多散佚輒裒爲牽引如張孟以灌嬰舍人

而冐爲灌李元亮以駱奉先養息而冐爲駱固自誣厥祖而一二士大夫家又或爭相援附以侈門閥若郭崇韜稱汾陽爲四世從祖視狄武襄之不祖梁公實迥相涇渭盖其源不淸其流益濫於先王合敬同愛之理已蔑如也今周氏之治譜也先綜大綱以徐理其節目上遡厥初斷自漢絳侯勃爲始而遞衍所生若汝南若毘陵至杉山遷祖歷四十五世此大宗百世不遷之義譜之統會共爲源流者也杉山而下後因所遷族別爲一世此小宗五世則遷之義譜之

支分各爲源流者也其間義例所舉惟質實是尚弗掇拾傅會以滋嫌微而原原本本條分縷晰方諸古宗法遺意亦纂脩矣余嘗按周之得姓自殷小乙甲寅幽亶父遷岐以南有周原易號曰周子姓以國爲氏應肇於此如周任爲商太史周舍相趙簡子稱諤諤臣先已代有聞人然時序益渺則世系難稽史遷叙絳侯世家止傳其先卷人而前代不書志畧也故倣古史家華削義造端於漢而不及周秦於文核而斷愼而有體猶導河源者僅自積石龍門而星宿崑崙舉可置而弗論至杉山之流衍則又遞迤以至大陸播爲九派而同歸於海者也且夫七世之廟可觀德其閱數十傳而罔有失墜者非世有令緒與其後之象賢必不能相引於弗替昔廬陵稱湖城公劉爽世家記自漢中平至唐咸亨四百餘年而世次詳悉不遺于譜家推最蘇老泉族譜引推原一本嘗論小宗令人各譜高曾以下可分可合取其簡明易爲且歷久鮮闕逸慮玆周氏之譜由絳侯以推累千有餘歲而以次相承莫不源流井井有條不紊既可與湖

城記相頡頏而支分派別由毘陵而杉山則以歸靖公爲一世由杉山而鄰溪又以文簡公子遷族者爲一世各溯其所始而不離乎宗更得蘇氏分合之旨而變通之其辨族也詳而垂緒也遠則觀周之譜而益知周之德及子孫之賢久而不失其傳也夫源遠者流必長水之濬也其初濫涵縈潛漸而趨于滸潑而莫可涯涘者積厚然也周自文簡公後遷於薌者若艮臣公馳譽於東嶺子明公振跡於荷山巋然以旬宣之績分藩閩蜀以及武仲德佑維之次說子祿諸

先達悉以名進士大顯於時他如登賢書列明經者難更僕數此其淵源所積必有大啓其流者諸族士益由是而泒弘之匪惟科名克邁前修而聪兹來許舉尊祖敬宗收族大義共爲敦睦而愛敬相先用以溥　聖天子孝治天下之化則是譜也直可與古宗法並垂不朽詩曰周之孫子本之百世其謂是夫

雍正九年歲次辛亥仲秋月穀　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協理考功司事巳酉科順天鄉試同考官加一級湖陵江阜謨

記

湖陵宗祠記　江汝璧

古者官師適士以上皆有廟以隆祠也秦人媚䇿聖制務尊君而畀臣於是自天子外無敢立廟者漢與易廟以祠迄宋而論定蓋兹祠也宗祠云宗何典祠宗也何宗爲大宗何宗乎大宗遞百世而不遷者也小宗則繁矣夫祠以致孝夫人之情也而又何儉於小宗曰禮非大宗不得祀始祖非小宗亦不得祀夫小宗之祖也於是乎秩祀焉而統之乎始祖典之乎大宗是之謂祫祫之爲禮也情深而文明順備而慤著乎顯之感得之覲總攝之幾得之萃蓋感焉而立之道也而於小宗爲儉哉然則祀之必於湖陵也何湖陵江氏世始別而爲支也爲族殆數十而皆宗湖陵也故祠必於湖陵尊祖也尊祖也故重宗重宗也故祫祀祫舉而族協矣斯舉也倡以大參中山公而大尹損菴公和之則亦廢莫之舉矣舉者何先是湖陵無尊祠托浮屠氏而歸之出此其爲禮則誣矣而致孝之心固猶夫禮也旣而寺圮田湮祀亦寖廢

有副人之責者將謂何嗚呼此中山公之所爲倡而祠以之建也田以之復也蓋經始於正德丁卯閼戊辰而克成行之於兹且踰二十有餘祀矣然而莫或碑之者何疑之也何疑之祫大事也上及始祖疑於僭旁逮群宗疑於泛而近於四親頗畧焉疑於簡嗚呼庸詎知夫大宗法與祀事相因而成乎今夫祫原始祖大宗典焉均之遞百世而不遷禮也始祖以下小宗之爲始祖者得躋祫焉而小宗亦得以從事禮以義起也四親之祀恆祀隆焉而殺於祫則又小宗之

祀也而又何疑後世宗法既亡乃執廟制而爲之差則士而殺其祖大夫而殺其高曾其於致孝之心益薄矣豈人情哉是故明於宗法達於人情而後祫之爲說其幾矣若夫器數儀章則有文公之禮書在或曰典祀惟宗禮則然矣間有抵閡而不足以祫殷禮則又何居曰達諸四宗而選其齒德兼崇者以代之是亦親其曾通以行與禮之意也有亢宗之責者其尚無替諸昔嘉靖三十六年丁巳歲秋八月朔 賜進士出身 殿試二甲第一名中順大夫詹事府少

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前南京國子監司業左春坊左庶子侍講纂修 玉牒 國史 經筵日講官嗣孫汝璧謹薰沐頓首百拜譔

重修太平橋記　　江瑛

郡治之南曰湞江舊有橋曰太平興廢葺治者屢矣歲己亥復廢于水工大力鉅卒莫能舉羣商告予曰商之利莫重於鹽而壞於爭先赴利之徒信能嚴禁令立班次使先後不紊低昻以時則是橋之費衆當辦之予曰諾乃下令始于癸卯九月集於甲辰之冬

橋凡八孔墩純以石無河土之碟架木爲數横以巨梁梁之上復以石覆以屋凡三十五間南北建樓北曰金霓南曰玉虹昔成化二十年甲辰冬

通濟鎭記　　江瑛

通濟鎭舊曰火逕天順以來爲無藉者所據横征陰竊無所不至商民病之成化乙未余奉命守郡部民凋弊滋甚蓋其地内接京師外通島裔朝貢使命歲無虛日惟夫役是繁時之所遭勢所必至居明年乃就舊址闢而廣之叛屋百廿楹無藉不律者懲而去

之擇民貧而端謹者使之居守公取利惟薄復以十之三爲商旅飲食之需利之所入居守者白之總領呈府發縣夫役公私之費需此焉出東西各有門覆以樓扁曰通濟蓋以其既利于商復利于民也昔成化十二年丙申

新遷湖陵宗祠記　　江以朝

江蔓於一邑然皆宗湖陵故語江稱湖陵爲尤著其自是別之也祀乎其始別之一人故祖我 檗公者雖百世自若也矣是以鳩姓焉廟不出乎其居之里

故前於聚雲峯今於王源墺皆湖陵夫是奠宗焉若其負岡抱源而勢乎遠磔帶盤複氤氣以融則王源之勝視聚雲其殆過諸此祠之所由遷也祠制堂㡬崇嚴翼室𥧌拱中唐砥平高門鼎闢庖湢井膚差次畢作周垣爲石𤰞視舊加肅焉始告遷於辛亥之冬閱明年八月之吉遂乃考宮𨪍器用修厥嘗事於新廟惟歲事之殷不可以再瀆也是日也宗姓咸在禮行有秩和樂無間宗人之董厥事者耆幹有六人執爵揚於衆曰惟兹祠之建與祠田之設肇大泰中山

公其登庸趾美俾四方盍有聞於我宗則今兹之舉原本肅始以詔以勸又若不無待於君之一言矧貞齋學士舊記聚雲者業寘左方已盍亦圖諸其右焉如何予曰然微宗耆言之予固思有以諗之夫祀以居寢遞及乎四世由漢以來無士庶之别以爲常至於推本别祖廟而祀之自近世稍盛協於反始追遠之義而起者也然非世家不立非于姓衆盛不立非族有衣冠不立則凡春秋駿奔斯堂蕆祝承嘏將祭授事旣祭與餕濟濟而蹌蹌者固一人之遺而世家子姓也被衆盛之目有衣冠之望者也而可不知所重乎思其所重則必求無忝於一人則必反而愼行於厥身故由是而得也則行道以澤民爲天下有賴而况於族乎由是不得也則守道以型俗爲鄉里有訓而况於族乎如是則爲克念一人施及其子孫報本之大者也是人也古之所謂孝孫也是賚是錫時萬時億者信其有之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此之謂也請以是廣前記之未備而爲諸君複如何皆曰然是可以詔而勸矣遂書之

昔嘉靖三十八年巳未歲秋八月上澣之日　賜進士出身資司卿前翰林院庶吉士裔孫以朝頓首百拜謹書

松巖記

江以達

夏五月旣望予渡淮至廣陵黄子祁持松巖卷屬予記何以記曰記松巖也何記乎松巖曰新安之南有與屈焉中有石如踞高數十丈三面齒齒豐上而欽下樵者不得緣而攀也遊者不得登而眺也其上則平衍曠蕩徂徠之種拳者曲者舒者蔓者癯者腫者

走者來者盤而拏者倒而倚者吾不知其幾千紫也小枝叢大枝麗蔭滋千乘之駟根食五畝之宅含霜飲露又不知其幾千歲也飄風時至莽者于後者喁音響成韻悠然如廣樂之奏鈞天也西晷呈彩容光墮地錯錯落落如文𢆯之結綺疏也風恬月落蓊鬱翠蝬披雲如西王母之降瑤池也某樂其處結廬其下因自號曰松岩云予乃作而嘆曰噫嘻吾子善自况哉夫巖巖也樵不可往遊不可至匪松則塊結石已也其焉取之然松不生於岩而生於平原大麓之

間吾見其不拱把而折泄也善哉松之善托根於岩吾子之善取况於松也遂援筆黃子記之

大田縣記　江以達

嘉靖丙申秋七月詔縣大田從民志也縣裂尤溪之福尤郡延故大田亦延事經始而廵按御史李公元陽至則曰暴秦盪滅古制其爲制乃自有不可易者郡縣是也縣限也限百里而治者也又縣也縣法象觀之民俾不惑者也譬則有家然父母之於子也無所不用其情而子蓋無不知有其父母也分疆而制職官而理亦使民各得其所父母而子之是故上下聯屬而身不渙也是故雖要荒萬里鐵疆一盡而民無逸志乃大田往尤支里頋遜甚山谷谽谺動毛而植草民生不聞師帥老不識象魏蓋久自失其身之攸墜也天子不讐其不用命就而縣之曲爲之所實惟安民至計于時諸未有成畫獨學荀具公曰首事者洞於化原矣亟美之遂於是稽其版籍圖其形勢測其日景辨其土壤諳其物生而究知其聚落稱功而約費神經意畫井井理理而分廵副使房大夫應

坤受厥成焉則圖所以董是役者大夫曰同知錦武徒而勞可以集事公曰然使之錧乃於是斬木通道鳩工植役大夫披叢箐冒毒霧月一再視庶民以來公則使人和之曰姑徐徐毋亟亟欲以勞民吾不忍也民則大感泣曰小人是所而重憂君子乎爭踴躍子來役益力不數月而堂廨門觀歸然縣矣曰是所以法象我也公則又使人休之曰何縣之速如此也吾民得無病乎民則又大感泣曰吾瘳之晚而何病爲又爭踴躍子來力益役不數月而樓櫓雉堞嶫然

夥矣曰是所以保障我也公則又使人勞之曰縣且城矣而力殫矣莫厥攸居曷爲其私民則又大感泣曰旣庋我公又恤我私乃葺乃堵以其家翼如至不數月而廬舍克斥鷄鳴犬吠達乎四境矣曰是所以生聚我也于是士誦於校農棲於畝商旅出于市而大田之民百餘年間蓋至是始知有生人之樂也於是錦上其成事於大夫大夫上於公公以其事屬余記之曰所貴記無虛美予曰春秋凡用民力必書胡安國曰其所與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

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大田之民固嘗於吾乎牴牾者也天子知民情願治而惡亂非必大田殊也顧未有以得其勢而導之耳是故縣之縣之也救之也顧是役也公則審愼以程功紓徐以和衆恐恐然若將亂之復集而天子之澤不終究也豈其舉不時而害義也民可與樂成而難與慮始治亂持危舉事一不當民且見勞而不見逸謂佚道使民卽無施爲次序哉故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公達於周公孔子之道巨劇雄斷而動必師古用民不見

勞而事有成緒是役也經始於丙申冬十一月民磘費縮并年而底績爲廨宇四百五十六楹爲民室廬二百五十一壘爲城垣六百八十丈爲禽鄭爲壇壝爲倭梁巨細議開設定圖里詳見學記中玆不載

大田縣儒學記　江以達

大田縣者裂尤溪而縣何裂乎尤溪尤巖邑也廣輪袤民阻遠習負固討輒平輒復叛至是議扼要害而縣於是乎縣大田縣也監察御史白公按節而閩也

惟我民耐之故冥科驕恣聽屬郡吏以尤縛盜事來聞公亟集藩臬長貳然問所以長久安輯之計僉曰是當議卽其處設捕盜館弗果或曰其移近所千夫長軍守禦便公曰不然漢渤海盜起龔遂往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絲緩乃治首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爲今計顧盜捕且守禦是治絲而棼之也謂斬竿揭木者故無良心哉而井蹈死地者職其地遂絕而蕤開教化益從盜易我則使然長民者將德是以亟釋械於亂民其誰與我必善後莫如縣益縣斯學學斯

敎敎則民知禮義爭奪息而人樂親上賞之竊弗竊
矣故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潞泉長僉曰允哉
公勿疑公乃於是屬分守參政張公時徹分巡僉事
孫公爾詣悉召彼鄉里井諸老長人諭意鄉里井諸
老長人爭曰果吾其瘳乎乃於是各爭指陳所宜縣
守若兆乃遍從鄉里井諸老長人歷厥險要至大小
田山岡窪中爊爊廣原隰餙土卦有溪以流其惡曰
是不可縣而學乎以復於公公築之吉其卦遇也曰
雖盤桓利居貞也利建侯大得民也是謂脊實未敗

雷盤其樞學宇其縣漸如棼如經之綸之君子只且
乃於是悉便宜以聞詔可曰其以縣爲大田縣公即
日如大田登厥羣吏而誓曰是役也豈纖疆是封亦
化導之務是急其先學其盡厥制毋儉於時乃殿乃
廡乃亭乃祠乃堂乃號舍乃庖湢燕寢厥民䢴作官
程費縮三閱月而新廟翼翼而宫墻仡仡廼稍稍烝
厥髦士而青衿蹌蹌於是深山窮谷人爭䢴其子弟
翼如至輒反首內面聚而轉相語曰不圖聲名文物
乃如此乎何見之晚也吾儕小人而忍怙終江以逆

曰吾觀於是而知仁人之功遠也孔子對衛靈公曰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豈
誠不聞軍旅者惡夫當時不務化導而殘民以逞者
相爲也昔苗民逆命帝誕敷文德七旬乃格詩載魯侯
旣作泮宮淮夷攸服可見天理之在人心無擇而植
也顧誠務德而明教化以服蠻狄而矧吾故良赤子
乎蚩虎之螫蟠木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工倕而斧
斤之也尤蚩虎之螫也顧民輪囷而離奇者也乃輕
置絕弗復導是使懷生之物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

也宋楊龜山羅豫章李延平者非沙尤間人哉距賢
人之居若此其近也去賢人之時又若此其未遠也
教化行而君之澤浸淫衍溢將必有山而賢者嗣萬
世道學之傳而𢍰成我國家仁義禮樂之治是則學
校之設而仁人之功也爾乃化暴爲良投戈劍而耒
耜之乃其效甚淺廼不足述故曰吾觀於是而知仁
人之功遠也公出謀發慮雖甚細故不苟月前計輒
類此學縣偏左山隆隆下前一岫蜺拔起水演漾迤
龍角周丈尺費工與日月日悉勒諸碑陰公以屬作

大田縣儒學記

福建提學署碑記　　　江以達

提學署者提學僉事江以達因廢而改玉者也福建藩臬職巡守兵敎者各專有署乃提學顧獨無專署署貢院歲大比所司欲新院提學官則來書籍以其掾與櫝徙徙覓所空署止已不便則更覓他空署已又不便與就浮屠氏之宮嘉靖十四年冬予奉璽書來至廟院謁掾者卒告入予於院予訝曰廼提學不專有署耶止踰年心決其非制而城中會有中貴人

廢所二一爲市舶內御史業改已院一爲鎮守所巨且淵顧獨存而予措意焉或以白于御史曰第無動中貴人旦夕來予聞而笑曰御史哉武廟時政在閹豎豎四出胺天下至酷也而縉紳人其誰不扼腕頓莫可柰已而今皇帝神聖卒用大臣議拔之如去湯火中興之政於斯爲烈乃御史可提學無署而虛室以待若曹噫天祚我明必無此事即不幸有之非忠臣所忍蘋也且以市舶所則改以鎮守所則不改以提學則不居以御史則居之禮也御乎乃於是即鎮守所軒其奧與糞除其惡而去其汰靡之不當物者蒸曰謝院奉璽書而遷焉進郡邑有司與其學官弟子員而告之曰更化滌蠹炳文闡聖尋其出學政於此於是郡邑有司與其學官弟子員跽而進曰聚盛甚惟吏士之心而子弟員則或尋告曰此其玄武賓爲嵩山山城之中故曰嵩右附烏石左揖鰲峯山水前紆參差而棊布者並爲學宮天殆是設以造海濱而振鄒魯之風也予作而曰謝不敏不足爲諸生光傾我聖天子剪荆棘而新棫樸之化爾諸生其忍不

自勵礪以成宜朗曰其嚮敢不儆承夫子之教於時禮門洞開義路如砥趍者翼翼立者踖踖應對升降者唯唯惕惕昔也狠頑而今也鳳附矣明年丁酉得士之瓌奇而碩大者亨日闈等九十人登於朝得人之盛前是莫並焉嗟呼嗟呼洞於化原而始知提學之不易以稱也夫天下之治亂不人才繫哉學校者人才之所自出也而提學者實握其機於上則天子之以是官之也固與之以治亂之原而屬之甚殷也欲其體肅也官之憲臣欲其權專也勅御史藩臬不

得侵其官欲其釆展也俾得以列民隱而糾官邪夫非姑以一事一職寄之彰彰明也而謂其易稱哉是故其大莫先於明學術敦士習正文體學術不明則邪說行而周公孔子之道晦士習不敦則忠信薄而奔競佻闒之風成文體不正則軋茁劾而輕薄詭異一流而不可收拾是三者之徵於治亂也如手其桴而響答於鼓也然學術之所由以明也士習之所由以敦也文體之所由以正也其機蓋在上而不在下也反而求之是三者有一於我哉是故洞於化原而

始知提學之不易以稱也而正不敢謂予之能免於不稱也於其有器也輒泚其艱大而碑於廳事之左以爲來者告焉然來者鑒往者也又遡予而上嘗提學福建者得十有八人廼鐫其籍銜姓名

月湖岩記　　江樹德 字子邁 號艮三

昔賴子穎濱上韓太尉書謂太史公文章得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予深有契乎其言而想見奇偉磊落之人必能擴其心胸廣其聞見展舒其志氣浩乎其有得焉然後取於心注於手發於文章卽殘山剩水一經紀載皆成名勝豈非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而確乎其必可傳哉予少賤耽逸游苦身爲境役鹿鹿風塵赴金門歷吳越過齊魯燕趙之區猥以不獲恣意山水悵惘于懷平居故里雖一邱一壑苟有可樂必縱觀之如子厚所云奥如曠如者則十不得一溪南之小隱昭與紫雲龍岩奥矣而不曠五面東華三陽投石曠矣而不奥然與之所造或再至三至猶徘徊竟日不忍去自鐸昭萍十八載時還憶鄉關諸勝不獲周歷遠一秪俸滿遷白水綸音甫下隨丁父艱

哀戚之餘索居廬舍聞去鷹潭之西南五里許有岩曰月湖爲昔時所未經歷者因拉故人余子昂若桂子鼎鏞昆弟子增正士偉芳竹林同探其奇自遠望之昂其頂而曲其肱合其腋而開其趾則儼椅座近而卽之蔬圃在其前菓樹在其後松竹獲其門垣圍補其闕則宛如圜邱仰而觀直現天心于月窟俯而窺倒懸玉鑑于氷壺左則岩深廣幾四丈寺僧居之傍赤壁入禪扉倚窓檻瞰石池徑窄而險水黑而深行道之人胥恐恐欲墜由左而右則杳然空洞深五

丈橫百尺絶似與梁之起平地霓虹之隊半天處高若夷出則朗然而覯水滸焉岩之中緑陰婆娑黑白隱映恍飛金烏而偃玉兎春光夕霽秋陽晩晴疑驅晧日而引明蟾洞之外激湍成聲清流觸目光分半壁依稀彎弓之象上弦影涵纖規彷彿娥肴之臨水鏡噫嘻此月湖之名所由來也第惜與酬苦短未陟其巔猶未見其高且曠也惓戀夕陽之下僅得浮生半日之暇私嘗竊嘆不知何年得永朝永夕於斯也未幾服闋復令漢之南陽簿書鞅掌日不暇給既旁

于官復艱于遐不數年兩遭馮夷之虐以致倉儲之虚一際毋憂水落石出刳肉補瘡清訖公項遂賦歸與雖倒得起復轉歷仕途險巇不若肆志林泉爰鼓山陰之棹覓舊遊之侶舍舟而陸重問道於月湖爰居爰處日息其中夏涼而冬温氣靜而神肅間與鄉之父老子弟嘯歌風月之下箕踞高崗之上遠世境之塵氛羨化羽之逍遥騷首四顧層巒周布大河經其南細流聚于北居然鄉溪之一奇觀矣柳子之所謂曠如奧如者其併于斯乎雖然天工巧矣而大塊文章尤須人事之點染醉翁之亭超然之臺赤壁之賦滕閣之序鐘山竹樓之記則皆地以文重景以人傳而況邦有賢良之大夫邑有廉仁之父母才名素著政有餘閒或過此登眺率所交才人韻士一觴一詠倡于前郡鄉之縉紳及邑博士弟子員和於後安知是岩也不以文重不以人傳而與巍巍洋洋之高山流水亘萬世而不朽耶爰不揣固陋漫爲之記

都議

城中都議　江潮

王公設險勇夫重閉自古君天下者凡于都會藩省郡縣要害之所皆必建城池以衛之置軍士以守之立衛所官旗以統領之蓋都會藩省等處有人民有社稷有倉庫而社稷倉庫之設又皆爲民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城池之設所以固本安邦而爲千萬世不拔之業基也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不殺之威手提三尺扳起草萊大軍所至勢如破竹不五載而成帝業雖曰定鼎金陵而其迹實自中都始受命之後天下城池或因其舊址而培補之或廢其地勢而創

立之體國經野制度聿新廼獨于此肇基之地城池不修規模草創不務藻飾以壯其觀焉神聖見其必有大過人者固非區區臣子膚見淺識所能窺測其萬一也說者類謂報本之地仁祖陵寢攸在視他處關繫尤重草昧之初或不暇及乃今上請而增築之未為不可愚意國家之事莫甚勞于興作莫甚費于興作伊欲為之必先觀其時度其勢参之以事理而驗之以人心四者無悖興作可也使時不可為勢不能為若事理在所不必為而人心又有所不敢為

則亦何必勞民力費民財而為此侈大觀美之具耶竊見鳳陽一府居淮之西領州治者十三雖曰地方甚廣而民自外來者居土著之半力薄產稀民不能富在城市鎮店者貿易小貨以圖錙銖之利在鄉村湖泊者勤苦薄業以求甔石之儲茆菴草舍罄石鶉衣有今年寄居此地而明年轉徙他處者有一日僅得晨炊而至晚食不再進者加以水旱作沴年穀不登而有司歲徵僅支經費無有羨餘須因邊患不寧廷臣建議查取各處司府州縣歲用餘剩錢物以充邊儲而鳳陽州縣僻此餘剩者十無一二若復有此徵役是為時屈舉羸夫屈者羌歎不足之謂也當此不足之時而為此有為之舉天譴于上人怨于下大非有國者之所當務也所謂時不可為者此也天下地勢皆有險易不但鳳陽為然而鳳陽之地四面多山或隆而起或隱而伏間有平原易地皆百姓開墾犁鋤糞壅灌溉而為良田熟地每歲所耕以食者也今欲築城浚池必須劇山鑿土高者削之使平卑者培之使高近城數里未免掘取數尺之土以為版築

之資累年良田熟地頓若闢草開荒吾見附郭之民東作廢功西成失望其為不便也甚矣頃因羣議嚮咯善相度者亦嘗計其築城之地周圍五十餘里阪險原隰高下異勢每城一堵高若干丈厚若干尺合用磚土若干人力若干誠不可以易易言哉傳曰為高必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註云邱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今于鳳陽之城而欲事此興作吾不知其成功之難易也所謂勢不能為者此也若夫天下之事不同而同歸于理

理不同而同歸于是善處事者亦惟權衡之以理而求其是焉者也中都八衛一所而總轄之以留守司者大槩以爲圍陵根本之地欲其維繫之密而防守之嚴也城果環圍陵而築之雖百雉聯雲亦不爲過城若置圍陵於其外則亦何足爲有無哉若謂周居洛邑猶存宗周漢遷東都京兆置尹伏自國家遷鼎之後而南都宮殿府部諸司百職悉仍厥舊而不敢陵水木本源之情孝子慈孫之德同巳篤周而陋漢矣又何必于此而重致其飾耶若謂不一勞者不久

逸不暫費者不永寧國朝百三十餘年中都城池雖未嘗有所興作而晏然寧逸並無他虞脫或城之而置圍陵于其外萬一有警人將開門以拒敵耶抑閉門以自守耶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也所謂事理若在所不必爲者此也况人心之靈無物不格洞幽知著彰往察來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要皆此爲之也我太祖二十四歲肇起義兵於時皇考皇妣皆巳登遐艱難困苦不過浮掩三尺制令流水而巳及至群雄授首天下稱藩太祖之心亦欲厚瘗之皿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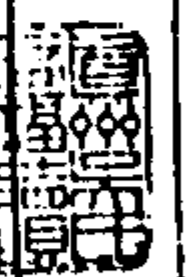
上者不可之說故不動尺土而爲潔奉蒸嘗永報罔極聖子神孫重光繼照凡所以尊祖親禰報本反始之道至精而至備矣豈肯以天下儉其親哉良以體魄安寧之計血食久遠之圖凡所興作不宜輕動所以各處陵寢山場禁網嚴密一草一木人不敢犯此之故也凡我臣子皆當遠體太祖之心近察列聖之意理常思亂安不忘危申明法禁整飭武備以保障地方使九重之上不勞聖慮可也必欲興事土木以城之破洩地氣驚動神靈非惟不能爲陵寢之益抑

且無以慰君父之心萬一於國家有所不利悔將何及耶咎將誰任耶所謂人心有所不敢爲者此也凡此數端夫人皆知之亦能道之然世家鳳陽者議論皆不出此而必欲徇其偏見者無他不過借爲國爲民之口爲利家利身之謀而巳君子謀國事如家事凡遇興作當以利害分數計利多而害少者爲之可也害多而利少者決不可爲也無所利亦無所害者則亦不可爲也况一無所利萬一有餘害如前所論列者乃可爲之乎昔唐魏徵有作飛山宮之疏張玄

素有治洛洛陽宮之書大意皆謂人君當惜財節用去奢從儉不宜耗蠹民財以作無用以取敗亡也況今日之事非主上本意而其為害又不止于耗蠹民財而已此愚所以反覆推之而知其事之必不可為功之必不可就而衆議之必不可狥也

湖陵江集卷之三

饒江藾春青圃先生校訂　拙夫潛源偕男致穎 鯉翔 仕五輯

奏疏

乞封父母疏　江湖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江湖謹奏為陳情乞恩事臣原籍江西廣信府貴溪縣人由弘治十二年進士初任直隸鳳陽府壽州知州歷陞南京刑部員外郎廣東按察

司僉事提學副使丁父憂守制服闋復除山東按察司提學副使陞本司按察使廣東布政司左布政使嘉靖四年三月內陞今職本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督事臣聞人有疾痛則呼天物不得其平則鳴此人情物理之自然而不容少偽者臣有呼天之痛不平之鳴抑鬱于中而不能上達于宸聰者久矣茲敢昧死于陛下前陳之竊惟國家舊制凡在京文職官員三年考滿之後照依欽定資格奏請封贈一品者三代二品三品者俱二代四品至七品者俱一代各照見

授職事給領誥勑若遇須詔推恩則又不拘三年之
例其在外文職官員三年考滿會經撫按旌舉才能
卓異者行勘覆實亦得如前資格奏請封贈聖朝待
臣子之恩可謂至周而無所遺至厚而無以加矣惟
臣自進士累今官內任未滿三年外任雖節蒙撫按
旌舉亦因未經考滿覆勘以此臣之父母妻室至今
未蒙恩典伏念臣本以庸才謬登仕籍累官至此實
踰涯分自誓粉骨碎身亦莫能報豈敢復有他望耶
但父母劬勞之恩昊天罔極一官三年照例封贈者
比比皆然獨臣歷任二十九年官四七轉而父母尚
未嘗恩此臣之情所以最廹甚切而有所不能自已
者痛思臣父左㢡忽棄養生榮已無及矣幸而臣母
汪氏殘喘猶存但年踰八旬朝不慮夕失今若不比
例陳乞直待三年考滿而後請封旦夕之間臣母脫
有不諱人將目臣爲不孝之子抱恨終身死不瞑目
何顏復見父母于地下乎仰惟皇上躬行孝道以治
天下自入繼大統以來推尊皇考聖母正名稱建世
廟纂修大禮制書無所不用其極中外臣民感發興

起雖閭閻匹夫皆知愛敬其親以榮本始之報豈忍
使臣向隅孤泣而不獲一霑天寵以爲父母之榮以
盡餘生之孝歟伏望皇上憫臣久仕微勞察臣懷親
悃悰勅下吏部比照見任該部右侍郎温仁和乞恩
事例議擬上請一視同仁若謂臣不係侍從之官難
比前例亦乞聖慈垂憐臣母歲月無多不拘三年考
滿先賜臣一代封贈光臣父于泉下榮臣母于生前
如此庶臣烏鳥私情得以少遂而皇上莫大之恩配
天地同堯舜海內無一民不被其澤無一物不得其
所矣臣亦何能補報而犬馬之誠雖沒世亦不能忘
豈惟臣不能忘而臣之子若孫世世感激皇上之恩
皆思圖報而不敢忘也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大獄再上疏　江　潮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江潮謹題爲緝獲犯人事據山西布政司等
衙門左布政使等官李璋等會問得犯人張善年三
十一歲係大原府五臺縣天池都民狀招弘治二年
有見獲已問結解京崞縣及賊李福達因已處決反

賊王艮李鉞妄稱彌勒佛等燒香集衆夜聚曉散謀
反已將王艮李鉞解京典刑招伊係崞縣內妖民該
守巡冀寧道熊副使等官問擬李福達爲王艮從減
等徒罪招呈撫鎮衙門奏奉欽依發山丹衛永遠充
軍發遣着伍李福達不合𨒫例逃回至弘治十年帶
領家小潛去陝西延安府鄜州恐人認識改名李五
隱情裝做醫人投故民高英等賃房行醫至弘治十
三年三月內李福達潛回崞縣蒙清軍公御史清出
捉獲問罪枷號改發山海衛永遠充軍取獲批收伊

又不合仍逃到陝西延安府鄜州并洛川縣行醫又
不合妄稱彌勒佛教身藏妖書妖曲稱有天下分謀
同監故民陳和厚等已處決張成等脫逃惠慶等已
殺死邵進祿等習學妖術其密謀反正德五年十二
月內李福達潛到河南地方正德七年復回山西各
州縣行醫本年九月邵進祿等密差已殺死夥賊李
鐵漢等前來山西邀請李福達伊說稱本年十月下
旬是好時分你們只管鋪排起手那時我來李鐵漢
等回向邵進祿等說知就行作號謀反攻城劫獄殺

人蒙陝西按察司潼關已故兵備副使張璘督令官
軍將邵進祿等擒剿於內生擒張成等蒙陝西巡按
衙門案行分巡關內道問明招出李五前項妖術謀
反爲首係崞縣人李福達問知當就改易姓名四外
避逃換拿不獲兵部奏奉欽差通行掛榜曉諭山陝
各處軍民一體緝拿問正德八年八月內李福達帶
領家小逃到河南衛輝府隱情投未到不記名李儀
賓店內躲住正德九年失記日月有善本戶先存今
故張子名因克造冊書手前往南京解送黃冊經過

衛輝府地方偶到李福達住居店內住歇因講五臺
縣風土事情李福達詐說我是張寅原係五臺人年
久失迷鄉貫意要認張子名作爲一戶彼張子名希
圖盤纏酒飯依允將本家已故張宜張宗等名字并
軍匠脚色備寫底帖通與李福達收訖彼時張子名
許說與李福達待造黃冊之年收造入冊等語李福
達當就將伊在逃長男李大仁改名張大仁已問結
解京次男李大義改名張大義三男李大禮改名張
大禮各處潛住又恐崞縣鄉民知伊名姓來歷不敢

回籍挈帶家小移來山西徐溝縣同戈鎮置買房屋
地土一處又在省城地名太子府巷置買房屋一所
往來潛住正德十四年遇例李福達又將伊男李大
仁李大義李大禮冒克張姓隱情告赴布政司納銀
大禮納克布政司候缺承差李大義順天府納克晉
府典膳李福達與張寅名字順天府納銀工部領給
勘合上納大原左衛指揮使職銜嘉靖元年大造黃
冊張子名將黃冊內添造本戶新收叔張寅弟張大

仁張大義張大禮并幼男幼女俱收在冊捏註先年
漸報守樣一向隱姓埋名至嘉靖三年間被徐溝縣
薛良將李福達作號謀反改姓埋名等情告蒙山西
撫按衙門行都布按三司掌印官會同分巡冀寧道
官將李福達李大義李大禮拿獲查問間李大仁在
京辦事聞知事露懼罪逃避後蒙分巡道行委代州
知州胡偉振武衛鎮撫鮑玉查勘李福達冒認善戶
籍收入黃冊等情得出將先在官已解京族叔張子
儀拿獲查勘間有李大義解京妻郭氏知得李大仁

逃避所在要得遞送銀兩往來探聽消息令人寄冉
善并未到族叔張子榮張子英到伊家後房內本婦
說稱夫父李福達夫弟李大禮與夫俱拿監併家下
再無得倚人丁止有夫兄李大仁見在北京武定侯
宅內藏躲這銀二百兩望你們拿去與他使用好生
打整躲得好着等語善與張子榮張子英各不合將
帶前銀於本年九月二十日各不合越過故關行至
京城訪到午門裏慶壽寺即大興隆寺迤北失記名
朝南巷武定侯宅內尋見李大仁將銀付伊收訖善

等各又不合向伊說稱此事不巧如今官府拿你們
要躲得好着等語李大仁聽記就留善等傳探事情
問本月內蒙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及分巡冀寧道
會審李福達等前項事情明白問擬李福達謀反但
共謀者凌遲處死李大義李大禮俱斬罪照出李大
仁係緣坐律應斬人犯另行緝捕招呈撫按衙門會
本奏蒙都察院看得李福達等罪惡深重死有餘辜
若不即時處決恐致他虞未獲李大仁等通行錦衣
衛緝事衙門并巡視五城御史密切緝拿發問歸結

題奉欽依李福達等着依律處決李大仁審切緝拿
勘合行撫按衙門行間本年十二月十一日李大仁
將銀五十兩付與善等收拏回來山西與郭氏等報
說後有錦衣衛來取李福達等及探聽事情緩急間
郭氏又令在官兄張艮赴京迎接善等探聽事情何
如張艮亦不合越過故關行至眞定府南關地方遇
見善等說知前情一同回還行至芹泉鎮張子榮張
子英留彼等候前銀除沿途盤費及與張子榮等外
善與張艮各不合拏銀八餅銀錁一箇共重三十二

兩八錢前來到於省城南關地方潛住探聽消息要
往北京報與李大仁知道善又不合前到紙店內宿
娼被快手苗天祿等將善與張艮拏送分巡冀寧道
章僉事連人并銀案發陽曲縣審問前情善與張艮
各又不合將張子榮張子英的名隱下妄供鬼名張
子雲張子慶在官致蒙准信取供將銀秤驗封收貯
庫具供身繳本道具由通呈蒙巡撫江都御史批仰
按察司會都布二司各掌印官并該道守巡官鞫問
明白具招呈詳又蒙巡按馬御史批本司會都布二

司各掌印官并該道守巡官作速審明具招詳限三
十日繳依蒙會同各官將善等并郭氏提取到官會
審前情及弔本部黃冊查勘內並無張子雲張子慶
名字方將張子榮張子英招出明白除將李福達等
人卷解京外將善等會問罪犯一名張艮招同議得
張艮張善所犯俱除越關并不應輕罪外俱合依知
官司追捕罪人而漏泄其事致令罪人得以逃避者
減犯人李大仁斬罪一等律該杖一百流三千里俱
在大誥減等各杖一百徒三年俱民審俱無力呈詳

允日各照例發衛要驛遞照徒年限擺站滿日疏放
照出張善張艮各民紙一分每分照例二分收銀八
分折穀發陽曲縣追完紙價買紙解司公用穀收官
倉備賑李大仁原與張善等銀五十兩除沿途盤費
外仍有見在銀三十二兩八錢合入官先該本縣追
收貯庫作正支銷取倉庫收管附卷未到張子榮張
子英俱另行李大仁等查照原案緝捕餘情前案開
照明白訖等因具招叅呈到臣簿查先據山西按察
司分巡冀寧道僉事章綸呈前事已經批仰該司會

都布二司掌印官并該道守巡官鞫審明白具招呈
詳去後今據前因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馬錄覆
詳明白除將犯人張善等仍批各官依擬發落外參
照武定侯郭勛職叨勳舊故犯憲綱明知逆屬奉有
欽依緝拿乃敢怙終容令私家藏匿愈加驕縱全無
顧忌將以元惡之死生出於其手朝廷之威權擅於
其家事屬故違律應参問緣本官係武職重臣臣等
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文奎親齎謹題請旨
嘉靖六年正月初八日

大獄三上疏　江潮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江潮謹題爲指實證驗以防巧謀以明大獄
事據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馬錄山西布政使司等衙
門左布政使等官李璋等會呈開查得各職准本司
咨開抄蒙撫按衙門會案爲急處累年未獲反賊以
彰國法以快人心以消地方後患事又爲劾武職重
臣恃勢囑托重情罪犯事該今陞任按察司李珏會
同各職勘問妖賊張寅今知名李福達事情李福達

更易姓名冒入別籍潛往京師年久往來山陝無常
踪跡詭昧而人莫能知上納級官而逃軍滅跡所以
按察司官亦知謀反大獄未可易成文移四散遶查
多被彌縫不的及至各職會勘吊查在庫黄册遍訪
遠近軍民咸曰此非張寅也在陝西則稱名李五在
京師則稱名張寅其實則先年謀反王良李越之黨
兩次充軍的名李福達是也各職再取布政司架閣
庫黄册查得李福達正德九年冒入五臺縣張子名
戶籍正德十四年就與伊男李大義李大禮李大仁

上納承差吏役并王府官至嘉靖元年大造黄册方
纔報入張子名冊內新收項下方有張寅張大義張
大禮等名字則其冒籍改名昭然明白各職又恐不
的查取平素識認李福達及同時犯罪之人韓良相
李景全杜文住先後前來識認是實又蒙欽差提督
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
潮巡撫山西監察御史馬錄調取陝西洛川縣熟識
李五民人石文舉等一十五名前來發下按察司將
李福達混列衆人之中令各識認石文舉等就將衆

人夥內將李福達擒出齊聲稱說這是我洛川縣先年主謀造反李五福達神色俱變再無一言事方決矣省城軍民無不稱快各職約日又復會審明白具招連人解赴撫按衙門覆審一干人犯再無異詞會本奏行都察院覆題奉聖旨已將李福達等依律處決中外臣民聞知莫不懽忻稱快今奉欽依差錦衣衛官校前來吊取人卷官校至日遠近軍民相顧駭異不知所自或又疑李福達姦巧貪緣無所不至前曾求權貴之書囑托巡按今日來取恐有別計職等

固知今日聖上溥日月之明府部持憲綱之政科道盡耳目之職一二姦人之計將何所施又恐福達久住京師情深計巧見今李大仁與福達妻杜氏潛住京師權貴與伊素厚者何所不圖而亦不可不慮若我聖上留神原疏詳覽招由福達滔天之罪自莫能遯但招詞繁冗頭緒多端恐煩聖覽今各職會檢擇出招內緊關情節畧陳條件俾大逆之獄可以一覽而自明證驗之真雖萬口莫能辨將原問招內緊關情節開立條件呈乞照詳轉奏施行等因具稿到臣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馬録議照前因看得布政司左布政使李璋都司署都指揮僉事馬豸會呈稱乞要在緊關招情條列上請御覽一節參照所呈無非守法除害防微杜漸之意相應准行切緣妖賊李福達謀爲不軌荼毒生靈罪惡滔天死有餘辜大獄旣成明旨已下乃敢倚仗權奸欲求脫免萬一得遂姦計縱虎出柙則陝西一省生靈之冤何以得伸朝廷紀綱法度蕩然掃地將來之患有未可測者矣伏望皇上爲祖宗守法將臣等開列條件留神數刻躬

請御覽乞勑法司遵奉前旨將李福達父子明正典刑毋使權奸鼓惑毋使元兇脫網如此可以雪天下之憤解天下之疑伸天下之法亂臣賊子亦知警戒於將來而地方可保無虞矣緣係指實證驗以防巧謀以明大獄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爲此今將各官採出原問招內緊關情節各行開坐條件具本專差承差張汝清親齎謹題請旨

會議疏　　江汝璧

禮部一本欽奉聖諭事內開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廟

建規制臣等反覆盡思竟不能出茲前後二議之外蓋由前之議則祇奉睿宗廟統於都宮之內舊廟門并街俱宜展南二十二丈令其門墻與睿宗廟南墻一字取齊由後之議移奉睿宗廟進裏拓基二十八丈東盡河溝而止則其前廟門廟街不須展南亦與都宮統一體勢均隆等因嘉靖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謹題奉聖旨你每恭議廟制詞涉兩可全無任事忠切至意還會官斟酌務出一定之見來說欽此

附璧按此乃禮部厥初恭議廟建之意之畧也先是本年五月初禮部題請廟建規制奉聖旨着內閣會同司禮監官禮工二部帶領欽天監及匠作等官相度議擬停當來說欽此彼時夬量議擬該部即具前兩說以覆聖意以廟置方位及年千癸卯有碍聖誕本命因而報罷其議遂止時璧轉官司業以四月二十日到任幾七八日第聞其說而未知其的也及至九月終禮工二部復以規制題請上乃下旨着多官會議禮部覆議如前兩說上又下旨切責有詞涉兩可全無任事忠切至意還會官斟酌務出一定之見

來說璧乃條陳鄙見如後兩疏云云夫豈造端倡異如或者之所指摘也哉區區樸忠亦欲圖難於易濟經以權以成昭代典禮共臣子之分而已矣茲刻末議如左倘并部議叅稽而互觀之則就中論攷之愚居然可見原我者其亦可以諒我矣夫時乙巳春正月安德舟中碧洋子汝璧識

廟議疏 圖附

江汝璧

國子監司業臣江汝璧謹奏為陳末議以裨典禮事比者欽蒙皇上以廟建重典命文武大臣下逮臣等會議臣愚寡議未敢質言仰惟皇上聖學淵微睿哲洞徹自有以決廷議之可否矣茲復蒙旨令臣等務出一定之見以聞是又大舜用中欲自成其大孝之心也臣雖愚陋敢不昧死為陛下一條陳之臣聞易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夫今日典禮之大莫有倘于廟議者而會通之觀廷議則未之盡也臣謹柢經摭傳約為五事上以副一人之孝悰下以厭百辟之公論而臣愚犬馬之積衷亦藉以少効矣倘蒙皇上賜覽而節取之則今日之舉因舊為新自可以成一

代之典禮固不必廟趾而東二十八丈亦不必拓路而南二十二丈如該部所議勞役倍常且所省物力亦不知其幾鉅萬矣若茲五事無可采擇則會通之說已窮典禮無復可議不得已而趨其便斯出同堂異室之議矣是又非臣之所敢知也臣謹條列如左并畫圖貼說以獻一曰備親廟臣按禮天子七廟二昭二穆爲四親廟又上二祧廟則推親廟而致隆於五世六世之祖也又上爲太祖廟周人益以文武二世室則九廟矣乃者皇考別處一廟而皇上享祀於

宗廟之中禰廟獨缺是在今日皇上爲靡考在異日聖子神孫爲靡祖矣豈惟典禮大義有所未備而皇上致懿致著之誠宜有不能自慊者是以祔廟稱宗明堂配帝皆聖孝積中自不容於但已者也茲者天眷聖孝廟制再新正宜敬奉皇考入正考廟以備四親之禮其見存特廟則改檐易塗以爲別殿如神御之例可也或遷於成祖廟之左稍約其制以爲皇考將來世室亦可也而議者乃欲奉遷於英孝二廟之左之間則是四昭矣將來遞遷其上又必拓爲二昭

則是六昭矣夫以崇一時傍祔之彌文而紊三代以來之禮制臣愚實未知其可也或難臣曰孔子云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今奉遷舊廟不幾於虛主乎臣應之曰文武之主在世室而豐鎬猶存其廟是不亦謂之虛主乎且在今日以藏皇考之御容亦無不可也二曰明昭穆臣按春秋孔穎達正義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是以魯之隱桓閔僖昭穆同位唐之中宗睿宗同爲一昭宋之太祖太宗同爲一穆蓋自商之及王禮則然矣臣聞往歲廷臣會議皇考祔廟之禮

已奉明旨皇考同皇伯考一廟此本古禮當爲法者欽此欽遵則今奉皇考入廟當與孝宗皇帝同昭其廟遞遷而上逮及親盡將必有禮官建白神亂追崇特爲二帝建立世室而百世爲之不遷矣此皆天理之在人心可逆者何事傍祔一廟而後爲尊乎夫於今日知所以奉昭則於異日亦知所以奉穆矣但前此禮官失於討論昭穆易位禮宜釐正顧事干成典又非臣愚之所敢輒言也三曰崇世室臣按劉歆宗說古者三昭三穆并太廟而七其正法也宗變也苟

有功德則宗之是故商有三宗周有文武漢有孝文孝武唐有神堯文皇皆在三昭三穆之外盖昭穆有常數宗無常數也曩者穆廟之首虛位以竢將來追論中興功德之盛必將建立世室巋然而與成祖廟貌對峙無窮矣惟今皇考特廟議欲奉進都宮祔建左昭則誠有弗便如臣前所云者必欲覲其會通以行典禮惟有奉遷於成祖廟之左稍約其制以當將來世室庶爲近之是非臣之臆說也臣嘗觀朱熹廟議圖左昭爲宋太宗世室又左爲仁宗世室又左爲

高宗世室以古徵今則三昭之數雖不可紊而宗無常數自可得而處也第拘儒曲士或謂皇考與宋仁宗高宗躬履帝位者事體稍殊不免有干正統之嫌臣則以爲宗祀之義或以功德或以啟聖或以本系不專係於帝位履不履也仰惟皇考元功懿德猶文王也篤生元聖光啟中興之丕績猶文王也系本天親又猶文王之爲穆考也文王以西伯而躋世室矣若我皇考祔廟稱宗明堂配帝其爲履帝亦久矣又何干統之嫌哉惟我皇上盡倫盡制克聖克明盖必

有以處玆矣四曰拓規制臣按儀禮廟圖有寢有堂有室有房有夾室有門四周有墻臣聞太廟舊制東西無二夾室今須具備以藏昭穆祧主且今奉皇考入廟則三昭三穆堂寢比舊須加展拓以備同堂異室之制其昭穆廟額亦宜更題如朱熹所擬昭一宮昭二宮之云庶可以爲將來二主遞遷之地然稱宮乃後制今宜改而稱廟斯得也若太廟之後仍建祧廟以奉藏德懿熙仁四祖祧主則廟制更新事豫諸素斯可以善其後矣五曰酌時宜臣按戴記禮時爲

大順次之是故五帝不襲禮三王不沿樂而孟子之稱周公亦曰思兼三王以施四事盖取其時與順者而行之也今日廟制禮儀率稽周禮可謂若時備順足垂萬世之憲矣顧惟春犆衆事拘泥王制之說是則古今異宜匪時也情文罔協匪順也不有賴於皇上仁孝之精神明之用一暢而通之其能要之久而可行邪或曰改犆爲祫不亦可行於春乎臣應之曰可夫三年一大祫古禮也皇上約而爲歲祫神人胥悅荐祿來同固未見其弗可也今曰改犆爲祫要亦

因時損順以從易道焉耳又何爲其不可乎且古犆
禮之亡考亦久矣僅於詩見祀文武成康諸什或擬
爲犆享之樂章然其齊戒蒇事之期皆無可見者是
以改犆爲祫亦不過縟文豊節宜於古而不可行於
今者耳而其孝享之誠固猶夫犆也玆其爲可特在
我皇上一化裁之間耳語曰禮樂自天子出又曰殷
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是則可損益之類也若夫
儀文度數如祔勳配享之節禘祫疏數之期歲時祫
享布位之禮次侑食之樂章臣愚一得尚欲有獻于
陛下而玆則未敢也臣學本後人忠切報上况蒙嚴
旨益用激衷故敢陳愚以竢聖明俯賜裁擇臣不勝
戰懍恐懼待罪之至嘉靖二十二年十月初二日奏
奉旨禮部看議了來說

祧廟　奉藏德懿熙仁四祖祧主

太廟　規制宜考禮圖東西併兩夾室以藏昭穆祧主其前仍列兩廡以祀從享勳親

昭左虛位　將來對揚中興功德之隆則不必與昭三廟同遞遷即當建世室于此

昭世室　今奉成祖

昭一廟　宣宗

昭二廟　憲宗

昭三廟　武宗

嘗稱七世之廟而禮家亦謂有天下者祀七廟是以劉歆云三昭三穆并太廟而七其當宗者爲世室則在昭穆之外也宋朱熹廟議圖說亦如此其于藝祖太宗仁宗高宗等世室皆横列于昭穆之上可以遞遷無窮矣今議者乃欲奉遷睿廟于穆三之右則四穆矣將來遞遷而上則六穆與其于三昭三穆之制不有乖乎

穆首虛位　將來考論功德當建孝宗世室于此

穆一廟　仁宗

穆二廟　英宗

穆三廟　孝宗　睿宗

睿廟於此　奉遷

都宮門

廟議第二疏　江汝璧

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修撰臣江汝璧謹奏爲申
末議稽典禮以賛昭代無疆駿事臣以草茅賤品猥
蒙聖恩作養擢用已二紀于玆矣顧臣毎思才識業
疎未繇圖報於萬一是以徂冬奉旨叨陪廟議俛澠
愚忠益誠自知其弗可而義不容已也玆復蒙旨着
禮部會同臣等議明奏請不許含待使臣於此復有
顧忌而弗竭其愚則上負聖明下負所學其爲瘝曠
之罪又何所逃乎臣用是謹昧死爲陛下一究陳之

臣聞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君子之處事也有經有
權當其事之常也而處之不守乎經是之謂繫繫則
有乖於典禮當其事之變也而處之不達乎權是之
謂固固則有閡於會通惟玆廟建大議上以昭一人
之制作下以繫百代之仰瞻臣於前疏已嘗按其典
禮觀其會通根經據傳而條列于聖明之前其中如
昭穆之更定春犆之變通已蒙皇上節取而賜之施
行矣玆又安敢弗終末議以賛維新之丕業乎臣聞
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往者廟制所司失

於討論仁廟而下昭穆易位仰賴皇上聖哲高明見
諸釐正則仁英孝復爲三穆宣憲武復爲三昭是昭
穆已序無容議也臣又聞春秋傳曰父子異昭穆兄
弟昭穆同往者廷臣會議皇考祔廟之禮已奉明旨
皇考同皇伯考一廟此本古禮當爲法者則今奉皇
考入廟當與孝宗皇帝同堂異室廟額題曰穆三將
來遞遷而躋世室是典禮也奉有成命無容議也臣
又聞劉歆曰三昭三穆其正法也有常數也宗變也
苟有功德則宗之無常數也仰惟成祖皇帝功德並

隆首正世室允爲百世不易之定論矣今奉皇考入
廟則見存舊廟宜奉遷於穆首虛位之右以當將來
世室約與成祖廟貌東西對峙而位置稍西焉是亦
合於朱熹廟議之圖矣若臣前疏所謂奉遷于成祖
之廟之左蓋據舊時昭穆而言也今昭穆既正則當
遷穆右矣或曰皇考序在穆三而復廷世室於禮無
據臣則曰孝廟同廟遞遷乃正禮也權而通之則不
必同廟即奉皇考入居專廟在今日以備考廟在後
日以當世室亦未見其弗可也且經權酌處于列聖

無干統之嫌于睿考有不遷之美尊尊親親並行而
不悖是亦無可議者也或又曰皇考舊廟當遷于孝
廟之右是在今日似無不可他日遞遷又必拓爲二
廟是則六穆矣其於三穆之制不有乖乎揆之理勢
臣決知其不可也是則所當議者也臣既披瀝愚衷
竊復畵圖貼說以獻圖成臣又從而睇觀之則見太
廟歸乎居中祧廟與乎其後三昭三穆列乎其前成
廟睿廟翼乎其左右而將來神亂當專世室者又可
拓而處焉是亦達權濟經以成典禮況有朱熹廟議

圖可按而正乎仰惟聖明俯賜采擇臣雖即死亦得効報于萬一矣臣念卒奉旨踢蹙陳愚不勝悚慄待罪之至嘉靖二十三年三月初三日奏四月初四日

奉旨禮部便看議了來說

青廟議二疏後　　江汝璧

璧廟議二疏遵旨陳愚自謂靖共臣職義當然也不意養薄望輕竟滋多口以去雖自今省躬補過惟日且不足矣尚復何言第念初疏之上也明旨下該部議罷乃有援唐中睿故事但為武宗當別廟之說者

緣是搖政本而部議遂報罷及再疏之上也明旨仍下該部議覆又有援古五廟之文至謂孝武二宗俱當別廟者緣是煩宸聽而部議復留中嗟夫議論喋沓如是與禮何由而定哉以故聖明致孝之悰本諸天衷者竟亦鬱而弗暢也自是批答諭札下所司者往往歷切責之旨嗟夫青稱人臣分猷念以相從茲義也竟當何如哉若璧則已焉矣雖然昔有足可刪而璞弗忍棄者爰存疏稿珍吾璞也亦不敢以璧輒自文也嘉靖二十四年乙巳春正月安德舟中識

應天典試後被逮自陳疏　　江汝璧

原任左春坊左諭德見錦衣衛鎮撫司待罪臣江汝璧謹奏為乞恩認罪披瀝愚衷以明心跡事臣於今年七月初九日欽蒙差往應天府鄉試主考進呈試錄失於填名奉聖旨這試錄考官既不填名又以國家祀戎大事作問且所對中間語多譏訕好生無禮江汝璧歐陽衢着錦衣衛差官校拿來問取中生儒俱不許對制復於十一月初六日奉聖旨送鎮撫司打着問臣以羸病之軀備嘗該司訊鞫剖心刳肺無

以自明祇緣學術空疎智識昏昧自罹罪譴雖萬死有莫悔者而該司之訊鞫不已必欲臣吐露實情臣今隕越待盡敢不少忍須臾之死哀籲於聖明之前哉臣往歲守制家居正群臣議禮之際有傳聖諭至山中者臣伏而讀仰而思間復考求先儒至論有感於聖諭至精至備之美謹焚香端拜而贊曰聖諭所云南北二郊俱以我聖祖高皇帝奉配是周之后稷配天於郊之義也又云仍於歲首祀上帝於大祀殿以我皇祖文皇帝奉配是周之文王配帝於明堂之

義也一則正累朝並配之誤以修古禮以光復我聖祖始制一則緣周禮祈穀之義以處祀殿以不廢我聖祖續制不惟可以定一代之典抑亦可以垂萬世之經者也及臣起復到京幸因陪祀二郊拜覩我皇上超今軼古之盛舉則祈穀之祀不於大祀殿而復於南郊我大宗文皇帝不復致隆於配享是於聖諭前之所云者稍有異同臣又竊疑之因是考求今大學士夏言所編郊祀奏議乃知言之初議亦有符於聖諭止因彼時廷議紛紜甲可乙否或謂祀殿明堂

制不可以相準不知禮貴恊義而制固不必盡拘也或謂春祈秋享時不可以相襲不知禮貴會適而時固不可盡泥也以致揺惑聖衷續奉明旨又云依擬奉二聖並侑大祀殿是於聖意既鬱而未明於聖諭遂行而未至將事之臣已不得不任其咎矣廼今祀殿幾於隳廢而文祖配帝之祀頓靡所奉侑則於續奉明旨抑又背馳凡我臣工與有將美之責者焉得不思所以自歉乎是以犬馬之衷旦夕服膺竊恐將來聖子神孫讀聖諭而有感者將思紹服之孝愽古

秉禮之士讀聖諭而有感者將思濟美之忠則又不免一番論述曷若於聖君賢相之朝親見斯禮之大成乃為盡善而全美哉是以恭引聖諭發為策問亦與上徹聖覽幸俯采擇於萬一庶幾郊以祀天配以太祖殿以祀帝配以文祖一則復郊邱以大報本於太祖無並配之嫌一則存祀殿以備祈穀於文祖有復配之美蓋並行而不悖者也此臣之心雖主於闡揚而見實局於膚淺罪之不容逭者一也臣又嘗因陪祀廟庭考求兩廡諸王祔食之殺勳臣從享之節

有感於中竊惟時享之禮親盡則祧其祔食者從必以祖在禮所謂孫以祖祔祔必以班者也此其為禮蓋曲而中矣今四時之享我德祖懿祖熙祖仁祖既以親盡而奉祔矣兩廡諸王自壽春而下則為四聖之子若孫也又何所從祔而顧獨存乎故臣妄意歲暮之祫乃得祔食蓋以四聖之祧主既而出諸王之祔乃有所從其在時享禮固從殺也若夫報功之典則臣嘗考諸禮載功宗者咸得廟祀其以功而作元祀者又得躋於配享茲書所謂大享于先王爾祖其

從與享者也然謂之大享則常祀非得槩與而禮亦止謂祭于大烝此其爲禮蓋簡而嚴矣今兩廡諸臣自中山王而下四孟歲暮既有專廟之祀矣而太廟之享若祫又咸得與配焉是一歲十祀等諸群廟而又上之也不已泰乎況名實未副又有泰于此者如今所議武定侯之祀者乎故臣妄意歲暮之祫乃得配食蓋與書稱大享禮稱大烝庶其有協其在專廟祀固有常也此其禮節之登殺皆有待于聖裁者且今九廟鼎新大本大經聿還古始曷若併此繁節縟

文一釐而復之古以正將來沿襲之誤哉是以策問之中率迹及此亦與上徹聖覽幸備采擇於萬一焉耳此臣之心雖出於屬願而見亦局於膚淺罪之不容逭者二也又嘗覩兵部覆奏請建講武殿而有感於中竊惟承平既久武備漸弛選將練兵時務爲急乃因鉛槧之暇考求太祖高皇帝立法之條太祖文皇帝飭法之令知我祖宗時武備所以振舉者以實勝也今則甲令固在而績用已疎以武職則陞襲弊滋而名器濫以卒伍則簡稽文具而尺籍虛徇名責

實竊抱隱憂蓋欲有聞於聖明之前也亦久矣況今南郊之役艱大可虞北虜之驕猖犮未至又安能恝然坐視而不思所以仰贊聖慮于萬一者乎是以本原法意衍爲詰戎之策自儲將言之不獨欽材於武舉而已也於勳裔而請作以太祖保祿之詰於世胄而請覈以太宗比試之條更于武舉之外請開辟薦一途遍搜遺逸之雄以待登壇之重寄則蓄材庶乎其豫矣自備兵言之不獨操練于團營而已也責科道以簡閱而請嚴太祖虺備之律由之以汰冗兵責

本兵以檢括而請申太宗失伍之令由之以祛虛兵更于團練之外請開召募一途即裒祛汰之食以養代補之新兵則制用庶乎其裕矣茲臣一得之愚亦與以備講武之采擇也顧臣之心雖本于劬悃而見亦局于膚淺罪之不容逭者三也臣本一介草茅之微負此三不容逭之罪分其即死尚奚容辭剟以遭逢聖明爰自龍飛御極之初即奉臨軒策士之問旋叨館選繼側講筵於陛下之盛德大業神武聖文口不能頌而心切銘鏤者蓋亦十有七年于茲矣況於

祀戎大事揭之聖諭昭如日星迯之聖政沛如河漢

臣雖木石無知幸在生成之內敢自絕於洪造而自速誅戮之辠哉實以心圖補報智困寘迷不自知其罪戾一至于此今雖噬臍改悔亦無及矣伏乞天度寬容聖慈曲軫少賜薄臣鈇鉞之誅則臣犬馬餘生未即委填溝壑尚思勉加鞭策圖報于萬一矣臣不勝哀鳴踴蹶待罪之至嘉靖十六年丁酉冬十一月十五日

甲辰科會試自陳疏　江汝璧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臣江汝璧謹奏爲懇乞天恩辯明極大無根寃枉以白心迹以雪猜憾事昨該刑科給事中王堯日王交劾臣會試主考與分考官高節彭鳳歐陽聰等上下相緣爲奸私取舉人彭謙汪一中翟汝儉汝孝中式據其臆度之見加以誣衊之辭欽蒙聖旨吏部會同都察院從公叅看了來說又奉聖旨該部一併叅看了來說臣初聞報見其劾臣橫加贓賄汚衊平生不覺大痛殞地絕而復甦因復自念臣之所以致言官等切齒側目於臣者實緣向日恭議九廟兩疏欲奉皇考睿宗獻

皇帝正位親廟有以激之也臣知禍機伏伏必不能免久矣第不意臣命薄災生橫罹寃枉至此極耳臣又竊念言官風聞言事義不容辯而席藁待罪亦臣之分也但臣寃枉黑地漫天死且不得瞑目又安得不及今尚存吐心嘔血而哀鳴於君父之前哉臣願

皇上天恩將給事中王堯日等所劾臣等罪狀并臣哀訴勑下部院法司及廠衛緝事等衙門務加根究的實上請聖斷而臣寃枉激切苦情亦敢冒死爲陛

下一披瀝焉今年二月初六日輔臣題請會試考官時臣尙任春坊庶子官次未該主考輔臣題請亦未及臣彼時臣亦尙寓國子監公舍不意是日夜二鼓將終忽聞有叩門而呼者蓋禮部右侍郎許成名也當臣臥病在床亟起而迓曰公何爲夜分抵予哉成名曰請先生副考臣愕然驚曰茲極大重事胡爲而遽及我且我有弟三人俱數千里外遠來會試例當辭避奈何成名曰請初未及先生止是尙書張潮侍郎費寀既而奉旨副考官另推來看乃及先生茲簡

命也雖有三弟不得入試爲之奈何荼罷遂行時則
巳三皷矣臣感激聖恩向當生臣於垂死之餘玆復
拔臣於既仆之後當即沐浴更衣盟於天地告於祖
宗四皷趨朝五皷陛辭赴燕入院秉公將事則內有
同考官三給事中盧尉周采陳棐等外有監試官御
史王珩沈越等皆陛下禁奸革弊之臣臣等苟有鬼
行脅脇彼當先發之矣及臣既拐曉出院大而卿寺
次而科道部屬凡在臣知識者莫不亟加慰藉門今
年所收多得名士且在年浮議爲之一清盖人情翕

然者亦既三閱月矣續因奉旨申明廟議而賛善郭
希顏繼之致被言官叅劾彼時頗聞有惑臣者曰玆
議也江汝璧實首倡也何獨遺之則臣之寃根於此
乎種矣繼聞有日臣爲假廟議以干進者臣解之曰
臣登科歷仕二十有五年乃陞四品其視後我而躋
三品者豈亦假議禮以干之耶又聞有曰臣廟議爲
將順者臣解之曰將順上美臣下大義矧今聖明違
孝尊親準禮協義烏得而不將順以成我皇上超前
啟後之大制作耶自是浮議稍息未幾賛善浦應麒

爲鄉試事被劾罷去不旬日間訛言競傳聖明訪知
今年會試亦有奸弊御劄切責科道不行糾舉風聲
皷扇而臣之寃蘖遂於此乎蔓延矣是以給事中王
堯日王交等捕風捉影橫加臣以二千金之賄必欲
陷阱臣而後巳豈非臣命薄災生不幸而罹此無根
之枉極大之寃也哉且臣之寃枉事理燦然尤易明
辯大凡人情欲行私者必預知某人當爲考官然後
通其關節若彭謙等彼時果欲行賂則當通於尚書
張潮若謙等逆知潮之將死亦當通於侍郎費寀必

不無緣而輒及臣也是臣未擬主考之先謙等雖有
千金弗以賂臣明矣及臣二皷聞命四皷趨朝則又
幾伏淵微既非謙等所能逆覩抑且事出倉卒亦非
謙等所可亟圖是臣既被命之後謙等雖欲賂臣勢
亦無及矣此其爲寃一也況舊規主考止是總理內
簾綱要及檃括刊錄文字至於校取一節則止緇閱
分考所呈首卷一十七卷以定高下其餘則臨塡草
榜大概披揭一塡字號而已是非惟日力不足而各
有司存亦不可得兼也今彭謙及翟汝孝汝儉俱中

在一二百名之外乃分考高節彭鳳等所自校定若汪一中者又係高節所取首卷况謙等硃墨二卷俱存禮部皇上聖明試取而賜覧焉則其可中與否莫逃於天鑒之下矣今乃一槩誣臣或以賂取或以勢售不已甚乎此其爲寃二也至謂校尉張嶽擒當過錢尤可駭愕盖嶽雖係臣江西鄉里然生不同府跡絶素交方其游藝來京臣已謫官外補迨臣復官國學迄今僅及一年近因鄉會始與識面又皆會試已後時事即使識在會試已前以臣之愚叨被簡命天

地鬼神昭布森列縱不畏義寧不畏刑乎是嶽雖巧術通神臣亦不墮其奸矣且據王堯日等所誣臣等五千餘金計重且數百斤雖强有力者必藉十餘人乃可轉致臣等又豈張嶽一人倉卒取辦可得而售其奸哉皇上聖明試根連而株求之其誣與否可立破矣若舉人彭謙等又皆南直隷人其與張嶽相識與否臣固不得而知也臣所自知者區區犬馬赤衷感激皇上再造之恩天高地厚方思粉骨糜軀不足以圖報於萬一豈其比病風喪心之徒而自取誅戮之愆哉伏望皇上天度兼容睿照旁燭俯察臣之孤危勅下部院法司并廠衛紏事等衙門務加究極以宜公道然後將臣罷黜以爲儒臣奉職無狀之戒則臣即死無所憾矣臣冒瀆天聽無任隕越戰慄待罪之至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奉聖旨這奏着部院一併參看了來說盧勲周釆陳棐王珩沈越等職係言官目見場中情弊如何不行舉奏着從實回將話來

〔附〕璧之遺羅根於廟議已槩見辯寃疏中顧蘖我者弗察茲議顛末輙謂遷廟之議倡於不肖

而不知實非瑩之罪也又謂孝睿同廟之議倡於不肖而不知亦非瑩之罪也盖二主同廟舊有成議已奉明旨於往歲祔廟之時而比者該部會議廟建一則欲奉睿廟建於孝英二廟之左拓基而東二十八丈一則欲不遷睿廟止廓舊廟門并街展地而南二十二丈茲兩說者已具題請矣繼而瑩乃上疏意謂不必遷廟亦不必遷門與街祇奉睿皇之主與孝皇同廟以備四親之禮將來遞遷而躋世室茲古禮也其見存廟貌姑仍舊貫而改爲別殿可也若欲奉遷

則稍約其制迭於世室地位以待親盡奉躋睿皇亦足以成昭代之典禮也彼論我者徒信厥聞弗究厥實乘機搆釁競擠我以危戾不已甚乎茲故遡稽部議初題幷部議兩疏並列如左庶幾前後異同之辯觀者可一覽而知而釁尤窮補過之資亦於是乎自考焉乙巳春正月安德舟中碧洋子汝璧識

附錄陳世贍先生題辭

昔周公以王室懿親負元聖之德當其避流言而東也遺詩成王而王莫之悟必待天威震而後迎公

之禮行君臣之際其難矣哉貞齋先生忠誠體國不幸而遘重誣危孰甚焉而一言悟主奇禍隨解則我聖明之睿哲豈惟遠過成王而先生之精誠要亦不在周公下矣嗟夫叫閶闔而閉關詎曰末世則然哉今我皇上之聖神與先生之忠直一時感遇之盛蓋有遡千古而獨上者矣讀是疏者當有諒於斯峽江陳世贍題嘉靖丙午二十五年秋

禱疏

禱神山疏　江以達

尼山應禱實生孔丘嵩嶽降神實生申甫蓋五嶽四瀆與凡山川之擅勝境內者無不於生人乎發其靈秘而古今賢聖人與夫文章功業炳然在天地間者未有不本崇源遠而鍾萃正氣者也惟我神山時貴溪西北巋然為信州巨鎮其發龍於龍窩之尖胎息於陽尖之岡中間盤迴頓伏者百有餘里至是始拔地而起高數十百丈橫亙數十餘里淩霄礙日狀如華蓋其鳩靈蘊秀固與魯尼嵩嶽異地同神支分而為二其一自西北稍折而南斷而復起嶄然峭絕狀

如砥柱者為我白石峯峯之餘盡而為港鹵則吾祖所卜宅而今子姓百指聚焉者也其一自東北稍折而南斷而復起連峯疊嶂端員卓特而列為三台者為我八斗峯則吾曾祖考妣與吾祖中山公考妣葬焉合而觀之白石峯吾之大宗八斗峯吾之小宗而神山則吾之始祖也在吾門食蔭不為不盛而吾父子又甲第蟬聯世其金紫雖吾父未究厥施而以達復以忠秉持法中遭擯廢然山川消息盈虛之理要未可以目前之近易而測定者顧以達年今四十竊

伏草莽者三年於此而亂嗣未兆上無以對老父之心下無以爲宗祊之托夙夙忡忡罔知攸措是用罄竭齋戒取某月某日遣賫香疏求嗣於我神山我白石我八斗峯之神而室人汪氏側室徐氏陳氏奉老父艮材於所居之後東北設奠陳儀於熙家山望而拜焉以達先以是日朝謁福地華蓋山將歸而躬叩時禱以申肅敬竊惟華蓋齊雲皆蓮在異郡以其山靈丕顯尚不探分限徼其福惠錫我子孫况我神山我白石峯我八斗峯本皆祖宗一脉於子孫喘息呼

吸氣無不通豈有禱而不應應而不速者哉而况其子孫又方疾聲以大呼之者哉伏惟投靈抉秘於室中宜男之婦降下其神以章蘭夢以繁不肖以達之亂嗣以昌大我祖我父之業以世爲神山白石八斗主則豈惟江氏之慶惟山神其實大有耿光

城隍祠禱雨疏　江旣入

順治十八年六月之望旣入受縣事又越十有三日不雨先是已浹旬不雨民用怖皇旣入謹齋戒沐浴步禱於我城隍之神而言曰國家之立有邑隍也貴與令尹均小子子奉天子簡命來牧茲土甫下車逢旱魃爲虐熏然灼者赤雲也涸然龜拆者南畝也痛然悴萎然仆者苗黍也晝夜呼而轆轆然聲相繼者枯槔起而遊魚泣也縣人無所告是告予小子予小子無所告是告爾神爾神固與予小子共斯土者也時暘時雨予小子功也緊爾神功恒暘恒雨予小子咎也緊爾神咎且予小子涖斯土未幾而爾神之禋享則有年也予小子即自知涼德始至于和故甘雨不隨而蜿蜒肆祟恐蟲蟲者抵或以甫任爲予小子

寬而以久祀爲爾神責爾神將若何伏惟爾神大昭靈爽用偏達四境山川之司而上籲昊蒼之帝促風伯速雷師興雨祁祁有渰萋萋以協輿情而宜聖澤則豈惟爾神大有耿光予小子實惡邀爾神福以無負天子簡命將幸縣赤子歲奉明禋於勿替爾神其圖之切斬

題草

刑部河南淸吏司主事江以達題爲乞降睿旨明法守禁姦慝以詔臣工以詔聖明事

臣問之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則臣主罔與成厥功臣
誤蒙聖恩列迹比部法惟求是志在不欺至于事干
權貴命制堂官苟且因仍妄塞詔旨則不得不忘其
煦嫛披忠昧死爲陛下獻焉竊惟人臣爲人主守法
而後人主之勢尊人主賴臣下之守法而後人主之
法信盖法者人主與天下共非一人所得私也人主
不得而私況臣下乎法當與而奪是爲私奪當奪而
與是爲私與與奪以私是盜人主之法而市也人臣
爲人主守法顧盜其法而市爲其罪可勝誅哉臣雖

愚昧誠不能苟徇權貴受制堂官自安欺罔以負陛
下不可勝誅之罪該太子太傅武定侯郭勛與御用
監太監等官胡順等各奏爭地土事下本部先屬湖
廣等司問理二年之内七易問官事轉侵奪奏抄日
續近復從調本司該臣署掌司事所牽制束縛不獲
自盡其心者請確具要領明據法令折衷其大較以
俟聖明裁擇焉臣反覆參詳大槩郭勛所奏以贖買
伊原賣地土爲詞胡順等所奏以護守丘聚墳塋爲
重要之二臣者皆攙名以濟實舉其一而欲遂撥其

二也臣備查勛正德年間原賣與故太監丘聚房内
止載莊房一十四間地三畝該價銀一百二十兩者
此勛之故業也勛而回贖業固止此至丘聚陸續置
買民人張曉等地土近以萬計盖造房屋一百八十
餘間亭臺場圃花石果木約其成就盖奚啻數十萬
值此因與勛斬然迥絶風牛馬不相及也併以是爲
贖可乎若曰贖彼置此則就勛故業計之地三畝莊
房一十四間已爲值一百二十兩矣今以萬畝百堵
爲値數十萬計者欲以三千兩之價併而有之有是

理乎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勛之迹盖明甚也臣又備
查丘聚墳畔還有延慶寺一所招僧居住承奉香火
所與聚墳爲久近者可保止此其地土房屋在今日
順等方協心惟始已有如丘景者竊而賣之今政使
後歸順等安知順等之後獨少一丘景乎及將不存
而毛之求傅順等之愚盖不足破也我太祖高皇帝
欽定大明令曰凡戶絶財産果無同宗應繼者入官
夫無子絶嗣固宦官之常理而太監丘聚原繫苗人
別無同姓族屬正與肯令穩合其家人丘景原係乞

養異姓之人先年曾另分有財產房屋養贍居住前項地土非其承分所得而任意變賣者也今除丘聚墳寺外勛原賣地三畝莊房一十四間准令照數回贖其餘地土房屋俱照令盡收入官造册開送戸部估値變賣以給邊儲後有似此俱照例施行其丘景等原領過勛價銀三千兩除應得銀一百二十兩抵勛贖業之價其二千八百八十兩仍于各名下追足悉以歸勛此法之正也前此蓋未嘗明法據令斷截其事而使之纒綿搆結卒以生姦金勝本巨刁慣詐

先爲勛買地作中後因向順等求索不遂連次奏訐內干宮禁外涉親王事屬矯誣詞多隱約先該本部抄送山西司立案訖及調前事畀臣掌行尚書聶賢即謂臣與本司主事陶廉曰墻內地土盡與武定侯罷不然事且立至未幾勛果腃錄金勝原奏隨本封進奏抄到部賢神色俱喪即謂臣曰勛權臣朝廷方加寵用可急將地土善處隨該本部覆題奉旨推問賢又謂臣曰金勝所奏不必問但將地土盡與武定侯金勝自然招虛臣謂金勝所奏情頗重使果實耶

則當窮治胡順不當苟以地土遂勛而弭金勝之口果不實耶則當返坐金勝不當受其封勝而昧地土之斷竊料金勝一介微人志在規利順等果有要求啖之足矣恐無以不其法事情備向金勝稱述之理且其先後奏詞不一夷攷其後勝將在監不知其事果孰從聽之而其奏果孰代爲之耶隨將金勝連次辭詞金勝服誣倂前地土照依律令處斷具招呈堂賢投揭帖于地攜聲張目曰朝廷要與他地土你有何力拉要與他抗臣曰非敢抗武定侯蓋不敢誣朝

廷律令也時召集郎中等官陳箎等與臣會議僉以聽臣據令爲是右侍郎楊志學亦謂據令是論爭連日竟惟賢意臣謹按漢文帝時張釋之爲廷尉有人驚乘輿馬捕屬廷尉廷尉奏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乃止罰金耶釋之曰若方其時陛下立使誅之則已今既屬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方勛之奏地主也使陛下立詔與勛則已今既屬之法司刑諸招結則雖不毛之莽寸朽之木法有攸在爲人臣者豈得依違轉展而

委曲以狥人哉且明法據令一介不以與諸人者法官之職也恩賞予奪時出特恩者朝廷之事也勛以勲舊大臣總提兵柄勤勞多効簡在聖心陛下欲親之則貴愛之則富寵私優渥何所不至區區地土本部如法處斷歸之朝廷明日陛下即降特旨舉以賜勛周昭恩賚誰曰不然如陛下不欲爲此無名之賜又不欲竟奪勛已成之業也則入官之後即聽勛仍向戸部照依時值估計承買又誰曰不然忿小恚而乖大法恐非陛下意也且奉明旨這所奏着法司從

公問明具奏即便來說大哉王言公之一字恐不欲臣等于律令外求之也蓋律令者陛下以付法官而俾之執也陛下以律令付法官而令臣等不得執律令以從事是使之操舟而奪其楫也臣謂陛下之愛律令必甚于愛勛賢惟狥陛下之所愛而忘陛下之所甚愛是欲棄楫而爲陛下操舟也傳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聖心虛明本無偏倚賢身爲大臣處事謀國自當揆道守法不計利害乃私橫已見妄臆聖衷以君子而爲小人之事殆非所以率屬官而令衆庶

見也原賢之心非敢于欺陛下也蓋爲近年以來刁風大熾姦人欲挾私中傷人者往往架捏一切之詞觸犯忌諱上揺天聽下駭人心陛下少不加察微見喜怒詔獄立興尚書郎官重足而立各司遇事小有利害即轉相遜避習以爲能凡此皆陛下所不及知而金勝等得乘之以望風投姦尤特甚者也賢本以衰年起于罪廢夙夜消索知慮漸昏跛足傾耳救過不給欲望其爲陛下明目張膽詰姦懲而刑暴亂也蓋亦難矣竊詔聖明在上中外一心既有科道等官

職司糾舉又有緝事衙門密切訪捕苟有意外必無遁情何致一切刁徒得以挾其無賴動肆矯誣欺誑朝廷脅制官長俾大小臣工臆度疑懼毀棄法守此恐非陛下所樂聞與盛世所宜有也伏乞特降明旨自今一應軍民人等果有陳奏不公不法之事須確具實蹟以便窮究其有事不干法懷挾私讐造爲誣罔指切忌諱如金勝等者許法司窮極追究及其主使之人從重問擬奏請發落使大小臣工曉然知聖心廓然本無先入而祖宗明明憲法不爲權姦而少

貶也勝勛營內小軍也不足誅也勛為國大臣首先將領叨被眷注特出尋常方陛下静攝端居怡神養性而乃以區區求田問舍之事擬拾麾下豨誣不道之詞再瀆宸聽重傷國體勛平日自負忠愛念不及此誠可太惜人言藉藉僉謂勛之于勝表裏相因此等舉措蓋欲連環而成計也縱不盡然迹涉疑似乞量加省論以息微嫌夫司寇者使帥其屬而事邦禁以佐王刑邦國者也陛下既以賢為先朝舊臣特畀委任則亦乞開示温渥堅其執法之心作其既衰之

氣俾屬司承式邦國有刑不然則優以恩數聽其辭免亦所以全君臣之義為賢保令名於終始也堂堂法司一地土之事兩年而不決本長姦招釁瀆聖誣民臣實耻焉臣實懼焉昨該本部具題矣臣懷懣負疚未靖厥心遵堂官而欺陛下不忠也徇權勢而毀律令不法也不忠不法其焉用之陛下以無我之心權有法之事偏私迎人一眾而破則臣欺罔之罪死不足贖孰若先服妄言之誅於今日也惟陛下察微卮不獲自盡之心守祖宗不可厚誣之法大昭宸斷華杜姦萌則法度昭明群心痛快國體重而朝廷尊矣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湖廣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臣江以達謹奏為

群兇撥置親王陷害憲臣乞恩辯明誣枉事

該楚王開送巡撫都御史陸杰揭帖內稱臣不遵明旨差指揮陳恩姚庚於城門當阻不容送奠梓宮幸得僉事孫雲在門帶出役風乘輒以上奏孔子曰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釋之者曰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是則誠可謂昧之以理所

必無者陛下明見萬里幽隱畢徹必不可罔但事關禮制分屬親王不得不及今辯明以防陷害臣於本年六月二十八日到任恭遇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梓宮將祔顯陵七月初六日撫按三司俱預赴龍坑地方迎候會議省城係親王重地又城池庫獄不可一日缺官管理坐臣留省署掌都布按三司印信其府衛縣正佐巡捕大小官員各奉差委於各該地方分投供應及武昌二衛官軍俱不時調遣空國而出臣一人留守夙夜戒心又值地方分

投附近盜賊不時竊發今日江夏縣招申強賊曹欽
等三十餘人殺擄商貨明日黃州府呈報強盜程大
儒等四十餘人流刦鄉村又黃州府黃梅縣黃陂縣
旬日之內三處反獄省城門禁視舊加嚴屬楚府方
有營造差護衛千戶顏言赴司說稱本府夫匠數多
欲將保安門弛禁任其出入臣即與本門官分付本
門早啓晚閉取便楚府隨該武昌左衛指揮姚典等
赴司稟稱楚府夫匠不下三千餘人每日四更開門
點進至一更以後點放不盡城門不得關閉誠恐早

晚姦細混入致有他虞臣看係地方重責乃出牌定
示保安門酉時閉卯時開以便楚府夫匠出入把門
官不許因而故弛門禁以致疎虞本府積怪謂臣固
守門禁不任其便本月十七日本府承奉張慶王窻
到司傳稱楚王欲預出陽邏驛以下地方候接梓宮
臣答曰此極是殿下尊君親親至意但近奉禮部勘
合梓宮經過有王府去處許王素服出迎致祭該府
官預設祭物于水次夫所謂出迎者蓋自梓宮將至
出城附近而言非欲先期遠涉江湖而遲久于外也

本司節差探聽梓宮今尚在安慶地方相去二千餘
里即今城中空虛副使一人執既不得陪從又江水
方漲地方多虞恐無使親王獨行久外之理合先將
本府祭物差官前去漢口即設候梓宮將至本司即
啓請殿下先渡漢口二承奉亦以臣之言爲然此管
大工僉事魏良輔偶給假回司所親見者也隨該把
文昌等門百戶彭鑑等亦赴司稟稱楚王殿下托迎
梓宮要先遠出遊賦各門官千緊重大請乞明示臣
將各官當堂叱出吏卒共見次日本府又差書辦官

二員仍致前說臣對復如前二十七日未時都御史
陸杰行臣急擬漢口迎奠祭文是晚報梓宮已至黃
州臣即將祭文擬訖次早下船前去迎候行五里許
見北風大順度已午前後梓宮當至陽邏即差千戶
張敖承差余鉞馬上飛報啓請楚王出渡漢口隨又
差司吏彭遐承差蔣東陽繼之臣隨於青山巡檢司
地方朝見梓宮訖是日酉戌時分梓宮方至滠口楚
府帳殿先已畢陳祭物而楚王業亦久候江滸矣是
晚臣護侍梓宮畢以楚王近在祭殿禮應便謁楚王

厲聲叱咤其言辱褻至不可聞臣愕然不知其故但徐徐啟曰殿下此出專爲梓宮今慈聖密邇不出十步之外願且霽威有誠以奉祭祀果副使有所以得罪徐圖未晚楚王復厲聲曰各把門官明日都問罪回報不然奏你臣應曰謹受命俯首而退次早本府與撫按三司前後祭畢都御史陸杰即謂臣曰印信重務合就此報辭仍急撰承天府告至祭文送用臣當即辭梓宮回省將前項祭文撰送去說即拘把門百戶彭鑑等究問各官訴稱昨早梓宮雖報至黃州

相去尚二百餘里各官妄意逆水而上未必本日即抵漢口恐楚王獨宿江上不無戒懼各門官因請少待即報隨該本司差千戶張敖司吏彭選各即至啟請楚王出城臣仍將彭鑑等各痛責發落訖本日申末楚王始渡江而還臣仍預出保安門迎候楚王怒猶未解着指揮李勇傳令旨曰各門官着按察司都問了罪回報臣查得累朝見行事例凡王發放一應事務所司隨即奏聞必待欽准方許奉行若不奏聞及已奏不待回報擅自承行者一體治以重罪其在

京各王出府之日法司即查前例通行長史司知會遵行看得百戶彭鑑等止是恪守常憲不知變通致怒群從然亦是嚴重親王過于畏慎之意本無別項故慢情由本司既已決罰足償其過況係軍職官員亦經奏聞遞難招問即奏奉欽依問罪仍合奏請發落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豈有聖明在上按察司係奉法衙門輒奉親王令旨提問軍職復取令旨發落之理果爾則是臣阿承結納志已無君而致親王轉擅威福陷于不臣矣臣彼時署印僅二十餘日到任甫

一月有餘與本府無一毫干犯止是先因不遂其夫匠夜分出入自便之故繼因反復勸止其預出陽邏之行終以各把門官雖經本司責治卒未奉行其問罪回報之行遂聽信宄邪輒搆臣關閉城門不容迎奠臣雖愚陋然遭遇陛下誤忝師儒列職風憲既非狂病喪心豈有當阻親王不容迎奠梓宮之理情非有故理不難知天鑒俯垂一照而破況楚王出城原係臣差官啟請千戶張敖司吏彭選俱各見在可審而質楚王於當日未申已渡漢口梓宮昏黑方至次

早行祭從容服豫未嘗致本府急遽廢禮止是楚王於梓宮前將提學官褻言叱辱少失敬君之儀既而再傳令旨着法師將各官問罪回報似異藩臣之體今復多方藉口重欲致臣於罪不無聽受撥置陷害憲臣今搆臣之辭臣亦未能悉度但據其開送撫按揭帖一則曰梓宮至日承奉張慶到司傳楚王欲出城迎奠臣高坐忿言說何明旨張慶王憲之到司也實在梓宮未至十餘日之前臣與相接言語禮貌僉事魏良輔見在地方可証也一則曰楚王出城臣差

巡捕指揮陳恩姚庾帶領軍伴當𨹧城門混搶金爵打毀祭器然本府祭物已于半月之前預陳漢口有司官看守安得至此始有金爵隨行親王駕出儀衛兵伏亞於天子官校騎從不下萬人即有金爵豈指揮軍伴所能混搶況指揮姚庾原未巡捕陳恩雖嘗巡捕然於臣未到任之前已經都御史陸杰差往富池驛一帶地方管理梓宮船廩糧至閏七月後方始回省豈陳恩一身乃能隔千里而二用哉今都御史陸杰見在地方可証也一則曰楚王出城城門關閉

幸得僉事孫雲帶出夫僉事孫雲總督廩糧又分巡武昌道地方安得於梓宮將至又復在省今孫雲見在地方可証也一則曰向在祭船將臣責惟臣抗言理對不宥輸服夫楚王係陛下宗親雖至無知識者皆知敬事豈臣爲提學而獨無忌憚一至於此況其將臣叱辱之時鎮守大監張泰先在祭次今張泰已奉旨回京可証也茲事也撫按三司知之湖廣闔城軍民知之而陛下欽命三大使亦備知之陛下倘以親王重事賜一召問恐未必遽枉其是非之實臣伏

讀祖訓凡王迎接詔赦拜送表箋俱止離宮城門外五丈許皇祖用意淵微固非臣愚所能窺測若漢口去武昌府已有長江之隔祭奠所在以爲此非迎奠而必欲于半月之前預出百里之外始合明旨陛下淵衷當有以鑑之況臣職提學校門禁鎖鑰自有專官當楚王出城之時正臣在青山巡檢司地方朝見梓宮之際太監鮑忠在船親見橫誣駕陷冤抑甚矣昔巳故兵部尚書胡世寧曾任江西副使宸濠奏其欺凌宗室離間親親橫被奇禍不數年間其事即白

楚王質性誠實賢慧但其親信累犯不悛知巧納粟指揮并玉海爲之心腹任用狠戾校尉張安王昺爲之牙爪又有罷黜知縣呉寶爲之主文密畫承奉張慶又以校猾兇嚚之性從而佐佑之羣兇敵口掉舌禍福立應即今郡王將軍儀賓之被其賊虐者不爲不多護衛指揮之受其毒痛者不爲不甚橫侵肆噬歛怨于楚民者不爲不深今後恣行撥置上誣天聽害及憲臣嚴霜堅氷漸至其極祖訓凡王國除額設諸執事外並不許延攬交結奔走巧佞知謀之人王

雖容之朝廷必正之以法又軍民人等本不會傷慢其王左右人虛張聲勢于王陷害良善者罪坐本人凡以杜姦邪而防其漸也聖心虛明本無偏情伏乞據事度理留神裁斷日月之光不爲覆盆所蔽使遠臣不受無辜之戮而親王亦獲全樂善之名天下猶知有執法之臣而宗社永保無疆之福臣愚伏地籲天不勝激切待罪之至

禱謝文

山東禱雨文　　江潮

惟神開闔陰陽主司土穀妥我生靈奠我疆宇切念山東地方頃自立冬以來氣候少乖雨雪不降土膏日焦麥秋無望加以蝗虫入地民莫聊生如此時災爲患匪細某等竊祿非才守官無狀召此咎證深切憂皇念惟神之於人有御災捍患之能人之于神有禱應感通之理敬率僚屬謁告諸祠洗滌塵汚用祈默佑伏望靈通大顯神化幸祈密布彤雲普施積雪以慰農民之望以安僚庶之心某等無任虔懇廹切之至謹告

謝晴文　　江潮

雨暘時若百穀其昌雨暘恒若靡物不傷惟神司之我民是聆捍患禦災速如響應肆惟東土暑雨過淫頹居損稼民苦莫禁百爾冠裳憂心如醉徬徨禱神莫之敢懈神心不逆眷之用休陰霾淨掃雲雨聿收居頹而完稼損而殖民心載寧民樂何極牲醴不腆是獻是崇以答神祐以冀有終尚饗

檄文

月課檄文　　江既入

盖聞謀篇雖貴獨造而敬業必資同人霞玉鏤華伎須共奏翠絃叶響韻在爭調如其自賞孤芳何殊示人以樸鈞郡人以地勝瑞穡產名固知凌雲之姿不處無材之境麗藻家摛英華代盛茀東南竹箭傅鏃羽而始銛淇水箐竿借琢磨以成質分香佪佪務宜引翰多叢致美滴滴何妨改柯易葉諸君子十年貿谷千畝渭川筒截嶰枝已裁倫伶之龠管餘江彩將發夢生之花不佞謬與横皐愧當揮麈謹奉文宗命課之檄欲迴友生嚶鳴之情祈著書以懸門資合朋

而發的乘時發憤爲雄每月三八聯會臨場近藝必得氣先相正名篇足以行遠蓋欲勢成迎刃必須功砥絶編庶幾影碎緣天耳分玉版至邑庠雖非分所臨而高標尤我心夙慕併乞照隣家之藜願竊効他山之石或隔錦江以濯秀或翥鳳嶺以揚輝高安或藻振靈峯之巔上高或英含芝艸之室新昌總期並轡樲黄比肩陶謝三邑尚有遺跡攸存悠悠此衷惓惓致懇幸勿惜寒山之片毋僅落吳江之楓將以掇勝抜尤獨倖授梓不佞亦由袖中之艸不作壁上之觀秋聲在樹競調篠月之簫春色染衣光動蘂珠之榜云爾謹檄

前課士檄文　江既入

蘋颸薦爽梧葉生凉秋况良佳宦情頗逸轉憶文章之樂應有同心閉希月旦之評願言先倡矧新都爲南國之勝地而縣邑乃丹陽之故城樵谷彷彿乎桃源異人宜產異境石門頡頏於劍壁間氣以生間才翠嶺凝輝豈讓西山蔚似孟泉流響亦嘗學海千年地近紫陽之居應聞風而覲聖域家傳青蓮之詠宜拔踵而奏騷壇和叔書餘於危樓不敢夜觀藜閣景

良披華於秘府奚誇朝講石渠蓋歷覽乎前賢益深望於後起誰氏緣毫復夢光摇假宰之琴書何人丹鳥重吞秀奪花封之案牘兹未遑於吏治特先求夫友聲雖曰過駿馬之群殊慚伯樂亦云聆高山之調竊慕子期幸錫我珠璣毋吝爾金玉

關詠

忠孝關　左字右之號柳軒

盖聞張公藝九世同居而北齊隋唐旌其門江州陳氏十世同居而一犬不至諸犬不食固征古美事也

但居今之世者心欲效而勢不能必須熟思審處酌古準今使子孫分析興業息爭端而藹和氣是亦處置之良法汝祖諱憲偕祖母彭氏由科目官京庠致仕還家當壽七旬時常顧前慮後預立分關示我子孫猶恐關不盡意特作叶韻歌以警懼之故親筆謹書於後爲子孫永遠計歌曰樂哉我生大明時丈夫志氣當何爲幼承父母刻心教蟀聯科甲忝追隨守法奉公竿耒陽九年解組快雍熙棲遲足不入公門一塵不染無怨咨林下今屆七旬壽分析諸子何所

噫曰老而傳理必然豈容緘口尙遲疑物之不齊物之情男女子孫摠叙之首念瀅兒彭寡媳淮房二娶命繼之二藥孩提育彭氏繼立已定不可移潮有次子亦同繼父命兩立永合宜次喜潮兒登黃甲官淸徹骨步阜藥三喜淮兒操家事服勞代攝我支持四兒五兒皆早逝感時殤祭動慘悲二女出適幼夫榮賦命由天難管總諸孫濯濯習科業致君澤民喜纍纍試問區區我家事前後創守實相維田糧積有廿多石基地等業量設施細派潮瀅淮三分品第憑閱

刄厚誰數載天地人三號以序收執不可移潮無次子不同繼補田百畝淸官資遠近中下足百數潮房永晉無爭馳幼女批田二十畝同贖百兩方無虧長女中道遺一女照顧不棄慰我思子孫繼述存心厚萬代富貴培根基父母一關都括盡無偏只有天地知關語句句凜若斧違背罪坐忤逆兒內不鬩墻外禦侮孔懷同氣常怡怡務勉勤儉戒驕奢家下決無累卵危預立關後再續置照前三分無毫私百歲尙有三十年子官幾度榮寵眉偕母眉壽彩衣舞誰不

羨我松栢姿關歌疊疊忠孝語子孫三復不可離再參祖關保身家字字可爲百世師昔大明正德三年歲次戊辰冬十月初六庚午吉日父左母汪氏預立分關待各烟之日備細品第各件數目作三分對天設誓閹後各於號簿塡數付執并明白處置幼女六姊批田贖價俱照關不可違背此親書地人二號分關該第二兒潮房收照爲永遠圖寫立關後又因有感故特作祠堂柱對一聯云明讀代代相承祖宗世業忠孝時時自省家國真傳謊痛諭一家一族各安

其分各事其業凡事謹守法度不可妄有作爲以取當時大禍前車之覆後車之戒爲子孫者當銘心刻骨念念不忘左謹書

開禾分詠示子孫并婦女　　　江左

忠曰君以臨乎我爾當盡其忠敬事而後食格心而鞠躬嗟臣君股肱伊周稱極忠孝曰親以生乎我爾當盡其孝溫凊而定省先意而承教嗟子親枝體舜文稱極孝耕曰田以利人生爾胡爲不耕可以貢賦稅可以供飪烹帶月荷鋤歸三農酒一罌讀曰書以

開人蒙胡爲爾不讀可以希聖賢可以榮爵祿惟有讀書高斯言當三復酒曰戒爾勿嗜酒樂極反生悲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古今傾敗者殷鑒即在斯色曰戒爾勿好色縱欲傷其生金釵橫戰戟錦帳設陷坑快心事若過盧醫也無行財曰戒爾勿貪財夫子罕言利苟得必苟失來難去反易上下勿交征計利則害義氣曰戒爾勿交氣鬪很非所宜忘身及吾親一朝之忿爲唾面待自乾古人見不癡箴曰婦人一百個九十九不賢兄弟唆不睦妻妾鬧無眠妯娌生號地勇姑忤觸天妒行不肯改遺臭在萬年閨門貴嚴肅思之惟此先一步莫亂步一言莫亂言門戶謹開閉坐立戒邪偏三復詞內則無使人謗焉

辭頌

和陶靖節先生歸去來辭　　江旣入

余疎慵成性澁懸六稔未有善狀且年今五旬多病而癯不任勞苦緬懷前哲㦖然有悟爰取歸去來辭和之丙午歲六月也

歸去來兮六載於茲胡不歸鑒知止之鮮辱奚執掌

以與悲嘉陶令之解綬遂芳躅而可追矧行年已五十正伯玉之知非徒役役於口腹曾何補於宵衣憶莊傳而頓悟嗟易理之至微浮名若夢隻九如奔一官冷署未異柴門奚囊何有青氊猶存圖書數卷林壑一尊托三間之茅屋聯松竹以娛顏永澹泊於灑質雖貧賤而心安別仕途之險巇樂山水而開關悠倘佯以流憩時俯仰而曠觀偶欣然而忘返亦與盡而隨還餐秋花之落英酌良友以盤桓歸去來兮將息心而天遊旣簿書之遠謝何官箴之苛求事隨分

而自造境偶值以忘憂訓子孫以勤儉慰勞苦於田疇意無分用心若虛舟夷形骸於樵牧寄性情於巖丘歎人事之靡盡悟川上之逝流紛野馬以無止混塵緣而何休已矣乎人生行樂能幾時曷不知幾早去留胡爲乎冥行欲何之富貴本外物勳名安可期感造物之忌盈急心地之耘耔聞登高以作賦時彈琴而咏詩聊逍遥以任運拂衣歸去更奚疑

黌宮頌　江旣入

於皇大清兮奄有萬方敦崇文德兮率由舊章天子命我兮司鐸筠陽於維黌宮兮居山之巔崇高峙尊兮衆峯俯焉錦水若帶兮清流繞前山川靈秀兮代有人文俎豆光賛兮芹藻芬芳微才秉鐸兮董率多士講學較藝兮英賢畢聚關西太守兮廟宇重新數科得雋兮譽髦多人聖明在上兮文運聿興夫子之靈與山川之能兮余則何敢承猗歟休哉鳳凰翱翔兮于彼高岡人文萃昌兮于此宫墻將來之發皇兮與日俱長萬年不替兮永保無疆川是作頌兮以當拜颺（筠州梁落山與學宫對峙唐時有鳳凰來遊于此山云）

饒江蘇春先生校訂　鈍夫四逕偕男冊書嶽波莫溪輯

書

卸壽州辭浙江聘考試官　江淛

四月十二日鳳陽府差人送到公文一套并執事手書一摺禮幣一封爲科舉事奉部咨行事例不拘職任聘某爲考試官讀畢即賫襲而置之笥中不敢對人誦言竊自度其行之可否若久之而後決輒敢獨執事一鳴爲浙江文獻大邦也科舉賓興盛典也考試官文衡重任也而復加以聖天子得人之詔監司采訪之公方伯禮聘之勤得與此舉者豪傑出門下姓名垂不朽其爲榮也亦已甚矣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某何人斯乃敢托爲他故以拒哉蓋聞照人之枉直必以居敬窮理爲先辨人于堂下必以身在堂上爲本考試之責不可謂不難矣伏讀明詔之所謂得人者蓋謂學問老成行止端謹制作純正而物論不得以指其疵簡閱公明而外簾不得以分其

柄此必碩學鴻儒飽飫經史涉獵百家窮盡天下之理了盡天下之事出言有據下筆成章而於校閱之際品第優劣氣若權衡較物不爽錙銖不失尺寸乃可以爲若人也乃可以應此詔也某本庸才粗知章句早年偕計上春官不得第者累年已未始登仕籍然又不得列衛清署而復待罪壽州先正云居一官便盡心治一官之事若以爲州縣之職徒勞人耳非所以學登聖賢也某敢薄之而不爲耶但涖官以來俗吏文案日交于前加以水旱頻仍地方多事欲求

書日垂簾與聖賢對語殊不可得也間嘗玩心文學勉求進益以資治理然心不專業無次所得者無幾而所失者已多矣執事之所舉者名也某之所陳者實也詢名要在于考實無實不可以稱名語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又曰人豈不自知今日之舉實非某之所能也某自知之亦久矣知其不能而復強爲能者以僥倖于其間綆短汲深力薄肩重其不勝任也必矣至是而欲不負明詔不負監司方伯不負大邦盛典者無是理也所謂榮者不可得而辱已隨之矣況

朝廷設官求賢所以爲民也執事聘某校文所以爲賢也執事有求賢之責某係牧民之官執事功在天下而其爲用也大某則惠止一州而其爲用也小然某之意亦曰急先務耳某不應聘必有愈于某者以充其任某之誰或可逭也使某不念地方災傷人民愁苦委而去之以就執事之聘萬一人多失所變起不虞自將謂某忽近而事遠舍急而圖緩父母斯民之責爲多負矣某之罪將安逃乎審己力能否之實權事體輕重之宜某之不能應聘也明矣某之不可

去此而就彼也决矣已具公文并封還原聘禮申府轉達提學先生別請一明經博學者以副盛意而此又瀆告之者蓋奉執事手書不敢不答抑恐公文泛畧而不足以究其意也瞽犯聽司無任惶恐待罪之至

答沈盱眙　　江　潮

奉讀來文足見爲國爲民之意昔人有去就繫國家輕重者使執事在任其能有此邪帑藏之物决非此輩所可得不旋踵天必褫其魄而使之授首于案下

矣先期巡撫按併本府俱有文移僕已點選平素以
智勇名者五人獎諭激勸命其設策緝捕期必獲而
後已來諭二人不在數內恐亦不能出五人之右也
即當如命添委協謀端敢不負天曹首最憲擢定在
早晩此事若奏功於執事實增咸望而區區亦有光
矣幸亟圖之

答友人蔡希旦　江潮

州縣之職徒勞人耳幼讀此書只當一端話說乃今
身履之而後知其非虛語也來諭諄復敢不如命但

吏事紛沓無暇及此兼舊時殘稿僥倖後輒爲慕名
者借去抄錄東傳西遞今幷其本而失之矣若有虛
言當見絶於執事也執事沉酣經史豈無此以應之
蓋亦不自滿假之意耳苟罄所蘊自有可觀固不必
借聽于此也盛暑奉答草草亮之亮之

答給舍牧時庸　江潮

頃荷教翰讀之精神飛越昔人有言得劉公一紙書
賢于十部從事誠于執事有徵矣同年作諫官得執
事輩數人深愜鄙意蓋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宜彼雖
病其不大而同年之情世講之好固自與衆不同也
僕慚迂腐待罪壽春每日所事者俗吏文案耳加以
詞訟之擾迎送之勞不得暫時休暇無一可與執事
言者然亦不敢薄此而不爲也僶俛竭駑駘至忘寢食
庶幾事到手來漸有次第海內豪杰定價於執事輩
一言之間有爲按屬來者不知曾齒及賤名姓否也
時漸褥熱千萬加愛

柬給舍魯廷贍　江潮

執事在諫垣十餘年凜凜風裁多忤少與然卒以此

去位昔范景仁致仕士大夫賀之有曰公雖退而名
益高矣執事自處無愧但不願時事如此而獨爲執
事取此高名也得之早世大抵修短數定無奈然執
事亦嘗謂其體薄多病而憂其算之不遐今果然矣
痛哉家居體統何如二郎幷京孫性頗聰警教之宜
蚤舊時諸僕須令各務生理文中子有言曰某有先
人之弊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但願明公
正身以安天下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此執事心也
執事事也況山間林下擺脫世紛自有無限樂地固

不可以此爲執事輕重也某無佁竟得此官爲之柰何然亦不敢薄此而不爲也記得執事有言做官後剃頭不曾一日得閒當時咲執事之言比蒙莊尤甚煩不以爲然乃今身履之而信執事之所言不虛也官舍清澹殊無意趣舍弟伴送妻累到任未幾告回家君在庭幃累有書請堅不肯來碌碌如昨無一可與執事言者風便草草奉布亮之

復冬官朱寅長　江　湖

盛名方切傾企教惠乃辱先施愧罪愧罪側聞寀介

之政積公之堤重舉於吾執事者曰碑藉藉遠大之器固不待於面而後知之也歆羨歆羨某空疎忝竊殊不足言圖誌誤與蔡成之同事然亦不過纂集事文耳筆削之貴實惟雪洲老先生任之也執事偉績行將大書特書豈但紀歲而已哉使回草草奉復諸惟亮之不具

東呉東湖　江　湖

不聆清誨又將二年曩聞喬擢即令家僮疾趨會城少伸賀悃至則執事發舟已數日矣悵快悵快緬維執事在吾省時攻襲數百合雖不能無挫衂而竟以此成功論奏數萬言雖不能無觸犯而卒不能加罪非有偉爲之才敢爲之志者詎能到此總制邊方柱石廊廟匪旦則夕固無俟於龜卜也敬羨敬羨某空疎不足道服闋踰一年近方到部遷延顧望恐無可以藏拙之地如何如何茲因從叔江濱僉員屬下奉此少布區區

奉梁厚齋　江　湖

生自髫年聞叔父中山翁私論人物知老先生之大

受蓬到巳有今日矣入仕來竟因外補未得一拜顏範誠缺典也累蒙寄聲兼辱厚惠情巳逾於面見矣感愧感愧多事之地實非不才所宜勉強支持敢過不暇相度包天下而所以扶持安全者當自父母之邦始生輩私喜有賴矣獻臣事未審何如連州賊情渠與生又皆被叅萬一聖慈不加竄斥老先生之所賜也人行匆匆草率奉布下悃伏惟亮之不宣

東司馬王陽明　江　湖

襄惟江西既變全省軍民俱獲更生之賜家僮信者

則又晏然無少驚怖此先生萬世之功吾鄉民萬世之感也國家褒典雖重簪疊組猶不足以酧之而顧止此耶顒誒顒誒某以菲才偃蹇外僚不過紛擾度日而已然猶迷戀不知解去慚負慚負茲専人賫奉啓日敢併附此用塵清覽乞垂照察不勝幸甚

柬都憲陳高吾　江　潮

小兒來辱臺劄兼賜行臺佳什三復之自是令人羨慕仰惟節鉞所至恩法並行窮鄉下邑之民舉手加額遐邇讙呼不言可知矣但恐叢爾一方非久留臺

轄之地也某待罪邊方迂拙無補日惟以警報爲慮耳長駕遠馭之策其將何以見教耶小兒回謹附此少致區區伏惟亮之幸甚

柬司馬姚東泉　江　潮

某奉違光範忽忽數年追思東泉偹員極承教愛而來又辱手翰數番高情雅誼感服而已仰惟盛德重望薦陟崇階加以賢郎大魁晝香繼美橋梓勛名蓋將前無儔而後無繼矣敬羡敬羡某庸虛忝竊癡坐嶺藩且時逢多事日惟救過不暇而已無足爲大君子道者惟不惜時賜砭教幸甚幸甚風便謹布此奉問臺候兼叙潤私更祈亮之不宣

柬憲長胡永清　江　潮

遼陽科舉生員來辱寄教翰三四讀不忍釋手中間謂生與執事久不通問蓋有所懼而然者非也疎懶之性加以巡外日多往來遼陽者俱不及知消息泚然坐是故耳然凉薄之罪亦豈敢多言以自文耶慚負慚負執事剛腸義氣遠謫邊陲中外士人憤憤者久矣大巡熊公此舉甚快人心而况生等舊有莫逆

之私耶喜慰幾可容時接貴鄉人知貴宅自尊府老先生而下俱安好納福執事到京榮擢必有便道歸省之閣過東省地方勿吝寄示爲感風便草草奉叙契潤惟亮之幸甚

柬馬太守　江　潮

留都辱交好別後公私多故久闕奉狀士人來自江上見訪者具言舒州善政甲江南數郡私喜故人飛騰將無涯涘也某不類讀禮之餘遂成衰懶遲廻未起欲求一藏拙之地以竊祿耳不復得更有他望思

渴因風附聞且以訓導家叔誤蒙教愛并此爲謝也嚮熱千萬加愛以副區區

柬胡方伯　江潮

許久未獲奉書榮陞又失馳賀其爲罪過何可言仁人君子豈不多咎也科場後憲長入覲汝華陞官儆司此百叢累不才每日戴星出入勞苦殊難當近惟北來新聞稍可以解愁思耳孺子亭前滕王閣上會作清平佾開口一咲否耶老父在林下極蒙垂顧知感知感何時得一面以布謝私草草伏惟亮之

柬石峯弟　江潮

選後不得書將一年矣原籍房族皆無事此中亦粗遣但未審賢弟隨官人口何如延平風土去故鄉不遠料亦無恙側聞初政甚有廉能聲可羨可羨此官在賢弟不患其不及特患其大過也縣廳改移城內聞前官亦有此圖但因循未果要皆才力之所不及也到官首此以破地理之疑甚善甚善費用工食之類必須委托得人此不過稽考其數庶可以杜侵尅而亦無嫌疑之累矣此皆賢弟餘事耳兄弟之情偶思及此故并告之風便勿吝書報乃所望也

答張靜峯　江以達

曩者先大夫之戚極俯尊慈遂成永感草土餘生絕意當世乃明公不以其爲愚不肖復過採人言扳之薦剡懐恩啚報慙負多年卻臥空林忽縣中人致到公所頒書惠始知樓船卤下朝廷復以林蠻洞蛋爲事竊謂明王修內以攘外天雄之出厲使怪望重者不在中書明公廟廊眞儒爲士大夫上進退久矣方幸簡召乃不即坐而論道以尊政本而軍旅之事數

以煩公豈舞干之化尚有待於班師之後而廷臣中文足以附衆武足以威敵信非尹吉甫不可耶僕失怙以來家難種種病與愁侵尚賴先人遺澤比年間幸而有子是可少逭不孝之罪以薄荅明公之拳拳耳昔祁奚賢叔向於晉叔向不見祁奚而歸不肖之賢不及叔向而明公知巳之德過於祁奚繼見無由可勝瞻戀輒緣陳謝一畢其私伏惟尊省

與霍渭崖書　江以達

以達庸衆人無他行能徼時厚幸誤被錄用輒自念

材微分過計無可爲明主絲毫稱塞獨矢心夙夜畢其愚朴不敢擇利蒙便以姦厥官顧志苦而術則疎法守而計愈左卒然忽然大與禍會皇威孔赫惟俛首帖耳以聽大戮即倖而投諸荒裔以禦魑魅非所敢望乃明公玉葉寄親貴窮望極而以達疎遠下士雅無扳援之舊徒以嘗辱從賢仲後牽綴文辭浪得微譽誤勤明公國士之知遽踵郗奚令人之恤紆情曲恩密勿調護卒觸天子好生之衷以成其神武而不殺是明公奪不肖之命於操及者之手明矣背之

感恩者曰成我者恩與生我者等明公則既生我矣洪隲大造豈復有可與等哉其時尙有姦人偵伺於側者潛形去國不一蒲伏門下懼以小人之私仰干明公大嫌耳終荷尊庇竟完狗馬返於里寧親日取明公恩德次第陳說闔門稽首感極涕零無不願爲明公死者達聞之君子達則究其用於當年窮則隨其所至著書立言以希不朽於來世達寘行却步進既不揚翁於天下以承公之末耀退將自說於一壑杜口謝事取先王之冊書而誦說之以其暇日咏太平紀洪蹟摹擬掇拾爲一家之言藏之名山終期有以不負知已乃爲報耳家兄去敬上謝悃薄申野人千里一片之獻明公察其誠心而寬其鈇鉞不勝大願

答霍渭厓　　江以達

自留都來者致到公所賜手書展誦溫慈如奉几席辱示各優卷失得所以爲人文士術計盛甚闘士故迂近不通古與一變於汝楠生而效顰學步畫虎而狗者則誠有之達始至固多妄意伺獨計皆達以所

好達奉公之教惟謹裁抑之餘奇而不法者即試優等亦必痛懲明示責限歸正而後已未嘗遂一稟之乃今人士果駸駸然變高者幸還轂幸而中人之材亦盡免於庸腐乃場屋所薦頗有精深古雅暨碩大宏偉之器數輩一二年間公自得之公俯就南宮首正科道引避之儀良是比來大臣庸懦保位寧裂冠毀冕以自結於科道科道欲爲巳地則視權勢所在又甘心俯首陰爲大臣之鷹犬而不辭公獨立不倚而中外臣僚善者有所恃而無恐惡者猶有所制而

不得盡肆今之大臣一人而已逵奉職錄士比緣兒
女札衆愁痛種種形骸骨立幾圖棄去顧未有絲毫
建立答公知遇猶自棲遲耳相知比來書有謂逵督
學過嚴者數教以寬逵質未嘗昧此又有以逵不善
事御史爲問此其咎誠不在御史夫御史者本易與
耳其所取足不過進止疏數之間俯仰唯議之際是
在至庸鄙者皆優爲之非有甚高難爲之事也顧耿
介之性偶不習此態返難於其所甚易耳竊意今之
天下所少者豈諂諛人哉逵身爲人飾而首喪士氣

恐非朝廷命官之本意必返爲識者所醜寧即以此
速戾無悔也逵以公之教立身海內非一日矣猶不
足爲人所取信顧勉強求合而寄輕重於一夫之口
哉此中註疏舊板磨滅已甚而他省別無重梓自朱
儒之說行而漢唐之言經生學子鮮復聞識及今不
圖恐其全書漸此不傳於世僭不自量校而刊之註
爲一字以別于疏嘗遣官走吳下四購善本不得乃
覓于近處草莽得之則㝎朱本也惜其本流落已久
不無殘缺故今所不及校補者尚百之一二耳爲帙
頗繁陸難畢致謹奉書左傳一部餘覓便嗣上墨刻
一幅刻錄二冊干冒台嚴無任隕越

與崔洄崖論文書　　江以逵

逵聞之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
鼓之辭公不以逵爲聾瞽而施之黼黻納之東序始
則倀倀然傻傻然既則傾以微昭昭然若蒙以發也
竊嘗聽覽今世之士操筆仰紙動稱古人而其增華
漱潤緻英剪綵競奇獵富搜冥抉寂緩調急節靈蛇
之珠荊山之玉固人握而家抱也然模形者神遺斷

句者氣索景會者意脫菑蘩者芟哀僭諸畫地爲餅
以飲則難刻木爲人束之衣冠非不肖似然與之酬
色笑而施揖讓則不可也近宛名作邈爲希覯蓄厚
者決沛犄滿者發疾出之無心而成之有象逵性命
之源宛理亂之故盡得失之變縱横下上恍惚變幻
不遷而遷不左而左不訓詁而訓詁秦視之秦漢視
之漢即之甚似而索之無迹實無倚著而動弃先法
譬之玄造播物色相種種至於雄章大什靡不合轍
雖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噫嘻白雪一揚是何巴曲之

彌宇也稷下之談一朝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吾見和公者寡而自茲杜口於稷下也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似出于有不似似也無有求似似不似也以有求似公則得之達才同季緒識殊子建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是猶無龍泉而議斷割也然蘭蓀蕙自非逐臭之夫則誰不知好尙之不然何墨翟過朝歌而廻車也委命來牒校勘詩文各一門所標識有以質耳黍其餘者爲外集各又一夫栗然之玉好瑕者指之即不瑕固無損于玉也淵然之

珠多事者擇焉人自失珠耳固無病于珠也管之窺蠡之測亦好瑕而多擇耳公之栗然淵然者蓋自若也幸毋過焉部務戒嚴未絲面首對使緘附不知所裁悚懼悚懼

答田豫陽　　江以達

一別十年兄道日修文日有名顧無因緣會合一承緒論徒深嚮往耳比歲見貽手書辱盛意有所稱引僕愚不肖乃不見鄙薄於兄私心幸甚已得讀所試諸生策目及所行賦咏之辭宏深巨麗眩目奪心輒三四過猶不盡通曉知兄已登壇定霸矣因循銷沮久不具書爲謝蓋自罪廢以來即潛深伏隩日惴惴惟恐一露其聲光一切知交答問都廢此放臣懲往責躬恐懼修省之道自當如是非敢自絕于兄也兄厚善僕而僕顧獨與兄濶非人情也僕顧自求而亦信兄之能亮我也閩中忝竊悔憾種種兄承弛廢之餘不議其後而彌縫其闕又曲譽以文其所無有盛德之至既感與愧并惟是二三子者出于幽谷得日聞聖賢於兄開發髮乎已有回心而嚮道者千里私

淑有餘暢矣王生德者僕嘗有負於其經尉頓沛中卒賴經尉以不死故嘗以爲石竹兄告而兄卒行之不疑是一舉而愛不肖風士類也註疏舊板原無儀禮衹有儀禮圖經在內僕謂儀禮宋人所作不當與諸經抗而十三經乃進儀禮而黜圖經然圖經豈可黜乃於是欲別刻一書以爲儀禮之翼顧其時無善本可校耳兄所見或同爲成其志幸甚坡石君當就兄所然坡石益未企一見偶一力疾一布其私附錄律詩二首聊徼近况云耳兄其教正

答王遵巖

江以達

發來知兄入西動靜敝廬在重意在家君灼艾之後必成潤慢而老妻亦久在恙中故不及往勞嫂氏止遣女婿耳僕始致室人於閩也本爲生子計會有科舉之務疲神於外者半年既自度其力之不及乃又自老妻而下不復安水土呻唫之聲半在牀褥故復一切遣之還鄉免爲身累也所論提學官以考滿行不多見良是顧僕三年不省老父兒女之計輒復嬰心病客孤懷又值此機會安得不與桑梓之念而整

爲息肩之圖內顧既切亦不得復問職事耳李中溪以面目過我久識之其故而誣以挾持當道此其說可大發一笑所謂當道者豈謂今樞貴人耶兄在京時知樞貴人之所以遇僕與僕所以事樞貴人者何如哉此李邦良之所備嘗而汝誠之所熟得也大凡善謗人者不必其所眞有然必以其過與其人平日性行相似者而坐之則亦可以誣人而亂人之聽若僕之麤淺迂僻則誠多過而今所云云又或者與其平日病痛矛盾不似耳昨於東沙所見陳約之所寄與中溪共遊廬山詩計其日月中溪在廬山也兄將抵任不知曾一通音息否李五石之以僕爲傑驁人也蓋在數年之前是行也必又有以難相處之說入之今相處數月僕亦僅六七見雖形迹未著而其心已大不相容大槩謂僕在建寧時不合以縗服相接又謂僕故令師生怠而慢之蓋此公蓄心如彼則其錙銖之疑固隨處而是僕雖欲極其謙遜挽而回之有不能矣所幸僕秩滿在即業以束裝行期不出秋盡即可拏舟耳非得汝誠書以兄不得分道吉安不

遂覯聚爲憾意兄必遣人往視之矣兄所部既得九江而饒州亦在其內若按節安仁則與敝邑接境僕之會晤猶或可期此中新刻註疏之外有杜氏通典皆兄所必欲得者今以註疏全部奉附來使而通典待僕歸而遣賀時上之此外有史記題評乃本中溪所刻而楊用修所批點而評論之者其書大不可予意兄可有無也此外又有班馬異同其帙簡其爲力易不難致之朴溪想已復任與少湖二公煩兄道意亦各宜具註疏一部容徐辦之少參秩稍尊而其體

與權恐非提學比世道如此與時推移亦知者之所不廢兄其思之僕亦將不免爲此官而當事者猶嶄不遂與耳僕灼艾在腹背三里間瘡勢正甚力疾作此殊勿罪兄其亮我

奉省塘　　江以達

一別改歲以僕於兄如兄之不能忘情於僕也聞南郡歲饑人餓明公所至救死扶傷憂形於色是故屬邑之民災而不害方欷吊慰而手書見及至於漳南甘露上開國運下徵當道爲可傳頌一時則非鄙人

之所敢知春秋不紀祥瑞宜大有年而孔子書之程傳曰紀異也言宜致異而返以得祥乃所以爲異耳茲者甘露之降不在他郡而在海濱多盜之區不於他時而於凶荒溝壑之歲其爲祥爲異不待知者而能辨之矣而當道一見居爲奇貨即驛而獻諸天子亦如往年四方獻甘露白鵲者云云則深爲中溪公惜此一舉識者謂賢如省庵奈何不一勸止之引謂甘露之獻當道已在漳南非我省菴陪從之地即使省菴而在當道雖甚禮敬省菴而省菴之於當道恐未至爲忘形之好即責以當道未必樂聞之言而竟回其意之所不可止則亦不近人情之甚既竊詳手書語次則又有深得吾兄之心其前一則曰撥粟施粥如痌瘝之在身甫及甘露即改而曰一時休瑞萬里懽呼豈省菴之言先後不倫首尾衡决一至此耶災祥對舉憂喜並陳使識者觀之自有以得其祥爲異喜非宜喜而今日之憂正未歇也省菴之意淵乎微矣至又以方此黜幽之期過爲意外之囑夫狂悖如予招愆積釁則不敢自謂能免方束身俟命以

受不任之放素譽如公衆抱沉淪之慽而乃爲此過情之言恐非所以語不肖也如教遣問中溪所申別來之意兼布所以不可稱賀之由近詩一摺附以請益

答翁東崖　　江以達

以達庸衆人無他行能獨抱骯髒之懷常覬徼一倖施其尺寸於世不謂志苦而術則疎身勤而事愈左危行孤立卒與禍會生還以來一向潛伏深與與時世鄉不相關往者交南之役時時竊聽明公威望則

不無慨然願留爲執鞭之志顧身在草澤自無因輒通記室又匿影屏息乃放臣恐懼修省之道自當如是非溝壑之賤即妄自菲薄卅心自絕於竹帛也忽傅兆使來致公所枉書謝此古之高人逸士所絕望於厚祿故人者公有取鄙賤人踶然之音胡然而在空谷也乃知公身都將相而心存巖穴之士今之大臣一人而已讀三鎮併守碑文具見公戮力邊圉爲國深長在小雅有之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於襄可見朔方自三代時已爲邊地而程子曰

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則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此詩之所爲善南仲也後世邊臣習爲苟且者惟僥倖虜之不來而喜功者又不過求快心於一剏古人一勞永逸之備已久失茲乃有公碑忠畢慮循南仲之續以爲國家千百無窮之至計豈非宗社生民之大幸與此聖天子留意本兵特召公於閫外盖我行永久乃吉甫燕喜之時而韓范入相俱在經畧西事之後公自此坐而論道祇廟謨安內攘外収其全盛以勒景鍾而銘太常三代而下實於公

僅見之罪廢餘生冉冉將老感公存念輒因還使稽首陳謝錄附近所爲文一首詩一首聊獻景想之私長沙公嘗同曹務知其沉毅有畧今即其文字詳雅古質鑿鑿乎足以炤今而垂後海內能言之士未易及也便間借重寄意瀆冒威尊罪罪

啟張東沙　江以達

往者節鉞東上沙頭一晤未罄積懷別後領所寄和章益重耿耿竊意公即自此踐台斗霎泥之蹟不復得窺探其聲光不謂聖天子乃眷西顧而舊邦之人

後覩漢儀之盛惟念自公之名在海內也業嘗試之於學校又試之於憲章試之於錢穀試之於軍旅茲又奪公於萋菲之口而重試之於兵農之上聖天子微意得非欲使公歷盡天下之地閱盡天下之人熟盡天下之故歷試諸難而後相之他日廼能惜才容衆節用愛人長慮卻顧以爲國家盡千百年無窮至計與夫一言取相即謬自矜泰遽以天下之事皆不足爲天下之豪傑皆不足用而卒以自隳其業者萬萬不侔矣僕幸辱交于公最早每追念少日雖未嘗

一日自棄其身於名教之外然從前作用大半不自德性中出故雖謬爲大君子所齒錄而偶儆之徒誇詡之輩則不免常非而姍之是豈必盡人之過歟靜言思之悔慽種種僕前此積憂積勞耗損心血年來眉髮漸變讀書掩卷即忘不復能疆記所卒去年春又舉一子所舉共三子一女今各次第長成賴以薄衍先人之緒可爲故人一道耳公長郎學就已久即小當復爲諸生弟不審室中人更有爲公夢蘭而待餘者否通家骨肉誼均休戚是皆僕所願得一聞之

也如何如何比日樓船西下將預肅一刺候之江滸輒惟公入境之初分嚴體重不當以私嘗觸禁而舍弟進鄉伏謁又辱及野人動靜感公之不遺株朽也故於其執業門下也敢布心腹薄上一縑爲賀外錄呈近所作文一首詩二首自見其殖落云耳公倘矜而語之瀆冒威尊惶恐無已

與唐荊川　江以達

生還日獲於城南寺中卒卒一語殊不盡懷別來榮念不置以僕於兄知兄之不能忘情於僕也三年杜門謝客與時世都不相聞去年夏曾爲羅達夫出訪知兄三君出處心大慰甚達夫言兄將以十月省尊公於永州遂訂衡山之盟爲之以喜即拆簡道思以待兄於武夷到則相與從彭蠡窺廬嶽爲白鹿洞數月之聚然後買舟南下效司馬子長爲萬里之遊窮五嶽之勝乃道思已有苦塊之戚禮不得釋杖違出以從友人比奉手書又知兄重違永州公之命不果踐約使人悵慊承見諭山中事業當求諸言語文字之外極是相勉至言僕謂爲學之道當先理其性情

僕天性峭直不能猶豫見人與事不可言者輒易見顏而急爲分曉雖未必盡離於正然於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之理終是背馳比來力意刬刮終無深厚氣象可見克己工夫此學者所難第一義而從前作用大半不自德性中出來言語文字之學信於身心無補也諸友聰明才氣容有一二庶幾兄者求其精思實踐脫然無世俗之累則絕少耳嘗謂唐應德身不勝衣而志不可奪卓然爲夫之特今之天下一人而已僕居鄉無一善行可述止是放情丘壑不復

知有人間榮願可欲之事耳兄過聽人言以爲獎陪增愧悚兄比來山中所得必又有進於他日者方日企聞引以淑餘生而來諭過爲謙巽自私其有非所望也張以學在閩中極有意氣果於集事毘陵之政考於兄者何如吳給舍守敝郡甚有風采能使人畏而愛之辱其推兄於僕者甚厚但僕株守對人之分一向外僻比承其不遠數舍遠顧山中乃一出見之澌然形骸之外廻與俗吏不同眞兄之友也言及兄嘗與有婚媾之議既而兄又以男女年小大爲辭後

爲指腹之許恐兄再食懇欲僕就中一質以訂其盟兄其以爲何如竊見何大復作詩美其兄云女長適人止近里兄里中固多士大夫然得賢如吳君者以聯秦晉之國尚不可耶又聞其尊君以醫術顯武宗朝所全活人甚衆則其後之必昌無疑也君子以理爲兄女計如是而已兄其自此定之兄掌中英物計已出襁僕室中二三人尚未有萌孽者奈何謀兄之見念莫有先於是者輒附以聞

奉毛束塘　江以達

生還以來杜門省疚不敢從縉紳人齒獨念當時鉅公心事犖犖不任喜怒孜孜以薦進良士爲己責此然負荷天下而不懼如明公者一人而已夾南之役初縉紳談及神沮色喪朝廟持其議而不下者數年乃明公無一鏃之遺千鍾之餉呼吸之間鞭撻四夷而赫然駕中國於風霆之表英謀不盡粵若稽古功無與二古人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罪廢餘生自分無復覩漢儀之日故於奏府東還嘗破除例戒一候明公於流溪之滸實快瞻元戎車徒之

盛冀睹闊壯猷以少塞平生願爲執鞭之志荷明公霽威登進坐而語之多所褒惜以征南碑文見委喜幸錯愕失其所措達辭雖謙讓未敢直任中心實以不爲明公所鄙薄爲至榮極遇竊願摹擬掇拾翰手屠龍之技附於不朽顧茲役繫我聖天子恢宏祖列中興第一績必紀事錄實詳明公帷幄獨運之神與諸文武將吏受成宜力之次廼可以照今而垂後非文人墨士所可駕空鑿虛自出管窺之見者承許寄征南奏刻日久未奉賜到又不敢因人爲請入山五

年未嘗一見邸報一切交際久都斷絕無從覓問展轉愬負以至於今聞陳子虛歸省泰和將往書索之尚不必其有以應否前此有鄉人至自都下者竊聽明公往往申不肖於縉紳間而儆邑袁令長謂明公至京於樞要之前屢及不肖是在日夕勤勤懇懇交踵門墻之士所不敢遽望於明公者伏念達自早歲因緣父兄得蹟門下實至愚極陋無他材藝猷抱區區之志欲徼盻厚幸有以自見顧志苦而術則疎道成而計愈左危行孤立卒與禍會孤負知愛任使不效謂明公必且涕唾棄之不復顧乃明公用人薦士不計成敗又汲汲比數達於人如恐失之誠大非小人覬覦所及非大臣公視兼聽毅然以天下爲己任而一毫私昵不入乎其心者其誰及此達雖在屏息一旦聞之竊自生氣自度動心忍性之餘雖於其所不能無所增益而麁豪喜事之習刮磨殆盡若向復驅馳行五必不至牴牾僨事以傷明公知人之明昔祁奚賢叔向晉叔向不見祁奚而歸達之賢不及叔向而明公知己之德過於祁奚安敢輒自附於不見

哉感恩思義誠不自知其宜何如報比令孫之奏名賢書也士大夫一口相慶以爲大臣休休有容以愛材惜物爲心者天固顯錫其後如此盛甚汪刑部赴闕私計明公宴見之餘或旁及不肖輒緣陳謝一畢其私伏惟明公垂省

與李監察　江以達

差官回伏奉手示併與南江書情踰分溢顧達何人而得承此於公感激之餘敢不承教所呈永定事體實緣下情廹切無以應之有民守官之諭悚息悚息公場中文事豈煩餘力爲公計者恐妨校閱耳所惜陳張之行正謂其可節公之勞然司中事體無如何矣而公之美意彼二人者已於言外得之達雖荒落誠宜掇拾舊聞以爲公萬一之助比來病勢日劇自此至七月二十以前計無息肩之日至彼時則又恐氣窮力竭雖欲爲之有不能矣又此事嚴秘未聆面詔大槩音旨又非達所敢妄擬以期必用者公稍留神一旦夕而就倘有餘暇臨時屬一二郡縣能文者爲之達苟存視息必勸爲正定以脩裁擇臬事且竣

所力疾服勞非不愛死薦賢事重誠恐付託不効傷
公之明然偏見陋識必多齟齬不無待訂於公所謂
未盡於薛生者蓋此心之精有欲請教非敢別有異
同也感激之私則既煩薛生矣時下暑甚逹徃爲諸
生時見監臨公端節後未有不遻公者公之大勞正
在場屋誠不宜久頓僕御險阻於外所諭藩臬中有
不諒公者此則小人以是爲公之間也公德盛禮恭
逈絶流輩所操縱予奪逹誠少更事而諸司長貳無
不以爲剣見而心服者況以天子行法之臣雖尊官

大吏皆得按其臧否乃治一監司之斷卒而遽有怨
懟者乎時藩臬貳長一則明果練逹詳於世故一則
寬弘容緻深於道理所謂投鼠忌器若公以是爲心
則誠厚矣而彼二人者實未嘗有纖毫責備之意於
此也有則逹必聞之不敢諱也此中口語極能駕空
鑿虛造爲形迹近過莆陽會林退齋亦舉藩臬中一
二事爲問皆絶無影響者此可見閩人之不靖而好
生異論一至此也幸公亮之悉之若使公之舉動果
過於操切令人不堪而諸司者亦嘗有一言之迹則
逹雖不敢正論受公知遇亦必泣辭自牖以冀公之
從善如流也苟惟㴋縱人闕而靦以諛辭試公則逹
所以事公者皆貌而不心而逹之自待公不遠於此
而可得也公以義造命者也義命之說乃所以爲敎
耳所不敢不盡其愚者欲公廣大空明之體常湛無
一物又恃公高遠不惑區區徇馬之忠必能深察而
不慮其有他也謹專箄吏一員奉候起居伏乞鈞照
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啓

祝林西仲司李啓　江既入

福星一路無如持平之士師壽考千秋獨有永年之
仁者積歲月將而值此人所希逢兼禄位名而全之
天爲獨厚恭惟憲臺五馬賢昆六城衆考華門傳十
德之慶富貴神仙芳緒貽九子之謨父師卿相芙蓉
山畔鍾碩輔以瑞國家螺女江頭産天人而臣社稷
前身玉皇之案吏今日李署之庚星字物好生定國
之三公可致明刑種德庭堅之百歲易期金粟飛時
弧懸蓮幕霓裳舞後兕獻蓬壺繁綬豈徒護紗非偶

請看素娥開鏡去艮宵擬歲歲如恒載觀韻士揷茱
來勝會需年年共徙宴華筵則雁三四字儼如鳳箘
鸞笙開壽域則菊一兩花不數冰桃雪藕黃山白嶽
法雕長輝湛露清秋南星高燦皆今有名世知尚欠
阿衡復生此地留仙踪想咨成浮丘堪侶行見黑頭
之累秩何非丹筆之凝禧職某巖城屬吏斗邑脩員
三多之祝非諛諛亦諛欽恤之德五福之徵是禱禱
惟禱平反之仁九頓而代嵩呼寸芹以爲酒介伏願
其旋元吉純嘏爾常鶴髮皤皤西賓來瑶池之使魚

晋奕奕後申藏渭水之絲

候孫淵溪學憲試士新安啟　江旣入

伏以江左來文正應傳得士之名東南有德操雅擅
知人之譽蓉生方待爲霖雨學者先仰若泰山恭惟
憲臺人物王宗文章司命芳標鍾紫帽之秀問學推
本于清流彩筆探金聚之奇道德介歸乎平海羲易
超子乘宗旨遊于門者難爲言春秋嗣明復箕傳開
其風者莫不超高先生之閉戸握印靈樞啟天子之
披圖勤觀乙夜聲能擲地墨可爲兵顧茲南國之人

文實惟我公之月旦藜燃玉署半壁輝煌奎聚金陵
三吳掩映名區十八郡人人樂附宮墻屬邑百十城
在在望增聲價以夫子之道反敎夫子之鄉考亭與
紫陽易地如伯樂之賢復出伯樂之後江南錚冀北
空群春風遍拂于新都化雨俄施于樵谷黃山白嶽
芳源之桃李成蹊墨嶺石門僻壤之蔦蘿附木豈獨
韓昌黎典文八代當如裴行儉垂鑒千秋職某叨承
宇下辱在敎中傍狄公之門深念薦賢以爲國問夫
子之鐸始知學道則愛人彌切傷刭敢忘私淑伏願

晋我奏嵗雲漢分章內則君德賴以輔成孺于王而
日師傅外則臣工於焉矜式老成人尙有典型

九日請翟象陸先生登高啟　江天淸

恭惟閣下氷神玉質心偕秋水同淸竹韻松姿氣與
林風俱逸曳輕裘而布憕叔子風流蘊藹信州爭戴
揮羽扇以翔霄葛君名士依依鄰水咸賡茲者秋爽
有情黃花無恨歲稔時平儘可農桑閒話政和民樂
不妨魚鳥親人挹潭石之淵澄旣瀠廻而波曲盼仙
橋之岑崒更石破以天驚作賦登高知先生之興不

淺落帽隨風豈小子之行敢後所媿者陶菊猶含江花未吐所幸者高山在側景企非遥佩領德兩三言不獨溪雲生色侍高賢一二日便如明月入懷伏願帷幄早揭杖屨翩臨携來兩袖清風留作一場佳事名山有約偕屈東皐之展莫酒方新願從康樂之遊謹執鞭以候玉趾望披襟而光勝地謹啟

策問

壽州策士　江　湖

問闕治莫先于建官建官莫要于得人說者謂宰執當為官擇人不擇官良以官之設有內外人之才有長短長于內者或不宜于外如淮南寢謀而居官任職無以踰人者此其人也長于外者或不宜于內如潁川著聲而丞相功名損于治郡者此其人也夫何中世宦情往往重內輕外得內選者自以為喜而人亦榮之如登僊之說兄以驗時人羨慕之情得外補者自以為憂而人亦惜之如鎖鑰之言聊以答虜使瞻望之意伊欲人情嚮慕而內外不致異視古今必有其術才德兩全而內外無施不可古今必有其人

昔人自傚秀才時已能了盡天下事如此類者事之一端耳諸生藏修泮庠出入經史行將脫穎秋闈策名天府官內外而無不宜者也幸為我言之

壽州再策士　江　湖

問天地生人氣以成形理以成性性統于心而形載夫氣夫人皆知之無容疑者然心之在人也而見于經傳者有曰道心又有所謂大小虛實之心者何其心之說不同如此耶氣之在人一也而見于經傳者有曰客氣有曰習氣又有所謂夜旦浩然之氣者何其氣之說不同如此耶吾儒事業先須理會本領所謂心與氣者正本領內事也請分別其所以不同而并以正心養氣之要次第言之無隱

廣東策士　江　湖

聞古者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故三物賓興九年大成三代之教無容議矣下及宋朝有教授湖州而士分兩齋者有首評學制而條具數十者有建言于朝而擇師擇士皆有其

法者有立規于白鹿而爲學修身處事接物各有其要者是皆聖賢成已成物之教以故出其門下者率皆有體有用之學也惟國朝以學校養士科目取士而其所以養之取之者無非欲得真才以爲實用耳故敕諭視學憲臣惓惓以崇正學廸正道爲言其與宋儒爲教爲學之意初無二致顧惟作人之效不逮于古者豈以視學者非稱厥任而非諸生之罪也願聚宋儒條教之詳與其門人之表表者以對

山東策士　江　潮

問聖賢教人之法學者入德之方不外於尊德性道問學二者而已二陸之學於尊德性爲重故疑朱爲訓詁朱子之學於道問學爲重故疑二陸爲禪會觀其太極七書鵞湖三詩則知之矣其書其詩可得而畧陳歟近時學者尚論朱陸之學始雖異而終則同謂陸與朱同而證以眞吕東萊之文謂朱與陸同而證以答葉賀孫項平父黃直卿之書其文其書可得而聞歟豈小學即尊德性之功而大學即道問學之功歟諸生學能用於內而不事於口耳者固予之所欲知也

聖學嘉靖十六年丁酉科應天府鄉試　江汝璧

問自古帝王建極垂統類有謨訓以衍無疆之休若唐虞之禪位命官三代之傳緒敷訓固已列諸典謨訓誥炳然垂之萬世而爲經嗣是以還雖有法術帝範要畧之詒理人訓廉謹刑之式然其爲訓則寖以微矣洪惟我宣宗章皇帝典學之餘有得於我祖宗資世通訓聖學心法之書之旨作爲帝訓官箴以對揚二聖之光訓誠萬世聖子神孫及我臣工所當佩

習而服行之者也顧其間微辭精義上與典謨誥訓相表裏者可得而頌述之歟二書之類例綱目與夫淵衷作述之本意宸翰巳序諸篇端矣亦可得而繹言之歟夫訓藏天府誠未易仰窺然當時儒臣固嘗纂而爲御製集至於箴則勒在諸司夫孰不習而知之且爾諸士行且有致君服官之責矣敬述以對

戎祀鄉試　嘉靖十六年丁酉科應天府　江汝璧

問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有志于經國者不可不知而孔子亦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則非有得其

道者亦不可以與知也今試舉其大且要者相與揚
確之可乎以祀事言之頃者皇上釐正郊廟之禮誠
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者矣然稽
諸古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不知我祖宗分配之儀亦可準是而行之否乎
問嘗伏讀聖諭謂於歲首仍祀上帝於大祀殿以文
皇帝奉配乃今稍異焉豈以祀殿明堂制不可以相
準已乎至於大禘大祫之祭皇上亦旣親定而舉千
有餘年之廢矣頗祔食從享之節亦無有待於裁定

者乎以戎事言之頃者皇上撤毀佛寺議欲改制以
閱武事是將布昭聖武以覲耿光以揚大烈矣然覲
諸今武學有肄會遴有條武舉有科祖宗之令甲具
設矣及至分閫置帥輒屢當宁乏材之嘆果何繇歟
祖宗時弛備有罰亡伍有讁團練有法今品式固在
也而頃遇有警又勤募兵之令豈所養者舉不足用
歟茲于二者欲一飭而振之又何道歟夫秩祀修戎
經文緯武之理也非豪傑士可易易而談哉惟無効
書生之常斯可矣

灾祥 嘉靖十六年丁酉科應天府鄉試 江汝璧

問漢儒有云人君所爲美惡之極與天地相爲流通
而往來相應其見卓矣今姑就漢論之孝文之時災
異疊見乃無損於其治孝武之時祥瑞日至究不能
收海內之虛耗豈天道深遠難見而感應有不足信
歟漢儒有三不盡之說謂爲享國長久之道深取於
文而不足於武似有所見抑于災祥之理有相關歟
我太祖高皇帝創業艱難克謹天戒凡遇災祥一切
警懼不知於斯三者嘗加之意否歟方今聖明在上

懋德建中修政導和諸福之物莫不畢至已禁天下
勿復以聞頃因後殿之災罷安南之征停沙河之工
詔三大臣審錄繫囚誠不忍盡是三者之仁心也固
不啻弭災祥而已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端有賴焉
吾曹百執事祇承德意思以補裨于萬一不知交修
之道其實果安在歟爾多士明於當時之務幸有以
告我

田賦 嘉靖十六年丁酉科應天府鄉試 江汝璧

問有國則有用雖堯舜不能不取諸民禹貢之差田

賦周禮遂人匠人之所掌其法尙矣秦廢井田取民無制漢承其後悉除秦法而井田獨未之復何歟漢初十五稅其後三十稅一又其後算舟車權鹽鐵竟不聞有加賦之議何歟唐初以租庸調取民其後也變爲兩稅陸贄諸人極言其非而亦有謂未可盡非之者何歟宋初取民多因唐制其後也變更修復亦有彼善於此者可得而悉言歟我朝田賦之制監於三代而損益之百七十年國富民裕然江南之地取給什九昔人謂之陸海信矣邇來逋負日甚征歛日

急加之水旱凶荒民不聊生議者或曰不減田額不均田則不可以善其後或曰國用有經民習有常其孰執紛更怨訕之咎或曰先朝嘗減額矣今亦須覩其時或曰治道去其太甚均則今當有漸是四說者將安取衷哉諸士生長于斯其于利病因革之宜必有至當畫一之論幸詳言之以觀先憂之志

治氣　嘉靖十六年丁酉科應天府鄉試　江汝璧

問昔人有云禦戎無上策當以氣勝之若今北圉告警南夾不庭不可不思所以禦之者將務以氣勝歟試借征事與諸君一籌之彼漢高帝之困白登也時則威加海內矣氣顧弗勝歟三傳而至武帝威行匈奴氣則勝矣乃不免于輪臺之悔何歟若閉關謝虜之光武則論者方有取焉豈氣固不事歟宋藝祖之志復幽燕蓋思一作其氣矣繼之者如眞宗仁宗志不足以帥氣論者是以有武事不競之譏則氣也誠不可不有所事歟然神宗思一作之而卒嘗釀亂之名抑又何歟豈所云氣勝云者治之固別有道歟仰惟聖祖高皇帝汛掃胡元廓清函夏中原氣勝之說

嘗自揭于北征之檄矣是故天之所畀而我聖祖之所以持志治氣之道尤無不至也今亦可以頌言其萬一歟至于聖訓一書又爲千萬世聖子神孫而作者有曰胡元必謹備之則今三邊六鎮之險亦有當修復之者歟將務蓄材養氣以需之歟有曰安南不征則宜廟誠得不治之治矣或謂文廟固嘗治之又將安所適從歟其亦善持吾志無動於氣歟且今南北之勢緩急堅瑕有當權焉者執事者所願有聞也幸極言之以博聞於上

心法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會試　江汝璧

問自唐虞授受開萬世心學之原爰及三代典則詒謀相守一道至秦漢以降則代有不同其于古心學亦皆有得否邪我成祖文皇帝編輯聖學心法一書又親爲之序乃有取于唐之帝範何歟且人倫有五但言君臣父子而不及其餘有專言者有統言者其說可得聞乎抑不知于我太祖高皇帝所著祖訓精誠錄及今上皇帝御製敬一箴同乎否邪皇太子正位東宮有年矣他日岐嶷大成出閣講學其亦可以此書進讀用少裨作聖之功乎願欲陳之將以轉聞于上

修攘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會試　江汝璧

問內修外攘帝王經綸之大業也稽古者必稱成周其經綸之迹若封建井田學校師旅之類在周禮者甚詳也然先儒所以亟稱之者乃在于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諸詩何邪或謂其作處本之誠意或謂其始于憂勤是果有二道邪抑彼所謂禮者顧獨無是邪自漢以還其故可言矣而宋則儒先每有遺論其亦果知言邪惟我聖祖開天成祖繼極耿光大烈寔垂萬世之安矣列聖紹休茂隆無替迨我皇上神功聖德益有以覲揚而光大之蓋已駸周而上躋唐虞之盛矣不知諸士芹曝之誠亦有萬分一可獻者歟幸究言之執事者願有聞也

辨義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會試　江汝璧

問事有同行而異情殊塗而一致不可不察也君子小人辨若薰蕕不俟言已乃君子則亦有不同者試舉一二評之見賢禮也或不求識面臺官或請遷第見士大夫其握沐吐哺之義否邪薦士公也或多所汲引其子不用或我薦彼攻益見忠直其舉親舉讐之義否邪察吏治者或曰昆蟲草木皆欲得所柰何錮人于聖世或者不然謂一家一路所繫不同此其言孰當集衆思者或榜客位以奏牘開朝廷書狀規過失或者不然謂無補於國惟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此其事孰優任官一也何抑側轎與上百官圖之殊見事君一也何起布衣侍講甚非與者舊侍對甚恭之異禮夫尚友論世天下士也即當其任其易依歸

焉

三禮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會試 江汝璧

問六籍之闕也久矣而禮爲甚禮有三周禮其綱也儀禮其經也禮記其傳也與自漢興訪求遺書周禮五官出而冬官逸儀禮十七篇出而朝覲會同郊饗等禮逸禮記雜出於漢儒而或爲八十五篇或爲四十九篇其離合異同之故可考而知歟抑不知出於何代獻于何人而其人之傳之也何自豈秦燼顧未之及歟昔之讀周禮者往往疑信相半儀禮則昔賢

亦苦其難讀謂于今誠無所用此其人之意見何不同如是歟然而復古補遺考証等編則又思以羽翼周禮者至于儀禮有宋大儒嘗修復王朝邦國家鄉學禮而以二禮爲之門人矣又有因其成法而爲經禮補逸者要之皆有補于禮學也子諸士亦嘗肄之而能言其意歟願詳以告以觀經世之學

禦狄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會試 江汝璧

問彝狄之患自古有之雖殷周之盛所未免也顧其自治及所以禦之者何如耳自漢以下叛服不常或于治朝則見侵侮於季世則自臣服此其故何也可歷數而言歟迨至胡元爲患極矣我太祖高皇帝及成祖文皇帝驅逐掃蕩遠遁沙漠賴皇仁天覆未殲其種百數十年生息滋蔓屢擾邊陲皇上赫然震怒命將出師用威懾禍一歲無警茲欲撤備恐獸心叵測去而復來備之則勞師費財亦足慮也宜何如而可

引

摘稿小引 江汝璧

摘稿三卷爲詩卷二爲奏疏卷一乃吾門人施生霖郭生仁輩閱吾類稿而摘焉者也曷摘焉詩也者繇鄉試以詘謫而摘也奏疏也者繇會試以阿諛而摘也是將以明吾罪狀而白吾之心者也其意蓋曰阿與詘異情也向也敢於詘上而今復曲於阿大臣前後交戾若此豈人情哉而或者乃曰前之罪狀繇策邊後之罪狀繇議廟是不穀之心何可少藉以自焉者也是故又從而梓焉梓成寄我薌溪間識厥意引諸卷端亦將以爲里居自考之資云時嘉靖二十四

年乙巳夏四月朔碧泮子江汝壁題

且憩亭小引　　江旣入

人亦問其存心何如耳司牧者抱安人之責無日不以興利除害爲心推此而士庶皆優爲之古人云一傳癡人足去之亦是陰德夫炎熇焦爍中苟得陰息如同佛國當其汗揮雨若津涸烟生將一杯水勝於醍醐今程子于逵喜建茶亭於東嶽廟前孔道處求榜於予命之曰且憩亭詩曰汔可小憩愍民之勞也噫夫一亭之建所與幾何而其利及於無窮于逵倘

所謂仁心爲質者非耶書此以獎之且以勸夫繼起者

說

捐田助祭說　　江璞

河南布政使司參政璞爲批田供祭以伸孝思事夫祭以報本子孫固所自盡禮以義起達士尤當善守吾祖宗之源遠流長也肇於宋而祠堂之建立實始於今誠以祖無堂則神無所依而祭非田則物莫爲備物不備祭不舉祠何爲建又安用　予孫之登科第食爵祿哉璞用是有感於斯幸叨祖宗之庇得邀一命之榮特捐田六十畝零三分五釐入祠供祭我祖積累久長他日佩金紫銀青者應非一人苟一能如我之志出田入祠以供永遠祭奠庶廟不至於虛設而孝子慈孫皆得以自盡其孝享也故是田之出發於自然而非勉强之所爲至若族中倘有不肖之徒假緣佃種以爲肥己之計濫求執爭以圖自利之私許合族尊長紳員等重爲懲罰以杜滅祭之漸如是而祖宗之享祀於焉勿替子孫之薦禋永世靡窮矣

爰敬爲序以示後云

字袁懋聞說　　江以達

江子耕於水西之野袁令公者忘其賤而友之厥子袁九皐甫童有巨人志令公政成而召入也造問字於江子江子曰令公命之矣詩曰鶴鳴於九皐聲聞於野又曰鶴鳴于九皐聲聞於天令公命之矣子其懋厥聞哉字之懋聞江子曰聞之時義大矣哉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孔子於聞達之辨嚴矣非敎

人急於求聞者求爲可聞耳天下未有實大而聲不宏者也鼓鐘於宮聲聞於外言實之不可掩也鐘非求聞者鼓鐘而塊然不聞其聲不可以爲鐘矣古之聖人堯舜禹以揖遜聞湯武以征伐聞周公以制禮作樂聞孔子孟軻以傳道聞董仲舒以儒者聞賈誼以陳政事聞嚴光以節義聞諸葛亮陸贄以相業聞杜甫李白以詩聞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以文章聞周程張朱以道學聞其他以一節一藝聞不可勝數雖其所聞有大小有遠近要無不自其實有諸已

有以致之是故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終日乾乾夕猶惕若懼其老而無聞也汪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含章葆光恩其聞而過情也養之於蒙愼之於獨辨之於毫釐千里之間懼其聞而異乎吾所爲聞也若聲聞過情君子恥之矣乃其可聞者欲得於正大和平之聲耳是故翰音之清徹而高亮者莫如鶴其鳴於九皐至深遠也聲聞於野聲聞於天則舉天下之間莫能過矣而其所以得聞者則不在野不在天而在鶴也中孚之爻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在陰者九皐之義也而其子和之則其聲聞可知矣故孔子繫其辭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君子必愼所出也愼所出者愼其所以得聞也吾今四十而無聞行且老矣可畏者子子尚懋厥聞哉作懋聞說

猫說

江天淸

蘇長公云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矧多鼠乎余李署苦鼠童子日呼猫急甚一日後進一猫覽其形碩大壯好且聲嗷嗷然微于房屋內鼠初聞之畏甚

匿不敢出猫無所得食乃即鼠所食恣食之鼠稍知其易與也棄食于空處啖嘗之猫食如故于是鼠遂縱横跳踉白晝攫物而不可制矣家人云養猫而鼠益肆曷亟易之即亟易之得一貓纖額淸聲行步寂然主人若不知有猫者居無何即攫一鼠久之鼠之被噬者且羅列于前而不暇饜飫焉童子曰異哉此猫視其形若弗逮一鼠而鼠畏之若是舉以告江子江子曰猫之能捕不能捕豈可以形軀論哉肅而靜端而斂以立于群鼠之上鼠自宵遁潛往而不見跡

則猫之能不能且弁不繫乎捕不捕矣夫猫之所以可貴者爲其能禁絶群鼠以全主人之食也予惡夫今天下之身爲猫而先竊主人食也作貓說

祀事議更制說

江美輅（字國乘 號衛吾）

蓋聞勢有必窮不變通不能久機有必轉非化裁不合宜況宗廟之建上以崇祀祖考有孚之道焉下以收攝人心有萃之道焉不萃則不能孚不渙則不能萃爲善後計者不可不永圖也本家祠宇始建於聚奎峯繼改於王源壞創制立法非不詳且善積久懈

弛弊遂百出今因修理之後廟貌煥然一新衆議改觀易轍正在今日是以合宗諸尊長諸俊彥相與合謀計圖永遠不容不叙兹且條其宜革而渙者而悉數之夫祀以致孝總理詳密以序事也祭有田田有租孰是佃種無人歲額無常而恣侵漁以私囊橐藉凶歉以減常數此五人輪晉之弊所由來也一宜革肥腯豐盛以告虔也總理既不得其人逋負又不能取其盈輪晉者遂爾苟且塞責菲薄不堪精潔之謂何豈所以薦馨香此庶饈之不宜菲薄羊之不宜愛也二宜革衣冠齊楚以致敬也本家族姓甲于鄰邑崇禮飭貌庶稱巨族今或衣冠不整登降無度駿奔之謂何此幼穉之不必集也三宜革燕享有度所以優老而尚賢也今或以享胙爲哺啜之場酗酒諠譁不率教令干犯長者致有禮者耻與同坐肅肅雍雍之謂何此鼎烹之不必多設而讌集者之不宜混聚也四宜革夫革輪晉以杜侵漁可以渙攘竊之群矣革菲薄以杜苟且可以渙澆漓之群矣革幼穉以杜鬪諍可以渙無禮無義之群矣革混聚以杜諠譁可

以渙寡廉鮮耻之群矣渙小群以萃大群則賢達者出而任事總理必有法而免逋負之患出入必廉慎而免侵尅之患奉牲粢盛必豐備而免菲薄之患衣冠必飭禮貌必嚴而闒茸者無有矣酬酢歡洽禮讓相先而喧嚷者無有矣此今日之革所由起也雖然易之革曰巳日有孚蓋言革之義大而不可輕用也夫禮莫大于祀矧吾江氏自宋元以迄我明簪纓禮樂冠諸姓而大事之舉致弊端若此豈惟神之不孚不降之福凡有仁孝之念者更安得受其福也斯舉

也上而祖考可免于怨恫下而人心可免于騶訛頗若以事祖考將降福恒於斯受福恒於斯繩繩蟄蟄以光前烈以應泰運是在今日矣敢僭弁其端大明萬曆四十四年歲次丙辰孟秋吉旦二十七世裔孫美輅頓首百拜

醫說

江旣入

江子居黔嘗患瘠癯然如不勝衣客有善醫者使切脈江子曰何居客曰無傷也人之身有元氣焉元氣培而脈和元氣耗而脈戾艮醫不專視貌之肥瘠而

先察脈之病否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龐然肥者盧扁望而却走矣夫時會不同理水土不同施稟受不同治在審諸脈而衛其元氣故藥石之投也如響江子聞之而爽然曰是道也豈獨治疾爲然哉夫治民亦猶是也風俗貌也利弊脈也升降其時會也剛柔其水土也喜好其稟受也寬猛其藥石也遂生復性其元氣也民之頑不幸也猶疾之階爲厲也疾者厲矣醫者又加厲焉是益之疾也清其源而徐以理之則厲者平矣吾今而知視貌察脈相時度地酌稟受調藥石衛元氣夫治民亦猶是也而豈獨治疾爲然哉作醫說

袁孔倫字說

江皐

始與楊令君爲余同年友下車校童子軍於前才中獲袁子齡年甫十三而天才儁朗若朝霞初吐爗爗照人踰月以文謁會余署之東園言辭清麗舉步有成人相令君益器之爲字曰孔倫以同文舉名故擬以其倫也余惟漢逮建安以來才人飆舉虺珠崑玉競逐繁靡純茂之氣淹然熄矣文舉起北海能以溫

純粹雅表正儒術而人亦軒邁絕俗宜子瞻稱其英偉冠世爲人中龍也今袁子美秀而文神沖而氣靜爽豁之致已髣髴似之且妙悟穎發舉一義輒渙然冰釋其靈心慧業視文舉又何如者且夫君子之學古非徒以名而已也司馬長卿慕藺相如爲人易名相如夫長卿以詞賦阿世較相如風節弗逮遠甚而剽竊其名遂爲後世咲故所望於袁子者將以遠扳流俗毅然與古人爲伍而鏃礪名行力追大雅學昔之文舉不惟相如之名則見今之文舉亦不僅虎賁

中郎之似也北海雖睽扶搖可接於孔倫又奚愧焉抑吾聞之文舉十歲謁李膺以先世孔子與李耳交稱通家好膺敬禮之今袁子入見令君規言矩行無童子呫嚅狀亦絕相類昔禰正平謂孔融大兒楊修小兒以袁子之才如是而令君有子六齡方入塾即嶄嶄露頭角與時相遇中原如魏文所云驥騄于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余且踞床掀髯作老生狂談以爲此今之大小兒也豈不快哉因書以付袁子俾識之以爲左券後驗

誓

來誓　　江以達

來誓誓來也曷來吾弟藏吾不忍或乏其祭祀將須吾來者嗣之也何以誓慮遠也何慮乎遠吾無慮乎吾之子若孫也孫而子子而又孫孫而爲世漸遠矣世遠則親盡親盡則情解情解則有可知已勢也吾慮大勢之必至於是也故詳往以警來亭而碑之一樹於左列其誌銘俾吾弟聰明顓若之狀來者讀之無不嘆息而流涕也一樹於右以吾所不能釋然於來者乃與吾來者共誓之曰昊天不愍傷我門戶用棄奪吾弟吾顓天自殞所不能爲吾弟用情者惟一死耳嗟爾來爲我孫子爲吾弟嗣者與不爲嗣而支屬聯綴者咸聽吾誓命爾必虔必虔愼有此墳墓毋我怠爾祭祀毋往來下上過而不顧戒爾斧斤毋犯爾一草一木毋萌不道惑於庸術謂茲可附藏求福利塋域之外震動爾山靈毋謂前可居止惟克拓之務議及爾碑亭簷溜倘慨然以思曰吾祖父之用心若此其苦也是必有不可解於其心者吾何忍背之背

之不祥父以是語其子兄以是語其弟子弟又以是語爲其子若弟者服之守之是則爲能繼爾祖父之志述爾祖父之事爲爾祖父孝子順孫世世享有祖父之澤昌大勿替其有不能讀父之書而禽獸爲心者生不習聞吾弟之名至死不知其墳墓者若越人之視秦人雖過其所不一拜而揖者墓木而拱也曰是可榱也是可梁也睨其左若右曰是可墳也虔其前曰是可屋也心疑之卒曰是非果吾祖父墳墓而能禍福乎吾者也吾何恤焉若是者非吾子孫吾孝

子順孫倘聿吾子孫共攻之無後吾弟體魄在地精英在天吾天地鬼神將用剿絶其命殲其子孫罔有攸爽夫既嗣吾弟而主其祭祀也則吾弟所得有者固嘗畀之也居人之有而遺棄其人是爲不仁祖父者用心若是其苦也而子孫𢮦焉若不聞知又從而甚之是爲不孝不仁不孝爲祖父者將首顯殛之天地鬼神又何愛焉吾又慮夫子孫之不仁不孝而獲罪於天地祖宗其甚若此也嘉靖十三年甲午二月辛巳刑部主事哀兄江以達作來誓

傳

文興公傳　江楙鄰 字世芳

文興公原字又武諱興惠原諱林行復一生于大元乙亥年九月廿三酉時中元鄉試國初徵劉基朱濂章溢葉琛四人章溢因以人材薦公洪武十年丁巳授中書省公至孝因彥璋公歿於兵雖仕亦日夜慟哭怏怏不自安嘗曰爲人子而不能手刄殺父仇吾父飲恨于泉下何以生爲家業初盈後叔彥珍仕漢陽時國初法甚嚴遭譴責公亦致仕公之財產亦因叔而盡沒焉公親自督耕課兒生平無苟然諾與人必以忠信以是家聲漸振永久不替取倪孺人生子七永洪公是第四子焉

退菴公傳　江楙鄰

退菴公初諱憲明後改憲字朝佐行豫三十退菴其別號也生於永樂甲午七月十四日巳時祁孺人所生也公年十八執耒耜任灌園之役誤傷其指乃喟然曰大丈夫志在天下何勞力于一坏間也遂棄耒耜就文業踰年入泮再踰年食廩餼至景泰丙子當

應首貢讓于其次竟以是年登薦非不拔之志脫穎之才何以能此屢上春官不第授應天司訓正統壬午應廣東鄉聘應天有門下生其父以大辟繫獄歲除哀懇於公求出一日公憐其孝而代請於尹及縱之歸生則竊父而逃遵海濱而處矣公竟以此罷官謂非仁者之過乎哉雖然于公高門以待封王卿植槐以驗後謂其有活人之德也公活生之父而反受其辜不食報於後者非天也故未陽之令德中丞之丕績以至潛山君南寧君繩繩繼繼人皆謂公之樹

德所致亦天之不爽其報云又善理家錙銖不屑越
其自奉甚約至人售產者必豐其飲食曰彼以產貽
我奈何薄待之且令其書于卷尾云他日過之不得
欷吁太息一時傳笑指其爲迂而不知公得人之業
而惟恐拂人之心常以鶩償鄰人鶩夜歸有所生次
日併所生者還之古之一介不以取諸人者不啻過
爲待子侄甚嚴少放縱即面叱不避喜怒鐘石公登
省元歸公餚賀客毋從約鐘石公客囑庖人少加豐
美公竟呼而責之不少貸應天有金公之子曰魯昻

郊拔于贄官公一見而知爲青雲器遂令其受舉子
業于門墻後果登第授大行至給諫公之藻鑑識人
于塵埃如此配彭孺人生子即拙軒公也妾陳氏生
子即完公女二皆彭孺人所出長適何源周珙次適
石田丘陵卒于弘治甲寅享年八十有一葬余百嘴
永洪公之墓右

拙軒公傳　江楙鄉

拙軒公諱左字右之行節十五拙軒其别號也退菴
公娶彭孺人成娠于彭宅公遂生于彭乃宜德巳未
九月初六日也公生數歲始歸幼性魯毋讀傳經不
上百言然終身不忘一字年十八入邑庠同退菴公
應丙子鄉至年二十八登成化乙酉鄉薦同年周孟
中督學福建謂閩中業禮者少聘公開講順昌年四
十不第遂謁選授湖廣衡州府耒陽縣知縣入覲底
江西境聞鐘石公發解遂同北上塗遭强賊謂鐘石
公曰汝以一省之元首詣公車胡有此厄車上試鐘
石公孔子遇匡人之圍論至今傳焉居耒陽九年常
俸之外毫無所取耒若邑也時有私宰者捕得其肉

竟追之入庫人言貅豕之肉不納官舍而進庫藏雖
莫不傳笑而談廉不近名者未常不曰江君之上庫
云坐是不能阿上官之好竟繫獄去任莫不寃之家
居二十餘年有子貴顯畧無驕矜態邑侯趨問與居
公逃匿山庄其退讓如此有盜砍木人告之公緩步
作柮聲履告者曰如此則無及矣公曰彼聞而去斯
亦已矣何必苦追求耶公質任自然爽天眞不鑿履
繩蹈矩守仁踐義醇乎大古之遺民粹乎有道之君
子父作子述獨臻五福誰曰不宜配汪孺人生子三

長滢次潮季淮生女二長逵南塘夏氏早卒次逵鉛山探花公費懋忠卒於正德壬申享年七十有四先卒本里獅子嶺後遷布袋窩後遷余百嘴

高祖午坡公傳　江天消

嗚呼公往矣公沒百餘年其文彩聲光猶赫赫若昨日事至今縉紳先生及里閈間猶能道之余小子復何敢贅一詞哉雖然記云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美而不稱是不仁也美則傳傳則久余懼其久而弗傳也故特叙次其節槩以俟後之君子覽觀焉

公諱以達字于順別號午坡先生世居貴溪之湖陵至明初文璧公肇遷港西遂更傳爲港西人自余家之遷港西也人文蔚起父子兄弟成進士者五登賢書者三而公適當明世廟時天子好文學有漢武風公遂以兩司馬才颿起豫章與北地李空同後先接踵視所稱王李七子者若不屑屑置目中而霍渭崖王遵巖唐荊川及家伯氏貞齋少峯辛山小石諸先生則其所朝夕切劘爲古文詞者也公天性篤至入承父斗峯宦指公之教奉繼母汪孺人恂恂愉愉時稱爲純孝顧賦才敏異幼早慧九歲能文日誦數萬言十歲作公羊論即咄咄有聲公卿間嘉靖壬午舉于鄉丙戌成進士授刑部主司性伉直不能容人過遇事有不平輒髮上指目眦裂恨不請上方劍斬佞人頭時逆有郭勛丘聚一獄屬公訊瀏公斷案如山不少屈奏當成諸旁觀者無不咋舌爲公危而公慷慨自若疏入天子是公議强勛爲氣奪公以是直聲振天下戊子秋持衡閩闈時閩士文氣沿積習多萎弱公以古奥蒼雄振之文體翕然一變今湯霍林韓

求仲艾千子諸墨選所推信近於義及國君進賢題即公程式藝也嗣是再督閩學閩才士聞公至無不舉首加額而肅肅者咸憚若神明公益自淬厲以端士習正文體爲已任日坐堂上手裁生童卷雙眸炯炯擲落如飛一字不假人手人亦莫能爲公旁贊片語每閱一卷即逆定其人之生平若指諸掌丁酉榜發以首錄士入彀者六十餘人至預列其名次不少差人以是益神之群稱爲謫仙云再試畢報天子命會有以公才名上聞者上遂復以公爲三楚督學公

涖任未一月即值有章聖祔顯陵之役奉旨梓宮至省各文武官迎數百里外惟藩王照舊典郊迎毋得踰制時臺使者以公多能獨留公綰諸司道篆晝夜瘁甚乃楚藩竟茂視詔旨欲預遠出爲邀遊計向公索城門匙使往返日十數輩至公素稔知王狂佻意叵測且懲宸濠殷鑒卒弗與曰頭可斷匙不可得吾知爲朝廷守法耳以是觸藩臣怒廷叱之餘即以毆辱親藩劾奏公會天子方親親重違王意詔逮公繫獄公怡然就道途中日苦吟以死自誓卒賴諸大臣

力獲生還世廟亦旋悔之曰湖廣提學江以達年少有才惜不嫺朝廷大體耳嗚呼公伉爽廉倨如汲長孺公忠讜亮如賈長沙顧卒以直道不容于時弗克大展其用豈非天哉豈非天哉方公少時負異才早擬魏科輒自謂功業可立致乃不意一跌不復振又當時無豪有力者爲公汲引公自此遂絕意朝市退耕于泗瀝坂益剗去崖塹與山農野老共偃息于長林豐草間築中泗草堂彌咏其中左圖右史陶如也顧平生所裂肝毀腸慘爲神傷者惟是季弟于漸公

警敏絕倫其早慧幾埒公公絕憐愛之不幸年十七而夭公撫膺痛哭血迸出幾斃卒不獲已以鳳形山吉地葬之作來誓戒子孫毋得聊睨其旁犯即陰殛之其愛弟之篤至弗恤其後裔若是豈非至性孝友爲古人中所不多遘者乎乃旻天不弔未幾仲弟于克公復相繼夭絕公斯時何艱于嗣續中夜彷徨顧影自憐賴先人之靈乙巳余曾祖應芝公産焉丙午戊申先曾叔祖應蘭應華次第誕生公方稍稍稱快意日撫諸兒爲膝下歡居無何而庚戌之秋竟赴玉

樓之召矣計是歲公年僅四十九耳天乎天乎胡既阨其遇復夭其身耶公之哭李獻吉曰乾坤雙病眼終日望梁臺而王道思爲公作哀詞亦即以公之哭獻吉者爲公哭豈聰明才藝乃造物所靳惜而公實陰犯其忌耶公著述極富其見諸剞劂者止文集四卷巳亥冬于李宛南因舊板焚佚復梓而新之雖公之文章氣節不待今日始顯百餘年前之聲光藻采猶赫赫重出于紙上世有知公者讀公之詩文以想見其人諒不以余爲阿私先人而作此無美之虛稱

也余小子又曷敢不復贅一詞時順治十六年歲次巳亥長至日五世孫天渭稽首百拜敬題于宛南李署之友竹軒

陶善和元配江孺人合傳　　江　濤 字碧瀾 號柳溪

先生陶姓淑名字善和其先尊額匾題五柳繼美諱欽之仞子也少而聰慧長而敦樸事詩書學舉子業卒抱抜不售後授岐術以濟人亦得范公之不爲良相意云自齠齡聘予四從姊爲配姊之毋方姓因命名曰方蓋有取乎端方之義焉姊誕於順治庚子十

月望後之五日午刻卒康熙丙子六月四日戌時憶姊之歸先生也勤婦職敦閫誼事舅姑惟謹凡家中尊卑大小若而人未嘗有詬誶聲即予家亦未聞其勿親勿睦也姊生子四長習制艺行將貢庠有聲次皆厚重而勤本業女二長適赤石楊次適富岡翁悉望族焉今適以家乘伊始而問傳于予予辭曰傳者傳也傳其人生平行實于不朽也須著作手始克勝任予踈拙能堪此乎且予毋年少而殞婦女聲稱不出閭巷余即傳見者不啻爲譽必詆爲誕而某請益力曰吾父年臻耄耋生平交遊盡高人達士罔不熟悉其爲人者獨念母氏生育吾兄弟助父成家業以早逝聲未播於閭里而舅氏其素知吾毋必假舅手以成之余因憮然悼姊之不獲享遐齡膺兒媳之敬養而勞勞然遽殁于壯歲間也可盛慨哉轉而喜先生以巳亥十月十一巳時生今登杖國而精神加健丰姿愈豐對賓客談竟日夕不倦攬鞍彎則疾焉如飛凡此皆上壽之徵且性不嗜酒而好茗戰可連領數巨觥而有肘腋生風之概予姊逝而繼娶閬岡宋

氏女雖未有出而鞠育子若孫不啻若自出焉余歲時過其家則見相敬如賓視余輩有如同父毋然其賢更可述者先生孫枝森立觀其狀皆振家聲予因幅臨不能悉載故摭拾二老者之大概以合傳之更贊之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曰剛曰柔貴得其體夫惟先生暨我從姊夫也端良妻也慈惠樹德豐隆後嗣蔚起將見八翼之祥再占運甓之學繼美雍正六年戊申季夏侍教姻弟江濤碧瀾識於柳溪書舍

湖陵江集卷之五

饒江蘋春先生校訂　呆夫敔源偕男博厚孫敦化 高明 悠久 中鎮 輯

祭文

湖陵宗祠祭文　江　潮

正德十年乙亥歲仲秋月十五日　賜進士出身巡撫山西等處地方提督鴈門等關軍務兼理雲鎮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玄玄孫潮謹以牲醴粢盛庶品格帛之儀致祭於始祖弋陽令公榮公小二府君祖妣張氏太孺人鸛歟源十六公府君祖妣陳氏孺人謝源十七公府君祖妣張氏孺人湖陵十八公府君祖妣李氏孺人暨群昭穆考妣之諸神位前而言曰嗚呼深仁厚澤祖宗之所以惠我子孫者允矣無疆木本水源子孫之所以報我祖宗者曷其有極惟茲仲秋禮宜薦食虔備潔馨稍伸孝思伏冀我祖宗來格來歆尚饗

祭外祖母梁氏孺人文　江　潮

嗚呼哀哉生浮死休訓紀前賢人生有死自古爲然惟生而不得其死者君子毋致詳于善惡之辨而有恨于災祥之偏念惟孺人厥德罔愆珪璋間望遠近皆傳宜其此生食報于天故壽考相將乎百歲而後裔羅列乎曾元然則孺人庶幾乎所謂生順死安埋香葬玉者而亦何恨于九泉耶尚饗

祭裴母黄氏文　江　潮

世有鞠其子而不能教者矣亦有教其子而不能成者矣又有子已成而不能逮其貴者矣太安人之於

令子也不但鞠之成之敎之而又見其登甲第官法曹錦衣歸省閭里增榮固已兼得夫世之所難得者矣況內政雍肅克相所天田連阡陌富甲鄉壓重以膝下諸孫翹然競爽行將襲錐頴脫而科第蟬聯則又庶幾乎福之所謂全者矣於戲徵人維福福厚維賢太安人賢而多福如此榮封祿養雖未獲榮享于生存而贈典彝章固將發幽光于不朽是則已死之日信乎猶生之年而亦何恨于朝露之溘然耶某忝兒女之戚愧未能臨喪執紼少罄哀虔薄奠一觴爲

文侑之聨以慰精爽于冥泉耳尚饗

東皋時祭封君文　　江潮

嗚呼封君文獻之胄禮義之紳韜能弗售隱終其身雅行循循德言籍籍誕化鄉閭遠近是則矧惟庭訓成彼嗣人乃擢巍科乃官憲臣雖皇覃恩勸忠以孝曰子之良乃父之教赫赫寵命肅肅豸衣褒此碩德林壑増輝慶衍孫曾宜應晚福云胡遘此一夢不復鄉閭之譽雖晦而尊箕裘之業雖遠而存峩峩貞珉俾茲有道匪獨厲忠亦為世告爰潔牲醴緘茲蕪詞

臨風設奠惠然來思

祭舅父澹菴汪翁　　江以達

維嘉靖十七年歲次戊戌十月癸亥朔越十有六日丙辰子壻江以達謹以牲醴庶羞之儀祭告於舅父奉訓大夫承天郡二澹菴汪翁之靈嗚呼澹菴之於達也分雖翁壻恩猶父子予髮未燥誤以穎慧聞翁偕予伯兄孟賜訪予尊人於師巖書屋乞予視予時方病目然口則能吃吃誦文史屬七字句翁心異之以予封安人次予女焉予八歲造翁之館翁尚弗子則予予甚無何予尊人為京朝官予又失太宜人倚傅寄立至不能給衣食翁致而撫之課予業時予寒煥予踰前予性頑潤宕不受人羈制輒復惰棄詩書躭弋獵狗馬樂翁察知予不徐不激忍諄諄調習予予竟卒翁之教不出童年學以不墜予舉於鄉也翁業令於湖湘之間予上春官翁入覲聚予尊人御史邸舍父子翁壻作歡竟夕然自此别去者三年而予舉進士翁入遷為泰州牧翁遭太母喪不果赴予奉天子命柄閩之文便而即翁於家時予浪得名譽頗

不啻君輒為時輩所忌翁則又諄諄韜晦予翁之補剌澧州也予已為武選郎翁復入覲即予於邸予與封安人獲旦晚之留是為嘉靖乙未已而予有提學之命先翁而南翁有二承天歸聚首焉予奉璽書而閩也造翁微恙拜翁於室遲回繾綣欷歔而别嗚呼謂翁執手之間遂為永訣哉始予行部而建也聞翁有疽背之恙予憂甚乃亟遣視還報也傳翁瘥詳翁之言然予心獨未之能釋也不一月而翁訃果至跌足哭既予封安人後以書至述翁遺言悲辛酸楚予

讀之再不覺其五內崩而裂也予秩滿而必求遂於茲行也實欲覘翁宅兆之事兼取翁諸孤悲而勉之冀其其有立予及武夷則聞破壙有期而伯貞內史業爲翁卜吉矣予實四晝夜馳六百里展予尊人僅一宿而即翁於險峻之源而茲兆竟未可爲翁厝也往聖人云成事不說自常情槩言之耳翁於予爲何人哉而忍不盡言以告翁諸孤也然事之果與否則非予所得而有之嗚呼澹菴之於達也分雖翁壻恩猶父子乃達於翁卒不視含歛之事葬不與執紼之哀

達之於翁負且孔多矣惟將諸孤服翁之訓得各底其所能至斯爲翁之不朽而達其以是答翁於地下翁其鑒之

祭內弟汪惟孝文　江以達

內弟汪惟孝既卒之七日爲嘉靖二十四年之八月初八日其姻兄江以達既連日撫棺大痛至是乃殺牲酹酒復爲文以祭之嗚呼世有如惟孝而天者尙可言天道哉惟孝姿相豐端風儀娟皎喜慾不形淵然靜好乃人間景叔度之賢遽天奪顏冋之早何世之妖星厲鬼慓得陰嬌或舞智操機而睥睨乎其長上或涎宄怙勢而幷心於其弱小往往天有遺罰而白首以死者不少顧瑤瓌瑜珥嘉禾瑞草賢如惟孝人所共寶而返不得以屆夫耆老豈天之殺常在善人而不肖者是佑大易福善禍淫之理有不足準信抑莊周以爲人之君子乃天之小人茫昧顛倒又自有不可曉者耶嗚呼惟孝父志能承父書能讀賁志以歿知不瞑目惟孝長兄事我我愛惟孝分雖異姓情踰骨肉予疑我質我言予易自今以往更復從誰

吐其心曲我向弗子惟孝是屬乃惟孝竟爲我買妾於白下而今有子矣果不負惟孝一念之誠與其多男之祝與思及此使我崩摧隕越雖欲自禁其悲不覺涕泗漣如將百其身而何能贖者也嗚呼惟孝已矣煢煢寡妻何以卒哭所幸室中有遺在腹雖胚胎一芆而由此千枝萬葉生意具足此正未定之天而仁者之後如綫必續是可以理信其必然而不待卜者也嗚呼惟孝已矣臨絕之言琅琅可錄二仲所聞以及令叔我何爲情天祚惟孝遺孤我鞠必與我子

均其教育必成惟孝身後之福所不踐言有如此燭惟孝有知其以告尊公於冥冥

祭高母文　　江以達

維事親者以養忠爲孝愛子者以能教爲慈即有子如范滂而母非滂母則顯禍在前褁言逼咄以洵濡之私入剛腸而破裂之雖欲爲大過人之行不可得也使母爲滂母而非其子則竹笥裙釵僅比數於西家之老媪而止賢哉之稱何以至於今傳之不衰孝慈各足子母相賢此在天地間有數乃范滂氏而後

今蓋於文溪御史得之御史始奉教忠之命罔敢越渝大獄之興也御史與焉方其時御史所自分者有死無貳也而孺人不留私眷亦樂其子之從無難意也天王聖明弗忍加誅又使其子母得相將以退啜菽飲水考終餘年忠臣孝子耦俱無猜是天以完事付御史也爲忠臣之母而不失其爲孝子之母而不失其養孺人之食報於天者抑又范滂氏之母所不能兼而有矣靈如不昧可以瞑目

祭曾大宜人　　江以達

嗚呼宜人作嬪於儒爰自早歲式虔中壺令質金相惠問蘭敷以燕以翼以鳳以雛廼之尹之於詩於書晝親執菽宵則辟纑啼饑號寒茹淡攻粗令子克明頡脫而殊躡迹天衢超昺過都謁省含香春官大夫宜人於邸官箴劬劬曰爾忠君乃孝之符爾惟不忠貽予之辜春官尺土守而弗渝古貌古心盛德若愚抗疏危言得禮是圖以我友朋範我驅馳貫惟宜人有師有模云胡不淑望八而殂惟諧有耆惟庭有烏春官淵若倚庭嗚嗚河水東泮旅櫬南扶漭洄無從

瞻望須臾薄言奠之絜酒生芻

祭吳山泉文　　江以達

嗚呼朋友之墓不宿草公墓且宿草矣吾不自知其何以爲情豈縞紵之匪心負良友於幽冥憶在兒時公爲諸生時提學關西李公空同才氣雄一世一時及門之士得其一言之許如邱山重頓周旋郡邑獨以公爲首稱自此飛擬文日有名余逮弱冠即謬承忘年之契而公之沖冥不有也曾不知人之不足以爲弟而已奚啻綽然乎其爲兄已而輒同試於禮部復

旅進乎明庭余主刑獄公曹於兵連墻而寓有酒必
傾公見予涙得名藝苑輒相戒善藏其圭角予見公
魁然長者未嘗不朝夕取以爲儀刑盍簪無何倏忽
變更中間出入或離或併公在乙未言歸於京予時
方振鐸爲闕之役已而天子不圖其不可以造士改
服晉秩藏命而荊勲持祖訓淮南是嬰帝赫斯怒疾
風震霆械二十一晝夜走數千里人皆度其已死孰
辨夫清渭之於濁涇顛危百折出入幽圄綫遺喘息
入王聖明公於是時爲我紆情鄰計凡可致一生於

我者當無所不用其誠生還之日隕涕都亭碩言保
愛執手叮嚀亦虞公之焉足竟不回聲於東魯而予
乃爲掛劍之延陵嗚呼公則往矣想見公靈公言侃
侃公色顓凝公之聯媚於相國也不知者以爲公但
突梯取富貴而不知公在相國凡其深謀密議有所
諮度公未嘗不持論棘棘納諸理道相國嘗改容而
聽之是皆公之微勞隱懿利攸往而能貞者也嗚呼
樂哉斯邱兮公藏孔寧山林蕭蕭兮山風泠泠予既
泫然以不可止忽惆悵而怔營我酒公酹公靈我馨
公有以死玉立諸英生芻一束以洩吞聲

祭先公生忌之辰　江以達

維嘉靖二十三年八月初二日爲我先公生忌之辰
孝男以達以道拊棺大痛仰天而叫曰天乎天乎何
忍使不肖孤至此極耶茲晨何晨而我先公之聲容
笑語不可得而即耶往歲茲晨必先一日戒厨具酒
食烹鮮擊肥獵水陸於其力之所能得予婦魚貫而
稱觴先公豸冠而正席已畢召宗黨族服與城中久
要之交旆賜之戚張樂高會喧呼劇飲繼之以夕幸

匄歲以爲常而何今怡然其閴寂耶古人不以三公
易一日之養自平時未必盡識之假令不肖孤今猶
得追養以繼一日之孝三公之貴其可易耶去歲茲
晨孤兄弟俱弗予猶不免爲先公憂已而八月十七
日華佛保生今年六月三十日以道子塔保又生今
華佛保將及一週業已調聲作語每指示先公遺容
輒能張目審視曉解人悲歎之意而室中人生意又
各且津津在腹此皆先公向來切至之懷久而未釋
者使今爲在日則先公快心抃抱作樵酬縱必百倍

他日而皆不及見之此尤不肖孤撫膺跌足裂肝沸膓欲以身從之卒懼有傷於大孝而無益者耶天乎人乎何忍使不肖孤至此極耶嗚呼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孤自此抱憾而終身矣尚復何言

祭冠帶九伯父文　江以達

嘉靖二十六年歲次丁未閏九月巳卯朔越七日乙酉從侄提學副使以達謹以牲醴庶羞之奠致告於伯義冠帶九伯父柩前禮葬不時踰時踰而不葬在春秋謂之不克葬伯父棄世者二十三年今始克議

窀穸之事此固諸兄拘忌陰陽之過而以達讀書秉禮爲伯父猶子不能深諭而時正之在春秋備責之義以達實安所逃孔子言孝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伯父葬既踰時而諸兄又致飾於儀文之末往往非分所得爲而使我伯父不得葬之以禮者皆以達之過也以達在襁褓中受伯父乳育之慈獨厚然所以酬伯父者實缺然也故於伯父啟殯之前掃地設奠而復爲文以告之

祭湖陵宗祠文　江以達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巳亥正月丙寅朔十有九日戊子先任福建按察司提學僉事今陞湖廣按察司提學副使嗣下元元孫以達同婦汪氏弟以道謹以牲醴庶羞之儀恭叩湖陵宗祠致祭於始祖公榮公之前竊伏念以達材質蕪陋文質無所底仰藉積慶之餘徼時厚幸承閩之乏三年之內湮塞教化人材風俗積敝勿彰頃藉秩滿之期因爲展省之計乃聖天子寬其罪狀不加放逐輒又崇之祿秩保復柄文於楚是以達無功而受上賞也然使非祖宗游休默祐

之故何以臻茲嗚呼莫爲之前後將何述莫爲之後雖美弗傳惟我祖尚丞垂燕翼保以達叨有終庇繩其祖武以大揚我祖之耿光實不勝孝告之私伏惟饗鑒

祭母氏畢孺人文　江進德（字子勉號卜巷）

傷哉吾母秉性聰慧賦質慈祥鍾英華胄生有異香幼習書史目下十行孝經女誡中心是藏相我皇考比德鴻光挑燈佐讀纂組輝煌明星視夜佩玉鏘鏘思齊思媯太姒周姜爲姑請命北斗親禱壽五十載

孝事不忘和先畫荻訓子義方訓育二姊黼黻文章
賓來倉卒中饋酒漿惠彼媵妾江汜無傷待諸僮婢
命慈溢莊婆心佛性捨宅施梁道路饑疾藥餌茶湯
先君薄宦隨任曹庠百口同炊家政克勤啟迪諸孫
日就月將長孫恩拔司鐸淦鄉餘叨訓誨半入宮牆
欲報罔極昊天難量宜享遐齡身其康強先君捐館
變起非常遭家不造憂虞備嘗伸兄棄世四弟繼亡
勞心裂腑涕泗浪浪伯兄綰綬遠宰界陽泰雲隴樹
望斷慈腸積憂成疾偃臥匡床祈禱無靈日夕彷徨

纔病慰孤促起送場牽衣拭淚冀孤名揚不才被棄
莫副慈望淹延不起遂夢賁梁嗚呼已矣豈謝壯窓
母氏聖善小子無良椎心飲慟擗踊呼蒼劬勞莫報
血淚汪汪無財不悅難踰前喪時屆週年用奠高堂
先靈不昧來享蒸嘗

祭淡朴先生文　　江八斗 四蓮鈍大

維雍正七年歲在屠維作噩元英月大火日門侄八斗
謹摘神山八斗之楮擷碧橋白沙之醴致祭於叔祖
邑庠諱琟字文瀾江淡朴夫子之主前日韓歐富業
學邃金聲奮風雨化愈見扶疎鼓大朴于春和孝友
媚聽吹作人之雅化棫樸菁莪焚膏繼晷清宵分太
乙之光出宋劉唐學花綻文道之筆楓王氏三槐之
夢起禹門千丈之溪戲綵堦前人爭桂杏含飴膝上
士羨熊羆創從前所未有振後此之奕箕將封黃而
譜紫聽上苑之金泥乃無何尾吹箕尾人赴游山嗟
大耋年風雨瀟若寒霞今日几筵愈增凄涼旃逢樽
酒論文輒嘆栞實存惻此日群離落索傷心手澤遺
編嗚呼痛哉望鈞範之朝陽兮具德巖巖緬儀橋之

虹影兮其澤洋洋秀挹錦石兮示我景行波凝茶山
兮我思難忘眺橫石之晴雲兮其泪俱長擷桂井之
泓泉兮益添凄惶片儀薄奠兮且哽且噎靈其不爽
兮來格來依爰述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
風山高水長尚饗

墓誌銘

上清處士蓬庵張公墓誌銘　　江　潮

公姓張諱留垻字時和別號蓬庵老人天師張道陵
之後道陵者漢留侯良八世孫也建武十年生日山

學道煉丹退隱于信之龍虎山既而入蜀居鶴鳴山功成業著登雲臺峯白日上昇子孫世以其法相傳授唐天寶封爲天師國朝始襲封眞人因以代紀其世數四十三代眞人諱宇初者生懋嘉年幼未襲懋嘉生公公生而資質淳厚性氣凝靜幼孤即能自立如成人然比長究心典籍往往明達大義而於世故尤所通練居常簡重寡言笑好與士人交絕口不言人過失人有善則亹談而樂道之行止取舍卓有古君子之操同邑高五宜都憲先生聞其賢因以長

女贅之爲壻未幾公以母養屬念携歸庭幃侍奉嫡母高氏母蔡氏靡所不至諸兄長每致敬盡禮終始和翕無間至于處宗黨接賓朋御童使事事皆中肯綮初張氏子以府第貴介多好遊佚不事家人生業田園租入食享支費悉以委諸臧獲贏縮皆所不計公獨以身勞之綜理周悉且輕財好予里有貧乏不能自存者公周之惟恐不及亦有貸于公貧不能償者公輒取其券焚之略無難色用是無遠近無內外無大小皆敬服愛慕而無有疵議之者仲子光昇性

穎敏好學有司辟爲弟子員數舉于鄉弗利一日公語諸子曰汝曹治生業者聊可以供伏臘耳業舉子者尚未有聲場屋吾老矣將不及見也光昇在側惶恐無措公復慰之曰富貴利達殆亦有造物者寓焉而區區引筆行墨恐不能握其機也汝惟勤苦刻勵以待時耳其達天知命又如此生女一即潮之妻也男四長光昇娶金谿黃氏繼娶安仁艾氏次即光昇娶金谿左氏次光顯娶金谿余氏次光旻娶金谿周氏孫男輞軏輻輮軝俱幼未娶孫女淑容婉容喜容

俱幼未嫁公生于正統癸亥八月十五日卒于正德庚午四月十八日距其配高氏孺人卒之日僅七日享年六十有八諸子卜以某年月日葬公於六十九都樟潭馬鞍山坐丁向癸誠吉兆也某承乏廣東按察司副使光昇走書來訴兼具狀屬予爲銘予爲位而哭之傷痛無已追念菲居宦海十餘年凡內外親族卒多契濶起居正德改元予以壽州知州轉南京刑部員外郎便道歸省因得登堂拜公信宿而別時公夫婦俱康強無恙予自謂會期後當數四不意此

別遂成永訣也嗚呼哀哉予忝公之半子誼關休戚公疾不獲侍奉湯藥公歿不獲聽受遺言殮不還其棺窆不臨其穴思所騰歸以申附棺一念之區區者其惟誌銘耳言雖不足以發公之潛德然亦豈敢以不能辭耶銘曰嗟惟我公神似之肖德性渾成內省不疚事毋事兄克孝克友待人待物靡怨靡咎盛德在躬夙興天佑福祉駢臻既富且壽蘭兮桂兮含芳吐秀遺澤流光貽其有究我作茲銘用昭厥後勸諸貞珉天地同久

太尹柳塘邵公墓誌銘　　江潮

公姓邵氏諱復字瞻陽別號柳塘居士世居鄞溪之周坊爲鉅族其先曾太父諱謙光以應詔授於潛令紳有政聲大父諱叔高父諱璧俱隱德弗仕璧善幹家貲才累萬數以冢子貴封工部郎中妣許氏贈宜人公生而體貌魁梧性氣剛毅且好學不倦年甫十五即能通禮經習舉子業弱冠入爲邑庠生聞浙之餘姚禮學朱公正者舉業甚精因往而師之長益頗多既而領成化乙酉鄉薦偕計上春官不第卒業南雍友天下士志高量廓遂薄名場聲利爲不足家居二十年恬不介意里閈親友知公者毋強之仕公笑曰明天子在上予豈肯故爲高蹈以自犯不仕無義之訓耶第予性愚戇罔能逐時好士亦恐弗克久也親友強之不已成化乙巳公治裝謁選天曹得蜀之永川令永川民俗獷悍夙號難治公下車持廉秉公鋤強植弱邑政如農桑學校賦稅徭役之類悉皆殫厥心力次第舉行不徒苟爲文具而已境內有爭田更數令不能決者公親詣爭所片言折之爭者辭塞

合邑士民卒皆歡呼愛慕咸謂數十年來無此縣令未幾會御命觀風者至崖岸峻厲覘公爲凡有司不肯少貶因忤之竟棄官歸邑民挽留之不可得蓋其初志也公歸而囊橐蕭然無長物道經湖湘篙師以舟虛難涉巨川因白于公公命拾瓦礫數十石實其中竟無他屓抵家搆別墅於柳塘去家僅里許偕內室徃居之只絶朝政跡絶公府日惟栽花種竹飲酒吟詩而已監察御史韓公明素相友善以巡按至吾邑走書因邀之不能致其抗志高潔類如此居常

言動取予一於義而不苟接親朋處宗族雖素御者造其庭送迎未嘗怠族屬有喪事雖疎遠者晨夕必往哭之蔬食七日而止凡遇高曾以下忌諱日隔宿齋戒至期設鼎俎致祭祭畢會子弟享之且雅愛醫秘暇日常擇方之有經驗者尤以成劑遇人疾病即施予之無少吝用是疼活者甚衆鄉人有曲直不判者以公鯁直不阿往往造公門質之而一言一行之出則人無不藉爲口實若公者誠足以廉頑而立懦也年六十始育二子情雖鍾愛而敎戒之嚴視衆有

加焉正德己巳遼隣邑樂平强賊犯境公挈家避居郡市庚午八月十有三日寢疾卒距生之宣德乙卯十一月初一日享年七十有六娶正室裴氏副室李氏譚氏趙氏男二長繁禾李出娶周氏次滋禾譚出長女顏玉裴出適弋陽方墩畢杰先公卒幼川玉李出適予子一夔克邑庠弟子員二子卜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山之陽泣血持其從兄庠顏德周甫所爲狀來乞銘因以銘之銘曰秀㪯豐軀公貌孔揚蹈義秉禮公性孔方裴雖脫頴月桂分香志薄磬利聞流珪璋永川遺愛媲美甘棠栁塘息交庶幾柴桑婆娑老境倏忽帝鄉偉哉二郎箕裘紹芳公雖逝矣慶澤彌長百世而下徵我銘章

邵母江孺人墓誌銘　　江　潮

孺人姓江諱翔鸞予先太父司訓先生之幼女也生於正統己巳八月某日容端性淑自幼不解女事遍晝訃先太父暨太母彭氏鍾愛之不忍遠嫁遐于艮以耦石田丘俊孺人于歸孝敬貞順寬裕溫良舅姑尊界皆宜之且克相夫子內外家務雖至塡委處分

之若閑暇然無有不當理者晚年田累千畝穀累萬數孺人之功居多也生子二長滙娶徐氏俱不幸早世幼沂娶江氏繼娶桂氏孫女二長引玉幼細玉俱未聘正德壬申某月日孺人以疾終於正寢享年六十有四正德乙亥十二月庚申子沂以孺人之喪葬于黃家山某里坐某向某時予丁外艱服闋未起得與撫棺執紼因叙其行實之槩而爲之銘銘曰莫端伊容莫貞伊德江氏門楣邵宗女則葬玉埋香此維其宅千秋萬祀徵我銘刻

周母江孺人墓誌銘　　江　潮

安人姓江氏諱大順考諱錬妣陳氏仲父諱鑑由邑庠生魁成化乙酉江西鄉試仕終黃梅令安人于天順丁丑十月十九日生容端性淑且敬且敏甫五歲不幸失其父黃梅公撫之如己女幼嘗教讀列女傳及小學內則諸書輒成誦不忘麻枲絲繭織紝組紃凡女紅事皆不煩姆教黃梅公奇之難其耦聞邑之河源周氏子諱瑆者聰俊嗜學乃許之瑆之曾祖諱伯下以孝聞于朝祖諱維端父諱希禹俱不仕伯父

諱旋司沛教從兄諱碇令茂名世德謹厚可稱實著姓也安人年及笄將嫁會毋疾不起遂侍奉湯藥痛哀終喪即吉成婚有期又聞其夫遘痼疾室內人頗有難色安人曰此吾命奈何受戒于歸若罔聞知既歸禮敬其夫如賓友然家務雖至塡委悉能綜理書晝數計皆優爲之一不勞夫之力至於奉舅姑佐蒸嘗待尊卑御僮婢事事中節鮮有能及之者用是家業不墜焉居嘗語其子忠恕曰汝父遘此難愈之疾汝母平生辛苦不少介意者以有二子也汝皆天性可教若不勤問學取科第以顯汝祖宗父母吾死有恨矣遇夜必紡績伴讀至夜分乃已其刻厲勞勤如此內外遠近咸以女丈夫稱之弘治甲子某月日夫卒安人自喪葬哀毀垂絕正德丁卯造忠充府庠生庚午忠舉鄉試又四年爲正德甲戌忠又舉唐皐榜進士報捷者已及門踰數月而安人病矣六月初八日終于正寢年止五十有八是歲忠以奔喪歸明年乙亥十月初三日奉安人之喪卜葬于邑騎龍山坐卯向酉從吉兆也子忠娶夏氏恕葉氏孫某某俱

幼未娶於戲若安人者可謂賢矣而壽卒止于此殆理之所不可測而數之所不可推者然昔人以有子爲不死安人已見其子之貴矣雖不能逮其封享其養而國家追崇之典萬世不朽之名固事理之必然者安人之目可瞑矣予爲安人父族姪而其墓之銘也奚容辭銘曰於惟安人厥德孔賢壽不滿德胡爲其然彼造物者我探其元角齒羽足固難兩全偉哉郎君雲鳳高騫贈褒身後榮並生前安人雖逝何恨于天我銘欽石垂于萬年

處士石岡汪君墓誌銘　江潮

處士諱項別號石岡世居東洋為薌溪著姓其先高太父諱某曾太父諱某太父諱遠猷父諱時宜代有隱德兄弟四人五與仲理叔琥處士其季出也天順戊寅某月日生貌揚性敏甫八歲屬對何如響十三通文義尤善書禮二十傻為塾師遠近人皆慕之每歲首爭先禮聘惟恐不至至則範端訓嚴凡童丱游其門者類皆有造二十以郡辟入為從事自是服勤官曹明習法令郡長貳凡讞獄斷案俱命之屬藁獄

成往往當罪而人亦靡有不稱平者四十役滿二考郡方牒其績上之部時母梁就養郡廨年已七十餘矣處士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脫吾離吾母於數千里之外以千斗祿寸階累越歲而不獲一奉慈歡尚得謂之子耶即日上其狀于官昇母歸家竭力終養不復萌仕意君常教其子資事事長淞治生廣儲蓄次涯克邑椽需次銓曹幼濟克郡庠生肆力舉業其他經營百為無不如志會例須凡吏員二考不願赴部者榮以冠帶處士援此遂有士人之服人皆謂處士既終養其母又造就其子且又克榮其身殆自種而食其報者云嘉靖乙丑十一月十五日卒享年七十有二配葉氏先處士卒繼娶某氏子男三即淞涯濟女一英玉子之婦某氏女之壻江孫男五俱幼未娶孫女一幼未嫁卒之明年庚寅冬十一月日淞等奉柩卜葬于某里之原獲吉兆也先期衰杖踵余門以予為處士甥行實能悉而言亦可垂不朽倘以銘請予嘆曰予言果可以不朽乎第渭陽之情有不可得而辭者遂銘之銘曰仕階毋養兩纓厥躬毋

切于褁仕竟停車吾人大節此實權輿於此克全奚論其餘況復賢嗣森然庭除重以遐壽士服襮如如此而生已足多矣如此而沒又何恨歟

汪母梁氏孺人墓誌銘　江潮

孺人諱玉姓梁氏梁氏於吾邑為望族永樂中諱孟岳者以人才起為某縣令政通惠洽有古循吏風兄子縉魁偉杰特為富室桂仰高所器因贅之為子壻生孺人于永樂甲辰正月日貌端性淑且聰慧警敏饋饍女紅凡壼內所得為者皆不煩姆教率能了辨

稍鍾愛之期必配名家子有士行者聞吾外祖東洋
汪公時宜自幼耽書史善吟咏與草書獨通與趙孟
頫廼慨然曰此吾壻也因以孺人歸之初外祖之考
諱蓮猷娶姚李氏乃大理少卿弋陽李文曜之姊夫婦
性皆嚴毅左右難獲許可孺人事之毋得其懽心李
卒蓮猷繼娶陳氏生男將叙某某孺人與外祖孝友
彌篤婦姑兄弟之間畧無芥帶蓮猷樂之嘗語人曰
冢子冢婦如此吾無慮矣未老即以家事付之嗣是
孺人力相外祖勤儉治生瓴樓宇廣田園家業視前

益加恢拓且器度寬大絕無私蓄尺寸田必與將
叙等均之以至待妯娌訓子媳御內外僮婢事事咸
中矩度無可少訾成化乙亥某月外祖得劇疾飦藥
弗效孺人籲天乞代竟夕不寐外祖臨卒遺詩有終
夜扶持藉老妻之句此後孺人奉養後姑終生稱未
亡人者三十四年起居眠食康強無恙男四長輿娶
丁氏次理娶陳氏次某娶葉氏幼項娶葉氏繼娶樊
氏輿補府庠生累舉鄉試弗利與某俱先孺人卒項
克府掾重違母養不屑上京女二長玉事先府君拙
軒先生爲潮母夫人正德癸酉四月某日孺人以疾
終于正寢實享年九十以是年十二月庚申葬于某
鄉某山坐某向某將潮丁外艱居倚廬得與執紼事
因拜手稽首叙次其行實之槩而爲之銘銘曰孰不
爲婦婦道若孺人者鮮焉寡儔孰不爲母母儀若孺
人者卓乎難繼是宜其康寧壽富諸福駢臻子老孫
重優卒歲然則孺人之爲孺人其生也何愧于人而
其死也亦何負于世耶

張母高氏孺人墓誌銘　江潮

孺人姓高氏諱貴玉故都憲高五宜先生之長女也
生而容貌清婉德性貞順且警敏能通文字少時五
宜先生敎之讀烈女傳及內則諸書一過目輒成誦
不怠至于刺繡裁製尤極精巧五宜先生鍾愛之擇
難其配既而聞吾外舅張公將和謹厚有士行慨然
曰此吾壻也因以孺人歸之初張公不幸生七歲而
孤孺人于歸已不逮事其舅矣事姑高氏蔡氏愛敬
兼至每飲食必親視之未嘗委諸僮婢遇有疾則終
夕不離床褥籲天覓醫務求愈之而後已尊屬同輩

以及諸甲幼成中矩度內外稱之無間言張公性孝樂與士人交且能治生業好施予孺人恐其久而或怠一有所遇必先意以贊成之妯娌輩間有以貲財不均往往較計錙銖尺寸者孺人隨其多寡厚薄一無所問未嘗以小利致傷和氣撫其子雖極慈愛至有小過差必斥責之不或少貸用是諸子捺家業儒皆有成就爲孺人生於正統癸亥四月廿六日實夫生之前三月卒于正德庚午四月初九日又夫卒之前八日人皆異之以爲夙世修緣今代罕見云享年

六十有八葬于本里龍岡之陽坐亥向巳女一適潮男四光昇光界庠生光顯光旻孫男五孫女二嗚呼孺人之懿德淑行足爲高氏之門楣婦道母儀足爲張門之軌範而其子若孫又皆繁熾成立光大門地如此則孺人之生也已無負於人世矣而其沒也亦復何恨哉因以銘之銘曰漢有桓氏鮑宣之婦曾有敬姜文伯之母茲二氏者名垂千古猗與孺人異世同伍婦道孔全母儀卒度子肖夫賢實維內助嗟彼人生營營塵土及其死也草木同腐獨吾孺人死生何負懿德芳名萬代如覩

季弟于漸墓誌銘

江以達

嗚呼吾忍銘汝耶汝忍吾棄而吾汝銘耶然惟吾藏汝性行不吾忍而忍汝其其以朽耶汝吾季弟也諱以逵未冠而卒故未字追字于漸弟閔成人也字之也成人之也家大人諱良材廣東按察司副使母先太夫人程氏繼汪氏母夫人吾姊二始吾生後十年仲弟以道生別室明年爲正德壬申三月初六大人實生吾弟吾弟爲吾母斷乳子生時日在巳俗產難

者吮木符加於地上以斧撼之時大人居吾於樓肄禮記至王制天子命之教一章至是棄書走樓下覓斧投吮木符者已即聞呱呱聲弟生而骨肉豐勁拔額不類毛兒三月便欵欵語再耆予指之無字一日大人抱置膝上戲二字對挑之即應聲而出大人大恐禁家人曰此兒慧覺特甚愼勿可多動其眞也性好食雞首殺雞輒食之一日食客雞在釜以頭觸母夫人腋下急如欲母夫人不欲傷其意以他肉啗之曰甚於雞首乃欣然搖手曰無紿我欲食客耳請食

客頗無食母夫人喜曰解事吾兒四歲而毋夫人卒
哭之哀將大人久宦京師無攝家者家日弛就村嫗
蔣楓小川不得肉食嫗勉脫贅相市鹽魚間日一食
之勿食輒涕泣曰無以爲也無母了耳即不魚能飯
逮江大人繼而母也即依汪夫人善承汪夫人意有
所欲求無問人稍有銜而輒曉解或仰之終隱忍不
一言言及母夫人淚簌簌下嘗自嘆曰吾天養也六
歲塾日授千餘言勿遺一學兒所受書日過輒成誦
已偕仲兄侍大人走京師道道呂梁今雲南按察司

郭公諱持平以虞部主事理洪事於舟中見而異之
謂大人曰恐更出大郎君上時吾已浪有名譽露頭
角矣以顏眞卿法帖遺之大人因具語眞卿節槩即
喟然曰夫夫也其書法果相類耳則遂學眞卿書法
常竊自爲舉子文吾嘗得覩之說懸河輒肆慢不多
著耳因即授舉子文法度則遂有法度間見吾所爲
歌詩大人以御史按滇道平安鎮挈吾兄弟避暑止
瀾亭上弟即席拈筆有老栢青青拂草亭芝蘭此日
喜同情之句時年纔十一也自是漸刺刺吐鋩鍔吾

益朝夕刮磨之與仲兄師事吾吾急之甚則語仲兄
曰伯兄亦迷吾成耳乙酉秋吾上春官意挾與俱行
心措之則慨然語仲兄曰京師吾輩所從大人嘗遊
耳伯兄去吾輩無所嚴憚將廢吾業即束書偕仲兄
执纜先登辭家人無婉變語嘗夜泊青陽驛三鼓燃
火促吾膝受禮記夜大寒手執礶炙酒煨雞卵以進
忽隔河有火叫盜封殺其人者舟人驚亂一河舟皆
驚大亂弟曰愼無出出則返相搏藉耳盜即來撥吾
有付之當無見傷也有頃盜果不來舟人復帖當爲

問鐘詩有古寺送寒鐘之句或難之曰何意下一送
字曰詩眼也見吾伯兄多此爲耳吾連進士官京師
奇遣其仲兄詣大人宦所婚既行弟哽咽不能食者
累日嫂惆悵之曰細哥去脫吾大岑寂耳自此侍吾
留京師者三年吾所有書無不讀微辭奧義多所自
折學乃大究戊子秋吾奉命主建試事俱至信別吾
將其嫂以歸將遂詣省應舉子業居無何而一疾竟
死矣年僅一十七耳嗚呼痛哉吾竣試事而歸也偕
同者遊武夷舟中忽刺痛興悄然不一再曲而罷

至分水閘訃果至一哭絕去良久蘇血縷縷下復自愬曰是得非醉夢中耶趙倘子死七日而痞果死今得無痞耶驗世之夭法多輕怯削薄跳摺骨不束者多面滿如皷神短氣不核者多性剛戕感意量褊偪者吾弟輔骨隆隆起髮際巨口豐頤凝視潤步且仁厚覺靜不妄見喜怒淵流而山峙有一於此皆可以不夭而竟夭汝耶吾歸汝於信也汝挽吾於浮橋上爲七月二十四日吾囑之曰此歸也吾盛屬望汝後死以八月十三日距此二十日耳嗚呼詎浮橋數語

即與汝永訣耶吾與汝俱南也汝仲兄自東臯來見吾於德州又數日與吾汝拜大人於河上嗚呼詎汝與大人訣竟以河上與仲兄訣竟以德州耶汝始疾人疑汝自舟中歸目爲痢鮮肯視之雖汝嫂亦以疾歸汪不視汝死吾心慽之骨肉惟伯姊與瑣奉汝汝父汝兄病不施一劑死不殮一帛裂肝沸腸終其身而能釋此無涯之慽耶嗚呼大化無常詎乎測哉管輅修文於地下長吉召記於玉樓然皆不若是夭甚何獨汝夭耶汝已聘桂氏不果娶而汝竟無嗣天其身復奪其後耶天乎天乎獨何慘于吾弟若此耶始吾不忍遽葬汝已改卜母夫人謀葬汝於側不果葬汪夫人卒又謀葬汝於汪夫人側又不果葬至是嘉靖壬辰十二月二十九日忍以汝葬於北鄉鳳山之陽坐辛向乙與可長久汝骨肉也亭汝碑汝吾有子嗣汝千秋萬禩必血食汝嗚呼痛哉嗚呼痛哉銘曰人有父母慳汝撫人有兄弟汝奪吾季不室不子汝何以死人曰汝才汝實天錫胡畀之良胡奪之亟豈照乘之珠夜光之璧假於途人不越宿而索耶嗚

呼汝廸汝由汝與彌罔汝今已矣我又何求我封汝邱我銘汝幽天乎天乎我又何尤

仲弟子克墓誌銘　江以達

嗚呼痛哉吾尚忍言哉吾兄弟三人季不幸早夭嘗忍誌而銘之矣忍復銘吾仲耶天乎天乎忍荼毒我骨肉至此耶仲諱以道字子克于先大中憲府君爲中子蓋先太夫人舉不肖者十年庶母劉舉吾仲明年太夫人又舉吾季已而太夫人日劬劬然冀庶之康弗老於襁子也乃襁其季于人而攻其仲自襁之

穀翼煦濡甚於已出四歲而太夫人卒仲哀哀日呼
索太夫人不已稍長就塾師季授書輒成誦仲頗不
善記誦顧善倣書又善畫紙爲鳥獸草木狀又輒覓
小刀鏤寸木肖人時時弄袖中塾師輒得之輒復鏤
其悟入諸寒細動出人意知外予患之曰是將驚其
心而不歸者也嘉靖初先府君按滇予當走京師即
挾仲季如京師數晷讀句日東之邸舍中不及程輒
扑之赤其膚作嬰兒啼語其季曰何伯兄見苦如此
久之忽大悟曰伯氏誠苦我耶収覙返聽止其遊弄

仲季相磨礪專意詩書事已而遂下筆能文育勿說
書能設疑時時問難予私心獨喜已而先府君挈
家赴官山東取其妻桂氏從於是仲乃自京師就婚
桂氏於東臬自此侍先府君遂違越遵嶺南者先後
几七年日稟嚴訓又多接見縉紳先生志益廣識益
長進窺圖書購重貲不惜頗多涉獵不宪切舉子業
及歸而見予能爲予聲聲道古今興廢事予所爲詩
若文與人與予詩若文爲予所稱賞見輒手錄之獨
埽一室淨几案陳圖書植花卉其前朗吟低咏若將
自得者丙申先府君納之縣庠欲遂令應例入太學
予時提學閩中乃跽謝先府君曰伯兄方以文行重
於時兒不肖不能自取青紫重破產以苟他途無爲
也且伯兄宦於外安有垂白在堂乃可舍朝夕之養
而遠去數千里以就區區哉先府君從其言身頎然
倜儻豪邁善大書又善作八分書結搆整密非予所
及予見放而歸也業於星橋之南俯田治龍坡精舍
夏春之交風和日鮮輒治具請於予奉先府君雅酣
嗜射酒半輒執弓要目矢跽而前曰請以爲大人懽

一發破的輒連破的徐蹈弓洗爵爲先府君壽先府
君復自與射射輒中飲其一坐必盡懽乃罷性解事
於世故無不通了又約已折節人不問不知其爲貴
家子頗苦嗜酒從二三酒客縱譃浪爲長夜飲夜分
酒客盡倦而其興愈酣先府君屢戒切之不爲止甲
辰先府君疾且革命不肖曰汝毋可慮者以道不止
酒吾死不瞑目矣予叩床目仲曰如何仲亦哭曰謹
受命而病已寖其膏肓矣既執喪益哀毀不能勝已
而漸羸弱氣上逆火炎炎起予泐泣恚之曰而不早

受先公之命以至於此奈何已更數十醫不效是年
子僧保生明年疾益甚予抱而哭曰誠忍棄兄而長
逝耶乃瞪目視曰弟已矣兄受先公託至重愼毋以
弟故過自摧損弟死不足惜但襁中之孤與先公大
事一以累兄弟不慈不孝無以見先公於地下言訖
而屬纊矣予頓踊觸竄一哭而仆良久甦伯姊强執
予慰藉予曰更不爲其襁中者計耶予先是巳自殤
其一子至是不越月予華保又殤又越月仲之孤僧
保又殤予伏地大呼曰天乎予則可爲者吾弟煢然

之孤而忽奪之耶仲卒之明年爲丙午十月二十五
日葬精舍東南隅去百武而近從遺言也生於正德
辛未九月二十八日卒於嘉靖乙巳三月初七日年
僅三十有五妻桂氏早卒繼娶吳氏女子一桂出聘
邑人汀州知府汪公佖之子生員一桂嗟乎自吾仲
歿而予六時飲泣五內崩摧時復忽忽如在醉夢然
猶幸有吾仲之孤在天顧巳甚而又奪之予復何所
用情哉雖强念先公付託之重百譬以自釋然況燹
着人抱而復集將何時而能釋此終天之憾於吾仲
耶賴先公純明之澤數窮理極天卒悔禍去年夏予
室中人業復舉子浹旬之冓業又舉子並神氣深穩
可嗣宗祊之託日蕃以碩可以慰先公於地下嗣是
當以一子後吾仲又嗣屬一子以後吾季予所爲二
弟用情者如此而已如之何如之何哭而銘曰痛累
文考擇地而蹈誰之不淑乃令汝夭謂非汝兄獲罪
穹昊裁其手足側匍顛倒役其形神頹頹枯槁幹蠱
之勞以叢甲耿天乎天乎良不可曉況燹自殘傷孝
停小我何爲情强自貞傑汝嗣汝墳以昌永造〔一〕

明公江公孟暘墓誌銘　　江以達

江氏自吾高祖徙居港西也吾兄弟同出高祖者三
十人吾兄爲太吾從父大學生諱良舟爲君父吾從
大父諱琳爲君太父吾曾太父封工部主事諱漢爲
君曾父君與吾固同出曾太父也吾在群兒中君吾
識別君時以冢孫先入侍我繼太父中山公於少方
伯之第吾猶居港西也君歲時返室廬墳墓必索吾
弄懂吾梨栗極鳥獸草木狀敎吾對偶既去旋具吾
箋札吾心德之猶未知其意之盛屬望吾也君配汪

氏吾舅父今澧州刺史其兄也屬其數於澧州言吾
不凡吾女焉君與吾遂復爲姻屬家大人嗣公也挾
吾與俱得與君合爨舍君益吾緋係已吾學不墜漸
有名譽君則大喜已吾舉進士爲官君則又大喜母
夫人之喪也吾杜門謝賓客曰與君與居東山別墅
成婚間君三日必一再過也至是不幸以疾卒君未
疾惡閭食氣吾視君色凋肌肉瘠骨四肢立候其息
急乎其脈冉冉蝦游曰君得毋脚病乎君諱言之不
踰月疾作氣上喘腹臌臌起臍曰此榮衛並絕水入

中脘其名曰鼓術鄉莫售吾時灼三里將別墅中努
瘵坐竹輿令人手吾造榻下君執手嘆曰吾休矣努
努脈脈者悉以累卿淚簌簌下吾跌足盤躃泣曰敢
不如命又曰卿雅察地理善處嘗欲因改卜吾先府
君今不果吾死幸激惠藏吾骨又曰吾生無聞於時
死無傳於後審吾藏厝銘吾墓示吾子孫吾死且不
朽吾又跌足盤躄泣曰亦如命是夜屬纊君既卒之
二月山人丁雅與君厚善哭君至自豐吾喜曰事濟
矣乃具與馬裝糧挈丁走數舍外至方村吾假寐與

上移時若吾覺忽一山迤邐而入吾懷也當吾心焉
乃舍與疾走山上已丁亦縶馬來會丁曰是殆天賂
官人目乎曰亦善人之錫耳非吾目力所及也召其
主問僑得之以是年十一月巳酉乃即葬焉君諱以
南字孟暘三歲母聞孺人卒祖母王氏繼洪氏洪嶽
賀甚繼母汪氏如洪孺人十歲失其大學府君公自
洲南棄官歸致君膝下生而穎慧目數行下公鍾愛
之少稟涼氣怯體羸恥人謂可飈而舉也洪孺人以
君孤重違去君遂不令終衆子業舜輸粟於邉得其

貲冠服而非君之志也性坦夷不虞人詐然卒不可
罔前輩有姻族官翰林者喜非爲弟子員僑學官欲
謀諸弟子員共往戲君迎致君視學篆君知其巳戲
也陽諾之即具冠服擎鼓登講堂集諸弟子員封其
篆以歸遂不往亦不歸篆諸弟子員計塞以正請君
曰諸君戲吾吾戲諸君耳笑而去之年逮中子多孫
殤已而勝連舉連又殤君啻兄弟兆弗子族有乖延
者君益泰然或盛氣加之歛不與較有𠔏斧其林木
者守以白兆曰根株得無在乎無何宿其根株又白

矣曰山不可耕而去也有我則吾何屑屑爲樂施與
遇廢疾病饑者若棄溺瘞然凶肆棺櫬嘗豫入貲買
之貧不能收其骨者叩之幸稱所欲殊飾一女婢年
四十六舉一子汪卒繼徐氏連舉二子人以爲福善
之報嗚呼君少失父母中畜兄弟復晚於嗣人人意
君必遐享其卒以嘉靖癸巳七月二十五日距其生
成化戊戌九月十四日年五十有六而猶歉於下壽
傷哉女二汪出長汪玉次朝玉鈐山費少師公弟鄉
進士完之子樾尹弋陽汪宗伯公弟翰林侍讀東麓

先生之子績其婿也子男三長應張必奉君志次應
軫次應箕雖皆在襁褓而翁宁嫺然神俊逸發識者
起其必顯君於地下君讀書好禮孝謹慈愛出於天
性雖意直簡畧鮮可人意然人望之而識其心也其
方正公毅不妄施隨褎然爲兄弟要領而今不可作
悲夫忍撫其槩而爲之銘銘曰有來別子肇繁我支
五世而傳曰家伊誰如冠有綏旒以綴之坑孤攝綴
知雄守雌彼德者祚昊天靡遺而胡不耋竟與鶴遊
我言幽宮我心孔悲

胞兄心宇墓誌銘　江應蘭字九馨

余先公晩年生子三兄居長諱應芝字允祥別號心
宇伯仲相隔僅一歲余負軀豐厚兄稍孱弱初就塾
時兄性苦鈍凡記余輒過之近十歲兄性頓開余又
畧不及母夫人課余兄弟最嚴雖離塾無肯一時令
其閒非屬對句即訓世務日夕道先大夫事併未竟
志責予兄弟善繼述之予二人懔懔應命至習舉子
業先後俱能脫手成文不假師模嘉靖庚申並以總
丱遊黌序時兄之年十六予則十五也辛酉府公類

送科舉予不見錄兄獨稱主司意遍以其卷視鄉士
大夫嘖嘖有聲時尚未冠竟終三場歸而完娶方芃芃
無情識猶然一處子也十八歲大霈慧穎著意古作
更求善大書者時常習之一發輒書扁褎然有古拙
風今儒學尊經閣三字則其証焉次年篤志進取訝
邑中諸友無曾同予請先生立約會七篇筮日即不
稿成完則日尚未晡母夫人執余二人所作質之高
明無不歎賞曰午坡公不死矣大有後矣咸以科第
期之甲子因考失科舉微有厭薄時文意于本領畧

跡頻涉獵諸技而丁卯而庚午雖得入試然皆由遺才見收憤惋不平至壬申年頓然願入國學及進監大司成公通八百士試之兄以全卷較列第四名司成公大屬望之已而就南監科舉逼家尚書林對山翁閱其七篇稚許決中及揭曉竟爾脫榜對翁遂使人檢其負卷視批評乃已入主司轂訪其不中之故則爲本房通關節有力者所奪也自此一試後歸家多病究心醫理併堪輿家而風鑑畫書之類一一好之蓋心旣精巧又加僻好積成火病已卯又勉強抱

病走南都至則氣息懨懨不敢入場幾頻於死兄之神骨清秀體格不凡人咸謂其一飈而舉也而詎意此乃受病之門哉戊寅正月侍母夫人疾夜坐忽然發漱嘔血延醫者治之不効自審脈用藥四月即愈攝持兩載庚辰二月疾又復作召余語之曰疾痼矣命必不保矣強延至六月初不幸告終傷哉痛哉天胡斬其遇復奪其年耶兄生于乙巳年六月廿三日亥時卒之日方三十有六夫管轄修文於地下長吉召記於玉樓兩者皆惜其夭而兄殆是與臨終握余手囑曰吾兒奎亦可教當爲我善視之兄初娶裴源裴氏生一子名奎次娶金谿王氏生子一名培女一名惠英奎二十三歲得補弟子員培方二十夭死女適鉛山費望湖公第三子之子名元象者奎生一子名錡年十六已在青衿之列兄雖短于壽而厥後寖昌意其必瞑目地下耶兄死近三十年未卜葬兆今奎得吉所地名舒家山乙山辛向于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窆之屬余誌余情不能辭故紀其生平而漫爲之誌云

行實

貞齋先生行實　　江紹禹 字水國

公諱汝璧字懋穀號貞齋別號碧洋子生于明成化之二十二年丙午十二月十九日戊時府庠學生治書經二十有八中正德八年癸酉科鄉試三十有五中正德十五年庚辰科進士辛巳廷試中二甲一名嘉靖朝初任翰林院編修二任南雍國子監司業三任翰林院侍講四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晉充經筵講官纂修玉牒進講太極圖繼充日講官

皆愛上賞蒙賜勑曰江汝璧儲秀詞垣爲國良史侍
予講幄沃心輔德有裨朕躬矧其學術端純操持清
慎敷陳衍義而脊注尤専忝稽訓錄而勤勞允著休
聲雅望廸出常倫朕甚嘉焉于嘉靖十六年丁酉科
典應天鄉試取解元王諷二名須道其榜中所錄一
百三十五名皆海內奇士文章超拔者嘉靖二十三
年甲辰科典會試甄錄多名士掄元瞿景淳有程式
傳于世嘗廷議九廟廷臣各以圖進而公獨稱上旨
且上疏寢安南之征有裨廟謨屢被詔獎白上嘉之

常書其名于屏慁官至詹事府少詹致仕十有餘年
而卒于嘉靖壬戌四十一年享年七十有五後錄其
勲奉入鄉賢曾孫丁卯歲貢紹禹謹述

梅溪府君行述　江濟源字□謹述

嗚呼痛哉府君其逝也耶不孝濟源兄弟之負罪逆
也實甚矣天下之爲人父克全恩斯勤斯者未有如
先府君之用且至天下之爲人子不能盡養盡志者
亦未有如不孝兄弟之罪獨大府君壽將六旬精神
意氣不讓壯年不孝兄弟私心慶祝謂耄耋可臻用
以邀親朋之榮祝不孝兄弟庶幾稱觥而介眉也豈
意溘然長往頓隔幽明乎嗚呼鮮民之生不如死之
久矣然不敢遽從先府君於地者深念先王父王母
柩尚未葬慈母在堂何人終養若犬馬塡溝壑不重
之罪乎且痛念先人有美弗傳又何以爲人子用是
泣血濡毫敬陳梗槩惟與縉紳先生仁人長者埀憐
採擇焉府君諱濤字碧瀾號梅溪行甲五七世居鄉
北之湖陵八世祖十一公諱源號豐山遷居謝源十
四世祖永貞公由謝源居妙全七傳而至先王父諱

入海字澳瞻介巷其號也公素性耿介高隱不仕多
濟人之急扶人之危樂善好施爲鄉里所推重王母
楊孺人本鄉明歲進士赤石楊公諱象高之幼女生
府君一人王毋年四十誕府君於康熙壬子五月廿
六日丑時王父王毋極鍾愛府君生而穎異又無恃
愛之態受業於舅氏郡庠生楊公諱瀾歲進士叔祖
諱嵋兩先生之門爲師所器友所敬禮癸酉科受知
於督學王公奇其文掄遊縣泮每應試列優等遂自
搆別墅曰梅溪書舍其後因以爲號嘗聚名儒雋士

於其中互相揣摩四子六經及秦漢唐宋諸子百家靡弗精詳博洽爲文雄渾高古主司每評其文長江大河有大家風範屢試棘闈厯人屈指擬之年至四十而王父王母年幾八旬矣以親老之故旦暮不敢少離遂不赴科場後王父王母相繼而亡丁艱者又五六載是時府君年已五十自覺鬚鬓頒然而功名之念已絶嘗喟然歎曰功名分定不可强也惟以不孝兄弟講讀爲急務且尤樂於奬進後學凡族中子姪世好友戚羅致塾中命不孝兄弟同事筆硯雖嚴

寒酷暑府君訓誨不輟性最嗜學左圖右史口不絶吟手不停披對客論文終日不倦誨不孝兄弟嘗曰讀書須要體認。存心須要忠恕。此外復何求焉。其周恤困乏貧不能償者常折券而與之今年新正冒接親朋無厭煩態十二日冒寒而至楊宅問病十三日又至張宅問病以至戚誼不容已也嗚呼痛哉詎意此行竟成永訣耶十三日夜半得疾自裁方藥服之小愈燈節日尚對客談心呼酒唱飲越二日寒疾大作猶自裁方藥服之無效不孝兄弟皇皇即延年伯

黄瑞來先生舅公楊日張先生及諸名醫診視俱有憂色親朋宗族咸冒風雨而來謂天相吉人雖病篤無危也府君自知不起命不孝等扶出堂中整衣冠正坐對諸公作永别語曰吾之大數將盡無能爲矣仗諸公教誨我子孫吾死亦深感且命不孝兄弟及族服兄弟子姪輩至臥側遺囑後事爲人當忠厚。承家要勤儉。讀書務農數事而已。此外吾弗計也久之復命不孝等曰我父我母柩尚奄停子願未了我實抱憾汝輩當善體吾志安葬之又有楊東章先生前

已亥歲六十仙誕我等曾捐貲祭奠所有餘貲留爲結墓之計今年適當七旬奈我命不留難全此願汝輩當倡首爲之終厥吾志又曰吾死之後莫信浮屠莫作佛事我言之汝輩謹識之不孝兄弟惟有含淚唯唯日進參苓之劑冀其一效胡天不惠至廿六日申刻而竟呼之莫應矣嗚呼痛哉府君生平孝事親厚待人端品行持名教身蹈仁義心存忠恕排難解忿濟困扶危種種善行嘖嘖人口不孝兄弟自愧才拙名微不能表章前烈肝胆毀裂語無倫次畧行一

二哀慇縉紳先生仁人長者慨擲珠璣大筆揄揚則榮及九京感深五內矣孤子濟源之楦之桯之本仝泣血稽顙謹述甲辰鄉試癸卯正科舉人愍教舅氏楊飛薰沐拜手塡諱

贊

祭邑庠梅溪任贊　　江八斗

風澄竹澗月隕梅汀品高玉映學邃金聲孝友任卹鄉國咸欽論史彈風模範式矜里閭懷德贊序裴名仁閎義艶族黨典型偉哉桂萼輝聯學宮卓矣蘭芝

詠巽明聰踌鶴員嶠海山遯踪遺澤流芳紫誥黃封景行行止爽氣如虹緬維伊人梅溪韻中時雍正七年歲在屠維作噩玄英賓沉日

賦

白鷺來巢賦有引　　江旣入

黟治之堂西有墩巋然高可五六丈周十丈餘其石磷磷間出猊蹲而鷹峙其古木森森而蓊蔚因逼近治側故前此凡鳥不欲居余治莅黟暑甚陟而樂之謀豎亭其上以望四境之氛祲未果也明年春俄有鷺千百群來集任童子鼓噪勿驚遂巢焉一歲再哺子蕃多莫可算及秋而去春又復來今已洽比數載矣余思此鳥性習江湖而獨與余爭茲一拳土毋亦明禽得氣之先抑或別有感召而然耶余不忍更爲亭以相廹爰抽筆而賦云

黟陽之署吏隱之阿絃堂之側吟眺之坡奇墩崒嵂怪石嵯峨木凌霄而森蔚枝附幹以參差逝將建亭兮來遊來歌何彼白鷺兮屎止祟柯如鳧如鴈非鸛

非鶿霜翎兢拂月羽橫掩陪出陰之仙客影瑶臺之素娥緊樂水之清標兮率伏處乎江沱方盟鷗而侶鶴兮亦宿渚而浴螺朝濯足於滄浪兮暮漱流於碧波胡雲翔而霞肆爰遥睇而高哦先繞枝而繾綣旋集木以婆娑載飛載鳴或倡或和比隣而處矢志靡他伊昔未有自今則過朌鳴琴以悠遊佐退食之委蛇歷數載而不能舍兮意戀戀而云何嘗秋往而春復兮儼如誓乎明河歲哺雛而至再兮何育子之蕃多詎微禽之得先兮應克閩之安那余益念子之棲

託兮彌珍予之巢窩慮色舉而高飛兮止予心之矛戈翳臺樹而弗搆兮矧于學而于羅偕出入以忘機兮縱飲啄之無吪爾其徘徊盤囘顧瞻上林景高崗之鳴鳳兮覽德輝而下臨慕大鵬之運風兮雖扶搖而曷禁集學士之西軒兮與靈鵲而並欽望武帝之旌旗兮代鴈足以傳音若其避繒繳擇康莊企縣嶺之仙鶴兮聆笙韻之鏗鏘作詩腸之鼓吹兮偕春鸜以頡頏齊賓鴻以漸逵兮用爲儀而遠翔毸白髦於江干兮曾何羨乎鷫鸘夫何連翩巖邑戢翼山城俯

仰言游之室流連宓齊之庭春鋤至止童子拱而勿作牖夜高臥樹色瞑而猶明挺肝腸其如雪兮紛羽翰其如玉擬余心之似水兮追鷺爭而鷹逐披縞素以爲裘兮矜吾腰之無辱探魚蝦以爲粟兮雖五斗而何欲興哉予有石門兮非頴川汝爲神爵兮高鶱予有樵谷兮非中牟汝爲馴雉兮夷猶予有碧山兮非葉野汝爲仙鳧兮上下予有章溪兮非重泉汝爲鸞鳥兮翩躚予治百里汝棲枳棘愧九苞之不如假一枝而暫息想喬木之遷鶯懷好音其孔亟于西雝

而信宿期路車以爲飾吁嗟乎此邦之人惟吾德馨贍予耿耿視汝怦怦予載南畝以勸我農人兮汝其識陽之倉庚余駕桑田以督我女紅兮汝其爲戴勝之和鳴余正則壤以釐吾逋賦兮汝其爲鴻雁之集寧余輕徭役以招我流亡兮汝其爲白烏之降庭余與百堵以樂吾子來兮汝其爲燕雀之賀成余子于旄以覩吾髦士兮汝其爲嚶鳴之求聲噫嘻值翽兮非所望振羽兮洵足榮楚威鼓吹之曲未逮工部梨花之韻可賡佇將隨鵷班于天闕兮行且貢上苑之

華旌

八斗山賦

江士佳（字彥臣 號宇山）

謝源之山深邃囘盤面立一峯聳峭雲端名以八斗者不知何代之古僊也賦曰夫其拔地軸而探雲烟兮標遠望而青鮮本艮止以著飛翔兮亘萬禩而不遷群巒激勢兮石磊磊而瀨淺淺（音箋）崗巒爭梯兮疊層層而狀翩翩森森卉木兮梓漆桂梗郁郁瑤華兮蘅杜蘼蘭勞幽人之採擷兮念春秋之易謝而難以久延託寸心於耿光兮庶志願之少存而寄一二於

萬千追維㩳烈帶白慚兮頹波赴下難趾先兮想當
日之耕鑿暇則理其殘編兮奮清時之廟廊職則力
邦其素飡兮接踵敷公何其賢兮時旣逝而事非兮
徒悵歎夫茲山豈英靈而來去兮昔鍾孕之蟬聯今
消歇而無人兮爲樵牧之菑逋數以八而逢偶兮有
地數而有先天器以斗而準量兮有盈縮而有增添
以是知前元愷而致勳猷兮今荷龍之無傳前斗山
之樹望兮今斗筲而已焉爲勒銘以告山靈兮與相
旣以循環風雨時而降康兮士女嬰遊乎其間使困

悴而噫呷兮志已酬而願安恬亂日體仁以安仰高
山兮四面環視峻莫攀兮能借一賢進何難兮靜而
致永大道無偏兮

五言古

十四夜都司席上餞光祿屛公分韻得青天有
月來幾時賦　江以達

幕府修高會長筵列朱纓浮觴無綴箏一曲三四行
豈不誠歡娛之子懷遠征握手一爲嘆秉燭循擱楹
攀條摘務枝枝葉何青青

我懷鬱以紆微凉盪虛牖開襟向北風仗劍倚南斗
驚情傳修鄙萬里亦何有良無金石誼豈必同杯酒
怨若五色絲繫我雙瓊玖

相知良獨難相見復何期朱明耀南流浮雲莽四馳
蕭艾變芳草青黃悲素絲衆人惘好修貞心重隨時
久敬不能長愛子千金軀

夏日偕東沙赴棟塘北園之遊　江以達

佳辰愜行遊以我心所賢來登山上亭共聽風中泉
嶇嶔展璀席棠菲藉芳荃蟬鳴高樹間凉葉隕我前

脫巾謝塵鞅箕踞臻忘年擄文晒建安尚論窮羲軒
緬彼域外觀息此區中緣
爲歡日苦短逕勝猶及宵帯月出松門歸烟鷲蘭橈
槳入芰荷側實採芙蓉漂露氣襲芳蓀風香暢新苗
湛湛玉宇清熠熠金塘搖綠樹淩波底遊魚戲星杓
伊予二三子撫志艮逍遙今夕念有永志返擾所嘲
依依丘中廬咄咄塵外鑣

詠遂九日過湯陰縣撫時感事想動老親之懷
述以志惻　江以達

九日湯陰縣孤城羑里偏沾衣非覗首演易是周年
拙薄名爲累孤危釁合纏不容寧道大相識幾人全
楚未淮南似朝應長孺賢天威動地下霜履惜冰堅
報國仍虛負微軀忍棄捐浚晨隨馬逐入夜傍豺眠
病與愆俱積時將序屢遷川原誠邈矣風物轉悠然
家難惟求志安常即奉天但能齊得喪何必嘆迍邅
梁獄書終達虞廷鐸故懸生還恃主聖死不受人憐
只益丹心壯憑誰白髮傳力孱猶强飯衣薄已裝綿
憶別無多念茲行定勉旃故依南極望長賦北征篇

外弟黃裳甫北征雨夜就山中言別即席投贈兼訊貞翁少峯二兄長

積雨滯空林頹然臥愁寂依微遠山暮四際烟如織
忽聞有車馬漸近蓬蒿宅開門走相速而乃遠行客
路濕錦障泥脫屐更巾幘登堂叙契闊炙巖屢促膝
家貧近力田頗能具黍稷高談劇中夜秉燭失旦夕
天寒歲將晏之子渺焉適三年下帷勤不破董生癖
幸垂臨軒問工射直言策楊葉無百步一發輒中的
來辭禍寬博去通金閨籍伊予存老醜于世本何益
龐公入鹿門久矣無交識時危抱經濟貞兄蔦大特
沉浮在留務隱隱垂南北昨聞拜祭酒幸返陽山謫
況復小司寇文章巳稱伯同聲復仲氏相聞操翰墨
茲行二三子聚首同京國清機各白面列珍在瑤席
綢繆偕予訊倔強尚猶昔所居泗瀝坂近巳通溝洫
太平付公等報稱各努力悵然或壟上何時展良覿

山中屬汪直齋司寇垂訪即席贈三十二韻

江以達

寒鴉歸巳亂落日猶在屋棲遲衡門下青松伴幽獨
會心豈無侶結念勞中曲誰知足音喜覺然得空谷

顛倒走兒童揮霍潛麋鹿無端諧宿好有客成不速
家貧市復遠咄嗟愁酒肉薄收雨山豆言採東籬菊
淵泉鳴白釜茶烟起青竹亹亹留玄談霏霏屑寒玉
月色皎如練霜華白於燭坐久不知永稟稟寒饑粟
使君自何方仗節隣巴蜀萬里覩碧雞一舉凌黃鵠
磔鼠驚老吏引經折疑獄禹泣灑皇慈湯網疏荒澳
歸來無長物手持恤刑錄于必大門閭世忝通姻屬
予也木強人冥行理傾覆憶昔困縲絏道義君彌篤
敢言非其罪幸而完初服所恥匹夫諒自頸于溝瀆

偪俛把犁鋤薄能具饘粥頹然或一室形骸餘土木
慽無蝌蚪書奇字尚能讀頗啞稽叔鍜未假窮途哭
豈不懷榮名磬折非所欲爲儒守貧賤寧死義不辱
殷浩且書空君平難賣卜綢繆感新綈慷慨悲陳躅
丈夫志不朽濟世非干祿早策要路津君行愼高足

送小石兄赴潛山知縣。　江以達

江流日浩浩橫沛天地中紆徐九派入萬里歸朝宗
我祖家湖陵開鑿犖禹功長橋亘百尺晴天跨飛虹
巨石撐傑入拔地摩蒼穹中流信砥柱無聲在黃鍾

所以能鳩靈代不乏豪雄伯父大中丞嶽立華與嵩
七尺偉軀幹百怪羅心胸若有一个臣休休有餘容
至今公輔間嘆息遺此翁吾兄纘家學秉喆自兒童
珠將咳唾成字與蝌蚪通風神既醞藉詞釆復冲融
推秀良何難穿楊未爲工況當全盛世諸父三四同
赫然布中外一一皆人龍而我弟與兄三十克泮宮
蜚英復振藻聲華擅江東兄數獨何奇流落守三冬
抱璞傷屢刖倣裘綴幾縫豈盡工拙殊要自有達窮
側聞大老言兄不忝父風潛山且一試宰割觀儒雅
丁寧保障哉愼勿薄花封道行志不乖何必卿與公
天子重守令三途並登庸何時報政來便道桑榆從
起居大夫人徵書下宸楓努力忠孝軀榮名以爲終

擬曹子建贈白馬王彪七首贈胡子中　江以達

我友晨在門駕言理車轍路峻難迅行前蹊饒積雪
春交氣候異半月寒猶烈攢攢路傍柳榮華未堪折

其二

折柳意何如念子即長路高原厲驚飈悲風忽如愬
豈無並命鳥翻飛不能傾靡靡遠邁行惻惻勞心素

其三

勞心兩夷猶弭節緩行軔登高一遐顧冠蓋傾皐州
白日曜朱纓風馳若雲浮如何同心子去去不我留
世俗競周容周容將焉謀嗟今良獨難感此百懼憂

其四

憂㦖不能言念子心所敦始謁承明廬待詔青鎖門
紉蘭結芳蕙齎封奉明君常恐鶗鴂鳴百草徒繽紛
遊意忽不愜舉首仰天閽飛廉扼中樞赫赫雷師嗔

風波一失攄廻斥南江瀆昭質尚不虧幸與疇昔論

其五

疇昔漢賈生抗身薄伊管一朝登漢庭萬事俱憓懣迢迢治安策爲策艮非緩謬彼絳灌徒讒言日相短孝文恩豈薄宣室情何欸君心倘終察長沙詎云遠

其六

云遠長沙謫予行近鄉國人生天地間亦如遠行客轉蓬逐回飈飃颻任所適仙人王子晋泚㖸信叵測區區倘來物得失豈貞則

其七

貞則我所思忠信德之軏君子重反躬知士量伊始所不愧前修九死而無悔常聞哲人言禍兮福所倚予行艮栖栖努力先玉體庶幾崇令名千秋昭仰止

翰長十有三人修瀛洲之會於留院退而有述寓諸別號用識不忘 論秀集　江汝璧

佳麗金陵地深嚴玉署開鳳池通窈窕龍闕倚崔嵬積翠遥分闕流光曲抱臺境疑元島圻傳擬紫霄來地望躋豐鎬天文應斗台高皇勤締造元后篤封培端揆真公輔聯翩總俊才需雲偕樂只假日詠康哉張樂泠風入登歌淑景回氤氳通御氣瀟洒謝氛埃日月雙開檻河山對舉杯玉延清散竹麻召息先槐翰簡慚予授文觴辱旅陪與來南野菊 歐符卿 吟和北山萊 倫司成 舟楫思涇野 呂亞宗 絲綸憶渭崖 霍宗伯 甄甘泉潑醴 湛太宰 鍾錯石交罍 費少宰 桂月湖資朗 張奉常 松風溪上廻 崔駕部 玄探西掖草 馬銀臺 白引石亭梅 陳太卿 谿阜旋東邁 遂光祿 燕川渺北洄 吳清卿 馳情寄虞谷 李少司成 羲馭勿相催

次沽頭得邸報知錄上獲罪詔下錦衣衛收逮

十月六日　江汝璧

夜泊沽頭聞征鴻掠蕩蘆推蓬陋纖月披素宛雙魚知巳憐同臭 是日又得龍湖兄簡云九月二十日晡得試錄張㷡疾讀有粹精之文忠直之氣之許末復速予函疏引罪 家人憶震蘇 時有訛傳尉卒巳下空邸舍捕僕隷以去者 然矜傲帝那復戒前車貫詛憂真腐虜翻節太疎兇仁自天覆鈇鉞豈臣誅

泊濟寧遲乾沙　江汝璧

迅飈激征艫橫遡疾于駛霜降水維縮迴復膠泥滯

雖取利涉心頗悟習坎理晨發魯橋溢夕泊城南濟
虢虢震來初淵冰愼行止仰聯高雲馳俛慨頹波逝
嗷嗷鴈哀鴻中宵念儔侶鍛羽豈所虞川塗方瀰瀰

雨雪遣僕還京　江汝璧

歲陰司元冥滕六互强佩凌競若集行乃廹閉關月
同雲羃廣野凝冰帶修埸豈不念皸瘃況復袗衣裼
弃義靡險艱庶以明苦節不覩漢子卿齧氈餐以雪
昔臣義則然主僕分豈關將行無咄嗟予恍罪頻越
乾沙以予性質過亢說易規我因識其意爲韻

語二章呈謝　江汝璧

宣尼古聖神旁行無轍迹韋編絕已三八索勢以剔
亹亹文德純穆穆順帝則翼翼拘夏臺皇皇演羲畫
羲畫妙先天無言炯昭晰周文闡厥用姬公詣厥極
素王承三聖厥蘊宣十翼體用本一原人事即天德
天德正以中至理在消息勗哉學易功大端戒亢極

其二

囹圄何悶寥仰睇惟白日緬懷授書者瞑坐玩羲易
覩摩頻同袍劑砭示藥石眷玆體易功曰惟乾不息
哭緊履厥事要領存損益浚恒戒貞凶咸腓示居吉
君子貴有終義在謙六畫抽緘提肯綮一一中吾疾
君誼輕錫朋予愧矢書韓俛仰天地間願言崇光輩

引工謝恩紀述　江汝璧

皇帝十六載蜡月廿六日江子泊歐子相慰解罪舉
臣罪法當誅獨恩頻明辟金吾讞矜疑比部擬附律
褫服幸已薄投荒詎伊卹贖鍰輸工曹爰代胥靡役
癸贖覩門下引伏液池側皇皇法曹上聲上肅肅舍人
出傳攸天聽罪狀庶云畢詰旦戒謝恩中夜理袍

芻雞鳴趨紫宸鵠立候丹蹕虎豹儼九關鸞凰翥雙
闕載瞻天日表幸返冠裳秩大造類曲成洪纖靡棄
物報稱彌餘生矢言服委質

夕泊潞河懷寄院坊僚友　于役集　江汝璧

春流廻瀠濤春岸鬱華滋獨客耿無寐同人渺有思
青坊蓬瀛色玉署木天移柳憶鳴珂並花疑入禁遲
縱鱗矜噴薄鍛羽恍離披劍判神終合簪遺矢自持

饒江蘇春先生校訂　抽夫澄源偕男致廣 鯤翔 位五 輯

五言古

登金山寺　江汝璧

鷲嶺劃金界龍宮盤玉梁蔆波泝滇瀁陟巘披蒼涼
濤攪海門壯𣏌窮江徼長旃園吞浩淼祇樹拂扶桑
絕地香臺湧中天梵宇翔僧歸疑振錫客汎信慈航
予也畏融質作之督坎劍緬懷三點聖翻愧四明狂

滋胸激中泠蹁躚躋崇岡眷茲揆流峙逝矣端行藏

遊歸宗巖陪李五石岑筏包家泉　江汝璧

夙聆茲郎勝緬懷仲氏作揭來覩英游乃獲諧宿約
遵途睞窅篠撫境矚盤錯劃然壁巨靈截彼展奇崿
飛淙激洞樾決溜帶林𨽻重霄蠙珠瀉千仞雄劍倒
面勢倣旃堂欹空結菡閣嫣峯屹相矗香臺亘以拓
引睇武夷宮俯瞰建安廓予本山澤癯側陪河朔酌
已焚碧山魚倘附青田鶴仵兆弟有長歌刻石壁予以行迫不及和

甲辰冬季哉生明與族南邁道懷二章　慶逝集

江汝璧

天運有往復人事隨乘除緊予昧先幾而乃徇故吾
居然蒙貝錦突如罹蝥茶尚賴天鑒明賜骸歸敝廬
恩深報莫副太息居諸徂元冬暗月朏雪霰紛載途
裝劍登征輿偃臥如蚕趺祇虞委草莽皇恤將妻孥
自起自扶携臥病荒津艫闔書幸可售藥物聊足需
曨曨白日下驚弦落雙鳧感茲激孤憤覺髮忽以疎
歸去還山中力嘶仍著書書成即捐棄庶亦名潛夫

其二

𥳑以箴見伐翡以翠自𢣱大造元好生物生各有遭
予材合樗散遭會隨英髦胡不慎悔吝而乃滋嗷囂
參乎豈殺人三至母亦逃亡脫遘中斷旋貽嬖下焦
逝言返初服長路風蕭蕭輕叢軸乃折蠹積輪應撓
空餘精衛心殫力塡風濤歸墟莫可塡羽翅誰為勞
何如從圖南聊復遊逍遙扶搖薄太清倘遇盧生敖

留別體庵劉計部　江汝璧

元冬氣凜冽信宿河冰堅屐霜昧先幾咄嗟阻窮埏
傾蓋辱高誼訊吉勞周旋懽悰豁沉抱請言探邃詮

盆忽歲云徂坐閱羲和遷青陽播熙興堅冰劃重淵
神理詢有貞元造良好還舟人戒晨發津吏嚴宵度
醼別祖仙驂飛幰來翩翩羅腑富璀璨兼采靡瑕捐
很予挾燕石乃亦勵搜綖眞賡詎容眩亘以當卮言
相期愛景光策足希高賢久要罔遐遺報我瑶華篇

陳華山報績吕粱貺我祀神篇感而賦此以贈

江汝璧

中山表與越霞標屹南紀廻薄江海靈言産華山子
外材邴劇需薄試舟楫埋三復祀河篇端倪摩經濟

牕茲嶒石粱龍門盤地起蹴鼇殫前修遺喩尚齟齬
利涉軫民艱轉漕紆國計弼節思禹功屈策攬秘議
浮言祛逸口石畫運神智讙呼集同人氣機鼓以義
消日方孱功同雲鬱而霽交助協天人信順有冥契
劃如擘巨靈初平失其秘職茲三日勞建彼百年利
塞予剏畏途撫迹動深愾爲語佐時英任事當此繼
石看惠澤流粱水方瀰瀰

太史唐荊川唁予舟次致慰予弟午坡

江汝璧

歲晏逢知巳天涯嘆索居予方遲失馬君乃早焚魚
素望懸經濟元情任卷舒後車徵巳恊前席召何虛
炎詘金蘭結懽悰葭玉孚媿無康樂贈辱有惠連書
風雨銷魂後烟霞入夢初相期掇瑶草千里慰躊躇

是日復集東園同年張吏部驍川爲醼首論秀集

江汝璧

池主勞公子大曹集友生杯停移蕙晚舞綴切蘭楹
馴鶴鳴依席叢篁翠抱城池披蓟蒨坐洞繞薜蘿行
惟石分鯨島芳泉引鳳瀛登臨一以眺梦墟居然清

星漢浮槎興滄洲把袂情茲遊聊共酌明發復孤征

治獄宛吟井介軒

江天滸

治獄先治氣灝空鑒白明太上息機慮欲繁爭乃萌
世罕移風人雀鼠遂囂鳴所貴持衡子淪偽返其誠
深文鄙飾箭嘉肺見懲情暖微千萬緒冥心與之迎
毫芒分出入智巧不敢矜閑閤思吾過奸頑應自懲
刑人色慘痒刑者亦懷馨叙叙哀矜意惕感在無形
水柔非火烈寬猛劑其平欽哉漢廷尉舉世無寃氓
讀書須讀律此中含至精

郊行喜見麥熟　江天清

嗟此白水鄉在漢稱名疆箕人符四七列宿如雲翔禾黍登九穗俗物豐且良胡爲千載後桑海變茫茫黑風橫冠焰天地爲狂猖烏鳶啄人肉强壯胥飽腸室廬蕩灰燼疇壤化汙潢鵠鳩存什一沃土歸戎行耕植盡流移土著如僵蝨哀哉鴻鴈羽甫集悲痍瘡寧堪追呼擾煎迫坐焚湯剜肉塡谿壑啼饑半在牀征蹄苦不息有麥不成穰伊余李茲境觸目吟蒼涼感懷民瘼恫中夜起傍徨皋壤揺落後忽視良苗長詎敢希大有薄收聊勝荒刈穫日已近或可慰蒸嘗誰司廟堂算經國在稻粱小臣徒惻惻流涕不敢詳願獻採風人拯茲一方殃立致熙穰盛歌謳嗣漢皇

都門留別玉成盧子　燕草并介軒　江天清

自君之前蒞宰割惠吾邑利興諸害剔百年聲熠熠兒童憶芳軌企景匪朝夕澤流永且鴻裔馨仍舄奕昔昨來京邸翩然揖佳客坐將論先世屈指名字赫譚咲盡經綸縱橫胥典策騷性潑墨見攬懷被愫赤執手郊壇內班荆松下席聯袂閲冬春訂交期金石

胡爲遊征亟畏我簡書迫君行亦旦莫民社各有責臨岐共徘徊黯然聲惻惻天涯盟好在勗哉先人德願言偕努力矢心酧君國

九日登遊鳴山　鳴山志　江楙芹　字嗣芳號雪庵

老祖闢元教龍虎聽驅使孝子植綱常山谷亦驚戴大道摩九天庸行敦實地明威塞兩間與衍惟一致先覺渡斯民吾神特出類血食非私阿千秋炳大義

課士賦十韻　筠序草　江既入

英才歸聖代熙運起蟠龍千古文章共一時花樣同揣摩在人事作合自天公風雨寒窓勵勲名家海雄蛟龍奮時雨鵬鶚期秋風不佞辱師傅高賢相磨礱願言筠竹簣再與鳳凰逢維新作人化更歌有造功史才紹劉勰花筆商文通不負謬持鐸相將振耳聾

賀張箸漢司李榮召銓部十八韻　江既入

用人以致治先選用人人聖代銓衡重人才進退因東曹懸藻鑑群吏振精神公毓漢陽秀名標甲榜峭文章垂宇宙師範式衿紳外試龍恩眷持平來李筠千年茂棠樹江國無寃民既服安世惇重欣穉之仁

即今還內召頼以鼎臣隣天下皆引領廡煮聽採掄
九齡風度偉師亮舉推新一藝咸效用瑰才無沉湮
卑栖苜蓿署飫飲春風醇不以知識淺當將奇字詢
情深道自洽交古義逾真茲日衮衣補于斯信宿晨
帷忻欲蹈舞感激誦良循拭目西都策遍爲天下春

舟中望廬山瀑布　燕遊草　　江既入

客颿飽南風廬嶽忽在睫崒嵂若前迎迢遞漸相接
半天一片青篏壁飛空白傾竪長江身倒流高嶂舂
斷迸百千丈領次八九摺地脈秀以水山文動于浩

匡峯古佛寬江右文人蒐窮月致慇勤倚舷聆稱嘖
何日謝塵緣于爾恣登躡

謁林西仲司理　　江既入

松栢挺高標弱草依其下上分雨露滋青茵遂容冶
萬物欣有托私心皈大雅奇文掇高第誦服歷冬夏
卑微苜蓿中安能隨五馬何幸君子思旋令屬吏假
法曜麗冰壺四訖聲聞瀉霜露揔仁恩口碑載原野
棘木有烏巢圜扉可無死由來十德門風裁非凡者
小吏荷憐憫清風肅縣序載親色笑緣夙願於焉寫
自矢方寸心仰報萬間廈行看內召來聘依信宿也

登八斗山　　江夏龍　字汝揚　號慶雲

高陟八斗山廻望謝源里天氣值清秋景物如新洗
村舍晼暉暉園塍鋪爾爾吾廬擠於斯歲時亦久矣
畬田數畝耕公期先赴比風俗稱醇龐所用不越禮
兒童呫嗶聲討論知孔李行行至山嶺遐心愈難已
浩曠渺無垠洪流去何駛遥峯青若螺遠樹小如薺
當日望吳門身在泰山阯聖悲賦秉殊歸去窮斯理

贈世兄鄭介繁　　江縣生　字瑞宇

自古尚知巳餘子都不屑車笠無相忘道義爲甚烈
憶昔垂髫時與兄同磨切兄日十行下筆掃千軍鈇
既而從宦游數載相離別憂患及兵戈彼此難盡說
兄氣橫九州長征事南粵弟爲雞肋名亦復秃北闕
誰料物忌成至今皆蹉跌丈夫志四方豈能終守拙
努力圖進取毋愧家清白前途日正賖相期莫媟褻

丁亥季冬留別東陵諸子　　江星　字昆振　號聚巷

人生聚散感半爲朋友牽昏旦同覿面風雨亦牀連
兄復多英俊且盡出髫年吐詞矜名貴走筆生雲烟

大成器自偉岸異任孤騫洵是天分高敢云學問全
以我石攻玉意氣無猜嫌無何歲將暮我席難久延
地違心常近叮嚀只贈言文章有聲價得失非偶然
聖賢弘道任負荷貴貞堅部光駒過隙淬勵各勉旃
皇天谷苦心名題雁塔前無効我蹉跎騷首徒問天

壽梅溪侄張孺人六袠　江八斗

婺星懸巧月光近斗牛邊海上棗初熟瑶池桃正鮮
斑衣今綵舞玉笋屆耆年朱履三千集龍文五色妍
荻江吹寶樹葛藟紀瑶篇且進南山酌清歌醉玳筵

七言古

同邱簡菴北上過斗巖有序　江璞

成化十八年壬寅歲予同邱簡菴先生北上
過斗巖欲登絕頂嘗有題詠歲久剝蝕空缺
不成讀今年予復至此寺僧猶有能記誦者
乞重書爲之一助筆時弘治十四年辛酉八
月望後也

蒼厓俯江石絕陡江流觸石龍欲吼梵王宫殿倚雲
開此景人間亦希有江頭艤舟如輻輳石濤流泉疑
玉漱四壁芙蓉展畫圖一谷砥柱回星斗相期知己
躋翠微山川草木生光輝浩歌一曲山石裂恍然婁
鶴冲天飛

歸宗巖赴范侍郎衢材之約同汪侍讀東麓方
都司益齋　江以達

歸宗一丘藏萬壑元氣誰將混沌鑿竅窕中開禍不
門虛無倒倚飛雲閣況是夙耽山水癖忍能不顧倚
昔約百年此地到豈多三人更我歎非宗將軍仗劍
押猛虎誦仙把筆騎黃鶴曲磴負輕鳥道欺諸天漸

與人蹤邈石壁陰岑有嶄嶄珍珠滴亂無清濁一掬
泠然洗心處五月翻教暑氣薄丈人言旋白日高芒
鞋脫怯青苔弱小方依依思不淺知我翩翩興猶昨
携手獨上香爐峯决背遥分建寧郭碧海玄虛賦决
渀大野莊生懷廣莫緩步移床坐屢遷得勝呼荼顧
還却淵水清從寺裏來棗花黃向僧前落夕鳥一聲
山更幽幽人何不終焉託

河路逢陳德孚郎中　江以達

送君憶在城南陌燕山雪片梨花白楊柳青青沙日

驃四月相逢潞河側會稽禹穴赤城標探窮司馬後
相邀賦與孫興公並豪西湖晴日野烟消歌舞同誰
過六橋月色定樓靈隱寺春風幾度浙江潮看花昔
日長安道三百人中爾年少磔鼠曾將老吏驚雕弧
耻作書生調十載西曹譽省郎手持三尺辭君王詎
爲頑民試鐵鉞要令中朝存紀綱天威祗肅罪人得
萬里星槎返南國星槎昨日渡天河海若天吳靜不
波已知中國聖人出况覩威儀漢使過扁舟歲月我
蹉跎此外飛騰奈爾何看君顏色亦草草對酒且作

相逢歌

余屏臥空林應台應樞二姪任業南雍並來告
拜請得一言爲訓乃無論工拙走筆書數百
字與之因便訊句容徐子慎　江以達

野夫肺病秋山裏高齋獨臥商飇起風塵久息漢陰
機烟霞廻隔長安市二生比翼來翩翩拜別欲買金
陵船自言克賛入太學便當卒業居成賢我聞阮家
南貧北常富步兵咸也稱諸父就中子姪誰最良竹
林嬾迭驅今古甕薄悠悠事不前只今四十無聞焉
如予白日多拋却稱爾青春各勉旃世道更欷疾于
馬富貴誰知倘來者試向烏衣巷口過聲豪何處追
王謝爾曹衣馬戒輕肥五陵惡少非光輝閉戶好辨
中首寺問遊希上鷟兒磯古人藥石爾知否畫虎不
成翻類狗取士裴公先器識教家柳氏垂忠厚題詩
送爾江之東此去先逢徐句容故人厚祿如相問道
我功當課上農

奉贈大中丞應臺傅公廵撫陝西　江以達

雄關九道開邊庭翊然天表尊神京大半安危屬全

陝固原節制兼中丞烽火遥通黑水外氣運幸值黃
河清上聖宵衣屈群策推轂肯使邊臣輕中丞氣與
衡岳會八九雲夢胸中層衣繡曾爲肩指使按劍宿
備洮岷兵况復威名并與肅部落不問知旗旌比年
借寇撫江右坐見列郡甦疲甿一朝經畧付西事詔
書授鉞仍專征知公爲謨自宏遠耀武恥勒燕然銘
豈必降王盡河隴要使悍卒知朝廷大抵足兵先足
食各邊芻粟寧充盈吁嗟屯政廢不講萑葦千里誰
共耕先朝宅運本自耗臨變糴買良非經古來邊助

有飛輓報中豈得無常程番夷金牌久寂寞良馬不至荼難行國家利權不在手賈豎返得操奇贏中丞雄畧世罕伍遂老之後劉麻城茲行報國存至計少小不用誇長纓尊前從容白羽扇指揮坐測單于情妖氛一洗旄頭落漢月萬里邊笳寧中興良弼帝所賚傅說無乃星之精中國行當召司馬西賊久已憚韓荆至尊社稷公等在杞八鼓腹謡昇平

題侍御王邦憲雪崖春意卷　江　潮

一山原自崑崙來兩峯融結連形骸吁嗟一朝生恠

變劃然摧裂成孤崖崖兮崖兮幾千尺從頭徹底皆鐵石分明覆載賴支撑氷雪何爲若相厄我從崖下窺玄機陰德未布先寒威條風催起東皇駕千紅萬紫揺春暉春暉春暉滿穹昊寸心欲酧眞寸草短章爲寫寸草心共祝雪崖春不老

題余靜修龍江紀别卷　江　潮

鄱湖一老稱靜修高視濶步輕王侯襟懷磊落議論古眼前逸士無能儔栽培善根昌厥後絶奇二子徐卿偶秋臺判筆重南山璧水文光騰北斗錦衣林下承恩榮白雲天外難爲情扁舟一葉落宦邸勝遊家慶歡交幷金陵物色如畫屏回頭不似芝山靜幽花野草滿江湄又向行人作離景人言聚散如摶沙我聞世好名通家昔與賢郎兩共榜况復今日官同銜塵談陪咲樂無已陽關未唱愁先起杯中薄酒卷中歌别情何止東流水

賀陸生母壽　江　潮

陸郎有母年七袠顔如丹兮髪如漆訓勤還欲躬蚕桑相夫雅能薦芬苾桃花紓紅春酒香年年壽宴開

華堂兒孫歡呼賓客集次第歌獻南山章我聞賢母樂善養至今名在青編上膝前有子如陸郎何必區區卿與相

兩泉歌爲順德太尹袁德威　江　潮

粤維混沌開乾坤大川廣谷攸從分岷峨崒嵂亘天起龍騰鳳舞奔荆門荆門形勝眞冠目儼若圖畫懸一幅衆山迤邐自西來兩泉並出山之麓一泉涓涓靜且清涵雲印月澄銀泓一泉觱沸湧不竭千門萬戶資調烹居然一靜與一動造化分明巧粧弄飛簾

瀑布紛揚名總是此泉還異衆有美人兮生于斯心
盟雅與泉相宜果然育德體厥象鈎深致遠泓其施
幾廻陸子泉亭上一笑看泉兩無恙凭軒倚檻飽聽
覩劇飲高吟發清況泉兮泉兮愛匪偏流行坎止元
同然浴沂千載有真趣正須我輩追其賢嗟予欲賦
才不逮況遇美人遥行旆徽詞聊效隙虫鳴心旌遠
逐冥鴻外

翰長遊吳倫馬歐程諸公同遊牛首 論秀集

江汝璧

悵望名山十載心丙子已丑與寅辛官欲遊未果秋高今喜共登臨
勝分地主兩京兆條結天人諸翰林大地烟花開淨
麗諸天樓閣倚巉嶔洞簫忽度緱山曲綺席真停祇
樹陰躡屐巧穿蒼蘚上移尊直破翠微深江天漠漠
鳥雙沒雲壑冷冷龍一吟酒半登峯絕頂風颯然倏有雨意登高況
近黃花節時九月之六日探異那須碧海潯對此煩囂一披
滌翛然欲便投吾簪

約庵覩我治河篇讀而有感次韻酬荅

江汝璧

中丞折節憂蒼生水功光度心倒傾褰裳顏色戀黯
然退食涕泗交縱橫竭來含悽向我吐使我念之毛
骨驚我初發燕水維裂九河蕩齧鰲足折滹沱氣敵
龍濱吞涿鹿勢擬龍門接土處已墊頹木棲鮪凮嬉
雨猶阽危元夷蹴地翻霆雷民泣魚鱉誰其悲淮南
生理今復萎平聲瀦爲滙澤陂洳泥范光邵伯兩噴薄
哀鴻嗷嗷將何依支祁不縛恠不死沉璧刑牲亦安
取濫觴直迦古所虞力楗身障今誰是吁嗟乎中丞
之功眼底無緊昔綴草伏青蒲氏痾底寧物昭蘇廼

今脈胝試厥粗嘌有百穀阜有蔬吳漕楚貢走萬艫
昔也塞阏今則疏我欲爲上淮南圖遙遞直北窮燕
都燕都老烏尾畢逋攖咏道殖其如酥淮乎何幸燕
何幸淮乎何幸燕何幸天子披圖軫戚疏停期錫爾
元圭俾爾金簡坐令埏海均謳呼吁嗟乎中丞之功
眼底無

江維東請題敎子朝天圖走筆贈之 于役集

江汝璧

樓船三月過清源桃花浪蹴河流翻風濤翕忽迸兩

岸中流似有蛟龍奔長年捩柁潾投泊海日正挂仙人閣前鵠立候者誰荷衣蕙帶冠葳蕤覩我縹緗意杳渺煙霞逸氣風雲調伯郎頭角已崢嶸仲子文章復英妙指辭命意開茲圖菸洋不數任公釣披圖彷彿疑龍門巨鯉飛騰千鯉跳滄波倒立霹靂驚陽侯辟易天吳號乃知早時光惟煥赫由爾召不然常鱗凡介爾點額爆腮那是道吾聞仙人騎鯉如騎龍瞬息迥絶登來宮由來神鯉本龍種變化霖雨神天工吁嗟茲圖君莫忽請看風雲慶會時直與鳳閣麟

臺爭突兀

海上奏凱賦贈夏松泉中丞　江汝璧

颶風蹴海海靈拔海上鯨鯢作人立貝闕震蕩笠澤翻遊儵歘作枯魚泣中丞授鉞將天威鯨艫百萬驍驍飛鯨鯢盡戮築京觀殺機滌盪流雲輝捷書馳奏明光殿天顏喜動紆殊脊康侯錫馬恩並蕃晉文弓矢何多羨中丞本是山甫才賦政補袞心悠哉海波不揚帝澤該旂常照耀勲名開坐令雲臺麟閣千古爭崔嵬

雪屏為趙符卿賦　江汝璧

點蒼秀色金璧廻崔嵬屹立瓊瑤臺祝融長鞭火龍走元冥獨駕蟹鰲來玉堂仙人抱奇癖肉棲廻傍蒼雲側浮白曾携燕市豪草元更共梁園客吟披鶴氅廣臺萊凝華積素當窗開俯崖千古照杲日飛瀑六月喧晴雷陰提長鑱斸白石前身或是藐姑射高寒飽挹象帝初散作陽和噓八極

讀徐養貞先生行狀　宛吟弁介軒　江天淯

卄水幽奇豪士伏攤書說劍吳磋磋足遍湖山吞海

瀆千金散盡還耕讀附後醫方不索錢解衣濟厄周隣屋庭中老槐撐突兀木假嵯峨挺頭骨卯辰之際先照闕仲也解褐司民牧賢書奏最清風移堂前倚立長雍肅歸來却埽白雲邊臥穩滄江肅林麓沽酒杖頭頗蕭瑟廉吏家人桶中出先生之風峻且長先生之澤深以複迄今閭閈稱式穀馨流前史溢家牘

待月軒褒古　江既入

穎濱先生榷酒時喜月作軒以待之把酒問月李白事先生待月遜相期江子受命司筠鐸官舍曾無十

笏若月毎待之屋梁上緬懷先生在於非隱嘆人生
直如漚起滅彈指忽千秋當年人在軒因作今日青
天空月留風流傳說無其處文章事業亦何據爲羨
先生權酒時有酒有月軒官署額濱先生權酒高安作此軒今無其迹矣

劉青田先生遺跡有引　江既入

先生爲高安丞手植何首烏於廳前常呼爲
何先生至今有大如斗者

英雄不以畀栖趾先生當日爲丞此神龍屈信自因
時時未至分ㄩ此止廳前一樹何首烏先生手植今

榮替本草謂此何翁食鬢白變黑顏轉朱先生抱負
期有待豈欲籍之永精采呼以先生尊其能此物至
今三百載人是開天帝者師鬼神呵護曾於斯纍纍
微物亦遭遇不雜荆蓁受斧劉桑田滄海今更變先
生巳謝朝廷眷何翁原是世外人因時隨世聊自善
物久通靈或有神斗大之根春復春莫須常抱依劉
志焉識青田無後身

戲調鸚鵡十韻　江既入

嘉烏恰宜鹽囮獻好音偏與晝楹依櫻娘去後遺朱
戶衘女來時擁綠衣才自可憐珍弋變容如爲悅媚
羅扉即呼門雀馴冰署借道梧凰映德輝莫問上皇
安與末庸思鼓吏賦還非安妃閣上寵難住芳草洲
邊夢已迷何處嘉賓題鳳去幾年才美望西歸罔知
舌在逢人好那似機忘對客飛聰頴若藏眞至慧語
言如惜自先幾主人應識光儀與珍重金籠片羽希

讀司理林西仲先生莊子因　江既入

因之爲義大矣哉野馬太空吹塵埃佛說因果明於
鑑儒言因應妙用該先生潦倒前後身因是無意學

全眞手持一卷標因義因者復爲所因因無因之因
摠因名牛乎馬也任人評世人爭辦同鵰笑先生齊
物大籟鳴

茶聲　江既入

山城公暇無他事閒坐長吟啜茗耳此邑土産惟出
茶山深水清泉亦美活火松風盡法烹魚目蟹眼觀
其情傳此陸羽煉湯訣我法簡易但聞聲於聽簫笛
空中細忽聞環珮雲端詣少焉怒濤撼山砰龍虎相
鬥獅作嚏縱橫一起六國爭須臾格鬭定輸贏主人

一局或半夢雷收雨輟天地清有客驚訝還四顧爲
問異響賀何故童子告曰是茶聲蘇子撫笙今日悟

中洲公辭吊文　江昰

男子生來倜儻奇我緣偃蹇落痴迷僅無耻辱羞先
世辛有子孫積後裔生是寄分歸是死清魂坦蕩赴
蒼旻敢僻宗族親朋吊家事如今正式微人生須要
重聲名家難能消是老成國變株連猶未已戶殘凄
楚有誰傳槊詞空告難分解片紙空塵不作惡前後
支持路途苦如今誰念正弋人

信州曲江書院有序　江樹德

公之臨信郡也八載矣當下車之初不啻夏
日秋霜凜凜然吏立氷上民行鏡中彼蚩蚩
者何知袴衣五晴之歌所在間有迄于今士
樂官墻民忻畝百工商旅望風歸往者幾
幾乎遍海宇彼蚩蚩者又何知誰嗣作頌昔
聞之衆賜溱洧者今乃親聆乎靈叫饒江之
間噫我公之臨信郡也何神化一至此哉藉
非善政善教本乎天德王道之全誠不易易

雖在我公存心之厚用意之周固不與衆共
麻者名其德沐其澤者知其恩然而七屬人
士欲不樂我公之所以卵翼煦赤激揚清濁
者一一紀之歌咏勤之珉又何以傳我公
之盛德大業於不朽也爰築室鍾靈橋之南
而顏之曰曲江書院於戲公家何世世挺名
賢哉且巍然院之右者一杯亭也聳然院之
左者白鶴樓也以我公山高水長之風披拂
其間登斯堂也不與鉛之飛湖貴之象山後

先輝映並峙霄壤哉予小子樹德何足表公
之偉績鴻功于萬一而爲是刺刺不休也亦
曰聊以步諸君子後塵以展緇衣之好爾謹
依柏梁體製敬書三十六韻于左

十六虞廷字敵中新傳洙泗折其衷鵞湖象麓佳氣
葱流衍千秋朱陸同孰謂今賢莫古雄曲江書院有
張公摩霄挺立儼孤桐我欲頌之掰無窮中和位育
闡聖功上下流行神化通韜鋒斂鍔把名空詎思徧
起叟和童都緣正氣雨間充道協陰陽德積躬調衡

鳴琴賦且工一杯亭畔燦花叢大造不言百物蒙栽
培桃李萬山紅祖孫父子戴[illegible]燧愧乏瓊瑤晋講官
柏梁賡效誌愚忠欣炙當前鄒魯風一德明良亘古
崇袞衣燁燁映丹楓但願綸音留冠翁無遽相趣我
公東

五言律

咏雪東張雲坡　江　潮

幻出天然境時時得何工窓橫梅幹月舟繫荻花風
白鳥雲間沒青山雨後濃一樽多自適絲遶付靈通

其二

獨覓幽棲地悠然見化工蟲絲掛壁篆烏毳落簷風
山巢經霜熟盆花看雨濃傳經有哲弟且莫問窮通

送良悌弟之任常州府學　江　潮

朔鴈秋空遠關河去路通壯心千里外離思一杯中
雲隱山前樹姑蘇夜半鐘駐車陽羨里腋下有清風

挽鄒廷評恢才廼翁　江　潮

德望動名流榮封到白頭月梁空有夢風采見無由
日薄江天暮煙寒草樹秋計聞千里外撫景獨悠悠

和一笑軒　江　潮

養正繫于蒙賢關有路通指迷應屬我奪巧諒非工
白纖塵埃净紅爐點雪融聖功須到此之子可能窮

題三榮卷　江　潮

德起鄉評重天滋福壽咸衣冠表宅里聚帛下雲岩
銘勒春秋筆官題御史銜流光垂奕葉鳳沼幾開函

潞州勘事北旋紀行　江　潮

曉發南關驛山行不耐寒墮輿還借火狐帽更籠冠
倉卒盤飧惡崎嶇道路難多艱王事廹孜覬一身安

贈諸苧村　江以達

苕憶含香日同為畫省郎那知今十載復此對馮唐
藥已丹砂就身應野隺忘道成心自足不必問行藏

春日偕諸僚遊林棲雲園亭　江以達

負郭三山外荒園十畝開雲當棲處穩竹為看能來
藉草憐芳遻移尊即絳梅風香輕點點雙入掌中杯

贈別陳修撰允和因簡龔修撰鳴治居侍讀文
升　江以達

吾憐陳孺子窮巷席為門自覺蘭同臭貞將玉比溫

乘槎犯牛渚杖節俯崑崙令有西來事封書獻至尊

龔修撰　江以達

問訊龔修撰朝鮮幾日還獨曉丹鳳詔親過白狼山
邊事封章得書生將略閑慇勤報明主萬里慰慈顏

屠侍讀　江以達

珍重數行書三年一到予故人天共遠病子日瀟踈
翰讀中朝貴文華北面初平生格心業致主定何如

署中豢獨鹿　江以達

野性誰能狎仙曹爾獨留傍人長欸欸得食轉呦呦

霧立文于豹苔痕爛似鷗懸知霄漢侶春盡碧雲求

舟中迓余使君不至　江以達

有約來何暮無營去復停雨餘千漲白雲出萬峯青
憶別非近日迓君仍遠汀徒然歡會合眞倚慰飄零

廣濟縣訪外父故治碑刻宛然悵然感述

已是雙鳧去猶登棻令堂夢回清淚落瞻想白雲長
碑僘無新刻官應守舊章試詢諸父老私切丈人行

其二

烏啼官舍清山縣少逢迎白得征繇豁因之獄訟平
大賢于昔日致理不要名獨有循良傳傷心屬館甥

懸崖觀水簾瀑布三泉從者黃希白爲甫生林
大蓮阮文賓爲儒遊生　江以達

絶磴臨無地飛泉合有源千峯廻鳥道雙劒闢龍門
散落珠簾掛空明瀑布翻悠然坐危石相對欲忘言

其二

深山病骨微山霧晝霏霏載酒穿松逕焚香導羽衣
心懸青鳥下意引白雲歸未識桃源者相從路不違

茶洋聽泉　江以達

立石闢幽事聽泉倚夕陽乍同環珮遠轉作匣琴長
世與塵俱隔言將靜者忘如逢惠施問吾意在濠梁

春日偕林二山登梅峯絶頂　江以達

躡屐臨丹嶺分床坐翠微猶憐暮春候已盡百花飛
古木流清梵殘雅背落暉離群茲夕夢應繞薜蘿衣

三月幾望孝廉高昭張應鳳從余三峯待月而
諸子林諭鄭東白黃謙侍　江以達

展席全依草張燈半在松登臨挈諸子待月坐三峯
似抵空中霧遥聞谷裡淙病餘幽意愜茲夕故從容

洛陽橋留別莊石山吏部　江以達

碧海三江入虹橋十里平樽開莊吏部碑識蔡端明島嶼烟中滅樓臺蜃忽成危欄猶暫倚欲別待潮生

劍池宴楊比部有贈　江以達

風檻晝冥冥芳筵島嶼青竹分凉到坐翠翳翠爲屏曲水明官岸孤槎引使星聲繁秋色裡搖落不堪聽

遊鼓山　江以達

白日杳飛昇蒼蒼俯大清旋探朱子刻遥瞰越王城雲起千峯失潮生匹練明東山觀海處親挈與諸生

其二

古寺蒼山半藤蘿迤轉通諸天雙眼盡一定萬緣空樹密烟長翠霜輕葉未紅祇應窺色相長笑海雲中

其三

路忽青山斷巖因活水聞尋源窺石鏬認刻瓜苔紋隱映千峯日虛無萬壑雲松間衣袂冷空翠濕紛紛

得王道思書期十月晝始至貽詩讓之

與君期白露十月定何憑豈不懷桑梓能無畏友朋篇章誰共理愁病況相仍却怪山陰興偏依雪後冰

得曾汝誠書　江以達

憶別何耿耿此懷誰得開故人千里外隔歲一書來道在存封事時危屬草萊不知游子恨翻作逐臣哀

觀太湖　江以達

落日大湖幽湖光天盡頭地分吳楚坼山入洞庭浮積水連蛟館晴雲結蜃樓會取鴟夷共扁舟縱所求

十月十日齋中寒菊盛開謝子光宇携酒見訪　江以達

豈是楊雄宅勞君數問奇朋簪一以盍肴核動相隨

秉燭須當醉看花不厭遲滿頭欣共爾與插歲寒時

宴丁夏兄南園　江以達

挤醉眠芳樹分床坐夕陽爲憐金谷勝一任步兵狂春草池塘夢秋風鴻雁行相看青眼並最爾白眉良

贈劉孟才司李　江以達

白水吳江郡青年劉長卿相逢元意氣籍甚已聲名剪拂吾何有驕嘶人自驚底須愁捱土早晚過都城

別唐子鎮　江以達

三月水鹵頭孤村事事幽投簪君未得抗疏爾何求

道在身還重家貧計自謀著書今幾卷一一會前修

江上逢李兵憲談邊事　江以達

節使東行近長江下舳艫軍中新備沛額上獨分符
許國心應赤談邊氣已粗書生三尺劍何日劾平古

立秋感懷　江以達

繁慮中宵積勞人强聒歌商風河漢度木葉洞庭波
老漸馮唐是悲如宋玉何無端任搖落只自慰蹉跎

晚張中谿　江以達

閒計嗟何及相思未敢言萋萋對芳草杳杳竟王孫

坐失青雲器誰堪白首論殷勤三尺劍蕭瑟九原魂

送王驗封道思之常州別駕　江以達

謫官何足嘆覩時還自寬故人盡零落吾道為艱難
翼以雲間塌駒將轅下安江東蓴菜美自勸日加飡

春謝桂洲大宗伯分惠欽賜脯醞

禁籞隨中使嘉遷既秩宗報慙青玉案恩竊紫駝峯
未識鹽梅理斟將鼎食從書生能既飽何計答貢封

感逝與李邦良　江以達

落日悲黃鵠高高天路難雄飛思海外垂翅向雲端

世漸羨羅窩身還燕雀寬深林木葉靜擇兩一枝安

深澗逢曾御史習之　江以達

戚戚我逾邁悠悠君獨遂埋輪都何下傾蓋夕陽中
執手此為別憂時誰與同相傳一劄疏亟奏大明宮

寄胡朋夫編修　江以達

被筆胡安定清朝太史公從容六館內議論幾人同
病以文心苦名因著述雄却教滄海上瞻切五雲中

閩生草日閒歐陽深　江以達

休臥寂無營脩然恍靜清開門惟鳥雀忽衛到柴荊

夜雨悲歡永池塘春水生微軀聖明賜得慰魯諸生

寶應湖與別林執中赴官長沙　江以達

爾向長沙去先從漢口過懷子詢往事弊楫看風波
吾道身猶在江湖憂轉多楚天寒望甚相別意如何

繫舟別蔡道卿　江以達

相見已非偶况復見累日與添冰雪生情轉衾裯密
嘗惜逆浪湧今若順風疾離舟不可繫繫近蛟人室

其二

繫舟竟何如欲別仍躊躇亦知終是別且復立斯須

樹木何蕭條洲渚亦縈紆子行且勉旃吾黨在歸與

毘陵贈張以學太守　江以達

鷄舌舊含香新符虎竹長官今到刺史君豈薄淮陽
財賦東南鉅田廬水旱荒催科與撫字何以荅封疆

出山　江以達

茅屋數家村悠然度石門身隨流水遠心與白雲存
脫屣非難事偷生戒昔言兼逢聖明日未敢入桃源

病起讀書臺小坐　江以達

病起快登臺傷谷獨坐來鳥鳴移白晝花落點蒼苔

盡日重門掩焚香一卷開知無奇字問不是草玄才

雨後袁使君見過　江以達

春雨在桑麻池塘春水加使君能出郭問俗到貧家
遲濕花難掃林空景易斜盤餐無一味清坐玉川茶

渠成示舍弟以宗　江以達

四十幾耕稼三年舉桔槔渠成人共得水足向徒勞
飽飯真吾事安貧對汝曹何如張仲蔚畢志在蓬蒿

穫稻　江以達

容易與小力收成楚澤田水聲開白粲霞氣入紅鮮
偶爾幽棲處均逢大有年滯穗從渠利無勞問十千

上清祝聖逢孫默齋使君感贈因期同陳午江枉顧山中　江以達

憶別無今日生還有歲年那期千里合相見一潸然
往事秋雲外幽棲落葉前何時與同好方駕枉林泉

上清祝聖逢陳午江使君感賦　江以達

三木嬰頭地孤臣泣血時深文從吏訊幽恥故人知
高誼存顛沛微生荷聖慈誰言楚澤放重覩漢官儀

白草堂夜趁流溪赴少司馬東沙張公公時以

平蜀之績被召　江以達

三秋黃鶴使萬里碧雞人詔自雲中得橈回斗山秋
相如親諭蜀賈誼舊過秦便可收長涕安危倚大臣

其二

欲問野人居山空谷最愚去城三十里雜樹一千株
性比鷗還逸形將鶴並癯平生知已在未可絕交書

同年燕集論秀集　江汝璧

杏苑珂聯日秣陵簪盍時相看一笑劇忽憶廿年垂
鵬海扶搖氣鴻逵爛熳儀獨嗟遲暮及徒遣鬢毛知

其二

秋醲倚留苑春筵憶曲江風期神有會星聚樂無央
嶽氣盤龍虎江靈濯鳳凰願言崇北德停擬頌惟良

同鄉燕集　　江汝璧

桑梓欽高誼蓬麻倚末踪三生投分好四海慰過逢
杖舄隨卿月琴尊引下風劇談羈思遣相送白門鐘

其二

型範推先達風流媿後英合并還帝里劇切自鄉盟
觥令遂延度詩篇取次成景光期努力勳業共流聲

徐錦衣西園燕集園控高阜即鳳臺遺址

鳳去臺猶在秋高客並登背城聞木葉隔浦見山稜
細雨黃花淨輕雲錦樹層清尊故人共劇論昔遊曾

洮范光湖　　江汝璧

凉飈起蘋末木葉下層波獨客扁舟裏其如秋思何
莊華朝露委皂咲夕陽多總有先憂念悠悠媿棹歌

其二

澤國蒹葭晚滄洲鷗鷺秋長天低遠樹落日淩中流
障扼江淮重漕通楚越稠却憐脩畔柳剛謂綰蓑舟

即席口占　　江汝璧

梧岡陳水部邀我洞仙家石松流雲氣苔池爭露華
忱疑臨鄭谷（時戶曹鄭敬齋在坐）渾欲挂張槎相對清何極移
尊藉碧莎

贈徐倅李兼之　　江汝璧

賜艘窮淮海分麾借魯龔煦濡勞撫字控扼籍才雄
鶴唳山亭月龍吟水殿風登臨有藻句勝蹟紹蘇公

獄卒烹茗以滷味每過鹹乾沙掬雪瀹茗娛予
風味迥別賦此以謝　　江汝璧

我愛歐陽子閒披陸羽經寒泉時旋汲活火識親烹
雪浪翻炎海風濤瀉石硼薄觀調爕手消息兆升平

獄既讞送刑部擬罪比附互異因紀是章十二月四
日也　　江汝璧

詔獄聶辜狀刑曹擬犯科不圖金矢聽祇益玉條苛
脈去寒應少春回氣向和嬲令疑物候滛滯奈愁何

題萬水部晉庵（以下子役集）　　江汝璧

問君讀易處錦瀨帶滂堧高閣青天倚虛堂白日懸
湯銘森領認羲畫妙宗傳盛際明良會康侯羨爾賢

楝塘哀輓有序　江汝璧

楝塘者封御史李公別號也公子太守君遇予清河出示公誌傳因知公壯負子長之奇晩號德公之逸而卒覩其子若孫之賢且盛蓋有陳太邱之風焉於是爲作楝塘輓三章

元夫久不作奇節見斯人碧落翻飛氣青冥寄傲身游情弄雲海抗志軼烟氛司馬平生跡追攀更愴神

其二

壯志遺麟閣者游傍鹿門楝漪旋淅歷蕙晩故氛氳

河上全猶漸虛中望益尊詒安有遺澤壠畝起聞孫

其三

杖履明山祉綸年甬水游皇恩餘濊澤吾道渺滄洲器抱秦遺逸風高漢太邱白頭青簡在攬涕爲公收

雨霽訪施白冶于振羽草堂　江汝璧

碧墅過飛雨冷風集草堂流觀書帶裊結坐綺紘張窈窕千峯合沿洄一水長雲光飛不定疑有應龍藏

偕朱雲谿刺史歐仲菴水部施白冶舉人登虎邱寺即事二首　江汝璧

磴轉青林杳泉鳴碧澗懸洞門蹲虎豹湫穴狎魚鳶野逈雲龍海潮平月抱川曇花紛可摘把酒更延緣

其二

法閣谿雲蔽經臺海日懸劍光騰帷虎寶氣結靈鳶草樹千盤坂風烟九曲川勝遊還淨界空色總清緣

西湖居然亭逢泉司諸公二首　江汝璧

攬勝青冥上居然著一亭冷風憐逸御舊雨憶初經鷲嶂圍金疊鴛湖湛玉渟坐來空萬刼吾欲學無生

其二

風烟開萬壑竹樹散孤亭翠苑驄相結丹邱憶獨經萍埧絲絶磵蓮洞瞰虛渟小憩無何有停雲逢友生

西湖燕集　江汝璧

澹蕩春湖上留連錦席移涵虛一鏡展霏翠萬峯迷麗舞翻魚藻工歌度柘枝匡時賴公等高會得追隨

其二

長沙仍抱牒河朔且酣杯蕩裏菱歌發筵前觴令催飛嵐生洞壑倒景浸樓臺對此渾披豁聯舟月下回

嚴陵釣臺　江汝璧

今古桐江上悠然見此臺風烟渺莫即雲水澹相迴
龍袞煌煌待羊裘得得來君臣義相濟遺論亦何哉

寄贈卯惠安約齋　江汝璧

名邑標閩徼仙郎耤雋材烟霄下鳬舃雲海掣鯨雷
問俗絃歌在行春桃李開千金需駿骨進爾早登臺

除夕建陽公館　江汝璧

守歲聊茲夕嚴譙已疊更漫憐屯骨在轉覺壯心驚
命酒虛椒頌讐書有石經禮元方待旦起坐視明星

元旦建陽縣行慶禮　江汝璧

旭日祥光夜卿雲瑞靄流朝元湊仙舃獻壽儼宸旒
天仗瞻龍輦雲韶憶鳳樓懽聲騰萬戶佽氣協皐州

謁考亭書院　江汝璧

渺渺滄洲上巋然見考亭向來勤仰止今日拜儀型
列岫元宗嶽諸流盡滙濵此中崇闕里吾道正須經

謁九峯書院　江汝璧

咏歸堂下水泠泂接紫陽千年精舍在一脈正源長
書傳宣微旨斯文著耿光溪毛登薦罷凝望迥蒼茫

三桂聯芳爲張可湘子題卷　江汝璧

窈窕朱陵曲葳蕤丹桂漿品高炎帝籙芳重素娥宮
衆實含元氣森榮洩化工明堂崇象構隆棟藉材雄

贈李金吾使竣還京　江汝璧

越徼相逢日燕臺把別秋風塵雙拂劒海嶽一登樓
虎氣天山動龍文翰海流因悲李飛將翻失漢通侯

謁胡文定公祠　江汝璧

寒日興田道空山文定祠明梧千氣象庭草鬱華滋
道以麟經重名同鳳覧輝末孫陳澗藻端拜致吾私

遊鵞湖寺次東洲崔公韻　江汝璧

翠嶺開瑤刹丹阿抱玉京樓臺明海色鐘磬殷湖聲
冉冉雲花吐蒼蒼祇樹生更聞開士偈頓忘旅人情

其二

鷲嶺青冥上珠林碧靄中勝分天竺界歸傍素王宮
眺極烟花繞禪參水月空裁詩問崔灝揮藻幾人同

其三

雲磴巖阿轉風軒樹杪懸細琴穿窅篠灑洒甜盤旋
湖眺飛來躍巒躋斷復連城闍有蓬島不用挾飛仙

其四

擥勝逢眞境言歸復上臺停雲渺延佇進月重徘徊
巳遣金羈駐何妨玉漏催上方堪息駕還共謫仙來

舟泊吳門門人施生霖郭生仁卬生鵬時生守
中造舟醵別閱余拙稿中自訟諸作請付諸
梓爰述茲章　　廢遊集　　江汝璧

窶人矜敝帚瓌士鄙雕蟲但保緇磷息何煩藻績工
天日晶熒下風雲變態中君看戰勝者倚劍臥崆峒

下獄志創十一月五日　　論秀集　　江汝璧

凌晨候明綷卓午下幽室幽室何慘懍寒光威斧鑕

枕藉既蕪蓐恫瘝復梏桎堅志熟吾仁矢言保貞吉

其二

皇皇眞宰心生成彌一德二氣互條舒萬彙各職職
聖人秉元命哲士利艱惕室幽監孔昭福堂開自昔

觴菊　　江旣入

栗里千秋後吾思又爾鄉將然寒歷歲到底傲凌霜
秋老堅姿力地貧富色香一尊酬酢共端不負重陽

騎龍山　　江熙龍

古刹控江流煙光望外幽客心緣佛靜僧夢與雲遊

撫景思黃鶴觀瀾羨白鷗登臨惟選勝帆影襯行舟

七夕戲吟　　江天淸

咄咄銀河異天工忒好奇橋從今夕搆郎向幾時期
巧甚還憂盡歡多亦怕離碧霄如可問應令乞兒隨

遊南州北蘭寺步撫軍朱公原韻四首　　江　星

爲仰中丞句不移到北蘭烟霏迷遠望漁棹鼓江湍
經曲移花影庭寬接步安幽奇難遝別頻復盼靑巒

其二

秋色撩人意客心倦草堂步來名勝近話與老僧長
月過花關塒雲封竹塢蒼許多塵事刼一到一淸涼

其三

避暑尋幽境西郊有梵林曉罄驚啼鳥江潺響素琴
清寂無煩意榮悴不關心坐對移時久月上影沉沉

其四

眺覽時怱爽忽登寺左亭水接長空綠蛙隣草蔓靑
四境消干羽一路有福星人唱豐年瑞頻呼小子聽

送嗣芳兄讀書主峯　　江天淸

掉手猿吟處高霞映犇蘿奇編供色咲壯志攣嵯峨
臥聽中原羽遥觀滄海波明時須逋客撫卷莫蹉跎

舟月　用張菊人韻　北歸舟詠　江天清

豈不宜幽賞愁從逆旅看棹依雲水寂光向客心寒
京洛懷人遠鄉關夢裡歎計程應伴我弦影傍闌杆

會城聞鐘　江如環

一桄羲皇上鏘然叻月明寒山如徙市香積若依城
籟寂聲彌靜音關夢不驚發人深省處躁氣已皆平

贈余又明風鑑　江如環

昔年欽慧目冷署喜重逢牝牡驪黃外塵埃藻鑑中
盧頭西使驗莫野北群空肉眼徒青白與君那得同

月湖岩　江樹德

別教傳金谷淋膏溉玉田惜陰留過客抱膝望新蟾
水曲光斜逗山高影倒懸幽居無鄙事得句記岩前

獨坐思弟有感　江成孫

萬物均天育胡為獨苦陳未曾六七載別却兩三人
紋斷猶能續骨離何處詢幸存萱草茂蘭桂自逢春

七夕　江成孫

雙星年一渡誰令共關情弓月移花影箭風驟竹聲
漩兒多乞巧壯士只飡英還問乘槎客支機幾度行

七言律

文獻祠　江瑛

翠華西出鶴南飛在國猶安去國危討逆若從先事
見磨崖何有頌功碑君臣遇合原非易世代興亡可
盡知惟有舊時金鑑在至今留作哲人規

題陳公祠至和堂　江瑛

五馬迢迢訪義門一堂和氣藹春温立家創業前朝

祖共食同居幾代孫風俗坐看四太古褒旌行見沐
殊恩笑他割戶分門者敢與同居共日論

咏桂林周獵叟書院臺池　江瑛

桂林書舍桂成林林中有幽人得趣深兩竅貫通天地
脈一池昭著聖賢心濯纓滌硯成奇絶雲影天光自
古今最是育春臺更好四時花木弄晴陰一

春日榕江宅燈集　江以達

早春入夜不勝情羅綺嬌歌似上京雲母屏開仙子
洞蓮花燈滿化人城光分斗極台星合色助階前玉

樹明一曲何妨清宴永年來簫管樂昇平

春日登拱辰樓　江以逵

女牛倒出星河仄閣道窮攀複磴懸百尺樓臺雄海甸萬家烟火控郊鄽潮生夜觸滄江破雲起天將碣石連落日登臨重懷古不堪春色正蒼然

夜月劍池賞梅贈張都閫　江以逵

月出烟消池水平風簫吹徹彩雲生旋移綺席臨幽逕細掇瓊梅嗅落英極目星辰頻倚劍側身天地幾沾纓興來好逐楊州伴跨鶴凌風上太清

贈別龔修撰鳴治　江以逵

十年載筆待承明花裏重聞劍珮聲天遠鳳凰池獨到日斜鸚鵡賦還成江亭欲發愁旌旆尊酒相看借弟兄已辦勛名酧壯志不將溫飽負平生

高紹夫所得任元朴訃音　江以逵

南來曾訪水西居四壁蕭然月共盧詩律細評三謝後交情深稱十年餘一從避地空相憶幾度逢人失寄書高遠幸逢君不起對鱗詞賦哭相如

春府中谿侍御遊一線天用白洛原韻

故穿陰洞席層雲別出清簫洞裏聞千古獨遺文字飲十年三謁武夷君光後一線天逾澥悟入眞機世總紛石髓任傷狂客遇瑤壇今合紫芝分

大王峯坐張仙巖聽石溜飲楊梅漿止止道人限韻得容字　江以逵

大王之峯峯上峯萬峯廻合一溪蹤空巖石溜晴亦雨蛻骨仙人春倚容下視已無塵世界上攀仍有眞飛龍瓊漿一滴紅顏動羽翰還生第一重

崇安端午日得家大人消息用韻報平安

黃石峯頭望白雲白雲深處好音聞家貧幸倚親能徙道直全知聖有君課弟讀書寧草草與誰携局對紛紛三年蒲醁歡蓬捧今歲茱萸插定分

病中辱諸公過訪不能出見感時興懷因柬東沙　江以逵

半月稽康髮不梳蕭然伏枕嘆離居體羸却怪常多諳肺病那能強著書客裏重陽秋欲近城中何地菊全舒張衡合有新詞賦勝日清尊訂所如

鷲沙　江以逵

憐君正憶沙頭鷺顧我新詞海上鷗獨立乍𩔖如有羨忘機隨處本無求班行齊序仍難忝羽檄中原即未休白石青苔秋草淨淡烟斜日共悠悠

南塘泛舟　江以達

細竹横塘晚更幽暖風纖月畫船遊斜穿緑嶼輕烟散忽送清尊碧樹稠寂寞魚龍窺醉語留連花鳥放春愁杳然身世蓬瀛在不道人間有十洲

和韻奉送南谷湯先生還安慶　江以達

木落天空河漢秋相逢忽漫思悠悠官同劉禹經年

謫闕負何蕃一疏留吏隱滄江君去穩行藏白髮我還憂長安不作登高伴誰處黃花倚碧流

謁楊文敏公墓　江以達

翊虜曾勤百萬師文皇親秉白旄麾天驕北走陰山斷日轂鹵扶冠老隨碧野蒼梧龍竟杳玉門金匱虎誰司風雲不動還諸將神器功完列聖知

野老送酒　江以達

長夏江村客到稀白雲叢竹暗荊扉道人散髮行幽徑野老提壺覓翠微乘興便尋流水曲欲眠因傍釣魚磯不知身外渾何事醉數殘鴉度落暉

己亥放歸至浙中臥病湖寺守歲　江以達

盤入椒花歲欲新異鄉猶作未歸人爲躭禪寂宜多病偶爾滄浪寄一春採藥况逢瑶草細忘機因與白鷗親聖朝自合容慵散不是江湖有放臣

春日偕以道弟奉老親出郊觀捕秧作

雨過春郊風日清捧親攜弟踏春行家貧力養惟躬稼主聖徵軀托耦耕扶杖醉時黃犢徙立苗看處緑雲生田隣社鼓村村合共擬豐年樂太平

奉和老親見示觀槐有感之作　江以達

四月陰風冷若霜三槐亭午匝陰長蟠根故作龍蛇蟄翠羽時褰鸞鳳章宅傍水雲偏遶樹地分城郭總疑鄉君恩未報親仍健高臥新躭一草堂

春日袁令公見訪山舍予偶近出既還令公尚見待不去相與花前談坐至夜分而別

佳辰好客欵柴關杖屨無心偶出山門宇未題凡鳥去野人剛逐片雲還花深月色侵堦動風細春聲在竹間不是夜遊間秉燭憂時同得鬢毛斑

送客　　　　江以達

匆匆松門晝不開農夫朝出暮知還空庭獨坐心如水盡日無朋面只山野逕垂帷藤蔓合沙田新雨桔橰閒病餘一抱青藜杖送爾臨流到竹灣

草堂述懷　　江以達

白茅青槿帶沙平灌木陰陰永晝清寡和只應來雀子避喧似愛得溪聲無營擬著閒居賦多病寘成大瘦生四體不勤埀白在家貧何以代躬耕

夜月泛舟東塘餞汪亘齋恤獄還京忽雨

文法曾將老吏輕手書三尺奏承明如天共識堯仁大率土應憐漢法平雲破月從波底出夜深槎傍斗間行清尊忽動蛟龍喜一雨池塘春水生

咏珠燈　　江以達

天然規出水晶盤一掬明珠掌上看誤入瑶池迷彩鳳乍窺粧鏡舞青鸞晴分縹緲香雲細坐影清輝璧月寒萬顆今圓春一色夜深風動碧琅玕

卜居　　江以達

白水青山此卜居水光山色澹涵虛門前亦種先生柳地僻能來長者車日落兒童隨杖屨夜深松月上琴書偶因消渴文園病敢謂愚公我不如

少峯辛山二兄南宿中酒草堂少兄輒誦近作予有先大人之戚感而賦之　　江以達

大寒誰復到茅茨弟勸兄酬秉燭疑悵別幾逢春草綠相看俱失少年時田家薄宿晨炊早風雨連床夜醉詩最是蓼莪新裁咏醉餘新咏轉興悲

春日小樓吹笛命酌咏唐詩佳期春日望春宮應制之作輒次其韻　　江以達

葭灰已動春陽律草閣頻傾綠酒杯霽旭高深千里出浮雲西北萬峯開歡餘暖吹初調竹醉裏輕香忽送梅却憶望春春咏好頓令春自日邊來

東山寺　　江以達

寒雲落木葉蕭蕭古寺閒僧晝寂寥十月衣冠經此地百年鐘磬識前朝青山隱几神初定白日焚香意自遥賓喜有心勞杖履可能無處寄漁樵

騎龍山　　江以宗（字子夏　號辛山）

大寒終夜北風巔松竹摧殘亦愴然塞上離鴻悲絶

徼天邊孤月抱長川艱難未解浮生夢衰颯頻驚欲暮年悵望龍灣讀書處梅花飄落小窻前

東張雲坡　江湖

芒鞋不肯踏紅塵郊爲江山少主人啼鳥落花三徑曉石田茅屋四時春數聲長笛斜陽外一局殘碁野水濱自是巢由身世好料應稽首謝蒼旻

東童文恭　江湖

冠蓋紛紛紫陌塵江山何事苦留人和煙草色閑門路重露花開上苑春精衛已看勞海外鮒魚應可罷江濱昨宵聽得仙翁道百里文星爛上旻

山行　江湖

風蹝石磴遠追攀谷口從容笑語閑野獸畏人頻出沒岩花被雨却闌珊魚吹細浪寒歸浦鴉閃斜陽亂入山行至小橋流水外恍疑身世在雲間

寫懷二首　江湖

洙泗門墻已絕攀後來述作總虛閑縱教不惜千金費未必眞無一字刪疊納爲流方是海功蹄九仞始成山勉旃百尺竿頭步莫待霜華點鬢間

爲報官墻峻莫攀生涯不共水雲閑五車汗漫從頭看百氏繁蕪到手刪縱具客來休廢蓋便教春盡不登山會當有箇超然處只在工夫進止間

送太守何延佩之重慶　排得輕字　江湖

花滿臺城草滿汀分符西上片帆輕九江風軟春濤靜三峽雲開曉照晴用法要爲吾道計愛民須罄此心誠芳名喜動金甌日早折梅花遠寄聲

壽閣老尹先生　江湖

宰相惟公早乞身西江人物邁常倫致君事業垂奕世經世文章表縉紳忠義百年懸白日乾坤雙眼淨紅塵南都壽峻圖形在八十而今有幾人

遊永寧簡若兼登雨花臺次胡仲器韻

紅葉青山藹翠岑共來登眺洗塵心萬家煙井都城潤一徑松篁野寺深潮落寒江千項碧臺懸秋日半崖陰遊情正欲期重訂薄暮霜風兩鬢侵

題松石處士卷　江湖

問君癖愛石邊松松石悠然寄隱蹤悄拔眞爲邦國望孤高不受大夫封招呼風月依州磐粧點煙嵐潤

碧峰吠問紅塵吹鬢客幾人林下一相從

壽處士程宗遷　　江　潮

丞相先朝澤未窮義方尤藉石屏翁故家門地推今代高士衣冠有古風滿目雲山圖畫裡四時花鳥醉吟中壽鄉日月源無涘不用金丹九轉功

和憲使王文濟清河阻風　　江　潮

少日曾聞蜀道難清河今見亦危灘兼天惡浪三江湧捲屋高風八月寒自嘆萍蹤真落落誰憐岐路尚漫漫時行時止非人力且盡樽前一日歡

淮海西來道路難一年潦水汎洪灘停舟使客驚秋晚拽纜丁夫苦夜寒滿目田園皆草莽千家煙井盡瀰漫此情欲為生靈訴只恐君王減笑歡

和王憲使思歸　　江　潮

劍光出匣靖妖氛文錦横秋更郁紛共羨人中真俊杰終從天上際風雲功名此日休看鏡湖海當年却戀君寄語山靈莫相訝九重憂切正須分

上壽連舟覲紫氛塵談清絶謝囂紛江花江草迎旌節秋月秋風散海雲覓句閉門應愧我揮毫對客總輸君一章又向蘭亭續不識稱停到幾分

題僚友覲省卷　　江　潮

白雲紅日兩關情況復山家是帝京滿路風霜隨去馬一江雲水照行旌朝衣舞換斑衣舞百歲聲連萬歲聲此會人間幾遭際知君端不負生平

代僚友作　　江　潮

露下菰蒲葉有聲濼源門外送君行九重天上龍光近具慶堂前物色榮捧日豈能忘愛日遺羹端不負調羹百年此外無餘事試拂青銅鬢未星

贈方西川年届强仕　　江　潮

大江神氣絡坤垠分入桐川産俊人進士文章傳海岳郎官位分應星辰葵心久切傾陽念鼎力方殫報王身試向君平問消息鳳池麟閣是長春

和陳靜齋方伯韻　　江　潮

登高佳節未緣登空負南山紫翠層酒入客杯渾易醉花經病眼若為凭孤蓬短鬢羞看鏡靜榻閒眠欲似僧多謝故人交誼重綵毫在手見神凝

題徐侍御乃尊挽卷　　江　潮

桃李花光繞墨池茝蘭香馥溢門楣可堪綸綍霑榮
日不是椿萱未悴時春雨秋霜祠下檜夕陽衰草墓
前碑即君此恨知何極悵望蒼天淚滿頤

嘉靖乙酉夏予有廵撫山西之命秋日過家省
母遂予侄等應試將行詩以勉之并簡房族
諸秀士之與選者　江　潮

雨餘秋色淨無埃策馬槐陰總俊才秀發春葩堆錦
綺光騰曉岳露崔嵬魁元舊屬吾家捷乙酉重逢歲
運回人事天時俱有合泥金端喜到行臺

宿河西和太尹斗峯弟韻　江　潮

仙舟齊泊潞河西斗柄初昏看攝提風勁夜帆號賈
客月明秋隴叱耕犁人生總把窮為祟世路誰驚險
是蹊沽酒共拚今日醉紫萸黃菊入詩題

過蕭家林答斗峯弟有感而作　江　潮

疎林橫澗河橫橋寥落烟村傍水坳掠岸腥風吹網
罟平山斜日照蓬茅打門惡客還無賴出塞哀聲只
恁咬邂逅無端情欲訴可能留意弄吟嘲

偕斗峯弟出張家灣　江　潮

蕭蕭林薄素秋風隱隱閶闔禁曙鐘並轡花驄燕市
擁雙飛彩鷁潞河通恩榮浪忝齊兄弟慶澤深涵藉
祖宗天地我曹何所事百年忠孝誓心同

秋風江上拂離筵一笑相逢是偶然竟夕清談窮燭
炬滿懷高義薄雲天杏園人物從來別渤海聲名到
處傳當宁只今需化理廟堂行召使君賢

送王癸川方伯之任江右　江　潮

柳眼窺晴未吐綿滌源門外送君時孤琴獨鶴人千
里客舍陽關酒一卮共訝福星移海岱誰云萍跡等

鴻泥行行春徧西江地次第勳階上玉墀

驄馬當年按此州何宜今日又鳴騶井崇白種黎元
愛神草還令鬼魅愁南浦朝雲籠鉄樹西江暮雨灑
芳洲公餘更上滕王閣把酒揮毫紀勝遊

風采當年凜玉坡賢聲到處起謳歌共知南粵冰霜
肅又喜西江雨露多孺子庭前山有色鄱陽湖上水
無波百年勳業吾儒事試拂青銅鬓未皤

和林省吾都憲韻　江　潮

桓桓節鉞秉威權濟濟家風未仕然龍馬精神長似

旹喬松日月豈論年兩潘豺虎居無穴百奥猺獞突
有烟見說三臺虛左席九重寧許疏歸田

送徐北屏　江　潮

諫議文光逼斗芒官聲到處起揄揚獨誇此日旬宣
政又被當年化滇卿召伯甘棠添故事魯侯頖水續
新章羨予潦倒慚無侶離思難堪酒一觴

和湯沂樂韻　江　潮

芳名久矣在人寰未老那能得早閒豈爲功勳垂竹
帛都將圖畫看湖山天機自出驪黃外時可原歸易

象間凡父宮墻高數仞共尋門路一躋攀

贈王方伯致政還鄉　江　潮

高情早向白雲偎垂爲蒼生下釣臺閫楚乾坤開霽
色鄉園風雨淨氛埃煙霞且欲堅初約猿鶴從今喜
再來贏得百年貞樂地滿天秋月照卿杯

題畢都憲雙壽堂　江　潮

岱嶽嵯峨天地東丈人峯揷曉暘紅神功肇自混沌
開元氣亘于崑崙通香霧祥雲日吞吐紫芝瑶草時
葱朧都臺對此祝雙壽冰玉一堂千歲同

和樊司寇遊太平堤韻　江　潮

占斷春風是此堤湖光山色競生輝蒲稍水暖魚龍
躍花氣晴薰鳥雀飛萬古版圖垂帝業千年香火拜
陵扉大平有象何能報也遂遊人一醉歸

題瑞芝　江　潮

露莖飛落柏臺銜幾度登堂賞玩嘉曾是甘泉移淑
氣肯從函德借英華金枝綉結層雲蓋玉色光凝捧
日葩天爲中丞應有意揮毫試染墨池花

題張國特東軒手卷　江　潮

蘭亭花竹久蕪萊又向東軒見此廻一曲澄江秋練
靜四圍晴嶂畫屏開圖書點檢消塵慮霄漢翱翔試
與才出處分明堪作傳欲將詩句爲磨崖

挽費復庵少叅　江　潮

林下初聞理釣舟天涯遽爾報封坵死生於世本嘗
事進退知公侶孰籌邊境一麾收甲胄呂梁千古頌
勳猷芝蘭玉樹廷階上惆悵東風怨未休

和憲使杭東卿濟上阻冦　江　潮

紛紛羽檄出長安烽燧頻驚行路難萬艘舟航湖月

夜五更鼓角曉霜寒南轍北履兩緣亂官兒鄉思總
汗漫朐貯甲兵腰帶劍知君一出萬民歡

南闈揭曉志喜 嘉靖十六年丁酉科秋八月二十九日論秀集 江汝璧

桂院熹微曙色通九衢香散濯花風蹁躚雲路開神
駿儀羽天朝起漸鴻鼻臭旌干連御陌鏘鏘金奏發
仙宮 諸生集元具觀 薦書早徹明光殿雅頌應歌芑在豐

鹿鳴燕志喜 江汝璧

擢貌初筵忽欲酡壯懷忻聽鹿鳴歌文衡忝荷疎庸

寄俊蓬期收茂異科聖主臨軒賢是實明公勸駕禮
為羅天風九萬幾先毛看取聯翩白玉坡

恭謁孝陵 江汝璧

風塵一劍起神堯謨烈千年翼聖朝天劃玉輿遊汗
漫地盤金殿鎖岩嶤元演龍氣浮元阜紫阜金光亘
紫霄 鍾阜舊名紫金下有湖名元武 特抱遺弓展松桂湛空零露正
瀟瀟

元旦謁文廟 江汝璧

雞鳴山下儆儒宮皇祖開基廟貌崇四海人文懸白
日萬年王祀配蒼穹雲連檜柏瞻依切春匝鳶魚化
育同曾是抗顏師表地橫經眞媿古人風 予嘗爲南司業

是日登憑虛閣北山虞谷二司成燕集

飛閣岩嶤樹杪盤碧雲蒼靄宿簷端日窗廻瞰東溟
破星檻平臨北斗寒四海襟期瑤瑟並百年簪盍酒
杯寬酣歌一奏飛仙引便欲乘風振羽翰

九卿諸大老燕集報恩寺 江汝璧

上方臺殿碧雲層八座招携試一登瑤草香風浮四
坐珠林麗景變觚稜鵷霄正抱翱飛翮龍藏虛傳不

盡燈為喜萍踪還此會清尊且共酹金僧

卿寺國學六科諸公燕集神樂觀 江汝璧

仙都樓觀肅高寒御幛靈峯對鬱盤燕儆瀛僚忻接
席簡傳瑣彥慶彈冠 容臺禘寺國學符卿皆翰林舊侶而諫垣又皆名爲盍勝會云
芝壇待月焚香坐蘿洞穿雲曳屐看公暇得從還四
美願攀瑤草奉清歡

十三道侍御燕集鍾阜別署 江汝璧

芳埏旭景開蘭署翠壁霜稜倚栢臺繡豸迴當元阜
立玉驄眞傍紫霄來苑中御氣浮溫樹湖上歌聲送

落梅遲暮不堪頻祖席淹留且喜共啣杯

魏國園亭同宮洗歐乾沙清卿張貴賓燕集

元勳邸第帶林泉別館陰森散紫煙玉洞搴蘿穿窈
窕金塘弄草坐潺鮮嬌歌急管流雲駐舞鶴鳴鸞麗
景懸為語同遊交似者盍留新咏答芳妍

登牛首山　江汝璧

牛首峯巔一振衣煩襟洒洒澹忘歸丹邱俯瞰三千
界紫禁迴瞻百二圍極浦歸槎遲過鳥層波落木蕩
斜暉萍踪未結青蓮約徙倚雙林空翠微

歸途遇雨　江汝璧

出郭晴曦錦樹交歸途涼雨碧山遙夌旐宛赴庚申
節窈窕虛疑丁卯橋雲磴幽花寒浙浙風林脫葉晚
蕭蕭扳遊喜逐瀛洲侶冒險衝泥亦自饒

臺史王湛塘馮午山省郎趙南野黃一齋廷平
王白谷修門生之燕於朝天宮之東麓亭

瑶林寶閣碧霄雄月檻雲窻紫翠重御氣迴分官苑
樹梵音時送給園鐘仙郎休沐邀題鳳豸史追遊擬
按驄佳麗金陵茲絕勝不妨尊酒坐從容

出城有迹先是京兆孫公集諸翰林舊僚往遊
牛首遂當燕餞且約濱行復集諸公言別於
燕磯至是雨不果盖九月八日也因憶滿城
風雨近重陽之句幸筆識別　江汝璧

使華迢遞促旋裝王覞殷勤戒祖張雙闕即看龍氣
迴九關猶覩鳳儀翔舟泊儀鳳門江滸江流盪潏迴天塹山
翠空濛遶建章却憶高情添惆悵滿城風雨送重陽

龍江阻風　江汝璧

長風掀江江欲翻孤舟信宿維江干三山簸蕩日月

公二水湧騰烟雨寒南瞻鹿洞迴宵鶴北遡鯤溟空
羽翰眼前快舸謾矜寵豈識人間行路難

燕磯候風　江汝璧

燕子磯頭石燕飛晚風吹雨點征衣盪空樓閣烟中
出破浪帆檣海上歸芳樹已看搖落早滄洲仍訝溯
洄遲拋書對坐盤渦烏江雨江風總息機

湖陵江集卷之七

饒江蘇春先生校訂　鈍夫四遊猶男丹書輯　臥波 奠溪

七言律

登觀音閣　江汝璧

寶刹愁懸丹壑哀客悰無那獨登臺雲中海樹蕭蕭見大際江流渺渺迴梵磬一聲靈籟寂佛燈千刼覺花開似間白業三生在設把青蓮手自栽

九月十日放舟用涯翁九日渡江韻

樓船簫鼓雜鳴榔曉發中流接混茫九月吟悰廓已非百年文運喜當陽江山勝抱周豐鎬風物名沿晉太康前輩壯遊今愧我祇憑英雋荅明揚

經江都董子祠因贈董司訓擢西安邑傅

董相祠前秋杪過秋風落木水層波瓣香未展瑶華薦逸響忻扳瓊樹柯芳杜萋萋迷別浦青莪翽翽在中阿玉杯繁露千年後又引清風度越河

月夕涂東潭邀集李閫　江汝璧

名園張燕藉蘭皐展席平臨游月高錦石秋花矜燭熳碧波春草憶迢遥流光倒漾霓裳舞激楚輕翻玉樹揉明發清輝應不改與君重泛甓湖舠

維揚候歐乾沙三宿不至爰戒先發

秋杪蕪城氣泬寥芙蓉綠水趁蘭橈風前彩筆詩仍貴露下瓊英酒謾澆候鴈幾斜瓜步月聽雞時誤廣陵潮曉來忽遇緱山侶見說乘鸞隘碧霄時聞歐有所卜

烈女露筋祠和中丞周約菴韻　江汝璧

重湖渺渺浸虛無白日湖天一廟孤正氣不渝湖白應貞魂如涅涯應枯香風兩岸搖芳杜碧水中塘漾

緑蒲安得湖波逼宦海盡令肉食洗身圖

其二

大節如先生可無英標千古月明孤浮軀不藉黃金鑄貞骨寧同白水枯嬰城定擬睢陽劍伏閣奚慚禦宿蒲塵世丈夫翻爾愧願修蘋藻揭儀圖

過淮和周約菴投贈原韻　江汝璧

節鉞堂堂開制府珠璣璨璨落文場霞標迥奠江淮紀虹采真爭日月光白晝震霆鷹狳臥清秋零雨鳳麟翔二南古調忻投我倚和無能媿面墻

洪覺山侍御需會不果乃勸候吏用韻贈答

忠宣公後世多艮豸史名標俊傑揚霜節輝輝贍斗極星槎渺渺泝流光江城潮落鯢先發海甸風高鶚正翔欲采芙蓉重愁絶一亭秋水隔雲墻

約菴燕別新城角樓即席酬答　江汝璧

北控南襟此上游百年高會重登樓天迎碧海星辰動地抱黃河島嶼浮纜楚檣與今國計殿淮分陝古名流尊前况復紆籌策廊廟江湖不盡憂

水部陳梧岡邀飲清江道院次壁間篁墩韻

松桂森森滿院青仙房閬寂晝還扃鹿眠日抱三花積鶴唳風傳萬竹亭散礫宛凌金粟界携尊深傍翠雲屏高情總愛情無已點筆蒼苔一續銘

憩駐鶴亭次徐時墩韻　江汝璧

仙人駐鶴亭何所舞篠萬竿烟雨中渭水晴光浮座碧瀟湘霞晩拂簷紅寒帶蘘雲迷翡翠泫分芝露滴梧桐玄都已隔青冥迥不用冷然憶御風

公水部邀酌呂梁洪亭次陽峯翁韻

南來呂梁濤正洪石齒倒齧洪濤中北還濤落水維縮咷笑那辨同人功漕夫弛組力已險舟子伐鼓聲遡雄眼前夷險有往復酹酒因君問大空

夜泊魯橋候迷　江汝璧

舟夜陳燈倚沆寥月明霜白碧天遥滄流滾滾趨鯨海銀漢迢迢隔鵲橋蜀鳥春心迷去住湘離秋思劇漂蕭魚龍寂寞蒹葭冷悵望空江欲上潮

雄縣道中積雪用黃海野題驛亭韻

啄窮饑烏濕不飛驚飈竟日颭霏微磵橋磴滑渾疑棧墟里烟浮半掩扉苦憶蘇卿操虎節絶憐袁叟臥

牛衣無端我亦留鴻跡積素凝華濟有輝

過白溝有感　江汝璧

燕雲天造殿中原玉壘金墉百二盤一自晋塘輕北賂遂令朱駕迴南轅白河流水空遺恨紫塞崇塵竟莫還賴有高皇提義旅神州汎掃作長安

過任邱奉題虖翁珍謨書院　江汝璧

瀛海仙人白玉堂拓基元自五雲傍蓬山勝抱絲綸重台斗輝連琬琰光廉遠九霄干氣象棟隆千古奠鴻厖未論燕喜春風盛請看麟趾化日長

綠野新恩賚閣開綸音眞自九天來金支瑞湧星辰動玉檢光騰日月廻民物只今歸庇覆乾坤終古見崔嵬即看鳴鳳齊周甸未羨圖麟擬漢臺

鞫後頌繫時長至後一日也　江汝璧

昨閱鳳書逢至日今看犴室透微陽擬科幸薄三褫議補夜慚無一線長永夜星辰瞻閣道殘冬日月闕圜墻讞條早徹重瞳覽腐草應生熠奕光

詔獄條嚴又苦積雪徒倚圄戶對槐觀井有述

離奇對立影蕭蕭拂霰凌飈亦自饒香實儘拚饑鶴

啄樛枝偏稱拙鳩巢春烟轉眼看新火歲暮驚心憶舊條安得植移南省裏好音連步共英僚

一泓清冽汪寒泉鐵鎖勾連底事纏（坎幕以鎖用防罪溺）行地竟須窮百折濟人何止結千絛金光影照陰邪膽丹液井延宿痾年安得改移周道上往來得喪總無言

出獄志感（十二月廿四日）　江汝璧

踼賊囹居兩月餘皇恩今喜允刑書已丼茲絕音俱廢豈意瑜存賈可需館閣即教違侍從溪山終許老樵漁從今祗保丹心在廊廟江湖信所如

謫司閩舶闕辭有作（嘉靖十七年戊戌二月朔也于後集）

廿年栽筆侍明光一褫抽簪走大荒講幄即瞻仙仗迥賜袍猶攬御爐香中天日月懸雙闕極海風雲遠九閶已愧後科孤授簡漫希王會賛垂裳

發京志感　江汝璧

班馬蕭蕭違洛京越南遥擬采眞行不愁元髮搔仍短祗恐丹砂煉未成鶴禁鸞坡虛恒禩鰲峯鯨島迥前旌兩賢名跡嶙峋在悵望南雲愧後生（羅一峯舒梓谿俱以殿撰出謫司舶閩中於是有兩賢祠）

天津城眺　江汝璧

天津鎮扼海門東形勝天開巽洛中飄楚鷁呉通禹貢帶遼襟朔聳堯封雙流倒海鯨濤壯疊障排雲雉堞雄沃野况聞曾作壤頋修農殖寓兵戎

清源兵憲歷田張公索題二親哀輓拨狀爲賦

數奇官左爾何悲道在名高我所推薦會未論今宦迹方聞已失古經師（父官邑博貢志以卒）好逑天作罷公耦懿訓人傳孟母規食報向憐慳鼎餗貽封今喜勒豐碑

一川爲汪維東題卷　江汝璧

淥水蒹葭帶草堂濯纓長日和滄浪總便抱甕閒澆
藥漫擬垂綸儻釣璜洛鷺鳴鷗從物態古蘭幽杜自
年芳瀰洄渺渺渾無那愁絕津人空望洋

東昌遇談中翰使歸便壽其親懷菊翁七袠且
得貤封如其官賦此以贈　　江汝璧

菊翁蔣菊開三徑把酒看花不計年茲會寵光何爛
熳向來猋緑更褊褼鸞書恰下雲中使鶴馭真停海
上仙傳語花神莫虛負百觴須送酒如泉

戴水部留集洪上之萃墨亭即餞道梗

萃墨亭開春草芳畏途今喜共文觴魚龍水漫風濤
壯鶴鷺沙明島嶼長隔岸樓臺看放鶴中流簫鼓聽
鳴榔君才自是商川楫寄跡江湖亦廟廊

燕集千頃雲臺　　江汝璧

臺上三花明露荷臺前雙樹淨煙蘿需雲正做司空
席慧日眞停刺史珂杯引海濤開茂苑坐分泉壑遶
丹阿透迤更憇生公石嘯落空明月在波

同郡方伯龍大叅小集萬松峯即席賦贈

兩公商詛更多情復掃松壇坐月明眼底江湖瀛海
爕尊前蓊崿緯階平山河繡錯分南紀今古萍浮混
太清玉立喜看公等在百年磊砢一時傾

潘澤之別業與峯因以自號出卷索題走筆贈
之　　江汝璧

溪上嶙峋何者峯東南佳氣簇芙蓉花明碧樹春圍
錦玉蘊丹崖夜吐虹載酒不妨頻過客攤書翻訝亟
稱翁安仁秋興年來劇杖屨煙霞百二重

題余節推砥柱亭余早懸車亭以自况也

杉江東下禹門開江上孤亭何壯哉絕壁兩崖空激

灩中流千古自崔嵬忘機鷗鳥當軒立作態魚龍跋
浪廻安得此亭移宦海屹撑標格障狂頹

朱令郊餞于大道觀兩集同呂諫議

仙都高會雨偏宜一水微茫萬竹齊青瑣駐騑干氣
象赤城飛舄攬光儀榜歌宛度瀟湘曲張樂疑分洞
壑題忽憶玉堂今夕月絳梅花壓露華低

望夫石次張東沙韻　　江汝璧

蘗砧誰道事盤遊鏡聽妻其轉自憂遺玦漫疑青海
曲佇環長擬碧山頭雲期寂寞經年夢月訊蒼茫當

日昨試問剛腸如可折落花啼鳥不勝愁

衝雨至大安祟安令郭鯉山來迓　江汝璧

飄風絨雨度閩關磴轉谿廻不斷山谺岫吐雲迷鳥道亂流奔蠻失蛟難征夫已苦窮勞頓遷客方甘涉阻艱鄉刺忽傳仙吏到駐驂眞爲一開顏

慶禮畢縣尹李近江邀飲留作　江汝璧

元日建陽行慶禮却勞令尹設春筵椒盤栢餞芬能勸雪蕋霜苞清可憐綵筆漫傳歌舞後幔亭遥對醁尊前仙鄉叙故懽偏劇報爾瑶華第一篇

立春建寧城西水驛憩酌　江汝璧

客途今日試春新緑盞辛盤强自親起折梅枝無可寄傳看花勝轉傷神盤桓臘後投荒路瓛重尊前報主身但得陽和均海徼不妨流落滯江津

燈夕雪霽燕集建寧郡邸　江汝璧

元夕芳筵映雪開月華燈彩共熒回瑶臺已信虹橋度絳萼無勞羯鼓催閣漏微微傳玉箭霓裳欵欵送金巵坐中郢曲應難和况愧梁園作賦才

次韻訓李五石侍御　江汝璧

風行海甸三山動節擁炎荒萬井稠極北星辰森翊拱畸南魚鳥樂飛浮層霄露冕時飄颻五夜征袍自拂籌名世已傳驄馬頌軫窮猶歷澤鴻愁時有礦稅公談及每用愴惻

雨霽燕集黄華樓次五石侍御韻　江汝璧

天末輕陰午靄收鷺衣茈𪓕並登樓靈峯鷲嶺青賓迥灌木虯盤紫翠浮海上仙槎迷去住尊前漁艇傲春秋烟花苦逐繁霜鬓志業年來愧未酬

上方樓觀于城東下軼飛埃汗漫紅幽事謾矜行處

有浮生眞覺坐來空簷扉翠濕千峯雨閣道寒生萬壑風興劇欲歸還按轡夜深燈火月明中

和張東沙憲長之滇贈別原韻　江汝璧

海嶠相逢情獨關春筵且放酒杯寬風塵荏苒經年別勳業嶙峋絶代看金馬碧雞神共往暮雲春樹思俱難嚴程莫効瑶華贈謾折將離當合懽將離合懽俱花名也

尤溪學博張可湘爲丁酉南畿同考緑予被罪謫閩唁予建上賦此以別　江汝璧

進水遠勤千里訪白門重憶百年情秋旻對越心同

昔午夜繙披鑒獨精道左自應投買誼數奇那亦累
張衡春風不厭青氊薄桃李芳盟早策名

謁楊文敏公墓用午坡弟韻　江汝璧

文祖親提百萬師相公分領左師麾龍沙汎掃風霆
迅虎谷窮探日月隨密畫天廻宗社倚岡巒
次榆木川上不豫召公受命已而晏駕公密遣中官海壽星馳以報外整師旅嚴號令卒挈神器以歸仁宗
訏謨神斷鼎鉉司
公與文貞公典司政本三十餘年隨機應變人比之唐姚崇
遭逢間際三朝盛特達真懸百代知

陪包蒙泉侍御遊武夷　江汝璧

仙人窟宅囿元臯帝史旌麾擁紱雲洞裏紫簫吹玉
女峯頭丹檢坐雲君奇探峽覞蛟龍藏兩討林穿虎
豹群更拂高寒謝悲濁石華瑤草散靈芬

次蒙泉韻　江汝璧

少年習氣盡驅除宜上僊人太一居金蛻尚疑秦避
日玉函真識漢封餘廻溪雨過府聞笛別島雲深好
著書即擬誅茅傍精舍流光已愧半生虛
晦翁精舍在五曲之濟

陪李五石侍御重遊武夷　江汝璧

一月仙都兩度遊茲遊喜並李膺舟翠盤雲壑奇猶
壯丹染霜林景益稠鶴馭虹橋虛自度薜衣蘿帶謾
相求知君共抱先憂策羽客無勞話十洲

歸途用韻　江汝璧

官閒隨處足清遊興發巾車復命舟白露橫江秋水
碧蒼烟繞樹晚峯稠濯纓欸欸儵群樂伐木丁丁鳥
並求未得離樂傲盤谷且拚行樂弄滄洲

次王石沙侍御舟中望武夷原韻　江汝璧

使華秋杪肅王程臨水看山不盡情翠壁霜稜消積

靄碧潭雲影動新晴寒帷潤道風千壑倚棹江天月
一舨稍待行春遍炎海勘厓隨處紀澄清

黃田驛次王遵巖叅伯韻因寄遵巖

坂走徑霾磴引褄無端岐路日勞勞星麾曉拂谿雲
逈露冕宵停海月高已遣春愁隨柳漫空餘秋思逐
蘭臯倚歌謾度緱山曲天路泠風定爾遭

洸二槐太守邀寻鰲峯晚酌即席謾賦

清詞苦憶洸休文勝日還開北海尊照席烟花寒欲
吐背城風葉晚初開星臨萬戶丹流閣月轉千峯翠

抱村徙倚南雲瞻北極前星佳氣正氛氳時報皇第二子生

聞報起官兵曹志喜予以築邊謫今復是官故喜而作

漂泊萍踪正漭然忽傳雙鯉到江埏炎荒歷盡無端險魏闕廻瞻尺五天漠北烽煙方孔棘日南羽檄尚褰連燕然銅柱男兒事且喜兵曹職在邊

戊戌冬入關雨雪有作庚子春出關又雪因續前韻　江汝璧

閩關誰道似藍關雨度偏疑雪滿山棧道引輿危欲坼蹄涔按轡險逾灘人情總笑臨岐錯天意方投涉

世艱爲報陽春傳麗藻故遲寒素照清顏

叙芳園賦贈趙漸齋叅伯　江汝璧

一疏懸車鬢未蒼老成風望繫巖廊明光奏罷仍焚草獨樂園成月弄芳翠竹碧梧同晚節古蘭幽杜自年光耆英倘赴蒲輪召汗簡還看奕代香

西津爲戚畹趙錦衣賦趙雅好吟　江汝璧

赤城元圃坼天台瑶水西連玉笋開天漢沿洄珠斗爛星橋窈窕綵霓廻苑分御氣飄温樹湖送歌聲奏落梅莫道將軍渾好武天孫元是抉雲才

清源寄贈荊尹李南石　江汝璧

郢中行邁三千里楚上廻瞻百二城西擁匡廬連閣道東浮江漢接蓬瀛陽春白雪流宸藻紫蓋黃旗近帝京况是先皇開國地仙郎眞傍赤霄行

維揚贈別舊廚劉都閫節制湖南　江汝璧

江上威名魚鳥知楚南忻覩冠軍儀方城漢水遥分閫紫電清霜獨建麾鈴閣晝懸閒虎豹樓船秋泛淨鯨鯢策勲正擬燕然勒邁迹先看峴首碑

金山即席別門人芳丹徒　江汝璧

鹿門高踞渺滄波灑酒揚舲發浩歌起傍香雲拏貝渠坐分花雨拂瑶柯中流對月光堪掇兩岸看山翠欲摩輿劇欲歸歸便得濟時微汝奈愁何

門人洪子遇令秀水索予詩歸爲尊翁八袠壽

南官擢雋得仙才仙籍元從海上來應運已占周渭叟探元終擬漢洪崖慢亭錦瑟凌雲奏瑶水椒觴應雪開早晚雙鳧將一鶴紫泥光采遍蓬萊

贈門人陳子器補任建安　江汝璧

武夷元是遊仙窟仙舄仍看邁建溪日下俯書留薦

刻花間弭節走邊黎槎浮九曲銀潢瀉笏拄三華碧
嶂齊黎庶總權莽月借時英已壓御屏題

贈門人李進士領使還蜀　江汝璧

憶昨南宮校藝餘文雄喜覯蜀相如薦書寵徵麒麟
殿使節光乘駟馬車萬里綵衣晨省日五雲宮錦豈
遊初天王仄席金閨彥進爾淩霄典石渠

屏跡甫弭忽辱龍湖公寄訊尋復見懷以詩次
韻奉答　江汝璧

黃閣高居五鳳城綵函飛下再尋盟那知天上麒麟

侶何憶山中猿鶴鳴攬策翛翛屯骨健荷歌咄咄壯
心驚中興相業公餘事願取勲華答聖明

阜仙巖　縣志　江既入

峭壁巍巍半插空仙山仙景寄仙蹤雞鳴白晝雲深
處鶴轉青宵月靄中煉藥燒殘巖內灶奕棋坐老石
邊松幾回隨步層崖上須信蓬萊有路通

江上吟　燕遊草　江既入

東流不盡大江湾千古滔滔閱世深南北徒然分地
勢風波未必過人心煙迷岸色滄波遠月湧潮聲客
夢険一望青天惟浩渺長安不見祇孤吟

晚宿蛾眉岩　邑志　江熙龍

為厭塵囂竟日忙晚過此地挹清光穿簾竹影供詩
興伴榻松聲和磬長峭壁風生千古秀丹崖泉瀑五
更涼老僧坐對談經罷剩得閒閒月一廊

梁澤道中　江天清

竟日驅車古道行斜陽躁雨眺荒城黃河雪湧千年
浪廣武風傳百戰聲殘露星稀桑柘冷衰煙汀外雁
鴻鳴何時報道南征息捲甲韜弓驛路平

雨宿裕州　重九後一日　江天清

寂歷荒城古道邊亂雲淒雨和殘烟習如老剎惟聞
鳥官似閒僧欲入禪展冷空庭餘野興書拋永晝忩
高眠仍呼濁酒誰全酌愁對黃花秋暮天

歸舟過風步王潛行韻　江星

西征五月別家翁忽忽淹留六月中顧影自慚蒋祿
遠攀杯且慶滿帆風醉看金谷無餘酒笑問香廚認
斷葱稚子不煩頻卜筮朝來早已過湖東

荅馬非方處士　江如環

追踪摩詰畫鮮妍久對如行輞渚邊況擅右軍名墨蹟寧須宋玉感秋篇金聲擲地疑仙奏劍氣浮光似火燃最是賢流高石隱移來山水綴濤箋

月湖岩　江樹德

誰將石罅闢蟾宮水碧沙明一鑒空古洞浮虛能綰月清溪曲徑自迎風半山烟送林邊鳥萬壑濤飛澗下松閒共白雲眠佛國宛然身在玉壺中

乙卯莫春同鍾靜老登南山一望　江成孫字汝亭

携手登高纂古賢莫春煙景媚山邊鳥鳴幽谷通周何花落流泉滿舜田曲徑橫通連白壤秀峯直上接青天南山有豹終難隱澤霧重雲在此年

夜宿趙家園新灘瀨口遇狂風雨雪驟至有感

扁舟一葉繫荒園遥指新灘望遠輝颯發無枝不摧折迷茫何路可回歸水程常掛思鄉夢湖氣多陰觸鴈飛遥聽漁翁敲竹楫起看江色正霏霏

遊南巖烟霧傳繞　江成孫

烟橫一帶鎖南巖五級峯高未可扳鳥語花間微露影蟬鳴枝上畫羞顏泉飛半壁方知落水響空中始覺潺喜有高僧揮錫杖撥開嵐氣顯青山

春日品簫　江成孫

六花放盡上梅枝無限春風拂所思律變怕逢人事改陽回漸覺世情移寂寞聲中飛冷句徘徊曲內寄幽思好全一竅誰爲意應有他山鳳鳥知

咏芙蓉　江成孫

玉露盈堤染暮天芙蓉吐秀倚江邊風搖恰似楊妃醉雨洒如同西子鮮懶倩臙脂顏不改厭施朱翠色

常妍霞光相映無分別長掛嬌姿在眼前

春日自叙　江成孫

紅遍南枝北又迎年來無討問餘情暫將陋巷修俯具奮翼中天聽提旌微志須原心作則孤衷聊藉舌爲刪古今事業應誰定踐務先言名自亨

五言絶句

曉別黃生　江以達

中山無俗客桃上時聞鳥送子出朝扉白雲猶未埽

舟行錦帆涇中作燕遊草　江既八

當年此中水不是荒涼處吳王錦帆時歌舞無昔勝

其二

吳王遊樂此只言樂未央寧謂此涇水還洗越人裳

奉謁賀德邁監司歸途擬古　江既入

明月在高山照見山下水水光愛山光冰壺徹表裏

立春日看春洞四絕有引筠序草　江既入

洞在碧落山下窅然如井淺深不可知也相傳在昔毎年立春節洞中氣動試以羽毛輒旋舞而出蓋不爽時刻云今則不然矣諺云

袁州更皷瑞州春袁州舊有銅壺後爲某官携去而没於河此春豈亦曾有瑿沉之者耶嗚呼靈物乃天地之公物非人得私而有之春爲天地之元氣宜昭於渾麗之時而見剥於叔季理固然矣卩占四絕以記之

云春從洞生洞在春何處豈是天地春盡入桃源去

其二

春雖不可見古洞窅然漩洞中今弱水鴻毛去即沉

其三

靈物在天地隱見亦有時古春任此洞春去洞不知

其四

瑞州春巳無亦似袁州漏漏爲河伯攫春被六鰲寃

買舟錦江四首　江既入

招招問舟子言我有所赴汝是江湖人自識江湖路

其二

遙梳幾數事琴鶴居然盈去而舟不重歸來舟亦輕

其三

我心懐吏隱欲問小桃源李白題詩處嘉名號石門

其四

江由濯錦名其錦如何製買舟發此中清波滄搖曳

溯升叔以讌賀而去留以言別　江星

聚散雖自必去來亦偶然倩誰廻逝水歸桃石頭眠

七言絕句

感贈王少山同年　江以達

我愛同年王少山門庭清寂鳥聲閑牙籤種種圖書出罄折雍雍子弟還

贈別胡子中　江以達

臯臯游雲排去旌暉暉旭日照離亭玉河堤上千楊
柳無語條條是我情

揀塘與東沙松下投壺嘯聲徹于百步之外

投壺深倚石門松得道心閒問牧童山葉瀟瀟雲乍
起一聲清嘯入雲中

三里灘别以宣以道二舍弟　江以達

慇懃傳語風流叔老父晨昏好過從白石磯頭青艸
畔相親同作釣魚翁

江上憶貞齋兄侍講　江以達

孤雲終日望南征對此憐君憶弟情獨有鳳凰池上
草春風頻向夢中生

寄楊克實　江以達

嗟君文獨似相如萬里誰當賦子虛玄理不談奇字
遠天邊空識子雲居

武夷和文公擢歌十首　江以達

瑶臺璚館閟仙靈漠漠仙居俯太清一曲紫芝人不
見雲間吹落洞簫聲

羽衣金節木蘭船羽客翛然影在川石室獨留丹灶
泠洞門深鎖薜蘿烟

粧鏡臺前玉女峯淡雲香霧藹春容夢魂不遣襄王
到可是巫山第幾重

一水盈盈更進船仙機札札弄何年爭源或是乘槎
客牛女相看意總憐

蛻骨相傳大藏巖東風吹草綠毿毿金雞聽徹洞中
曉一片白雲揷碧潭

綠蘚蒼苔一逕深洞烟崖日爨霜林遊人只解求精
舍誰識當年卜築心

蒼屏鹵轉碧沙灣浪說天遊始叩關一望諸峯三十
六無心花發鳥聲閑

潑潑靈泉上碧灘天壺岩下正宜看壺中日月人何
許鐵笛一聲雲色寒

路盡桃源益惘然仙家雞犬隔秦川靈巖一線誰曾
到不道人間有洞天

毘陵留别張行吾太守　江以達

欲别維舟且盡歡故人雙淚未全乾相逢已是生還
日别去休疑夢裏看

湖上晚歸　江以逵

彩扇輕搖舞袖翻夕陽春裏送餘杯亦有閑中獨醒者六橋撑出小舟來

贈李翁　江以逵

卜居深傍白雲隈盡日柴門晝一開獨有山翁心不老為予頻過草堂來

雨中極高明臺上送別莊子仁入楚

春雨瀟湘春草深相思何處復登臨遙知黃鵠磯頭望萬里長江一寸心

山中答友人　江以逵

年來憂道不憂貧未必文章果誤身杜曲已分荒草地於陵甘老灌園人

贈相者方生　江以逵

莫道清時早廢官山林標格本清寒逢人莫作樵夫拜畏爾猶將豹隱看

月夜泛舟歸贈人　江以逵

一曲新詞舞袖班佳人香霧濕雲鬟誰知彩鷁波中出抱得驪珠月下還

送汝瑞弟入京兼訊貞齋兄長聞兄議廟制動聽故末章及之　江以逵

開口掀髯兩碧晴幾年長揖對公卿懸知赤驥烟霄上人說江家好弟兄

貞齋老兄肖予師文章親結九重知千年禮樂開清廟一日聲名動赤墀

歸壮家宴老親方秉燭危坐以待奉壽

江上歸來春宴殘綵衣猶得奉春盤家翁一坐如山定南極光中北斗看

春日宴十吉弟別室　江以逵

綠樹周遭復道通綢繆阿閣隱房櫳只緣小謝經綸客浪說規模出漢宮

醉餘春展白雲箋張旭虛將草聖傳詞頭獨愛東坡老一字珍藏數百年

送開訓導入楚　江以逵

黃鶴樓前江水平秋風君到武昌城誰言江上風波惡在處風波陸地生

春日君從兄過詩以贈之　江以逵

朝來微雨作春寒擁膝長吟戴鶡冠十日柴門人不
到與君纔一話椒盤

自鳴山　江以宗 字于夏 號辛川

世事大都如夢寐射熊埋鹿總非眞紛紛憂喜何曾
覺誰是鳴山解夢人

次余子積韻數絶　江　潮

歲首彌旬不放晴坐觧羲盡破愁城兒童報道門前
客春社家家冒雨行

凡且人心共喜晴斐然風雨暗倉城百年懷抱知誰

樂相對聊憑酒數行

未須明日卜陰晴已睹陽光照鳳城滿路塵埃祛炊
盡春風聯轡九衢行

條風送暖入新年人事天時又一還太息光陰貞過
隙莫將言笑浪盤旋

宦路驅馳已九年思親幾度欲言還擬兒未了官家
事又向金陵看斗旋

題周侍郎御椿萱封贈感懷詩卷　江　潮

龍章鶴髮映春暉忽忽光陰事已非烏鳥不知遊子
恨夜深猶向樹頭悲

封章纔啟紫金泥轉盻萱堂日又西怪底慈烏解子
意夜深還向樹頭啼

沛上眺古三絶句　于役集　江汝璧

芒碭雲飛赤帝邱濁河潢漾翠嫣流龍嘘漢澤炎光
熾鹿走秦堈霸氣收

悵飲風歌擊劍哀古臺荒靄鬱崔嵬四方漫歷非熊
守諸呂翻遺牝雉媒

枌社錫爲湯沐邑茅封褒及戛羹侯睚眦何事流金

券白馬盟寒雲夢愁

贈舒醫東原　江汝璧

君公築室東原上芝草瑯玕種滿阡我病更慚肱屢
折擬從原上問靈詮

西蘆爲人題卷　江汝璧

葭菼蒼蒼水一方濯纓那共弄滄浪草蘆宛在蘭苕
裏欲遡流光阻且長

留別李子厚三章子厚顔籍也厥兄伯時又于
甲辰所錄士　厥遁集　江汝璧

扁舟歲晏泊通津忽漫逢君是故人瑙垂百年桑梓誼塞鴻江鯉逈相親

君家棣萼春正繁上苑飛花照我顏咋賭比枝尤競秀定須移種五雲間

話別重携酒一尊寧馨巳解唱長春君看積慶誰能及一樂堂中更有孫

署中鳥語 曉傳二刻　　江天淯

無限離腸處處携天涯飄泊宦遊凄那堪檻外東風羽猶向羈人枕上啼

江南江北總遊身却恨逢春不似春春亦可憐辭我去慇勤留贈數聲頻

金陵懷古 燕遊草　　江既入

桃葉渡頭春水新烏衣巷口巳迷津飛飛羨殺梁間燕依舊呢喃不怕人

虞姬墓　　江既入

垓下悲歌別項君纖腰羞着漢宮帬當年一覺繁華夢過望江東空白雲

金山寺　　江既入

遥望奇峯插水間黃頭謂我到金山昔年登眺題詩處今作長江第一關 時海氛未靖以鐵鎖横江

謁鳴山廟　　江 濂 字汝清

三秋祈報薦祥煙到處笙歌繞綺筵至孝参天眞不朽自應血食萬斯年

春閨怨　　江成孫

愛插千紅懶上頭祇因郎去妾多愁百花爲妾傳郎信與負春光過畫樓

歌行

吁嗟行贈夏杜洲都諫　　江以進

吁嗟武皇之季難重陳鶡冠燕服紛屠賈五狐爲壕十鼠窟太倉月米如沙土蓬萊宮中勢何熾閶闔八郡供蕭索七貴東收十萬庄五侯西奪千家宅牽爺負子無處愬風雷晝隱天門黑皇帝中興初改元君爲給舍呈瑱玕殿前慷慨受詔書誓不奉詔如此日金銀貲貝高于山寸土尺地歸民間亦知此輩意叵測朝廷名器難虛得傳陞無陞一日華壯士三千失顏色群獷返噬聲嗷嗷天王明聖那可逃竟使擊鷲

完風毛由來黒物自有鬼神護區區禍福誰能操去
年青羊山諫鄉遣詔鞠赤舄黃巾遍山谷山西一半
爲魚肉君時念之獨抗議萬里相如親諭蜀父老攜
漿遮馬拜反側投戈搁道哭招安要爲良善計斬除
蝥使國威辱便宜從容六七疏廟謨盡協朝臣服歸
來鞍馬速流星大細都人識姓名至尊握手喜召見
立命中官分御膳自此殷勤頻識面無事常趨白虎
門有時賜對披香殿昨日新銜天上出百年盛事人
希羨眼前余子何紛紛看君磊落負絶倫男兒有才

若時不我遇如今有時亦有具鵰鶚乘秋滋颯翩騂
騋得路舒天步時來李廣不封拜老去馮唐空歔吁
向君前拉君鬚我有寶劍雙龍泉韜光秘采今幾年
長安市上估一錢君乎君乎珮之白馬黄金驄霜飛
雪照芙蓉鮮豺狼不敢横道前坐令九州四海掃蕩
無烽烟

二生行贈別陸元定陳景春　江以達

郭生十八青雲姿安吉陳春差少之風前倏倏兩玉
樹白日照耀珊瑚枝意氣而翁各瀟爽揚來與我心
相知責善何妨易子教多病却愧爲人師予觀元定
志不小途山四日何草草孔門好學回如愚終日沉
潛滋探討春也好奇漸成癖爲文似恥當年格比來意
愜會有神毎一覧之三嘆息龍媒比足驥中野冀群
紛紛材盡下鄒魯仍慙振鐸餘由來已是升堂者陳
將東去郭西歸昔何會合今何遽丈夫立身苦不早
未學蹉跎空是非

汪楊二兒歌　江以達

汪兒九歳方臉清秀骨挿髮雙角横沉凝不語思杳

杳童烏似覓楊雄經楊兒颯颯勁英意如珠走盤光
隊地當筵大嚼傍無人八歳負有食牛氣吁嗟二兒
並神物淵流山峙情非一玉階新苗紫蘭芽清廟均
期瑚璉質我舅二女道蘊資晉歳能歌舅氏詩王門
王門斯者奇東床坦腹雙羲之君不見伯樂要有相
馬訣驊騮駒中識汗血

朝天圖爲吳侯作　江以達

五雲飛花白片片雲中簇出蓬萊殿高冠端笏誰者
見吳侯燁燁開生面熊鬚虎骨領雙燕玉洏蕭蕭虬

箭催金門沉沉魚鑰開文墀旋蹴履聲上玒橋清切玎璫響琅玕風動萬年枝笑蓉露濕雙仙掌細觀此像顏色異不疾不徐有深意逭逭似抱憂時策杳杳如存經國計労兒讀書破萬卷一朝到此非容易懷忱欲吐承明帝唉侯生長湖南陸洞庭衡嶽鍾英奇早聞壯志空七澤叨有英聲振九垓一從謁帝綰朱組千里分符判茲土三載偏勞撫字心六縣不聞繭絲苦河南治平誰第一御屏姓氏超前古伊予坦腹臥江烟渚鷗沙鷺相追旋覽君此島忽飛動高歌擊

劍心茫然致君不聞杜陵語長安卿相多少年爲君拂拭消磨弦便問長安向日邊

二郎行　江以達

霜清燭明宵未央主人對客情何長尊前驅裊金鎞鏘爲我翩翩見二郎太郎七歲肴目揚小郎精神六歲强供讀中庸與大學問之朗誦皆成行而翁風流誰可當晚年得爾生輝光吾邦前輩說爾祖功名憲廟今琅琅靈迹祖德要有述馨馨傳者玆其芳伊予早歲能文章只今三十空行藏吾兒早晚解動學荷爾同登清廟堂

燕京上元歌七首　江以達

億月珠星綴洞房綠娥紅粉鬭新妝君王樂事宵無極海水將添宮漏長

教坊新曲奏霓裳萬國昇平庶事康長樂宮中春似海大明門外月如霜

寶馬驕嘶金絡頭嘗軒下馬出吳鉤紫貂脫下貴金賤笑擁花姬上酒樓

魚龍百戲六街迎萬戶千門徹夜開怪底梅花吹落

盡隨風一片踏歌來

芙蓉清月鳳樓斜宮使傳宣向主家帶月簫趁深禁裡軟紅塵外七香車

梵王宮殿佛輪張出海明珠面面涼金粟影中天界淨玉毫光裡雨花香

長安花月可勝情羅綺春宵照玉京雲母屏開仙子洞蓮花燈滿化人城

草萍道中家僮迎候戲作竹枝歌示之　于役集

江汝璧

杜鵑花開紅的的王孫草長緑毶毶不知鼈跛前還
後落得鴻忙北又南

武夷櫂歌十首次晦翁韻　江汝璧

仙裔盤盤擘巨靈劃開奇絶瀉虛清三十六峯溪九
曲清奇總入櫂歌聲

櫂槐桂楫木蘭船蕩破青霞一曲川欲上幔亭尋玉
檢翠壓丹壁莽風烟（舟發晴川石石鐫九曲溪三字幔亭峯據一曲其陽有漢祀壇）

二曲清波蘸兩峯玉娥宛宛倚秋容莫言謫落滄江
上猶在天關向幾重（玉女二峯渟麗相倚）

三曲巖阿挂壑船土花石黛共流年黃冠善幻人誰
識白骨雖存它自憐（石壁有大藏岩岩有仙蛻有架壑船）

仙蹟猶傳四曲岩岩端霏霧畫毿毿織雲玉杼餘機
石照影金雞空鏡潭（岩有仙機石金雞洞）

大隱屏高匯亦深屏前磨逈鬱如林君看五曲雲濆
水滌濯觀瀾萬古心（屏據五曲前為紫陽書院）

六曲銀河瀉作灣蒼屏屹立白雲關關中別有桃源
景雞犬不驚人自閒（蒼屏峯迤邐仙掌岩而西劃成一村號小桃源）

錦疊屏風雪捲灘已於七曲兩廻看探奇更上天壺
頂玉宇瓊樓沁骨寒（北廓岩頂峯樹壊合為天壺岩）

八曲風煙渺欲開飛泉噴瀑濺爭洄雲棲蠹蠹天中
起日觀迢迢海上來（此曲稍夷曠然鼓樓諸峯突起白雲岩宮觀尤勝）

九曲星槎思渺然虹橋縹緲挂前川尋源已過牽牛
渚手抉銀河落九天

赤霄驄馬行贈郭令公北上（廢遊集有序）　江汝璧

公之令我也本之傳大而元氣悖出之精明
而神氣肅所訓以駿德而成駿功者也茲行
也當三載述職之期式九重綸俊之命平平

天路獨運飛黃於宗社而養元氣於臺諫而
作神氣又必將賴之予雖伏櫪戕此千里之
志亦安得不為公一擊節耶爰述此以贈

赤霄熒燉光靈匣房駟降精雷電軋銀潢倒瀉渥洼
淵掣電龍騤神足發天生神物豈偶然風雲遘會歸
英賢御天願服六龍駕行地羞馳八駿斬天閑十二
詫龍種月氏星槎盧職貢英賢自是人中龍帝載皇
圖需聲控向來騤踜循花封行邁踴躚衛紫宮雪花
照月光曳練汗血流霞氣吐虹會聞此馬清漢句風

流千古今猶見按轡宵嚴虎豹開鳴鑾曉肅鵷鸞殿
古來異材當異用尋常圉牧徒供奉宜驕北虜尚憑
凌跋扈南夷方頑洞只今宵旰勤聖躬肉食誰當切
瘝恫安得此馬先元戎南征北伐成駿功犬羊遠逐
邊烽息鯨鯢盡戮滄波融巍巍天闕極神聖蕩蕩海
宇欶皇風嗚呼安得此馬先元戎

打氷行呈同年鴻川端中丞秋厓朱方伯舊僚
苕溪吳大參門人秋渠張豸史四公時廵德
安辱褢逆旅爰致玆謝　江汝璧

噫嚱吁行路難君不見太白劍歌辭蜀道燕丹擊筑
走燕關燕開車馬如流水至日閉關存爕理嗟予屏
逐當玆辰馬蹶車摧辱泥滓霰霧風綫長蘆津闌干
横截氷嶙峋仰天長嘯天亦覗元冥胡獨無矜仁都
臺握憲佐天造豸史臺中懸震曜薇省承宣沴氣消
坐令生色廻枯槁獨憐迍客阻窮途伐氷踈道先驅
除霍如揮戈返落照欻若卓錫開泉爐詰朝犧泊驛
亭下長年三老讙相呼宵嚴疾兔虞暴客晝慹聊得
嬉娛孥春明夙駕向南邁廻望燕關邈天外故園松
菊幸猶存婁歲親朋喜相待且拚行止付東流但保
朝宗常不改噫嚱吁行路難信所遭安得相逢皆四
君九萬扶搖猶一息

古劒歌　江旣入

匣中三尺寒鐵光日夕龍吟不肯藏豈無烈士相持
贈豈無不平與商量此劒出來不可記上有蝌蚪數
行字桒滄變易閱多番歷盡崎嶇亦幾試廿年與我
相憑依見我如此頻欷欷謂汝豪氣三千丈毋徒銳
鋒須知幾

勸農歌有引　江旣入

聖人教民先以庶富王道正德終于厚生未
有溫飽不敷而能禮義無愆幸我來斯連書
大有天雖屢儆人致常恃得毋兢業愈加是
用勤勞相勸歌曰

東風習習土膏回十千舉趾東風催我稼既同高井
開婦子饁餉歌去來田土結實草根黃牛無瘠犁
難推知時靈雨呼笠臺今年有秋分秋栽
昨已春分春仲了枝頭已聽布穀鳥麥秋收麥乏種

肇奄觀銍艾在昏曉舊年留種今可少莫有瑣務公
私擾舉家倚望事非小一日不力終歲蓼
汝邑土壤無所生汝邑風俗鮮末營惟特百畝事耦
耕東作不作望西成下有饑寒之切情上有朝廷之
催征終歲勤動尚無盈物力艱難憐爾氓
我已五載爲汝父知汝胼胝獨辛苦昔時籽粒如珠
數自我來斯賤如土叨天豐稔爲我祜亦汝勤勞故
大孔大道靡常難恃取我與汝俱須兢業以爲主

飲馬長城窟行　　江旣入

皇帝今萬壽神武布仁威干戈自不用云備亦防危
君去戍長城長城是邊陲寶刀繫君腰緩緩妾親爲
鞭弭挂君指絲紉妾所治在家有賤妾出外有艮騅
賤妾君莫顧艮騅君相依君憶高堂養妾當屢屢炊
君念王税緊妾另爲支持君蒙霜雪苦妾自寄寒衣
君欲建功名維馬是馳驅馬與君同逵妾無能代斷
趁時報王恩陽陽驟馬歸

詞調

沁園春一曲奉壽于一大兄　　江以達

艾葉成人榴花結子又是端陽喜新浴振衣蘭湯香
滿住人續命金縷絲長昔日孟嘗當年胡廣並居滿
華引壽觴况如君有蕭蕭崔髮貝慶高堂○追思少
日殤胞親黃卷幾夜共螢囊看倏忽弟兄都成老大
蹉跎事業各自悲傷北斗遥瞻東山高卧飜得蒼生
付廟廊伏氣概好峥嵘雄劍早拂秋霜

四言

六祖出身圖跋 令黟草　　江旣入

空一切相何有色身沿插身後是落何因滋滋世道

從祖問津現身說法此卷中人呵呵本來認得不争
看回頭辛官是一家

觀世音像偈　　江旣入

道是色相非着色相道是言詮不落言詮通身是眼
看人饒舌三十二相渾無生滅坐下青蓮徧微塵國
消息箇中普陀非隔

六言

又題壁一偈 燕遊草　　江旣入

是佛原來是鐵鐵頭佛亦自頑是知有相虛妄性在

靈頑一般

春郊即事四首　江既入

浙喜黃鸝能語忽驚垂柳欲飛無那客心頓觸如何薄宦未歸

池草迎予會意林花顧我開顏病婁幾忘歲月夢中嘗到家山

百里山田盡墾四郊溪水時流偶爾閒中觀化蕭然物外何求

試火新茶中角攜詩古錦一囊莫管春歸何處吾將

枕駕吾鄉

銘

龍尾石硯銘 并序　令黟草　江既入

世珍龍尾研與鸜鵒鼉磯等歙有貽斯石者眞贗莫能悉意龍尾山在歙境所貽當不贗耶噫凡物亦取其佳耳此石貯水殊不滲泛暈色瑩然有光澤不能尾亦可珍也況龍尾乎於是乎銘

溫其表堅其裏離石鄉登棐几翊我文明是之取爾吁嗟乎一經品題便作佳士往往如此

竹秘閣銘 有引　江既人

黟北山多修篁取為竹秘閣甚佳有盧氏業斯伎拓磨之工光可鑑物內外鏤以文或持以贈予豈誤予為善書耶傾予不解書而貿未嘗不喜書爰珍而銘之

世間一切直寄意耳意所鍾時不拘能是拙書喜書吾惟子以命子石渠曲肱枕汝

曲

子夜曲四首　筠序草　江既入

明月照羅幃秋風吹羅幌妾夢到關山關山月同霽醒時月光癡夢裏月光慧

春風解相妬微夜不容眠怕妾見郎面郎情依舊妍偏自和衣臥留花摸寶鈿

儂自不欲飲今夕且緩酌令夢不知路與他自分各可憐太忍心是儂先倖薄

采蓮曲　江既入

采蓮若耶溪逢花雙並頭鴛鴦匹其下任看不知休

抬頭忽見郎令儂眞含羞

水綠清溪裏溪長流亦長人在蓮華中衣香人亦香儂與蓮花咲還誰是六郎

輕風颺羅袂蘭槳不能前着力指花去汗流香可憐驚散鴛鴦鴦蓤無情因爲蓮

家訓

敘言　　江　潢 號松崖

大學明明德於天下而必以齊家爲首焉夫齊家君子之事也然不先定其規模而徒望其自相親睦於

天叙之中豈可得哉蓋天下之事必先立法於此而後可責効于彼否則吾未見其有成也况于家乎且吾族自唐宋元至今分門析戶散處四方親踈不同勢難合一然法之行必自近始毋以此家訓曉諭令其知之必遞相訓誨以加勸戒同歸于善亦庶乎齊家之道一小補耳謹條爲十五則如左 正德十五年二十二世潢撰

一曰嚴訓誨　　江　潢

凡子弟于能言行之時必敎之以安詳恭敬至七八歲以上則出就外傅先讀文公小學以端蒙養務要皆誦講解明白使知洒掃應對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等事稟性明敏者以次習讀四書五經諸子史書無不通曉此志之大達者所能也否則小學一書用之不盡要皆得之于心體之于身無爲記誦辭章之學可也若夫女子則教之以婦德婦言婦工婦容有姿性者教讀女孝經并烈女傳庶幾他日適人必知所以執婦道矣

二曰崇愛敬　　江　潢

凡爲子孫弟姪者事父母必怡顏悅色事兄長伯叔必謙卑遜順隅坐隨行侍側不問則勿言不命之坐則勿坐凡長者有呼而對則必唯必諾授之以職則克勤克愼命之以事則奉行而弗違有所訓戒則聽受而服膺之即有意外之責則亦勿較其是非遇父母有過則幾諫之諫之不聽復托諸父母得意人以達之毋忌諱陷親于不義毋妄言激怒以取悖逆至于伯叔父母姑兄姊輩莫不皆然此爲卑幼者所當知也

三曰肅閨門　江　濆

凡閨門不可不慎婦人鮮諳禮義爲之夫者必于平居之時先以正率之如事舅姑則示之曰孝處夫婦則示之曰敬接妯娌則示之曰以睦以讓御婢妾則示之曰勿苛勿縱待骨肉則示之曰勿間開妖邪之言則示之曰勿惑遇門外之事則示之曰勿干尤必嚴其内外謹其出入有不善小則勸諭之大則深斥之而皆恕其得以改之其或甚焉而有害于大倫者後可責其非否則徒求諸彼而勿反之己必致夫婦

道乖嗣續有缺乃不孝之大者也慎之戒之

四曰勤生業　江　濆

凡生業不可少廢子孫年十五以上擇其聰明穎異者則責之以業儒而資其費俾得以專其業又必擇賢師友以正其所從其朴樸者則或令其務農或令其習藝而稍有智計者則令其商賈各占一業務其成功婦人則專紡績以供衣服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以至老死牖下終無一善成名豈不惜哉

五曰正名分　江　濆

凡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名分者人治之大者也竊見近來風俗偷薄往往卑者見尊者勿拜而尊者還卑者之拜者有之殊失體統吾家夙敦風教于俗態宜一切釐正自今尊者當宜受卑者之拜不得媚以爲容卑者當盡事長之道不得答以爲傲如是庶見大家之風範也其有服盡親不敵貴者又當別論

六曰守儉約　江　濆

凡事儉約故爲可久世俗奢侈當一切釐去之如衣服必以布帛爲常子孫弱冠以下者無得衣紗羅紵

絲既冠而賢者則量給一二以爲賓客往來之用不賢者則勿給且平居亦不許衣也至于日用飲食以蔬菜爲重無故不得私其酒食自娛有爲而設者常事不過餚四五品酒六七行或十行而止賓衆則餚倍之而酒必如數或有不常之會其餚殺亦當斟酌豐儉適宜而已毋染世態以至杯盤狼籍費出無經甚至狂飲生事因而敗家結怨乃若奉父母則當竭其所有不在此例也

七曰重禮教　江　濆

凡居家之事一一遵用文公禮儀吉事勿得過爲飾美且恐難繼至喪稱家有無不必惑于世俗崇事齋醮總盡孝敬之道則人自不非之然亦不可藉口吝費以長刻薄刁惡之風

八曰厚宗族　江　潢

凡宗族遇有吉凶之事須要各行慶弔之禮或有困于貧乏罹于患難者族之賢而尊者宜倡義率衆隨厚薄各出所有以周濟之其或族人被人非理陷害則必協力以救之尤必遜遜以避之避之不得然後

是訴于官聽其常法處之乃若自已非爲招人凌辱則當先自刻責然後從容曲爲之解敕慎勿以勇相刑亦毋曰彼未先施我有宿怨也而卒坐視其斃以貽先人之耻

九曰守遺風　江　潢

凡族之巨者必須會族聚拜始見水木本源所自而長幼尊卑之所由分也吾邑南北二鄉族大人盛未有過于吾家者自唐宋迄今子孫承祖遺風以世繼世遵而行之無替不分貴賤貧富于每歲正月初一日會族聚合于分歯獨尊者之家咸期畢至敍次列拜毋得恃勢驕傲不循常禮倘其中有親不敵貴者則不受其拜如貴不敵親者五服之內仍照常行禮斯情法兩全矣後之子孫務宜恪守遺風毋得或作或輟有違祖訓如年逾六旬者隨其所便不必拘

十曰恤孤寡　江　潢

凡孤兒寡婦世之大不幸誰家無之在仁人君子當憫也吾族之中或有如是之人必仁以撫之禮以遇之視其缺乏必周貸之誨以勤力事業至于當得之

財產則弗侵佔爾之科派則弗攘孤者父母或亡年歯尚幼必須鞠養如巳所出寡婦無子志堅守節者或過繼者或不繼者尤當敬必爲求安其身

十一曰交姻戚　江　潢

凡待外戚不可以遠近有間妻子之親既厚父母之親尤當加厚至于祖父母及伯叔兄弟之親亦不可薄如交接之情餽送之儀弔慶之禮要常往來皆不可忽富貴者無見棄于貧賤貧賤者無怨望于富貴各自盡其在我之道而已

十二曰睦鄉黨　江　濆

凡居鄉黨當效古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若乃以强凌弱以富吞貧暴横者以欺良善此衰世之弊最爲當戒或有非禮以加我也則遜避之而勿較其或不可得已而不能避也則國有常憲而不必私與之争孟子所謂三自反而横逆猶是此乃妄人也則去禽獸不遠矣於禽獸又何難焉

十三曰供賦役　江　濆

凡民之所以供乎上者每歲該辦錢糧必須及時納

官毋遷延怠緩致令里胥來催甚則徒取官府鞭撻之辱至于差役之來度其果相應也則依其趨赴或有重大而家力之不堪即當陳情以控訴之或苟怠玩則文書已行事難更改亦或期限已過必至誤事而法自不容提找囚繫之憂勢所必至豈不忝取辱哉乃若在家錢糧慎勿兜攬萬一有失必至齎産賠償所損多矣其有身居富貴可完而勿先完致令糧里受責尤爲不仁習慣成性不有官非必獲天譴慎之戒之

十四曰御婢妾　江　濆

凡待僮僕婢妾當善遇之寒則給之以衣饑則足之以食用其所長而不責其所短如其頑惰姑且諭之不改則少訶責甚則少可箠之不宜深咎鞭責之後呼喚使令辭色如常以釋其怨或有狠戾狡猾之徒察其全不堪用宜早遣之無因循久留致生他釁又當約禁子弟婦人不許輒因小事鞭撻僮僕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爲之施懲毋令懷恨畏罪不安

十五曰遵規戒　江　濆

凡家訓蓋將用之以復古人敦睦之風期吾一族世守而行之或有不喻而違之者則當以時祭既畢將家訓講讀令其知改如其不改而有玷乎家聲者則于譜内名字下畧記其不才之故若盡其過則後之子孫學爲善而進者難乎免矣

附録

湖陵八景叙

貴溪之北有湖陵焉盖縣治所聚落江氏一族之始基也室廬櫛比甲第連雲科名仕宦之盛層見疊出

邑之右姓莫能先之前哲因取景物之最佳者釐爲八題一曰釣嶺朝陽二曰茶山春雨三曰橫石晴雲四曰湖陵霽月五曰桂井泓泉六曰山梨喬木七曰仙人石鐘八曰磯橋虹影命爲湖陵八景文人墨客咸爲詩歌以發其清趣連篇連什珠玉爭輝裴演成帙諸俊彦之來大學者出以示余倂徵一言爲序余不敏亦何能序之哉然私心竊獨怪之夫天下名山大川鬱葱奇瑰足開人之志氣者何可指數而湖陵一隅地廼有此勝境其欣幸又何如也然豈徒資之

爲遊覽之適哉余如覩釣嶺朝陽茶山春雨有以想鳴鳳之雝喈慕盧仝之風韻至若瞻晴雲於橫石求霽月於湖陵而謝公無心出岫之脉朱子清夜之吟不能無契焉與夫掬桂井之泓泉塵纓可濯撫山梨之喬木繁陰可憩其他扣仙人之石鐘盼磯橋之虹影皆足以怡懌性情暢舒懷抱爲進修之助也雖然地不自勝因人而勝物不自美得人而美否則雖佳同輞川幽比盤谷亦汩沒於淡烟荒莽之墟曷足見羨於世哉後之君子益脩勵焉益繼述焉將見八景之名播揚於史册傳示於無窮余不敏得附名于文字之末亦與有光矣是爲序國子監典籍閩之古田熊賓賓亦題

湖陵八景歌

獅溪多佳境湖陵獨擅名四山如虎踞一水遶門清岧嶢釣嶺殊奇怪濯濯朝陽絢光彩茶山雨過首春時雀舌盈叢生意藹嵳峩橫石臨居傍晴雲盡日常飛揚有時從龍去不返爲霖四海豐歌穰平湖萬頃淨如鏡渡光月色相輝映擊節無勞漁父歌飛觴毋

動詩人詠泉通桂井源更長穿崖歷壑清又香山梨喬木幾千尺繁陰六月生微凉仙人石鐘扣不響磯橋跨岸平如掌萬古那聞聲有無四時喜見人來往嗟哉此景萬世傳天然佳致何清妍江君卜築據其傍一門毓秀多英賢金陵相去二千里無由得覩佳山水宦遊何日遂相從共賞林泉聊自慰時宣德九年甲寅歲秋七月既望翰林院檢討署國子監司業事延平王遲書

鐘石先生行實

太岳翁湖陵江氏諱湖字天信號鐘石成化乙酉舉人任耒陽令左公長子景泰丙子舉人應天府教授憲公冢孫監利縣二尹諱永洪公曾孫也公秉性儉素嗜學賦姿穎異壯偉具文武全才成化丙午甫弱冠領解江省公自分不惜勤勞隻身徒步入都會試祖憲公僅付路費十金囑至父任所不患無資也是歲秋左公由北直教陞耒陽令之任行至山東而父子途遇初左公不聞子發解一見即責其不應遠遊及告以會試而色喜始下車問祖父母安慨其徒行

之勞詢其資斧有幾公以實對父愕然曰似此何以往返我之任囊金無多奈何轉曰我途中尚可那移爾京都難以借貸解十金盍之公是科不第又徒步歸里聯赴數科旅況皆然至弘治已未掇會魁授壽州知州蒞任方朞而是州利無不興害無不革境內大治公名宿著海內浙省聞而慕之聘爲鄉試主考公接聘詔曰壽民誰依所依在我今歲大祲不念民饑不思救活流亡而欲濫冒大典號知人能得士是緩其所急而急其所緩不仁甚也不智甚也余敢乎

故因封還聘禮再疏辭謝逾時會議請城中都公立上千言剖晰利害瞭若指掌而群議始息地方賴以寧自是而公名益震擢南京刑部郎去之日士民皆遮道攀轅爭脫革靴懸置麗樵上書公銜氏以紀遺愛而名宦傳暑州志可稽正德戊辰出僉廣東臬事以風紀自任豪强股栗迨連州山寇李亞保聚衆爲亂公乃親督將士擣其巢穴殲厥渠魁餘黨悉平撫按列其功狀本兵覆賚荷白金文綺之賜庚午陞本司副使奉璽書督學校專尚敦朴兼礪才華士風丕

振時崔文敏與蕭大史皆未知名公于凡庶待以國士必其顯庸忽以省解預屬鉄峯云已而果然其他賞鑒多爲名流百與之士至今傳播壬申冬以外艱守制哀毀骨立服闋補山東風釆無異嶺南而拔十得五之譽于公有焉若李公愚谷則亦預期發大解魁南宮者也庚辰轉按察使持法甚嚴不畏强禦帥某某贓私佷籍公皆按之法陟廣東承宣左使以廣右雖擅山海之饒而百需供億民不堪命務爲樽節發奸立懦廉貪庫廋宿做釐革殆盡有羨金數百鋌

已脫僞籍守吏白爲羨餘公悉清查煉以鑄範請于
鉅門以給兵餉而臺察薦揚謂其氷蘗之操可質鬼
神也乙酉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
關公至均徭役嚴逋負躬行邊徼增守禦時芻粟飭
屯保滌宽滯錄沉枉程勇怯以大將揚某惟懦不足
以威虜奏易之居二年烽塵不警邊徼謐寧公雖剔
歷中外尚以未獲恩封爲歎至是乃援例疏請未及
題覆而大獄之逮者至厥志莫遂終身憾焉公既謝
事棲遲衡守永惟慈侍賓朋偶集則雅歌投壺終日

不倦部使者及監司守令過必造問所與促席皆氏
瘼利獘無一語及私蹤跡閒寂于公門鄉閭共仰其
名德待弟姪宗族親黨咸有恩意煦煦如也兵人邵
元節馳驛保釐上請將復命預遣其徒以緋紗致個
邀公一會但遣子姪在答之給舍劉君世揚特疏薦
公公聞之愀然家人訝而問之則曰吾罪廢之餘荷
聖主寬宥幸矣何敢復望掛仕籍耶庚寅歲除方作
桃符云云呼輿歸奉壽母忽感疾卒於嘉靖十年辛
卯正月初六日享年六十有六兩學舉祀鄉賢實與

名臣高公同一俎豆可見五宜閭人之允鄉評公論
之明也葬白溪之東坐丁向癸乃宋人吳昊鸞之所
記者吉氣春容巒如端冕眞作城哉公以簪笏世家
官皆八轉田廬惟舊室乏之葢藏而五尺入手乃獨得
于乘之餘豈非天之所以表忠偉而邀福于其後
祚者尚未可涯耶夫人張氏相公中外咸有軌度事
其舅姑雖老無懈容子夔以貢卒潛山娶邵氏章氏
女三適王事裴觀監生謝以初丘汝芳孫男二惟達
業大學娶傅氏惟大中式壬子娶江氏孫女二長適

不肖次適安仁湯廷搴曾孫男美晃美中美紳美士
曾孫女三適庠生裴京曾汪容費　聿隣不類以先
人僚好之故締婚大族謭劣無似有玷名門輙不自
揣撮公大槩付其孫曾以備秉筆者擇焉是爲述

少峯公崙傳　　　海　瑞 粵東人 號剛峯

江公名以朝號少峯幼學日誦數千言年十六與弟
侍父督學公艮貴命作銅鼓賦楊少師廷和見之曰
二陸二蘇不得專美於異代聲名藉藉隆起同弟以
宗儒嘉靖壬午鄉薦同從弟以達登丙戌進士禮部

尚書席公書考選庶吉士讀公詩文大嘉賞歎曰必
老成積學士也拆卷知年踰弱冠比吾久之入館屢
試前列有江袁胥陛之稱守正不阿獨忤桂公蕚因
見忌於張公孚敬會解館張桂主試越前規試六題
限以辰入未出擢公卷第一初奉旨七名以上授編
檢及試後復傳旨庶吉士二十人着盡出衙門照甲
第選官由公居首深相排擠故也出館後授南大理
寺評事戊子秋奉命爲應天禮經考官拔包節程烈
等代闕他經卷拔唐順之等皆一時名流爲前後丁

外內艱逓廻于廷評之任者逾三十年泊然絶躁進
意費公宏夏公言至戚因其柄用書祀並絶公曰無
寧爲親交累也戊戌稍遷大理寺副奉詔准邸饗以
珍玩郤之已亥遷刑部雲南司員外郎庚子實授本
部福建司郎中壬寅監生黄如錦等五百餘人擔曆
聲徹禁中世廟震怒下刑部欲處以極刑轉經諸司
不能決刑部尚書聞公淵謂公曰君可惜片言乎公
具奏叅黄如錦等見曆降延中喜恩來天上垂君頒
賜耀已光滎不勝款羡之私盡露踈狂之態宜從末
減制曰可高內監向問公稱之曰江公大有力量上
讀其奏朗誦數回因爲一笑信明乇可以理奪也癸
卯福建司庭栢六七樹皆降甘露人以爲瑞勸公獻
頌了朝公曰事近乎諂吾不爲止作記勒石廳壁間
而已吏部闕考功郎中將以公名上公就嚴公嵩固
辭嚴公曰昨旨須學識造詣爲衆所推者惟公當之
願勿辭公退而與之書其畧謂考察期廹人材未及
周知若徒取資于耳目未免承誤于愛憎一時之權
何關終身愧恨無已嚴公曰人固有求之不得公則

拒之不暇昔黄絳直辭考功不赴可與齊名矣嚴公
與公爲通家特器重公嘗曰我位自是卿坐即嚴公
所議廟制頼公以定其子世蕃險躁貪恭士大皆婾
娶濟其惡公屹然中立時時規諭若督子姓世蕃切
齒于是一二鄙夫某某輩又從而謗訕之矣甲辰遷
南尚寶司卿乙巳論福建鹽運副未幾遷福建興化
府同知時闕守蒞政士民咸曰自岳公正之後再見
此公謀建生祠樹碑頌德戊申遷廣東按察司僉事
鹽課餘銀巨萬以秋毫不取犒供軍儲黄公佐聞之

歎曰此事非智者不能勘破非勇者不能拋割江公
智勇兼之眞雲霄上人也黃公素慎與可其推服于
公者如此已酉監試秋闈程錄皆出公手士林傳誦
禮經卷獨持裁鑒不事房呈時稱得人不佞瑞乃其
所取士也生平步趨得之師門爲多嘗語人曰江
公百世師表不佞瑞何幸出其門下試錄進呈內閣
例有餽金監臨陳公鵬公致書歲相且曰餽金數唯
命公笑曰一介不取一介不與是吾志也竟逆空函
世皆怒甚遂致仕歸林居三十年絶跡公庭彈琴綴

卷自適不計財貨有無名公卿造廬請益者無虛日
督學王公宗泳聲憑氣求敬禮有加前後縣令惟周
公如斗金公燕有金蘭之契焉督撫胡公松欲薦公
起用疏草已具公曰進不如退思之爛熟長爲農夫
以沒世矣豈望復入帝王之門哉胡公諭其志乃止
頻遭兄弟之喪悲慟成疾而終囊無一錢之遺享年
七十有六所著有東華集行于世識者謂大江之西
文章法門歐陽公與公相競爽詩則直追杜陵爲本
朝第一流云公生之初詹太夫人夢有奇兆如呂洞
賓贈雙桃之夢數數見信乎生之不偶也丁亥之春
子應龍來金陵索志銘余曰志銘一人一家之私若
先師者稱之天下不愧稱之世世不愧當作傳時迫
冗未暇方抱犬馬疾慷然嘆曰江夫子傳可泯乎瓓
起成之後之覽者諒不讓瑞之阿私也

江母象湖邵孺人八袠壽序

族至湖陵鄉城首屆年增鶴算　覃恩優加蕙質矧
勵氷心非徒芳生金屋萱花復饒松節行令香滿玉
臺譜奈司鐸名邦分應揚芬懿德緣即事而著稱或

光辭以流播益乾坤錦繡首放春光而天日高晶偏
宜秋月姚黃魏紫珠欄洵足稱觴露莖烟英霜籬儘
堪獻壽自大桐葉飄而金秋肅鴻雁賓而玉宇澄水
靜雲寒碧松濤响山空風勁晚蘭花芬襲穎桐岡醉
候以之奉母嶺藏龍穴桃源由之避人於是玉青娥
降白石之漿黎瓊仙錫元鹿之脯耕車花擁螃蜒雲
旋不待金蓮而光騰戶牖非緣鷄舌而香襲衣裾雙
成吹雲和之笙法嬰歌元靈之曲聲振林木響拂梁
塵如聞和瑟與琴淑女穆穆如觀盛筐及筥季女嗣

翩如話牛衣之中勸仲卿以雪涕如坐鹿車之上攜鮑宣以同行倏而啞啞猿啼蕭蕭鶴淚其枹舟而太息倏而熒熒燈火軋軋機聲和熊丸而躊躕珠履客三千粉黛行十二心生歎喜者拍手而稱女宗情深慨嘆焉撫髀而思壺範剡崔琳群從具列縉紳而王氏諸郎盡住子弟杞海屋放金籠堦前齊進長生之栢捧冰桃戲綵袖膝下疊獻無疆之賦音樂徹于中夜不減石室洞天珠玉璨于庭除何須鸞廻紫誥端山幽賜貞靜鏡切揚譽褒嘉陸敬游撰十賚之章王

千年寃二山之與蘭房卷積用扇美于今茲彤管編成竒貽芳于百世敬裁隻字少佐霞觴敢謂華衮形之毫端庶幾品題永爲月旦旹 乾隆元年歲次丙辰菊月穀旦 特授文林郎原任湖南永州府知祁陽縣事暨署常德府桃源篆貴溪縣儒學教諭加一級年家眷弟東汝宗璜拜譔

江母象湖邵太君八十壽序

婺水清漣上應天星而倍潔壽山翠嵂高逾靈嶺以無騫香閨傳蘭蕙之姿薌溪著美白石蘊崑崗之璧碧橋騰耀要知水記方流寶氣發山川之色波生圓潤月華孕珠蚌之胎瑞叶高門共慶星妃之結帨祥徵仁里正逢天姥之稱觥茲江母象湖邵太孺人乃和初公之嫡配而啟源八斗澄源之共母也溯家世則江姓爲信州望族言諸姑則邵家若月旦高評甲第參霄鵲起聯翩夫鵷鷺高騫達巷軒開蘺襹之纓裾弘文用蔚爲國華權衡經濟皆出于絲文盤簇之胄纘秩允酬夫民望籌畫謀謨是由于黃雀啣環之德故湖陵爲瑞烝所鍾而白石亦扶輿挺萃者也嘗

孺人之順事姑舅也區匪潔滌婉婉大幃幙之前其柔嘉夫子也辭語融和承任其篝燈之務正佐讀以齊家忽燃烽而亂國遂使一堂之恐怖難禁數口之倉皇三載就平而田園荆棘少年險難而釵珥抛零時至戊寅歲當四一夫作騎箕之客身是未亡之人堂前之客不來常守蓬蒿于三徑膝下之兒尚幼安求螢火于四時枯荻書殘字不離夫忠孝遠鮭封固味止奠以貞廉繼陶母之芳規人有莚而焉有薦守衛姜之信誓堅其志而洸其所實譜閨中之令儀復

稱門內之家胥英標而不屈者三子望隆玉笋而成
班者諸孫名振今者序屆三秋菊香三徑事傳千里
裘熟千年衣製斑斕之綵兄弟嗤爭酒釀琥珀之光
麻姑特進誠此鄉之盛事表令節之嘉祥所以錦必
經濯而愈鮮天心有在又以玉從遭焚而更潤世態
何拘始知大厦之撑持重賴未亡之節操欲續前徽
之締造須求不隕之堅貞然世運雖有平陂而倫常
總無變替人多慼葵文不鋪揚展鴻章而代羔鴈者
謝則池塘春草動大孝而索枯魚者王則腹澤冬氷

母氏劬勞孫曾慶幸賤僕惟葦举同蓼捧筆硯于末
行諸公乃絳縣老人織絳絲之幽幔上素娥于蟾窟
桂影婆娑定後人之折桂置玉女于瑶池鰲頭突兀
夾妙裔之登鰲不蔡之龟自然廸吉懸碩之菓是爾
遺芳頌啟千家不過難忘其楧楷音嗣百世無非謹
念夫規爲兆寶婺以爲期星長耿耿指靈山而添算
壽竟綿綿序昔　乾隆元年歲次丙辰菊月穀旦
特授內閣纂修饒江藕春倫五具稿

祭卜菴江先生文

大學士朱軾　副憲廿汝來　工左李紱　倉場總
督陳守劍　鴻臚寺卿李鳳翥　侍讀學士康五瑞
左賛善彭廷訓　檢討曾立　編修黃祐　即念
祖　庶吉士王泰甡　余棟　陝西道御史貴州學
政晏斯盛　江西道御史兼吏部郎中劉呉龍　河
南道御史湯倓　戶部郎中朱必堦　楊雲服　吏
部員外嚴宗喆　楊錫紱　戶部員外宋𣝕　戶部
主事潘安禮　管志寧　陳之濼　內閣中書楊廷

爲　曹繩柱　朱鳳英　工部司部張之誠　吏部
學習舉人朱飛鵬　進士候選知縣邱上峯　羅廷
猷　候選教諭趙章樞　藍千秋　舉人黃蓼麟
盧大川　饒安鼎　監生鍾文昇　羅文濱
山川淑氣磅礴扶輿篤生者碩爲世羽儀珠輝玉潤
麟祥鳳威用舍有數出處有期矢其清修垂爲燕貽
慶流百世譽重當時電光不火隙影飛馳哲人云亾
木萎山頹載歌薤露泣涕漣洏於惟太翁名家碩彥
海涵淹負轟雷掣電纫也岐嶷英姿特擅十三就學

淑滌書卷邳逢故我雪釋冰泮十六登壇雄師轉戰
如鉎處囊鋒銛穎見芸香紛披京夫駭眩旋飆于庠
以翡鷺薦屢冠其軍香名領遍公惟篤孝克友克恭
克諧家庭和氣交融當其早歲兩遭閔凶伯氏在官
育問未通叔季髫齡孑孑煢煢慟哭泣血拮据彌縫
自喪而葬禮意禮容罔不克舉弗異素封蓋公之才
妙于肆應處予艱難守以靜定膝下蘭芽四枝環映
公勤義方耳提面命義方既勤堂搆有慶聯翩而起
川媚鼎盛公愈欿然予操家政不以有無擾其情性

歲在丁未珊綱羅英長君先登雲路飛鳴乃擢天曹
乃游鵷廳王微裴泊奕奕清名公仍一邇正誼明經
公領而咲公心則平方享期頤蒲輪下徵裔梓埧箎
並著勳榮胡天不吊遽爾騎鯨曰衆杳國曰芙蓉城
仙風縹緲遂返太清軾等誼託桑梓夙仰芳聲忝偕
長君同官　帝京一朝千古頓失儀型素琴罷彈絮
酒再行俚詞薄奠用薦哀情神其鑒只式駐霓旌

祝江母徐孺人六袠壽序

江　球

夫爲人婦何異爲人臣哉爲人臣者值主少國疑之日必忠信始可託孤爲人婦者當形單影隻之時惟堅貞乃能矢節二者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今觀我家姬繩烈之元配徐孺人而益有可信已孺人由本邑甲族內則閑箴靡一不協此誠所謂巾幗儀型而女中人傑也無何家姪身赴修文之召天以皎節表彰孺人勤勞撫子教養並至是誠以母道而兼父道者矣及子殷賡稍長即日夕課督義方勿輟必曰何

以式昭爾祖父世德雖古之和丸畫荻當亦不是過焉以故殷賡奉命惟謹奮志下帷早巳振翮儒林家聲蔚起指顧騰驤皇路居然吾宗之千里駒也且又蘭蓀秀發玉立森森此孰非天佑節撩之所致乎所以由前以觀孺人淑慎斂練則家之勞臣也由後以觀孺人衍麟角賦螽斯即謂之創基立業寧復何讓哉矧踐身爲臣者往往得之誦讀而孺人則直出乎天性余雖身歷仕途毋於王事少暇之際亦未嘗不以孺人之賢且德貞且才與族親備論其懿行而更

信孺人之毋儀有以光昭女史孺人之後裔有以輔
翼廊廟疊沐黃褒直可操券而必焉者也今值孺人
週甲設帨之辰遂不禁欣然搦詞以爲慶若徒摭拾
飛燮獻箕青子添籌一切過諛之語則又非至戚無
文之真誼矣孺人其以予言爲然乎否耶

康熙五十二年歲次癸巳仲夏月穀旦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宗人府府丞恩叔球頓首拜

譔

跋

讀名賢之書輒加鼓掌而嘆賞不置者公善也讀本
家之書他人極其贊賞自已則不敢形之於口然口
雖無言而其心較之贊賞之人不啻其倍蓰而千萬
者何也孝思也蓋人無論亨困皆欲思報夫先人况
其讀書懷古一見手澤之存如聞其訓誨之聲欬歟
余舅氏江鈍夫先生今將其散失殘遺彙集成書復
丐同道之人參攷校訂壽以棗梨使先人之志氣長
伸又附今時英俊之文此其前後相望之間各有所

得易云繫于苞桑禮曰有成事然後雕鏤文章其斯
之謂與昔　乾隆二年丁巳歲孟冬月受業甥楊自
卓立千百拜謹跋

跋

昔稽康好煆終身守煆竈客來不顧阮籍好蠟屐出
必攜俱而不敷其用彼二子者一以戯於仙一以戯
於戯夫戯與仙有何分其輕重而知其得失哉心性
之所適泰山不爲重滄海不見深必其自以在心者
為至矣今舅氏江鈍夫先生酷好古書被產購取凡

諸名賢專集裴憤湔架比之於求仙遊戲情更篤焉
念彼稽既既已成名矣而痛懼已則未成故又捜求
本家諸縉紳大人殘闕遺稿敦請識者訂正然後丐
本族勤攸剞劂成工某聞之舞忭逹旦然後知昌黎
云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
前後之人缺一不可前朝諸君子將此詩文播於海
內今有象賢之孫彙集成書傳於後世此其嗜好有
何偏臨而淺狹哉若生與稽既同時吾知假必以乾
坤爲洪爐假必以曾城爲階梯豈肯以其大者而棄

之反以戔戔自誤耶此書止亜其大者昔　乾隆二
年丁巳歲孟冬月受業甥楊自艾予遷百拜敬跋

跋

兩大間不朽者三首在立德未在立言然言不本于
功德雖有言不如其不言也有其實事借乎言載之
以出人聽其言則緬想當時持定君父之大倫行遭
乎觸藩遇困于葛藟千盤百折不激其憤懣不任其
詭隨者非所謂養之既深而定之者豫也八斗不肖
不能讀先人之書然而箕裘之緒猶存捧之而戰兢
若墜故于作者之服斐辭　列祖遺藁及今時著作
滕聚成帙其間板燬書亡第之實是茲茲墮緒或得
諸他卷所存或得諸族友傳錄或得諸殘篇斷隙自
康熙戊子至乾隆丁巳閱三十星霜書既成又恐
缺陷遺訛著者固難而修者不易蓋詩文不爲天下
之所刻求者必非至奇故復訪求名宿校訂補正務
使既立之言與宏功碩德並起而傳之雖世遠年湮
後有欲立功者先留厚德善以論人難以責已發之
于言溫和而無忿怒也旅潔而不塵滓也則是書之

刻兄以供鷄林之採擇矣

昔

乾隆二年丁巳九月朔日三十世鈍夫八斗四逹敬

跋

殘本湖陵江氏集五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八斗編八斗字四達號鈍夫貴溪人其始祖公榮自宋建炎間官弋陽始遷居於貴溪之湖陵是爲湖陵江氏其後仕宦頗盛故八斗輯其先世詩文分體編次以成此集八斗所自作亦載入焉目錄列文五卷詩二卷幷以歷代勅命制誥而終以附錄此本闕第二卷第七卷及附錄疑裝緝佚之其編次頗爲參錯如禱疏在題草之先四言六言在詞調之後子夜采蓮本爲古詩而別之爲曲其都議關議諸名他集亦不經見也